《吳氏石頭記增刪試評本》2020版

校注記：

本校注底本為2015年吳雪松老師整理的後二十八回過錄本，並對校於2017版和2020新版，2017版更改或新增文本以綠色背景顯示，2020版更改或新增文本以黃色背景顯示，部分來自2019版的增補情節以藍色背景顯示，因本人沒有2019版，無法對2019版文字進行細校。

部分文本修改係脫離原本的篡改，與程高本後四十回文本相悖，現舉幾個例子：

「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道」程高後四十回甲本：「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說道」；

「~~就~~猶記當初~~初結海棠社的時候~~海棠結社，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何等熱鬧。」程高後四十回甲本：「還記得偺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

「二人知妙玉~~為人~~不喜俗套，也不深留，送出門口。」程高後四十回甲本：「惜春知妙玉為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

「~~當初~~那年黛玉從~~姑蘇~~揚州乘舟帶來不少林家的家業。」後文出現黛玉的家鄉皆在蘇州：「那一年為了一句林姑娘要回姑蘇的頑話」，「想我從蘇州乘舟投奔府中」等等；

「日間夜裏發燒身熱，~~譫語綿綿~~誕語粘粘。」程高後四十回甲本：「日間的發燒猶可，夜裏身熱異常，便譫語綿綿。」；

「麝月連哄帶慪催着他喫了一口兒飯，又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牀~~炕上」程高後四十回甲本：「襲人連哄帶慪催着喫了一口兒飯，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牀上」。

另外過錄本中很多原有的錯誤依然沒得到改正，顯示此2020版文本未能與原抄本進行細校。當然也有很多文本應當源自原抄本，比如部分新增文本與程高本後四十回文本對應：

「黛玉走到瀟湘館門口，聽了秋月一句話，如天旋地轉，一時吐出血來，不覺昏倒。春花兩個人攙扶着黛玉到屋裏來，忙喊了紫鵑、雪雁出來，又是灌湯又是哭叫，纔把黛玉喚醒。黛玉一睜開眼就要往牆上撞，嚇的三人急忙拉住了。」程高後四十回甲本：「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鵑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時吐出血來，幾乎暈倒。虧了還同著秋紋，兩個人挽扶著黛玉到屋里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鵑雪雁守著，見他漸漸蘇醒過來，問紫鵑道：「你們守著哭什麼？」

「黛玉哭道：要我死，我有罪！我錯怪了小紅，我沒臉活着了！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程高後四十回甲本：「黛玉笑道：我那里就能夠死呢。這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

另外部分新增文本文采很好，誄文片段和部分文本有大量議政內容，還是值得一讀。真假參半，本校注儘量保留原貌，並保留過錄本原文，還請閱者自行甄別。打字錯誤之處在所難免。

 2020年8月

《吳氏石頭記增刪試評本》2020版

第八十一回 惜昵近公子做良媒 諱笞罰丫鬟結惡黨

第八十二回 王熙鳳病求千翼方 林黛玉悶作十獨吟

第八十三回 暮年哀聊發白頭吟 金萱悲情灑兒女淚

第八十四回 薛寶釵彌望□□緣 史湘雲喜得如意郎

第八十五回 癡王孫傳信牽奇緣 慚妙尼避情乘游槎

第八十六回 挑正庶風月斷佳偶 祭祖祠清明泣遠嫁

第八十七回 花柳質命斷無情獸 繡戶女自絕美韶華

第八十八回 邢夫人執意尋舛錯　王熙鳳聰明誤此生

第八十九回 有情人欣遇賞心事 不良妾專煞良辰景

第 九十 回 林黛玉嬉春待好音 賈元春託夢警天倫

第九十一回 錦衣衛查抄榮寧府 御林軍戒嚴大觀園

第九十二回 家宅亂惡子通強梁 世道艱道人連流寇

第九十三回 山雨近閶闔籠靄晦 風雲喧末世漫塵煙

第九十四回 骨肉泯良女落風塵 貴賤失惡奴劫浮財

第九十五回 水月庵齡官撻賈薔 嶽神廟茜雪慰寶玉

第九十六回 賈寶玉參無知無識 花襲人信有始有終

第九十七回 鴛鴦女譖語泄天機 絳珠仙淚盡拋全生

第九十八回 繫新絛嗟慰失意人 拾舊帕悲悼寂寞骨

第九十九回 林黛玉還魂證前緣 賈寶玉展裘觸舊情

第 一百 回 邢岫煙魂斷大瘐嶺 趙姨娘命喪平安州

第一百零一回 獃霸王惹禍牽舊案 悍妒婦作歹設新謀

第一百零二回 冷惜春甘伴青燈佛 潔妙玉泥陷瓜洲渡

第一百零三回 劉姥姥三進榮國府 賈巧姐二哭大觀園

第一百零四回 毒中毒薛姨媽添病 計上計夏金桂焚身

第一百零五回 薛寶釵藉詞含諷諫 王熙鳳知命強英雄

第一百零六回 孤倔王孫懸崖撒手 悽惶紅袖鞦韆傳情

第一百零七回 史湘雲訴前塵舊夢 賈寶玉淡後事今生

第一百零八回 情不情僧遭逢窮途 幻中幻境展演情榜

## **第八十一回 惜昵近公子做良媒 諱笞罰丫鬟結惡黨**

【回前批：此回草成，須~~重寫~~校讎酌改方妥。畸笏叟】

~~詩云~~題曰：

~~百般顛倒相酬謀，千種幽思似水柔。~~罽幕籌謀眠夜風，次番機慮卻成空。

~~鬼魅因何難盡驅，心魔桎梏自禁囚。~~心魔桎梏籓籬觸，富貴榮華命有通。

話說孫家的人來接迎春，邢夫人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迎春素日被邢夫人冷落，又非其所出，少有體恤，心中雖有百般~~言辭~~怨暢，亦不便多言，只得忍悲作辭。邢夫人叮囑孫家的兩個~~同來~~跟從的管事婆子一路好生照看迎春，~~吩咐妥當~~安排妥協後就回去了。

兩個婆子貼身攙扶迎春入轎，擊掌令僕人起轎，越過蜂腰橋，撇過曉翠堂，剛往東一條甬道而來，~~行不了一箭之地，~~忽見寶玉遠遠趕來，~~高聲~~招手呼請停轎。原來寶玉剛從王夫人那裏來，當日迎春與眾人哭訴自己受孫家折磨，寶玉一旁聆聽，見了這般形景，雖憤懣滿懷，然當著眾姐妹面不~~好聲張~~便發作，本欲從正門往東回怡紅院，~~一行走一行盤算着迎春此去何時能有重歸之日，定似那蘭茝，落入薋葹豕彘之群，日子過的必不遂心，~~想起迎春落入豕彘之群，受人凌磨，忿怨難抑，低聲啜泣，因掉頭往北一條平坦寬闊徑道~~再往~~拐西而行，恰同迎春在沁芳溪南畔迎見，忙要過來囑託他幾句。孫家的兩個婆子忙令停轎，~~笑臉迎道：「寶二爺必是捨不得二小姐回去，要親自來送送，恰好他還沒有去呢。」~~掀開轎簾，束手退避一旁，迎春~~聞言急忙下轎，~~見是寶玉，急忙下轎，先含淚同他談敘手足之情，又勸他回去。寶玉蹙眉含淚，滿臉怒氣對迎春道：「待我同去孫家，和那混帳行子評理，看他還敢不敢欺負二姐姐。」迎春唬了一跳，忙止道：「不~~妥~~可，~~他們的人不講理，~~我深感兄弟一番好意，可那裏豈是論理之處？沒的你也陪着受他們的惡語惡氣。」寶玉泣道：「姐姐多慮了，即便我去了那裏，他們也不能拿我怎樣。」拗着性子要上轎子，那兩個婆子都陪笑着岔開。

正推攘間，只見王夫人帶着兩個貼身小丫頭匆~~忙~~促趕來，呵斥寶玉道：「~~我就猜着你在這裏混攪，~~這會子找不到你，竟跑到這裏來，快回去念書去，那有你什麼事？」寶玉含淚道：「我不過是念着手足情分，我來辭辭二姐姐罷了。~~豈有敢混攪的？~~」王夫人嗔道：「~~我還不知道你，滿嘴裏只是混說。~~我焉能放心你？倘或你跟着到了那府裏，出言冒撞，不知輕重，未免惹人恥笑。」那兩個婆子笑着回稟~~他~~道：「~~寶玉~~適才寶二爺要去孫家~~評~~論理，正勸不住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道：「真真小孩子脾性，讓人又好笑又好惱，小兩口那有不磕磕碰碰的，日子久了自然就好了。你再不走，看你父親知道了不捶你！」寶玉只得低着頭慢慢的一徑走了。王夫人雖憐惜迎春在那邊受苦，可又想終有一辭，因不便強留，拿帕子為迎春擦拭眼淚，用些人情大理的話安慰迎春上轎。

話說寶玉憋着一肚子悶氣無處排解，一路上又是嗟嘆又是掉淚，找不到人傾訴，因去瀟湘館找黛玉。剛進了門，就看見黛玉握着詩書歪在炕上~~看書~~。因走到桌邊含淚坐了。黛玉見~~他~~了這~~番光~~般形景，知他是為迎春所來，不免眼圈也紅了道：「你從那邊過來，二姐姐走了嗎？」寶玉頷首泣道；「二姐姐~~在孫家這般遭罪，我也不能如何，~~面色瞧着臘查黃，孫家那個混沌魍魎是個縐[扌扌]【按：此字由兩個扌組成。】搜的人，此番回去又要受孫家攮氣了，我也不便跟着過去，真讓人痛徹肝腸。~~就~~猶記當初~~初結海棠社的時候~~海棠結社，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何等熱鬧，可如今~~一個個嫁人了。都走了，~~嫁人的嫁人，回去的回去，園子益發冷清了，日後還不知~~怎樣~~如何呢。女孩~~子~~兒嫁了人卻是受這般愁苦，倒是不嫁人的好，真是越想不由得人心裏難受。」黛玉聽了這番言語，~~低頭嘆氣，~~念及姐妹情意，未免添了感傷，把詩書擱在一邊，握着帕子咳~~嗽~~了幾聲，~~滴~~垂下淚來。

寶玉見~~黛玉傷感~~他落淚，也不~~好~~便多說了，~~問~~因問他近~~來~~日身~~體~~子可好些，要他多調養些。黛玉道：「感覺身子健旺了些，園子這些日事故頻發，人人都自省謹行，你也快回去念書罷，舅母知道你又在這裏，恐又不得安生了。」寶玉又勸慰了他兩句，起身走了出來。黛玉見他走了，嘆了口氣，歪在炕上只是發獃。~~不知不覺又掉了些淚，拿手帕拭去。~~外面清光裹着一縷秋風~~透~~照進戶內，黛玉頓覺一絲涼意，見窗外修竹扶搖曳晃，象是兩個佳人相互~~攙~~㩅扶一般，再聽其聲響，分不出是嘆息聲還是風聲，更覺淒清，因起身關了軒窗，退至炕上，倒頭閉目歇着。

且說寶玉一肚子悶氣往怡紅院來。~~猶未至門口，~~遠遠卻見院門大開，只聽見院內一疊聲亂嚷，因納悶道：「~~這就奇了，~~好端端的又怎麼了，是誰敢這麼大聲在我的院子裏~~吵鬧~~大呼小喚，敢又是那李嬤嬤排揎丫鬟不成？」再細看時，卻見是葵官、~~荳~~蕊官、艾官三個一臉怒色在~~階磯上~~院中央山石邊，~~正~~對襲人推推攘攘的，只聽襲人道：「有話偺去屋當門裏說，在院子裏嚷嚷算什麼？」寶玉見了越發詫異，又想：「中秋節後太太已吩咐過芳官他們，十二個一概不許留在園內，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怎麼又返回來鬧？~~何以復能至此十分吵鬧？」因急步入院一探虛實。只聽艾官罵道：「好個西洋花點子~~叭兒~~哈巴狗，不枉李奶奶說你人前妝狐媚子哄人，~~原來~~果然你~~果真~~是個刁滑的狐狸。為了多得二兩月錢，~~背~~暗地裏給主子告密，討主子歡心，兩面三刀嚼舌根，你瞞的過寶二爺瞞不過我們。橫豎我們是放出去的人了，不怕奶奶太太們再來攆，今日偏去告訴奶奶太太們，讓大家知道誰纔是真正的狐狸精！」

寶玉聞言大驚，因多日來已~~懷疑~~疑心以前的私自頑話~~都~~俱是襲人告訴的，今兒見艾官復自提起，心裏已明白了大半，趕忙過來拉艾官他們三個道：「且別大聲嚷嚷，仔細外頭聽見。」艾官三個回頭見是寶玉，忙一把抓住手訴道：「寶二爺也回來了，快為我們申申冤，~~我們在園子裏過的好好的，~~求求太太放我們仍回園子裏吧。我們這一出去~~過不遂心的日子，怎不冤屈？都是他犯舌亂咬，~~到那苦楚的去處，遭人欺辱，日日想念園子，以淚洗面，都是這蹄子不知惶愧，犯舌亂吠，害的我們離了這園子。如今想再進來也不能夠了。」說完三個都哭了起來。寶玉聞言不覺眼圈也紅了，道：「我只當偺們見不着了，我就是為你們死了，也是心甘。~~你們都過的怎樣，他們有沒有給你們罪受？~~我知道你們的師父定是日日給你們氣受，可太太不許我去你們那裏探看，我也是無奈何，他們目今且怎麼樣了？」艾官泣道：「齡官在城外租了居處，薔大爺常去看他。還有幾個姐妹在水月庵裏，乾娘給偺幾個說媒，我們就逃出來了，回來拿已往遺下的衣物簪環契約，~~偏遇見~~想起這西洋~~吧兒~~花點子哈巴狗做出這番勾當，怎不齎恨氣惱？」寶玉聞言落淚道：「~~都~~皆是我~~不好~~的過錯，連累的姐姐們遭殃受苦。~~太太還在那邊呢，遲會子回來看到就不好了，有什麼話偺輕輕的說。~~這幾日還有要打發的人，有什麼話偺別大聲嚷嚷，太太火氣還未全消，遲會子打那邊走來，瞥見就壞了。」

~~襲人一邊怒道：「少來污衊人，我幾時告狀了？你們不懷疑他們，一口咬定是我，我就不冤屈？如今你們不是這園子裏的人了，我就攆的起了，誰放你們進來的？」~~葵官冷笑道：「寶二爺不必擔憂，我只問他一句就走，怎麼人人都不對，太太單挑不出~~你~~他的錯？」襲人~~笑~~怒道：「~~神天菩薩，你們幹的事又不是獨我知道，怎麼偏偏咬定我說的？~~我忍了大半日，寶二爺剛回來你們就狐媚魘道起來!你們當初不自檢，在園子裡糾聚，放肆散誕，惹得天憤人怨，且姑置不究。如今倒拉雲扒瞎、造污尋趁起我來了，說我是太太的耳報神，不獨你們，但凡出了園子的，若不是這園子裡的人我就攆的起了，誰放你們進來的？」~~荳~~蕊官道：「誰不知道你是太太的貼心人，每月多二兩銀子，不是你是誰？別打量人人不知道呢，我只不服一件，口口聲聲說我們是狐媚魘道，你和寶二爺的那點子偷偷摸摸的事~~也瞞不過偺們~~又該當何論？晴雯姐姐亦曾私自說過，看你怎麼賴！」【夾批：余亦駭然，不知從何說起。】襲人冷笑道：「平日裏一個個裝可憐見的，今兒怎麼成了毒頭棗兒瓜？只管渾說，也不怕牽頭皮！」

寶玉聞言大驚，見十分鬧的無法，忙勸道：「求求各位姐姐，快別提了，再提要闖大禍了！」艾官三個~~執意~~拗直要告訴王夫人去，寶玉急的拉了這個又扯那個道：「太太瞅見你們膩煩着呢，~~我是怕姐姐們遭殃。還是快走罷，我日後會去看你們，不然太太看到了要責罰你們，到時想跑也跑不掉了。~~府里豈是隨意進來的？若是被人知道有人放你們進來了，定遭杖責。還是悄無聲息的走罷，我以後會擇日去看你們，倘或被人瞅見了，想逃也跑不掉了。」艾官三個聽聽此言在理，咬牙對襲人道：「~~便宜你了，~~暫且放過你，日後再算賬，偺還是去找~~那幾個說說~~他們，叫他們提防着點，誰知道這蹄子還會咬那個。」襲人氣的要上去推搡他們三個，被寶玉好歹拉住了。葵官、~~荳~~蕊官、艾官三個悻悻的走了出去，恰與秋紋、碧痕撞個滿懷。也不~~答~~搭言，匆匆一徑走了。秋紋急匆匆進來說：「你不用得意，待我拿了錢來翻了本，氣死你。」碧痕笑着跟上來，二人看見屋裏景狀，都詫然站往一邊站了。寶玉見秋紋握口站在一邊驚獃看着，神色~~慌亂~~惶遽，心想：「他為何不上前盤問一番，只是一邊站着？大不似以往作風。」不免起了疑。碧痕催他道：「姐姐不是要找些錢翻回本麼，怎麼~~獃獃的~~獃怔站着？」秋紋半天纔回過神來，笑道：「那邊定是等的急了，我這就拿錢去。」匆忙進去，寶玉跟了進來，笑道：「他們都說是襲人私下秘告的，你們常在一處~~的~~，~~你可知道內情？~~定然曉諭內情。」秋紋道：「他的事又與我什麼相干，二爺怎麼問我？」寶玉道：「你不用打掩飾，待我查出內情，~~那時就對你不利了。~~你豈能脫了干係？」秋紋低頭道：「真的與我無關，是襲人要我偷偷告訴~~夫人~~太太的，二爺別怪我，我也不遑說了。」說完打開箱子，~~翻~~拿出一~~弔~~串子錢，~~急匆匆~~走了出去。寶玉~~跟~~走了出來，看見襲人也要跟着出去，用手去拉他，道：「且別急着要走，還有話問你。」

襲人被寶玉拉着動了氣，索性坐了下來。寶玉回頭見他含嗔不語，嘆道：「我平生最恨背後撥弄是非的人，可憐晴雯被伶俐標緻所誤，這就得罪了諸人，還有芳官、藕官，皆~~是~~係如此，我如今又該相信誰去，沒一個靠得住的人。」說著不覺掉下淚來。襲人蹙眉起身要去倒茶：「二爺怎麼也懷疑是我做的，戲子嘴裏無真言，~~他們的話你也信？~~何曾有一點真心實意？我要去做針線了，~~眼看天氣越發涼了，那裏還有~~那有閒暇工夫聽這些人~~瞎掰~~謷口胡謅。」正說著，綺霰、秋紋、碧痕說說笑笑進屋來，【夾批：怎不見檀雲？俟改之】【寶玉前回動氣誤折檀雲梳齒，本回不見此人，命改之。畸笏叟】（按：寶玉誤折檀雲梳齒的情節在祭晴雯的《芙蓉女兒誄》中有提及，但現存的各古抄本前八十回都不見此情節。藏家何莉莉曾在癸酉本討論群裏透露癸酉本第七十幾回是有此情節的，並講述了情節梗概，大概是在賈政應官差回來，督促寶玉讀書的故事背景下發生的，和前回踹襲人一樣是誤傷。）襲人心下敁敠道：「我自恃事情做得機密，怎曾想被人知道了？當初我唆使秋紋去太太那裡告狀，沒有旁人知道，又是誰說的？」因疑到秋紋頭上，拉他到內屋道：「都怪你口風不嚴， 惹出事來了。」秋紋撇嘴道：「姐姐休要亂說，都是他們擬猜，我翻本要緊，不同你說了。」走了出去，襲人跟了出來。寶玉忙起身問道：「艾官他們三個去那裏了？」碧痕道：「剛出了大門，問他們去那裏，都嘀嘀咕咕說要去告訴~~別~~旁人提防什麼小人，這不，要到廚房去找柳家的呢。」襲人一聽，慌的推開碧痕就往外走。綺霰笑道：「怎麼他慌的那樣，敢是艾官幾個欠他的錢不成？」寶玉道：「你們在屋裏好生待着別出去，我一會回來有話給你們說。」說著急忙跟了出去。綺霰、秋紋、碧痕三個並不着意，進裏間玩牌。

寶玉出了院子，卻不見~~了~~襲人，因匆忙往廚房趕來，恰見柳家媳婦端着盆清水，一個婆子握着一把~~青菜~~芫荽，剛從門裏出來，看見寶玉來了，慌忙垂手在牆邊站好了，都笑道：「寶二爺來了，也沒人通告一聲。」寶玉笑着擺擺手，往廚房裏探頭。只見一個婆子坐着填木柈子，拉韛餷粥。柳家媳婦笑道：「寶二爺要什麼喫的，就讓那些小丫頭來端了去，敢是要換什麼新口味了，巴巴的躬自跑來一趟。」寶玉見廚房裏只有幾個媳婦婆子忙作一團，並不見襲人四個，便道：「可曾看見襲人、艾官幾個來過？」柳家媳婦道：「倒不曾看見，艾官不是放出去了嗎，怎麼又來了？」寶玉跺腳皺眉道：「這回可惹火燒身了，又上那裏找去！」乃把艾官三個偷偷設法進園往怡紅院廝鬧的事說了一番，又道：「太太氣~~還~~猶未平，尚要查咎拿偺們的錯，再不把幾個留把柄的放出去，恐怕太太一個都不會饒的。你也知道太太已經發下狠了，前些時候鬧出多少事來。」因悄悄告訴柳家媳婦，叫他去把春燕等人叫到怡紅院等着。柳家媳婦因五兒前些日犯事被關起來過，又有錢槐家的來逼親，五兒嬌弱不禁聒噪，氣的一病而亡，自己也悲慟多日，成日丟魂落魄的。【夾批：五兒不得已補寫於此，稍嫌倉促】這會子又聽寶玉如此說，忙放下手裏的菜去找春燕、佳蕙幾個。

寶玉仍往各處去找襲人、艾官四個。不覺來至柳葉渚，一徑順着柳堤走來，卻見南北一條白練，清澈~~寬豁~~直長，~~柳樹~~嚲柳槐樹參差。樹杪之間，幾聲秋蟬淒鳴。遠遠看見幾個人在堤上推拉撕扯，走近了再看，不是別個，正是襲人、葵官四個。只見艾官揪着襲人的~~衣襟~~花領子，葵官拽着頭髮，~~荳~~蕊官指着襲人罵不絕口。

寶玉忙上前拉開道：「姐姐們饒了他罷，以後他再不敢了。」~~荳~~蕊官道：「我們都出去了，他還好意思待在這園子，我們不服！」寶玉道：「~~好了，好了，~~也好，這園子一個也不留了，都走罷，沒的惹禍生事！非但襲人要走，連麝月、秋紋、春燕、蓮花兒都要放出去。」襲人~~聽了怔怔的望着寶玉~~望着他，艾官等道：「如此纔算公~~平~~道。」乃鬆了手要走。寶玉喊道：「又去往那裏？不可再鬧了！」艾官三人道：「公子大爺放心，這回真是回去了，寶二爺可要說話算話。」說著已走遠了。

襲人理了亂髮，扭頭~~就~~便走，寶玉趕上說了半天，襲人仍不言語。一時回到怡紅院。剛進裏間，就見麝月陪司棋的丫鬟蓮花兒、春燕和母親何婆、佳蕙、柳家媳婦、夏婆子和外孫女兒蟬姐兒干敘着，一回頭見寶玉、襲人回來了，麝月笑問寶玉道：「今日敢是大節下，請來這麼多人。」一語未了，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道：「老太太要找你呢。」寶玉只得跟了出來，回頭對眾人道：「你們先等着，我一會回來。」

原來史太君自中秋節受了些風寒，斷斷續續喫了些藥，仍是未愈，更有園中近來事端頻發，未免添些煩惱，更覺神思大減，遂生暮年之嘆。平日裏受不了身邊冷清，時時要鳳姐等陪他說說笑笑，因拉上王夫人、邢夫人、尤氏和探春、黛玉一塊喫中飯，寶玉斷斷不可少。

麝月見寶玉走了，望着眾人正納悶，只見秋紋、碧痕，綺霰從裏間出來，便問他三個。春燕道：「寶二爺說了，這屋裏的人，無論家裏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我們今兒便是為這來了。」麝月、秋紋、碧痕、綺霰不覺愕然。何婆、夏婆子一聽喜歡的不得了，巴不得如此，笑道：「這可好了，寶二爺是菩薩心腸，回來春燕、蟬姐可要好好給寶二爺磕磕頭。」大家都興沖沖的，獨襲人、麝月、秋紋、碧痕、綺霰獃獃的不語。襲人道：「二爺去喫中飯了，偺們還是先回各房候着。」不等說完，何婆、柳家媳婦、夏婆子便笑道：「偺們這就回去，喫了飯再來給寶二爺謝恩。」因簇擁着咭咭呱呱出去了。

這裏秋紋、碧痕、綺霰便問襲人有何事故，襲人淡淡的道：「還不是怕太太為難他們。剛剛二爺說了，這屋裏也一個不留。我也看出來了，近年府裏出的多，進的少，都虧空了。太太抄檢園子是假，作筏子趕走奴才們減省嚼用是真，若對人說自家內囊空了趕人，面上也掛不住不是。我是待夠了，早就想回家了，你們想留下來就求求二爺罷。我也乏了，先去歪快一會。」說著脫掉外衣到裏間炕上~~歪~~仰着不語。麝月、秋紋、碧痕、綺霰聽了都面面相覷道：「怪了，又關我們什麼事？雖說日子艱難要減些人口，那裏又輪到偺們。」

且說寶玉和眾人陪賈母說笑了一回，見賈母氣色大不如~~前~~昨，連飯也喫不了幾口了。鳳姐說了兩個笑話也~~打~~扛不起精神細聽，強撐着要打瞌睡。王夫人、鳳姐、寶玉看了心裏都不是滋味。一時大家都喫完飯，漱口凈手，要回各人房裏去。邢夫人、尤氏和探春、黛玉先走了。

王夫人見寶玉在後面~~跟過來~~跟着走來，不解道：「你又跟過來做~~什麼~~甚？快幹正經事念書去罷！」寶玉笑道：「我還有話要給~~太太~~母親說，就幾句話功夫。」王夫人道：「又是怎麼了？快快說來。」

寶玉便說家裏日漸窮蹇，放走一些~~人可以節省開支~~奴僕也好填補些虧空，自己則可~~以~~從此~~安~~寧心讀書，不再與女孩子嬉鬧，又說春燕、佳蕙、蟬姐兒、蓮花兒連同怡紅院的眾丫頭俱亦放出，王夫人~~心裏已明白大半~~正為重陽節置辦元妃的節禮發愁呢，笑道：「我已明白大半了，你是顧惜那幾個狐媚子，怕他們喫板子，有幾個不用你說也不能留園子裏，你看着辦罷。從今以後認真讀書是正理，再脫滑使懶，看你父親不教訓你！」寶玉應了一聲，低頭退去了。

黛玉遠遠看見王夫人同寶玉站在花叢邊說著什麼，轉身也回瀟湘館去。剛喫了飯，出了一身虛汗，又咳嗽了幾聲，一陣冷風吹來，頓覺渾身發涼，又看了看園中秋色，比以往愈發蕭索淒冷，正低頭走着，見紫鵑趕來，將件家常衣裳往他身上披道：「姑娘也保重點身子要緊，天氣越發轉涼還穿這麼少。」黛玉笑道：「又多嘴多舌的，那裏就冷死我了？」一時回到瀟湘館，歪在炕上看了會書。

至黃昏時分，只見綺霰眼淚汪汪進來。紫鵑迎了出去，約摸一頓飯工夫紫鵑纔回來，眼圈紅紅的。黛玉詫異問他道：「他來又是為~~什麼~~了何事？」紫鵑道：「寶二爺已將春燕他們放出去了，連怡紅院也不留一個。綺霰與我好了一場，同我道別，明日就~~和~~同襲人、麝月、秋紋、碧痕回家去了。」黛玉獃了半天道：「去了也好，寶玉怕太太~~為難~~責罰他們，明兒你同雪雁幾個也走罷，我也學學寶玉攆人。」紫鵑沒好氣笑道：「姑娘真會~~開玩笑~~說笑，什麼都學。」一轉身出去了。

且說寶玉白天放出春燕、佳蕙四個，夜裏又同襲人、麝月、秋紋、碧痕、綺霰說到二更，寶玉看見襲人腰間繫著蔣玉菡贈他的茜香羅，怔了怔想道：「蔣玉菡與他恰是一對，何不做媒令他求娶襲人？」盤算了半天，方洗漱罷各自睡了。~~晨曉天明~~次日昉明一大早，寶玉起來，叫他五人先在房內待着，自己胡亂喫點粥就出去了。又叫上茗煙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出去了。

行了一半里路，來到襲人家門口叫茗煙下馬去敲門。不多時有人開門，卻是襲人的哥哥花自芳，一見了他主僕兩個，喫了一驚道：「寶二爺怎麼來了？」忙過來扶寶玉下馬，攜入院內。他~~家~~屋裏人也迎了出來。寶玉打量花家比上次來寬裕了不少，房舍新整，花木蔥蘢，他夫妻兩個的穿戴也比以往齊整，便笑道：「襲人每月的月錢拿回來過沒有？」花自芳又是倒茶又是捧果，笑道：「每月也拿回來二兩，我又做了個小生意，娶了個媳婦，日子也不像往年那般窘迫了。」因又問及襲人可好。寶玉同他客套長談，花自芳便說些謙恭的話，寶玉不過是揀俗人喜歡的話頭說，笑道：「襲人可討太太老太太喜歡呢，又懂事又勤快。這不，太太給他說了一戶人家，姓蔣，富裕~~的很~~出坦，有房有地，和襲人見過面，也看上了，就是不知道襲人答應不答應。」【夾批：笑殺！恰似劉嫗口氣，寶玉未必有。此語刪之，再擬為妥。】花自芳聽了，先是一怔，後又聽見說有房有地又闊綽，遂笑逐顏開道：「寶二爺不是騙偺罷，有這等好事？多謝太太成全了，襲人豈有不應允的，情願去做奴才？這也是他有福。」說罷謝之不盡。寶玉便叫茗煙騎馬回去把襲人帶過來，與他家人一同商議，茗煙答應着去了。寶玉則和花自芳聊敘此事。

半個時辰後，襲人和茗煙果然過來，與哥哥見了，神色低沉，也不願多說話。花自芳以為妹妹不同意這門親事，便拉着妹妹到裏間開導一番，道：「放着好姻緣不依，難道當一輩子奴才嗎？」不多時二人出來，襲人神色有些舒展。花自芳道：「襲人已經想明白了。」襲人羞紅了臉，起身上裏間去了。寶玉說先去蔣玉菡的山莊一趟，叫大家先等着，於是別了花家，騎馬和茗煙走了。

原來這蔣玉菡本是忠順王爺身邊的紅人，上次因為寶玉被忠順王抓回王府，幸而蔣玉菡是聖上親賜與他的，萬萬不可胡來，又兼蔣玉菡伶牙俐齒把忠順王的心籠絡住，故沒有受罰，日後仍背着人和寶玉往來。後來~~幸好~~多虧忠順王犯了事被錦衣衛抓走關了起來，再也沒有妨礙之人，蔣玉菡樂的在紫檀堡自在逍遙，時時聽寶玉講過襲人多麼溫順姣美，早有了艷羨之心。誰知這會寶玉來山莊，~~拿了蔣玉菡贈他的茜香羅親自做媒，蔣玉菡~~找到他笑道：「君之腰帶，余贈與佳人常佩，我願做月下老人，牽緣做媒。」蔣玉菡嬉笑道：「寶兄弟故意為之，可知早有此心，今日才露此端倪。」喜出望外，一口應允了，又怕襲人家等的心急，也不稍停，即刻請人抬了八抬大轎到襲人家接走襲人。襲人臨走勸寶玉道：「臨走也聽我一句話，屋子裏人若~~都逐完了~~俱放出去，日後誰又來鋪牀疊被、端茶倒水？好歹留着麝月一個，如若太太又派別的人進來服侍，摸不着你的脾氣，怎有熟慣的人好呢？」寶玉想想在理，因應允了。

且說那日恰是迎娶吉時，蔣玉菡派來轎子迎娶襲人，一應大小全是按照娶正房的規矩。一進了山莊，丫頭僕婦都稱襲人為奶奶。蔣玉菡極盡柔情曲意承順，夕間看襲人~~看他~~腰間所繫一條猩紅汗巾子，正是當初自己之物，今日物遇舊主，蔣玉菡又將寶玉贈他的松花綠的汗巾拿給襲人同看，二人嘻笑不已，~~說是無巧不成書，始信姻緣本是天定，襲人~~方知寶玉多年早有牽線之心，襲人啼笑皆非，安下心來同他過日子。從此二人在紫檀堡夫唱婦隨，倒也和美，正是：

無怪無責在今時，他年報答知始終。【夾批：至「花襲人有始有終」回，纔知此回之妙，伏線千里。】

且不提襲人在山莊如何遂心如意，只說自襲人、秋紋、碧痕、綺霰走後，怡紅院裏只有麝月一個人服侍寶玉。探春、湘雲幾個常和寶玉解悶，故他未覺寥落。

卻說王夫人得知襲人嫁與他人，頗感詫異，本有心思將襲人配與寶玉為妾，卻被寶玉趁空放出另配，心內不免失落，但又想到襲人終究是個丫鬟，也就不再多掛慮了。

且說那回抄檢大觀園，查出司棋諸多信物，「什錦香袋」尤是疑案，皆說係司棋同潘又安幽約誤失之物，司棋雖百般爭辯，亦無人能信。王夫人令周瑞家的帶走司棋去那邊受罰。邢夫人暫將司棋關押~~守看~~看守，想着不過打一頓配人罷了。等中秋節諸事理清過後，便派了周瑞家的帶幾個婆子把司棋從下房裏提出，帶至議事廳審問。司棋關押多日，~~瘦的臉尖嘴蜷，沒精打采，~~頭也不梳，衣飾不整，恢恢秧秧的被人推搡了來，~~低~~垂首站在一邊。

邢夫人笑道：「聽人說主子不在家了，你比主子還要嬌貴，廚房裏有了雞蛋先讓着你，若不依就一把打爛，管主子喫不喫呢！你也太猖狂了罷，眼裏還有沒有主子？」司棋流淚泣道：「那是~~我~~奴婢的錯，不過都是往年的事了，~~念我~~人誰年輕不~~知事~~犯錯呢，求太太饒了我罷，我日後一定好好改過。」邢夫人冷笑道：「你說的~~好~~倒輕巧~~啊~~，犯了~~錯~~事就用年輕懵懂不知事來推脫。依你說來，人人俱可恣意犯錯，臨了不過搪塞一番就訖了，不必責罰了不成？這還不夠，你又幹些不知廉恥的事，~~也是不知事~~一句誰年輕不犯錯就可以一筆抹~~掉~~煞嗎？好多着呢，你都給我交代明白了！」司棋只低首不語。周瑞家的喝道：「問你呢，少裝啞巴！」司棋握口泣道：「又有什麼可交代的，太太都知道了，只求太太發發慈悲，饒過奴才這回，以後再不敢了。」邢夫人道：「我倒是想饒你，可若人人犯了錯都不問不罰，那還有沒有體統！一個姑娘家四處勾搭男人，締結私盟，不知廉恥，還要臉不要臉面？別處可以容你，我們這裏斷不能容你！」司棋道：「我又不是見一個愛一個，怎麼是四處勾搭男人，我和表弟是兩廂情願，真心實意。」邢夫人笑道：「你們聽他說的多在理，真笑死個人。」周瑞家的和眾婆子都笑他死不悔改，胡言亂語。邢夫人斥道：「你不害臊我還害臊呢！來人！拉下去先打四十板子，再擱外頭配個小子！人人都自己找女婿，還不亂了套了？」一時上來幾個小廝就要拉人。司棋哭着求饒，邢夫人只把脖子一扭，不理會他。司棋左右躲閃，哭求無用，被小廝拉了出去，打了四十板子，連同當初一同大鬧廚房的幾個小丫頭俱打了一頓攆了出去。

司棋承辱含羞，勉強回家，他母親又百般埋怨他。忽一日他表弟來了，司棋母見了，恨的氣不打一處來，罵他害了司棋，一把抓住要打。司棋急忙過來阻道：「我也恨他~~懦弱不是男人~~當初不管不問丟下我逃走了，可如今他來了，還算有情有意。我一時失了腳，就是他的人了，豈有另覓之理？」司棋母獃了半晌，也沒話說了。潘又安又軟語慰勸司棋，說自己逃走是一時權變，以後再不會如此了，定要永結同心，白頭偕老。正說著，忽聽院子裏有說話聲，只見進來三個女孩子，原是蓮花兒及當初同司棋大鬧過廚房的兩個，今日是來探望來了。

司棋、潘又安忙請進屋。那三個道：「白白的叫他們打了一頓，又辱罵一場，實在窩囊。」司棋道：「此仇不報，誓難解恨。此~~次~~番既然回來了，就想個法子到他們府上弄些東西回來，他們那府裏的金銀細軟夠偺們花幾輩子的了。只是偺們勢弱力薄，恐難遂心。」潘又安道：「我那邊有好多道上的朋友，偺們何不同他們結為一黨，大幹一場呢？」幾位聽了都點頭稱是。於是潘又安回去把他的十幾個兄弟叫來了，成日唧唧咕咕的，那些人皆是遊手好閒、專妒人家富貴的，且有幾個已加入賊寇之幫，聽得賈府富貴，都有了不良之念。一夥人大有待時而動之勢，日後便知。

話說自從香菱跟隨寶釵，把那邊的路徑一心斷絕，住在他那裏，日日氣怒傷感，形容羸瘦，氣血兩枯，不思飲食，身上作燒，日重一日。寶釵叫了小舍兒陪他，見他神氣昏沉，氣息微細，也陪着流了不少淚。這夕金桂見薛蟠多日只在寶蟾屋裏過夜，那裏還記着自己，又見寶釵同他言語不投，甚是氣惱，不免多飲了幾杯，迷迷糊糊竟走出院子，到月下生悶氣。香菱自覺將不久人世，這日夜裏掙扎着起來，到院子裏解悶，聽得見遠遠有人家搗衣敲砧聲。抬頭遙望天上，卻見明月如玻璃光，寒氣侵人，想起自己正如那廣寒宮的嫦娥一般淒涼孤寂，年幼被人拐賣這裏，連父母故鄉都記不得了。如今病入膏肓，卻少人問津，不禁望月長嘆，越想越心酸，早已是淚流滿面。良久，纔慢慢踱進屋內，只覺兩隻腳軟麻無力，便又躺回牀上，不知不覺恍惚睡去，卻見隱隱約約面前站立一人，是個暮年道士，上去一把摟住他大哭：「我可憐的有命無運的兒啊，爹爹來看你了，兒將做北邙鄉女，為父怎不痛斷肝腸。」香菱不解道：「老先生何出此言？」那人道：「待為父將吾兒身世說明：兒本是姑蘇閶門人氏，為父名甄費，當年兒幼小，於元宵佳節被拐子拐去，嫁與惡夫。當初的住地早已燒成一片瓦躒場了。為父三劫之後九十年壽要往那太虛幻境銷號，今獲悉兒先為父一步而去，故來送兒一程，也解了為父思兒一片心切。」香菱聽罷，痛徹心扉，抱着父親哭道：「女兒受苦了，父親怎麼這時纔來看我？」士隱哭道：「為父也是萬般無奈啊！」

忽然一僧一道飄然而來，推開士隱，拽着香菱要帶往太虛幻境銷號，香菱同父親扎掙着伸手互抓，皆被僧道從中阻開。香菱不覺哭醒，忽見窗外皎皎月光映着人影團團，不知是那一個，怯生生問道：「是誰在外面？」只見金桂推門進來，冷笑道：「你倒好，躲這裏落個清凈了，想找人拌嘴都找不到人了，人都說你那寶姑娘多麼賢良，我看他卻不是好人，橫豎你已是沒用的人了，不如勒死你，嫁禍你那寶姑娘，卻是妙招。」說著，拿着牛筋線撲了上去，可憐香菱掙扎多時，終被勒死。金桂急忙離開。

且說小舍兒被香菱屋內動靜驚醒，忙披衣起來，見香菱顏面如雪，兩眼發怔，已經沒有氣息了。小舍見狀忙哭着去那屋裏告訴寶釵母女知道，寶釵母女也慌忙趕來，見香菱頸有血印死去，大喫一驚，又不好說什麼，都悲聲大作。

暫時說不到這裏，且說香菱往太虛幻境銷了號，警幻仙姑憐他一生遭際堪傷，准許他魂歸故里與母親見上一面。香菱謝之不盡，飄飄蕩蕩往姑蘇飛來，看見故鄉富貴繁華，人煙熙熙攘攘，更是感嘆。當年的十里街仁清巷葫蘆廟早已不復舊貌，又往大如州去尋母親封氏。

話說封氏在其兄封肅家勉強度日，這日同兄長往集市上買針線家用，忽見一美貌女子立於身旁含淚癡望與他，以為他在家受了父母的氣，便要安慰他幾句，卻見姑娘泣道：「母親竟把女兒忘了？」封氏詫然，香菱便要母親看他眉間的胎記。封氏打量着，猛然想起昨晚丈夫給自己託夢說今日將與女兒團聚，如雷灌頂，不覺摟着女兒大哭起來。忽見封肅走來，見他二人相抱傾訴，不解發問，封氏便告訴他知道，封肅聽罷也不禁淚落如雨。香菱泣道：「兒今生愚獃，只想待人誠直，便自有善報，卻從不曾想世間有妒婦惡夫。兒只後悔心機獨缺，落的薄命夭折，如今再多說也無益了！」封氏聽了，痛惜傷心，要帶女兒回家。無奈香菱身不由己，不能久待，說話間就要告別。封氏、封肅不忍分離，拉了衣裳不放，卻見眼前一閃，女兒已不見了。兩個仰天大哭，卻是空空如也，那裏還有半點形跡？

且說寶玉聽大老爺房中的幾個丫頭說司棋挨打被攆了出去，只覺渾身發顫，搖搖晃晃撲到炕上放聲大哭。麝月端茶過來，見寶玉傷心，已知是為司棋的事如此，知道勸也無益，不如讓他好好哭一場，心內倒暢快些，便嘆了一口氣，把茶放下，上裏間做針線去了。寶玉自悔無力給司棋說情，忍見司棋挨打，也無可奈何，加之寶釵搬走，黛玉因抄檢大觀園，王夫人對他稍有微詞，也不大到這邊來了。縱是寶玉去瀟湘館看望他，也是藉故躲開不見。

寶玉甚覺淒涼，這日勉強看了會子書，趴在桌邊竟朦朧睡去，卻見春燕、蓮花兒、佳蕙、蟬姐進來倒頭就拜，又見葵官、艾官、荳官追着襲人要打，蔣玉菡攔着三人不叫動手。寶玉上去一邊攔勸一邊笑道：「玉菡兄近來和襲卿還和合罷？」玉菡笑道：「那還用說，艾官三個可不是為這個嫉妒打他。」又見秋紋、碧痕、綺霰有說有笑走來，一見了寶玉又都皺眉道：「二爺好偏心，留着麝月卻趕我們走。」寶玉正要上前解釋，這些人忽然一閃不見了。正在納悶，又聽旁邊似有哭聲，只見司棋嗔道：「寶二爺見我挨打，也不幫忙說情。」寶玉正要解釋，忽又見香菱走來，笑道：「寶玉，我就是往副冊報道的，【夾批：蓋後回起，皆寫十二釵正冊。故行文草率，急令襲人、司棋、香菱輩有交代。嘆文字難作至此。】多虧仙姑提醒，纔知我故鄉原在姑蘇閶門，我父親要帶我回去了。」寶玉迷迷糊糊道：「什麼又副冊副冊？」香菱笑道：「如今警幻仙姐說了，我們都去了，又副冊副冊纔去的盡，故催促我們先走一步，別妨礙又副冊副冊來報到，~~一閃又不見了，~~將來你會明白，我就不絮叨了。」一閃又不見了。~~正說著，~~寶玉忽見四個金剛模樣的天神把香菱連拉帶拽帶走了。香菱哭着道：「我要等我父親，他還沒有來呢。」

寶玉猛然驚醒，嚇了一身汗，恰見麝月進來，哭着對他道：「你快去瞧瞧香菱去，他活不了了。」麝月「哧」的一聲笑了道：「胡說八道，你何苦又咒他。」寶玉非說香菱死了，要他去薛家探探消息。麝月笑道：「我不去，平白無故我上他那兒做甚。」寶玉道：「你只在他家附近逛逛，見人問問，打探了消息就回來。」麝月嘀咕幾聲只得去了，寶玉本想自己去打聽，又怕碰見寶釵、薛蟠不方便，就坐着等消息。【夾批：寶玉嫌寶釵絮叨，嫌阿獃酒席邀約。佚趣！】約莫半個時辰，麝月回來，告訴他：「可叫你說對了，香菱可不是病故了，二爺敢情是能掐會算不成？」寶玉聞言又掉下淚來，自言自語道：「死了倒好，這回可是脫離了苦海火坑。二姐姐的命也和他差不遠，怎麼女人的命都這麼苦呢？」說著放聲大哭。麝月也忍不住掉下淚兒，~~捂~~握着口到套間去了。忽聽外邊有人問：「寶二爺在嗎？」

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二回 王熙鳳病求千翼方 林黛玉悶作十獨吟**

~~詩云~~題曰：

~~顰卿意長客思深，十首高潔表予心。~~玉樓倩句愛清奇，香腕揮毫情自持。

~~露重風響宦門微，可憐淚垂冬復春。~~十首冰心誰辨真，肯將衷曲付殘枝。

話說寶玉正在~~惋~~憐惜香菱，忽見丫頭小鵲進來傳信說老爺找他。寶玉聽罷對他道：「好了，不用你絮聒了，你回去罷，我已經知道了。」小鵲擠眉弄眼笑道：「二爺此刻再臨時抱佛腳只~~怕~~恐來不及了，老爺要試試你的功課呢。」說完伸伸舌頭跑了。

寶玉知道父親找他又係進家塾之事，斯誠可畏，雖有一萬個不情願，但已在前頭說過大話，說從此肯安心讀書，怎能推三阻四，只得慢慢踱到賈政書房~~聽候指示~~來。~~果然~~王夫人正~~和~~同賈政在~~談及此事~~談論近來家事脞冗，見寶玉躊躇著進來，便叫他坐下慢慢聽着。

賈政抬頭見寶玉生的澈骨粉嫩，紅條細白，只是一副困思懵懂樣子，冷笑道：「你又到那裏瞎逛去了？叫了你半日，這會子纔木出垂頭喪氣蹭來，屑屑嗦嗦的象個偎灶貓，還不肅神靜心坐好了。成日家書也不念，經也不學，只和丫頭們日攘嬉戲廝鬧，令人憂忉，那宬屋裏都鋪了幾層灰了。不肖的孽障，實不~~指~~承望你功名雙收光耀門楣，叫你靠八股文章混口飯喫都難，~~至終~~迨及泯毀一世前程你纔不笑了。」

寶玉只低頭望着足跟。王夫人道：「明兒還到學堂裏上學去。你那林妹妹也糊塗的很，只陪着你頑，略有老嬤嬤勸你一句，他~~就~~便一邊~~打~~岔住說別理那老貨，那裏象個書香門第出來的千金小姐。我會找他說的，眼下仍須上學要緊。」賈政道：「~~甭~~提起上學~~了~~兩個字，連我都要羞死了，想起往年的事就拶心，什麼茗煙助着主子鬧學堂，薛家孩子爭風喫醋，~~烏七八糟的~~一鋪狼煙的都是些什麼，~~成什麼~~成何體統！如今還在怡紅院好好待着讀書，到學堂倘或再遇見那些跅弛不長進的孩子~~還不是被教壞~~，跟著好人學好人，跟著巫婆跳大神，橫豎學壞。每日家派兩個丫頭過來娖娖監守陪侍~~監督~~，比在學堂~~裝~~作樣子~~混日子~~蒙人強！」寶玉只低首唯唯諾諾應着。賈政道：「回去念書罷，我和你母親還要商議些事，再敢亂跑亂逛，看我不打斷你的腿！」寶玉應了一聲慌忙的出去了，只聽賈政後面嚷道：「跑什麼，敢是早想溜了，剛纔的話都沒聽進去不成？」

王夫人忙阻道：「罷了，~~先不說這~~不管他了，~~還是說說寶玉的婚事要緊~~該論及寶玉的親事了。有幾家找到大哥哥~~說~~提起他們家女孩兒要說給寶玉，只是老太太已~~把黛玉說給了寶玉~~定下了黛玉，闔宅皆知，~~當初~~那年黛玉從~~姑蘇~~揚州乘舟帶來不少林家的家業，蓋大觀園使了幾多，餘下的老太太說就當作黛玉的嫁妝了。如今~~這孩子~~寶玉也大了，~~又不靜心讀書，~~只知淘氣玩鬧，也得有個管的住他的纔好。寶玉答應要安心讀書，丫鬟亦俱已放出，寶玉雖聽黛玉這孩子的，只是黛玉又不引他入正道，還得勸着點。既是家裏上上下下都認定他~~倆~~兩個是一對兒，老太太又疼他兩個，~~不如~~索性過了這個月就把喜事辦了罷。」賈政道：「夫人操之過急矣，~~我看~~諶然黛玉模樣~~雖~~兒風度極好，可性格尖酸刻薄，小性多疑，又是個黃病秧子，我早看中了一個人，比黛玉強過幾倍。」王夫人便問是誰。賈政道：「常公有美偲弱女妙玉，模樣兒人品不比黛玉強？想當年祖上帶兵建功立業，他祖父同偺們是生死相隨的同僚，老太太同他祖母亦是知交。那一年老太太做個怪夢，夢見蜻蜓滿宅飛，醒來大病一場，請來個六安道士獻茶占夢，那道士也只胡言亂語一番。~~幸好~~多虧他祖母來了，~~講明這個~~闡明此夢所主何事，纔讓老太太心裏塌實了。誰知他祖父母、父母俱亡故了，兩家也多年未有往來，既然他住在偺這裏，又和偺是世交，又是官宦人家的孩子，只怕偺寶玉還配不上人家呢。」王夫人道：「且不論姸媸，我也覺的那孩子~~不錯~~很好，~~可是又怕人家挑揀不同意，再看寶玉斷不肯依允，~~可是人家未必依允。~~他~~寶玉心裏只有一個黛玉，斷斷不肯答應。」賈政道：「林丫頭女不中留，不過找一戶有門第的嫁了，也不辜負林家之託。妙玉比之尤勝，吾實難以棄捨。若寶玉捨不得黛玉，就激將他說黛玉可以做副妻，寶玉必然不肯，思前想後則會捨黛取妙了。」王夫人道：「此事一言半句難述，罷了，~~日~~以後再說罷！」賈政~~點點頭~~頷首道：「也好，如今寶玉念書是頭件大事，親事日後再提罷。」王夫人因要去看黛玉，起身離了書房往瀟湘館來。

賈政有些乏了，歪着閉目~~養神~~醒個盹兒。因想起妙玉終日在櫳翠庵閉門不出，當初與他祖上有些瓜葛，他父親人品衎直，在宮中做官多年，已告老還鄉病故數載，論門第確也登對，且他家尚有些家業，雖說一時帶髮修行，也不過是養性修身罷了，終朝還是要出閣的。自己雖有心聯姻，只是不好親去與他提親。正在猶疑，忽然想起當初他是林之孝家的領到家裏的，不如叫他去跟妙玉一說，便命李貴把林之孝家的叫來。李貴應了一聲兒去了。

不大工夫，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請他的示下，賈政便要他去妙玉處看看，同他聊些家常。林之孝家的道：「老爺有所不知，妙玉為人古里古怪，性情孤僻，我若是去了，只怕是心餘力絀，話不投機，他倒惱了攆起人來，豈不尷尬？我曾見過四小姐到他那裏去過，一塊兒談禪下棋，何不叫四小姐過去同他聊聊？」賈政道：「~~這樣也~~如此甚好，你去把四丫頭叫來。」林之孝家的便出去了。

略等了一會子，惜春便一言不發來了。賈政便叫他把妙玉請到蓼風軒下棋，惜春不解，賈政託他把一件玉如意送給妙玉，說是王夫人贈與妙玉的，惜春不悱不發，亦不敢不從，只得遵命接了玉如意去了。

且說邢岫煙因要~~回~~家去過活，攜了包裹同薛家一個婆子告別眾人，欲離了賈府回薛家，路過一片水池中央的敞廳，穿過夾道與過街門樓，往南看見有個蓼風軒，遠遠看見惜春進去了，尋思着是否過去，同婆子發了一會獃，一時走到窗邊，只見靜悄悄一無人聲，忽聽~~匱裏~~軒內微微一響，「啪」的一聲，一個人道：「你那裏頭都是死子兒，我怕什麼。」又聽惜春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邢岫煙聽出是妙玉的聲音，輕輕的放簾子~~過~~進去，婆子在外面站着。

妙玉見邢岫煙笑着進來，倒唬了一跳，忙點手道：「邢姑娘，你來下罷。我是悶了，閒着出來走走的。」邢岫煙笑道：「我今日家去，念及多年情誼，特來道個別，不必拘禮。我也看看你們下棋解悶。」因低頭望着棋坪，半日道：「你這裏把邊子一~~摟~~兜，搭轉一喫，把他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倒是妙招。」說著便在旁邊坐下了。妙玉便同他敘談起往年兩人的交情來。惜春不好推身就走，也笑着同她聊了一會子，不覺透露是賈政要他來陪妙玉下棋的，又從帕子裏掏出一個玉如意，要送給妙玉，說是王夫人所贈。妙玉頗為驚訝，思量道：「若是不肯~~接~~收取，怕被人說自己是看不起禮物，自己客寄賈門，不可傲慢。」推辭半天仍接了。一局棋罷，妙玉起身道：「我來得久了，得回庵裏去了，還請兩位見諒。」岫煙、惜春也不多言，要送他回去，妙玉笑着推辭，二人知妙玉~~為人~~不喜俗套，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滿腹猜疑，不知其然，納悶着回庵裏去了。岫煙、惜春也各自散了。

且說寶玉離了書房往怡紅院來，一時走到沁芳亭，只見瓊閣波光灩影，魚兒悠游爭食，有個小鬟駐足凝視，乃翠縷也，遙遙的看見有個折帶朱欄白橋，~~石隙清流湍急，紅花綠樹依然，~~橋上白石欄杆寂寞~~無人~~，一位紅妝斜依，明眸皓齒，丰采綽約，卻是湘雲在那裏發怔。黃花綠樹依然，石隙清流湍急，~~少了嬌慵小鬟，更~~不見~~了~~往日熱鬧氣象，迎春、司棋等~~人~~亦不知身處何境，心裏頓覺蕭疏，連嘆了幾聲，~~落~~灑下清淚。遠遠地看見湘雲對着那邊招手兒，便走了過去，只見~~忽見~~翠縷和兩個小丫頭抱着包袱，後面跟着兩個老~~嬤嬤~~媽媽，簇擁着湘雲走來，心~~中~~裏大為不解。湘雲遠遠的向他打招呼道：「二哥哥從那裏來，敢情是要送我回去不成？」寶玉笑道：「沒了寶姐姐陪你，纔住了幾日就煩了，鬧着要回去了。」湘雲道：「纔不是呢。」欲再說時，卻不覺紅了臉低頭不語。翠縷笑道：「寶二爺還不知道麼，姑娘這番回去怕是許久不能來了。衛家已準備妥了，就等姑娘回去拜堂了。」寶玉猛然想起湘雲已說給衛太尉的兒子了，此~~次~~番回去~~就是準備~~定是迎親過門了。~~因又想，~~卻不知衛家怎~~樣~~麼個形景，若~~又象~~似那孫紹祖~~那樣~~欺男霸女，湘雲豈~~不~~非又是一個迎春？~~想到從此又少了一個女孩，不免生出感傷，差點掉下淚來。~~更兼湘雲不比別個尋常之輩，是~~與~~同黛釵~~一樣的~~皆係第一等的呢近親伴，~~越發難受起來，~~心裏益發沉鬱不樂，竟發起怔來。湘雲見狀會意，笑了笑道：「二哥哥回去罷，閒了再去我那裏作客。」寶玉~~愣着~~怔怔的答應了。湘雲又道：「既然今兒走了，也奉勸你一句，再不可流蕩貪頑了，還是求取功名要緊，來日同寶姐姐成了婚，再不好好讀書，~~可沒有好果子喫了~~日日鬥齒打擂臺可有的煩了。」寶玉沉下臉來道：「胡說什麼，什麼寶姐姐，貝姐姐，我不認識。」原來湘雲只是戲說逗他，見他尷尬，反而笑了起來。~~又說了一會子疏密的話就~~同寶玉告辭而去。寶玉目送他們走遠了纔又往前走來，心裏卻似蓬草亂轉。

回到怡紅院，只見麝月端坐着做針~~線~~黹，也不脫靴，只往~~牀~~炕上一倒，眼淚早滑了下來，打濕枕畔。麝月起身道：「纔剛薛大爺來過，拎着韔子找你，要你去~~寧~~西府裏習練弓箭。」寶玉道：「叫他找蘭哥去罷，巴巴的只管亂射，終究是藉口，不過哄着輪流作飯局，賣弄誰家的廚役好罷了，晚間再抹抹骨牌，賭個酒東，一時半會也回不來，老爺知道了不罵死纔怪呢。那薛大爺天天被媳婦挾制着，可憐香菱竟被他夫婦倆揉捏死了。從此他再來找我，一概說我不在。從此要遠離這樣的人纔好，不過是些虛情假意的朋友。」麝月聽他一篇話，似與以往大有不同，~~也覺詫異，~~笑道：「二爺幾時學的這麼好，倒也納罕，老爺知道了定是~~高興~~喜歡的不得了。」寶玉道：「又有你說嘴的了。」麝月笑着到套間去了。寶玉猶在發愣，忽見小鵲、小吉祥進來，唬了一跳，忙拿~~出~~起桌上一本書就念念有詞。麝月出來和小鵲、小吉祥笑着致意，道：「寶二爺早讀了好一會子了，比以往用功多了。」小鵲、小吉祥笑道：「寶二爺忙罷，我們~~回~~去那邊回稟給老爺~~講講~~，要他放心。」麝月自送他二人出門。寶玉見二人去遠了，仍將書往桌上一擲，往~~牀~~炕上躺着去了。麝月進來，寶玉道：「若他們再來，你~~提前~~趕早遞個暗號兒，桌上時時放着本書備用。」麝月笑道：「二爺這~~番做樣子~~樣喬裝從此可累的慌了，我們做下人的也陪着擔些驚~~受~~怕。且不可貪一時之頑，而不諄諄為終身前程計。」寶玉道：「~~你倒教訓起我來了~~叫你來教我。」麝月笑着回裏間做針線。

且說賈政同賈赦談及家事，賈政道：「寶玉近來越發比頭幾年散蕩了，不肯念書。如今可更好了，天天在園子裏同姊妹們頑~~頑笑~~笑，同那些丫頭們羼和混鬧，把自己的正經事總丟在腦後，就是做得幾句詩詞，也不見得如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為主。他在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本領。我囑咐他自今日起，再不許吟詩做對的了，單習學八股文章。限他一年，若再毫無長進，他也不用念書了，我也不願有他這樣的兒子了。」賈赦笑道：「我看寶玉相貌還好，天資也不駑鈍，做詩也頗有靈性，只是一個人在家裏念書，怎麼靜的下來？還是到學堂裏讀書，有眾人陪着，也不浮躁。」賈政道：「學堂裏有幾個孩子邪魔歪道的，我纔不讓他去。」賈赦道：「把那幾個壞孩子攆出去，還讓寶玉進學堂讀書罷。蓉兒、薔兒、環兒都在裏頭學着呢。」賈政便吩咐李貴說了一剗，不許金榮等人進學堂，李貴答應着去辦了。從此寶玉又被父親叫到學堂讀書，雖有一萬個不情願，也不敢不依。

賈家學堂離此一里之遙，這學中都是本族人丁和些親戚的子弟，有官爵的或貧窮無依的俱入此中肄業。那回所表的龍蛇混雜之下流同窗，如香憐、玉愛、金榮之流皆被逐出學堂，不許進來了。金榮雖氣不忿，然亦無可如何了，只得離了這裏到別處習學去了。薛蟠本不大來學中應卯，如今又走了幾個多情俊俏的小學生，因此也來得少了，不過閒了趕來尋幾個故交調笑廝混一番，每日家仍被金桂、寶蟾拘束着。賈蓉雖有妻室，賈薔年紀尚輕，然尚未取得功名，因同賈環、賈蘭、賈菌依舊在學中上學。

話說這日代儒拿着書本進來，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坐着，兩套舊書擺在花梨小桌上，紙墨筆硯都擱在抽屜裏藏着。代儒便講起經書來。賈蓉、賈薔、賈環作樣子捧書看着，纔一會子就不耐煩了，又和幾個猾賊小聲敘談起來。

原來郊外村子有個老儒生考功名一輩子了，仍未死心。賈珍便督促賈蓉、賈薔效仿那老儒生再來讀書。寶玉也心不在焉的東張西望。代儒講累了，出去一會子。忽聽窗外有人伸頭笑着喚環三爺，賈環忙從窗子裏接過點心。寶玉抬頭一看，原來是賈環的小廝錢槐，~~來~~討好主子帶着十錦屜盒送喫的，賈環又洋洋得意望着各位。蓉薔不以為然，睇目喚外頭的自己的小廝道：「回去把好茶給我端了來。」只聽有人應了一聲去辦。一時眾子弟走到院子裏討得片刻閑暇，或說或笑，或聚做一團，或獨個歪在闌杆上小憩。這時錢槐往走廊上來，看見本族中有個貧寒親友家的子弟名喚賈蓁的在牆邊站着撕桂花瓣，笑着招手道：「你倒自個兒尋個清靜了，這幾日總躲着環三爺作甚，不就借幾串子小錢打酒喝嗎，把你唬的各屋子裏躲。」賈蓁知他又來勒索，畏縮牆角怯生生道：「錢兄此話過矣，想近年世道艱難，生意不好做，做父母的連小兒的綿衣都未曾添置，那還有閑錢揣着買果子喫。這府裏也一樣的光景，可是大不如以前了，錢兄竟然不知道嗎？」錢槐聽了，上去就揪住賈蓁的衣襟，道：「你這話忒難聽，莫非偺們搶你的錢不成？借幾串子錢也是給環三爺買筆墨紙硯，又不是不還你，唬成那樣，編派出這麼一長串子廢話來。」賈蓁道：「錢兄也借了多回，幾曾還過？」錢槐一聽，不樂了，舉拳便要打人。賈蓁唬的慌忙往這邊來，兩個人推搡着嘴裏說個不停。恰見寶玉過來道：「又怎麼了，還不快住手。」錢槐笑道：「大家鬧着玩呢。」賈蓉、賈薔及眾子弟都擁了過來，唧唧喳喳問有何事故。賈蓁道：「錢兄屢次借錢，從來不還，今日又要討借，我家又不是開銀鋪的，那有錢給他。一句話不投機，他就要打人。」賈薔聽了不樂意了，因平日與賈蓁~~要好~~扳厚，見他被人欺負，便要來幫他一幫，喝罵錢槐道：「你~~算~~又是~~那門子的主子~~什麼蠻蠻子，素日看你血虎人，只當你是個直腸子，原來心裏曲陋拐彎的很，敢和蓁大爺要錢，~~簡~~間直是討打！」說著抬手就是一巴掌，錢槐不敢還手，~~捂~~握着臉嘟囔道：「這算什麼，諸位裝什麼君子，這逼勒~~索~~敲詐的事還不是跟各位學的。」賈蓉聽了，抬手也扇了他一頭皮，又啐了一口道：「還敢吱歪，在我面前掙歪頭。~~叫你胡說。~~」賈環擠進來嚷道：「是那個欺負俺們錢大哥了，我打不死他。」蓉、薔冷笑望他道：「怎麼，環兄弟想替你~~兄弟~~賢棣出氣嗎，是我們打的，怎麼樣。」賈環一時氣急了，嚷道：「我管你們是誰，天王老爺也不怕，誰打的，我就得還過來。」賈薔板著臉指賈環道：「你不過是姨娘養的，不聽話就告訴你父親教訓你一頓，這裏那有你說話的份。」說著又扇了錢槐一下子。賈環聽他這番言語，似被人捅中了要害，當著眾人挽不回面子，索性惱了，一邊罵著一邊伸手去打賈蓉。一時眾人都動起手來，有幫賈環的，有幫蓉薔的都打做一團。寶玉唬的急忙躲開了。院子裏喧嚷一片，剛好代儒進來，喝令眾人快快住手，眾人纔停手回屋子裏，個個面上猶有怒色。代儒將眾人狠狠訓斥一番，暫時寧息了怨氣。

賈環，賈蓉、賈薔見府中日益艱難，那日王夫人找不到好參，用糟參替代，也沒有錢買了，奴僕們都私下議論吃穿用度都儉省了不少，月錢遲遲不發，個個惶恐不安。近日多人到恆舒典典當衣服簪環，更有甚者，見府裏汝窑、茶器、銀器值錢，也偷了去當，故失盜事故頻發。賈環、賈蓉、賈薔看着家裏越發不像樣子了，奴才們得不到主子恩惠，都疏懶不聽使喚了。賈政、鳳姐等也無計可施，且是過一日撐一日罷了，只是抱怨過往太奢侈浮糜，弄得今時局促。賈環等從此各自拉幫結夥，成日不是欺負弱小，就是勒索子弟，越發厲害了。學堂裏那些粗俗之徒都加到兩派之中，時時~~尋釁~~吵鬧搦战，誇耀各人勢力。賈蓉因其父同自己妻子可卿有染，早生出怨恨，不肯聽從賈珍遏抑訓教，賈珍也覺十分尷尬，漸漸冷落了他，父子形同陌路。賈環見府中鳳姐夫婦位顯權重，自己竟有如同無，再兼品行難以服眾，連父親、親戚皆不看重他，將來這家中還是賈璉夫婦、寶玉拔了頭籌，不免心懷憤恨，要拉幫結派，自增勢力，故同那些不良子弟結為黨派，日子久了，益發學的流里流氣，言語不恭不敬，德行惡劣起來，這也非一日釀成。寶玉則遠遠迴避他們，不願同他們合流。代儒也管個不住，只是嘆息。

且說王夫人想到園中眾小姐年紀都漸漸大了，有幾宗子親事來日要辦，便派小丫頭請來鳳姐一同商議。鳳姐因那回捆綁了兩個奴才，邢夫人向他求情放人，當著眾人的面給他沒臉，早灰心了大半，又綉春囊一事王夫人又疑到他頭上，不免有了隱退之意，想返回寧府住着。便找了賈母道：「近來身子有些小恙，想回西府裏調養，璉二爺又睹物思人，看着尤二姐的舊物傷心，我同他說了：偺們搬到東府裏不過是替太太們分分心，如今家裏沒甚要事，我想同璉二爺還搬回寧府裏去住着。老祖宗意下如何？」賈母知他近來受了不少委屈，皆因邢夫人而起，笑道：「也好，你就搬回去罷，過一陣子再搬回來。」鳳姐點頭應了一聲告退了。

今日忽見王夫人為府中眾人婚事找他，便趕往榮府裏來。鳳姐道：「前兒官媒婆拿了幾個庚帖來求親，有幾家要與偺家聯姻。」王夫人便問是那幾家，鳳姐道：「有平原侯蔣家的，定城侯謝家的，襄陽侯戚家的，景田侯裘家的，~~一時也記不完~~片語也難述盡。現今家裏除岫煙已說給了薛家的，~~不必提起~~無須提及，~~還~~尚有李嬸的兩個女兒還未婚配，探丫頭、四小姐也不小了，~~不如提給官媒婆試試看？~~官媒婆也找我提過。」王夫人道：「~~我正有這個意思~~我亦這麼想，纔剛你姑父說起過。環兒這孩子不成氣候，不知要把誰說給他，~~不如~~叫官媒婆到那幾家問問，看看他們的女孩兒可願意。」鳳姐道：「我看太太也別管環兒了，~~怕是喫力不討好。~~趙姨娘或許心裏已有準了，偺別去碰這栗炭，得罪了人不說，怕是又鬧個天翻地覆，又該講我們不說好的，只將人家不要的說給環兒。如此來，我們只落得喫力不討好。」王夫人道：「也是，趙婆娘~~沒~~無事還要尋事呢，也不必管他了。這婆娘一心想當家稱王，軟硬不喫，我也懶的理他。」鳳姐道：」太太說的正是。」因又提起賈府宗族裏眾子弟有年齡大些的，都到了娶親的年齡，便叫鳳姐給官媒婆提提，又說了些家務事就散了。

鳳姐因賈璉到平安州應差未歸，晚間叫了平兒來睡，先是商議些家事。平兒道：「那日彩霞被來旺的小子八抬大轎娶回家，成日悶悶不樂的，新郎~~官~~倌又是個戇漢酒鼈，不懂體貼柔順的，賭博輸了，一喫酒不是打就是罵，把彩霞委屈的成日偷偷啼哭。昨兒聽興兒說，他們家走失了人口，竟是彩霞同他妹子小霞趁着夜裏人都睡下了，偷偷攜了包裹逃走了。真是一場冤孽。」鳳姐嘆道：「從今我也少幫人說媒允親了，當初還是來旺媳婦央我成就大媒的，眼看着往後公子小姐們的親事都漸漸的來了，我這個出頭鳥還得伸頭去張~~羅~~邏這些，得罪人想是難免了。我這身子近來倦的很，何時能少操這些廢心，安安生生的百事不問呢。」又要平兒去把彩明叫來，平兒不解，鳳姐笑道：「偺們的人都是大字不識幾個，不像那屋裏的林姑娘、寶姑娘，三姑娘、四姑娘，俱都是讀過書的，我也找本書叫彩明教我認認字。」平兒笑道：「奶奶要讀書求取功名了，倒也稀奇。」鳳姐道：「放你娘的屁！讓你去叫人，就這麼多嘴多舌的，再不我親自~~去叫了他來~~走一遭如何？」平兒忙笑道：「我這就把他叫來。」因起身去了。

鳳姐擁被等了片刻，只見彩明進來低首候示。平兒笑道：「剛剛往那邊去，幾個婆子看見我慌忙往花園裏藏，有兩個還懷揣着物件，被我叫住了，原是守夜的，要聚賭喫酒。我想着不過是些小事~~情~~，就放他們走了。自那日抄檢過後，園子裏也管的嚴了，纔過了幾個月，又思量着喫酒聚賭了。」鳳姐道：「什麼大不了的，不提也罷。彩明，你過來幫我看看這書裏都寫些什麼，念給我聽。」說著從抽屜裏抽出一本書來，遞與彩明。彩明捧書翻了翻，原是一本醫藥書，書名《千翼方》，不知從那裏念起，便問鳳姐。鳳姐道：「你找找婦科血症讀來看看。」平兒暗想：奶奶定是「血山崩積症」發作，羞於求醫問藥，怕被人恥笑，故自己尋方子，忙把彩明叫了出來，到耳房小聲告訴他奶奶所得何疾，要他看看書裏有沒有可用的方劑。彩明乍聽鳳姐的病症，唬了一跳，把書細細翻看一遍，也是看的不大明白，不敢妄自抄錄方子給鳳姐。平兒無奈，仍帶彩明進來，對鳳姐擺擺手。鳳姐要他揀幾樣止血藥寫了去藥房叫賈菖、賈菱抓藥，彩明只得依令行事，捧了書出去了。鳳姐忽覺一陣頭暈目眩，下身熱痛，忙要平兒倒杯茶來，平兒勸道：「這也不是常法，還是找太醫看看罷。」鳳姐瞪了他一眼道：「我那來的病，少胡沁。」平兒沒法，只得~~停~~閉口。

話說王夫人因想着黛玉總不肯勸寶玉學好，要勸勸他，因帶了小丫頭往瀟湘館來。黛玉剛睡了中覺，正歪在炕上發悶。忽見王夫人來了，慌忙翻身下炕，親自去迎，因命紫鵑去倒上好的茶來。

王夫人道：「我不渴，不用勞煩了。紫鵑雪雁上去園子裏逛逛去罷，我有話同你們姑娘說。」紫鵑、雪雁知機走開了。黛玉畢恭畢敬坐着聽王夫人訓示。王夫人道：「我記得以前李嬤嬤勸寶玉別喫冷酒，都是你勸的不要理那老貨。也從未見過你勸寶玉讀書，只是陪他一起頑笑。李嬤嬤也是好意，你不該~~助着~~這般縱容了寶玉~~亂來~~。還是寶姑娘懂事，可我思量多時，寶姑娘雖~~好~~看着做張做勢，持盈慎滿，可他家裏有個粗磊哥哥不成器，寶玉是個二几眼，常~~和~~同這樣人待久了，不壞也學壞了，還是躲着好。再者，寶玉與你最知心素厚，那一年為了紫鵑一句頑話他就急的癡獃了，若牽制你~~們~~二人，恐~~會出事~~有事故，故來勸勸姑娘日後也勸着寶玉點，別縱着他纔好。」黛玉聽了，似有一股熱流灌入胸腑一般，不覺癡了。

王夫人又道：「姑娘也知道寶玉是我的命根子，他若不好了，我也沒什麼意思了。若寶玉一生事業付之東流，豈不全完了？我把寶玉交給你了，從此你可不能再陪着他頑鬧了。」黛玉點頭稱是，不敢多言。王夫人又問問他的病可好些，要什麼藥跟他說。黛玉笑說好些了，若需用時必親去討要。王夫人又說了幾句話就走了，黛玉送至門外，被王夫人勸說止步，轉身回來，坐在炕上只是不語，想起王夫人一篇話，心裏倍感暖意，面上也有了笑意，頓覺身子清爽起來，病兒彷彿也輕了許多，因坐不住，索性走至門外看那翠竹芭蕉。但見秋風雖至，修篁仍碧，在風中搖曳擺動。黛玉~~看了多時~~立於竹濤之下，凝思沉吟，只見紫鵑、雪雁走來，對他笑道：「太太往那邊去了，我們也逛了一會沒碰見什麼人。園裏冷清的很，不知太太剛和姑娘說了些什麼。」黛玉笑嗔道：「太太~~要打發你兩個回家成親呢~~說選中了兩個小廝給你兩個作親呢~~，纔被我勸住了~~。」紫鵑、雪雁道：「姑娘就會拿我們取笑。」乃一同進了院子。黛玉道：「我去寶玉那兒走一~~趟~~遭，你們可要看好家了，若有偷懶疏忽，回來少了什麼東西只拿你們是問。」紫鵑、雪雁笑着應了，黛玉便往怡紅院來。

寶玉正歪~~牀~~在炕上~~感嘆~~為湘雲出閣~~之事~~不自在，忽聽黛玉笑着敲門問道：「屋裏有人嗎？」寶玉笑道：「沒有人。」黛玉笑道：「原來沒有人，只有一個獃雁。」寶玉「撲哧」笑了道：「妹妹今~~兒~~日~~如此~~這般高興，別是~~撿了什麼寶貝~~走路踢到寶不成？」黛玉聽罷~~變了臉色~~愀然作色，~~故意繃著臉~~沉下臉來道：「又胡說了。我只問你，可聽~~我~~人的話不聽？」寶玉道：「妹妹也拐顧起來，聽，聽，願從妹妹聖逾，~~不知又是什麼話~~。請說說看。你好生坐了，我把你眉毛描黲些。」黛玉道：「聽話就好，快把書本拿出來！誰要你幫我描眉，又不幹正經事了。」寶玉笑道：「《西廂記》還是《牡丹亭》？」黛玉道：「是《孟子》、《中庸》、《大學》。」寶玉笑的在~~牀~~炕上打滾。黛玉道：「~~別莫~~勿笑，聽話，我告訴你，今兒我也做一回寶姐姐，勸你讀讀書。」寶玉笑道：「你學罷，我看學的象不象。」黛玉道：「我知道你討厭八股文章，說是誆功名混飯喫，我也不說功名好還是不好，只說混個飯喫，作作樣子也是合該的。不然餓死了將來~~就連~~作樣子都作不成了。」寶玉笑道：「我聽你的。」心裏已明白黛玉定是受父母之託來勸他讀書，因不想黛玉為難，姑且先答應着。黛玉以為他聽進去了，也不多勸，~~準備~~起身告辭。寶玉要他再坐坐，黛玉笑道：「你就不怕我拿着尺棍打手逼你讀書嗎？我可厲害着呢。」寶玉笑着送至院內，回來仍是躺着。黛玉剛出門，就見賈政走來，忙垂手站着。賈政擺手叫他莫嚷，也不和他多言，只進屋看寶玉是否在讀書。~~一進門~~在門外就聽見寶玉在~~念~~高聲朗讀孟子《萬章》篇，再進來一瞧，只見寶玉捧着書本正搖頭晃腦念着，不覺微笑頷首走了出來。黛玉陪他往園裏來。

寶玉從窗子裏見父親走遠了，把書一擲，仍去找閑書解悶。黛玉返至瀟湘館，正見春纖在院裏蹲着搋着水盆裏的毛巾~~收衣裳~~，抬頭見西天黑雲靉靆東移，風勢也漸漸的大了，廊上竹竿上搭着的帕子刮的遄飛，似有雨意，又聽咣的一聲，風把門關上了，便道：「紫鵑雪雁把窗子關好，要下雨了。春纖去把廊上的衣裳收了。」紫鵑、雪雁從屋裏出來望望天道：「可不是，昨兒燥熱的很，今兒也該有雨了。」忙幫春纖收拾衣裳。黛玉無聊無寄，翻看了幾頁古詩，看了些~~離~~怨詞別句，不覺興動，添了離悰愁緒，叫紫鵑磨墨，攤開宣紙，耳聽着窗外雨聲風聲，在那紙上走筆賦詩十首以譴煩悶，約莫一頓飯工夫纔得停筆，又在篇首寫上「十獨吟」三個字，所寫乃是：

其一 朱淑真

~~詩魂恨斷鏡妝殘，良人意薄醉誰管。~~詩魂恨斷鏡妝殘，離緒風前泣月寒。

~~孤雁聲嘹寒侵被，春衫有淚登眉山。~~病怯綺樓花似舊，珠沉曠世夢已闌。

其二 薛濤

~~寂寞古華世事換，佳人鬱懷自絕憐。~~寂寞古華世事遷，飄弦一唳自絕憐。

~~懊恨此身非我有，怕臨荒臺淚難乾。~~此身懊恨非我有，月照秦關士淚漣。

其三 ~~柳如是~~馮小青

~~朝歲何人綴釵頭，柳花如夢煙月愁。~~慧艷難敵恨妒戕，凌逼萬狀瘦影傷。

~~去便隨他人心誤，風骨嶒峻投繯求。~~臨池自照憐絕粒，四壁煙蘿葬墓愴。

其四 ~~馮小青~~柳如是

~~欲尋前跡空惆悵，綠蔭門掩望西窗。~~銀鈎鐵腕丹青妙，力諫鬚眉棄遁節。

~~急風吹散鴛衾夢，病翼易痊難療傷。~~去便隨他人誶誤，投繯壯魄尚史寫。

其五 ~~李清照~~謝道韞

~~展眼春盡剩餘年，浪跡縈簾夜夢寒。~~名門貴地有豪女，妙喻高遠詠不同。

~~悵憶君言慰奴身，銀月盈虧離恨連。~~勢破重圍何畏懼，激揚踐義世載頌。

其六 ~~李香君~~李清照

~~鏡盟釵誓全為君，疑誤同心今偷悔。~~焚集故第陷青州，浪跡縈簾夜夢愁。

~~凜然濺血嗔權貴，千古哀節香扇墜。~~淚寄山河情無覓，餘年醉泣伴白頭。

其七 ~~董小宛~~葉小鸞

~~綉幄情斷負春盟，錦屏人妒怨曉風。~~瓊章韻致能詩畫，玉貌光姿笑溢夸。

~~西樓倚扇追前事，亂愁如織撲簾櫳。~~待嫁而卒秦晉誤，吳江曠志落仙家。

其八 ~~顧橫波~~關盼盼

~~莊妍靚雅是非盍，眉兄情禍眉樓客。~~郊園倦客樓中燕，挑盡殘燈繡幄寒。

~~綺閣幽迷勤護君，棄節負盟聽南歌。~~浩嘆平生情矢志，全節恨幼不識堅。

其九 ~~卞玉京~~沈宜修

~~艷而有骨吳知音，撫琴餘韻酒壚尋。~~江山莫問當年秀，故跡瑣窗離恨留。

~~零落風煙不相逢，悲風弦索錦樹林。~~落月殘花波映皺，葳蕤覓舊淚三秋。

其十 ~~陳圓圓~~秦良玉

~~人愁春老芳情苦，一載癡夢為誰主？~~奮績戎行動地情，鬚眉示愧怯長纓。

~~伴伊幾多扛鼎客，來時應愛去情無。~~忠忱戰略沙場飛，萬里褒賞女界英。

（按：底本八首詩部分或全部蛀毀，後經過錄人自己補冩）

黛玉又看了一遍，思慮了半天，把筆一擱，又歪在炕上打盹，不知不覺睡去了。紫鵑雪雁進來，見他睡着，忙將被褥蓋在身上，都嘆氣道：「姑娘得了失眠之症，夜裏晚間也睡不着，翻來覆去的，只在白天偶爾打幾個盹，這樣身子那能不虧，病根兒怎樣能除，喫的藥也數不清，怎麼就不見痊癒？明兒還得跟太太老太太說說，找個醫道深的好好看看。」說罷，二人放下帳子，仍到外間做針線，不在話下。且說寶玉一大早起來漱洗了，喫了早飯，因秋深氣涼，被麝月催着多添了幾件衣服，要往學堂裏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三回 ~~史太君臨終念子孫 王夫人膏肓託兒女~~暮年哀聊發白頭吟 金萱悲情灑兒女淚**

~~詩云~~題曰：

~~鳳闕漸聞夢趨深，宦門忍看白頭吟。~~詩仙曾賦嘆高堂，色弱金萱近宦場。

~~兒女有情皆淚垂，詩仙曾賦高堂覲。~~兒女有情皆垂淚，殘雲落日景昏黃。

且說寶玉往家學裏來，先去老太太房裏請安，只見王夫人正陪着賈母說著話兒。寶玉上前作個揖，賈母見他過來，笑道：「明兒便是重陽，叫學堂裏放一天假，偺們也聚着樂一天，玉兒也陪我到園子裏逛逛。」說著又咳嗽了幾聲。寶玉見他形容蒼悴，病色枯焦，~~心裏~~便有些不忍心，答應了一聲背轉身去，偷偷掉淚。只見鳳姐也進來了，見了賈母，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笑道：「老祖宗要問我什麼？」王夫人便告訴他明日重陽，老太太要眾人陪着宴樂一天。鳳姐笑道：「早預備了。」賈母問他可曾喫了沒有，要他一併喫了再家去，遂叫鴛鴦琥珀等傳飯。鳳姐又問賈母喜喫何物，賈母悢然嘆道：「能有什麼可喫的，近幾年年成不好，莊稼不生，天乾地旱，~~田畝減產，~~家裏出的多進的少，不過可着做罷了，你快告訴廚房裏，別管我喫些甚麼，隨意做了來，不可使他們作難，沒的叫他們刮鍋刮灶的。」鴛鴦答應了去了。一時端上飯來，果是些家常俗見之物。賈母又問重陽節預備元春娘娘的節禮備好了不成，鳳姐一臉難色，笑着塞責。賈母知他作難，要拿出自己梯己墊補。鳳姐餵了賈母幾口碧粳米粥，見他推開碗擺擺手，嘆道：「我身上不大舒坦，你去把太醫叫來。」鳳姐忙出去叫人。不大會兒，賈璉同王太醫掀簾子進來了。王夫人扶賈母躺着，王太醫為賈母把脈。良久，賈璉把他叫到外頭耳房，問他病況如何。王太醫道：「弦脈端直而長，氣機不利，六脈弦遲，素有積鬱，稍感風寒，藥取柴胡疏泄，寸關無力，心氣已衰，脈氣歇止，止有定數。」賈璉聽了，明白大半，叫他到正屋坐着，自己則到房裏安慰賈母，笑道：「老太太不必掛慮，纔剛老先生說了，是一時感了風寒，不過喫些疏風的藥便好了。」賈母嘆了一口氣道：「你不用虛寬我的心了，我~~知道~~忖度着自己熬不過今年了，明日重陽大家得快快活活的過，還不知下一次還過得過不得了。」賈璉、鳳姐聽了心裏一酸，差點掉下淚來，忙笑着解慰：「老太太定是長命百歲，福壽雙全。」賈母微笑着不做聲。

鳳姐笑道：「我給老祖宗說個笑話罷。」王夫人、寶玉忙笑着問道：「快快說來。」鳳姐道：「那日我路過瀟湘館門口，想進去探望林妹妹，進去只見一個鸚鵡兒，我問他：『家裡有人嗎？』鸚鵡說：『沒有人。』我笑着說：『你不是人？』鸚鵡說：『你不是人！』」賈母、王夫人，寶玉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鳳姐笑道：「今兒重陽節，老祖宗要不要叫一臺戲班子熱鬧熱鬧？」賈母道：「罷了，那十二個戲子走後，我也沒心思聽戲了。」鳳姐笑道：「說到十二戲子，我想起十二這個數倒也有趣，天上有十二星宿，每年有十二月，人有十二屬相。老祖宗說說，我似那個屬相呢？我是沒嘴的葫蘆，老實巴交的，與兔仿佛。」賈母笑道：「讓我來逐個分辨下。第一個是子鼠，偺們家有沒有成日各個屋裡東遊西逛小竊的小姐？我倒想起一個人，是咱們家的親戚，喜歡串門。丑牛，勤勤懇懇勞作，任勞任怨，話也不多，珠兒媳婦甚合。寅虎，威風凜凜，武可治家，偺們家娘娘當之無愧。卯兔，小巧可憐見的，這個是鳳丫頭的孩子巧姐。辰龍，是龍。巳蛇，身材嬌媚窈窕，是蓉兒媳婦。午馬，騁風而馳，人非俊傑不能配，探丫頭甚合。未羊，是迎丫頭。申猴，狡黠聰慧能幹，非鳳兒莫屬。鳳姐笑道：「我傻兒吧唧的，應該是未羊。」賈母笑道：「酉雞，晨起仰唱，志氣高傲，四丫頭是也。戌狗，忠誠活潑，雲丫頭是也。亥豬，對人待理不理，只顧自個兒，妙玉甚合。」寶玉忙道:「還有呢，誰是龍？誰是耗子精？老祖宗是說林妹妹罷。賈母笑道：「你回去細想想就有了。」一時大家喫完飯就都散了。

且說第二日一大早，寶玉匆忙起來，胡亂喝點~~薏米~~苡仁紅豆粥，就急着要往園子裏去。麝月忙把穿花大紅箭袖給他穿上，道：「時值秋令，外頭清寒，偏又這樣猴急毛躁的出去，回來又要鬧頭疼了。」寶玉聽他口氣，恰又是一個襲人，乃笑道：「怪不得襲人臨走要留下你，看來他實走卻似未走。」麝月笑道：「二爺敢是又想他了，不妨還叫他回來服侍二爺，我也省省心。」寶玉笑道：「是我多嘴多舌了，一大早你出去，有沒有看見園子裏都在忙些什麼？」麝月笑道：「園子裏可熱鬧了，他們又是採茱萸，又是喫糕點，都嚷嚷着到城外登高爬山去呢。周奶奶剛剛給他們說了，說老太太不許大家走太遠，就在園子裏行樂即可。老太太喫完飯要二奶奶他們陪着釣魚呢，還說大家還要猜謎行酒令。老太太這般雅興，竟是比偺們年輕人還有興致。」寶玉聽了，低頭半晌竟掉下淚來。麝月見他傷心，想是自己說的話觸動了他，因勉強笑道：「遲一會子再去罷，他們都還沒喫飯呢。」寶玉那裏憋的住，急急忙忙出去了，先是來到瀟湘館約了黛玉，又到秋爽齋約了探春，在路上又遇見了李紋、李綺，一同去尋賈母。

只見賈母房裏花團錦簇，喧闐嬉笑，鳳姐、王夫人、邢夫人、李紈及眾人都在。大家簇擁着賈母到園子裏遊逛，賈母笑呵呵的被鳳姐、王夫人挽着手，邊走邊說說笑笑。賈赦、賈政、賈璉早安置了眾多丫鬟、小廝在各處或放風箏，或釣魚捉迷藏，賈母看了更是歡喜，先是去惜春房內看他畫的大觀園圖畫了多少，惜春已畫了大半，從裏間取出擺在案上，大家評議了一回，又離了這裏，轉過藕香榭來，走至蓼漵，上了亭子靠着欄杆，看見一片假山石。賈母走的累了，忽然來了雅興，要大家停下，一同釣魚取樂。

賈政、賈璉趕上來，命身邊小廝把釣竿拿與眾小姐，鳳姐、寶玉、黛玉、探春、惜春等人都擇了空地，一時幾個丫頭放好了矮凳子，鳳姐等將絲繩拋下，揚到水裏，安靜坐着垂釣。賈母則由邢夫人、王夫人等陪着看他們釣魚取樂。不大會子，鴛鴦興沖沖上來笑道：「老太太，二奶奶纔剛釣了好大一個鯽瓜兒。」賈母喜的要看，彩明端着小瓷罎過來，大家邊看邊笑。尤氏笑道：「鳳丫頭敢是想鯉魚跳龍門了，老太太快封他個差事做罷。」大家都笑了起來。賈母笑道：「你們快拿竿子把他打壓下去，他這鯉魚是個成了精的，難惹着呢。」鳳姐笑道：「老太太專會降妖伏魔的，我這區區一小魚精，成不了氣候。」大家都笑了起來。賈母對彩明道：「不過是取樂，誰還喫他，快別擱清水裏養着了，仍放回水裏去罷。」彩明答應着去了。賈母也坐在寶玉旁邊釣了一回。

約莫一頓飯工夫，寶玉釣了個楊葉竄兒，鳳姐又釣了幾條小魚，黛玉、探春、惜春等皆是一無所獲。寶玉是個性急的人，掄着釣竿等了半天，好容易看見釣絲微微一動，寶玉喜得滿懷，用力往上一兜，不想釣竿往石上一碰，折作兩段，絲也振斷了，鉤子也不知往那裏去了。眾人越發笑起來。大家看着水邊的草木都枯萎了，沒有一點生機，都有荒涼之感。賈母嘆道：「我到偺們賈家已六十多年。從年輕時候到如今，歷見了幾代興旺，想當初你爺爺、祖爺爺那輩都是勤勤懇懇持家，不敢稍有懈怠。一轉眼到了這輩，子孫們不再謹勤儉約了，皆是安享逸樂，無所作為，那些胡作非為、暴殄天物的事也漸漸的來了，家境一日不如一日，可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時常做夢夢見你祖爺爺、爺爺，臉上多有愧色，也無顏再見他們，好好的一個家被我弄的益發衰微了，心裏怎能不慚愧。」說完不禁落下淚來。眾人見老太太傷心，忙笑顏勸解。半日，賈母纔拭淚勉強笑道：「我今兒是怎麼了，嘮嘮叨叨的沒完了，耽擱了偺們釣魚取樂。」因和丫鬟要了釣竿，由大家陪着，又坐在水邊垂釣起來。釣了一會子，也沒釣到什麼。賈母有些乏了，賈政因命人抬上轎子，由鴛鴦等攙扶着上了轎子~~他~~先回去了。

眾人又釣了一會子，也散去了。賈府宗族子弟賈敦、賈效、賈衍、賈珖、賈瓔、賈琛、賈蘅、賈芬等也嬉戲遊賞多時，皆散去了。賈母體倦神乏，原擬晚間行酒令猜謎打牌的，也一概免了。另有賈蓉、賈薔等公府子弟到野外或登高或狩獵，高樂了大半日，到黃昏纔收弓而歸，原是日日以習射養力為由，藉機喫酒賭錢，趁着今日賈母高興，想效仿往日烹豬宰羊，濫漫使錢，~~卻不知如今府里~~誰知內囊空了多半，叫人去端佳釀美餚，一時卻叫不回送菜的，~~賈~~蓉、~~賈~~薔等都暴跳如雷罵罵咧咧的。

那些廚役都來訴冤道：「這一二年旱澇頻頻，田上的米都交不齊，加上連年蝗災，年成實在不好。連廚房裏去外頭也買不回多少新樣好菜，且又貴的很，叫奴才們也沒法子啊。」賈蓉、邢德全不信，揮拳就要打人，罵道：「猴兒崽子狂發瞽論，誰不知這府裏痼弊刁奴時興欺負主子扣壓銀子，在此處想瞞過大爺學那姓吳的，你是打錯了算盤！」廚役強顏笑道：「大爺外出也問問行情，粗米多少兩銀子一斤，細米多少錢一斤。近聞山東有饑民吃觀音土臌脹而死，殣屍盈道，連樹皮都沒得吃，地方官還不肯蠲免租稅。」一語未了，只聽豁啷一聲手中盤子被賈蓉打落地上，摔成幾瓣子，只見尤氏掀簾子趕來，問是怎麼了，邢德全吱歪個沒完，還要揮拳打人，~~幸被尤氏趕來勸住了。~~被尤氏勸住了。廚役愁苦個臉訴道：「別說什麼肥雞糟鵝，粗米都漲了幾十倍，誰買得起？」尤氏道：「這倒不是假話，連老太太那裏喫的也是白粳米飯，想找幾樣細米也難了，還盤計着可肆意狂喫噇喝啊？只怕難了，你們還沒見鄉下那些莊戶人呢，連草根子都快喫盡了，這都是老天不開眼，日後還不知到那一步呢~~只能將就着點了~~。」眾子弟聽他如此說，都笑道：「那裏又缺偺們的，貴了多出點錢就是了。」尤氏見這些紈絝子弟自以繼世名門貴冑，承祖之嘏，輕物傲人，奢侈過度，全然不知世事，只知鬥雞走狗，不知稼穡之艱難，柴米油鹽來的辛苦，有幾個遠慮詳備，可承繼洪業？~~說服亦難~~猶似對牛彈琴，罵了賈蓉幾句，~~只~~嘆息著走了。

此時蠢物我回想：當初在大荒山青埂峰下，因不耐淒涼寂寞，欲臨人世享那富貴榮華，只慚道行不深，雖說可以自行來去，無奈地天之廣非我能飛的去的，幸蒙癩頭和尚，跛足道人助攜來此，得見這般世面。前回元妃省親，那富麗豪華實難述盡，石頭也曾得意未有枉臨人世，只惜如今賈家日漸窮蹇清冷，不似以往那般熱鬧，將來又不知如何，石頭已無心滯留，欲離了這裏重尋錦衣豪門寄身，故幾日來也思量多時，一直未有絕好去處。忽思及一人，頓覺豁然開朗。諸公未必得知，待蠢物細細說來：

江南有處甄府，是個富而好禮之家，那等顯貴亦可比肩賈門。府中有個公子，與寶玉同名，容貌無二，性情相近，亦屬罕事。待蠢物想來，他定也有隨身所佩之物，和在下相似。既便沒有，我去了他那裏，也會欣然接納。

既已思算齊妥，立馬動身離了此處去往甄府。趁着夜深人乏，施展本領，騰空而起，往那繁盛京華鬧區飛去。一路但見城闕閶闔，樓臺林列，好個妙絕人間世，只把石頭看的獃了。邊行邊看，只到了第二日午後申時纔到了江南甄府，往大門看去，卻也與賈府無兩。待進去一看，卻喫了一驚不小，只見園裏空蕩蕩的，多處垣斷牆頹，花木枯敗，好不淒涼蕭條。蠢物正在納悶，忽見前面曠地上，落葉堆燃、寒煙迷離，聽見有人哭道：「妹妹，我回來遲了，你死的好慘啊！」匆忙一瞧，只見一個面容憔悴公子正對着一付枯骨泣訴。石頭不知甄家出了甚麼大事，奇而口吐人言道：「貴府莫非歷過一番劫掠不成，公子所泣何人？」公子回頭一看，只見一塊晶瑩鮮潤的寶玉離地五尺懸空而言，拭淚訝然道：「怪了，玉石會講人話，倒唬人一跳。」

石頭見他貌同賈家寶玉無二，便知此人乃甄家寶玉也，乃道：「吾本是石頭城榮國府貴公子賈氏寶玉所配之物，近來悶了出來逛逛，請~~不要~~勿見怪。」甄寶玉道：「倒也怪異。」又道：「吾哭的是我的紅顏知己，先我一步而去，吾家先是被聖上下旨抄沒，後又遭賊寇入侵，說了亦是無益，不如不提。」石頭再三追問，纔知他家有個做尚書的四十餘歲兄輩帶兵打仗，屢獲戰功，卻被奸人誣陷，已經凌遲處死。石頭又是驚訝又是嗟嘆，忽然從那邊走來一僧一道，用些言語機關開導甄家寶玉遁入空門。甄家寶玉聽了豁然開朗，感激仙家指點。僧道走後，甄家寶玉對石頭道：「吾已萬念俱灰，意欲投身佛門，石兄還是回去的好。」石頭道：「吾是施展本領纔不辭勞苦飛來貴府，消耗了許多法力，若能藏匿公子袖兜，安逸帶回賈府，也少用些功力，不必過於勞乏。」便央求甄家寶玉送他回賈家。甄寶玉是個樂善好施的，思量多時，便把它揣入袖內，嘆道：「待我先完結俗緣，他日若有閒餘，必送你歸貴府。」說罷葬了白骨，離開甄家，先去那佛門寺內剃度出家，再將石頭送回賈門。正是：

奕光交匯剎倐緣，心緒支離塵似煙。

癡怨婪嗔為宿孽，意皈思寂寤心虔。

且說賈家無端丟失通靈玉，寶玉忽然神志不清、人事不醒，急的眾人又是哭喊又是叫人，手足無措，鬧的舉家不寧。賈母近來體弱年高，身體大不如前，由鴛鴦扶着顫微微道：「那是你的命根子，怎麼能丟了。」急令眾人再去各處找找。賈政嘆氣連連，在屋子裏踱步，一時趙姨娘進來了，又說不中用了，要預備後事，早被賈母、賈政罵出去了。

賈璉急忙請了張道士進來，賈母迎上去道：「老神仙好，快救救玉兒罷。」張道士堆笑安慰賈母道：「這都是貴府一時疏忽，忘了給他多繫塊護身符了，哥兒一旦失玉，便會昏厥，須備個護身符代玉護體。」因親自到牀邊給寶玉繫了。不大會兒，寶玉甦醒過來，叫了聲張爺爺好。賈母、王夫人、黛玉、麝月等見了都放下心來。

約過了一月，這日忽聽門外有奴才來報：「外頭來了一個和尚，手裏拿着二爺丟的這塊玉，說是送玉來了。」賈母忙叫人去請，只聽外頭傳進來道：「原來是甄家的寶玉來了。」眾人急忙迎了出去，卻見賈璉同甄寶玉攜手進來。甄寶玉先是合掌行了出家人之禮，後又對賈母等鞠躬。賈政忙命人搬了椅子讓他坐了。賈母、王夫人與他敘兩家交情，談起往事都嗟嘆不已。甄寶玉從懷裏掏出通靈玉，尤氏從他手中接了玉過來給賈母。賈母過來一把攥在手裏，摩挲半天纔道：「可回來了。」王夫人拿着玉，啼哭笑道：「我的兒，你可把為娘嚇壞了，這回好了，寶玉有救了！」因命~~由~~麝月跟着出去找寶玉去了。

黛玉、探春等也鬆了一口氣。眾丫鬟打量着甄寶玉，都驚訝笑道：「怪了，這人同偺家的寶二爺一個模樣。」甄寶玉笑道：「那年我到過貴府做客，施主怎麼反不記得了？」眾人納罕道：「玉兒怎麼叫你得了？」甄寶玉道：「待貧僧細細講來。」因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聽的滿屋子不住唏噓落淚。

且說寶玉正在怡紅院就寢，忽見王夫人同麝月進來，把通靈玉交給他，麝月對他道：「家裏來了客人，老太太要你去見，是江南甄家的寶玉來了。」寶玉聽王夫人提起過甄寶玉與自己相貌無二，早就想爭睹為快，急忙穿衣往這邊來，看到裏裏外外站了好多人，有個和尚正坐着同賈母談敘寒溫，仔細一看，那人相貌果同自己一樣，忙上前拜見。甄賈寶玉彼此都有似曾相識之感，寶玉見他文采斐然，對答如流，侃侃而談，識見不俗，甚是心敬，想到那年夢中之景，如今再聽他所談又皆是高論，因把甄寶玉當個同心知己，也坐在他旁邊，兩個人謙恭的說著話。

寶玉既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坐，口中誇讚道：「久仰芳名，無由親炙。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世兄是萬人裏出拔之最清最雅的，小弟是極~~污~~憨極濁的一等庸物，忝附同名，殊覺玷辱了寶玉這兩個字。」甄寶玉道：「施主謬讚，實不敢當。弟是至濁至愚，只不過一塊頑石耳，貧僧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更比瓦礫猶殘，佛說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如是觀察，漸離生死。」寶玉聽了，心裏甚是讚歎，不知不覺把些佛理潛移默化記在心裏了，又聽他說道：「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凈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凈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當捨於懈怠，遠離諸憒鬧；寂靜常知足，是人當解脫。」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一般，再次向他討教。

甄寶玉道：「討教談不上，不過是這般道理。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淫心不除，塵不可出。」賈政見他說了~~很~~諸多，怕他口渴，忙止住了，要李貴端了茶給他再慢慢細說。

甄寶玉起身施禮道：「貧僧來了這麼多時，也該回去了。」賈母那容他走，忙命小廝將他扶到內間歇息，甄寶玉只得進了套間坐着。

且說寶玉纔剛聽了他這一番高論，如夢初醒一般，又是嗟嘆又是嘻笑，自言自語道：「我原來竟是個癡子，枉在紅塵空讀多年，竟不知何為形，何為心，這回我必是要隨他一同走了，離了這俗世凡塵，我也要做出家人。」賈母、賈政等聽他說些癡話，都唬的忙過來勸道：「又從那裏想起這樣荒唐話頭，還不快滅了念想。」因命小廝將寶玉攙了出去，大家也都散了。

賈政指示李貴守着甄寶玉服侍他，自己邊走邊忖度着要多留他住幾日，忽見李貴來報，說甄寶玉已經告辭走了，攔也攔不住。賈政急道：「他大老遠來了，偺們還沒有好好謝他，怎又讓他走了？」又罵李貴留個人都留不住，慌忙派人到大門外去找，已經找不見了，不免嗟嘆了一回。

且說賈母回去身上發熱，扎掙了一兩天，竟躺倒了，日間夜裏臉上作燒，茶飯不進，面容枯焦。賈家個個心似油澆，賈政慌了，遍尋京城名醫，也花了不少銀兩，無奈賈母病勢越發嚴重，賈家宗室眾子弟兒孫輪番前來探望，都偷偷掉淚。賈母亦知自己陽壽將盡，便想着臨終能再見見子孫一面。一時想起湘雲，又不敢打發人去瞧他，心想纔新婚的人怎可探望待亡之人，因把鴛鴦勸止住。鴛鴦在老太太身旁哭得眼睛紅腫，一刻不離左右。琥珀見賈母神色不對，也不敢言語，悄悄到門外告訴賈赦、賈政。賈政又傳張太醫進來，又診了一回，張太醫出來對賈赦、賈政、賈珍、賈璉搖搖頭就出去了。

賈赦賈政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賈母聲音低啞叫琥珀過來，在他耳邊說了兩句話。琥珀忙告與賈政，說老太太想見寶玉，叫兒孫們都來。賈政出去找人。不大會兒，賈敕、賈效、賈敦、賈衍、賈珖、賈瓔、賈琛、賈璘、賈菖、賈菱、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菌、賈芝、賈珍、賈蓉、賈薔、賈荇、賈芷、賈琮、賈環都來了，在院子裏黑壓壓的都站滿了。尤氏、鳳姐、李紈、寶玉、探春、惜春也都來。賈母讓一個個進來看視一番，又強扎掙着與賈赦賈政賈珍賈璉說了些話，要拿出自己的梯己用來辦喪事。

賈家因日漸貧蹇，家計艱難，已不能象往日辦可卿喪事那樣大手大腳操辦了，幸而賈母素日存了不少~~私房錢~~梯己，今日全部拿出。賈赦賈政愧的涕淚漣洏~~交流~~，都道：「母親還要掏錢出來，做兒的怎不慚愧？」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去他屋裏開箱倒籠，將做媳婦起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拿出來，三人答應着仍是站着。賈母又要見寶玉、黛玉兩個，道：「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這兩個小冤家，以後可不要再賭氣吵嘴了，要和睦。寶玉不肯讀書，也別逼緊了。」寶玉、黛玉兩個早哭的說不出話來。賈母又道：「可惜這輩子見不到你~~倆~~兩個成親，也是我的一塊心病。」說著又將此事囑咐了邢夫人、王夫人、尤氏、鳳姐、李紈一遍。又道：「我再見一個重孫子就安心了。」李紈也推賈蘭上去。

賈母放了寶玉，拉着賈蘭也說了一番，只見臉上發紅，再也說不出話來，竟是含笑去了。賈氏一門都放聲痛哭起來。

賈赦、賈政、賈璉、王夫人、尤氏、鳳姐、李紈、寶玉、黛玉尤其哭的肝腸寸斷。趙姨娘見賈母喚進眾子弟見一面，獨沒有見賈環，有些氣不忿，拉了李紈哭道：「環兒不是他的孫子，為何只見寶玉、賈蘭兩個？」賈政喝道：「~~閉~~住嘴，老太太~~精力不夠~~彌留神竭，那能一個個都見了，沒心腸的歹婦，這個時候還爭！」趙姨娘撇撇嘴出去了。

且說賈家為史太君操辦喪事，史鼐史鼎的幾個兒女也來了，送來賻賵，王子騰王子勝也送了賻儀。史湘雲和夫君衛若蘭也來守靈，居喪盡禮。史家來的人皆号啕大哭，史湘雲更是哭的死去活來，被探春、黛玉含淚勸住了。鳳姐念及當初賈母對他的呵護慈愛，痛哭了幾場，也告恙卧牀休息。

誰知皇宮裏今年有好多官員犯了事，被聖上關了，也不知他們所犯何事，死活不明，故此次來弔唁的官家少了好多，一時不消細說。元春娘娘遣夏太監帶一干人前來弔唁，提起宮中艱難，出手比往年難免寒傖了些，夏太監言說娘娘獲悉噩耗，思念祖母，傷心涕泣，鳳體違和，寢食難安，賈政等跪地敬請娘娘節哀順變。

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理。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

賈政本欲請欽天監陰陽司及百餘僧道來超度打醮，然今非昔時，內囊漸空，只略找了幾班僧道，十二個七至二十歲已受十戒，未受具足戒的小沙彌前來為賈母度亡佛事，超度法會。想起水月庵備用的有一干女尼，由賈芹看掌，遂叫了賴大家的來，要他去水月庵去找賈芹。

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庵裏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回來。當初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日間懶怠學些經懺，趁空跑到地藏庵仍去尋蕊官藕官敘舊嬉玩。賈芹也是風流哥兒，把個芳官弄上了手，庵裏那些女孩子年紀漸漸的大了，也都有個知覺了，禁不住賈芹招惹，也都上了手。另有族中子弟名香憐、玉愛的，因被賈政逐出家學，結識了賈芹，也偷偷地溜到水月庵與小尼姑調笑淫眠，閑時便學些絲弦，唱個曲兒，漸漸地招接外頭的不良子弟進來，喫喝聚賭。更有匪類盜徒廝混進來，與賈芹稱兄道弟，籠絡與他。

某日薛蟠跟蹤而來找香憐玉愛，~~看的~~瞥見此處別有洞天，喜的抓耳撓腮，也與賊寇抱成一團。今日得知賈府有紅白喜事，這些人都想進賈府看視。賈芹道：「府中戒備森嚴，難以見縫插針。」薛蟠嗐了一聲道：「這有何難，可從西南角門探入，那裏鬆懈些。」是夜此一干人十餘人藉著月色悄悄從西南角門鑽入賈府，來到賈芹家中。賈芹給庵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肆意揮霍，大家宴飲聚賭起來，外面卻不曾察覺。

且說賈蓉、賈薔這日邀了刑大舅王仁在外書房聚宴小賭，因問起薛蟠不大來家學，~~今~~近日頻頻登訪賈府，卻為何事。刑大舅王仁皆不知情，道：「管他作甚，我要行個令兒，搳搳拳。」賈蓉道：「偺們還是小聲點喫酒，快讓那兩個唱曲的小弟家去罷，老太太仙歸還未滿月，偺們就這樣大喫大嚼起來，叫人看見怎麼了得。」見桌上有板栗、白切羊肉、蟹黃包子、水芹雞湯，又叫賈芹把膳牌拿來，點了扎肝油豆腐、醬剝肉水晶糰子、元寶蝦、酸湯肥牛。賈芹道：「那裡還有這些三黑三白，吃不起了，還是揀些豆花油條魚、烏飯糕、神仙蛋、還絲湯、糊鮮螺絲、豆瓣悶蛋充數罷。」邢德全知府中艱難，只得作罷，因倒了楊梅酒、留雲酒、黃金茶大家酬酢啜飲。

只見外頭有兩個人探頭，幾位回頭打量，原來是金榮、玉愛，都有些不屑，乃道：「你不是往城裏上學去了嗎？怎麼這會子逃課回來了？」金榮冷笑道：「爺們好樂呀，不過是替家母買薬請了個假，誰又逃學了？我今日倒要做一回惡人，去府裏告狀了。」賈蓉、刑德全都呵斥道：「不過是~~飲~~歠醨了幾杯，又沒有聽戲唱曲，你告誰的狀？看我不起來捶你。」金榮上前拿筷子夾了一塊~~鴨~~酥肉填入口內，笑道：「諸位誤會了，我是說芹兒，他半夜三更的引一干匪類進園胡鬧，~~難道~~也不該管嗎？」賈薔笑道：「不可亂說，偺們家有的是管事的，何必得罪人，快坐下喝幾盅。」金榮也不客氣，坐下就大喫起來。刑德全瞪了他幾眼，說：「這肉筋筋拉拉的咬不動，不想吃了。」起身走了。賈蓉、賈薔、王仁急忙起身追他：「他是個二彪子，不必理他，偺們依舊喝酒。」把刑德全拉了回來。金榮見沒人理他，甚覺沒趣，偕玉愛要走。賈蓉對玉愛使個眼色，玉愛回頭對金榮笑道：「別拽我袖子，我還沒有喫飽，你先家去罷。」金榮冷笑了一聲走了。賈蓉急忙要他坐了，好好說說賈芹的事。玉愛便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們。刑德全道：「芹兒也鬧的不像話了，偺們也管不了，又告訴誰聽去，懶得管，我先告辭了。」起身與王仁走了。賈蓉、賈薔饒有興味聽玉愛說東說西，攛掇他帶着去那裏看看，想結識這些子弟。玉愛夜間叫了二人同去賈芹家探望，看到賈環也在裏頭，甚是不悅，只略看了看，就都回去了。賈環與這些匪類剛剛認識，竟是如魚得水，大旱逢甘霖，與他們稱兄道弟起來。賈蓉賈薔深厭賈芹家裏匪類與賈環打的火熱，欲偷偷告訴鳳姐。兩個來尋鳳姐，卻見王夫人帶着兩個小丫頭到他那裏探看。賈蓉道：「偺們何必管這閑事，還是回去的妙。」兩個又轉身回去了。

賈母逝後，王夫人料理喪事，連日勞累悲慟，添了些病，體弱身乏，走路恍恍蕩蕩的，勉強去鳳姐處商議些家事。~~一日，王夫人帶着兩個小丫頭到他那裏探看了一會子，轉身又往怡紅院來看看寶玉讀書是否用功。~~鳳姐見他病懨懨的，忙同豐兒攙扶着他，剛走至湖邊等轎夫抬轎子來，王夫人斜依着柳樹，一陣頭暈目眩，忽然從那湖裏影影綽綽現出三個披頭散髮的小鬼，裏頭還有一個看着眼熟，竟是金釧的摸樣，王夫人甚為驚恐，只聽那小鬼冷笑道：「太太好狠毒，逼的奴才走投無路，如今就是來報仇來了。」說著同那兩個都向王夫人撲來。~~那兩個小丫頭嚇的藏在樹後，~~鳳姐與豐兒驚叫着推趕小鬼，王夫人也大叫着要逃，被那三個小鬼生拉硬拽往湖裏推，只聽「撲通」一聲，王夫人失足墜入湖裏，那幾個小鬼又不見了。

~~兩個小丫頭一邊哭喊着叫人，一邊折樹枝救人，剛好有幾個小廝經過，跳身入湖，把王夫人救了上來。~~

~~誰知近日園中陰氣甚重，賈家主僕竟病倒了大半，皆是瘴疫鬼氣所致，幸好都服了藥漸漸好轉，只是王夫人一病不起，日間夜裏發燒身熱，譫語綿綿。賈政連忙請了大夫看視，並不稍減，更加發起狂來，譫語不清，大喊大叫的。眾人急的沒法，只是啼哭，忽然只聞得隱隱的木魚聲響，賈璉把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請了進來，對賈政道：「上回寶兄弟中了邪祟，就是他二位治好的，今兒忽然在那街上又看見了二位，便好言請了過來。」賈政急忙有請，那二人道：「太太這是得了冤疾，是被促狹鬼鬧的，仍用通靈玉除除邪氣，日久便好了。」說著把通靈玉安放在王夫人卧室之內，將玉懸在門上，又道：「邪氣雖除，然病猶未愈，仍須服藥調治。」說著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璉等出去去看時，已沒有了蹤影。~~

~~王夫人躺了兩三天，省了人事，也不叫嚷了，只是身上依舊發熱。賈政在外頭請來一個名醫，開了方子給王夫人抓藥療治。王夫人不但沒有好轉，反加重了，那名醫也騙了錢捲鋪蓋跑了，不久王夫人便命絕氣休了。賈府深知全是名醫所誤，百般尋他不着，恨的叫罵不止，然又有何益？王夫人膏肓之際含淚拉着寶玉的手不肯放鬆，道：「我的兒，為娘此去沒有其他可掛慮的，只是牽念着我兒未能功成名就，又怕日後荒廢了學業，再沒人管你，可叫我怎麼放心。又怕那促狹鬼嫉恨你，得空便擰一下，掐一下，也沒有人護着你了，為娘怎不心痛？」寶玉早哭成了淚人。黛玉、探春、鳳姐、李紈也哭的抽抽噎噎。賈家一年內竟遭逢兩回喪事，都哭的尋死覓活，悽不忍睹。寶玉年少喪母，更是胸腑俱裂，恨不得隨母親一同西去。趙姨娘自是趁心如意，假意啼哭，卻不見一滴眼淚。一切喪事辦理不消贅述。~~

~~只說王夫人病故後，寶玉越發低沉，成日裏坐在屋內發獃。眾人皆知原由，怕他傷心過度生出病來，都時時來看望，與他說笑，怎耐寶玉鬱鬱寡歡，總是默不作聲。賈政怕他憋出心病，也不過於逼他讀書，日間只和一些清客談天。~~

~~賈母逝後，賈家怕委屈了鴛鴦，問他有何打算，鴛鴦誓不離開賈府，只在家裏做做針線，獨居深深小院。賈赦也無暇顧及鴛鴦，早把當年的事忘了，因見賈家日漸式微，成日和邢夫人商議家務。鳳姐之女巧姐也大了，賈璉既忙着官裏的事，時時到平安州辦事，也未操心家裏諸事。~~

~~展眼又是夏去秋至，這日一大早寶玉就怔怔的坐着，麝月擺上飯來，也懶的喫。麝月連哄帶慪催着他喫了一口兒飯，又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牀上，一時間忽然掉下淚來。麝月摸不着頭腦道：「好好的這又是為什麼？若是悶了就出去走一走，省的悶出病來。」寶玉起身往外就走。麝月喊道：「天氣涼了，穿的又這麼薄，還不回來換件暖和的。」寶玉道：「回來再換。」因往門外去了。~~

~~麝月嘆氣不語。寶玉在園中走着散心，卻見閑階朱門，杳無人聲，西風無情，吹盡繁紅，池苑花葉凋零，女牆一帶香草枯萎，幾處門窗掩閉。又聽呼喇喇風過，將那樹葉吹的嘩嘩作響，吹得寶玉衣帶飄忽，鬢絲凌亂。寶玉站在風口，眺望周遭，心內不覺悽然感傷。忽見那邊走來兩個丫頭，不是別個，卻是鴛鴦、玉釧兒，寶玉勉強笑道：「兩位且住，從那裏來，到何處去？」玉釧兒笑道：「園裏都傳開了，大老爺陞了校書郎，都歡聲一片了，你何不過去祝祝？」寶玉道：「也沒什麼。」仍是不語站着。玉釧兒笑道：「人人都興高采烈的，獨他獃獃的，真是傻子。」鴛鴦忙拉他道：「別說了，偺們走罷。」兩個來到沁芳亭，坐下歇着。鴛鴦道：「你倒替人家高陞高興，那裏知道這官是花錢買的。」玉釧兒訝然道：「倒沒聽說。」鴛鴦冷笑道：「人人都知道，你卻不知。我告訴你，上月大老爺託宮裏的內相幫趁，花了不少銀子買來這個官。人家再好，又與我們何干？」~~[按：此節已平移至下回。]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四回 薛寶釵彌望□□緣 史湘雲喜得如意郎**

（按：底本兩字蛀毀，後經過錄人自己補為「靄煙」或「金玉」）

~~詩云~~題曰：

~~綠媛殊眾寧久微，心比盤道播是非。~~閨閣豪氣蘊脂香，嫁得知音耀霽光。

~~金鎖間色一麒麟，運機轉騰誰可違。~~最嘆好景終散蕩，不覺身寓亦他鄉。

話說鳳姐~~兩個小丫頭~~一邊哭喊着叫人，一邊伸手~~折樹枝~~救人，又喊着豐兒折樹枝，~~剛好有幾個小廝經過~~恰見那幾個轎夫來了，急忙放下轎子，跳身入湖，把王夫人救了上來。誰知近日園中陰氣甚重，賈家主僕竟病倒了大半，皆是瘴疫鬼氣所致，所幸~~好~~都服了藥漸漸好轉，只是王夫人一病不起，日間夜裏發燒身熱，~~譫語綿綿~~誕語粘粘。賈政連忙請了大夫看視，並不稍減，更加發起狂來，譫語不清，大喊大叫的。眾人急的沒法，只是啼哭，忽然只聞得隱隱的木魚聲響，賈璉把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請了進來，對賈政道：「上回寶兄弟中了邪祟，就是他二位治好的，今兒忽然在那街上又看見了二位，便好言請了過來。」賈政急忙有請，那二人道：「太太這是得了冤疾，是被促狹鬼鬧的，仍用通靈玉除除邪氣，日久便好了。」說著把通靈玉安放在王夫人卧室之內，將玉懸在門上，又道：「邪氣雖除，然病猶未愈，仍須服藥調治。」說著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璉等出去去看時，已沒有了蹤影。

王夫人躺了兩三天，省了人事，也不叫嚷了，只是身上依舊發熱。賈政在外頭請來一個名醫，自稱諳悉疑難雜症，開了方子給王夫人抓藥療治。王夫人~~不~~非但沒有好轉，反加重了，那名醫也騙了錢捲鋪蓋跑了，不久王夫人便命絕氣休了。賈府深知全是名醫所誤，百般尋他不着，恨的叫罵不止，然又有何益？王夫人膏肓之際含淚拉着寶玉的手不肯放鬆，道：「我的兒，為娘此去沒有其他可掛慮的，只是牽念着我兒未能功成名就，又怕日後荒廢了學業，再沒人管你，可叫我怎麼放心。又怕那促狹鬼嫉恨你，得空便擰一下，掐一下，也沒有人護着你了，為娘怎不心痛？」寶玉早哭成了淚人。黛玉、探春、鳳姐、李紈也哭的抽抽噎噎。賈家一年~~內~~竟遭逢兩回喪事，都哭的尋死覓活，悽不忍睹。寶玉年少喪母，更是胸腑俱裂，恨不得隨母親一同西去。趙姨娘自是趁心如意，假意啼哭，卻不見一滴眼淚。

邢夫人見鳳姐一旁站着，冷笑道：「那日你是怎麼看護的？難不成眼睜睜看人掉湖裡不聞不問嗎？我看你是存心見死不救！」鳳姐忍淚笑道：「大太太真的委曲我了，我那時是偶然路過，離太太還有一段路程，且是電光石火之際，誰顧得過來？」邢夫人冷笑道：「我聽人說那回太太因香袋一事怒沖沖尋你是問，如今還沒有找到失主，太太忽然在你眼皮子底下掉入湖裡，怎不讓人生疑？」鳳姐紫漲了面皮道：「大太太這樣說就是疑心我了？」邢夫人冷笑道：「這前前後後細細一想，也太巧了罷，不疑你疑誰？」鳳姐當着眾人不便強辯，索性低頭一言不發了。邢夫人看他不願搭理，冷笑道：「此事不提也罷，你也當過家，咱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還是要的。這兩三日人來人往，我瞧着那些人都照應不到，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你是最有才幹的，作事爽利周到，不可推辭，所以託你的，你是打不得撒手的，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才好！」鳳姐知道近來銀錢不湊手，那些下人不比往日了，難以管束，邢夫人把個苦差事交付自己，是想看笑話，但是也不敢辯，只好低聲應了。

鳳姐一肚子的委屈無處發泄，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賈璉跟出來，鳳姐要他找賈政道艱難，賈璉知他掣肘，應了一聲去了，因來找賈政道：「雖說喪事寧儉勿奢，可這排場還是要做的，若草草安葬，豈不被人笑話。」賈政鎖眉嘆氣道：「那裡還有幾個錢，真的拿不出了，這也是沒法子，你把府中各人所穿所戴值錢的玩意都寫在單子上，該當的當，該賣的賣，先把喪儀辦訖了罷。」賈璉道：「正是如此，我和鳳兒日夜懸心，再不想法子攢聚些錢，家裡都周轉不開了。」乃告辭去辦這事。

次日來找賈政，把一疊單子呈了上去，賈政低聲念到：「貓兒眼、祖母綠、沉香拐、沉香串珠、伽南扇墜、慧紋、琥珀眼扇墜、大紫檀翹頭案、錦紅瑪瑙，汝窯花囊、蠟油凍佛手、金螭瓔珞若干。」賈璉道：「尚有各屋所擺器物古玩，皆被奴僕竊出送到當鋪裏了，恆舒典老張說近來典當的人絡繹不絕，拿不出大錢收了。」賈政道：「把家裡車馬桌几裏值錢的都命林之孝帶人去菜市口擺開賣了罷，那個翠幄青綢車也不要了。還有家裏弆藏的董其昌、米芾、唐寅、顏真卿、仇英等名家書畫，都託人賣給街上富家子弟罷。」賈璉答應了退下。一切喪事辦理不消贅述。

只說王夫人病故後，寶玉越發低沉，成日裏坐在屋內發獃。眾人皆知原由，怕他傷心過度生出病來，都時時來看望，與他說笑，怎耐寶玉鬱鬱寡歡，日日罕言寡語~~總是默不作聲~~。賈政怕他憋出心病，也不過於逼他讀書，日間只和一些清客談天。

賈母逝後，賈家怕委屈了鴛鴦，~~問他有何打算~~憑他自擇，鴛鴦堅誓不離~~開~~賈府，只在~~家裏~~戶內做做針線，獨居深深小院。賈赦也無暇顧及鴛鴦，早把當年的事忘了，因見賈家日漸式微，成日和邢夫人商議家務。鳳姐之女巧姐也大了，賈璉既忙着官裏的事，時時到平安州辦事，也未操心家裏諸事。

展眼又是夏去秋至，這日一大早寶玉就怔怔的坐着，麝月擺上飯來，也懶的喫。麝月連哄帶慪催着他喫了一口兒飯，又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牀~~炕上，一時間忽然掉下淚來。麝月摸不着頭腦道：「好好的這又是為什麼？若是悶了就出去走一走，省的悶出病來。」寶玉起身往外就走。麝月喊道：「天氣涼了，穿的又這麼薄，還不回來換件~~暖和~~夾的。」寶玉道：「回來再換。」因往門外去了。

麝月嘆氣不語。寶玉在園中走着散心，卻見閑階朱門，~~杳無人聲~~四下無人，西風無情，吹盡繁紅，池苑花葉凋零，女牆一帶香草枯萎，幾處門窗掩閉。又聽呼喇喇風過，將那樹葉吹的嘩嘩作響，吹得寶玉衣帶飄忽，鬢絲凌亂。寶玉站在風口，~~眺望~~周遭眺望，心內不覺悽然~~感傷~~。忽見那邊走來兩個丫頭，不是別個，卻是鴛鴦、玉釧兒，寶玉勉強笑道：「兩位且住，從那裏來，到何處去？」玉釧兒笑道：「園裏都傳開了，大老爺陞了校書郎，都歡聲一片了，你~~何~~怎不~~過去祝祝~~前去賓賀？」寶玉道：「也~~沒~~未什麼。」仍是不語站着。玉釧兒笑道：「人人都興高采烈的，獨他獃獃的，真是傻子。」鴛鴦忙拉他道：「別說了，偺們走罷。」兩個來到沁芳亭，坐下歇着。鴛鴦道：「你倒替人家~~高~~擢陞高興，那裏知道這官是花錢買的。」玉釧兒訝然道：「倒沒聽說。」鴛鴦冷笑道：「人人都知道，你卻不知。我告訴你，上月大老爺託宮裏的內相幫趁，花了不少銀子買來這個官。人家再好，又與~~我~~偺們~~何干~~什麼相干？~~」~~

~~話說鴛鴦冷笑道：「人家再好，又與偺們什麼相干？~~將來偺們就有好結果了？大老爺說過，憑我到天上，這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如今他又買官陞遷，日後必不肯饒恕~~不了~~我。我也不怕，~~就~~且等~~着~~他來尋我報仇，橫豎都是一死。」玉釧道：「那你怎不離了此處逃往他鄉~~去~~呢？再說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縱然老太太纔去，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等到三年孝滿，還不是落在他的手心裏？」鴛鴦道：「又能到那裏去，他本事大的很，憑你到天邊去，也能找到你。在這裏由眾人庇佑着興許還能平安無事。」玉釧道：「這倒也是。太太那回打湖邊經過，不知怎麼掉湖裏了。園內人都說，那佛書上說的，大凡官宦富貴人家只一生下來，暗地裏便有許多促狹鬼跟着他，得空便害他。想~~來~~是太太~~也是~~遇着促狹鬼了。~~多虧一個道人拿寶玉的通靈玉照了幾下，說療療冤疾，太太一時好轉過來。誰知請來一個名醫開了個方子給太太抓了藥，太太非但沒有好，反加重了。名醫也騙了錢捲鋪蓋跑了，太太竟一病歸西了。~~」

鴛鴦看左右沒人，悄悄道：「你真的不恨太太？你姐姐金釧是誰逼死的，你竟不知道？」玉釧~~低首~~垂眉道：「不恨是假的，可恨又能怎麼樣。」鴛鴦冷笑道：「老太太一去，我也想明白了，隨你怎麼服侍殷勤，終究還是白忙一場，主子們又有誰記得你的殷情，人人都把次序尊卑看的愈重了，個個長着一顆功利心，兩個勢利眼。這園裏沒一個好人，~~你瞧瞧就知道了，一個個仗着權勢欺負人，~~難不成做奴才的天生就是被呼來喚去的？想來都是人，不過名分裏頭差些，何苦這麼毒，~~說騎就騎說打就打~~任意騎乘打罵。老太太死後，不瞞你說，我對府中也只~~剩~~餘怨恨了，什麼璉二奶奶，你看把他興的，我咋不能瞧了呢？還有這姑娘那小姐的，成日把臉一仰，不見個笑臉，好象人人都欠他們二百兩銀子似的。都死絕了也活該。」

玉釧忙「噓」了一聲道：「這話偺姐妹偷偷小聲說，別叫他們聽到了纔好。說實話，你這話說到我心坎裏去了。偺們盡心盡忠，到頭來還不是被主子惡聲惡語罵著趕了出去，那回太太罵我姐姐~~小婊子~~狐媚子，我就聽不過去，就算怎麼著，也服侍了你一場，~~怎麼拿~~用那~~樣~~種話~~去~~罵一個女孩子家，真是刻毒！我姐姐死後，太太把他的二兩銀子分~~給~~與我，可又能怎麼樣，人已經死了，也換不回來命了，可見這些主子實在惡毒。」兩個人正在嘀咕，忽見遠遠路上走着幾個婆子，由鳳姐陪着，有說有笑往這邊來。兩個忙不言語了，離了沁芳亭走開了。

原來賈赦陞遷，闔家歡欣雀躍，鳳姐等皆是趕來慶賀。代儒放了寶玉假，笑着恭賀，要他回家看看，不可到園子裏亂逛。寶玉答應着回來，進了二門，看見停着許多車馬，只見滿院裏丫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鬧鬧攘攘着都來賀喜。賈赦、邢夫人正忙着接待來客，賈政坐在堂屋一言不發，幾個清客陪他閑聊。寶玉本不喜歡這樣熱鬧場合，只是看見北靜王也在大堂安坐，見他人品越發風流俊逸，心裏讚歎他好俏麗，不免多看了幾眼，偏被北靜王看見了，招手要他過來。

寶玉~~含羞~~走到他旁邊坐了，北靜王拉着他的手問好，又問他怎麼多日不去他府裏逛逛了。寶玉笑道：「早想去的，只是學裏不曾放假，故抽不開身。」兩個說說笑笑，相見甚歡。王子騰和親戚家本打算送過一班戲來，想在正廳前搭起行臺。只是賈赦說了，老太太孝期未滿，故婉拒了。外頭堂官都穿着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薛姨媽也來了，是邢夫人寶琴陪着，黛玉、湘雲、李紋、李綺都在旁席坐着。寶玉見寶釵沒有來，走過去笑問薛姨媽何故，薛姨媽笑道：「鋪子裏還有些事，蟠兒、寶丫頭都抽不開身沒來。」寶玉笑着仍往北靜王這邊來坐了。正說著，丫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宴了。寶玉因北靜王在場，心裏高興，多喝了幾杯，宴罷被茗煙、李貴攙扶着回怡紅院去了。

因秋闈近了，賈政要寶玉試着科舉一場，寶玉近來讀書不太精到，卻拗不過父親，只得答應了去趕考。

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別人只知盼望他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了，詹光、單聘仁等清客都來祝賀賈政，說此一去必是高中，可為國效力了。賈政笑道：「眾位莫要過度褒獎他，他腹中有多少墨水我是知曉的，只怕是名落孫山，愧對眾人啊。」詹光等都說賈政過慮了。賈政嘆道：「如今國家有難，若寶玉可得一官半職，為聖上解憂，也是極好的了，只是未必如願。」只有黛玉見寶玉的功課不佳，未必得中，得知他要去赴考，心裏不免打鼓。頭一件，寶玉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麼閃失；第二，又怕他厭惡祿蠹，說些不妥的言語驚擾了別人，因而甚是擔憂。

次日寶玉換了新衣裳，來見賈政。賈政囑咐道：「這是初次入場，你活了這麼大，並不曾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丫鬟媳婦們圍着，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淒淒，舉目無親，須要自己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找着外面守候的隨從早些回來，也叫家人放心。」說著不免傷心起來。寶玉聽一句答應一句，又跪下磕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入場盡心而已，父親莫要過於牽掛了。」賈政聽了，嘆了一口氣道：「只可惜老太太、你母親不能看見了。」寶玉不免掉下淚來，起身出門赴考去了。

又過了許多日子，賈政看看到了出場日期，命人去看看寶玉一行人有沒有在回來的路上，一時有人來報，說寶玉已經回來了，賈政忙命人把他叫進來。寶玉一臉疲悴進來，眼裏含着淚道：「孩兒文章做的不好，甚是慚愧。我早說過八股文貽害不淺，場裏有位賢弟做的不好，發瘋一般把文章撕碎，人也瘋了，都是被八股文逼成這樣了。」一語未了，賈政面含嗔怒道：「住嘴，再敢胡說，看我不拿鞭子撻你。」寶玉只得低下頭去，不言一聲了。賈政問他都是怎麼寫的，寶玉勉強念了幾句，賈政就叫他出去了。又過了些時日，秋闈揭榜，寶玉未~~有~~能得中，賈政氣的訓了寶玉一頓，仍然要他用心讀書去了，來年再考。寶玉頗不以為然，只唯唯諾諾答應下了。

有個清客叫做王作梅的說道：「據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略懂得些罷了。學問兩個字早得很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是要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和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麽事？」王爾調陪笑道：「寶二爺也到了娶親的年齡了，不知道看中了那一家？」賈政聽他音聲想給寶玉提親，知道他與傅試交好，定是為傅家妹子所來，心內沉思道：「老太太鍾意黛玉這孩子，當初他帶了家業投奔，這家裏也有他一份子，薛家也是虎視眈眈，不過看中了府裏的錢勢，吾不以為然，還是屬意常公弱女妙玉小姐，不如邀約大哥嫂子一同會晤商議一番。」便擺手道：「寶玉親事我已想好了兩個人選，昨兒睡的遲了，身子乏倦，改日再議。」王作梅只得作罷。

賈政乃叫來賈赦、邢夫人、賈珍、賈璉、鳳姐到議事廳商議。賈璉笑道：「這還用說，老太太定了林妹妹了。」邢夫人道：「既然大家都這麽想，我也沒話說。」鳳姐見邢夫人在場，低頭也不言語。賈赦笑道：「早前有傅試的妹子託人央婚，我見他雖然賢淑知禮，樣貌兒靈性兒俱佳，然年紀大了，是個老姑娘了，我不看好他。」賈政道：「若是論人品，傅姑娘卻也極好，可惜門不當戶不對，老太太說了，娶親不要看他家的門庭財勢，模樣兒好，知書達理就好。可我深厭這些攀附的勢利小人，若他們的人再來了，就打發走了算了。還有府裏常有丫鬟婆子謠諑說老太太看中了薛家的姊妹，明眼人都看的出來他們四處拉攏朋黨，有所企圖，薛姑娘也大了寶玉兩歲，我不喜歡。」賈赦道：「黛玉這孩子是不二人選了。」賈政道：「黛玉身子弱還是其次，他一昧縱容寶玉，不知道勸諫，我看著不好。我還是看中常公的女兒，他若是嫁給了寶玉，豈不四角俱全。」賈赦、邢夫人、賈璉都納悶道：「那個常公？他女兒現在那裏？」賈政道：「就是妙玉。」邢夫人道：「不妥，不妥，容再議。」一時天色晚了，賈政等都有些乏了，起身道別各自歸去。鳳姐走到廊檐下，平兒趕來拿了披風給他披上，道：「趙姨娘鬼鬼祟祟的趴門邊~~偷~~竊聽多時了，他看見我來了，慌不~~疊~~迭的溜了。」鳳姐皺眉道：「又有他的事了，剛剛我們的話他一定聽去了，不曉得這會子跑那裏造謠聲張了。」平兒道：「想興風作浪他還沒有那樣大膽，不必多慮。」鳳姐哼了一聲點點頭，一同歸去，不在話下。

且說香菱被金桂勒死，薛姨媽、寶釵雖疑惑他頸上的血印係金桂所為，因偷偷商議道：「報官萬萬使不得，一則沒有憑證，恐疑到己身，二則他不過是個侍妾，死了就死了，金桂畢竟是主子，不可因小失大。」遂不報官，將他好生安葬了。薛蝌同邢岫煙成婚一年，也離了賈府，住在城裏古董行西南的巷子裏，寶釵時時看望他夫妻兩個，見他夫妻日子艱難，想着佽助二人，將些衣物、糧米周濟與他們。

薛蝌父親雖為皇商，然多年經營下來，不懂節餘，家況逐漸蕭索，如今父親去世，母親又患痰症，薛蝌身為長子，卻並未落得幾多遺產，不過是幾間房子，一個院落，不過憑着一點碎銀子到城裏做個小生意，卻是入不敷出。眼看天氣越發涼了，岫煙還穿的恁般單薄，薛蝌嘆氣，拿不出銀兩給他添置衣裳。

這日寶釵來探望他夫妻兩個，帶來幾件衣裳，乃是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件斗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寶藍盤錦鑲花綿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岫煙本不願接着，被寶釵一番言語勸慰，纔羞慚着收下了。寶釵道：「叔叔好歹是個皇商，是替聖上做生意，怎麼就沒有留下多少產業？」薛蝌道：「父親一向信奉做官的應清正廉明，兩袖清風，那些人趁着替聖上東南西北做生意，為自己撈便宜，偏父親不肯，也是怕落人把柄，故沒有留下多少家產，如今果真是兩袖清風了。」寶釵道：「如此甚是不妥，世人原妒忌做官的營私謀財，巴不得官員個個家徒四壁，以博取好名聲，然而官員也是俗人，要養家糊口，兩袖清風竟不是什麼好詞。我看見兄弟這樣境況怎不心酸，這都是叔叔為了博得好名聲，纔落得一貧如洗白，子孫也沒有蔭蔽。」說著眼圈也紅了。薛蝌、岫煙也低頭不語。

寶釵因想着到街上給母親包藥，便告辭了。薛蝌、岫煙將他送到街口纔轉身回來。寶釵買了藥往家趕，剛到大門外，就聽見裏面吵吵鬧鬧的，原來金桂見香菱已死，寶蟾卻不肯受他挾制，反向自己尋趁滋事，大有獨豎旗杆之意，時時佔了上風。薛蟠又聽他的，自己不免孤立，只後悔當初將寶蟾帶至薛家，如今竟成了死對頭。

這會二人站在各自門口~~對~~詈罵，薛蟠從裏間出來，拽着寶蟾往屋裏拖。寶釵見了看不下去，也不搭言，徑直進了薛姨媽房裏，看到母親歪在炕上捂着胸口生悶氣。寶釵一邊倒茶一邊問道：「母親可好些了？」薛姨媽道：「豈能好了，我生是被他兩個氣的，成天打饑荒呲牙兒吵~~吵鬧~~鬧，瞪着鼻子上臉，成什麼體統。」母女兩個陪着又是掉淚又是嘆息。

薛蟠從賈家藉習射之名和賈蓉賈薔鬥酒開賭回來，因輸了幾局，不免葳蕤喪氣煩悶，回來又被寶蟾、金桂鬧的頭疼，進母親屋子裏，見寶釵和母親在屋裏做針線，便沒好氣道：「妹妹還有心思做這個，賈家人人都傳開了，說等一二年孝期滿了就給寶玉辦喜事。」寶釵道：「哥哥管人家的閑事作甚，又與我們何干？你也別往那賭場裏去了。輸幾個錢倒是小事，那裏頭沒有多少正經人，成日家打降呲牙兒，哥哥跟着他們只怕越發學~~壞~~歪了。」薛蟠一聽急了，叨叨道：「少來~~管~~叨登我，寶玉倒是正經人，你~~想嫁~~心裏想着他，~~就去找他啊！~~如今人人都傳開了要娶的是姓林的，你早沒有份了！」

寶釵聽了，登時氣的哭了，艴然對薛姨媽道：「哥哥從那邊打旋磨子回來，又說些混帳話氣我。」薛姨媽也氣的直罵：「還不把手逼着秉正坐了，又炮燥起來，不着調的~~半吊子~~混帳東西，在外灌喪了黃湯，輸了錢就回來~~混說~~嚼蛆，沒耳性的東西，胡沁這些話作甚？叫你妹妹沉心。~~真真要把你老子娘氣死纔心安。~~從此~~你~~不許你出去。一點正經事也不做，明兒還給我到鋪子裏~~去~~，快~~回~~進你屋裏待着去~~罷~~！」薛蟠嘟囔幾句回自己房裏去了。薛姨媽用手撫摩寶釵道：「別理那混帳東西，你也好久沒有去探望黛玉那孩子了，閑了也和他敘敘話，散散心。」寶釵點頭道：「母親此話甚是~~說的對~~，我們姊妹倆也該聚聚了。」說了一宿的話，母女都安寢了。

天明一大早，寶釵便來賈家探望黛玉。兩人多月沒見，一見面都說親道熱的。一時說起湘雲。寶釵道：「湘雲怎麼不來了，也出閣一年了，挑個日子來看看也是偺們的情意。」黛玉笑道：「雲丫頭現在可遂心了，得了如意郎君，竟一會半會也離不開了，那還有心思來看偺姐妹倆，早把偺忘了。」寶釵笑道：「看把他得意的，真真勾出我的氣來。偺也不差，寶兄弟不比他的才郎強？將來與妹妹成了親，日日吟詩作賦，快快活活的，氣死他！」黛玉不覺羞紅了臉道：「姐姐又取笑我了，不理你了。」說完到裏間去了。

寶釵在屋裏轉了轉，恰見紫鵑端出茶來道：「寶姑娘喝茶。」寶釵笑道：「近來你家姑娘又寫了什麼詩沒有，拿來我讀讀。」紫鵑道：「我幫你找找。」便進了套間，不多時拿出詩稿來，遞與寶釵。寶釵見那篇首寫着「十獨吟」，坐下反復沉吟，細看了半晌。只見黛玉抿着鬢角出來道：「紫鵑淘氣的很，亂拿我的東西，沒的叫姐姐看笑話。那是我閒日悶而不寐，聊成十律。」寶釵道：「倒不是笑話，作的可不錯呢。可謂字字含情韻，句句嘔心肝。」黛玉奪過來就要撕，被寶釵笑着奪去揣在袖裏。黛玉笑道：「你又給我戴炭簍子。」~~黛玉~~便坐下問他家裏近來可好，薛姨媽如何等等。寶釵笑着告訴了他，回頭對紫鵑道：「這丫頭天天也不經心，照顧的姑娘不周，怎麼好多日子不來姑娘仍是未愈，病根兒怎麼就去不了，成了個黃病秧子偎灶貓了，待我告訴你一個法子，你纔知道。」要黛玉好生候着，因拉了紫鵑到院裏細說。

黛玉笑了笑，仍到內間去了。紫鵑笑問寶釵道：「寶姑娘既有法子，快告訴我，姑娘的病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我們做奴才的看着也揪心。」寶釵道：「我聽人家說，園子裏有邪氣入侵，好多促狹鬼暗地裏害人，太太~~就~~正是遇見促狹鬼纔~~出事~~招禍了。我特特找一個算命的算了，說林姑娘的病也是被促狹鬼牽制的不能痊癒，何不請先生進來看看風水，驅驅鬼。林丫頭的病可不就好了。」紫鵑聽了心竅一動，笑道：「真真寶姑娘提醒的及時，可不就是促狹鬼鬧的，多謝姑娘操心了，還得求姑娘帶了那人來給我家小姐看看。若治好了病，我一輩子記着姑娘的恩情。」寶釵笑道：「謝什麼，林丫頭的事就是我的事，我這就回去叫先生過來。」

於是進屋和黛玉說了，黛玉也半信半疑，被紫鵑雪雁一番攛掇，心下也有些活動，便答應了。寶釵便回去請人。忽見麝月進來道：「姑娘在屋裏嗎，二爺託我來告訴個話兒。」黛玉忙請他進來細說。麝月道：「寶二爺聽茗煙說在園子裏看見寶姑娘了，不知又為何事，叫我過這邊來問問。」黛玉道：「也沒什麼，不過日子久了，過來敘敘舊情。」紫鵑便告訴他寶釵要請先生為黛玉驅邪治病。麝月笑道：「寶姑娘竟懂的多，二爺知道了~~一~~定是高興。」便回怡紅院去了，恰見賈政在門口訓斥寶玉，忙垂手一邊低首站了。

賈政肅色對麝月訓道：「寶玉在屋裏讀書，做丫頭的~~別~~勿走開，多看着點，剛剛你又上那兒去了，莫非又是貪頑逛去了不成？」麝月低首說道：「奴婢不敢亂走，只是聽見寶姑娘來了，要請算命的給林姑娘驅邪，二爺纔叫我過去看看的。」賈政頗為喫驚道：「竟有此事？」因想起王夫人去歲在湖邊被促狹鬼推入湖裏，已是經了心，今兒又見麝月亦如是說，也不阻攔，只道：「也好，等先生來了，叫他過我這邊來，我也請他看看風水。」麝月點頭稱是。

賈政又教了寶玉一番話就走了。寶玉催着麝月進屋，笑道：「寶姐姐竟是這麼好，也關心林妹妹的病來了，等會算命的來了，我問問他寶姐姐的姻緣如何。」麝月笑道：「人家的姻緣自有人家來問，你操的那門子心，仔細寶姑娘惱了，看你怎麼收拾。」寶玉笑着不語，進裏面坐着，麝月看着他讀書。

且說寶釵約莫半天工夫纔帶了算命的進了大觀園。一路遇見探春、李紈和幾個丫頭，忙笑着解釋，說是為黛玉驅邪而來。探春心內詫異，笑道：「若是如此，必得一觀。」因陪同李紈等一起往瀟湘館來。

寶釵邊走邊對張半仙道：「看看風水可以，但不可妄入房間衝撞了姑娘，我們這裏規矩多，特叮囑你。」張半仙笑道：「在下也見過世面，大戶人家也去過，豈有不知規矩的，小姐盡可放心。」方進了瀟湘館。黛玉躲在屋內不出。張半仙先是四處轉轉，說這一處不妥，那一處方位不吉，聽的幾個丫頭~~捂~~握口發笑，被李紈探春喝止住了。張半仙又要紫鵑端水凈手，設下香案。一時紫鵑雪雁等安排了，張半仙燃香合掌道：「讓我起出一課看看。」從那懷裏掏出卦筒來，走到案前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手內搖着卦筒，口裏念念有詞，也不知說些什麼。說著，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笑道：「內情盡知。」寶釵、探春、李紈便問他詳情。

張半仙道：「園裏果有妖孽，待在下作法事驅邪逐妖。」正說著，忽見賈政、賈璉進來，寶釵、探春、李紈和眾丫頭忙一邊恭敬站了。賈政道：「先生既然來了，先住兩天，不管有沒有，將各府都擺壇做做法事驅驅邪。」張半仙笑着稱是。賈政便命賈璉到各處準備，賈璉答應着去了。這一二日張半仙在榮寧兩府鋪排起壇場，設了香花燈燭，擺了鐘鼓法器，引來賈氏宗族子弟圍了幾層，都指手畫腳看熱鬧。

賈珍、尤氏、鳳姐都來看視。巧姐也大了，纏着平兒一同來看。只見張半仙煞有介事將劍指指畫畫了一回，說是已將妖邪收下，加上封條。一面又撤壇謝將，早出了一頭汗。賈政催他道：「好了沒有，折騰了半天，看你裝神弄鬼的倒也好笑。」張半仙笑道：「好了，貴府公子乃銜玉而生，據在下看來，玉為土，與金相生，公子又名寶玉，須和相生之金匹配纔妥，不可與木相配，因木剋土，不吉也。」賈政便問其詳。張半仙道：「公子名玉，不可找名中帶木的匹配即可，須找帶金的為佳。」賈政搖頭笑道：「不好，寶玉為土，更不可找金了，人人都知土生金，土反喫了虧。不妥，不妥！既是寶玉為土，還找個名字中帶玉的就妥了。都是玉，就沒有相生相剋了。寶玉乃一介傖俗之物，不要先生費心勞神了。」張半仙獃了半天道：「也是，在下就不多言了。」賈政叫人封了銀子打發了他去了。寶釵、探春、李紈正在黛玉房內說笑，忽見紫鵑探了消息回來笑道：「老爺纔和算命的說了，寶玉的玉與金不合適，還是要找名字裏帶玉的娶親纔妥當。」寶釵等不覺獃住了。李紈笑道：「好極了，玉玉相配，我等無話可說。」探春等都笑道：「正是，正是。」寶釵亦笑着道：「林姑娘的終身有靠了。」黛玉紅了臉拿帕子往紫鵑頭上打來，嗔道：「這丫頭盡是多嘴，討人嫌。」探春等都笑了起來。紫鵑笑道：「多謝寶姑娘請來的先生，說的靈驗的很。」寶釵笑道：「要不請先生給紫鵑姑娘也算算姻緣？」紫鵑一撇嘴出去了，大家都笑了起來。寶釵便要告辭，黛玉探春等留他不住，送他往園子裏來。

寶釵看見賈政和幾個人遠遠的往那邊去了，發怔看了半天也不言語。探春見他獃獃的望着那邊，笑道：「園子裏越發冷了，花兒也謝了，沒以前好看了。」寶釵笑道：「可不是呢。」一時散去不提。

且說寶釵趕回家裏，把門一關，歪在牀上默不作聲。鶯兒掀簾子進來道：「姑娘，張半仙怎麼說的。」寶釵~~半晌纔~~道：「~~別多嘴了，~~你出去罷，我身上不爽快~~，想獨自歇一會~~。」鶯兒見寶釵面有慍色，便退了出去。

剛至院內，就見金桂靠着門檻問薛蟠道：「大爺今兒怎麼回來這麼早，敢是又想你的寶蟾心肝肉了？」薛蟠沒好氣道：「在外頭不順心，回來還要聽你這臭婆娘絮叨調侃。」金桂道：「如今你們作法合夥兒欺負我，老娘連話也不叫說，這日子沒法過了！」薛蟠道：「不過就不過~~了正好~~，我這就寫休書，你還回娘家去罷，省的鬧心。」金桂哭道：「好啊，敢情你早想攆我走了。這個和我摔臉子，那個也說硬話氣我。橫豎也無人垂青目於我，越性大家鬧起來，~~你們別想過安穩了，~~老娘二百年也不走。除非把我勒死了，不然老娘就和你們鬧着過了。」寶蟾摔簾子氣沖沖出來道：「少拿大拉硬屎~~閑話~~唬人，我就是和你摔臉子說話了，我還咒着你遭雷殛快點蹬腿登仙呢，你敢~~把~~拿我怎樣？」說著上去和金桂扭做一團。

薛蟠熛目氣得去拉。卻見薛姨媽儦步氣喘喘過來道：「還讓不讓人過了，都挺腰子起來，也難撕羅了，這裏也不象個人家了，家反宅亂的，也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都混帳的很。」金桂一邊撕扯一邊哭道：「確是個混帳世界了，奴才左強蹾摔喪謗~~欺負~~主子，也沒有妻也沒有妾，不如大家拼完了倒也乾淨。」薛姨媽明知勸不過，便叫兒子進他屋裏去：「別拉了，隨他們扞格廝鬧去，一時也死不了人，你給我到屋裏待着去。」薛蟠乖乖的回屋子裏，外頭仍是撕打不住。

薛姨媽進來道：「我早勸你別到那府裏賭錢喫酒，你越發不聽鈐束了~~非不聽~~，全當作馬棚風。」薛蟠道：「從今我再不去了，去了也沒意思。那府裏越來越寡淡了，喫的穿的頑的都大不如以前，奴才們的月錢也減了一半，誰還有多少閑錢去賭？連喫的都捨不得了。」薛姨媽嘆道：「偺家~~裏還略好些~~的生意鋪也不敢開了，幸喜還有些閒錢，~~生意還過的去。~~你到外頭看看，挑兒賣女的都擠滿了街。老天一連幾年不下雨，地裏蝗蟲滿天飛，天天都有餓死的人。你也別往那府裏去了，在家好好待着。」薛蟠道：「妹妹去那府裏回來怎麼說？」薛姨媽道：「你那肚子裏也裝不住~~事~~個屁，告訴你了又瞎七搭八亂傳~~混說~~。」薛蟠道：「啥話該說不該說我自有分寸，母親太過慮了。」薛姨媽道：「你妹妹的親事還沒有譜，以後再說罷。」母子兩個又敘了些~~鋪子裏的~~家務事。

話說賈政叫人封了銀子打發了張半仙走了。鳳姐急忙趕來道：「人已走了嗎？我正和璉二爺商議叫他看看巧姐的年庚八字，也算一算，怎麼就去了。」賈政問道：「巧姐今年多大了？」鳳姐道：「十~~四~~三了，~~按理還算早，只是想趁歲輕說個好的，~~想說個好的，提早做打算。」賈政道：「等孝期滿了再提親不遲。」鳳姐點頭稱是，於是往自己院子走去，只見幾個小丫頭並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史姑娘的女婿真是一表人才，和史姑娘直是天設地造的一對。」鳳姐迎上去問道：「史姑娘來了嗎，這會子在那兒呢？」幾個人嘰嘰喳喳道：「可不是來了，都在寶二爺那裏呢。」鳳姐含笑不語，轉身回房去了。

原來史湘雲和夫君成婚已有年餘，早嚷着要來看看眾姐妹和寶玉。他夫婿拗不過他，陪他同來賈家探望，來時帶了諸多禮物。鳳姐命人收了，又預備了酒筵為二人撣塵。黛玉、探春、李紈、寶玉和眾丫頭在怡紅院笑語喧嘩，和史湘雲說的好不熱鬧。寶玉見衛若蘭穿着赤色如意麒麟貼裏雲錦，~~白色蟠龍細紋箭袖，~~束着~~赤~~玉色斑花長穗宮~~絛~~絳，足登黑緞尖翹朝靴。生的~~魁偉~~氣度英武，丰姿俊雅，星目傳神，魁梧瀟灑，好個才貌佳郎，恰與湘雲是佳偶妙對。又見衛若蘭~~瀟洒開朗~~志氣不凡，快人快語，性情與湘雲有幾分相似，寶玉久聞衛若蘭既容儀偉麗，且少時敏智，決略()斷（按：漏一字）,不修小節，勇而有謀，府中室宇宏麗，家財豐積，自己倒成了愚陋而寡識之人，便和他聊敘多時，更覺此人言談爽快，識見不俗。衛若蘭也喜寶玉待人真純，只寥寥幾句，兩人遂成好友，一同到院子裏談笑。

李紈笑道：「~~怪~~怨不得枕霞妹子~~老是~~這般喜氣盈腮，原來得了個如意仙郎。」湘雲一副洋洋得意道：「這話我愛聽，也不用遮遮掩掩的，你們若不服氣，也得一個佳郎我瞧瞧。」黛玉笑道：「看把他興的那狂樣，說話倒也諤諤的可笑。」紫鵑一邊笑道：「我們這裏也有一個佳郎，是林姑娘的，比你那位也不差多少。」史湘雲左右顧盼，道：「在那裏，我看看。」李紈忙岔開道：「紫鵑敢是喝多了不成，怎麼胡說起來。」黛玉笑着罵道：「你這蹄子在人~~面~~跟前盡給主子添亂。還不回去坐好了。」大家都笑了起來。紫鵑也自覺失言，~~不好意思~~癡癡笑着走開了。

湘雲搖着黛玉胳膊笑道：「好姐姐，想死我了，這回來非開個詩社不可。我還要和你們比比詩才。」黛玉笑道：「好容易見了就撒起嬌來，~~原來還沒有長大~~小模樣兒卻也招人疼。~~行了行了~~好罷我疼你，明兒偺們就開一社，誰也不許逃。」李紈道：「這有何難，做的好不好都無關大礙，到時我胡亂寫幾行字就完事了。」探春湘雲不覺笑了起來。史家同來的乳母抱着湘雲的小兒子走來，長得乖巧可喜，衆人急忙上前嬉笑誇贊，撫摸逗弄。

外面寶玉和衛若蘭談意正濃，兩個聊完家事又談各人喜好。衛若蘭一提起擐甲執兵、習武打拳便眉飛色舞的，聽的寶玉索然無趣，面上卻不肯顯出，仍不停應和點頭稱是。衛若蘭便問寶玉可練弓否，閒了比比各人臂力眼力。寶玉笑道：「我們這裏有個天香樓，時時有家人在那裏奡健習射，不如我帶你瞧瞧？」衛若蘭道：「來日方長，也不在這一時。如今世道不興，天災人禍頻出，戰事不斷，只恨不能食戎羌血，餐胡虜肉，為朝廷效力，日日守在家裏倒挺憋屈。」寶玉道：「這不過是一時的不興，將來戰亂平定了就好了，偺又何必多慮。」衛若蘭正要作答，忽聽湘雲喊他們到屋裏坐，兩個不則聲往房內來。

大家團團圍坐在一起磕着瓜子，說說笑笑，熱鬧非常。忽見麝月進來，笑着和各位施禮~~點頭~~。寶玉道：「你剛去那了，本欲你去廚房裏拿柳家的鏊子烙的五香脆粟餅，大夥兒小酌，這會子連個影子都不見。」麝月道：「這不回來了不是，纔剛聽茗煙說的街上都關門閉戶的，一夥流民闖入衙門，嚷着要殺了當官的，說都快餓死光了，都亂着要造反。偺們待在府裏還好，只是以後還怎麼到外~~面~~頭買菜呢，真讓人愁的慌。掛在廊上的羓肉也餲了，特來請二爺的示下，如何處置。」寶玉聞言不悅道：「小廝們抱怨多日沒有吃到葷腥了，叫他們拿去罷。」史湘雲道：「此番過來，沿途到處都是土乾地裂，仿佛鬧了旱魃，莊稼人都哭着伏地哀求老天降雨。」寶玉黛玉聽了~~低頭~~不則一聲。眾人亦有煩悶之感。半晌，麝月道：「邢姑娘剛纔來找大太太借糧米，說沒有閑錢了。」

寶玉細問方知邢岫煙年初和薛蝌完了婚，因家貧難捱，故和邢夫人借銀。寶玉又問借到了沒有。麝月答不出~~清楚~~。衛若蘭、湘雲、探春、李紈、黛玉都道：「偺們也幫幫他，出些銀錢給他。」寶玉道：「正該如此，不過寶姑娘和薛姨媽、薛大哥怎麼不幫？」麝月道：「依我想來也幫過，只是他家裏天天吵鬧，那兩個怕是不願意幫他。或是邢姑娘見他家裏亂着，不敢上前，也不敢說。」大家都點首稱是。晚間衛若蘭同寶玉都在怡紅院安寢了。

且說寶玉一大早起來，卻不見衛若蘭，漱洗完畢，便問麝月衛公子去那兒了，麝月說他一向早起習慣練功，到寧府天香樓射圃去了。

原來賈珍在天香樓一帶設個圃場，專供子弟彍弩習武所用，賈蘭、賈蓉等人看見有個佩戴金麒麟的瀟洒公子氣度飄逸，英氣逼人，~~正是湘雲平素所佩那隻麒麟，~~同馮紫英大踏步過來取箭彎弓，身手矯捷，跨上駿馬，握着鞥繩，馬兒疾馳繞彎子，衛若蘭拉弓放箭，一射一個準，眾人都哄然叫妙，衛若蘭亦是意慊志得~~躊躇滿志，滿臉自得~~，那些子弟都紛紛打聽其底細，俱是敬佩不已。寶玉趕來在一旁打量多時，不忍打攪，含笑看了一~~會~~陣就先走了。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五回 癡王孫傳信牽奇緣 慚妙尼避情乘游槎**

~~詩云~~題曰：

隔世桑梓情更悠，朋黨相~~攜~~護納尼丘。

佛音梵語~~未空潔~~尋清淨，~~世~~俗世情~~孽~~癡覓~~閑~~愛愁。

~~豪門~~權勢豪門~~視芒芥~~結蒂芥，金~~玉~~顏仙質欲無求。

王孫~~重~~情重~~難續緣~~思秦晉，轉瞬人隨寂棹游。

話說史湘雲夫婦在賈家住了兩日便要~~回~~歸去。寶玉叮囑道：「如今外頭亂如草堆~~的很~~，你們行路也要惕防些。那些流寇什麼不搶、什麼不幹？見了二位如此裝扮，難免不動邪念的。」史湘雲同衛若蘭點頭稱是，收拾行裝就要上路。寶玉見湘雲胸佩金麒麟，忙道：「明目張胆敢帶這個，還不快收起來！」原來此麒麟正是那年寶玉在清虛觀打醮張道士獻奉那隻大的赤金點翠麒麟。自湘雲從寶玉處得到此麒麟後，一直悉心保管。嫁與衛公子後，兩夫妻也十分是和合，故湘雲鄭重拿出此對陰陽麒麟來，自己原貼身帶的給了衛若蘭，寶玉送的大些的自己帶了。衛若蘭亦解妻意，欣然接去，並時時帶在身上。

這裏衛若蘭也道：「女兒家帶這個頗為不便，我是大男人，不怕詿纍，都與我帶了罷。」不由分說取下來掛自己脖子上，霎時一對金麒麟於公子胸前耀目光輝起來。湘雲道：「你們兩個大男人也忒~~膽小~~怯懦了，有什麼好怕的！」黛玉、探春見了，上來道：「倒不是這麼說。外頭着實~~是~~不安寧，多~~留~~經點心也是~~應~~合該的。從此也別探的勤了，等世道好些了再來。」湘雲~~噘~~撅唇道：「我~~要~~若是會變，就變個男人把那些賊寇殺盡。天天戰戰兢兢的，實是沒趣！」寶玉笑道：「你若通變化，豈不成了孫猴子了？」大家笑着往外走。史湘雲和衛若蘭到榮禧堂辭了賈政就回去了。寶玉仍回怡紅院作樣子讀書去了。一時無話。

因外頭盜寇蜂聚，兵戈四起，賈家眾人也不敢隨意外出。賈家私學也暫作停歇，賈政又訓導着寶玉等不可出外遊盪，都在家好生待着。寶玉等都應了。賈珍也遣散了天香樓的弋射之聚，怎奈賈蓉仍是和外面酒邀賭約的。賈珍怕他交結些不良子弟或賊寇流民，雖曾喝斥幾回，卻被賈蓉拿話頂了回去。賈珍狠心打了兩回，賈蓉竟賭氣成夜不歸了，賈珍管他不了，只得隨他去了。

賈環、趙姨娘見賈家日漸貧乏，外頭又兵荒馬亂的，賊寇裒然成集，竟有末世之兆，二人不但不憂，反慶幸否極泰來，他們也好大展拳腳，便和園子裏一些奴僕結為一黨。更有趙姨娘之內侄錢槐，因他有些錢勢，父母現在庫上管帳，他本人又被派跟從賈環上學，瞅着時運不濟，便要興風作浪，伺機胡亂作為，從中撈些益處，故這一干人連同馬道婆成日喫酒聚賭，唧唧咕咕的待風而動。鳳姐一時有所察覺，也不過罵賈環幾句，說他不長進，亦不能多做強求，日久也便不復提起。賈家各處暫時無話。

不覺又過了一二年，賈母、王夫人的孝期滿了，園中又操心起眾子弟小姐的婚事來。當下已是初冬，剛過了重陽。鳳姐和尤氏見園中各房有年齡大了的小廝、丫頭都讓他們自行嫁娶，又提起官媒婆送來的幾個貼子，皆是幾家王侯公子來求娶探春、惜春、黛玉的。

鳳姐道：「林丫頭已許了寶玉的，自然不~~可~~用提~~給他們~~。探丫頭、四丫頭、四姐兒、喜鸞等~~都~~皆有份。還有幾個貧寠戶，不過偺們醵資幫襯些錢罷了。」尤氏一提起惜春便拊手~~哎喲拍手~~道：「哎呦，饒過我罷，我不碰四丫頭這釘子，要說你去幫着說去。這丫頭成日裏鬧着要剪了髮做姑子去，冷言冷語的，驕傲的很！你說一句，他能接上一百句。句句是大道理，又句句傷人的心，你幫他他還不領你的情，反說你害他。」鳳姐道：「我也聽說了四丫頭不好處。如今是姑父當家了，大太太也時時操心。我不敢見大太太，時時給人臉色看，還是交給姑父說去罷，我也辦不了。」尤氏道：「神威將軍戚老爺的公子看上了探春，要來提親。那一年給蓉兒媳婦辦喪事，戚公子來過。他父親屢次立下戰功，他也襲了武官，為朝廷打仗出力，過不了幾年就陞官加爵了。如今他家的勢頭不比偺們差，能看上探丫頭也是他的福氣。」鳳姐道：「果是個好姻緣，我也替探丫頭高興。」

於是別了尤氏，~~準備~~立等着回去同賈璉商議。剛至門外，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說有夏爺爺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大老爺要二爺過去一趟。」鳳姐笑道：「知道了，你去罷。」心裏盤算道：「他又不大來府裏，敢是宮裏有甚麼事？」不敢耽擱，急忙進來告與賈璉。

賈璉匆忙穿戴齊整，往賈赦這邊來，卻見夏守忠同賈赦、賈政坐着說著甚麼。賈璉進去施禮坐在一邊。夏守忠道：「前日貴妃娘娘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進裏頭探問。許各帶丫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准於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賈政賈赦等站着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讓夏守忠喫茶畢，纔辭了出去。賈赦賈政送出大門，商議遣誰去看視，因賈母、王夫人俱亡故，只得派了邢夫人、鳳姐兩個進宮看望。因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凡「文」字輩至「草」字輩一應都去，遂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

次日黎明，各間屋子丫頭們將燈火俱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和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伺候着呢。」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陪邢夫人出來，眾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己帶家眷隨後。「文」字輩至「草」字輩男丁各自登車騎馬，跟着眾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只到戌時邢夫人、鳳姐纔回來，將會見元春所見所聞說了一遍。

原來元春因國事辛勞累成小恙，說國之東~~北~~南有一島國屢屢侵犯海疆，另有戎羌覬覦，黃巾赤眉一干流寇造釁，聖上驚慌無措，又無人肯出頭迎敵，只得自告奮勇為聖上分憂，親上戰場鼓舞士氣，因多日奔波勞苦，不覺病倒，此回千叮嚀萬囑咐，趕緊把眾公子、小姐的親事辦了，自己也~~十分~~甚為關心寶玉成親立業。

賈赦、賈政聽了，都哭了一場，心內不免鬱結。賈政泣道：「偺們家尚是大不如前，出的多進的少，本已是煩心，又出來諸多國殃，怎不讓人心悲。」回去多飲了幾杯酒，又哭了幾場。

鳳姐因諸人親事去找賈政商議，先提及黛玉，賈政喟嘆道：「家事、國事都讓人撓心，既然有人求娶黛玉，就讓他求去。怎麼還掖着藏着的？這丫頭也大了，難道要在偺家住一輩子不成？快給他找個好人家嫁了罷，偺不過多添一副妝奩。」鳳姐道：「老爺所思與老太太、太太不同。太太估量着寶玉是個倔強不聽人勸的，雖說寶姑娘也勸了多回，可寶玉抬腳就走。想來寶姑娘降不住他，他也不喜歡寶姑娘。」賈政道：「誰說娶寶釵了，那孩子就會人前能說慣道的，看人臉色行事，心裏丘壑可深着呢！商賈家的孩子心機都深。再說他哥哥嫂子都不良善，沒準成了親後就跟他們學壞了。」

鳳姐納悶道：「那老爺選的是誰？」賈政道：「都這個時候了，所見所聽皆是怵目驚心，如今也顧不了小兒女情態了，為家事着想，我看好一人，與偺家是世交，也是官宦人家，現在偺家住着。」鳳姐想了半日想不出人來，賈政道：「就是妙玉。」鳳姐詫然道：「他不是出家人嗎？老爺怎麼提起他來？」賈政道：「他不是出家人，當初只是身子弱纔帶髮修行，要不是為了留給寶玉，當初我也不會同意他住在偺家。年齡大幾歲又何妨，女孩子大了更知冷知熱，豈不好？」鳳姐道：「這倒也是，只是林丫頭和寶玉好，老爺也應該有所耳聞。寶玉離了他不知又要怎麼樣呢，何不順了兒女的心意，成全了他們？」賈政思量半日道：「也是，不如這樣，等我派人先找妙玉提提親，看他願不願意。若是他不允，仍叫寶玉娶林丫頭罷。」鳳姐點頭稱是。

一時又提起惜春來，賈政不覺動火道：「這孩子~~怎麼這麼~~越發執拗不懂事了，好好的出什麼家？我去找他說去，若不聽就好好打一頓，把他慣的都不知天高地厚了。」鳳姐道：「還得老爺纔說的服他，西府裏沒人說的動他。」賈政道：「巧姐提好了沒有，想好人家了嗎？」鳳姐道：「還沒有，璉二爺挑剔的很，拿來幾個庚貼他都不適意，要說好的。還是等等罷。」賈政拈鬚稱是。

鳳姐見沒有他事就告退了，恰在路上遇見了費婆子，賈政向來鄙厭此人，知道他專好興風作浪，因懶得理他，掉頭往另一條路徑走了。

且說費婆子遠遠看見鳳姐往那邊去了，正要趕去打個招呼，忽見嫣紅從那邊過來了，因笑道：「我去找大太太說說，廚房裏益發不像話了，主子要喫南菜，他們就藉故說家道艱難，沒有可做的，上頭埋怨，下人抱怨，瞧瞧家裏如今喫的都是什麼，跟那些小門小戶一樣了，那裏還有公府大家的作風，定是柳家的私自把好菜都藏匿獨吞了，待我找大太太去，看他怎麼說。」嫣紅笑道：「倒不是這樣說呢。」正說著，忽見傅試家的兩個老婆子來給邢夫人請安，費婆子陪了過去。

那兩個女人因邢夫人正睡晌午覺，就與費婆子說了一聲兒回去了。嫣紅問道：「這是誰家差來的？」費婆子答了他，又道：「好討人嫌。家裏有了一個女孩兒生得好些，便獻寶似的，常常在老太太面前誇他家姑娘長得怎麼好，心地怎麼好，禮貌上又懂事，說話又簡絕，做活計手又巧，尊長上頭最孝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極和平的。來了就編這麼一大套，常常說給老太太聽。我在一旁聽着很煩，真討人嫌。偏偏我們老太太愛聽那些個話。老太太也罷了，還有寶玉，素常見了老婆子便很厭煩的，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子便不厭煩，你說奇不奇？前兒還來說，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兒來求親，他們老爺總不肯應，心裏只要和偺們這樣人家作親纔肯。一回誇獎，一回奉承，把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嫣紅聽了笑道：「老太太這麼喜歡，要是還在，說不定就給寶玉定了呢。」費婆子冷笑了一聲不言語。

正說著，只聽見上頭丫鬟道：「大太太醒了。」嫣紅趕着上去，費婆子也上來把傅試的婆子來提親的事告訴了邢夫人。邢夫人叫來賈璉，亦告訴了他。

且說賈政正坐在椅上養神不語，忽見賈璉進來道：「纔剛有老爺的門生傅試派了家奴來求親，說是他家有個妹子人品不錯，想與寶玉說親。」賈政道；「我早知道他家有個妹子叫傅秋芳，遠近皆讚，這些人不過是看中了這邊的勢力，也不顧得什麼顏面了，家家都搶着來說親。你過去打發了他，就說寶玉已經定下了，叫他們的人死心。」賈璉答應着出去了。

鳳姐又去尤氏那兒議事。掌燈時分，方回自己房中，又命平兒拿着石青刻絲灰鼠披風，豐兒打着燈籠，一同走出門來。只見冷月淒照，霜風漸緊，庭榭冷落，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聲。「唿」的一聲風過，吹的黃葉輕舞，棲禽宿鳥驚飛。鳳姐只覺身上發噤，跟平兒要過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忽見茶房窗下幾個人影鬼鬼祟祟，屑屑嗦嗦，象是幾個小廝模樣，忙喝令站好。那幾個人回頭見人來了，慌忙逃散了。鳳姐立眉怒道：「園子裏不管不行，賊都漸漸的來了，明兒得好好查查。」平兒道：「近來常聽奴才們抱怨說家裏拮据的很，月錢也不按時發了，還減了一半，因這個緣故，偷東西的也多了。」鳳姐嘆道：「就是多派些人也查不凈了，窮極思亂，即便再有能耐，怕也治不好了，不如交給大太太管去，他的本事強些。」平兒笑道：「依我看，奶奶斷不可推三阻四，大太太未必有法子轄治住這些人，還得奶奶多操心，不然園子裏越發亂套了，也越發難管了。」鳳姐想想在理，便道：「老太太、太太已經仙逝，那些主子爺們沒幾個操心的了。我再偷閑不問，家裏怕是早晚出事。」

正要歇去，猛聽得東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幾個老婆子也接着聲嚷道：「了不得了，有了賊了！」鳳姐、平兒唬了一跳，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齊聲喊起來。平兒道：「不好了，必是遭了賊了。都是環兒、芹兒招接外頭的人聚賭，又引來了賊。」正說着，只見林之孝帶幾個男人手執木棍站在院內，吆喝拿賊。上夜的道：「上屋裏的東西都丟了，這裏有好些人上了房了。」大家一齊嚷起來。只聽房上飛下好些瓦來，衆人用力持棍打去，將賊打下房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園牆過去，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裏接贓。原來是賈環的跟班錢槐在那裏候着，已經接過好些。林之孝與衆人喧嚷着追了上去，抓住錢槐幾個，餘下的都從西南角門跑了出去。一時鳳姐由林之孝家的跟着進園查點，有幾處鎖頭擰折，房門大開，林之孝家的將燈一照，進內一瞧，箱櫃已開，鳳姐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着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都沒有住腳，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求二奶奶問管四五更的。」林之孝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偺們先到各處看去。」鳳姐忽一陣頭暈目眩，平兒急忙扶了，回頭對林之孝家的道：「你們去回大太太，二奶奶身子不好，先回去了。」衆人都低頭答應了，鳳姐因和平兒回去，想起此事甚是駭人，~~因回去~~乃和平兒擁被商議到半夜。

第二天便叫來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賴大家的，召集在議事廳道：「近來園裏丟失不少東西，有幾家來抱怨的。因外頭不寧，恐家裏的奴才們學壞了，也跟着偷東西，故請嬸子們幫着到各處查查。」眾婆子都笑着稱是，於是派了慶兒、昭兒、隆兒、住兒等家奴到園子裏挨個去查。忽有人報：「~~邢夫人~~大太太來了！」鳳姐變了臉色，急忙起身去迎。

只見邢夫人由兩個丫頭陪着走來，拉了圈椅坐下，眼皮子也不抬一下道：「我纔跟他們說了過兩天查查園裏的賊，你這就搶在我頭裏把事情攬完，往日老太太太太信任你，叫你管事，我不能不依。如今老太太太太已不在了，這家裏如今我說了算。我看你身子不大好，就回去養着罷，以後不用操家裏的心了。」鳳姐紅了臉笑道：「大太太說的也是，我這就告退。」邢夫人道：「慌什麼，再坐一會。」鳳姐笑道：「不坐了，我還有事。」忙和平兒匆匆出去了。

邢夫人望他去了，冷笑一聲對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賴大家的道：「看把他能的，好象人人都沒他巧，一家子就看到他上躥下跳的，就他能管家了。」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賴大家的都笑着不語。邢夫人則道：「往後有事都來回我，不用找璉二奶奶了。今兒這事也不大，你們看着辦了。」說完起身~~就走了~~恝然而去。

林之孝家的笑着對周瑞家的、賴大家的吐吐舌頭道：「都走了偺自己想點子去蕆事~~辦~~，大太太也不教着點，走的恁快。」都笑着去各處查辦。

且說鳳姐含淚回到住處，對平兒訴道：「我是喫飽了撐的去攬這些事！讓那些奴才罵不說，連上頭也得罪了！我往後也懂的惜福養身了，世事不問，倒落個清閑自在！」平兒道：「奶奶別生氣，身子要緊。」鳳姐一挺身道：「又生氣什麼，我也犯不着生氣。」一時無話。

誰知自上回張半仙驅邪逐魔之後，賈家人口還是中了邪氣，病倒一半，賈政直罵張半仙同那六安道士一樣是江湖騙子，成日着急，忽想起妙玉論才華、人品也是神仙一般人物，忙令林之孝家的將他好生請來。

妙玉本不願來，只因櫳翠庵有兩個婆子也染疾病倒，妙玉怕病疫蔓延，秧及庵內，便由林之孝家的陪着，不顧天色已晚，趕往榮府去見賈政。正見賈政同賈珍、賈璉、鳳姐在榮禧堂坐着。賈政命眾人迴避，獨留鳳姐及幾個女眷迎候妙玉。

妙玉先把一疊符咒交與丫鬟，讓他貼於病人屋內，又將些藥丸令人散發給眾人服下道：「不久眾人即可痊癒。」又說了一會子話便要告辭。賈政忙笑着留道：「妙公慢行一步，還有一事相求。」妙玉笑問何事。賈政道：「人皆稱妙公會占卜，想求妙公為敝府搖上一卦，算算未來吉凶。」妙玉謙讓道：「貧尼實在力拙才疏，怕是惹人恥笑。」賈政再三央求，妙玉只得占上一卦，遂得一雷火豐卦，須看第六爻辭。妙玉不覺面色大變，知道不吉，又不便直言，只好支支吾吾道：「此卦主人口平安，家旺業旺。貧尼庵裏還有事，先告辭了。」

賈政忙命林之孝家的送他回去。妙玉同林之孝家的走了一會子，便要其止步並速往那邊忙發送藥丸諸事。林之孝家的笑着要他一路小心，把燈籠給了他，自己往那邊去了。妙玉打着燈籠邊走邊想：「剛纔所搖之卦乃家亂亡散之象，甚是不吉。~~不過也~~或許未必靈驗，還是別過慮了。」因又藉著月光匆匆往回趕，剛路過瀟湘館門口，隱約聽見有人彈琴吟道：

寒霜染盡窗前影，秋風吟處念淒魂。寒霜染盡牖前盆，秋意成吟念故魂。

今宵弦裏尚吟哦，他年子期覓難聞。曲奏子期訴易鬱，歌哭慈父覓難尋。

思憶萱親夜輾側，愁緒何堪愍惻心。思憶萱親輾側睡，排遣愁緒愍惻心。

淒步中庭彈錦瑟，感懷觸緒望星津。中庭淒步彈琴瑟，感懷觸緒望星津。

月色橫斜憂心炳，家山何處覓渺音。月影斜橫碎心炳，杳望家山伴夢行。

千里沉吟風露涼，多少相似嘆古今。千里沉吟風露滲，萬種慮念嘆古情。

時序遞嬗嘆清秋，天上人間感夙因。遞嬗時序悠長夜，飄逸修篁寂寞庭。

□□□□□□□，□□□□□□□。斑影婆娑習古句，一斛珠淚嘆飄零。

（按：過錄本脫漏一句）

修篁飄逸習古音，斑影婆娑淚粘襟。人生斯世若輕塵，寐意耿耿眷古人。

弦曲知我顰顰意，人生斯世如輕塵。花落羅衫拂拭跡，月移房壁照射琴。

風露涼覺羅衫怯，耿耿不寐思古人。紅枯綠暗萎花色，青重黑濃桂魄輪。

今夜弦中思別意，軒窗明月瀉竹林。今夜弦中思離意，軒窗明月瀉竹林。

妙玉聽琴聲幽咽，音韻淒清，聞之令人惆悵咨嗟~~滿含憂戚~~，詩句蒼涼悲惘，頓生紅粉時乖命薄之嘆，想着此關乎人之氣數，頗為不吉，不可再吟讀下去，忙敲門要進院出面阻止。

原來黛玉因賈母、王夫人去世，家裏蕭索，如今賈門病倒一半，更兼父親是九月初三歿的，忌辰剛過，心內傷感，難以入眠，便坐在密密的青翠竹林裏撫琴吟詩，訴悲解憂。卻見紫鵑開門，引一人進來，藉著朗月一看，那人恍似仙宮天女，容貌雅俊，氣質風流，原是櫳翠庵的妙玉，黛玉怔了一怔，忙笑着往裏讓。妙玉見竹翠月明，佳人撫琴，甚是清幽雅緻，真似妙手所繪~~難得一見~~俗世罕見的一幅佳圖，笑道：「我因聽琴聲窵遠悽苦，詩句悲涼，故趕來勸住，原來是林姑娘在撫琴。」兩個在月下站着，妙玉笑道：「姑娘所彈莫非《猗蘭操》乎？」黛玉笑道：「正是。詩仙親降，稍有怠慢，望請恕罪，能否入敝舍一坐？」妙玉笑道：「承蒙盛情，如此清雅月色，豈可辜負？古詩云：『絕代有佳人，日暮倚修竹』，如此月色、翠篁、佳人，豈不比悶坐深戶強？」黛玉笑道：「詩仙過譽了，吾乃塵世中極俗、極愚的一介草木，怎敢冠以佳人名號，卿纔是極尊貴、極清雅的仙界佳人。猶記那年中秋節月夜聯詩，詩仙不出則罷，一出則~~佳~~竑句驚人，令我等感佩稱賞。」妙玉笑道：「姑娘之才賽我十倍，我是狗尾續貂，自不量力罷了，姑娘出身詩書高門，貌比西子、羅敷，又有滿腹錦繡，可謂人中翹楚也。蘇州自古出佳人，果真不錯。」

黛玉笑道：「此言差矣，妙卿纔是天外天，人外人，我等望塵莫及，能與妙公共處，可謂人生一大快事，素聞妙公玉貌仙資，熟讀彌繁典籍，飽學先哲之典謨，今日見了，果覺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弘雅有遠識。愚尚有諸多不解之天地人情要向妙公討教，望妙公那日清閑了，對愚不吝賜教。」妙玉笑道：「言過了，鄙人聞君博學稽古，雅曠有智，克己恭儉，文詞俊茂，無矜滿之色，居守仁順，率行敬讓。今聆聽君妙音清韻，沁人心脾。又聽君一席話，言辭懇切，博引古今，精析理義，令人感服！你我二人相見恨晚，倒恰如知己。姑娘寄人籬下，未免多愁善感，若能放開心懷，把世事煩惱置之度外，則是於神於體皆有益處，鄙人所言若有冒犯之處，望請體諒。」黛玉笑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你我既是惺惺相惜，不必顧慮，可敞開心懷，高談快論，指出各人品性弊失，卻是好事，妙公論才氣、地位，無人不服，因何閉關自守，獨善其身呢？」妙玉笑道：「非是我不食人間煙火，乃是人心險惡，不得不防，這些世俗貪得無厭之輩，終日所想無非是權錢功利，看你有可用了，纔趨奉於你。這都是些無羞小人，即是清潔孤高之軀，與他們相處久了，亦難免浸染了俗世惡臭，故而我不肯到那名利場所遊逛。」黛玉聽了，甚是佩服，屢屢點頭稱是。兩個談敘良久，妙玉見時已夜深，便向黛玉告辭。兩個依依惜別，妙玉又返回庵裏去了。

話說賈政叫來寶玉，要他好好坐着：「別慌着走，有要緊話跟你說。」寶玉低~~眉~~首不語坐着，聽他指示。賈政道：「你也不小了，該成家了。我已選好一個人，正要派人去求親。」寶玉心裏「咯噔」一下，心想：「不妙，父親竟提起此事。卻不知看中了那個，若不是林妹妹可如何是好？」因道：「父親別逼孩兒纔好，寶姐姐我不會答應的。」

賈政道：「誰說是他了，是櫳翠庵的妙玉。」寶玉喫了一驚不小，竟不知何言以對~~說什麼了~~。賈政道：「我知道你喜歡黛玉那孩子，只是我覺的妙玉比他強。故思來想去，還是選了他給你。」寶玉道：「孩兒不依，除了林妹妹我一概不允。」賈政怒道：「這事可由不得你，你死心罷！我想過了，妙玉為妻，黛玉為副，都嫁給你了。你不~~答~~應允就滾出這個家去，我們恩斷情絕！不肖的業障，你還想着以後為所欲為，恐怕難了。~~馬上~~立等就派人去提親，你給我待好了。」說著起身出去了。

寶玉魂神俱失，垂頭喪氣往怡紅院來，一進門就坐在桌邊趴着不語。麝月見狀，不覺詫異道：「又是誰得罪你了，魂不守舍的。」寶玉擺手叫他別嚷，說要靜一靜。麝月便不插言，到裏間去了。寶玉在屋裏轉來轉去，一會兒又寫又撕，一會兒又唉聲嘆氣着，折騰了半天，仍是沒有頭緒，索性躺牀上發獃去了。

且說那邊賈政找來林之孝家的，命他去向妙玉提親。林之孝家的怔了半日道：「寶二爺知道不知道？」賈政不耐煩道：「他早知道了，不用管他，你只管去。」林之孝家的只得往櫳翠庵來。

妙玉正在院子裏修揖花木，忽聽有人敲門，忙命侍女去開門看看是誰。侍女從門縫裏看了半天，也不敢開門，只回來告訴妙玉道：「是個婆子，可能是他們府裏的女管家。」妙玉頗為驚訝，忖度半天道：「我向來不和這些俗人打交道，今兒前來拜訪，定是有什麼世俗禮尚往來，真真討人嫌。~~不~~莫要開門，叫他回去罷。」侍女應了一聲往門縫裏喊道：「師傅說了，他不認得你，叫你回去。」林之孝家的笑道：「是老爺叫我來告訴你們師傅一聲的。」妙玉已站在門旁聽見了，想了半天便叫侍女把院門打開。

林之孝家的笑着便要入院，妙玉認出是管家的婆子，笑着讓他進來道：「大娘今日大駕光臨，卻不知所為何事。」兩個到裏面去說，侍女自去別處走動。妙玉要給他倒茶，被林之孝家的笑着勸住了道：「我不過受命前來告訴一聲的。」妙玉便問何事，林之孝家的笑道：「老爺說了，寶二爺也大了，該成親了，想託我問師傅一聲，若是下了聘禮來向師傅求親，師傅可願答應？我們也不急着要回音，師傅可以考慮幾天再回話。」妙玉聽了，臉上紅暈一團，嗔道：「大娘不可唐突，貧尼可要惱了，此話實在無禮！」

林之孝家的笑道：「又不是我的意思，是老爺的意思。三天後你派個丫頭來我們那裏，找我告訴一聲就行了。我也不多打攪了，師傅告辭！」說罷起身便走。妙玉獃怔坐着不語。等侍女來了，告訴他：「人都走了，怎麼還愣着？」妙玉方起身往~~禪房~~東禪堂裏去，低頭想着，身子漸漸的退到牀上，向裏躺着默不作聲。

林之孝家的返回榮府，看見賈政正和寶玉在書房裏爭執。寶玉滿臉是淚哭個不住，見他來了，兩個忙不則聲了。林之孝家的告與賈政說已去了櫳翠庵。賈政說知道了，要他先回去。林之孝家的轉身走了。賈政怒道：「別爭了，既然黛玉為副，還不是嫁給你了，正庶就那麼重要？」也不容寶玉多說，離了書房出去了。

寶玉只得返往怡紅院來，躺在牀上，思索半日，心想：「林妹妹的風流氣度雖與妙玉旗鼓相當，若論品貌確不及妙玉，妙玉乃天上仙女一般人物，出身高門，本是攀求不得，只是如今他宦門凋落，徒留尊敬與眾人，他那詩才連林妹妹等皆不及，如此種種，妙玉倒佔了上風。父親逼我求娶妙卿，據我想來，定是近來家底空了，連奴才都不聽使喚，偷東西典當了，父親想他尚有從家帶來的珍寶古玩遺產，故有了心思，我對他也有幾分情意，若與父親違抗，必然喫虧，不如順着父親，答應求娶妙卿，雖說林妹妹屈居第二，然今生我們能結成姻緣，長相廝守即可，至於名分，又有何要緊？他二人若齊助我持家，倒是妙事。即便妙玉不嫁，我此生也不止一妻一妾，貧民小戶尚娶妻多人，何況我本是榮國府公子哉。」如此想着，心裏暢快了許多，只是妙玉如此尊貴，萬不可唐突了他，須寫一封信，討得他的芳心纔可。

且說周瑞家的、賴大家的查了一天，查出是趙姨娘的小廝趁着天黑到各處偷竊，來回邢夫人說已捆了三個關在馬圈裏了。邢夫人命每人打四十大板子，扣兩個月的月錢，再關兩天後放回。

周瑞家的、賴大家的應了，回去叫來幾個奴才，拿着棍棒往馬圈這邊來。卻見趙姨娘、賈環和錢槐及幾個小廝正在給三人鬆綁，忙喝令道：「快快住手！你們是想攪亂家法嗎？~~怎麼胡來了~~真是胡來！」賈環怒道：「怎麼是胡來，你們抓錯了人就不胡來？」趙姨娘道：「昨兒他們都在環兒屋裏樗蒲擲色子玩，那裏又出去偷東西了？」周瑞家的道：「別打圓場抵讕了，今兒都查明白了。就是他們三個偷了不少東西，想賴也賴不掉！」趙姨娘嚷道：「我們的人都是些賊不成，只是不知那些剋扣月錢的怎麼論~~是什麼~~。我們不服，要找老爺問問。你們做出來的事都夠使了，~~什麼事沒有幹過？~~放~~高~~重利貸，偷主子的錢。蓋園子那會你們也沒少剋扣銀子，這會子裝什麼好人？」

周瑞家的怒道：「看你是個主子，我們不跟你吵，如今我們奉大太太的命來處置這幾個賊，你們只站在一邊別妨礙着纔好。」誰知趙姨娘、賈環和錢槐等人硬是攔着不叫打人。賴大家的忙小聲告訴一個小廝，要他到那邊去回大太太去，這裏仍和他們吵鬧。

不多時，邢夫人帶七八個小廝來了，罵道：「誰再敢攔着擋着的，一律責打，沒有王法了，都要反了不成！」趙姨娘上前~~還要解釋~~正欲評說，卻被邢夫人指着鼻子罵：「瞎了眼的婆娘，黑白不分，成日裏吵吵鬧鬧的也不害臊，還不快滾回去！」趙姨娘、賈環和錢槐等人悻悻的走了。

邢夫人忙命開打，一時棍棒交加往那三人臀上打來，打的三人哀哭討饒，呼爹喊娘。趙姨娘、賈環和錢槐等人遠遠聽了，都咬牙罵道：「別高興太狠了！將來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就知道偺們的厲害了。」說罷拂袖而去。邢夫人趕往寧府來，恰有小廝告訴了賈政。賈政也急忙趕來看看，正與邢夫人打了個照面。邢夫人便一五一十告訴了他，賈政聽完氣的直罵：「這婆娘真是混帳，想反了不成？近來奴才越發難管了，這還了得？」因又罵環兒、錢槐等人。

邢夫人因要回去歇着先走了。賈政叫了兩個小廝去把趙姨娘、賈環叫到他那裏去。小廝找了半日沒有找到，恰在榮府門口遇見寶玉和茗煙，便問可曾見過賈環。寶玉說~~沒有~~未曾看到，那兩個小廝便轉身走了。

寶玉從懷裏取出一封信箋讓茗煙到櫳翠庵交與妙玉。茗煙興興頭頭往櫳翠庵趕來。及至門前，只往那門縫裏一投就轉身回去了。妙玉的侍女看到信箋，忙揀了回禪房交與妙玉。妙玉正躺着不語，見信箋遞了過來，隨手接了拆看，只見上面寫道：

「濁物久慕蘭姿仙才，不敢褻瀆。小姐乃金玉之質，小生則係不才之身，鳩鴆豈近鷹鷙？然達誠申信，願結秦晉之好，恕吾直言冒犯，多多見諒，敬待佳音。檻內人怡紅院濁玉沐浴謹拜。」

妙玉不覺獃了，臉上作燒，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索性起身往門外走去，心裏仍是怦怦直跳。繞過河灘，轉過幾間茅檐，逶迤穿過一條小徑，過了橋，身子恍恍蕩蕩的，竟往那山上走來。四顧一望，卻見蘆花飄舞，水邊幾個小鬟垂釣；竹橋雅緻，有個公子獨立，仔細一看，不是別個，正是那傳信之人在那裏發獃，不覺羞紅了臉要退回山下。偏被寶玉看見，忙快步追了過去。不多時追上，喘吁吁道：「妙玉~~師傅~~姐姐莫跑，濁玉這廂有禮了。」妙玉又轉身往山頂來，寶玉隨後緊跟。兩人站在山上四顧遠望。妙玉也不言語，臉紅暈着站着。兩人四目以對，似有無限言辭不能盡述。

半晌，妙玉纔快步下山去了。寶玉追了多時，無奈東繞西轉已是不見，只得轉頭往怡紅院方向去了。妙玉回到櫳翠庵，和侍女聊敘賈家之事。先是談些人口家事，再談及有幾個公府子弟。侍女道：「聽人說他家有個含玉而生的公子，性情古里古怪。那一年為了一句林姑娘要回姑蘇的頑話，竟變的癡癡傻傻的，人家都說是為了他的姑表妹林姑娘病的。人人都說他和林姑娘是一對呢。」妙玉往日便知寶玉和那黛玉親密異常，經侍女提起寶玉為黛玉瘋癲一事後愈發感嘆。

妙玉獃了半日道：老爺派人來求親，定是改變主意，要寶玉棄黛玉而另擇。吾覺不妥，何必又壞人家佳姻，況那日和黛玉在月下一番細談，更覺自己不及他，若能成全他和寶玉的姻緣，也是一件功德之事。」侍女見妙玉半晌不言語，便問他所思何事。妙玉道：「明日離了這裏乘船往東南而行。」侍女不敢多言，只得遵命。

次日天尚未亮時，趁着園裏人都還睡着，妙玉即收拾了行裝和幾個侍女急忙離~~開~~了賈府。妙玉不敢走那鬧市，怕遇着流民，只沿小道往江邊走來。江上薄霧未散，有個~~梢~~艄公在江畔繫攬繩，見他們幾個要坐船，忙招呼他們上了船，划動舟槳。妙玉站在船頭，望着遠遠汀洲迷離，天邊模糊可見半輪殘月，江上冷風吹起衣襟，妙玉不覺有些淒冷感傷。再回頭望望江岸，愈行愈遠，漸漸看不見了。

且說寶玉回到怡紅院，賈政又來逼他找妙玉求親，見寶玉回心轉意，因笑着派林之孝家的再去櫳翠庵提親。誰知林之孝家的到了那裏，卻見人去庵空，回來忙告訴賈政知曉。賈政、寶玉~~頓~~甚感意外，都獃住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六回 挑正庶風月斷佳偶 祭祖祠清明泣遠嫁**

~~詩云~~題曰：

~~鐵騎戍邊護池潢，旗畫委地見倉皇。~~聰敏斐雋比仙家，滿頰凝脂若晨霞。

~~誰謂裙釵不解兵，漢月曾經照流黃。~~鐵騎池潢逃邊戍，裙釵離緒似飛花。

話說賈政、寶玉聽林之孝家的說妙玉~~已經~~離了賈府走了，~~頓~~甚感意外，都~~獃~~怔住了。林之孝家的問賈政意否派人~~去~~尋找。賈政嘆道：「不必了，~~強求也是無益。~~讓他去罷，如此強求，~~不然~~倒~~象是~~似公府依勢壓人強娶似的~~偺逼他似的~~，~~反為~~不妥不妥。」因令寶玉仍回去讀書，~~日~~以後再提。寶玉答應一聲去了。

豈料近幾年大旱不雨，蝗災肆虐。~~國之東北距~~京城徂之海路三千里有一蠻夷島國，人稱「玉戶島」，某屢屢滋事侵犯海疆，意圖不良。坎方有戎羌入侵，坤方有流寇作反。更有坎方痘疹等瘴疫流傳，平民死亡愈萬。賈赦被派往坤方聽令，賈政等皆被聖上召集前往海疆監督防禦工事。平安州亦有流賊造反，節度使命賈璉前去應奉公事，一連數月未歸。

不覺冬去春來，展眼又是春日二月。趙姨娘見王夫人病故後，賈政無心要他當家，有事也只找周姨娘、鳳姐等，不覺動了氣，趁賈政不在家，便要興風作浪，卻被邢夫人、鳳姐等彈壓了下去。趙姨娘不免懷恨在心，時時在下人跟前~~道~~播弄邢夫人、鳳姐的不是。那些下人因往日被鳳姐管的嚴了，都有些懷怨，故都和趙姨娘串通一氣，意圖滋事。

這日趙姨娘因月錢減了一半正和幾個媳婦婆子埋怨，忽聽丫鬟說這園子初蓋時總管賴大、來升等貪了不少銀錢，便去找邢夫人告狀。邢夫人正在家中安坐，忽見趙姨娘領一干媳婦婆子趕來，說總管賴大自己家的園子氣派奢華的很，定是私吞了不少贓銀，要邢夫人查查。又道寧府的總管來升及俞祿張財家的都私設了小金庫，連趙嬤嬤的兩個兒子趙天梁、趙天棟都動了蓋園子的錢，要邢夫人再查查府裏帳目。

邢夫人聽罷，沉思片刻纔道：「好了，我已知曉了，你們先回去罷，日後會查。」趙姨娘道：「何必又待~~日~~以後，何不立等就查？太太指示我們去查，我們腿跑勤點幾日~~就~~便可查個十之八九~~一清二楚~~。」邢夫人怪道：「急什麼，你們別得意，你們做的事就樣樣乾淨~~乾乾淨淨~~，誰信？這會子催着去查，不過是混人耳目罷了。~~都~~皆會查明白的，璉二媳婦也未必脫得了干係。都走罷，一進門就大呼小喝的，還把不把主子放在眼裏！」

趙姨娘還要說，被兩個婆子暗暗從~~後面~~身後拉了拉衣角，纔不吱聲了。趙姨娘一干人走後，邢夫人對嫣紅、翠雲笑道：「說歸說，真要查起來，牽一動萬，這家裏有幾個沒有干係的？得罪人還是輕的，只怕要抓起來，家裏都要抓完了，那還了得？日後他們再來鬧，就說在查着呢。不過拿一個作筏子堵住他們的嘴罷了。璉二媳婦~~以~~往年得罪的人多，只把他查~~清楚~~明白了。那些下人遂了心，必拍手稱快，別人的事或許管都不管了呢。」嫣紅、翠雲都答應了不語。

且說趙姨娘領一干媳婦婆子往園子裏來，恰見賈菖、賈菱拎着幾包藥走着，便招手笑道：「你們兩個猴兒不好生在茶房裏管事，投五投六跑到園子裏~~來幹什麼~~搞七捻三。」賈菖笑道：「各位大娘往那裏去？偺們是替林姑娘到街上包了幾兩紫菀、款冬。林姑娘的咳疾越發重了。」趙姨娘笑道：「你倆又該趁勢扣些銀子私塞腰包~~中飽私囊~~了。」賈菖、賈菱本是族中貧寒人家子弟，最怕被人輕鄙，聽趙姨娘如此說，不覺臉上羞慚，都笑道：「姨奶奶饒了我罷，說話也忒刺心了。憑我兄弟倆多大膽，也不敢隨意營私。」說著低頭匆忙走了。

趙姨娘等都大笑道：「一句話說的臉憋的通紅，頑笑話也當真。」賈菖、賈菱撇撇嘴也不搭言，恰見前面有個逗蜂軒，兩個進去歇歇腳。賈菖冷笑道：「~~他~~這個二几眼不過是個姨娘，說話就恁不客氣，跟「缺百眼子」一個德性。幾天家裏都沒有酒喫了，月錢減了不說，還延遲了時日，這日子沒法子過了。」賈菱道：「兄弟所言極是，上回偺們賭輸的錢還沒翻回本來，借的重利債債主已多次催上門了，可怎麼是好？」賈菖左右看看無人，小聲道：「今晚趁大家都關門閉戶了，偺翻牆到怡紅院摸點值錢的東西如何，再不想法子弄錢還債，他們都要催命了。」賈菱道：「寶玉頭頂那個嵌寶紫金冠值幾百金，尚有赤金瓔珞圈也價昂的緊。」兩個因偷偷商議起來。

天色一黑，兩個就東遊西逛，不肯家去，眼見着到了亥時，眾人都睡著了，兩個先是到各個院子翻找東西，又翻牆到怡紅院偷東西，直摸到寶玉屋子裏，蹭到炕頭邊，把枕頭下一個東西摸走了，也未細看，又摸了些別的東西就逃了。

話說寶玉天亮起來漱洗喫了飯就要往學堂裏去，麝月往他枕下一摸，卻沒有摸到通靈玉，唬的滿身冷汗，着急道：「皇天菩薩小祖宗，你到底把玉弄到那裏去了？」寶玉道：「不是在枕頭下嗎？」麝月又東翻西找一番，那裏找的到？登時急的大哭。寶玉道：「不知是不是昨晚丟在園子裏了，還是到外頭找找看，問問各房的人有沒有看到過。」麝月依言分路各處追問，卻是人人不曉，個個驚疑。

麝月回來只是乾哭，寶玉也嚇怔了，找是沒處找，回又不敢回，正在發獃，只見各處知道丟玉的都來了。探春叫把園門關上，先命個老婆子帶着兩個丫頭，再往各處去尋探，一面又叫人在寶玉屋裏四處翻箱倒櫃，找了個遍，皆是空無所獲。李紈、平兒、黛玉也趕來了，都道：「不止此一處，那邊也有人報說夜裏失了盜，一些珠寶簪環俱不見了。」平兒又問昨晚都有誰往這邊來過，探春出去問丫頭們，黛玉、平兒、李紈在屋裏候着，忽聽外面有人亂嚷：「你們丟了東西自己不找，怎麼叫人背地裏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了來，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洑上水的，該殺該剮，隨你們罷，得了什麼不來問我，丟了東西就來問我！偺們都是生來做賊的嗎？」只見趙姨娘、賈環推搡着探春罵罵咧咧進來了，探春忙笑着解勸。

趙姨娘大哭着對平兒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看不見該問他，怎麼問我，寶玉人尊貴，戴個物件也是尊貴的，難不成我們環兒連他屋裏的貓兒狗兒都不如，就配做賊了？」賈環也對探春瞪着眼哭道：「人家丟了東西，你怎麼找我來查問，我是犯過案的賊麼？」探春~~賠笑着~~向趙姨娘賠笑道：「姨娘這話太多心了，不止環兄弟要問，昨兒到這裏來的人都要盤問。」趙姨娘一邊解衣服一邊道：「姑娘如今是主子身份，我不敢不依，若再不信，就把我身上也搜一遍。」平兒、李紈急忙替他繫上，好言把他母子勸出去了。

這裏寶玉倒急了，說道：「都是這勞什子鬧事，我也不要他了。你們也不用鬧了。環兒一去，必是嚷得滿院裏都知道了，這可不是鬧事了麼。」眾人更加焦慮，知道此事掩飾不了，只得商議着定了話，好去回賈政。寶玉道：「你們竟也不用商議，只說我砸了就完了。」平兒道：「我的爺，你說得倒輕巧，上頭要問為什麼砸的，他們也是個死啊。倘或要起砸破的碴兒來，又怎麼交代呢？」平兒覺此事重大，回去稟明了鳳姐，問如何處置。鳳姐也慌了道：「快去叫林之孝家的帶人到各府裏盤查。」平兒答應着去了。

這裏李紈等紛紛議論，又傳喚看園子的一干人來，叫把園門鎖上，再傳林之孝家的來，悄悄兒的告訴了他，叫他吩咐前後門上，三天之內，不論男女下人，凡是從裏頭可以走動的，要出門時一概不許放出，只說裏頭丟了東西，待這件東西有了着落，纔可放人出去。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去辦了。

且說李紈等在寶玉屋裏議論到晌午，都散去了。寶玉因有上次丟玉時張道士送的護身符，故並未現異常，仍被督促着上學去了。黛玉心急，仍在怡紅院未去，坐着等消息。

過了半日功夫，只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婆子推着兩個人進來，黛玉抬眼一看，原來是賈菖、賈菱，專在茶房煎藥供茶的。林之孝家的道：「查了半天，原來東西就是他們兩個偷的，寶二爺的玉也交出來了，姑娘看看怎麼處置。」黛玉冷笑道：「既然是賊，就押送到官府裏去。」一語未了，進來兩個女人，乃是菖、菱二人之母，都跪下向黛玉求情道：「看在他倆為林姑娘煎藥的份上，就饒了他們這回罷，他們也是窮瘋了，我這個做娘的回去一定好好教導他們，保證他們下次再不敢了。」黛玉仍執意要送官府，林之孝家的也陪着求情。

賈菖、賈菱哭着說家道艱難，纔做了如此蠢事，黛玉思量半晌，便未將他們送與官府，仍叫小廝把二人打了幾十大板。賈菖、賈菱因此對黛玉生恨，後多人求情，說可憐他們家沒有進益，別處又不好謀差使，仍叫二人到茶房煎藥。黛玉念二人亦屬賈府宗族子弟，不敢妄自發送，遂留下二人仍在茶房應差。

這日趙姨娘往園子裏來，忽見茗煙在和掃紅、鋤藥、伴鶴在爭什麼頑物，便過去問道：「這幾個猴崽子敢是偷了什麼，在分贓不成？」茗煙四個都笑道：「那有的事，大老爺老爺已回來了，帶回來不少頑意，我們四個分分罷了。」趙姨娘詫異道：「老爺回來了？我們怎麼不知道？」因來到賈政書房，恰見賈政歪在椅子上閉目養神，面容枯衰，鬢髮花白，比往昔更蒼老憔悴了些，便笑道：「給老爺請安。」賈政皺眉發躁擺擺手道：「你出去罷，我煩着呢，有事找大太太去。」趙姨娘知趣出去了。

不一會兒，賈璉賈珍進來。賈政請他們坐了，說了些在海疆的事情，竟老淚縱橫哭了起來。賈璉賈珍慌了，忙發語解勸。賈政肐揪慨嘆國事舛亂，賈璉賈珍也止不住掉淚。因見賈政有些乏了，朦朧似要睡去，忙叫來丫頭扶賈政安歇，一時小丫頭進來服侍不提。

賈璉回至房中，只見小丫頭進來對他道：「方纔官媒婆朱大娘來了。我回了他奶奶昨兒沒睡好，在裏~~面~~屋睡着。他往大太太那裏去了。」鳳姐迎出來道：「那朱嫂子腿也快跑斷了，說有什麼戚大人家的來和偺們聯姻，這兩日天天弄個帖子跑來跑去的。」平兒過來為賈璉脫了外衣，見他面上似有淚痕，因好奇歪着頭瞧了半天。

鳳姐笑道：「你不認得他？要不趴臉上仔細瞧瞧。」平兒笑道：「二爺這是受了誰的氣了，淌眼抹淚的！」鳳姐聞言驚訝道：「哦？我倒要瞧瞧！」起身湊近了瞧。賈璉道：「剛從老爺那兒過來，聽他講的打敗仗的事心裏受不住就掉了淚。」平兒、鳳姐都斂住笑道：「我們也聽說了，怎麼會敗成那樣！朝廷多派些兵不就~~成~~訖了。」賈璉道：「朝廷也不好辦，有好幾路子人馬來侵。又有瘴疫，又有旱災，又有蝗災，都忙的焦頭爛額了！」鳳姐道：「但凡我是個男人，就帶兵打他娘的賊寇。老娘可不是誰想欺負就欺負的。」賈璉笑道：「不是男人也可以帶兵啊，~~過去~~那年有個戰死的林四娘不就是女兒身嗎？」鳳姐道：「那也得朝廷任用我啊！」於是笑着收住話頭又談起求親的事來。

賈璉道：「戚將軍那日來偺家謁拜，曾見過三妹妹，就留了心，回去跟他的公子一說，要替兒子求娶三妹妹，派人拿來庚帖求娶，大太太、大老爺、二老爺也同意他們的親事了，只是纔開個頭，還沒有議定。戚公子聽說探春品貌雅俊，早亟不可待要來偷偷探望，你幫着看看去。明兒戚公子來偺家做客，也是偷偷看看三妹妹的意思，到時你把三妹妹叫出來，同他見個面。」鳳姐笑道：「戚公子做事果然響快，頗具武夫之雷厲風行，只是不可唐突了探丫頭，男女授受不親，這可難辦了。」托腮想了半天，笑道：「不如這樣，明兒你在園裏擺上酒菜，請子弟們一同賞杏花，我同女眷遠遠的圍坐一桌，戚公子趁便遠視即可。」賈璉笑道：「這樣也好，他二人也不必會晤敘談，只遠遠的打量着，倒也妥當。」鳳姐笑道：「不用你操心了，探丫頭的事我自有主張。」一時丫頭端上飯來都洗了手喫飯，不在話下。

鳳姐喫罷中飯趕往秋爽齋來看望探春，先與他說了些家常話，又提起宮中的事來。再及談至海疆戰事，探春止不住傷心，憤而掉下淚來道：「太慘了，與海寇打了也有幾個月了，死的人都堆成了山，沒有糧食，就喫死去的人。末了城裏將士平民只剩幾百人，卻無一兵投降，都殉國了。偺們的將士也沒有軟骨頭的，還有個神威將軍被俘了也決不求饒，寧可絕食自殺。可偺們竟還是一敗塗地！」不覺放聲大哭。鳳姐怕他傷心過度，忙勸住了，又說起戚建輝公子明日來家做客，要他去見見。

探春知道戚公子是為他所來道：「天下不寧，我卻耽於兒女私情，不能為朝廷分憂，實在慚愧。」鳳姐道：「打仗的事自有操心的人，不用偺們多慮。女孩兒家遲早要出門子，三妹妹~~也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不用我教都該知道怎麼做了~~是投錯了女兒身了，沒法子，下輩子再投胎做個小子罷。」探春道：「明兒我自去和他見面，你不用多慮。四妹妹的親事~~怎麼辦~~還擱着，可有人提？」鳳姐道：「他~~固~~執拗的很，誰提他跟誰惱！~~別~~莫管他了，自有老爺去找他。」說著又叫~~侍~~待書、翠墨到他那裏領幾件新衣裳，叫探春明兒穿了這個去見戚公子。~~侍~~待書、翠墨笑着去了。鳳姐也告辭走了，探春送出門外。

次日一早，~~侍~~待書起來服侍，見探春已起來要往外走，忙問：「姑娘去那裏？」探春道：「我出去走走。」因信步往園子裏來。卻見園中起了一層薄霧，晨風起處露濕芳草，林間鳥語鳴唱，楊柳款款搖擺，曉來誰綉芳園麗？原是春風意。

探春站在杏花樹下，看那花兒開的正艷，摘了一朵放在鼻尖嗅嗅。忽見鳳姐遠遠走來，便知是來找自己的，怕鳳姐笑他起的早，沉不住氣，忙穿花度柳抄近路回秋爽齋了。

鳳姐來到秋爽齋，幫探春梳理打扮，又給他穿上新衣裳，拿了銅鏡給他照着，探春羞紅了臉道：「醜死了，姐姐快拿開鏡子罷，~~別~~莫要照了。」鳳姐道：「這還叫醜？只怕是百裏也挑不出一個來，上那裏再去找這麼俊的小姐去？又會作詩，又會理家，誰娶了誰有福氣！」探春聽罷羞得~~連聲止住~~臉色紅暈一團。~~侍~~待書、翠墨都笑道：「姑娘一向嚴厲的很，從來沒見過我們小姐也會害臊。」探春道：「這兩個丫頭敢是外頭來的，想作反了，敢笑話起主子來了。」因伸手要去打他兩個，~~侍~~待書、翠墨左右躲閃，笑個不住。

梳理完畢，因不知戚建輝公子多時來，鳳姐便陪探春候着。又過了半個時辰，豐兒過來告訴道：「二爺要我帶個話，說家裏來客了，要二奶奶回去，還要三姑娘也跟着去。」鳳姐道：「我還以為不來了呢，架子真夠大的。」因陪着探春往寧府裏來。一路上探春羞的掩面要退回去，被鳳姐笑着硬架着胳膊過來了，到了園中，卻見眾人端坐着等候。

探春被鳳姐扶着一步走不了幾寸，慢慢走到桌邊坐了，同幾個婆子湊成一桌。鳳姐見戚建輝沒有來，起身交代了幾句，就往這邊來找賈璉，一徑來家。剛至院門，就聽見屋內有談笑聲，卻是賈璉的聲音。

挪進屋來，抬眼輕輕一瞧，只見賈璉和一個公子正站着評議牆上的一幅煙雨畫。那公子錦衣紈衫，容貌風流俊朗，體格魁偉瀟洒，一身英氣，滿臉自得。

鳳姐笑道：「璉二爺，酒席備辦好了，戚公子請入席罷。」賈璉戚建輝會意，同鳳姐走了出去。待大家坐定了，賈璉笑請諸位啟箸開飲。戚建輝左右打量，賈璉悄悄指與他看。這邊鳳姐也悄拉探春衣襟。二人四目相對，都有些羞慚，戚建輝見探春風流俊逸人材不俗，心中暗喜，探春只是羞慚不語，低下頭去。

戚建輝一時高興，不免多飲了幾杯，見探春與鳳姐起身走了，也起身裝作洗手要走，賈璉拉他不住，只得罷了。

且說鳳姐一路詢問探春，在會芳園叮囑~~侍~~待書好生送姑娘回去，自己要回宴席陪客。探春、~~侍~~待書走的累了，看見前面有個小花園，裏面有個亭子，二人進去歇着。約莫一頓飯工夫，二人走進花叢。

只見春色無邊，花開正紅，香風遊碧毯，翠柳扭纖腰，仙降緋霧化桃林，蝶舞綠海~~香風~~羨新侶。更喜僻坡有綺麗，卻見幽經遍旖旎，赤橙黃綠全用盡，不畫春色一點奇。

忽然那邊杏樹下站着一公子，不是別人，正是戚建輝。探春羞怯轉身走了，戚建輝遠遠看他走遠，一臉欣悅。

鳳姐、賈璉久等不見，一路來找戚建輝，看見探春避他走了，戚建輝慢慢移步往探春一方去了，都相視而笑。

忽見趙姨娘從那邊來了。鳳姐皺眉道：「他又來做甚，成日胡說八道的。見了他閨女，不知又要說什麼掉底子的話，壞了好事。」因迎頭趕上道：「你閨女往那邊去了。你別跟着去了，就在這靜候罷。」趙姨娘道：「我這個丫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還算是個娘，姑娘是要高飛的人了，我養了他一場，想瞧瞧姑爺都不成？竟比他的丫頭還不濟了？」鳳姐仍擋着不讓過去。趙姨娘惱了，道：「怪了，我又不是虎狼，不過是去看看，怎麼就不~~行~~妥了？」說著硬是閃開鳳姐往那邊去了。

鳳姐賈璉見他遠遠的看不見了，只得返回房中。因喫了中飯，不知那邊怎樣，便派平兒過去問一問。平兒去了多時回來道：「真真是個敗門星！趙姨娘這個混帳婆子多嘴犯舌的，戚公子已經回去了，說三姑娘是妾生女兒，門不當戶不對，已經走了。」鳳姐聽了不覺氣的怔住了，罵道：「人家都盼自己家旺業旺，兒女有個好結果。他卻時時生事，攪的家宅不寧，連自己女兒的好姻緣都給胡沁亂嚼倒騰壞了！我這就去他那裏，看我不罵死他。」平兒忙勸道：「奶奶別和他一般見識。何必得罪小人，弄得白吵一場，也是無益。」鳳姐又問探春怎樣，平兒道：「三姑娘委屈的什麼似的，坐在屋裏只是哭。」

鳳姐起身要去看看，賈璉進來道：「我也聽見了，也不全怪趙姨娘。戚公子自己挑挑揀揀的，再者這事早晚也得說破。戚公子也是個傻子，探丫頭論才貌論能力不讓鬚眉，他是打錯算盤了，以後我看他還上那裏找更好的去。」鳳姐道：「怎麼人人一提是小老婆生的，就覺得好象齷齪了一大截子？探丫頭為人謇直，怎受得了這樣囊氣？唉，不提也罷，怪只怪探丫頭投錯了胎，生不逢時。」說著自去秋爽齋安慰探春不提。

且說賈政在家歇息，因海疆戰敗堵心塞喉，一應大小事務一概懶的過問，都交與邢夫人和鳳姐、周姨娘去打理，自己只是躺着~~唉~~咳聲嘆氣，大門也不邁出一步。寶玉亦從別處獲知朝廷與海賊打仗大敗，似被人抽去七魂八魄一般，成日只落淚嘆個不住。

麝月勸他看書，他卻瞪着眼把書一扔道：「那還有心思看這些混帳書本，外~~面~~頭都亂的快到了末世了，朝廷失守驚慌無措，讓人肚腸骨裏發癢，日後還不知怎樣呢，只怕不妙。」說罷痛哭不已。麝月半晌不語，嘆氣道：「日後會怎樣，也未可知，我也不勸你了，二爺留神點，別讓老爺撞見了，時時也擺個樣子。」說著忙別的去了。

卻說林黛玉因見寶玉心煩意亂，總不出門，也不思着在一處說說話，這日飯後看了些詩詞，自覺無趣，便往怡紅院去看看寶玉，只見麝月在迴廊上搭衣裳，聽見房內有嘆息聲，又見麝月道：「都在裏~~面~~頭呢，來了好幾個。」黛玉進去一看，原來李宮裁、平兒、鴛鴦、探春都在這裏。一見他進來都道：「林姑娘從那裏來？」林黛玉笑道：「怎麼都愁眉不展的。」寶玉含淚道：「妹妹竟不知道，出大事情了。」黛玉道：「又打敗了嗎？」寶玉泣道：「可不是，聖上打不過人家就派人說情，說只要與海寇聯了姻，就是親戚了，仗保準打不起來了。」平兒道：「聖上竟出如此下策，要南安郡王的女兒和親。南安郡王比偺有勢力，怕自己女兒嫁到那裏喫苦，就要到偺家找人頂替。」黛玉道：「這就奇了，偺家又不是他家，怎麼可以頂替？」李紈道：「南安太妃剛剛來了，說要認三姑娘為乾女兒，替他閨女和親。」黛玉聽了不覺驚道：「竟有此理！」寶玉只趴在桌子上大哭。李紈、平兒忙勸個不住。

探春低頭半日纔抬頭道：「不依也不能，只能順着他們。」說完淚早已淌下來。黛玉道：「聖上也太沒個籌算了，叫人欺負到家門口，尚要和顏悅色討好他們和親，竟是昏曖不明了！」探春忙握住他的口道：「快別說了，這話不好聽，仔細外頭聽見。」黛玉低了頭不言語了。

正說著，只見邢夫人的丫頭進來道：「大太太叫三姑娘去他那裏。我找了半天原來都在這裏。」探春聞言起身道：「各位先坐着，我去去就來。」眾人看他去了又都回來坐着。

探春來到邢夫人處，見來了不少宮裏的人都在外面候着，便低頭不語進了房間。只見南安太妃一邊端杯子喫茶一邊同邢夫人、賈赦、賈政敘着。一轉頭見探春進來了，忙過來拉住手道：「好閨女，越發出挑了，快坐乾娘這兒。」探春陪笑着坐他旁邊，被他挽着肩膀，說親道熱的。

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眾媳婦都在門外請外面的人到那邊喫飯。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鬟從圍屏後面出來上菜上酒。賈赦、賈政忙笑着要南安太妃舉筷。南安太妃夾了菜往探春嘴裏喂，探春笑着推讓。南安太妃因問寶玉、黛玉、李紈等怎麼不來，賈政笑道：「他們都喫過了。」南安太妃便沒再多問。喫了飯，南安太妃在園中略逛了逛。

邢夫人、賈赦、賈政、探春一路陪着。南安太妃道：「實在倉促的很！這兩日別讓探春四處走了。明天會來人給探春打扮一天，後天便是啟程之日。由水路直接送往海疆那邊就~~行~~訖了。」邢夫人、賈赦、賈政都答應着。南安太妃說身上不快，賈政等忙安排丫鬟服侍他往嘉蔭堂去歇息了。探春回到秋爽齋，見圍了一屋子的人，因知道從此不能見了，這兩日眾人都聚着陪他。探春忍悲陪大家說笑了一天，晚上也不想睡，又和鳳姐、黛玉、寶玉、李紈、平兒等喫酒聊到半夜纔散了。天一明就有宮裏的侍女來給探春穿衣打扮，外人不得擅入。

清明那天一早，天陰沉沉的，下了一陣霧雨，又止住了，園子裏諸人都有鬱結之感。淑景輕暖，寒煙淡盪，幾處院落嫣紅、翠雲等釵環綠楊高掛盪鞦韆。幾處隆兒、慶兒、彩哥兒踢蹴鞠、鬥卵，各宗族子弟備辦香燭、祭物、金錢冥紙、騎寶馬、乘香車、踏芳徑、眾奴僕抬着祭物、食盒、風塵僕僕，一行人浩浩蕩蕩往白楊村賈家祖墳而去。只見那郊原野曠男女擁集，車馬喧闐，仕女遊人踏青不斷。幾處新煙紙錢飛，春草青青、古墓壘壘、賈赦、賈政率眾人牽衣跪拜、酹者、哭者不絕於耳。林之孝、來旺兒提鋤除草添土，賈璉以紙錢置墳頭，哭聲大作，祭罷徒步返之。另有外戚邢德全等列坐~~食~~[口床]【按：左口右床。】嗓而盡醉，不肯回去。至家，賈赦賈政賈璉進入祖祠拜祖宗靈位，虔誠泣語，不可盡述。

探春獨自在屋裏喫悶酒。雖有侍女勸解，都被他推開了，又道：「不醉不能啟程。」侍女只得依他。探春不覺喝醉。

寶玉來看過一回，探春要他把以往大家做的詩詞都抄錄下來，他一併帶着留個念想。寶玉拭淚收集了與他。探春捧着稿子道：「將來我在異邦想大家時就看看這些。」說罷又忍不住哭了。又拿起花梨大理石案上寶硯壓着的一張紙，遞給寶玉，寶玉拿起一看，原是探春臨行所書憤慨之言，不覺念道：

「卬身為庶出賤格，竊窺皇綱多年。為君之道，多有不妥，今既遠嫁海疆，難以返歸，斗膽指摘家國陋弊：君王持家，子孫無數，有聰有愚，有康有痴，傳位何人，名分要緊。正出蠢獃，亦不嫌棄，庶出穎慧，高能忠勇，只因位低，不予念慮。江山社稷，如同兒戲，奪嫡爭權，子孫血拼，骨肉無情，包藏禍心，圈閉親戚，幽囚兄弟，腥風血雨，何其悲催，多子多難，何必多妻。君臣互為猜忌，上下日夜懸心，君憂皇位不保，臣憂小命不存。皇家任用賢能，合該信而不疑，既然心存疑忌，當初何必封職。君臣勾心鬥角，官吏欺壓微民，滿口濟物利人，卻是帝業荒廢。來年義兵四合，遍地群雄肆逆，君王号咷慌亂，淚如一江春水。賢人經略之才，尚可撥煩理亂，欲竭股肱之力，卻被逐個殺盡，以致朝野無人，奸臣竊命輕許，對上承顏悅色，昏君寵愛隆聚，不覺禍及京畿，誰知大道既泯，卻見王室盡滅，何時再有祿綏。余今拋家別親，登舟遠別千里，從此天各一方，此生再難相聚！」

寶玉看了憤然嘆息，欲作點評，經眾人再四勸慰，含淚回去了。

探春穿着新娘裝要逛逛園子道：「以後恐沒機會再逛了，還想順道再去祠堂祭拜一番。」南安太妃因見過了中午纔有人來，因准他去了。賈赦、賈政、賈珍、賈璉剛祭祀了祖宗祠堂，見探春打叢綠堂過來，一身嫁衣進往祠堂裏去了，忙命奴才在外候着。

探春一進祠堂，看見祖宗的牌位，兼有賈母、王夫人在內，不覺放聲大哭，又撲在賈母靈位上道：「老太太，孫女來看你了。孫女不才，不能復興家業，自己還要遠嫁他鄉，難有回鄉之日。如今這裏沒人，我也斗膽說一句，偺這一家子都被那些不孝子孫敗壞了。他們成日只知鬥雞走狗，奢侈浮華，把家裏都折騰窮盡了。我是做孫女的，又不能去勸，只能苦在心裏。如今老天不開眼，連草根子都快喫盡了，聖上也被人欺負到頭上來了。天災重重，爭戰不休。那些昏庸之輩只曉得陪着笑顏和親，把個家國都敗了。」

說完哭的更凶了，又撲到王夫人牌位上泣道：「太太，你走的太早了！日後這園子怕就是那些狗彘之徒的天下了，真令人痛惜。」正哭着，外面進來幾個侍女把他請出去了道：「姑娘別哭壞了身子。」

探春便往園子裏來。只見有兩個兒童在臺階上放風箏，不禁苦笑道：「放的好，風箏斷了就一去不回了，放風箏，放紛爭，風箏是放走了，可紛爭卻怎麼總是沒有窮盡呢？」不覺已淚如滂沱。探春還要喝酒，遠遠看見一個房舍挑着一個杏帘，便磕磕撞撞走着，口中念道：「古人寫的好啊，『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正念着，恰見路旁真有一群兒童，便問他們那裏有賣酒的。那些兒童因聽人說今日園子裏熱鬧，都出來頑，見探春打扮的花枝招展，喝的東倒西歪，都拍手笑道：「這裏有個新嫁娘喝醉了，都來看啊！」說著都上來把探春圍在中間。

探春忿而推開群童，往稻香村去了。李紈迎了出來，將他接住又送這邊來。過了中午，宮裏來人把探春接到渡口，江上停着一艘大船。船上乘滿了宮女奴才，賈家傾巢而出為探春送行，個個面上有悲傷之色。探春見父親哭的站立不穩，由寶玉扶着，怕他哭傷了身體，忙勸父親保重，又道：「父親不必傷悲，自古以來做官的都是命運無常，窮通皆有前定，非人力而為，分離聚散皆是緣分，還是看淡些好。」趙姨娘也哭着上去送行道：「閨女，雖說偺們母子平素情薄，可你這一走，為娘怎能不傷心。」探春道：「母親~~別~~莫哭，這都是我們今生無緣，從此我們天各一方，請多多保重！」因向眾人揮手踏上大船。賈家俱哭做一團，~~侍~~待書想到往日情景，早哭的暈倒在地。翠墨將他扶起。寶玉流淚望着大船怒着要上前評理，鳳姐見了，忙上去拉住了。探春望着茫茫大海，想到此一去有三千路途，風風雨雨必是顛簸辛苦，更兼骨肉家園從此拋開不見，坐在船上不住哭泣。船越發行遠了，賈家一門猶站在岸上目送，個個心如刀攪。正是：

運消獨飲恨盈杯，卻聞太妃恣意催。

末世空有豪壯志，浩渺海際人難回。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回末批語：王者之天下至廣，境土至遠，帝業至重，帝不可以獨任，任重借力於臣子，因人設官分職。然憂懼臣子盤算謀逆，疑神疑鬼，既然擇善任用，就信而不疑，緣何又聽信奸臣讒言大肆殺伐，泯滅人才，何其錯謬！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即便臣子有了過錯，寬而厚之，臣子感聖恩無忌，心生感激，當會知恩圖報，亦會安心報效家國。可君臣日日相互猜忌，心累神倦，夜夜噩夢連連，試問神思餘幾可治邦？再者皇族宗師裁其親疏封疆，全不論何人才德兼備，可繼位大統，基業若維守固如盤石，宗庶皆可擇英才，何必皇族子孫稱帝？探春雖庶出，但有才識、高風尚，履信博採，正直有才辯，法度損益公正，是人敬其德之豪傑也！時四海分崩，城池不守，使其人不遠嫁，定會率領兵馬，廣布威信，或可出師捷報，長保榮祚。可惜，可惜! 】

## **第八十七回 花柳質命斷無情獸 繡戶女自絕美韶華**

~~詩云~~題曰：

~~漢家自古輕閨門，月照簾櫳見淚痕。~~情狼惎構揚荊鞭，芳魄一載別世緣。

~~巍峨殿閣恨難言，池苑多少泣涕魂。~~任是學究頻動舌，難教孤介再留連。

【吾輩有悲，卑微北望淚灑杯，吾仇難籌，酒籌儔友難遣愁，吾苦欲哭，紈絝離窟朱顏枯，吾憤熾焚，朋奮黨分俱作墳。棠村】

話說船越發行遠了，賈家一門猶站在岸上目送，個個神色悲戚，看那船帆漸漸的消失不見，眾人猶不肯散去，仍癡癡盯望。

賈珍、賈璉扶着賈政，勸他保重身子，莫要傷心過度。賈政淚如滾瓜道：「偺們家的女孩就都是好的？偏偏來偺家認乾女兒。回去~~趕緊~~把女孩們的親事都辦了最是要緊，~~省~~免的以後又有人來亂認親。」賈珍道：「老爺這話甚是，回去偺們把官媒婆拿來的帖子都清理一番，有些差不~~多~~離的就都讓他們辦了罷。」

正說著，只見趙姨娘趕上來道：「怎麼四丫頭和林姑娘他們沒有選上，偏選上探丫頭了？你們欺負我心實，把他們都藏起來，單單叫我的姑娘出頭。這會子人也去了，將來也難見了，我只和你們要人！」賈政氣的渾身亂顫，罵道：「混帳婆娘，都這時候了還鬧。探丫頭是你的女兒，不是我的女兒？平日裏你操了多少心？成日~~裏~~家就知道拈酸喫醋，逞強鬥狠，你是要看偺賈家都敗了纔不鬧了。」趙姨娘道：「偺賈家都敗了也別問我，只問他們去。老爺天天坐在~~家~~井裏，那知道偺們的錢都落到他們手裏去了。」賈珍、賈璉見他出語不妥，忙止住道：「姨娘怎麼學會翻瞎話生事了。話是不能亂講的，快別混說了。老爺身子不好，快扶着老爺上轎子回去歇息着要緊。」

鳳姐看不過去，~~過來~~走近道：「園子裏怎麼不好？任憑怎樣，還有大太太老爺管着，又與你什麼相干！成日家沒見你幹過多少正經事，小偷小摸的人倒招了一大堆聚在你屋裏。這家裏的東西三天兩頭不見了，都是誰偷的？裝什麼好人賊喊捉賊的。」尤氏、李紈等見吵的難以煞住，忙喚了丫鬟小廝扶賈政等上轎子回園子。眾人陸續散去，趙姨娘賈環見沒人理他娘兒兩個，只得住了口自便。

賈政返回榮府，在書房裏只獃獃的坐着。一時賈珍、賈璉、鳳姐過來看視。正在說著話，只見來興在門外探頭探腦的。鳳姐道：「又有什麼事，進來說。」來興進屋道：「聽張材說昨兒園子外頭有一夥流民拿着刀盯着偺家大門看了半天，都嘀咕說：『正投五投六找不到出血的，忽路過這家門口，這家子看着富麗氣派的很，餓死也是餓死，~~不如拜訪拜訪~~何不造訪造訪？這些富戶都該死，有錢也不繳稅，皇帝老兒也不敢尋他們要錢，就會搜刮老百姓，老百姓死了一大半了，不找他們找誰去？』我怕生事，故來問問老爺要不要警惕着些。吳新登管庫銀賬目，偷偷剋扣銀子歸己所有，璉二爺多次找他說家裡近年窘迫艱難，要他交出婪銀，這個狗戳的是個澀巴子，非但不聽，還頭大心慌扒瞎不認賬，頂撞璉二爺說自己是被人構陷。璉二爺說：四方有瘟疫蝗災，坤方餓死十之八九，京城百姓也染病朝得夕死，屍骨遍地，白米都增值二十四兩一斤了，那些百姓那裡買得起？吃完草根吃樹皮，吃完樹皮吃黃土，咱們家也支撐不住了。還有幾個奴才不肯服侍主子，見了主子沒有規矩，不恭不敬的，罵他們，他們都說以前還~~喫~~嚼香~~的~~喝辣~~的~~，可如今家裏窮了，再叫他們好好服侍主子，又圖個什麼？故都散漫~~的很~~了，問老爺要不要都打一頓再攆了出去？」賈政道：「不必打了，你先回去，我會處治的。」因叫來興退下。這裏對賈珍、賈璉、鳳姐道：「現在比不得~~以前~~舊時了，大事小事都跟着來了。趁着你們都在這兒，我們也好商量商量怎麼處治。」於是叫了小廝去把邢夫人也請來，小廝答應着去了。

不多時，邢夫人來了，因問什麼事。賈政道：「張材說昨兒園子外頭有一夥流民拿着刀盯着偺家大門看了半天。現在外頭亂的很，園子裏得提防着點纔好，那些流民餓急了，什麼事做不出來？故以後要周瑞家的等把園門看緊點，門口找幾個身強體壯的守着，別讓壞人進來了。園門也時時鎖着，園子裏的人沒事不要亂出門，此其一。其二，奴才們也不聽話，說規矩太多。說實在的，偺們家的虛禮也太多了，是得改一改。也不是他們不守規矩，而是他們嫌偺家窮了，不想好好過了，問問他們有誰想走的，就都讓他們去了罷！偺們家也好節省些~~開~~支領。」因叫賈珍把園子裏的奴才們都召集一塊兒，問問他們有誰願意走的，一~~律~~概不勉強。賈珍便退下去辦。

賈政又對邢夫人道：「趙婆娘多次找我抱怨說賴大、來升及俞祿、張財，都憑着管事之便貪財斂銀，中飽私囊，我聽了也不好辦。我想着，若憑他們下去，必有內囊盡了的那一天，奴才們早晚要反，故不管他們職權多大，一律都要查辦。~~大不了~~再不濟則換人，也不能坐視不管，落的自取滅亡。」因讓邢夫人派人去各處查個清楚。

邢夫人望了望鳳姐、賈璉道：「此話正是。姑息久了，必有禍殃。我回去就召集周瑞家的幾個去查。」賈璉道：「賴大萬萬查不得。他兒子賴尚榮是州縣官，他母親賴嬤嬤在偺家又有些身份地位的。如今一旦得罪了，以後又怎麼說？」賈政沒好氣道：「有身份地位又怎麼著？誰家不是做官的，單單他家有身份地位？不用怕，全查了。」賈璉鳳姐都低頭答應了不言語。

賈政又說了些家務事，就叫他們都散了，自己歪着養神不提。賈珍先將寧府裏眾家僕召集在天香樓下弋射場上，問他們誰想離了賈家出去自便。眾人大都不肯出去，都道：「外面亂的很，天災人禍的，田地都荒着寸草不生，都人喫人了，又兵戈四起，出門恐被強盜砍死搶光。出去也是一死，不然就是做流寇，早晚還是一死。不如待在府裏勉強可以度日。」賈珍見大多不肯出去，也就罷了。

賈政也把榮府裏奴僕召集一處，讓他們自便，奴僕們也和寧府裏一樣不肯走。賈政讓眾人回去，又和邢夫人等商議查處貪私之弊，因將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都叫了來，要他們到各府去查。一時眾人分散到各處去查。賈政、邢夫人在議事廳坐鎮候着。

不多時有人來報，說有幾家都鬧了起來，把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都打了。賈政、邢夫人便問是誰。小廝尚未開言，忽見賴大、賴大家的及賴嬤嬤進來，~~氣乎乎~~一臉怒色道：「奴才們都反了，敢到主子屋裏亂翻。」賈政道：「是我叫他們去查的，看看各人家裏有~~沒有~~無說不清的財物。」賴大道：「我跟了老爺快一輩子了。家裏有幾塊瓦幾塊磚都瞞不過老爺，老爺怎麼連奴才也不信了？」賈政道：「既然如此，那怎麼你家裏花園蓋的那麼富麗堂皇，喫穿用度那麼奢侈？一個做奴才的那來的那麼多財物？」賴大聽了心下一驚道：「老爺今兒是怎麼了，竟查起奴才的家產來了？那都是小的家人做生意掙來的，何來貪私斂財呢？」賈政道：「還胡說！來人，把賴大全家家產全部抄了。門上貼上封條，免去總管之職，另找忠誠老實的家奴頂替了。」賴大、賴大家的都大呼冤枉。賴嬤嬤顫顫巍巍的指着賈政直罵：「老身活了這麼大歲數，還沒有那個主子敢和我翻過臉。老太太太太一去，你就過河拆橋，卸磨殺驢了，我罵你個沒良心的主子！我忠心耿耿服侍老太太一輩子，誰敢招我我叫他不得好死！」

賈政怒道：「少依老賣老，我管你是誰，~~犯了錯一律一視同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別羅嗦了，都下去罷！」賴嬤嬤上來就要拿拐棍打賈政，被邢夫人呵斥住了：「反了，到底誰是主子？奴才竟要打起主子來了，快扶老媽媽出去，別瘋瘋癲癲的了，沒有規矩！」上來幾個奴才將賴嬤嬤拉了出去。賴大、賴大家的都瞪着賈政出去了。

賈政冷笑道：「他們雖是出去了，也未必肯服，必是找他那個當縣令的好兒子來找我求情了，肯定又是拿錢賄賂我。我就等着他們，現在家裏窮的連月錢都發不出來，錢都叫他們得了，想我依從了他們，門都沒有！」眾奴才小廝聽了都笑着稱是。

又有人回寧國府總管來升來了。賈政冷笑道：「來了正好，一~~齊~~併辦了。」鳳姐、賈璉見狀便尋藉口告退，說到下人屋裏查查去。邢夫人冷笑了一聲扭過頭去。賈政以為他兩個乏了，就讓他兩個先回去，他仍和邢夫人等後面的來好處治。

賈璉鳳姐不語回到房中，平兒上來問道：「那邊查的怎樣了，有人肯服罪嗎？」鳳姐道：「這回老爺來真格的了，連兩大管家都不留情面了。看來偺們也得小心點，別讓老爺拿到了把柄纔好。」平兒笑道：「這不過是老爺看家裏沒錢了，讓奴才們放放血。再使到奴才頭上去，豈有查起主子們來的。」賈璉笑道：「此話不假，你又何必多慮？」鳳姐道：「我倒不怕老爺，我怕的是大太太。」賈璉平兒聽了怔了怔，都笑道：「大太太又拿不到你的把柄，怕他做甚？」鳳姐笑了笑不言語。賈璉道：「不知道老爺那邊判了幾家了，叫豐兒過去探探去。」豐兒聽了答應着出去了。鳳姐又道：「平安州怎麼也反了，那些流寇還沒有退去嗎？」賈璉道：「那有這麼~~容易~~輕巧。流寇來了一撥又一撥，節度使也換了幾位爺了，可總是滅不盡殺不完的。明兒我還得去忙公事，得幾~~天~~日不~~回來~~歸。」鳳姐聽了忙叫平兒去找幾件乾淨衣裳叫賈璉帶着。

約一頓飯工夫，豐兒回來道：「老爺剛把來升罵了，並革去總管之職。他們的家產也都分了，要發給眾家奴和丫鬟們，還有一些留着給幾個小姐辦喜事用。」鳳姐道：「正巧有幾宗子喜事缺錢用，這不都有着落了？」賈璉笑道：「恭喜二奶奶，不用為嬌小姐們的嫁妝發愁了，也不用找老太太借當了。」鳳姐笑着捶了他一下子道：「油嘴滑舌的，討厭的很。」平兒也笑了起來。

忽見小紅進來拿着兩個喜帖稟道：「我母親剛把這個帖兒給了我，叮囑我交給二奶奶。」鳳姐接過來遞與賈璉，笑道：「這又是那個園子裏有人婚嫁了。」賈璉看了道：「是那府裏的小子賈瓊要娶親，還有一宗是賈㻞的妹子喜鸞要嫁人，大太太叫林之孝家的傳遞喜帖呢。」

鳳姐笑道：「公子、小姐們的親事都漸漸的來了，我可有的忙活了，雖說賈瓊、喜鸞是貧民小戶，但也是偺家一門的，少不得按往年規矩給他們添些嫁妝喜禮，不可怠慢了。」因同賈璉商議此事。暫時言不到這邊。

且說寶玉聽茗煙說老爺今兒忙的很，正在議事廳查什麼事，忙將書本一扔，便要到瀟湘館去探望黛玉。剛走至園內，忽見焦大和幾個小廝邊走邊說說笑笑的。寶玉走過去問道：「老爺幾時回來，正在查什麼事？」焦大大笑道：「賴大也有今天。這些王八羔子總算有報應了，查的好！」寶玉聽了猶不明就裏~~還是不明白~~。內中一個小廝又道：「老爺已經免了兩個總管的職，查封了家產，剛剛把奴才們的月錢補發了。我和焦爺爺纔領了錢，準備去打酒喝呢。」焦大笑道：「政老爺比那些敗家的主子強多了，待下人好，又主持公道，也不為自己斂錢，是天底下頭一個好主子。」

寶玉聽了笑道：「你只是看見老爺仁慈的一面，卻不知老爺嚴厲起來翻臉不認人呢，你們就不怕？」焦大笑道：「這樣的主子纔叫好，你懂什麼！」寶玉因對家務事沒有興趣，懶的去管這些事，仍去瀟湘館看黛玉去了。

黛玉正在給鸚鵡餵食，見寶玉進來，知他給自己放了假，便笑道：「舅舅正忙着，你又偷閑跑了來，不幹正經事了，看舅舅回來不拿戒尺打你的手。」寶玉笑道：「那你告狀去啊，~~沒想到~~怎曾想你比寶姐姐還厲害~~煩~~。」黛玉笑道：「寶姐姐~~和~~同我二人附一體了~~已經合二為一了~~，我看你日後怎麼辦？」寶玉笑道：「即是女孩子都一樣了，我就將就着接受妹妹罷，誰叫我~~和~~同妹妹前生有緣呢！」黛玉笑道：「誰~~和~~同你前生有緣，說話沒羞沒臊的。」

紫鵑笑着端茶出來道：「寶二爺請喝茶。」寶玉接了道：「笑歸笑，可我一想起二姐姐，就為他難過。怎麼一連幾年都不回家看看？若是孫家的管的緊，那三妹妹遠嫁怎麼他也不來？」黛玉聽了嘆了口氣，獃獃的坐着，一言不發。

寶玉道：「我到孫家看看二姐姐去，孫家那混賬行子一向逞凶霸道的，我怕二姐姐喫苦遭罪。~~我就是不和他~~即便不宜同他們評理，也可探望探望二姐姐，~~給~~替他出出主意。」黛玉道：「看看也好，只是還能出什麼點子呢，到那裏再撐不住兒亂說著得罪了人，還不如不去。」寶玉道：「妹妹也寬些心，養養身子，有了煩心事就找我訴訴。我這就去孫家瞧瞧，回來再來看妹妹。」黛玉道：「你去了那裏別吹鬍子瞪眼的與人吵。畢竟兩家聯了姻，也算是親戚了，要早點回來。」寶玉答應着出去了，黛玉送了出去又回來。寶玉帶了茗煙騎了馬往孫家去了。

原來孫家如今在京城兵部任職，寶玉走一路打聽一路，總算找到孫家。來至大門前，卻見樓閣巍峨，庭院深深。門口也蹲着一對石獅子，有兩個把門的見他要找主子，又聽說是親戚，都道：「老爺到大同府去了，明日纔歸。家裏只有幾個娘子在家。」因進去通報。

寶玉候了一會兒，只見出來兩個丫鬟來請，其中一個認識，正是迎春的丫頭綉橘，當初一同陪嫁過來的，比以往清瘦了些，愁眉緊鎖，眼神獃獃的。寶玉喚了一聲道：「綉橘，還認的我嗎？」綉橘看見寶玉，喫了一驚道：「寶二爺，你怎麼來了？」忙對同來的丫頭道：「不用帶他進去了，我~~和~~與他在門外~~面~~說幾句話就妥了~~行~~，你先回去通報說人已經走了。」寶玉挺身要進去，被綉橘好歹攔住了道：「二爺聽我說完再進去不遲。」乃拉他往牆角邊來。

寶玉因問怎麼了，綉橘鼻子一酸，~~捂~~握着口哭道：「小姐纔來了一年就被折磨死了……」寶玉聞言大驚，含淚急問：「快說，是怎麼了？」綉橘泣道：「孫老爺~~和~~同他的幾個小老婆們合夥欺負小姐，把小姐打的沒地方躲，每次都打的狠狠的，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上次小姐回家看看，孫老爺硬是逼着小姐多偷些娘家的值錢東西回來。誰知小姐回來什麼也沒有拿，把孫老爺氣的又打又罵，道：『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準折賣給我的。如今也撈不回來本了，從今兒起你到柴房裏睡去。』小姐也不敢說理，天天睡在柴房裏，喫不飽，穿不暖。老爺還把他當作眼中釘，虛報家裏的貴重東西被人偷了，誰知又都在柴房裏找着了，又把姑娘一頓痛打。姑娘身子喫不消，被打的昏迷不醒，幾天後就故去了。」說完嗚嗚咽咽哭個不住。寶玉聽了，大叫：「氣死我了……」「哇」的一聲哭出聲來，渾身發抖道：「好個無情無義的豺狼，豬狗不如！我要去告他，再放一把火把他家燒了，以報切齒之恨！」便要闖入罵他家人，被綉橘好歹勸住了道：「二爺~~別進去~~勿要闖入。他家裏人不講理，你說不過他們的，快回去罷。孫老爺回來就不好了。」寶玉哭的涕淚交流，從袖子裏掏出些銀子要綉橘逃走。綉橘感激不盡，也不回去收拾，慌忙逃往人群中去了。寶玉狠狠瞪了看門的幾眼，叫茗煙扶了他上馬，一同回賈府去了。

寶玉回到家中，哭着向賈政通報孫家早已把迎春折磨死了。賈政聽了，老淚縱橫，找賈赦、邢夫人說了，又哭着埋怨道：「那孫家雖是世交，並非詩禮名族。當年他們祖輩求偺家幫趁幫趁纔拜在偺門下的，如今恩將仇報，也不念當初偺們怎麼幫着他，卻反咬一口說偺花了他們的銀子。我早說過不是門好親事，哥哥偏不聽。」越說越傷心，竟痛哭起來。

賈赦、邢夫人聽了悔恨莫及，只罵孫家的不是人，都道：「把人揉搓死了兩年也不告訴娘家一聲，還遮遮掩掩的，可恨至極！還不知孫家怎麼草草完結的呢。」都哭着派人去孫家要人。賈珍、賈璉親自帶家奴登門拜訪，白白的吵了一場。人已死了兩年，又找不到證據，不過獲悉屍首埋在何處，請人修繕修繕罷了，仍懷着一肚子氣回來，與賈赦、賈政、邢夫人說了。賈赦、賈政、邢夫人此時亦無可如何，只有~~唉~~咳聲嘆氣，互相埋怨而已。

且說寶玉含恨返回怡紅院，恰見黛玉正和麝月裁鞋樣子，便哭着告訴了他兩個。黛玉和麝月聽罷也忍不住哭了。寶玉頻頻到紫菱洲徘徊嗟悼，只見綴錦樓人去房空，陂塘池苑依舊。沿着走廊來到樓上~~及至進了~~內間，又見軒窗緊閉，屏帳空垂，棋枰上蒙了一層層塵灰。寶玉輕輕拂去，見案上銅鏡裏，恍惚有人面在梳妝，對他輕輕一笑，再一看，又什麼都沒了。寶玉嘆了一聲，望着樑上掛的燈籠，早已是蠟滅紙破，空沾舊塵。寶玉望着牆上一幅舊畫，乃迎春幼年時惜春為他所作，畫上之人巧笑嫣然，可如今又在何處？寶玉愈思愈為怊悵~~越想越悲~~，因拉開抽屜，掏出紙筆，賦詩三絕，乃是：

其一

自古紅妝淚最多，霜侵~~風~~露染殿池荷。

淒魂絳袖誰~~堪~~憐眷，畫棟蛛絲~~網寂寞~~掛薜蘿。

其二

嬋娟~~臨~~探鏡貌承恩，寂寞誰聽夢泣~~風~~音。

~~夢沉~~紫殿~~傳哀怨~~青蛾掩淚舞，獨倚~~闌暮晦月~~晦暮月華沉。

其三

~~年年花落立寂軒，君心反覆不敢言。~~君心反復不敢言，戰顫縮偎暴戾險。

~~庭隅草木似我心，夜夜寒星悄臨伴。~~命似草枝誰信弱，狂風嘯處花豈全。

獃了半日，寶玉纔將詩塞入抽屜，默默往回走，剛走至甬道上，看見賈珍同幾個人往東去了，心想：他一向不大往這邊來的，此時定是有事，不知所找何人，因不想與幾位碰頭寒暄，急忙躲在樹後，看他們走遠了，纔掉頭往怡紅院來。

卻說賈珍此回是找賈政回稟要事的，待與賈政見了，施禮回道：「部裏剛剛來人了，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報決了河口，湮沒了幾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裏特來報知老爺。」賈政道：「知道了，四丫頭有人提親，他躲起來不見，你也好好開導訓責他，女孩家怎麼不聽人勸，拗着性子要去參禪打坐。我去勸他，他只一聲不吭。真真糊塗要死！」

賈珍道：「四丫頭連老爺的話都不聽，我這做哥哥的拿他有什麼法子，難不成要打他一頓？他放着好姻緣不要，想是要當一輩子老姑娘？定城侯謝家的要來人看看他，他死活不見，偺也沒法子。」賈政道：「你去把四丫頭叫來，我再好好說說他。」賈珍道：「我叫不動他，他定是要躲起來不見人了。」賈政道：「你就說我有事找他，總不成他連個規矩也不懂了，連我的話也不聽了不成。」賈珍答應着出去了。

約莫一頓飯工夫，尤氏帶着惜春來了，賈政要他二人好生坐着，乃道；「我聽人說你最怕見人，有事就躲躲藏藏的。他們又不是老虎，你怕他們作甚，你也不小了，是個大姑娘了，你就不想想自己的終身嗎。」惜春眼皮子也不抬一下，總是默不作聲。

賈政道：「謝家來人看望你，你趕快回去梳洗打扮了，去見見他們。」惜春紫漲了臉皮，蹙眉道：「我同他們非親非故，又見面做什麼。我最厭這些俗人，一身腐酸之氣，熏的人俗臭逼人，我不去。」賈政聽罷，發火道：「人家俗臭逼人？可是胡說！他們那個不是官宦貴族，家世顯赫，你一個丫頭不知輕重混說，這壞脾氣就先得改改。」惜春冷笑道：「官宦貴族就沒有昏憒癡傻的不成，家世顯赫的子孫後輩就都是聰敏了悟的嗎？不過是些酒徒蠢貨。」賈政聽了，甚是忿怒，狠狠批了惜春一頓，惜春索性不開口了，任他說去。

賈政見他垂頭不語，誤以為他聽進去了，就叫尤氏帶他回去了。惜春聽了賈政一番教訓，心裏受不住，回到藕香榭，坐着生氣不語，只見丫鬟彩屏進來，臉上猶有淚痕，忙問道：「好好的~~姑娘~~你又哭什麼？」彩屏道：「剛剛我去了那邊。聽人說二小姐被孫家的打死了，綉橘也被欺負的瘦乾了。心裏不是味兒，纔忍不住掉淚。」惜春聽了，也喫了一驚道：「男人們沒一個好東西，就這老爺纔剛還過來勸我~~和~~同那些臭男人結親，說是官裏的來求親。我好好一個人怎能被這些俗物耽誤了？待嫁了人，成日~~和~~與這些蠢夫愚婦一起度日，不氣死纔怪。我一輩子不嫁人，也落個乾淨！」彩屏道：「姑娘還想着出家嗎，恐怕難了。」惜春道：「怎麼難了？」彩屏道：「姑娘還不知道嗎？外面都亂了套了，到處都是流賊造反。官兵天天忙的抓了一批又來一批，連那些廟庵也不安全了，時時有強人出入，姑娘怎麼還敢出家？」惜春道：「那又怎麼樣，我出家是真心向佛，不用~~和~~同那些俗物住一塊兒。自己找個清凈沒人的廟庵也能修行。他們裝樣子出家，也不過是些俗物，我纔不~~和~~同他們住一個寺廟呢！」正說著，忽聽有人一旁道：「姑娘所言極是，貧尼心有同感。」惜春二人回頭一看，原來是幼年常在一起玩耍的智能兒，已多年不見，今日忽然登門，定是路過敘敘舊情，惜春急忙讓座。智能兒嘆道：「人生光景匆遂，欲愛情癡皆是假，多少人海誓山盟把芳心偷，~~口口聲聲合一副心肝合一副腸~~口裏說着君心似我心，不負相思意，苦苦騙到手了，沒幾日便丟開，情淡意薄，有幾個是情比金堅？男人是靠不住的，想當年那個多情風流的小哥兒也曾賭咒發誓，可一展眼就不理奴家了，勞累我路途迢迢去看視他，他卻視而不見，人心似霞雲，轉瞬化晴空，白白的哭了幾日，我如今想通了，還是皈依佛門，尋求自了纔是真。姑娘何不同我一起修行呢，我有一個好清靜去處，無人知道，咱二人躲那庵裏打坐參禪豈不好。」惜春聽了，大有同感，彩屏道：「剛聽人說外面傳言娘娘在宮裏受氣的很，也不知是真是假。」惜春道：「宮裏的事不好辦，家裏也是難念的經，老爺居然收繳管家們的家產為奴才發月錢，看來這家裏以後也熬不下去了，不如趁早離開了出家為妙。再等官媒婆來求親，老爺逼着，天天打不完的嘴仗可有的煩了。」因收拾東西要同智能兒離開賈府。彩屏道：「姑娘不可衝動，還是與老爺商議了為妥。」惜春頓了一下道：「也好，你去請老爺過來，我與他說。我在這兒等着。」彩屏應了一聲去了。惜春仍收拾東西，因翻出一張畫來，是當初受眾人之託畫的大觀園全景，已經畫完，擱在箱子裏多日，乃對智能兒嘆道：「既然一心求那清虛，怎可留戀人間俗世。這畫兒也是俗物，不必帶着。」說罷仍放在箱子裏了。他二人偕同從角門溜出去了。

且說賈政聽彩屏說惜春請他談出家之事，慌忙趕到藕香榭，卻見房內空無一人，惜春已不見了，~~不覺~~眉頭緊蹙頓足道：「好糊塗的孩子！」忙回去叫奴才們到園子裏堵着不讓放行。賈赦、邢夫人親自到園子裏找了半天，早已不見了蹤影。

賈赦着急嚷着命下人到大門外找尋。幾個奴僕在街上找了半天，仍是無功而返。賈赦氣的落淚道：「怎麼偺家的孩子都是這麼命薄！探丫頭遠嫁了，二丫頭被揉搓死了，四丫頭又跑去出家了，娘娘在宮裏也沒有消息，真是急煞人也，我這把老骨頭恐怕不久也要去了。」說著哭的捶胸頓足，一旁僕人忙勸住了。園子裏眾人皆知惜春出家去了，都嘆息不已。惜春的丫鬟靛兒見主子出家了，找到賈赦請辭離了賈府，賈赦正在煩悶，手一擺說：「去罷，去罷，我眼不見心不煩。」靛兒收拾了衣物走了。暫時講不到惜春。

卻說賴大被賈政查沒家產，要倚靠兒子和賈政說說，誰料賴尚榮連縣官也不做了，倉皇逃回來道：「強盜已佔了縣衙，幸虧我跑的快，不然連小命也要丟了。」賴家因見沒有法子，只得老老實實待在園子裏。來升一家在外頭親戚家藏了不少銀子，已全家離開賈府散去了。賈政獲知，不以為意，仍命眾人繼續查抄其他奴才的家產，有幾家心虛的提前攜了家私逃離賈門一去無回。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八回 邢夫人執意尋舛錯 王熙鳳聰明誤此生**

~~詩云~~題曰：

~~恃強逞才何聰明，竭慮殫精神不寧。~~自恃權傾屢詬私，殫精竭慮廈崩析。

~~善惡終揭危廈崩，家散人去草荒庭。~~家人散去草荒徑，救世無能誤利機。

~~自比豪英難救世，人妒權傾詬私營。~~

~~誰知俗世同我病，情司任上目難瞑。~~

話說賈政~~日日~~這幾日坐在議事廳，查辦奴才以往之營私~~斂財~~貪弊，周瑞、林之孝等聽從分派，傳齊小廝屋裏屋外站着，所有閒雜奴僕不敢擅入，只在廳外靜候。忽聽有人來報，說俞祿、張財、趙嬤嬤同他的兩個兒子進來了。賈政、邢夫人便道：「請他們進來罷。」五位便進來施禮。

賈政道：「~~雖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此事可大可小，然關乎主僕之需用營生，~~只是~~若縱信個個都為自~~己~~個兒謀私財、貪便利，你們倒~~舒~~富坦了，~~那些奴才們~~衆人就活該餓死嗎？再則，主子~~的日子也過不下去了~~每日飲食用度也捉襟見肘了，你們過的~~好不好~~咨情恰意，就那幾個人罷了，也不知你們怎麼這~~麼~~般稀罕高貴，要比別人的命好些，你們富不富對主子又有何益？我包庇着你們也沒個理兒，故今~~兒~~日一~~律~~概不留情查了。俞祿張財查沒家產，蓋大觀園時趙天梁趙天棟兄弟~~在蓋園子時~~藉着謀事濫支冒領，私斂偷挪~~斂了不少錢~~，~~一律成倍~~此番一併處罰了。~~來人，派幾~~你們這一班十二個~~人~~到他們家~~查收家產去~~查處個一清二楚！」趙嬤嬤哆嗦着聲音道：「你就只知道查家產，那園子裏有犯過事~~的沒有被查出~~無人過問的你也不問。你就是要銀子罷了，老身不服！」

賈政停了半晌，道：「趙媽媽說的也在理。府中那些賭錢喫酒，偷拿拐騙，男盜女娼的事也~~厲害的很~~甚為駭目驚心，~~此次都集中查了，~~念趙媽媽不曉得實情，他的兩個兒子我看着還好~~又貪的有限~~，帳目多了，難免多出私餘，故只~~輕~~稍稍輕罰~~一下~~，不抄家產，~~只要你們把所貪~~只把當初多拿的銀子如數交齊就~~算~~訖了。」趙嬤嬤領兩個兒子拜謝退下了，俞祿張財掙挫這要上前~~還要~~評理，被奴僕拉了下去。

忽又有人報：「趙姨奶奶來了。」賈政聽了道：「準又沒好事。」正說著趙姨娘已~~經~~挺身擡首進來了，也不行禮，只嚷道：「老爺太偏向了，只查了幾個奴才，為何不查主子？」邢夫人怒道：「這裏在辦正事，亂嚷什麼！大大咧咧進來了也不~~行~~施禮，還懂不懂規矩，快退~~下~~出去！」趙姨娘道：「不查主子我們不服！」賈政呵斥道：「~~難道~~你豈不懂得刑不上士大夫嗎？皇帝殺了人也要判罪嗎？混帳婆子，快滾出去！」趙姨娘仍不肯走道：「~~就算如此~~此不在話下，可主子殺了人也饒過不提嗎？」邢夫人、賈政聽了都~~獃~~怔了一下道：「那得另~~作~~當別論。是那個主子殺了人，你給我找出來，找不出來休~~想~~要走人，再痛打四十大板！」趙姨娘哼了一聲道：「我也不敢~~肯~~確定，我只是聽人私下議論過，說璉兒媳婦害死了姓尤的姐妹。我也是聽說，不敢確認。罷了，我也不鬧了，退下便是。」說完急忙出去了。

鳳姐站在賈政旁邊氣急了，罵道：「~~別走~~快站住，說個囫圇話就想走，你給我說清~~楚~~白了，是聽誰說的！」~~怎~~爭奈趙姨娘已是出去了。鳳姐直氣的臉色發青，鳳眼圓睜。邢夫人、賈璉都望着他。賈政笑道：「別理這婆娘，他是造謠生事，唯恐天下不亂，真真氣死個人。以後他再進來，不用多言，即刻轟了出去。」鳳姐藉口說頭暈，要回去歇着。賈政道：「你這幾日也操了不少心，累了就回去歇歇罷。」鳳姐由豐兒扶着，平兒陪着出去了。賈政笑道：「趙婆娘嚷着要查這個查那個，他自己糾集了一夥子賊在家裏，倒忘乾淨了。」邢夫人笑道：「他怕什麼！他保準道：誰臉上也沒有寫着賊字，怎麼就說他們的人都是賊了。」賈政笑道：「可是無理至極。早前我聽說他有個侄子叫什麽趙信的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常與環兒在一處的，這樣雞鳴狗盜之徒留他作甚。」周瑞上前稟告：「趙信前日已經逐出去了，偷盜之物已經物歸原主。」

且說鳳姐在園子裏緊捯兩步，急忙趕上趙姨娘和丫頭小鵲道：「賊婆娘~~別~~勿走！都給我站住！過來給我說明白了，我殺了誰了！」趙姨娘回頭煞住腳，~~哼了一聲~~面色故作啴緩對小鵲道：「我且不走，看~~你~~他能喫了我~~不~~。」鳳姐上來就是兩個耳刮子，罵道：「沒人理的混帳~~老婆~~婆娘，天天胡沁亂嚼舌頭，老娘不喫你那一套。」趙姨娘挨了兩個耳刮子，可不依了，拿頭就往鳳姐懷裏撞，潑哭潑鬧道：「你再打兩下我瞧瞧，在奴才面前逞威風也就罷了，竟欺負到老娘頭上來了。」平兒、豐兒、小鵲忙去拉勸他兩個。

鳳姐口中仍罵個不停：「讓我把這~~淫~~賊婦的嘴撕爛了，他纔不嚼舌頭了！」趙姨娘嚷道：「大家都來看啊，主子在外~~面~~頭拿奴才的月錢放利錢嘍，這家裏的帳目都是他做的，讓雷神老爺打打這個歹毒貪婪的主子罷！」平兒一邊解勸鳳姐，一邊罵趙姨娘道：「姨娘也別~~混說胡嚼~~攻訐胡咧咧了，老天爺要打也是打你這長舌婦。你是想咒着偺賈家都過不成了纔稱願嗎？」豐兒也是罵，去推趙姨娘，小鵲嚇的躲一邊不敢吱聲。趙姨娘舉手去打豐兒，不留神腳一跐，摔了一腳，小鵲慌忙把他扶起。幸而周瑞家的和林之孝家的要往議事廳來，恰遇見了纔把他們拉散了。

鳳姐氣洶洶回到房中，豐兒端了茶過來，鳳姐只喝了一口就「啪」的摔在地上，怒道：「我不殺了這賊婆娘誓不活着。」平兒忙勸道：「奶奶別和小人一般見識，小心氣壞了身子。」鳳姐猶罵個不住，道：「家裡近年窘蹇的行，個個說我鄙吝貪酷，不待見我，說我是能豆子，遇到發錢了，都說我推託事故，假裝忙迫，我那裡有幾個子兒？別說月錢糧米，就是禮上該用的，也難出手，難不成要我勒掯奴才去嗎？上回娘娘重陽節禮，我還把我的掛珠釵八寶攢典當了填補，你看我近日的櫛沐妝飾就知道了。我即便妝扮的咧呱賴歪，他們也說我喬模喬樣惡影人！」忽見賈璉掀簾子進來道：「老爺累了已經散了。吳新登也被查出有剋扣銀兩，已經貶為下等奴才了。」又見鳳姐氣色不對，便道：「又怎麼了，臉紅撲撲的，~~什麼時候~~多早晚又喫酒了？」鳳姐道：「別理我，心煩的很，我要歪一會，就不伺候主子了。」說完到裏間往牀上一倒。

賈璉跟進來笑道：「二奶奶咋和那起小人輩的較起勁來，那都是鉢頭裏出蛆，沒影的事兒。趙姨娘說的那話誰都聽的出音來，分明是挑撥離間，讓大太太、二老爺對你心存戒心。我纔不信他胡說的，大太太、二老爺也不是傻子，難不成會相信他的讒言？奴才私下裏都說二奶奶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都是那些驕縱奴僕胡沁，我則看二奶奶有居正執義之心，有二奶奶歷職內外，恪勤在公，憑家裏有何心亂目眩之事，無攻不克，無戰不勝。快起來罷，還有正事，二老爺叫你到府裏去查收俞祿家的家產，你不去誰去？」鳳姐一個翻身起來道：「大太太不是說從此這家裏不叫我插手了嗎？怎麼又派我去？我不去！我得罪不起大太太。」賈璉道：「剛剛大太太也提起要你去了，我聽的真真的，不騙你。」鳳姐笑道：「你也不用油嘴滑舌虛~~寬~~誑我的心了。不過是用着人了就誇成一朵花，用不着了就說是牛糞上的狗尾巴花了。我不去也沒人能辦了。好了，你別催了，我去不就完了，誰叫我命裏就該當出頭鳥呢！」因叫平兒拿出新衣裳來，賈璉親自給他穿上。

忽見小紅進來道：「剛纔大太太的丫鬟來了，叫二爺去二老爺那裏去，說有話要說。」賈璉道：「又是什麼事？」便跟着出去了。鳳姐招手叫小紅進來道：「你沒聽清楚是什麼事嗎？」小紅笑道：「他沒有說，要不我替奶奶問問去？」鳳姐道：「你去那裏別做聲，只偷聽着再回來告訴我。」小紅笑道答應着出去了。鳳姐則揣摩邢夫人的話是什麼意思，發了一會兒獃。

且說賈璉來至賈政書房，看到邢夫人和賈政正在那裏聊着。邢夫人道：「今兒我特意回去問了問善姐，尤氏妹子是誰侍侯的，怎麼好好的就死了，莫非是有人下了毒？善姐嚇的哭着告訴我：『是奴才伺候的，那天奉二奶奶的命到他屋裏叫他起來，推房門進來看時，卻已經穿戴齊整，死在炕上了。也不知是怎麼了。』璉兒過來，我問你，尤氏妹子是怎麼一回事？」賈璉見邢夫人提起往事，不免勾起舊痛，回道：「兒子確實不知，可能是他想不開，自己了斷了也未可知。太太別聽趙姨娘煽風點火的，他也拿不出證據只是混說。」賈政也勸道：「我也不敢說偺們的人都不犯錯，可再怎麼著也不能查起自己人來。」

誰知邢夫人是個稟性愚犟的，定要查個一清二楚。賈政道：「女人家含酸喫醋也是常事。鳳丫頭興許說了些難聽的，他受不了自盡了也未可知。這也怪不得鳳丫頭，只怪他自己沒氣性。」邢夫人道：「怎麼好好的懷了一個胎，就打下來了？必定有人使壞。依我拙見，那郎中也是鳳兒請來的，故意教唆他如此做的。不然郎中同他沒仇沒氣的，咋下這麼大的毒手？」

賈璉賈政都大喫一驚。賈政道：「如此說來亦有道理，只是別冤枉了鳳丫頭纔好。罷了，人命關天，~~萬一~~倘或鳳丫頭為~~這~~此坐了牢，~~反是划不來~~則因小失大了。偺們家管轄操心人手原本~~來~~就不夠，就權且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賈璉插言道：「老爺不用管了，我和大太太去查一查這事。若是他有了錯，不過教他以後別恁刻毒了些，對他也是個勸懲。」賈政想了想道：「也是，你們辦去罷。~~別~~勿讓奴才們知道了亂傳。」邢夫人賈璉便起身告辭退去。

一路上賈璉道：「先別去家裏問，只到下人房裏問問，不然鳳兒知道了就沒人敢說了。」邢夫人道：「也是。」賈璉道：「記得那年尤二姐病着，王太醫謀幹了軍前效力，小廝們另請了個姓胡的太醫給二姐下的打胎藥，當時我氣的要死，一時查了出來是誰請的姓胡的來，便打了個半死。他只說是他請的，我看這事蹊蹺，不如回去再問問？只是這人早已離開府裏，沒下落了，又該怎麼查？」邢夫人小聲在他耳邊道：「不如這樣——」賈璉邊聽邊「嗯嗯」點頭。

一時回去之後，賈璉叫來旺兒道：「那一年請胡君榮給二姐下的藥的小廝回老家了，就在某地。你去把那人找來，我要細細查查~~當初他是怎麼回事~~他的舊帳。」旺兒唬了一跳，不知今兒怎麼提起這個，偷偷去回鳳姐。

誰知賈璉是個多心的，派了人過去跟着，偷聽他和鳳姐說了什麼，跟着的人無功而返。邢夫人、賈璉道：「不必跟了，已明白大半了。把旺兒那蹄子叫來，這回看他怎麼說！」於是小廝把旺兒叫來，旺兒唬的跪着只是發顫。賈璉道：「好個旺兒，叫你去找人，你去回二奶奶幹嘛？是不是你二奶奶指使的，你只實說罷！再有半字假話，我可饒不了你。」

旺兒磕頭如搗蒜道：「奴才不是為這個找二奶奶的，奴才是為了別的事。」賈璉道：「別狡辯了，你今兒逃不過的，若不從實交代，看我不打斷你的腿！」邢夫人也冷笑道：「你說為什麼事找你二奶奶，我再去問他，若說的不一樣，豈不敗露了！快說實話罷，我保你二奶奶不敢打你。」

旺兒只得如實說了道：「那年確實是二奶奶指使人請的胡君榮，與小的無干，請太太饒命啊。」賈璉道：「沒完呢，還有——」一語未了，只見秋桐進茶房來，冷笑道：「二爺，我來說罷。二奶奶叫善姐虐待尤二姐，天天給他端着剩菜剩飯過去，還拿話腌咂他，給他氣受，尤二姐受不了這些閑話就自尋短見了。」賈璉道：「好，好，好的很！我說他怎麼這麼賢惠呢，原來是面甜心苦，暗中害人！可憐二姐死了還要感激害他的人。」

秋桐冷笑道：「還多着呢，二爺記得那年有個張華到都察院告狀嗎？都是二奶奶指使他們告的。」邢夫人、賈璉都道：「哦？這又是怎麼回事！快快說來。」秋桐道：「詳情我也不知，二爺找了張華問問不就明白了？」賈璉便命人去找張華。

家奴都說人海茫茫，無從去找。旺兒見已東窗事發，再瞞也無益，便從實招認道：「是二奶奶收買張華到都察院告二爺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過後又吩咐奴才務將張華治死以剪草除根。我因想：人已走了，人命關天，何必殺人，就在外面待了些日子，回去說張華已被強人悶棍打死了，二奶奶也信了。」邢夫人賈璉都唬了一跳道：「竟有此事！實在駭人。」賈璉氣的要去找鳳姐算賬，道：「待我拿劍斬了這悍婦的頭為二姐報仇。」邢夫人忙勸道：「不用你動手，偺只把他送到都察院叫官府審理去。」

賈璉道：「太太所言極是，我這就寫了狀紙到都察院告去！」於是找人寫好狀紙，親自去辦。誰知賈赦那邊得到消息，趕來阻道：「何必又生牢獄之災，如今只按府中規矩寫休書休了他罷了，仍放他回娘家去罷，他哥哥也在朝中為官，不可魯莽行事。」邢夫人聽他說的有理，又不敢得罪王子騰那邊，因勸賈璉打消告狀心思，賈璉依言從之，和他一道趕回房中尋鳳姐了結。鳳姐正~~和~~與平兒在屋裏商議園子裏的事，忽見門外有賈璉吵嚷聲，纔剛起身，賈璉同邢夫人已進來了。鳳姐見他二人都面帶忿意，心內納罕，不知何事，賈璉冷笑道：「你還有什麼要強辯的，好一個歹婦，趁着今兒天氣暖和，快收拾了包裹還回你娘家去罷，我這就寫休書。」忙命平兒磨墨，平兒詫異不敢走動。

鳳姐滿臉驚疑，一邊彎腰給賈赦、邢夫人施禮，一邊親自拉開圈椅，要他們二人坐，笑道：「二爺這是打那裏着的魔，竟攆起老婆來了？」邢夫人往大圈椅上一坐道：「你不知道？我就說給你聽個明白。」乃把鳳姐暗算尤二姐諸事一字一句說了。

鳳姐低頭~~占諁~~敁敠半天，情知大事不妙，握着帕子拭淚，跪在邢夫人跟前泣道：「我平日對二姐如何，下人們都看在眼裏，我是一片赤誠待他，從未生過害人之心，即是有，也是秋桐、善姐暗中做的，與我無干啊，請太太明察。」賈璉對外喝了一聲，秋桐、善姐、旺兒都顫慄着掀簾子進來，跪成一排，低首不語。

鳳姐情知不妙，忽然撞在賈璉懷裏潑哭潑鬧道：「二爺索性拿刀殺了我罷！聽信小人讒言陷害自己老婆，你再找個好的，二爺必是嫌棄俺們娘兒了，變着法子趕我出去。」邢夫人冷笑道：「你別不知好歹了，璉兒沒有抓你入監，讓官府斷個人命官司就算待你不薄了。你還有~~什麼~~何顏面待在這園子裏，就是璉兒依了你，你姑父也不會應允。」鳳姐面有愧色，挽着頭髮跪着。賈璉奪過平兒手中的紙筆，一揮而就，即刻寫成休書，往鳳姐臉上扔去。鳳姐接了，也不細看，~~捂~~握口哭着跑了出去。

只見巧姐同小紅迎上來了，見他掩面而泣，都上前來。巧姐問道：「娘親怎麼了，受誰欺負了？」鳳姐一把摟過巧姐，哭道：「從今偺娘倆就要分別了，你爹爹不要我了，要把我逐回娘家了。」巧姐聞言又驚又悲，大哭道：「我不信爹爹這般無情，我去問他去。」說著跑至門內，去找賈璉了。

鳳姐同小紅黯然低首細述着。巧姐進來看一屋子的人，哭着搖晃賈璉胳膊道：「爹爹怎麼攆起娘親來了，快收回成命罷。」邢夫人近前摩挲着巧姐道：「不怪你父親，都是你母親做的惡事太多了，日後自有我照看你，你不用怕。」巧姐哭道：「不管娘親做了什麼天大的惡事，孩兒確不可沒有娘啊。」眾人勸他不住，巧姐又哭着跑了出去，卻不見鳳姐，一路往家趕，看見幾個婆子，哭着對他們訴說娘親被休之事。

展眼府中人人都已知曉此事，趙姨娘同那些素日懷怨的下人婆子們都興沖沖的奔走相告。鳳姐正在屋子裏收拾行李，忽聽門外有人吵嚷，出來一看，是兩個媳婦，都是府中的下人，內中還有一個是寧府的，那年秦可卿辦喪事，他去協理，有個媳婦睡迷了，起來晚了，被鳳姐打了幾十板子，革了一個月銀米，正在冷笑着同另一個媳婦拌嘴。

鳳姐見了道：「你是那府裏的，怎麼不好好待着，跑這裏作甚？」那媳婦冷笑道：「喲，你是什麼貨色，竟敢這樣大聲跟我說話，做了這麼多惡事，還有臉待着，快滾回娘家去罷。」鳳姐怒道：「你一個奴才敢這樣同我說話，看我不剝了你的皮！」那人哈哈笑道：「你打我啊，我伸頭教你打，你敢麼？如今你不是主子了，連奴才都不是了，還耍什麼威風，想當初我不過是遲來了一會子，你就罰的恁重，今日不打你這個惡毒婆娘，還等什麼。」說完上來就拽鳳姐頭髮。鳳姐同他廝打着，兩個嘴裏罵個不停。

旁邊那個媳婦笑道：「我們今日不是吵架，而是報仇來了，打的好，臭婆娘也有今日。」說著，也上來助着那人打鳳姐。只見小紅從那邊走來，忙來拉勸，兩人纔鬆手匆忙走開了。鳳姐挽着頭髮，捋捋衣面，嘴裏罵道：「都反了，敢打起主子了。」小紅急忙上來問他所為何事。

次日，鳳姐坐了轎子，同巧姐、平兒告辭，含淚回娘家去了。巧姐雖哭着挽留，然亦是無措，只得哭嚷着見鳳姐去遠了。誰知一傳十，十傳百，連外頭也知道榮府的璉二奶奶被休了。鳳姐回到娘家，獲知王子騰、王子勝被聖上查辦關押了，多了一層愁悶。

且說那回長安府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一心看上張財主的女兒張金哥，打發了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守備之子的聘定。兩家同爭一人，李衙內託鐵檻寺的老尼凈虛，央求鳳姐找長安節度使雲老爺，依勢逼守備退親。守備忍氣吞聲收回前聘之物，鳳姐卻坐享了三千兩紋銀。不想金哥只鍾情於守備之子，上吊而亡，守備之子也是個癡情的，也投河而死，三家都沒有得好。如今打聽得鳳姐被休回娘家，勢力大減，都商量着告狀，三家都翻了臉來告鳳姐，說他干涉人家婚事，收了賄銀三千，間接害死兩條人命。都察院見案件重大，有幾家子要鳳姐死，便要重判，命人去提鳳姐。

且說鳳姐在娘家羞愧勉強度日，這日忽見家中來了四個青衣來園中抓人，王家的老小都吵鬧着問道：「怎麼到這裏抓人，家裏又是誰犯了官司？」青衣答道：「奉官老爺命來抓榮國府賈璉夫人王氏。諸位莫要妨礙公事。」

鳳姐聽了破口罵道：「放你娘的屁！老娘沒有罪，憑什麼抓我！」青衣便說出實情，乃是那幾宗子事，鳳姐聽罷如天旋地轉，大廈傾塌，頭暈目眩，差點沒昏倒在地。青衣上來就要抓人，鳳姐又踢又打，哭道：「我不去，我冤枉，我碰死了也不去！」青衣不由分說把鏈子往鳳姐頭上一套，推推趕趕的往門外走。鳳姐終是拗不過，只得依他們上了囚車。

眼看將離開金陵地界，鳳姐探出囚車回望，想着此生恐難再回故鄉，不禁泣不成聲。因離京路途遙遠，是夜青衣將囚車停在客棧，鳳姐戴了枷鎖關在客房，一個人秉燭默坐神傷，夜深有店小二端茶飯進來，鳳姐淚目問道：「這裏離金陵有幾里？」店小二道：「少說也有百十里了。」鳳姐伏案大哭，店小二問了幾句，走了出去。鳳姐自個兒在屋裏呼天搶地哭道：「老祖宗，二太太，我對不住你們，本想著替家裏積攢些梯己，填補虧空，不曾想惹了官司，要以身伏法，家大族大，若多幾個理家的公子男兒我也不必這樣殫精竭慮，可那些流蕩奢靡的子弟沒一個操心的，要我這樣一個女子操持，外頭都說府裏金山銀山，那知道裏頭早空竭了，都說我私藏了賈家的錢送回王家，我們王家墻縫地縫裏都是錢，可誰知道非但王家沒有錢，連賈家也空了啊，我替賈家弄的錢還不夠一點節禮份子錢，還偷偷地找老祖宗借當，如今我枉費了心思，弄來一點子錢，把我也弄衙門裏了，我真是痛斷肝腸啊。」正在啼哭，忽聽遠遠地有人吹笛唱道：「此生作惡惹眾怨，回首再看金陵遠，因果都是自身種，自省已遲命難全。」鳳姐聽了更是悲哀，一夜無眠。

且說鳳姐被押至都察院後，往日在外面放利錢之事也被查出，罪行深重，人人都說天理難容，潑皮市儈張華也聞訊趕往都察院，佐證當初鳳姐所犯之事，都察院便將鳳姐打入死牢，擬秋後處斬。老尼凈虛也獲罪入獄。王子騰及家人獲悉鳳姐被判了死罪，慌忙湊了錢往都察院送，賄賂官老爺，請他判輕點。誰知那三家出的錢也不少，鳳姐死罪雖免，可終身難出監牢。

平兒小紅哭着來牢裏探望鳳姐，被監禁卒攔住了，兩人從袖子裏掏出碎銀子買通了禁子，得以探看鳳姐。只見鳳姐關押多日，身上傷痕纍纍，臉兒臘黃，雲鬢散亂，正坐在破席上低首不語，一見了平兒、小紅，忙起來扶着監柵哭道：「你們可來看我了。他們是怎麼判的，家裏怎麼不來贖我？」平兒哭道：「奶奶還不知道，官府裏已判了奶奶重罪，奶奶恐怕終身也難出監牢了。」鳳姐哭天搶地道：「我要找官老爺申冤。我犯的那裏就這麼重？官府裏是非不清啊！」平兒又告訴他家裏已經拿錢求情了，死罪已經免了，可終身不得出監。」

鳳姐悔恨自己為了貪那三千銀子把自己終生誤了，只淚如雨下，又道：「我也沒有什麼牽掛的，只是牽掛巧姐的婚事未定，以後見不到娘親，又有誰知冷知熱給他一口喫一口喝的？」平兒哭道：「奶奶放心，巧姐交給我了，我一定好好照看他。」小紅又問鳳姐在牢裏都喫些什麼。鳳姐道：「這裏缺茶少食的，我都快餓死了。帶喫的了嗎？」小紅來時帶了幾個饅頭，遞給了他。鳳姐搶了往嘴裏狼吞虎咽填着，噎的不住打嗝。平兒、小紅看了不覺放聲痛哭。鳳姐到牆邊取了破碗，只一揚脖，便把涼水喝乾。

平兒見他衣衫破爛，便問是誰撕的，鳳姐道：「還不是牢裏那些犯人撕打時弄破的。我不怕他們，和他們都幹了幾架了。」正說著，牆邊三個女囚奔過來搶他手裏的饅頭。鳳姐一邊罵著一邊爭搶饅頭，被那三個壓在身下痛打。平兒小紅忙喊着住手，那三人那裏肯聽，仍打個不停。平兒小紅沒法，只得去喚禁卒過來。禁卒道：「探監時間到了，該走了。」回頭見牢裏正在翻滾撕打，又道：「這也是家常便飯，不必管，管得了一時管不了一世。」又催促平兒小紅快走，怕上頭來看見了。平兒小紅哭着對牢裏喊：「奶奶保重，下回再來看望！」一語未了，便被禁卒推趕着出去了。

鳳姐挨的臉腫鼻青，躲在牆角討饒。那三個女囚因餓的不輕，到牆邊分饅頭喫去了。鳳姐見平兒小紅走了，含淚晃着監柵欄，喊道：「怎麼都走了，我還沒有說完呢！」一時無人理會，鳳姐自覺淒涼，失魂落魄跌坐在地上大哭。

半夜鳳姐冷醒，因「血山崩」舊疾未愈，在牢中又缺醫少藥的，病愈發重了，渾身作燒，面上通紅，幾處疼痛難忍，實在承受不住，抱着胳膊再也睡不着，只獃獃望着窗外一彎細月。那三個女囚已經睡了，鳳姐想道：「想我聰明一世，人稱脂粉英雄，如今自作自受，遭到報應，又有疾病纏身，無法忍受，活着又有何趣？不如一死也少受些活罪。」因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往那監柵高處一投，繫個死結，將頭探入，把腳一蹬，不多時便咽堵氣絕，靈魂出竅。只見可卿隱隱在前，鳳姐大為不解，道：「蓉兒媳婦怎在這裏？」秦氏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兒媳婦，我乃警幻之妹可卿，這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我在警幻宮中掌管情司，奉警幻仙子之命前來接你，你今生罪行甚重，本應打入地府。因結怨司無人掌管，又念你頗有些才幹，故警幻欲將此司交你掌管。」鳳姐道：「我從不信陰司報應，今兒纔知是我錯了。這神仙靈怪原是有的，只是拋卻紅塵家業，着實於心不忍。如今家裏諸事未結，不免掛念，怎有心思去管這空職虛司？」可卿嘆道：「嬸子實在癡矣，把那當年之託竟忘了。」鳳姐不解，可卿道：「如今提也無益，不如不提。快隨我去見了仙姑，在情榜上銷了號。」鳳姐因飄飄蕩蕩跟他去了。

且說平兒小紅回去，哭着和賈璉說鳳姐在牢裏受罪。賈璉念及往日夫妻情分，亦心有不忍掉下淚來，因找到賈赦賈政哭道：「如今他在那牢中受苦，雖是報應，卻着實可憐。本以為休了他就罷了，誰知又牽出一串子命案，今生不得放出，大家再聚些銀兩減減他的罪罷。」賈赦賈政落淚道：「談何容易，家裏實在~~困難的很~~困窘艱難。」正說著，忽見巧姐大哭着跑進來道：「爹爹，娘親出事了！」

大家趕忙出去，只見都察院將鳳姐的屍首放在馬車上令兩個獄卒送回來了，說這裏離王家近些，省些路途，託賈家把鳳姐屍身送回王家。眾人哭作一團，巧姐哭的昏了過去，平兒忙抱起去找太醫。賈璉撲到鳳姐身上号啕大哭不肯放手，賈赦賈政哭着拉他不動。邢夫人、尤氏、賈蓉也趕來哭了一場。園子裏有與鳳姐不和的，都說活該報應。趙姨娘、賈環更是趁心如願，慶幸不已。賈府將鳳姐厚葬了。巧姐小紅都為他穿孝守靈，不在話下。

話說賈璉見鳳姐逝後，屋裏少了當家的，便將平兒扶了正。平兒待巧姐如同己出，亦不須多述。有幾家要求娶巧姐的，託官媒婆拿來庚貼，賈璉看了都不甚滿意，扔到一邊。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九回 有情人欣遇賞心事 不良妾專煞良辰景**

~~詩云~~題曰：

~~迎看春光宜新面，裊娜喜對畫如顏。~~預看春光訪麗天，裊娜喜對畫如顏。

~~只知凝意待佳期，豈料欹危亂鳴蟬。~~佳期醉酵誠可待，豈料欹危亂唱蟬。

話說賈璉看了官媒婆拿來的幾個庚帖，~~因不甚滿意~~卻不十分稱意，便~~扔~~拋至一邊。平兒笑道：「二爺怎麼~~又~~看看~~就放~~又擱下了？這幾家也算是名門，配給姐兒亦屬門庭登對——」~~尚未說完~~一語未了，賈璉打斷道：「不用你羅嗦，我自有主張，忙你的去罷。」平兒見他累了，因安頓他歪在炕上歇着。

賈璉因鳳姐走後，家裏頓覺冷清不少，雖說平兒是個賢惠的，卻不似鳳姐時時插科打諢逗趣發笑，故與平兒相談甚少。平兒自被扶正做了正室，裏裏外外都讚他公私分明，勤謹和善，待人誠心，比鳳姐更得人心，然賈璉猶未忘卻與鳳姐的情分，待他不免些許冷落了些，晚間也不大回來，不知到那借宿去了。平兒偷偷到內間拭淚，賈璉本看見他眼圈紅紅的，疑心他是傷感，心內便多了愧欠，心想：平兒賢淑知禮，善解人意，家裏沒有不讚的，如此冷落了他確是不該，待進了裏間一瞧，果見平兒獨自垂淚，賈璉心也軟了，上去撫他肩膀好言勸道：「是我怠慢了你，讓你傷心了，我對不住你，以後我再不出去夜宿了。」

平兒拿帕子拭淚笑道：「二爺多想了，你何曾怠慢於我，是我想起二奶奶往日對我的恩情，心裏擱不住就掉淚了。」賈璉道：「你不忘當初主僕一場，~~真~~卻是~~個~~有情有義之人，日後我更不可待你象以往那般淡漠了。」平兒笑道：「二爺言重了。對了，我想起一件事來，今兒一大早聽邢大舅說仍接岫煙回偺家來住，說他夫君逃走了，現仍不知下落。」賈璉道：「竟有此事，他們家又~~出什麼事情了~~有何事故呢？」一時兩個也猜不出。

平兒自去裏邊收拾衣物，賈璉便往賈政書房來，正見邢夫人跟賈政在議事，一見他進來了，都道：「璉兒快坐，有事給你說。」賈璉忙坐了，賈政道：「如今鳳兒也不在了，家裏就靠大太太和你裏外操持了。娘娘前兒忽打發小太監送來一封信，說他在宮裏事務~~繁~~冗雜，今年恐不能回家省親了，又牽掛着寶玉大了，讓家裏趕緊把寶玉的婚事辦了，不可一拖再拖。這會和你們商議一下，不如本月就把婚事辦了。當下已是春二月，正是萬物復甦草木蕃滋之時，氣象更新，寶玉成家後也可從頭做起，勤勉發奮，做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了。雖說功課進益不大，但文章也都做上來了。娘娘這樣疼寶玉，畢竟望他有些實學，日後取得功名，纔不辜負了娘娘的一片苦心。我想着寶玉和黛玉從小兒一同長大，也算青梅竹馬，情投意合，且又門當戶對，親上加親，實屬難得。璉兒看着如何？」

賈璉笑道：「我沒有二話。昨日細細查看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若裁剪人口，可他們也無處可去，只得乾撐。」邢夫人道：「雖說家裏沒以前殷實了，可婚姻大事不可草率敷衍了事。這一切禮儀事宜皆交與你辦了。想來往昔這等事都是鳳丫頭操持的，他時時忙碌着偺也省些心，可如今他不在了，就靠你多操些心了。」說著，不覺眼圈又紅了，又道：「偺是~~不是~~否對鳳丫頭太絕情了些？如今後悔也遲了。」賈璉不禁掉下淚來，半日也不言語。

賈政也頗為傷感道：「去罷，全交給你了。」又起身道：「偺們家都到了這樣田地了，舊庫的銀子早已空虛，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糧了，一時也算不轉來，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已經塌下來了，東省的地畝租子也交不上了，家裡米糧銀子尚無打算，咱們竟一兩年不能支撐了！外面大盜勢飆，乘釁傾朝，主驚臣亂，烏雀羣鳴，禮部也發不出來銀子了，前年還託光祿寺代發，如今找人去問，官裏都支支吾吾的搪塞，偺們也只能坐吃山空了。衣服首飾一一折變了，暫作置辦喜事，我去那房裏喫點傷風藥，昨夜沒有蓋好被子。」說罷起身去書房了。賈璉便問邢夫人岫煙今兒一大早因何又搬來住着。邢夫人看看左右無人，悄悄道：「岫煙自從嫁給薛家的蝌兒，貧苦無依，喫穿用度都是拮据無措，忽然那日在街上遇見了一個人，說是蝌兒父親官裏的同僚，也曾到他們家同他父親闊談宴飲，那時候蝌兒還小，他曾送給蝌兒諸多頑意，問蝌兒還記不記得他。蝌兒認出是父親的要友，一起任過職的，名叫范思言，施禮便拜，請他到家裏坐着。范思言看見蝌兒過的貧苦，又是落淚又是慨嘆，說他父親原是販官鹽的，多少該有些家資，誰知竟是一貧如洗，不免責怪他父親太清廉了，以致子孫沒有福蔭，又偷偷跟蝌兒說，他仍~~然~~舊在官裏販官鹽，在某地弄了些私鹽，弄了鹽船三只，往來江西、湖廣販賣，想找些幫手，又怕不是熟門熟路，知道蝌兒老實，口風緊，便慫恿蝌兒同他一起販私鹽。

蝌兒正發愁家裏缺衣少糧，思量半天便答應了，背着岫煙與他做了多回私鹽販賣。誰知後來被人舉報，范思言被官府抓走了，蝌兒連夜逃走不知去向，岫煙得知他犯了這樣大的事，也不敢獨自在家，趕往這邊投奔來了，住在偺家裏。」賈璉聽了，~~頗為驚~~訝然道：「官裏定是不會到這裏找人，岫煙在這裏住着，興許可躲過此劫。」兩人又說了一會子話也起身走了。

且說賈政在書房坐着閉目養神，忽見趙姨娘進來道：「我特向老爺報個喜訊。」賈政見他來了，心想：「往年他在我跟前裝作溫婉小服低，我凡事也慣常聽他的，不承想近年竟換了一個人，時時謠諑吵鬧，人也譾陋了，令人心煩。」冷冷的道：「我沒工夫聽你胡扯，出去罷，我要歪一會。」趙姨娘笑道：「怎麼是胡扯呢？老爺聽了~~一定~~必是高興。」賈政道：「那就快說，我聽着呢。」趙姨娘笑道：「寶玉大了，也該娶媳婦了。馬道婆有個親戚，他家有個好閨女，長的又俊又巧，又會綉又會織的……」未及說完，賈政喝斷道：「甭說了！快出去罷。我已經把黛玉許給寶玉了，以後別亂說親了。那家既然這麼好，就說給環兒罷。環兒不成器，誰家的女孩嫁給他都是遭罪。你也多管着環兒。不是我說你，功課不好也就罷了，怎麼你還把他往邪道上引，交的都是些什麼狐朋狗友！」

趙姨娘道：「這有什麼？老爺管的也太寬了。依我說，寶玉跟林丫頭不合適。林丫頭什麼規矩都不懂，就會見一個打趣一個，日後只怕~~將來~~生事。」賈政道：「還胡說，快出去，這可由不得你。」趙姨娘見狀賭氣出去了。

且說黛玉在瀟湘館內翻看詩書，忽聽院裏笑語一片，只聽外面一陣腳步響，進來幾個人，乃是李紈、平兒、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和幾個丫鬟。眾人都對黛玉笑道：「恭喜新二奶奶，恭喜家裏又多了個新主子。」黛玉不覺紅了臉道：「嬸子大娘們又取笑我了，此話不可亂講。」周瑞家的笑道：「不是亂說。老爺已告訴我們了，說本月就把喜事辦了，~~讓~~命我們服侍的~~操些心~~勤快些。我們奉命前來告訴姑娘一聲，以後由這幾個丫鬟就負責姑娘的穿衣打扮了。做新娘可不能馬馬虎虎，從今兒起，姑娘可要聽我們安排着了。」黛玉低頭扭過身去，羞澀不語。

周瑞家的笑道：「姑娘還害羞了呢。」眾人都笑了起來。林之孝家的笑道：「你們都來瞧瞧，怪不得人人都說林姑娘和寶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這般好模樣兒，打着燈籠都沒處找去。」大家都笑道：「可不是，寶二爺可有福了。」紫鵑、雪雁也從屋裏出來笑道：「我們盼什麼似的盼到今日，倒要好好樂一樂。」大家都把黛玉圍着，咭咭呱呱笑個不住。繡鸞笑道：「我要去告訴姐妹們知道，林姑娘大喜了。」李紈笑道：「這裏用不著你了，你快去傳告罷。」繡鸞喜沖沖疾步走了出去，遇見丫鬟婆子~~就~~便說。

那幾個丫鬟笑道：「央求林二奶奶日後當了家，不要管的太嚴了~~纔好~~，也照顧着奴才們點。」李紈笑道：「什麼林二奶奶的，既然嫁給寶二爺，日後就稱寶二奶奶纔是，就象那府裏稱呼的璉二奶奶，蓉大奶奶、珍大嫂子，怎麼就沒有人叫鳳二奶奶呢？」紫鵑、雪雁和那幾個丫鬟都彎腰襝衽道萬福，笑道：「給寶二奶奶請安。」

黛玉見了~~捂~~握着臉笑着，用手推道：「快幹活去罷，又多嘴了。」李紈笑道：「寶二奶奶已經開始當家了，要你們去幹活呢！」紫鵑等都笑道：「這幾天也沒什麼活，就是給新娘打扮打扮。姑娘快坐下，我們可是要幹活了。」黛玉受不住聒噪，本欲躲開，只見平兒笑道：「快按住了，別讓他跑了。」一時眾人都來按着黛玉坐下。

黛玉笑着掙扎道：「饒了我罷，我不跑還不成？」一語未了，只聽門外有人問：「林姑娘在嗎？」眾人鬆手回頭一看，原是趙姨娘來了，登時都怔住了。平兒怕他混攪亂說，忙跟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使眼色。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會意，推着趙姨娘就往外走，都道：「姨娘正巧來了，偺們正找姨娘有事呢。快跟偺們到那邊好好說。」趙姨娘掙脫着道：「我來看看姑娘，做什麼又拉我，都快鬆開了！」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不容他解釋好歹把他支走了。紫鵑幾個仍和黛玉說笑。趙姨娘被周瑞家的拉到園子裏，說了些家常瑣事，不覺已是黃昏，便要回去，周瑞家的也散了。

且說寶玉被賈政叫到書房，告訴他說本月便將他和黛玉的婚事辦了。寶玉欣喜若狂，猶不信似的連問三四遍，賈政笑道：「這回不哄你，四五天後就開始辦了。」寶玉飛也似的要去告訴黛玉，賈政走出門喊他回來道：「不到拜堂不要見新娘。要懂規矩！」寶玉只得煞住腳，又往園子裏來，心內喜悅，眼前萬物皆似含情，但見日色融和，春光駘蕩：

芳蘭幽芷，東風細細，翠陰庭樹小廊靜；~~滿樹幽香~~穠李夭桃，柳絲萬縷，嬌鶯清婉傳香徑；數點紅英，雙燕歸來，春風輕揭簾櫳；春滿我家，誰解我心，相思一夜窗前夢。

寶玉走一路，看一路，不覺過了沁芳閘橋，來至當年黛玉葬桃花之處。

寶玉遠遠望去，只見一叢叢桃花似仙雲緋霧，迷離妖嬈，向人不住微笑。寶玉折了一枝桃花，細細打量，心想，妹妹此時定是臉頰羞紅，和這桃花一般紅暈，不覺笑了笑，心想：管它什麼規矩呢，我現在就給妹妹送桃花去。如此想着，因笑着往瀟湘館來，沒走幾步，碰見墨雨、引泉、挑雲、伴鶴說笑着走來，一見了他都道：「寶二爺大喜，給奴才們發些~~喜禮~~賞齎罷！」寶玉笑道：「過幾天叫你們喫喜糕喫個夠。」四人都涎着臉抱住寶玉的腰搜身，笑道：「賞些東西罷。」寶玉笑道：「別鬧了，等新奶奶當了家，好好治治你們，看你們還淘氣不？新奶奶可厲害着呢。」四人道：「新娘子在那裏，我們瞧瞧去。」寶玉笑道：「四個小猴崽子，快幹活去罷，老爺要過來了。」說著掙開身走了。

且說黛玉見平兒李紈等散去了，命那兩個來服侍的小丫頭關了院門。忽然聽到外面有人敲門，小丫頭去開了門，見是寶玉拿了枝桃花，不覺怔了。寶玉笑吟吟道：「你是那屋裏來的？怎麼沒見過？」小丫頭道：「是老爺叫我們來服侍姑娘的，寶二爺回去罷，姑娘說了，這幾天若是你來了，~~一律~~就好生請回去。」

寶玉道：「我進來說句話就走。」小丫頭攔着不讓進，被黛玉聽見了，出來道：「就讓他進來罷。」小丫頭閃開了。寶玉拿着桃花笑嘻嘻走來道：「我看那邊桃花開的紅豔，給妹妹送桃花來了。」黛玉轉身要進屋，被寶玉一把抓住了手道：「可抓住了，這回再不放手了，粘着永不分開。」黛玉一甩手道：「不放手又能怎樣，你還不是不聽我的？」

寶玉道：「我聽，我聽！如今妹妹做了寶二奶奶，就是主子了，主子的話誰敢不聽？」黛玉撲哧一聲笑了道：「又跟誰學的油嘴滑舌的，沒的討人嫌。」寶玉道：「我為妹妹得了一身的病，如今全好了。我知道妹妹也為我添了心病，故來探望探望，叫妹妹放心。」黛玉道：「又有什麼不放心的，你快回去罷。過幾天再來，老爺見了不高興。」寶玉道：「妹妹~~別~~勿攆我，我看妹妹愁眉不展的，~~一~~定是心病還沒有去，妹妹笑兩下我就走。」黛玉~~噘~~撅唇道：「我就是有心病，瞧你一口一個寶二奶奶的，你說的是寶姐姐罷！現在說的好聽，過兩日還是忘不了你的寶姐姐，我怎麼笑的出？」

寶玉笑道：「妹妹若不信，我剖腹抉心給你看。管他寶姐姐，貝姐姐的，妹妹不笑，我就不走。」黛玉不覺笑了，寶玉對他情視眈眈，近前猛的一把將其拉入懷中，笑道：「妹妹終於笑了，從此病根兒可根除了。」黛玉扎掙道：「裏裏外外都是丫頭，讓他們看見了可不好了。」寶玉只得鬆手，黛玉低頭紅了臉道：「二爺回去罷，快有人來了。」寶玉招手笑道：「聽你的，寶二奶奶，我回去了，明兒再來找你。」說著轉身走了。紫鵑、雪雁笑着從套間出來道：「剛纔的話我們都聽見了，也看見了。」黛玉伸手去打他兩個道：「你們聽見什麼了，看見什麼了，別混嚼了。」雪雁~~捂~~握口笑道：「我看見有人道：『裏裏外外都是人，讓他們看見了可不好』。」黛玉聞言臉紅的更深了，追着二人打，二人邊躲邊笑個不住。

且說園子裏都傳開了，過幾天寶玉要娶黛玉，都奔走相告，喜氣洋洋的。賈政叫來林之孝和周瑞道：「賴大、來升已經罷免了總管位子，現今安排你二人接替他們的位子。林之孝任榮府的總管，周瑞到寧府當總管去。以後園子的事交給你們管了，你們可要幹好了。」林之孝和周瑞謙讓了半天，只得答應，都笑道：「老爺放心，我們會勤勤勉勉做好的。」賈政道：「你們先散了，去忙寶玉的婚事罷，把怡紅院裏打掃乾淨了，各處貼上紅「喜」字，掛上燈籠，收拾屋子，全交給你們~~指揮~~領着他們去幹了。」林之孝和周瑞退下不提。賈政又命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去把趙姨娘房中召集的一夥人都譴散~~批評~~呵斥一頓。

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帶人去找趙姨娘，把賈政的話傳了一遍，趙姨娘聽罷怒道：「家裏就不能來個三朋四友了？老爺也不瞧瞧蓉哥，天天不歸家，和賈薔在外頭胡混。怎麼老爺不管他們，偏來訓示我們，~~一~~必定是你們挑撥的，我只和你們鬧。」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見他亂說，都不理他出去了，趙姨娘往外喊道：「這園子裏的人都跟偺有仇，這裏住不得了！」又找到賈政鬧道：「老爺偏向的很，蓉哥、薔哥在外勾三搭四你們不問，偏和我們過不去，是個什麼道理？」

賈政喝道：「誰說不問了，他們成日不回家，連影子也不見，怎麼問？若是回來也必會管教一番。你也不想想，外頭這麼亂，你怎麼還把流寇往你那帶呢？~~交朋友怎麼這麼不仔細，~~不論你是無心還是有意，將來家裏少了什麼都找你們要！」趙姨娘道：「我們~~乾淨~~清白的很，~~什麼也沒有幹過~~諸事未作，大可放心。以後來來往往的老爺也別管，你也管不了。」說完轉身走了，賈政只氣的渾身亂戰。

趙姨娘回至住處，看什麼都不順眼，把茶碗也摔了，小丫頭彎腰拾去碗片子。賈環從裏間出來道：「母親又受誰的氣了，告訴我，我給母親報仇。」趙姨娘道：「老爺~~已經在為~~一心籌備寶玉~~辦~~的喜事了。看~~來~~去以後家裏是寶玉當家了，偺們可沒有出頭之日了。」賈環道：「老爺把誰說給他了？」趙姨娘道：「就是那姓林的。姓林的那丫頭和偺也說不上話，又小心眼兒、~~好哭~~動不動就哭哭啼啼，不好惹、~~不好~~難處着呢。寶玉若是當了家，這家業必定多分給他~~一~~些，偺們想得些什麼也難了。老爺又見你就煩，偺們在這家裏越發沒有勢力了。人人都嫌棄偺娘倆，不願意跟偺多說話，這家真的待不下去了。」說完大哭。

賈環道：「母親莫哭，偺過不好，他們也~~別~~休想過快活了。偺要~~和~~同他們鬧一場，他們~~別~~休想把喜事辦好了。我不過生的醜些，沒有寶玉長的招人喜歡罷了。這家裏個個都見臉判人，那寶玉天天趾高氣揚，前倨後恭，娶個女人只要模樣好，也不論是那裏來的野孩子，都往家裏拉。兒~~子~~孫們凡生的~~一般~~平庸的都冷落一旁。這都是他們錯了，~~別~~休怪偺們狠心~~廝鬧~~怨懟。」

趙姨娘道：「前兒我小病了一場，要彩雲拿銀子去街上買些柴胡、細辛回來，他說街上亂的很，盡是些村夫流民結成的弟兄，見鋪子就搶，見官府就打，把彩雲嚇的急忙趕回來了，倒也奇怪，薛家的孩子也跟那些流民混在一處了，他是幾時入夥的？」

賈環道：「這有什麼稀奇的，孩兒可不是也跟一夥弟兄們在一處，如今亂為王了，誰不想各人找出路呢，那薛大哥同他妹子定是算計着這家裏的財勢地位，~~一~~着心想與寶玉結親，想着寶二奶奶的位子，只是如意算盤落了空，他們大為失望，可又不肯丟下這裏的油水，如今牙一咬，加入幫派，要與親戚反目成仇了。」

趙姨娘道：「那個獃霸王本就是個凶夫惡徒，想當初他打死人命，搶走香菱，這樣的人豈有慈悲仁德的，趁着亂世，他定要增添一層罪了，蓉小子也是盤算着爭奪府中財勢，薛家也是明爭暗鬥，覬覦多年，府中人口多，~~說不準~~保不定誰還盯着呢，偺們若不~~抓緊了~~搶先一步幹一場，恐要落人地步了。」賈環道：「家裏上下待寶玉跟寶貝似的，眾位都等着他成家立業，掌家掌權呢，若是寶玉死了，這家裏的爵位不愁我去襲了去，可惜寶玉偏偏不死。」趙姨娘道：「不怕他不死，就怕偺心腸不夠硬，無毒不丈夫，你領着那些弟兄們呼啦而起，有一百個寶玉也人頭落地了。」娘倆因偷偷商議起來。

這邊賈政正在書房與周姨娘分派衾被蚊帳，忽見林之孝進來回稟，叫周姨娘退下，林之孝道：「剛剛錦衣衛來人，說要到偺們府裏搜人。」賈政驚詫道：「又是誰犯事了？怎麽這會子來人。」林之孝道：「原是寶玉的乾媽做些混賬事，邪魔歪道的，如今鬧出事了，被錦衣衛要拿他送入刑部監呢，要問死罪，前幾天幫人種毒，使了個法兒，叫人家的內人得了邪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內眷們要了十幾兩銀子。豈知敗露了，有人去他家尋他，無意搜出一個匣子，裏面有象牙刻的男女魔王，還有七根朱紅繡花針，立時送到錦衣衛去，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所以知會了營裏，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幾匣子鬧香，炕背後空屋子裏掛著一盞七星燈，燈下有幾個草人，頭戴腦箍，胸穿釘子，項上拴著鎖子，櫃子裏無數紙人兒，底下幾篇小帳，上面記著某家驗過，應找銀若干，得人家油錢香分也不計其數，老東西如今聞風逃走了。」賈政聽了，切齒罵馬道婆道：「寶玉同鳳丫頭那年的魘病，一準是他，我記得事後，那老妖精向趙姨娘處來過幾次，要向趙姨娘討銀子，路過見了我，我叫住他，他便臉上貌色大變，誠惶誠恐的，我當初還猜疑了幾遍，總不知什麽緣故。鳳丫頭當家，難免惹人怨恨，焉知不因我疼寶玉不疼環兒，竟給他們種了毒。家裏出了這樣惡毒的婆娘，那還了得，如今敗露了，豈能容許他逍遙法外，我這就安派人抓他入監。」乃命人去找趙姨娘，把他抓起來再議。

且說寶玉天明又想去看看黛玉。剛來到瀟湘館，見大門緊閉，仍去敲門。林之孝家的開了門縫笑道：「寶二爺回去罷，新媳婦不到拜堂那天不能見新郎。」因不讓進門。寶玉無奈笑道：「有理，我這就回去。」只得往怡紅院來。

剛到院門口，就見賈璉、賈珍正嚷着叫李貴、茗煙、掃紅、鋤藥、伴鶴往高處掛紅燈籠，一回頭見寶玉來了，都笑着要他~~別~~莫要亂跑了，幾~~天~~日後便可成親。寶玉臉紅着回自己書房去了。

賈珍賈璉又要茗煙他們到院子裏掛燈籠，茗煙興沖沖跑裏跑外，忙得滿頭是汗，因想着凳子忘在門口，又到門外去拿，一抬頭忽見剛掛的兩個燈籠各被砸破了一個洞，不覺大驚，忙喊了起來：「這是那個缺德的砸的，還要不要命了？」賈璉賈珍聞音忙出來瞧看，也氣的大罵，向四周看看又沒有人，便叫茗煙取下來另外掛上新的。

茗煙掛好新燈籠，與他二人又到院子裏去了，忽見牆邊探出一個人頭，一手握一塊石頭笑着正要往燈籠上投擲，賈璉賈珍跑上前去，大喝道：「住手！往那裏跑！」那人也不投擲，只站着冷眼瞥着珍璉二人。賈璉賈珍見是賈環，怔住了，道：「你哥哥成親，是偺家的大喜事，你這是幹嘛？」賈環並不驚慌，~~噘~~撅着嘴道：「林姐姐配不上寶玉哥哥，婚事還是另擬為妙。」

賈珍怒道：「放屁！簡直胡鬧！快叫他父親來管管，混帳的很！」茗煙忙應了一聲跑了。賈璉道：「你要想娶媳婦就給你挑個好的，怎麼壞起你哥哥的婚事來，叫外人知道了不笑你傻嗎？」賈環道：「不合適自然要阻攔，我母親已經給寶玉哥哥另找了一戶人家，比林姐姐強。」賈珍賈璉便和他爭執起來。

稍久，賈政趕到，~~一~~邊哆嗦着~~一~~邊罵：「壞小子想反天了，還得了不得了？」上來就給賈環幾個耳刮子。賈環哭着嚷道：「你們就會疼寶玉哥哥。他有什麼好，還給他娶媳婦，依我說趕他出去纔是正理。」賈政喝道：「沒叫你找嗎？挑挑撿撿的，一個也不願意，把人家女孩都弄的嫁不出去了，也沒見你看上那一個，做孽的畜生！」賈環哭着要去打茗煙：「叫你多嘴去叫人，看我不打死你這個狗奴才！」賈政氣的又抓着賈環要打，反被賈環用勁推坐至地上。

賈珍賈璉忙把賈政扶了起來。正在混亂時，忽聽有人嚷道：「老爺偏向的很，只會打環兒，偏着寶玉。」賈政停手一看，只見趙姨娘一臉怒色趕來了。賈珍賈璉忙解釋道：「姨娘這話就不對了。他要是做的對，誰還閑着打兒子嗎？」趙姨娘道：「老爺一向看不起環兒，今兒說打就打，俺娘兒兩個在這裏也待不下去了，你要打連我也打了罷！」伸着脖子要賈政打。

賈政果真就打了兩耳刮子，趙姨娘那受得了這氣，坐在地上潑哭潑鬧起來，又道：「反正也是被人欺負，我也不活了！」賈政道：「家裏兒女一大堆，我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環兒也是我的兒子，我怎麼不疼他了？要喫的給他送，要喝的派人給他端。你們還不知足，還要鬧，偺家事情還不多嗎，你們還繼續添亂。」乃告訴珍璉趙姨娘與馬道婆使饜魔法害鳳姐與寶玉，二人聽了，大為驚駭，都說：「這可是吃官司的事，豈能坐視不管。」趙姨娘聽了面無愧色，依然混說起來。

趙姨娘道：「老爺只要把寶玉趕走，我們就好好過。不然就把家業全給環兒，家裏交我當家處治，我就不鬧了。」賈珍賈璉都笑了起來。趙姨娘道：「反正有我沒他，老爺不趕寶玉走，我們就走，一百年也不回來！」賈政氣的喘着氣說不出話來，茗煙忙給他揉胸口。賈璉道：「說半天還是要當家、要家業，你們還知不知道害臊？也不拿鏡子照照配不配！」賈政喘道：「我一個子兒也不給你們留了！你要走就走罷，這裏容不下你娘倆了！」趙姨娘哭着要去掐寶玉脖子，被賈珍賈璉死活拉開了。賈政道：「林之孝他們還沒有趕來，快叫人把惡毒婆娘抓起來見官。」

趙姨娘見狀不妙，扯着賈環道：「這裏容不下偺們了，偺還是走罷。到外面自有投奔的人，將來回來報仇，別怪我們心毒了。」說完拉了賈環走了。賈政喊道：「快叫人來，把這沒規矩的婆娘和兒子亂棍打死。」卻見他二人已經走遠了，只得怒道：「走了倒好，這一去永遠也別回來了，真恨死人了。」賈珍道：「老爺別和他一般見識。若聽他的，叫他當家，園子裏的人都沒有活路了。」賈璉也道：「正是。如今還是忙碌寶兄弟的婚事要緊。」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回前硃筆：夢生雙翼追春殘，疾風吹絮惜惘然。秋魔無情激詩魔，冬寒有意催心寒。~~

 ~~風霜染白旅人髮，冰雪增厚卧者綿，幾時春花迎風綻，願居春間到永年。】~~

## **第九十回 林黛玉嬉春待好音 賈元春託夢警天倫**

~~詩云~~題曰：

~~春暖扁舟盪槳斜，誰顧楊柳背藏鴉。~~天降良緣貴似金，春風暖樣醉好音。

~~御殿消息逾層城，夢是人生恨是花。~~誰顧晦鴉楊柳立，夢縈人生恨愁侵。

話說趙姨娘賈環~~憤而離開~~憂懼憤恨離了賈家往外頭去了，賈政也不派人去找，只對珍璉道：「辦喜事忌諱官司晦氣，且不理他們，日後再說，環兒不在家，婚事也無人打攪了，卻是好事。~~他~~環兒在那外頭待兩天就知道那裏好了，離了家那有這麼~~舒坦~~滋潤。成日~~裏~~家抱怨天抱怨地的，自~~己~~個兒~~好好想想~~面壁思慮也~~不會~~知道不該這麼鬧，可是人說的蠢婦愚夫不是？」賈璉道：「老爺別理那婆娘。只是他這一出去~~肯~~必定要招惹外頭的流寇，將來這園子也不太平了，老爺還得想想~~辦~~法子纔好。」賈政道：「我已經叮囑周瑞家的看緊園門了。對了，你去再指派二十個小廝輪流日夜守着園門。偺們正在辦喜事，別叫他們沖犯了。」賈珍道：「宮裏昨兒來了小太監送喜禮，有幾家都來賀喜。娘娘也打發夏守忠送來賀禮銀兩，我已叫林之孝查收了。今兒來的人更多，我在嘉蔭堂待客，寶兄弟這邊交給璉兄弟操持了。」一語未了，尤氏趕來道：「怎麼都在這裏？家裏來了一撥人馬~~前來送禮~~恭送賀禮，我各個迎迓，都忙不過來了。」賈政、賈珍忙過去應酬。賈璉回去叫了平兒過來幫忙。

且說這兩日賈家熱鬧~~非~~異常，各路官員都來送禮。賈赦、邢夫人、賈政、尤氏~~俱~~皆放下~~其他~~別的事~~接~~待見客人。因朝廷頻於應對戰事，今年官家比往年竟少來了大半，更有傳聞說宮中內相戴權被皇上查沒家產，不久便吊死獄中。另有幾家也獲罪入獄或被處死，一時牽三掛四，多人受到牽連。

且說抬轎打傘往賈府來送禮的官員絡繹不絕，有鎮國公家、理國公家、齊國公家、治國公家、修國公家、繕國公家，南安郡王、西寧郡王、忠靖侯史鼎、平原侯、定城侯、襄陽侯、景田侯、錦鄉伯家等前來道賀。神武公子馮紫英一大早便來了，到了寶玉房內說笑。衛若蘭、史湘雲也趕來送上賀禮，先是拜見了賈政邢夫人等，又去怡紅院看寶玉。

史湘雲一進門就笑着拱手道：「二哥哥大喜了。」寶玉正和馮紫英談笑，見湘雲和衛若蘭來了，忙迎上去道：「衛兄，史妹妹來了幾時了，忘了叫小丫頭去接了。」衛若蘭道：「玉兄今得佳緣嬌妻，可喜可賀！請問這位仁兄是……」寶玉笑道：「這位乃是神武將軍家的公子馮紫英。」衛若蘭道：「久聞大名，今日幸會，實乃三生有幸。」馮紫英也聽聞過衛家也是將軍府第，仰慕許久，和他快談暢敘起來。寶玉見湘雲急着要去看黛玉，便道：「他現在怕見人，快做新娘了，自然害羞些。你打趣他別過了頭纔好，不然他又惱了。」湘雲道：「不用二哥哥管。我且問你，你以後可聽林姐姐的話？我這就過去教教他怎麼降伏你去，看你以後還肯讀書不肯！」寶玉假意哭喪着臉道：「可有的煩了，史妹妹快回來！」湘雲笑着跑了出去。馮紫英笑道：「世兄怎麼好久沒去我那兒了？薛大哥也不大去了，他近來可好？怎麼也沒見他家來送賀禮？」寶玉道：「~~也~~或許遲點纔來也未可知。」麝月端出茶來，大家坐着品茶細談。

且說湘雲來到瀟湘館，見大門緊閉，院子裏卻笑語喧嘩，敲門半天纔有李嬤嬤開門道：「雲姑娘來了，屋子裏正熱鬧呢。」湘雲快步走着笑道：「林姐姐在那兒？我來看他了。」只見屋子裏花團錦簇，圍了一屋子人都在和黛玉說笑。黛玉見湘雲來了，忙過來道：「雲兒快來解救，人多的聒噪的不得了，憋了兩天了，快帶我出去透透氣，快救我出去！」湘雲笑道：「好，我來救你出去。」說著便來拉黛玉。

眾婆子丫鬟忙攔着不讓出去，誰知湘雲是個氣力大的，把他們推到一邊，開了門就拉着黛玉走的飛快，紫鵑雪雁跟了出去。李嬤嬤道：「有湘雲丫鬟們陪着，就讓他出去散散心罷。」湘雲黛玉在園中隨意逛了逛，卻見來來去去有小廝丫鬟婆子忙碌走着，有的拿着苕帚，有的提着水桶，有的搬着凳子，有的舉着紅「喜」字窗花嚷着到怡紅院去。湘雲見前面有個小花園，只見碧草如毯，杏花似火，柳枝曼長披拂，似腰肢婀娜款擺，絲絲垂落，更有月季，芍藥，木槿等趁着春暖日和，俏綻芳姿。兩隻紅蜻蜓飛過，湘雲跳躍抓握，無奈那蜻蜓看見人來了，只是左右閃躲，湘雲懊惱噘嘴跺腳又追了過去。

紫鵑、雪雁向他喊道：「這樹上有三個彩蝶兒，姑娘都來幫忙。」湘雲跟了過去，和他二人躡手躡腳彎腰圍着一株花樹去捏幾只斑斕彩蝶。黛玉站在一株芍藥前笑着望他三個不語。大家頑了一會兒又沿着小徑走來。湘雲見那邊有座石橋，橋面雕着游龍飛鳳，橋下一條小河蜿蜒曲折通向東北，因笑着招手叫他三個到那邊看看，遠遠望見河中兩個駕娘在那裏撐舡。湘雲拍手笑道：「這裏有兩隻船，偺們坐船去。」一面說著，一面慫恿黛玉、紫鵑、雪雁上了舟船。

那兩個駕娘認出黛玉來，都向他道賀，湘雲道：「姑娘在屋裏悶的慌，快帶我們去遊玩遊玩。」駕娘笑着讓他們坐好了。湘雲黛玉坐一隻，紫鵑雪雁坐另一隻，由駕娘掌槳，順流而行。湘雲奪過駕娘手裏的槳大笑着划動，黛玉見他開懷說笑，也撐不住握~~捂~~口笑了。只見波光蕩漾，四周鶯語燕聲，花香沁脾，迎面清風宜人，湘雲哼着曲子，紫鵑雪雁時時招手逗弄三兩隻淺飛的蜻蜓。一陣輕風掠過，船上落了些香萼紅英，黛玉將花瓣包在帕子裏，抬頭看見一隻蜻蜓落到湘雲鬢角上，笑道：「乍一看，還以為是別了個簪子呢。」湘雲拿手逮時，蜻蜓已經飛走了，紫鵑雪雁都大笑了起來。

湘雲道：「如此春色，豈可少了詩興，我打園裏過，看到各處形景，曾賦詩一首，林姐姐幫我評評罷。~~偺們也聯聯詩罷。~~」林黛玉笑道：「不妨吟來。」湘雲念道：

千樹桃花笑意濃，採茶玉女醉東風。

種瓜老叟佇足看，綺麗田園盡翠紅。

黛玉笑道：「俗。」原來湘雲故意作此庸句，激將黛玉一同聯詩，笑道：「你嫌我作的不好，你也作一首看看。好姐姐，偺們聯聯詩罷？」黛玉道：好久未能結詩社了，趁着這會子佳景良時聯句湊趣，倒也是樂事。我先有了三句：

春懶倚湖風，

坡秀水如藍。

雜英覆柳渚，」

湘雲笑道：我也對上了——

喧鳥滿芳甸，

春色倍宜人。

黛玉笑道：

淑氣愈增暖，

林花添新紅。

湘雲道：

徑草開春燦。

詩家雅趣興。

黛玉道：

清景晴光轉，

綠柳黃未勻。

湘雲道：

碧波翠堪染，

船前立蜻蜓。

黛玉道：

波中照深淺。

香風若醇酒。

湘雲道：

佳苑脫塵纖，

心事近日成，

妙姻人俱歡。

黛玉不覺羞紅了臉道：「不對了，還是划船罷。」湘雲會意笑了起來。大家說說笑笑，甚是開懷，輕輕將船往水中央划過去了。

只說賈家上上下下忙着為寶黛~~準~~備辦婚事。各府裏人來人往，有接待賀喜賓客的，有在各府裝點門庭的，夜裏亦是燈火輝煌，人聲鼎沸，都無半絲困意。大觀園正門上也挑着大明角燈，兩溜高照。上下人等皆打扮的容新裝換，一時人聲嘈雜，語笑喧闐。李貴、茗煙點了爆竹煙花，噼噼啪啪作響。

一時賈珍乏了，回到寧府，見尤氏~~舊~~胃疾犯了，~~已經提前回來，~~一時回來煎藥，因問尤氏：「蓉兒還沒回來嗎？這小子越發混帳了。」尤氏努嘴道：「出去好多日今兒纔回來，也不幫着待客，只在屋子裏坐着。也不知他這些天都做了些什麼。」一語未了，胡氏出來拿着衣襟拭淚道：「纔剛勸了幾句，他就罵我多嘴，說明兒還要出去，又得幾日不歸。家裏辦喜事他也不問，問他在外頭都做些什麼，他又煩了，舉手就打。」說完哭哭啼啼起來。

賈珍聽罷登時惱怒，掀簾子進了賈蓉屋子裏，正見其在翻找東西，怒道：「不肖的業障！成日不歸家，在外胡混，回來只會打老婆，你還過不過了！」賈蓉道：「家裏不是有人忙着嗎？又何妨少我一個~~也沒什麼~~。」賈珍道：「我問你，現在家裏在忙着辦喜事，還有什麼事比這要緊？我聽人說你在外與一夥強盜稱兄道弟的，都樂不思蜀了。你怎麼能做起賊來？」

賈蓉道：「父親說的也忒難聽了，如今外面流寇眾多，象偺們這樣大族，豈能少了跟班護衛。若有了事，叫他們上去幾下拳腳就能治服。父親連這竟也不知？」賈珍道：「放屁，不惹出事來恐怕你是不會回頭了，現今外頭亂如蓬草，到處都在打仗。我且問你，你有沒有跟他們也去打殺劫奪了？」

賈蓉道：「嗐，這有什麼，人活一世，財利二字，平白無故誰又作何這般苦累？~~着不就是圖個財字嗎？~~如今家裏也沒以前闊綽了，都漸漸窮了，再不謀些銀錢，難道還等死不成？縣衙都被一夥流民佔了，上頭派兵來鎮壓，正打的熱鬧呢！流民象馬蜂似的嗡嗡而來，趕也趕不盡。縣衙也不過撐個幾天，再不來救兵，就要完了。」賈珍道：「我不管外頭如何，從今兒起，你給我在家裏老老實實待着，那兒也不能去。要是有人來找你，都亂棍打了出去。」因喚幾個小廝進來看着賈蓉。

賈蓉爭執半天敷衍着答應了，卧在牀上假寐。賈珍要小廝在門外守着，將門從外面鎖上，纔回自己房裏睡去了。半夜，賈蓉逼着小廝開門說要去茅房解手，小廝剛打開門，他就跑的飛快。小廝慌了，追了出去，被賈蓉用腳踹倒。等起來時，那裏還有半個人影，只得拍賈珍房門。

賈珍聞言匆忙穿衣起來，一聽小廝說賈蓉跑了，氣的嚷道：「看個人都看不住。」也不尋找，只擺手道：「園子大的很，上那裏找去，都回來罷。」只是~~唉~~咳聲嘆氣。尤氏掌燈過來道：「大門不是有人守着嗎，周瑞家的在那裏看門，快叫夥計把他叫回來。」賈珍嘆道：「叫回來又如何？遲早還會跑出去的。」尤氏不聽，叫兩個丫頭提了燈籠走出院子，遠遠看見燈火通明，人聲切切，不覺來至園門，聽到有人吵鬧聲。往近走來，仔細一看，正見幾個夥計提着燈籠守着園門不肯放行，周瑞家的正勸賈蓉回去歇着，賈蓉罵罵咧咧的，不知說著些什麼。

尤氏趕上前道：「蓉兒無禮！還不速速回去，又去那裏？」賈蓉不耐煩道：「我有個朋友在外頭病了，我去探望他，休要攔我。」尤氏道：「混帳！半夜三更的探鬼去不成？再不回去，叫人把你捆綁了抬回去！」賈蓉便爭執起來。忽聽牆上有響動，「忽」的一聲跳下兩個黑影，那幾個看門的夥計忙喊道：「有人！快抓起來！」只見那兩個黑影快步走來道：「蓉兄弟，我們在外等了半個時辰了，你怎麼還不出來？」眾人見這二人面生，都不認識，喝問是那裏來的，上前要抓。誰知那二壯漢有些拳腳，幾下子就將看門的打倒在地。

賈蓉忙道：「母親別誤會，這就是我的朋友，我和他們出去辦點事就回來。」尤氏怒道：「我也不管別人，只問你回不回去，不回去就到園子裏叫人了。」那兩個壯漢插話道：「夫人息怒，不過出去兩個時辰便歸，不必過慮。」尤氏道：「什麼事要兩個時辰，敢是做惡去不成？本來我只合著說自己兒子，可是你們又這樣慫恿他。我只問你們，你見過誰家翻牆入院尋朋友的，你們不是賊是什麼？再不出去，立等叫家裏人都來，一併抓了送官府去！」那兩人只好說走，要夥計打開門。尤氏答應了，誰知門剛打開，這二人就推倒拉賈蓉的，和賈蓉飛也似的跑了，氣的尤氏罵個住，又不敢叫人去追，只得令眾人散了，又對周瑞家的道：「由他去罷，家裏正辦喜事，豈可讓強盜沖犯了。你先退下罷，此事別說給那邊府裏了，免得他們知道了操心。」周瑞家的低首答應了。尤氏回去歇息不提。

且說賈政白天接待來賓，晚間又有幾家來送禮，賈政都送出門去，請他們過兩天再來喝喜酒，回來仍在怡紅院安排眾丫鬟小廝忙碌着。賈珍賈璉見他勞累一天要他回去休息，忽麝月趕來道：「老爺，出事了，寶~~玉~~二爺的玉又不見了。」賈政賈珍賈璉都喫了一驚道：「什麼時候~~不見~~的事？枕頭下被褥裏都翻了嗎，是不是掉在牀下了，都快去找找。這是寶玉的命根子，豈能說丟就丟了？」麝月道：「屋裏都找遍了，總是沒有。」賈政忙命眾人再去找找，大家找了許久，裏裏外外都看了，仍是沒有蹤跡。賈政懷疑又被人偷了，因叫來眾奴才一個個審問，也沒有結果。

原來蠢物事先獲知家中將有大禍，故藏在園中某處。【眉硃批：通靈玉功能有三，本回俱交代完畢。「一除邪祟」，前回馬道婆弄紙人也。「二療冤疾」，前回有王夫人被促狹鬼推入河中亦有指明。「三知禍福」，既指本回事已現下回抄家也。松齋】寶玉並不在意道：「找不着也不要冤枉眾人。什麼勞什子，丟了不要了也罷！」賈政因正在辦喜事，不好動怒，只道：「明日再找，都回去睡罷。」眾人便都散去休息。

賈政回到卧房寬衣熄燈，往牀上一躺，輾轉良久方合眼睡去，朦朦朧朧聽見有眾人說什麼猿出事了，頗為不解，只見前面是一座宮殿，有眾太監、宮女亂跑喊着什麼。賈政拉住一太監問道：「什麼猿出事了？【眉硃批：猿既猴也，猴既侯也】是那個字？是「園」還是「袁」？還是「員」？那個園子出事了？」太監道：「你別拉我，逃命要緊！皇上正在拿我們的錯，什麼圓不圓的，是元春娘娘出事了。」說完推開賈政跑開了。賈政聞言大驚，嚇的大哭，喊道：「娘娘在那裏，我來救你！」忽見眾刀斧手推着一人走來，只見此人頭髮散亂，五花大綁的，不是別人，正是元春，一見賈政就哭道：「父親救我，孩兒冤枉啊。」【眉硃批：原來不是「園」、「猿」、「圓」，是冤也。可嘆！可悲！】賈政忙上去攔道：「各位莫走，娘娘犯了何罪，這是去往那裏？」眾刀斧手道：「我等不知，只是奉旨行事，這是趕往午門去也。」賈政一聽「午門」二字，大哭道：「~~娘娘~~忠藎嬖人怎麼犯了死罪了？實在荒謬，快放人，我帶他回家。」元春哭道：「遲了，恐怕回不去了。眾位大哥，且慢行一步，待我與父親告個別再走不遲。」眾人道：「也可，要快點，別耽誤了行刑。」元春對賈政哭道：「兒今日纔知悔悟，做了官的功勞再大也抵不了一句讒言，兒也沒有好說的，只是告訴父親回去要快抽身逃命要緊。再不回去告訴家人，怕是來不及了。」【眉硃批：聞此言只讓人涕淚交流】只聽刀斧手道：「時辰已到，快別說了，要行刑了。」只見眾人一陣亂刀，將元春砍成千百段，賈政嚇的大叫，不覺從夢中驚醒，正是：

人生似夢又似真，空教英雄淚滿襟。

【眉硃批：千古塵網誰拋撒，入彀塵民多少家，繁囂終有夢醒時，展眼忠骨煥煙霞。】

卻見窗外依舊昏昧，賈政發了半日怔，心內渾如刀割，淚落如滾，躺在牀上，輾轉難以入眠，思量多時，淚珠兒早把衾被打濕一團。【夾批：看此句，批書人亦心如刀割，不知如何作批。只再賦詩一首以發感慨：英雄愛向群山立，~~古今~~世界茫茫郁思飛。傷感不曉因何起，多少壯懷卻化淚！】

次日天明，賈政起來，身上仍汗浸浸的，垂頭喪氣又往怡紅院來，先叫了小廝丫鬟仍往各房查找通靈玉下落，眾人又找遍各處，仍是沒有頭緒。賈珍賈璉尤氏都來一探，聽說通靈玉失落不見，也都喫了一驚。尤氏道：「那回甄家寶玉前來送玉，莫非又跑他家去了？那玉敢是可以自己飛來飛去不成？倒也奇怪，看來是個神物。既是這樣，也不必去找，定是緣分已到，與寶玉就此分開也未可知。」

賈政道：「不如再派人去甄家找找？」賈璉道：「不必了，聽人說甄家昨日已被抄了。他家有個兒子三四十歲，隨聖上帶兵打仗，已被處死，都聲傳說與戎羌勾結，被人告與聖上知道，聖上發了怒，就處死了他，又查抄了家產，家裏已經七零八落了。寶玉娶親，他家也沒有來人送禮。」賈政聞言頗為喫驚，嘆息半日道：「算了，玉兒丟了就不找了，還是忙喜事罷。」又吩咐各人去支配各房裏忙活。賈政坐着發愣不語，半天纔被尤氏提醒了，起身笑道：「昨兒沒有睡好，迷迷糊糊的，我再歪一會。」說罷就躺在寶玉牀上閉目養養精神。尤氏忙命丫頭將衾被蓋在他身上。

且說湘雲晚間在黛玉房內歇了，兩個在牀上聊到半夜。天一大早，湘雲就把黛玉叫起道：「新娘子快起來，我要教教你怎麼持家。」黛玉只從被子裏探出頭道：「你說罷！做新娘要這麼辛勞，倒也唬人一跳，心內謀劃，着實不合算，怎如我這懷裏~~還~~摟着貓咪大睡一覺~~呢~~，暖和的很，懶的起來，不是明天纔成親嗎，急什麼！」湘雲坐牀邊笑道：「好嬌貴的小姐，滿肚子牢騷，那你就別起來了，聽我一條條說：第一，對奴才要恩威並施，不可太苛責了，也不能太~~慣~~縱着了。以前迎春姐姐被奴才們欺負的話都不敢說，姐姐若學他那樣，恐怕以後就沒清凈日子過了。」

黛玉笑道：「這些我自然知道，只是如今家裏奴才們都難纏的很，不是聚賭~~喝~~喫酒，就是滋事打架，我若管了，必得嚴厲點纔可，只是又要得罪人了。」湘雲道：「得罪人又怎樣？奴才還能在主子面前耍威風？」黛玉笑道：「你既這麼厲害，不如住在我們家，常不回去可好，家裏交你管了。」湘雲道：「豈有此理，那不成笑話了。」又道：「第二，寶玉若不聽你的，老和那些狐朋狗友來往，不肯讀書，姐姐就跟他鬧。」

黛玉道：「就聽你的了。第三我替你說了，家裏日比一日拮据，實是令人頭疼，想起以前探春妹妹理家，把家裏管的井井有條。如今偺也跟他學着，也把奴才們召集一塊好好安排安排。」湘雲道：「就該如此，怎麼寶姐姐一直沒來賀賀，是不是他家裏出什麼事了？」黛玉道：「我也不曉，可能他也正在辦喜事，抽不開身了。」湘雲笑了起來。只見紫鵑端水要湘雲洗面洗手，雪雁也遞給他毛巾，另有兩個侍女站着等着服侍黛玉。

湘雲拿青鹽擦了牙，漱漱口道：「林姐姐今兒喫些什麼，我叫他們端了去。」黛玉嘆道：「現今天時不好，地裏不生，家裏那有什麼好喫的？連精米都難找了，胡亂熬些芋頭粥，裏面撒一點粗米就是好的了，菜葉子也就是平常物，叫他們端一碗稀粥我喝了罷，也沒有多大食量，胃口也懶。」湘雲道：「這就是你病的緣故，總是沒有好過，平日裏都是誰給姐姐配藥？」黛玉道：「偺家裏專有配藥的。誰有了病，就熬了端來，現今仍是那府裏兩個子弟掌管這事。這幾天心裏好受些，病也輕了許多，竟忘了喫藥。」那兩個侍女一聽黛玉如此說，忙自告奮勇道：「姑娘要什麼藥，我們去藥房裏叫他們熬了我們好端來。如今姑娘是主子了，我們也請姑娘關照着點~~纔好，~~多體貼體貼我們做小奴的。」

湘雲笑道：「那你們快到藥房裏叫他們熬了再端來，寶二奶奶日後不會虧待你們的。」兩個侍女答應着出去了。黛玉道：「妹妹在家可好，妹夫待你可好？」湘雲道：「他敢欺負我？我鬧不煩他！幸好他對我百般呵護，又疼惜我，說句不是顯擺的話，這樣的好男人只怕世上再難找，我也知足了，自覺比迎春姐姐，三妹妹，四丫頭命好些！」說到他們，不覺眼圈又紅了。黛玉正要說話，那隻波斯貓從被子裏鑽了出來，湘雲拿手去招它，反被撓了一爪子。黛玉看了不覺一笑，也不睡了，穿衣起來。一時紫鵑端來稀飯，黛、湘喝了一碗，侍女又將熬好的藥端來，服侍黛玉喝了。黛玉又對鏡梳了一會妝，又摟着貓逗弄了一會。

卻說馮紫英在賈家住了一宿，天明和衛若蘭辭別道：「明日再來喝喜酒。」衛若蘭因喜他有些拳腳，在院中聊俠義舊聞到半夜，乃道：「日後閑了去我那裏再詳談罷。」寶玉道：「昨兒臨安伯來賀喜，老爺跟他說烏家莊的租子收不上來了。」馮紫英衛若蘭兩個詫異道：「不是聽說已在路上走着了嗎？」寶玉道：「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原是明兒可到。誰知京外有一夥強賊劫了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烏進孝告訴他說是賈府裏收租子的車。他們不由分說，只管拉着走，把車夫混打了一頓，還要拿刀砍人，奴才們嚇的丟車就逃了。烏進孝來府裏回報，被老爺罵了一頓。本來家裏就不寬裕，這回連喫的都成問題了。」

馮紫英衛若蘭兩個怒道：「告訴偺們是在那裏丟的，偺給你要回來。」寶玉道：「恐怕難了，我只說說而已，你們別放在心上。」又聊了半日，馮紫英有事便告辭而去，寶玉衛若蘭正要回房，忽見賈璉陪着薛蟠說笑着走來，寶玉本不想理會，只是已被他們看見了，只得陪笑迎了上去。薛蟠笑道：「寶兄弟大喜啊，我已把銀子交那邊了，明兒再來喝喜酒。」賈璉笑道：「多虧薛兄弟幫忙，租子都要回來了。」寶玉衛若蘭都頗為喫驚【夾批：吾亦納罕】道：「薛兄好本事！」賈璉笑道：「那日強人奪了租車，正巧薛大哥和柳湘蓮帶一干道人路過，一看見烏進孝，便認了出來，聽說租子被搶了，不由激起憤恨，一起上來跟那群強人廝打，沒多大工夫，就將強人打退，叫回夥計，仍將租子送偺家來了。」

寶玉道：「柳二哥的功夫人皆不敵，只是現今他在那裏？多日不見，實在掛念。薛兄也把他帶來我們續續舊情。」薛蟠笑道：「他本來今兒要來的，只是道觀裏還有事，他又回平安州了，明日便來喝喜酒，還要帶幾個朋友來。」賈璉寶玉都笑道：「好啊，一定酒筵款待。」

薛蟠便要回薛家，寶玉問道：「你怎麼和他見的面。」薛蟠道：「巧遇罷了。明兒我來喝喜酒，再與你細說。」說完就要走，賈璉寶玉衛若蘭三人送他至大門纔返回來。

且說賈政忙了半日，在炕上歪了一會子，纔~~歇~~緩過神來，起身又往園子裏去，忽聞園中一片亂嚷，不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回前批：西江月 秀美春光有限，冷淒秋況無情。欲留春影莫作風，插翼欲拈殘英。幾處門庭頹敗，誰家宦業凋零。善惡終報誰僥倖，試問有情無情？】~~

## **第九十一回 錦衣衛查抄榮寧府 御林軍戒嚴大觀園**

~~詩云~~題曰：

~~詔書似山鎮微臣，賢眾辨冤無一人。~~詔令如山鎮微臣，賢眾辨冤無一人。

~~君恩未報任捐軀，西京蕭肅泣王孫。~~君恩未報捐軀赴，蕭瑟西風泣鬱林。

【盛饌誰知成迍邅，跋前疐後愈苦艱。錙銖必較孜求甚，掙揣災殃詟懼纏。】

且說賈政正要去往怡紅院管事，剛走到外面，忽見園中眾奴才亂跑，因喝道：「亂跑什麼，出什麼事了？」小廝道：「來了好多官兵，把南大門堵住了，說園內人一概不許放出。」賈政聞言大驚，忽見從南面擁進來成百的官兵，手持纓槍，~~令園內人都站好了莫跑，~~吆喝著要園裏人往牆邊站定，罵罵咧咧的，賈政噄驚不小，急忙趕上去問道：「到底是怎麼了，誰派你們來的？」官兵們打量他半日道：「看你的樣子也象個主子。快往那邊站好了，我們奉了聖旨前來抄家。一個都不許~~跑~~放出去。」便來拉拽他。

賈政急了道：「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凶霸道，這到底又是為何事查抄起來？」一官兵道：「就是告你知道也不能怎樣，聖上說元妃外通戎羌，已經處死，又派我們前來查抄戎羌送與元妃的所賄贓物，快老老實實站好了。王爺~~馬上就~~立等要過來了。」賈政聽了涕淚交流，搖搖晃晃一陣頭暈目旋，只見鴛鴦跑來，將他扶住了。又見二門上家人跑來哭着報說：「王爺叫老爺往榮禧堂聽審。璉二爺、珍大爺都被扭送那裏去了。」眾兵卒聽了便將賈政推往榮禧堂來。鴛鴦停下腳步，左右打探。忽見賈敕、賈效、賈敦跑來，嚷道：「休要亂抓人，快快鬆手！」眾官卒都亂道：「反了，連聖旨也敢違抗！」圍上去痛打三人。

賈敕、賈效、賈敦一時性急，竟和官兵踢打起來。眾~~官~~弁兵一擁而上，拿槍去敲他們的頭。賈政急的哭喊：「莫要傷害他們，子弟們不懂事啊！」兵卒將三人捆的結結實實，趕往南院馬棚裏去了。賈政也被兵卒~~得~~渾推渾趕往榮禧堂來。鴛鴦也趕往南大廳來，只見園子裏喧鬧哭喊聲不斷，眾丫鬟婆子在各個宅院穿堂亂跑。眾兵卒吆喝着追趕眾人。

鴛鴦正走時，忽見南邊嫣紅、翠雲從儀門哭着跑來，對鴛鴦道：「大太太在那裏？快叫他躲起來，王爺在找他呢！」鴛鴦道：「我沒有見到，我也在找他呢。」也不顧二人，獨往榮禧堂來。嫣紅、翠雲四處尋找半日，卻見邢夫人躲在穿堂裏渾身哆嗦，忙跑去扶着叫他藏起來。邢夫人哭道：「他們都來做甚，好好的怎麼抄起家來？」嫣紅便拉他先躲起來再細述。【邢夫人未有抓去，不是虛構，乃有其真事也。閱者不知，只瞞不過批書人。】

且說柳家媳婦從後街買了菜回廚房，剛與幾個婆子洗了菜，就聽見外面亂嚷，從後園門繞到後門，卻見眾多官兵推搡着幾個婆子，吆喝着往裏面闖，周瑞及幾個小廝奔跑喊道：「快告訴老爺、太太們，家裏出大事了，來了好多官裏的人。」柳家媳婦唬的急忙返回廚房，忽見闖入十幾個官兵，進去就是一陣亂砸亂翻，把屋子裏弄的狼藉一片，又一腳踹倒柳家的，柳家媳婦掩口哭着往外面跑，看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卜固修、王作梅被官兵推推搡搡的，要拿繩子捆起來，詹光急忙哀求道：「各位大爺休要錯怪老朽了，偺們都是府裏的鄉黨，前來府中祝賀嫁娶喜事，並無過多牽扯瓜葛啊。」眾兵卒看他們衣冠楚楚，不像是平民小戶，那裏聽他們爭辯，都用繩子捆了趕着走。

且說賈政被官兵推往榮禧堂來，聽見裏面大呼冤枉之聲此起彼伏，走到廳內，只見坐了一干人，乃是錦衣府堂官趙全與西平王，看見他都仰着臉不理不睬。後面跟着五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但總不答話。彼時賈赦、賈璉、賈珍都跽跪着聽令，都唬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

且見滿堂中筵席未散，眾親友本是為寶黛親事所來，尚未散去。趙堂官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衛來查看賈赦家產，請番役在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慌忙一溜煙退出去了。

賈政挨賈赦跪下了。趙堂官念聖旨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元~~賈妃藉領兵破賊之際，與戎羌勾結，收受賄賂，已經凌遲處死，故來賈門查找罪證。凡有敢違背者，一律處死。【眾卿也太明哲保身了，不肯飾言相救。賢臣志在忠益，雖奏摺文辭偶有謬誤，納諫言語有失得，君王當曠然怒之。小民猶不懼誹謗，曷君王反不容善意之言而不採錄哉？余而每念於此，未嘗不嘆息也！】又罪臣舊相戴權交代說曾收取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一千二百兩銀子，為兒子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謀取五品龍禁尉之職，罪不可赦，着革去世職，押送賈珍、尤氏、賈蓉往京內監牢候刑，欽此。」

跪者幾位聽了号啕大哭。賈珍聽見哭的俯伏在地領旨。【夾批：秦氏「死封」一回竟應在此回，真乃世人所想不到也。】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珍！」只見進來兩個番役綁着尤氏進來。尤氏披散着頭髮，哭着扎掙道：「王爺，冤枉啊！我不走！放手啊！」趙堂官命一併帶出去押上囚車帶走。番役們撩衣勒臂上去提了賈珍尤氏出去了。

賈赦、賈政、賈璉淚如滾珠。【夾批：可嘆！可憐！可悲！】一會兒又有一起人來稟報：「賈璉屋裏抄出兩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卻都是違例取利的。」趙堂官冷笑道：「雖說不是贓物，此也乃重利盤剝也，罪名不小，賈璉屋內抄出來的，此番看你如何抵賴！賈璉猶假裝不知，說：「小人着實不知，定是奴才的東西擱我屋裡了，不是我的。」西平王道：「還胡說！上面寫着王氏夫人，必是你妻了，你今不認也不能了！」賈璉只得垂頭無語了。趙堂官又道：「據都察院稟告：平安州同知賈璉，國孝家孝之中，背旨強逼良民退親，強娶民女，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又查出外面尚有重利盤剝諸事，罪惡極大，觸怒龍顏，下旨打入死牢，幾日後處死。來人，把賈璉帶了出去！」賈璉放聲大哭，上來兩個番役把鐵鏈往賈璉頭上一套，拽了出去。

趙堂官轉過一付笑臉來望着西平王。西平王冷冷的道：「另有賈赦買官之事亦已查清，辜負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職。尚有薛蝌販賣私鹽，逃走下落不明，其妻躲在賈府，一~~概~~併抓獲帶着。」

不大會兒，幾個人推搡着邢德全、邢岫煙過來了。邢德全渾身發顫，搖頭晃腦要往地上堆，被羽卒喝着拽起來了，岫煙掩面而泣。正在忙亂，忽見外面進來幾人，忙起身笑臉相迎。眾人一看，原來北靜王已到大廳，邊走邊一疊聲道：「賈赦又告知一款，莫要匆忙了結！」趙堂官、西平王都笑道：「願聞其祥。」北靜王道：「剛剛有賈家奴婢報告：賈赦依勢凌弱，霸佔良民財物，實在罪責難逃。」【那個奴婢報的，閱者細思便知。】

趙堂官、西平王仍是不解，北靜王道：「有石姓良民，人稱石獃子，家藏古扇無數，~~價值連城~~皆無價之寶，俱被賈赦無理奪去。來人，給賈赦上了枷鎖，帶回宮中受審！」上來兩個番役將賈赦揪起，拖了出去。

北靜王道：「賈政雖無過錯，且其女和親有功，本不應查的，只是聖上說怕有貪酷之罪，要全家搜查一遍，看有無眼生之物。若查的出來，一併治罪不饒。」

忽見賈雨村走來，忙起身讓座道：「大司馬怎麼也在這裏？」賈雨村笑道：「吾本前來賈門賀喜，在一邊觀看多時。因見賈家尚有一罪未有查出，特來舉報。」北靜王笑道：「哦？快快說來。」賈雨村笑道：「前年甄家避禍，曾將家私藏往賈家，是否算作一宗？」北靜王笑道：「此乃窩藏之罪，定要嚴懲。」因宣道：「賈政革去世職，全家貶為平民。」

賈政怒目瞪着賈雨村道：「我問問你姓什麼，好個忘恩負義的小人，我上去打不死你個奸雄！」起身便要撲來，被番役拉開了。雨村笑道：「罪臣還敢如此猖狂！」西平王喝命將賈政關在耳房待命。

有兩個小卒推推搡搡着賈政出去了，賈政仍罵雨村不絕。趙堂官看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卜固修、王作梅捆着站立一旁，便喝問他們是何身份，六人都哭着說不過是附近良民而已，又說願舉報賈府罪狀以求自赦，嘮叨了半日，趙堂官命人記下他們的言辭，心想六人不過是趨炎附勢之流，無甚大礙，且本家亦有此等樣人，乃屬無涉無掛之人，點頭讓官兵把六人放出去了，六人匆忙跪謝溜出去了。

趙堂官又命眾兵卒去往園子各處查找罪證，眾兵卒應聲擁了出去，四處查抄。剛走到內儀門，忽見一白髮蒼蒼老叟，哭着要進榮禧堂，忙攔道：「奴才不許入進！快抓了關起來。」焦大号天蹈地的哭道：「今朝果然弄到這步田地！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沒一個聽的，好象我要害他們似的！那些不成器的主子們，如今似豬狗般都推上囚車抓走了，早聽我一句話也不會淪到今日。我要哭也沒有地方哭去，我還活着做什麼！」兵卒上來把他捆了，焦大吼道：「我活了八十多歲，只有跟着太爺捆人的，那裏倒叫人捆起來！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你們拚了罷！」說著往番役身上撞，早挨了幾拳，打在臉上。焦大大喝一聲，拿頭往柱子上一碰，可憐血流如注，當即喪命。【夾批：又一個冤死的忠臣。】番役將他抬往一邊，又往賈赦院中來。

眾兵卒將園子裏丫鬟婆子就近關在院子裏，到賈赦院子裏抄了半天。因不見邢夫人，分散幾人到各處去找。有一干人去賈珍院子查抄，也不見賈蓉蹤跡，派一人回榮禧堂報知；又有一撥兵卒去鳳姐院子去抄。眾兵卒在屋裏開箱破櫃，把花瓶杯盤打爛，衣物鞋帽亂扔；書本撕破，紙硯擲地；帳幔一扯，踩着衾被去翻找贓物。查出些用物，皆登記在冊，派兩人到榮禧堂稟報。

趙堂官便命二人一一念來，二人輪流念道：「銀碟三十六件，銀酒杯十六個；黑狐皮八張，青狐六張，貂皮二十張，黃狐十張，猞猁猻皮十二張，蔴葉皮三張，洋灰皮二十張，灰狐腿皮三十張，醬色羊皮十張，猢狸皮二張，黃狐腿二把，小白狐皮十四塊；洋呢二十度，畢嘰二十三度，姑絨十二度，香鼠筒子十件，豆鼠皮四方，天鵝絨一卷，梅鹿皮一方，雲狐筒子二件，貉崽皮一卷……」

北靜王不耐煩道：「這算什麼？別念這些，誰家沒有？要念金銀珠寶！」

一人念道：「珍珠十三掛，淡金盤一件，金碗二對，金搶碗二個，金匙十八把；銀大碗四十個，銀盤十三個；三鑲金象牙筋二把，鍍金執壺四把，鍍金折盂三對，茶托二件；赤金首飾共三十三件。」

西平王道：「一家子幾百口就這些怎麼度日？荒唐！」賈政跪着插言道：「這裏面有大半是這兩日親戚朋友為賀小兒喜事送的喜禮，家裏那有這麼多金器？」北靜王道：「就算全是你家的也不值什麼。還有沒有？快快念來！」

又一人道：「鴨皮二把，灰鼠六十張，獾子皮三張，虎皮二張，海豹一張，海龍六張，灰色羊十把，黑色羊皮十三張，小狐皮六張，江貉皮二張，獺子皮二張，貓皮十五張；綢緞八十卷，紗綾七十一卷，羽線縐二十二卷，氆氌十六卷，妝蟒緞二卷；葛布三捆，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一百一十二件，棉夾單紗絹衣一百四十件；玉玩十二件，帶頭九副，銅錫等物二百餘件；鐘錶十八件，朝珠九掛；各色妝蟒十四件，宮妝衣裙八套，脂玉圈帶一條，黃緞十二卷；潮銀二百兩，赤金十四兩，錢三千吊。另有房地契紙若干。」

北靜王道：「這也不算什麼，只查出這些，回去不好交差。也沒有戎羌所贈贓物，看來定藏在親戚家了，聖上說王家、史家、薛家也全查抄，看賈氏有沒有將贓物藏在這幾家，明日再辦。還有，大觀園都未查抄，不知藏了多少，立等叫人去查！」眾兵役領命站齊隊形往大觀園奔來。遠遠的看見一個玉石牌坊，繞過月台，正殿，側殿，崇閣危樓，往東而來。

且說茗煙正在怡紅院點放爆竹，忽見幾個婆子哭喊奔跑：「來了好多官兵，闖進園子裏了！」茗煙唬了一跳，果聽見喧嘩吶喊聲從那邊傳來，似有千軍萬馬喧嚷，不覺捂額大叫：「強盜來啦，救命啊！」忙跑入院內，把門關上。平兒、周瑞家的正指使丫鬟小廝忙碌着，忽見茗煙把門一關，嚷道：「都躲起來啊，外面有官兵來了！」

還未細問，只見大門被人「嘭」的撞開，闖入一群官卒。平兒等都驚叫着雙手捂耳竄到屋內。門口幾個官兵見牆上貼着大紅「喜」字，不由分說，一把扯爛；仰頭看見掛着兩個大紅燈籠，都笑道：「王爺叫偺們查找贓物，這兒卻掛着這玩意，想是裏面藏着贓物。」用纓槍幾下戳爛，又往椽子裏戳了戳。一卒笑道：「辦喜事辦的不是時候。家裏有幾個主子不久都要赴法場了，先再守三年孝再辦喜事吧！」說罷，都哈哈大笑。又命眾卒到各個屋查抄。

平兒、周瑞家的也驚獃了，都哭着站在牆邊縮作一團。寶玉正在屋內與林之孝家的說話，忽見院子裏一片亂嚷，忙出來一看，又驚又怒，上前攔道：「誰叫你們來的，還有沒有王法？」一兵道：「聖上下旨，鳳藻宮尚書~~元妃~~賈氏勾結戎羌，已經處死，罪無可逭，命小的們到賈門查抄罪贓。大觀園園門已經戒嚴，園內人一概不許放出，誰敢抗旨，一律處死！」

寶玉聽了不覺天旋地轉，「哇」的哭出聲來，堆坐地上。茗煙上前將他扶起，到裏間安撫他坐下，寶玉又站了起來，哭道：「娘娘是~~冤枉~~誹謗的，我和官兵評理去！」茗煙急的按住他道：「二爺不可跟他們講理，小心喫虧。」【賢眾輕慢之罪竟大於國殤！陛下素喜朝無諱言之忌，全不顧臣子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愛國如家，陳其憂患，箴諫之官，皆罵為居下訕上， 罪死無赦，嘆嘆！】寶玉失神跌坐椅上哭道：「完了，偺家大禍臨頭了！茗煙，你快去那邊瞧瞧老爺他們現在怎麼樣了，看了就來回我。」茗煙答應了急急走了出去。

話分兩頭，且說另一路人馬奔到瀟湘館查抄。湘雲正在幫黛玉對鏡梳妝，忽見闖入大隊官兵，見人就推推趕趕的。紫鵑、雪雁攔着不讓進院子，早被踹倒在地。紫鵑起身哭着奔進來道：「姑娘快躲躲，進來好多臭男人！」湘雲、黛玉驚的都砉的一聲站了起來。眾官卒進屋亂翻亂砸，湘雲怒道：「快住手！休要胡來！」一卒道：「我們是奉旨查抄，違者處死！」湘雲、黛玉獃怔着不敢言語。一時沒有查出可疑之物，眾官兵都散去了。湘雲、黛玉都抱着大哭。黛玉的奶娘王嬷嬷、紫鵑、雪雁進來見屋裏箱開櫃破，瞎七搭八，地上扔的都是筆墨紙硯、奩盒脂粉，忙拭淚蹲着去收拾。忽見春纖哭着跑進來道：「娘娘薨了！」大家都唬住了。

且說官兵搜到黃昏，沒有發現可疑之物，都散去了。趙堂官、北靜王、西平王因沒有查出賈政過錯，留了一小半家產，其他的都令官兵裝箱子帶走了。正是：

詩云：

迷茫御殿不知愁，吞淚椒房夢故樓。

誰辨聖君冷面色，動怒忽然碎官侯。

賈政被小廝破門放出，捶胸頓足哭昏了過去。林之孝、周瑞趕來用手掐了掐。半天，賈政纔「哇」的一聲哭出聲來。寶玉、黛玉、湘雲和賈家眾子弟奴僕都過來將他圍住，哭的悽聲震耳。

賈政哭道：「我賈家都怎麼了？祖父勤勤懇懇為朝廷效力立下功勛，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到我這輩竟全削去官職，教我如何承當的起？」不覺跪倒在地，仰頭合掌對天哭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氏一門雖有後輩兒孫驕奢淫佚，暴殄天物，犯下無邊罪孽；以致閤府抄檢，押解入監，凶多吉少。所有罪孽，情願一人承當，求~~饒恕~~寬宥我家子孫。憐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諸輩之罪！」【夾批：每讀此處皆令人哽咽不能作批。】說完，便起身要去撞牆，被眾人哭喊着拉住了。邢夫人也過來大哭道：「老爺莫要尋短見，家裏還指望你執掌呢！」賈政想到元春慘死，心似刀割，支持不住，又哭了幾聲，昏倒在地。眾人慌忙把他扶起，攙往書房去了。

邢夫人想到賈赦、賈璉、賈珍、尤氏被抓，也哭的站立不穩。嫣紅、翠雲扶他回去歇着。眾人見賈宅被官兵禍害的一片狼籍，都邊走邊痛罵不止。黛玉想到賈雨村不顧前情，忘恩負義，罵道：「牆倒眾人推。他也來落井下石，枉為人師，我為有這樣的業師~~傅~~感到羞恥。他不配為人師長！」寶玉憤然道：「真真人情如紙，宮裏竟沒有一個替娘娘說情的！忍見小人向皇上進讒，我恨不能闖入宮中指着奸臣痛罵。又想問問皇上，怎麼會這麼輕易相信別人讒言？」

眾人只是啼哭。寶玉見衛若蘭含淚站在旁邊，走過去勸道：「差點連累衛兄，實在過意不去。衛兄和湘雲妹妹還是回去看看吧！家裏有老爺操心呢！」衛若蘭道：「玉兄何出此言？我豈有不顧親戚危難而獨自回去的。我不回去，定要守着保護眾人纔妥。」湘雲也不肯回去。平兒道：「不妥。剛剛官兵說了明日要到王家、史家、薛家查抄贓物。若再不回去，恐家裏有事。」李紈、黛玉等也勸他回去。湘雲想想有理，便答應了。只是衛若蘭仍不肯回去，對湘雲說：「官兵要查也只是查史家，不會查衛家的。你自己回去吧，我要多待幾日。」湘雲道：「我去了還會再來的，你們等着我。」平兒便叫了幾個小廝護送湘雲回去，又道：「外頭亂的很，走路要小心！」小廝應了一聲同湘雲往園門去了。眾人目送他們走遠了纔往各人房內走來。

話說薛蟠往賈家送了賀銀後回家來，在路上看見長長走着一路官兵，軍牢快手前呼後擁，威聲喝道，往賈家方向去了，內中有宮中負責抓人的官員番役，有些奇怪。忽聽路人議論說元春已被皇帝處死，這些官兵要去賈家抄檢，不覺唬了一跳，慌忙趕回家來。

剛進門就聽見院內吵吵鬧鬧的，原來還是金桂和寶蟾爭吵。薛姨媽見兒子回來，埋怨道：「你以後也別出門了。你前腳剛走，他們後面就吵鬧起來，可是混帳的很！這家裏以後也別過了，都散了吧。」金桂嚷道：「奴才欺負主子，婆婆不但不幫，還助着奴才欺負主子，實在混頭！」薛蟠忙拉了母親進屋子，寶蟾也跟了進去。

寶釵從那屋裏掀簾子出來進薛蟠屋子裏。金桂站在門邊竊聽，只聽薛蟠道：「壞了，壞了！賈家出事了！元春被皇上處死了，派了大隊人馬去他家抄家去了。」又聽寶釵道：「哥哥怎麼胡說起來，~~這話可不能亂講~~這豈是鬧著玩的！」薛蟠道：「哄你我是王八蛋，沒有半句假話，妹妹怎麼反不信了？」薛姨媽道：「可壞了！賈家這一抄恐怕要連累親戚，偺們家也保不住要來人查抄了。」

薛蟠、寶釵聽了都急道：「那可怎麼是好？」薛姨媽道：「偺們趁着官兵沒來，趕緊把家裏貴重東西裝箱子裏帶到山莊裏去。」薛蟠道：「母親說的是蔣玉菡嗎？他現在住紫檀堡，和襲人都在那兒。偺去投奔他，他和我是至交，豈有不歡迎的？事不宜遲，偺這就帶了家私去他那兒。」寶蟾道：「偺去是不假，只是別帶上這個攪家星！」金桂聽了闖進去道：「你纔是喪門星呢！不帶我去，難道要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裏不成？你們要留下我，我就跟那些官兵說實話，說你們去那裏了。不信你們試試！」薛姨媽沒法道：「好了，你跟着走吧。留下來也叫人不放心，混說白道的，偺薛家的名聲都要傳出去了。」寶蟾撲上來要撕金桂的嘴，被母子兩個勸開了。薛姨媽因叫來僕人張德輝等收拾一番要去往紫檀堡。大家忙亂着將家私打點了，命幾個奴才抬了箱子，連夜趕往紫檀堡來。

話說襲人自從嫁到山莊，那蔣玉菡百般溫柔體貼，把個襲人照顧的遂心如意，暗暗慶幸自己命好，攤個如意夫君。因想到當年自己向王夫人密報晴雯的不是，以致晴雯等離了賈家，寶玉體念舊情，不計較他的告密，反把個好郎君說給了他，心中着實感激寶玉；時時想着知恩圖報，只惜沒有遇到機會。正在感嘆，忽見寶釵一家連夜趕來投奔，說賈家遭了禍事，不覺大喫一驚，竟嗚嗚咽咽哭了起來被蔣玉菡好言勸住了。蔣玉菡和薛蟠是多年深交，見他舉家前來投奔，欣然接納，另收拾了一個院落讓薛家住下。金桂、寶蟾因素有恩怨，都挑了相隔較遠的房間住了。薛蟠拿出梯己贈與玉菡，從此在山莊安頓下來。

暫時言不到這裏。話說皇帝派趙堂官等去往王史兩家抄檢，沒有發現什麼。又去薛家，卻見人去房空，不覺生了疑，但又找不出人和證據，只得作罷。賈家經歷這番禍患，被抄去許多金銀，比以前更窮蹇了。家中成日人心惶惶，不知何為歸宿。又有十幾個奴才攜了行李離開賈門自便了。

賈政邢夫人遭遇此番打擊，痛不欲生，終日以淚洗面，家事也無暇打理。寶玉、黛玉成婚之事又落了空，被擱置了起來。林之孝家的來問賈政寶黛何時成婚，賈政道：「家裏被抓走好幾個，生死不知，那裏還有心情辦喜事？快別提了。」林之孝家的只得作罷。

平兒來找林之孝周瑞兩大管家道：「老爺大太太成日關在屋裏不出，家裏日子還要過下去，又沒有人操持。如今我被璉二爺扶了正，也是主子了，我做主再讓家裏振興起來纔妥；林姑娘雖說沒有經過儀式，也算是寶玉的人了，也是主子了。以後眾人要聽他指使纔好。」林之孝周瑞滿口答應，沒有二話，都稱平兒為奶奶。平兒去找黛玉，要他當家。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回前批：寂寞誰人問滄海？滌盡囂塵喜與哀。我思風塵我亦塵，上古桃花舜時開。】~~

## **第九十二回 家宅亂惡子通強梁 世道艱道人連流寇**

~~詩云~~題曰：

~~烽煙帝京萬里昏，百年基業化煙雲。~~烽煙萬里帝京昏，基業艱年化片雲。

~~拋卻生死驅惡寇，鴻飛四海淚滿樽。~~不懼受死驅惡寇，雁飛海內淚盈樽。

【批語：孽寇逼拶城驟變，紵衣躓絆泣聲喧。烝民踵至矚望處，漫道屍骨萬里綿。】

話說黛玉讓紫鵑、雪雁等將屋子收拾妥當，把筆墨紙硯放好；打開箱子，所幸~~好~~以往的詩稿沒有撕毀。黛玉想起婚禮未成，卻遭流寇洗劫，又想起賈家獲罪，賈赦、賈珍、尤氏、賈璉俱被抓走，凶多吉少，一時痛定思痛，心如刀攪，又哭了一回。紫鵑、雪雁過來道：「天有不測風雲。這也由不得你我，姑娘想開些罷，身子要緊。」黛玉睡不着，望着紫鵑、雪雁、春纖等丫鬟收拾屋子，院子裏也是拋丟些衣物書本，大家舉着蠟燭彎腰拾掇着，一時有些乏了，黛玉叫春纖把凳子拿來坐了歇口氣，忽聽紫鵑道：「牆邊明晃晃的是~~什麼~~何東西？」又聽雪雁道：「是些流螢，倒也好看，只是家中多年未見流螢，卻是稀罕。」黛玉聽了，想起古詩裏有「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之句，覺得流螢非吉利之物，命紫鵑捕捉了，莫使飛動草間，紫鵑聽命到內間找來羅扇，雪雁找了布袋，兩個去捕流螢。

卻見點點螢光似夜星閃爍，上下飛動，黛玉又想流螢命短尚要忙碌，為他人添光，於心不忍，命紫鵑二人不要捉了進屋就寢。

夜裏，黛玉遍身出了些虛汗，扎掙起來，叫侍女春花、秋月蓋好了被窩，又躺了下去。紫鵑、雪雁服侍他睡下，自己也拭淚躺着睡去了。黛玉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一會兒又咳嗽起來，連紫鵑都咳嗽醒了。

紫鵑道：「姑娘還沒睡着麼？」黛玉道：「我何嘗不肯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咳了起來。紫鵑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知白天發生這樣大的事情，黛玉怎能睡的着，也忍不住蒙頭偷偷哭了起來。忽然侍女春花來報，說那府裏的奶奶來了。

黛玉扎掙坐起，見平兒笑着進來道：「我來看看姑娘睡了沒有。姑娘既已睡了，我就不打擾了。」起身要走。黛玉笑着讓他挨炕坐了道：「嫂子別走，沒有睡呢！」又問他從那裏來。平兒嘆道：「家裏出了這樣大的事，老爺、太太也只是哭，想着就叫人難受。如今偺家境況實在不好，也沒幾個主子可以當的家了。雖說家中宗族子弟甚多，可不是年紀小，就是沒有持家能力。老爺說了，日後這家裏還是全靠寶兄弟支撐了。現在寶兄弟還小，等有朝一日考取功名，年紀再大些，就是這家裏頭等的主子了。現今家裏缺少持家的，姑娘雖未出閣，可也算是主子了。家裏上上下下也都不敢說個『不』字，故請姑娘幫着一起持家。」

黛玉嘆道：「我何嘗不想家裏興旺，只是我勢小力薄，只怕下人不肯聽我的話。」平兒笑道：「姑娘何必多慮，只要姑娘拿出做主子的樣來，誰敢不聽？只要姑娘謙虛溫謹，不以才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必得人心。」黛玉心下暗想：「我雖然身子弱，多病多災，但也是個要強的。既然家裏要我當這個家，我就打起精神掌管掌管。胖子也不是一口喫成的，等日子久了，積纍多了自然就琢磨出來了。說實在的，人誰沒有功利之心，都喜着聽別人的讚語，我豈能無動於衷？」

於是笑道：「雖然如此，還得嫂子棐助教着點，畢竟我一個人能力有限。」平兒笑道：「有老爺太太助着，姑娘放一百個心。」黛玉嘆道：「雖如此說，豈有那麼容易？你只看家裏的狀況就知道了，本來出的比進的多，又被聖上抄去許多，窮則思亂，得想個法子纔好。」平兒道：「姑娘說的正是，我也想過多回，只是天下不寧，天災無窮，巧媳婦也做不出沒米的粥來，你我也無能為力。」黛玉道：「如此下去也是等着餓死。何不把奴才子弟們萃集起來，把園子裏的空地都種上糧米果蔬，自給自足，免除饑饉之憂。」

平兒道：「姑娘所言極是，明兒就把園子裏眾人召集起來，把這事兒說明了。到時姑娘也要過去監看着，那些奴才不敢不依。」因見天色已晚，也不多坐，起身告辭。黛玉親自送到大門外，方轉身回來了，歪在炕上握着帕子拭淚，只到二更纔依稀睡去。

天明一大早，黛玉就起來梳洗，換了件衣裳。正在對鏡抿着鬢角，忽見平兒和豐兒來請，黛玉吩咐其他丫鬟照看好屋子，便帶着紫鵑、雪雁同他二人往議事廳去。邢夫人、周姨娘和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單大良家的、余信家的、來喜家的、王興媳婦、鄭好時媳婦等一大早都等在那裏，見平兒、黛玉進來，都行了個禮。

邢夫人讓二人坐了，對眾人道：「從今兒起，家裏仍象往常那麼管事，林姑娘現今也是偺家的主子，日後你們見了他都要聽他指派。」黛玉起身望着眾人點了點頭又坐下。平兒道：「如今偺家空地不少，嬸子大娘們回去召集眾小廝把荒地都耕種了，以後糧米這一項也省些心。」眾人都笑着稱是。黛玉起身道：「我也不懂什麼持家，望嬸子大娘們以後還多關照些。」說完行了個禮。眾人都笑道：「姑娘太客氣了，做奴才的也禁不起。這就回去把指示傳達傳達，日後也請姑娘多關照偺們纔是。」邢夫人道：「如今外頭亂的很。聽人說蓉小子、薔哥兒跟強賊拜了把子，做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從今園門都關了不許打開，誰都不能放進來，蓉小子、薔哥兒回來也一概不許開門。」周瑞家的應了一聲，嫣紅、翠雲端着杯盤碗碟進來擺了一大桌子，邢夫人道：「早起忙了這半日，大夥兒的早飯都端來一處喫吧。」眾人漱口洗手畢坐下。因見伺候添飯的人手內捧着一碗下人的米粥，並沒有什麼像樣菜肴，眾人皆知這三四年、這一二年旱澇頻頻，饑民遍佈，就是家常平民家的米飯、白面亦是難得的了，因此皆不吱聲，低頭喫着。

邢夫人嘆道：「世道越發艱難了，家裏也一蟹不如一蟹，買的不順口，不過將就着喫罷了。」又問下人們都喫了沒有，只見一個婆子進來道：「回太太，王住兒家的同費婆子又在園子裏罵開了，說要主子開飯，叫了大晌午也端不來一口喫的，既端了來，不是爛菜葉子，就是不夠喫，說要找主子好好說。」

原來這費婆子仗着邢夫人勢力，常倚老賣老，因酒菜不夠了，不免動了氣，同王住兒家的海罵胡沁，一時那些喫不到嘴的也跟着亂嚷嚷起來，邢夫人怒道：「糊塗攮的蠢婦愚漢！也太張狂了些，主子還不夠喫的，那裏又找海珍宴席侍候他們去？」因命周瑞家的過去懲治，又道：「也不全怪奴才們混鬧，可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不可懲治厲害了，讓他們散了就罷了。」

周瑞家的答應了去了，正見費婆子、王住兒家的在同丫鬟婆子們罵罵咧咧的，因過去道：「什麼事也值一個屁？主子們還不夠喫，那裏又輪到偺們？幸好大太太開恩，不作大事理論，若是平常那些主子心窄些兒，打幾下子也是夠你們受的，還不退了回去！」只見費婆子笑道：「周嫂子這話說的，偺是無事生非、胡攪蠻纏的人嗎，偺是怕以後日子過不太平了，纔多嘴胡說了幾句，周嫂子可聽得一大早宮裏的消息，說聖上問璉二爺話，因回的不好，已得罪聖上，一時發怒，就叫下人提溜着跪着的一班人拉下去砍頭了。璉二爺他們都送了命，誰知日後又有什麼事情要得罪聖上，若偺們也遭了殃就完了。」

周瑞家的忙捂他口道：「快別說這個了，仔細主子聽見，你還要命不要命了。」諸位只得散去，不再議論。一時府內人心惶惶，都躲在屋子裏交頭接耳，個個擔憂前程。一些刁奴、媳婦、婆子亂嚼，說賈府行將沒落，被賈政知覺，都命小廝們把他們各掌了嘴，令他們不可再胡說了。

邢大舅、王仁見家裏衣食拮据，找不到好喫的，都在賈家外書房喝悶酒，對家裏說三道四，以泄私憤。邢大舅抱怨邢夫人吝嗇小氣，看錢太重，不肯施捨濟助親戚，王仁也說近來賭博手頭頗緊，找各房借錢，都不肯借，兩人成日牢騷不斷。

且說賈環同趙姨娘離開賈府，與賊寇為伍，仗着身上積得財物，廣招人馬。司棋、潘又安亦同狐朋狗友加入流寇隊伍，一個個都興沖沖的，慶幸時運來了，伺機作亂。【批語: 天下之人貴衣錦謀利，慕爵名通達，輕賤守節，群陰不懾綱維，敢於放誕違法。聖德若弘堯舜風化，尊儒尚學，習夏禹儉約，貴農賤商，誦殷周典文，日昃勤政，權略固內外，亟定列爵，乃民何其幸矣！然今之天下，亂政資始，群凶呲目，風節日頹，日欲照光盈無度，月欲轉時見虧缺，雲欲佈烏黑遮天，星欲爍黯然無光，禾欲產萎靡無粒，鳥欲飛無枝可棲，乾坤混亂，陰陽相悖，兵荒馬亂，人無定處，造化弄人，胡虜逆篡，舟車所至，人跡所及，典籍靡遺，公理漸替，怎不悲乎？】

~~黑山村的老砍頭烏進孝同四個養子也闖進園子殺人了，高喊什麼「天有恩與人，人無報與天，當殺盡天下人，以合天意，婦則淫之殺之，孺則煮之食之。」因與柳湘蓮的隊伍合為一處，到處殺伐作惡。~~

~~黛玉聽了這番謬論，憤然道：「天地之間，最尊貴的是人，人代上蒼轄理方地，使之風調雨順，若人間昏庸，或泰極否來，盛極必衰，天厭世人，當可以洪水、地震、狂風等天災減摧人口恆之，人有何資質奪天之權行凶霸道？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人人皆可死，他們為何不死？管他八大王、九山王的，遲早會有報應，真真人若無知可以禍國殃民矣！」~~[按：此節已平移至回末。]

且說賈蓉在外頭喫穿用度一日不如一日，外面局勢又亂如蓬草，此時不有所為，更待何時，俗語說的：「成則王侯敗則寇，待他將來爭戰獲得功名，又有誰敢說他不好？故把舊日學堂裏的頑劣子弟都糾集一處，振臂一呼，在廟宇庵堂集中，打磨刀具，到處搶奪燒殺。

古來君子皆澹默少言，不妄交遊，石頭試想那些俗物日日挈觚提壺，惟酒是務，兀然而醉，若對之陳禮說法，告誠說有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其必怒目切齒，摔瓮擲槽，乃至是非蜂起，情盡義竭，誰能聰穎警醒，庶幾可全？

話說自那回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的圓心，芳官因不服從智通的管束，成日活也不幹，只是廝鬧，拾頭打滾，蕊官藕官又跑到水月庵同芳官合夥對付智通，又將另外幾個姊妹召集來，大家在一處過活。芳官等人本來不足十二人，後在旅途中遇見以前戲園裏的人，又補夠了十二人，以湊成十二支之數。智通那是他們十二個的對手，只有忍着不語。誰知某日忽然打外頭闖入眾多流寇，把庵裏佔了，反把芳官十二個興沖沖的，皆與流寇打成一團。

且說賈薔也同齡官住在尼姑庵裏，相處久了，齡官之矯情、任性令賈薔頗覺頭痛，兩個常為了日常瑣事吵鬧，賈薔本是個花心的，當年也曾同秦可卿、鳳姐都有過不倫孽情，今世豈能只苦守一妻乎？故又勾搭了幾個不良粉頭，那齡官是個要強的，不允賈薔胡來，在庵堂又哭又鬧的，賈薔一時煩了，帶着粉頭逃往賈蓉隊伍裏，齡官找不着賈薔，獨自蒙被啼哭，芳官等勸他道：「姐姐何必自尋煩惱，男人沒一個好東西，走了就走了，離了男人一樣過活。」齡官道：「除了他我誰都不要，我要他回心轉意，不要再理那幾個狐狸精。」芳官道：「姐姐何其癡迷，男人那有專一的。」齡官聽罷不語，半日纔抬頭道：「他就是不肯回心轉意，我也要懲戒一下與他，偺們去找他去。」只見藕官進來道：「又沒有菜葉子了，街道亦冷清無人，偺們還得去地裏剜野菜。」

於是，十二人都提了籃子、布兜往村地裏來，聽得村子裏有啼哭聲，打聽一番，方知又有家的老人、孩子餓死了，幾個村民蹲在新墳前燒紙祭奠死人，十二人邊蹲着剜野菜，邊皺眉道：「那裏還有什麼像樣的野菜，都被人挖走了，連莧菜、拉拉秧也剩不了多少，只好挖些人人不要的刺兒菜罷了，聽人說，有的地方連樹皮都剝了喫了，還有把楊樹葉子也腌作鹹菜喫，這世道沒法子活了，賈府裏也好不了多少。」蕊官道：「賈府雖喫穿用度大不如前，但他府裏有金銀珠寶、古玩擺設，個個值錢。偺們不如去盜取一些。」芳官笑道：「他府裏少說也有三百人，去了非打斷你的腿不可。」蕊官道：「偺們也加入蓉哥的隊伍，增強些勢力。」齡官冷笑道：「我不去，有那個負心人在那裏，我恨都恨得慌。」芳官道：「偺是去投奔蓉哥，不是投奔他，又有何干係？」一時商議定了，十二人回到庵裏，收拾了東西，去尋賈蓉的隊伍。

在鄉路上恰遇見好多人背着包袱到處投奔，裏頭就有認識的，乃是司棋、潘又安及一夥朋友，也是去投奔賈蓉的。十二戲子因與他們一併前往。司棋道：「你們何不去投奔趙姨娘他們？」芳官冷笑道：「這個娼婦一向惡里惡氣，愚不可及，當年為了一包茉莉粉砸在我臉上，這仇還沒有報，怎麼又投奔他去了呢？荒謬！」司棋道：「我倒忘記了，那潑婦在府裏就沒人願理他，人品若此，又怪的了誰？」兩路人合成一路趕往賈蓉的庵堂聚集，賈蓉欣然接納，暗地裏則對冷子興笑道：「偺們男多女少，不免令人泄氣，這回可好了，弟兄們也有消受了。」兩個哈哈一笑。

且說周瑞家的嚮往園門走去，想到門裏再囑咐眾小廝把園門看緊了，忽見看門的幾個小廝亂嚷嚷的不知說些什麼，急忙過去問道：「又吵鬧什麼？」那幾個小廝道：「蓉大爺、薔大爺從外頭回來了，要進門，都不敢開，從門縫裏瞧了瞧，烏壓壓的一大片強盜站在身後。怕死人了！」周瑞家的上前看了一番道：「真真怕死人，都頂好了門別開。」忽聽賈蓉在門外大罵：「小的們都反了，竟敢不開門！眼裏還有沒有主子？」

周瑞家的衝著門縫喊道：「管你是誰，就不開門，家裏已不認得你了。快走吧！帶些強盜想打家劫舍不成？你們都聽好了，是大太太、老爺指示的，說從今兒起，大門一律關着不開，想怎麼樣請自便。」賈蓉氣的大罵：「狗奴才！也敢和主子講理，都反了！他們不開門，偺們就撞門。不然就從牆頭上翻過去。」周瑞家的唬了一跳道：「再派幾個人堵着門，拿大竹杠頂了，他們進不來。」有幾個忙去找杠子去了，不多時都抬了幾個碗口粗的竹杠子，氣吁吁趕來。周瑞家的忙令頂住大門，忽見牆頭上探出幾個人頭，忙命眾小廝拿竹竿用力敲打，只聽牆頭上都「哎喲」叫着退回去了。

周瑞家的道：「景況真真不妙，從今白天黑夜都得有人守在這裏看緊了纔好。」眾人都應了一聲：是！稍久，周瑞家的從門縫裏一瞧，見外頭一個人影也不見了，方舒口氣放下心來。有小廝抬了大竹椅放下了，周瑞家的往竹椅上一坐，坐鎮指揮。

這時有個小廝上前道：「纔剛聽外頭人說的，縣衙都被強盜佔了。縣令被吊起來打了二百鞭子，已經死了。那些捕快也一鬨而散，如今天下亂為王了，都沒人管了。還聽他們說的，連皇宮裏也不安全了，都有流寇快打進宮裏了！」說完都大哭起來。

周瑞家的也喫了一驚不小，含淚道：「真真叫人怕死，以後可該怎麼得了？偺不管外頭如何，只要偺們大門不出，憑外頭怎麼亂去！」又道：「你們好生看着，我去和老爺太太們再說說去。」忙趕往園子裏來和賈政、邢夫人說了。

賈政聽了也心似火燎道：「家裡也沒有多少銀子了，國有似吳新登者，婪聚金銀，不肯上繳，強辯係府中子弟藏匿其處，霸田躲租，假公濟私，以致帑廩皆虛，民不聊生。聽人說城之四面都有賊寨相望，群賊嘯聚，鼓譟而進。趕快把園子裏所有人都召集來，在議事廳門外站齊了。我要給他們訓話。」周瑞家的忙到各處找人去了。

過了半日，只見黑壓壓的三四百人往這邊來，內中有平兒、李紈、黛玉、寶玉、賈琮等主子，也有管家婆子、丫鬟奴才等，都七嘴八舌的議論着。等到都站好了，賈政、邢夫人要眾人肅靜，聽他們訓話。

賈政道：「大家都聽好了，外頭有強盜要私闖民宅，情況不妙。現在安排安排，這八十個小廝守着園門；那一百二十個不用理會這事，去把園子裏荒地耕種了；其餘的仍去忙各自的去。」又推黛玉、李紈、平兒、周姨娘等站在前面說：「有了事就跟主子們報告。」眾奴才聽了都驚訝不已，有幾個膽小的都哭道：「怕死人了！強盜都要進來了，可怎麼是好？」黛玉和賈政說了一會子話，賈政又道：「我也不敢說強盜進不來園子，你們回去後每人備一件防身之物，刀棍皆可，只是別跟自己人鬧着玩誤傷了纔好。」眾人都答應了。

賈政一聲令下，眾人散開了。那八十個自去園門守着，其餘的仍往園子裏來。平兒、黛玉見賈政、邢夫人都乏了，因扶着他們往榮喜堂來。賈政哭道：「有鳳丫頭、璉兒、珍哥、珍哥媳婦、探丫頭在家幫着治家就省事了。可現在都不在了，只剩我這老朽一枚，真真痛殺人也！」說完大哭。賈政沉吟半晌又對眾人道：「昨日府外有胡公表薦一善扶乩觀玄象者， 余性愛上人，厚誼迎見之，此人對我說：今天下欲亂，帚星流落，唯有儘早尋避難之所，慎之慎之！我思其辭竟不能辨，僕人相嗤笑其胡言亂語，我知其博學多聞，絕非妄言。今賊人紛然於世，華夷凋零，八方不寧，蜂蠆釋毒，熊羆嘯猛，刑律廢用，官吏屍伏，主無魚貫之助，臣無朝堂之赴，上下背離，亡禮失道，只有棄家捨園南遷矣。」又盤算多時，難以取捨，只得回屋思慮去了。

平兒、黛玉也無計可施，唯有哭個不住，邢夫人哭道：「老爺犯了事，定是要發配了。他那身子我怎不知，怎能受得流放之苦？還有璉兒，連命都丟了。真想不到會有今日之敗，痛殺痛殺！」一時都哭的咽堵氣噎。平兒怕哭損了老年人，忙好生勸住了，李貴等上來扶了賈政、邢夫人回去不提。

且說周瑞家的喫了中飯，仍趕到園門察看。只見那百個小廝分成兩班，一班回去喫飯，一班仍守着，便過來道：「諸位辛苦了。」眾小廝道：「不累不累，再累也不能放強盜進來，不然大家都完了。」周瑞家的點頭稱是。

忽聽門外有人喊：「母親速速開門，女婿支撐不住了！」周瑞家的往門縫裏一瞧，原來是做古董商的女婿冷子興，忙道：「你怎麼來了，女兒在家可好，鋪子怎樣了？」冷子興急促道：「母親快快開門，強盜們已經搶光了鋪子，女婿我來避禍來了。」周瑞家的道：「不能開門啊，外頭有強盜啊！」冷子興道：「強盜們都還沒來，母親快開門讓女婿躲躲，不然女婿活不成了！」周瑞家的道：「外頭真沒有人嗎，我不敢亂開啊。」冷子興道：「母親怎麼連女婿也不幫了，忍心看女婿被強盜殺死？開了門再用梴檩把門~~頂好了不一樣嗎？~~齊力一頂就訖了。」周瑞家的又從側縫裏看了看，彷彿真的沒有別人，就說：「好吧，你快進來，我好關門。」命小廝把門打開，小廝奉命挪開竹杠子，開啟大門。誰知冷子興把門使勁一推，大喊：「門開了，都進來啊！」眾人嚇了一跳，只見外面不由分說闖進來持刀拿劍的人，見人就砍，眾人慌的一鬨而散。賈蓉、賈薔也持劍闖入，指着周瑞家的大罵：「狗奴才，你女婿不叫門你還不開門呢！」周瑞家的不覺懵了，大哭道：「你們別胡來啊，園子沒有什麼了啊。」賈蓉道：「家裏一定還有值錢的東西，今兒都借著用用。敢違背者一概殺死！」說完大呼一聲：「走！」眾強賊往園子裏奔來。

周瑞家的指着冷子興罵道：「孽障！膽敢私通強盜胡作非為，算我瞎了眼，把女兒嫁給一個連豬狗都不如的人！」冷子興道：「憑你怎麼罵，我只當沒聽見。」轉身要走。周瑞家的攔着蓉、薔不讓邁步，賈蓉持劍往他胸脯用力一捅，周瑞家的哀叫一聲倒地打滾，又被賈蓉踢了一腳，不多時一命嗚呼。冷子興反笑道：「蓉兄好劍法，兄弟以後也學着點。」賈蓉笑着一揮手與眾賊烏壓壓似飛天蝗陣嗡嗡往園子裏奔來。

這下園子裏似炸開了鍋，眾人都狂奔嚎哭起來。眾強盜闖入各個院子翻找財物，把屋子裏弄的七零八落的。眾丫鬟婆子嚇的哭着往裏間躲。有強賊見有美貌的丫頭，拉到一邊強行姦汙；文花、佩鳳慘遭淫辱刺死，翠雲急忙奔走跳入河中，張媽、祝媽、田媽人老體弱，逃命不及，被賊寇殺害，有幾個不堪受辱與強盜撕打，被一刀劈死。有的被強盜追的無處藏匿，~~乾脆跳井~~沒法索性跳井。余祿眼見家裡被橫掃一空，跌坐地上嚎啕大哭，一賊抱着箱子出來，俞祿狠命抱着此人大腿不松，被流寇一刀砍死。

賈蓉正在搜索財物，忽見李貴扶着賈政顫巍巍走來喝道：「住手！財物都在我屋裏，不要去惹他們！」賈蓉一揮手，眾強賊都擁了過來。賈政怒道：「你們不是講義氣嗎，難道小輩的殺長輩的也算義氣嗎？」賈蓉道：「我不跟你羅嗦，你把錢財都交出來，我們就走！」賈政道：「昨兒官府來抄家，還剩了一些金銀在我屋裏擱着。你拿走吧，只是別傷害眾人。」賈蓉道：「就是這樣。」乃指使幾人進賈政房裏尋找，不多時那幾個抬出三四個大箱子，賈蓉一一打開，笑道：「都還在這裏，抬走！」眾位上來抬了出去。

賈蓉賈薔抱拳跟賈政道別，又如蜂陣般撤走了。賈政不覺暈倒在地，李貴等大哭着將他喚醒。半天，賈政強展雙目，眼中全是淚水，泣道：「完了，偺賈家一敗塗地，子孫們都當強盜去了。祖宗的顏面都丟盡了，我對不起賈家啊！」正說著，只見邢夫人、平兒、黛玉、李紈和眾奴僕都哭着進來道：「家裏被搶的不成樣子了，有幾個丫頭死的好慘。」

賈政泣道：「我有罪啊，我不該養了一窩畜生子孫，疏於聿修厥德，弄的子孫窳劣，成了穿窬之盜，弄的自殺自滅。」正說著，忽有小廝來報：「纔退去了一撥強盜，又來一撥，是趙姨奶奶和賈三爺回來了。」賈政道：「都站好了，我跟他們對質，我看他們想怎麼著！」又命邢夫人、平兒、黛玉、寶玉、李紈等先回去，然後拉了椅子坐着等着。

不多時，趙姨娘、賈環氣勢洶洶領一夥流寇闖進來道：「老爺偏向，把家財都給蓉兒，薔兒了！」賈政冷笑道：「我只問你們一句，你們就是得了珍寶，心腸不善，守着一堆財寶又有何趣？別人就都誇你們了是不是？」賈環持劍上來道：「父親，別怪兒子無情，只怪你們都做錯了。」賈政怒道：「我把你們養大，這就是錯嗎？我只後悔你剛生下來時沒把你掐死！」趙姨娘吼道：「老爺偏向寶玉，不疼環兒，還想着要寶玉當家，俺娘倆竟似有如無。環兒再不好，他也是你的兒子。你無情，我無義，休要埋怨。」

賈政罵道：「混帳挨天刀的婆娘，好好的兒子也被你教壞了，還有臉面胡沁？我起來打不死你個毒婦！」起身要打趙姨娘，被賈環一腳踹倒。賈政捂着胸口道：「好，好的很！兒子會打老子了，這是那家的規矩？這樣的不孝子孫還用義氣招來強盜一大幫子。強盜都瞎了眼了！」賈環嚷道：「都這個時候了你還死倔，可是死不悔改。」說完持劍只是往胸口一捅。可憐癡心父母訓兒有方，竟招此殺身之禍，不知又是何人之鑒。賈政在地上翻滾多時，兩眼一瞪，四肢一鬆，竟是去了。賈環、趙姨娘命眾賊到各處搜檢財物，眾賊吶喊着四處散開，奔往東西兩府。

且說邢夫人、平兒、李紈、黛玉剛走到內儀門，忽見周姨娘哭着跑來道：「老爺被環兒刺死了，強盜們都追過來了，大家都快逃命啊！」邢夫人、平兒、李紈、黛玉聞言都放聲大哭。只見賈敕，賈效，賈敦，賈衍，賈珖，賈瓔，賈琛，賈璘，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荇，賈芷領二百個奴才都持着刀劍奔了過來，大呼要斬了賊人的頭。衛若蘭也拿着寶劍急忙趕來，大喊道：「狗賊莫逃，喫我一劍！」邢夫人哭道：「老爺已被環兒這孽障殺死了，快把賊婆娘和賤兒子殺了，給老爺報仇！」眾人都燃起一腔怒火，奔到強盜群裏和賊人拼殺了起來。衛若蘭忙命一干小廝護佑着邢夫人、平兒、李紈、黛玉撤往別處，自己也奮力跳到強盜堆裏砍殺起來，只見劍光閃處，幾個賊人倒地，也有幾個小廝被賊寇刺死，一時也道不盡。

話分兩頭，且說趙姨娘、賈環另帶了幾十個賊寇衝往怡紅院來，恰在路上遇見了寶玉，叫嚷道：「給我抓起來，先別殺死，要活的！」幾個賊寇上去綁了寶玉，旁邊的一群小廝都~~揮~~揄揚着木棍和流寇打了起來，正是寶玉的小廝茗煙、掃紅、墨雨、引泉、掃花、挑雲、伴鶴、雙瑞、雙壽幾個。寶玉扎掙着一邊踢打賊寇一邊罵賈環作孽。

李嬷嬷拄著拐杖顫巍巍去打賈環，不慎摔倒，他抱著賈環的腿哭叫：「不要抓哥兒，抓我罷！」賈環踢了他幾腳，李嬷嬷在地上死抱著賈環的腿不放，在地上拖了一會子，錢槐拿劍往下扎去，李嬷嬷哀号了幾聲，沒了氣息。茗煙見主子有難，舉棍衝進賊群裏一陣揮舞，忽見卐兒含淚跑過來用身子護着茗煙，嚷道：「不要打我茗哥哥。」二人卻終不是賊寇的對手，被眾賊人團團圍住，亂刀砍死在地。其餘小廝見寶玉被眾賊掠走，不敢戀戰，都倉皇逃散。賈環見園子裏殺的不可開交，佔不了便宜，忙喝令着讓眾賊都往園門跑去。衛若蘭等也不追趕，回身慌忙收拾眾傷亡子弟、家奴。平兒哭着命人將賈政屍首抬到大堂裏安放。邢夫人、李紈、黛玉都哭的淚天淚地的，甚是忙亂。

黑山村的老砍頭烏進孝同四個養子也闖進園子殺人了，高喊什麼「天有恩與人，人無報與天，當殺盡天下人，以合天意，婦則淫之殺之，孺則煮之食之。」因與柳湘蓮的隊伍合為一處，到處大憝殺伐作惡。被他殺害的丫鬟就有綺霰、翠墨、豐兒、佳惠，被他搶了金銀又屠戮的有李貴、戴良、錢華，被他擄走下落不明的有彩屏、碧痕、琥珀、玻璃、翡翠、篆兒、銀蝶。賈芹深悔自己勾匪結寇，釀下滔天大禍，日日啼哭洗面，後不知所終。

黛玉聽了這番謬論，憤然道：「天地之間，最尊貴的是人，人代上蒼~~轄~~管理方地，使之風調雨順，若人間昏庸，或泰極否來，盛極必衰，天厭世人，當可以洪水、地震、狂風等天災減摧人口恆之，人有何資質奪天之權行凶霸道？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人人皆可死，他們為何不死？管他八大王、九山王的，遲早會有報應，真真人若無知可以禍國殃民矣！」暫時言不到這裏。

且說冷子興、賈蓉一夥在城外荒廟裏將那幾大箱子財物分給眾賊，冷子興因要回鋪子有事，先行告退，急忙走在街道上。忽見那邊一陣腳步響，忙躲在商鋪前偷看，只見幾十個道人也拿着刀劍匆忙趕來，內中有自己的好友，一起做過古董生意，忙迎上去笑道：「薛兄從那裏來？幸會幸會！」薛蟠、柳湘蓮回頭一看，都拱拳笑道：「奇遇，奇遇！」乃站了同他說道：「冷兄何不加了進來，大家一起幹他一場呢，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冷子興道：「求之不得。請問這又是往那裏去？」柳湘蓮道：「後面還有偺們的隊伍，偺們這是去賈家找些東西，兄弟們都等不及了。」冷子興道：「蓉兄弟已經去過了，園子裏恐怕所剩無幾。」薛蟠道：「再去一遍看看，或許還剩一些。」冷子興不覺點點頭，道：「大門未必進的去，就從西南角角門進去吧。」眾道人聽了都往賈家奔來。

後回便知——

~~【平地波瀾起朱樓，風侵庭樹一院愁。謾言紅粉心竅多，為何造釁多漢叟？】~~

**第九十三回 山雨近閶闔籠靄晦 風雲喧末世漫塵煙**

【回前批：西江月 秀美春光有限，冷淒秋~~況~~意無情。欲~~留~~阻春影莫~~作~~成風，~~插~~振翼~~欲拈~~難留殘~~英~~夢。幾處~~門庭頹敗~~枯楊飄落，誰家~~宦業凋零~~怨女悲聲。~~善惡~~恩仇終報~~誰僥倖~~剎時匆，試問~~有情無情~~孰人僥幸？】

~~詩云~~題曰：

~~角門遭亂烏夜啼，骨肉反目裊柳絲。~~角門沸亂夜烏啼，骨肉盍為反目急。

~~雕輪陌塵染寶轂，且看朱門遍荊棘。~~寶轂重塵彌天際，再看雕苑遍荊棘。

話說眾道人聽了都往賈家奔來，卻遠遠看見趙姨娘、賈環率大隊流寇從那邊走來，怕和他們遇見了又是一場惡戰，急忙退往隱蔽處，小道返回道觀裏去了。

且說邢夫人、平兒、黛玉等命人將賈政與史太君、王夫人等相捱埋在祖塋，回來時已是黃昏。黛玉握着帕子哭哭啼啼回瀟湘館來，紫鵑迎出來扶着進了內間，黛玉哭着罵道：「狗強盜沒有仁心，無端殺死無辜之人。連自己的父親也要殺死，真是滅絕人倫，天地難容！」紫鵑也哭着不知怎麼勸慰，忽見春纖哭着跑進來道：「不好了，大太太哭昏過去了。」紫鵑道：「一進門就咋咋唬唬的，沒見姑娘正難過着嗎？」

黛玉握口流淚道：「那邊自有解勸的人，不用偺們操心，只是這強盜還會再來園子裏打殺，偺們的人又敵不過他們，可該怎麼是好！」紫鵑道：「大門已叫小廝們用石頭堵住了，外頭一時進不來了。」春纖仍坐着垂淚不語，半天纔道：「姑娘，有句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紫鵑愕然道：「這丫頭怎麼心事重重的，有什麼事就快說吧！」春纖哭道：「寶二爺已經叫趙姨娘、老三抓走了！」黛玉聽了，「哇」的一聲從口中噴出血來，肝腸崩裂，哭暈了過去。

紫鵑、春纖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了？快醒轉來罷！」忙喊那兩個侍女進來服侍。半晌，黛玉纔回過氣來，手指着門外，推開紫鵑，哭着喊道：「寶玉，寶玉！」往外頭奔來。紫鵑、雪雁和侍女哭着把他拉勸了回來。黛玉坐在炕上獃獃的只是流淚，侍女端來稀粥，拿勺子往嘴邊送，他只是把頭一扭，眼淚卻象斷了線的珠子流個不盡。紫鵑不免哭了道：「姑娘總是哭，這眼中到底能有多少淚珠兒，流的人心都碎了。」

春纖和那兩個侍女也哭着勸黛玉多少喝些稀粥。黛玉勉強喝了兩口，又咳嗽了起來，拿帕子握住口，用手把碗一推，搖搖頭往牆邊倒下去了。半晌，黛玉又坐了起來，望着窗屜怔怔的，紫鵑端了茶過來，勸道：「姑娘莫要傷心太過。」黛玉道：「你去把書箱子搬來，我這會子睡不着，想看會子書。」紫鵑答應了到套間，叫了雪雁一同把個檀香雕花箱子搬了出來，黛玉道：「這是我從蘇州帶來的箱子，裏頭都是素日我愛看的書，那年臨走又把父親的甚多書擺箱子裏了。」

說著，打開箱子，一本本翻看起來，對紫鵑道：「眼下賊寇侵犯，想從書中找些禦敵之法。」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唏哩嘩喇不住的響，穿過樹枝，打在窗紙上。透過一陣木樨清香來，檐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敲起來。想着：「父母若在，南邊的景緻，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迹，香車畫舫，紅杏青簾，唯我獨尊，如今寄人籬下，親友有許多照應，倒也安詳，不知前生作了什麼罪孽，今世竟遭流寇洗劫，父親帶來府中的家產怕是也保不住了，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眼淚洗面』矣！」

看到歷年兵荒馬亂，民眾流離失所、哀鴻遍野、生靈塗炭之處，不覺又握帕掉下淚來，看到書中有一句「婦抱孺子棄草間」，嘆了一聲，那眼中滾下淚珠兒，悽然道：「古往今來、年年歲歲、何其慘烈，何其相似，縱有前車之鑒，警拔之句，難敵世人造釁逆亂之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君子葬於危牆之下，誰人可躲。既是人人皆懼兵者，夫焉樂而趨之。」

紫鵑道：「那些賊寇都是窮瘋了，缺衣少食，纔揭竿而起的，姑娘沒聽說過梁山賊寇嗎，人皆稱是『官逼民反』。」黛玉嘆道：「物不平則鳴。自古王道威嚴，鮮有體恤民眾疾苦，倒像舉國緊要惟他一人，萬千百姓命若芥末，實則不然，民為貴、君為輕。如今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社稷傾覆，兵臨城下，不全在賊寇之責，然以暴制權，貽弊無窮，小人本是無賴惡徒，假意信奉義氣，加入賊寇，貌似甘心服從統領，實則忍聲忍氣，不過藉機竄升高位，大行殺伐。若是小人有朝稱王天下，品行不端，必將顯出當初凶相，把將帥一一剪除，所謂『義氣』、『仁義』皆是謊話。若是小人新建王朝，重蹈覆轍，民生多艱，遲早亦是官逼民反，命斷魂喪。歷代更換，換湯不換藥，百姓幾時有過富庶平安？上行不義，下必效仿，王者以暴奪權，高呼『天經地義』，百姓必然亦是學而習之，再以暴奪權，以不正教習民眾，民眾豈能心正？」

紫鵑也嘆了一聲，黛玉說的乏了，又躺了下去，紫鵑拿被子往黛玉身上一蓋，道：「雪雁，姑娘的藥煎好了沒有？快去端來。」雪雁道：「我到茶房裏看看去。」起身往茶房裏來。

走到聚錦門時，看見十幾個婆子、小廝在吵吵鬧鬧的，上去一問，纔知他們沒有喫飯，都嚷嚷着到廚房裏翻找東西喫，另有秦顯家的撇着嘴道：「這算什麼，幾天都沒有喫飽飯了，還強留偺們在府裏，人都快餓昏了，依我說，只要能喫飽飯，叫我給強盜做廚子我也做，總是比餓死強。」眾人笑着不信，秦顯家的果真往南門去了，說要投奔流寇，眾人不好攔勸，看他走遠了。雪雁本是個老實的，不好管這些閑事，嘆了口氣往茶房裏來。

原來這家中專有配藥煎藥之人，說起來也是賈家宗族子弟，名喚賈菖、賈菱，生性貪頑好賭，正在茶房裏追逐嘻鬧，一個跳上桌子笑着又跺又叫，象開了鎖的猴子，另一個邊罵邊舉凳子去打一個小廝。那小廝禁不起他兩個如此聒躁，抱着頭慌忙逃竄了，正撞在雪雁身上。雪雁不覺嗔道：「作死啊你！」又見賈菖賈菱追了出來，忙問道：「林姑娘的藥煎好了沒有？」兩個不耐煩道：「還早着呢！」一見那小廝跑遠了，都對雪雁吹口哨說些污言穢語，上來推搡捉弄他。

雪雁氣的哭着跑回來了，見黛玉仍躺着獨自流淚不語，因不好告訴他，怕他動怒，只說藥沒有煎好。紫鵑又等了一會子，親自去茶房把藥端來，服侍黛玉服下，自己也睡去了。黛玉拿着帕子拭淚躺着睡不着，思慮了半夜纔朦朧睡去，不知不覺走出園門，身子恍恍蕩蕩來到城外，看見一座古廟，匾上題着「嶽神廟」。

廟裏燈燭輝煌，人聲鼎沸，不覺迷迷糊糊進去一探，正見廟裏擠滿了賊寇，更有趙姨娘、賈環在內，正狂笑着說些穢言，不知罵的何人。再一看，見一個賊寇按着寶玉的頭要他下跪，寶玉被繩捆着，堅持不跪，被賈環往臉上扇了幾個耳刮子，嘴裏罵罵咧咧的。黛玉氣急了，衝上去推賈環道：「狗賊放手，莫打我寶玉！」趙姨娘忒斜着眼道：「打還是輕的，一會就把他刮了！」黛玉聞言大驚，忙跪了下去哭着搖着趙姨娘的腿兒道：「姨娘放過寶玉吧！這家裏什麼都給你了，這個家也全交你們當家了。我只求和寶玉住到鄉下去，自種自喫，絕不依靠別人。」趙姨娘一腳踢開黛玉道：「寶玉必須得死，他活一天這家我們也當個不成！那些下人會說主子還在，不肯容許俺娘倆當家，寶玉死了就沒有人多嘴了。」

說完扒出腰上別的刀子，往寶玉胸口上只一剜，掏出一顆血淋淋的心來。寶玉「撲通」倒地，向黛玉伸手道：「妹妹，我活不成了，快來救我！」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撲上去抱住寶玉痛哭：「寶玉，寶玉！」趙姨娘、賈環與眾賊都哈哈大笑，黛玉拚命放聲大哭。只聽見紫鵑叫道：「姑娘，姑娘，快醒醒，快醒醒！」黛玉不覺哭醒，額頭汗涔涔的，身上也盡是虛汗，泣道：「寶玉出事了，我要去找他去。」

忙起身要掀開被子，被紫鵑急忙按住了道：「小心着了風。」剛巧那兩個侍女披着衣服也起來了，忙叫他們拿來乾手巾遞給黛玉，要他自己在被窩裏擦擦身子。黛玉想着夢中光景，甚是揪心，心想若寶玉真的被賊寇弄死了，那可怎麼是好！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哭了起來。紫鵑不免傷心坐在他旁邊，陪着他坐了一會子，黛玉纔躺下睡去了。

天色剛明，紫鵑穿衣起來，卻見黛玉已經醒來，擁被坐着仍是流淚發怔，額頭汗浸浸的，把髮鬢弄的濕亂，忙要他再躺一會兒。黛玉道：「我不能再躺了，家裏還有一大攤子事要做。老爺不在了，就平嫂子、大太太兩個也支撐不了，我得為他們分分憂，從今可要勤快着了。」於是穿衣起來，帶了紫鵑、雪雁到賈赦院裏去看望邢夫人。

邢夫人一夜沒有睡好，雲鬢散亂，目光獃獃的坐着也不梳洗，臉上猶有淚漬，嫣紅、翠雲端來一盆水要他洗漱。邢夫人勉強起身去拿手巾，卻見黛玉進來，忙叫他坐好了。忽然小丫頭來報，只見平兒進來，也滿臉倦容，比往昔憔悴了些。邢夫人哭道：「家裏就偺們三個支撐門庭了，昨兒死了那麼多人。強盜還是會來，雖說園門已堵上石頭，可也保不了一世，偺們婆姨家的，怎能跟那些大男人似的會帶兵打仗。我一見了血就頭暈，昨兒也暈了好幾回。」平兒道：「家裏有大半奴才不肯出力和強盜對仗，也使不動，還有一干人嚷嚷着要回老家。可恨玉釧兒昨兒煽動幾個奴才加入賊幫，叫我痛罵了一回，他還不服。」黛玉憤然道：「你咋不打他幾個嘴巴子，如今家裏人心思動，再叫這些人亂嚼嚼鬆動了，偺們還有什麼指望？」平兒道：「玉釧說了，他們量着官府裏不清不正，故而打打殺殺，為民請命。」

黛玉道：「甚是可笑，行凶了還說是為了行善，等於說我生了一個兒子，懷疑他長大是惡徒，乾脆一把掐死了。還有個比方，只要老子有了錯，兒子就可以殺死老子，用「不善」來行善，就是用「不當」來做正當之事，人人都效仿了，大家振臂一呼，拿了人的錯，一概上去剿殺，那些惡人也用行善作幌子，一路作惡，誰曉得又有幾多屈死的冤魂呢。」

平兒嘆道：「自古黃巾、赤眉之流皆是以暴制亂，所謂『官逼民反』，想是行暴竟是對的了。」黛玉道：「否也，君子殺死小人，理所當然，光明正大，無有顧慮，可是小人謀反，殺死君子，無理無據，必然神思搖擺不定，心生鬱結，自取矛盾，縱使百萬人聚於一處，若是為了作惡，釀成混亂，人再多又有什麼益處，莫非人聚的多了就是好處了不成？」

正說著，只見李紈、李嬸、李綺、李紋、林之孝、周瑞等一大群人進來了，邢夫人忙命他們坐了。邢夫人道：「家裏實在不好，那幾個子弟又手無縛雞之力，還得眾人幫着纔好。林總管帶一干奴僕守着園子正門，周總管帶人守着後門。另每個主子派二十個小廝護着，其他幾處角門也派人守着，都令他們時時看緊了點。」於是吩咐出去，大家忙開了。

黛玉由紫鵑、雪雁陪着往瀟湘館來，忽在園中見一群小廝正圍着不知做些什麼。走過去一瞧，乃是賈菖、賈菱正口吐穢語用腳去踹一個小廝的臉，不覺大怒，走過去道：「住手！你們這是幹什麼，他犯了什麼事要這樣踢他？」賈菖道：「也沒有什麼，我看他不順眼，他又不肯聽我的，他欠打！」黛玉見那小廝臉都踢腫了，認出是賈政那邊的小廝，一向忠厚老實，不敢惹什麼事，便知這些小廝欺負他軟弱罷了，喝道：「你們沒有一個是男子漢大丈夫，連女人都不如！」【此話不解，且聽他說。】賈菖道：「我們不是男人，難道他這個熊包是男人？被人欺負了還不敢還手。」黛玉斥道：「我倒問問你什麼纔是男人，男人心胸寬豁，大肚能容，象你這樣為了一句話、一點雞毛大的事就打了起來，這能算是心胸寬闊嗎，這是心胸狹窄，比女人尤甚！」賈菱插話道：「姑娘這話就不對了，男人不凶猛點怎麼能禦敵打仗呢？男人壞點、心腸狠些纔敢打敢拼。」【世上所有男人皆是這麼想的，何錯之有！】黛玉道：「可是狗屁理論！照你這樣說，壞人纔勇敢了，正直的人都下不了手是不是？我今兒就告訴你，正直的人不會為了一點小事去打鬧。如果別人有了危難，正直的人纔會不忍心見其遭罪而挺身而出。壞人沒有良心，怎麼會憐憫別人而出手相救？」【眉批：倒是頭一次聽說，顰卿不知得罪多少看官，只把世上所有男子批倒。松齋】

賈菖冷笑道：「姑娘不是男人就別妄加評論。」黛玉道：「成日沒少見你們口中罵爹罵娘的，好象男人嘴裏不乾不淨纔顯出男兒氣概，卻不知邪是漸漸滋生，盛極則危，一旦收個不住，豈不學壞？」【顰卿謬論多矣。可嘆！】賈菖聽了氣不忿，掉頭要走，被黛玉擋住道：「打了人豈能隨便走了，給我站住了！」恰好林之孝帶二十個奴才走來，問是怎麼了。黛玉因素恨這些臭男人，命都站定了，叫眾人每人打十個嘴巴子【眉批：世上所有男人原來都是臭男人。顰卿既然恨男人，也該想着壞人一時也可一用。到末了只作獎賞，不令其有勢力掌權不就是了？何必一概抹倒？錯！錯！此乃顰卿一生大誤矣。松齋】林之孝便讓人每人扇了十個嘴巴子纔罷。賈菖、賈菱平時都是欺負別人，從沒有被人當面羞辱過，不免惱羞成怒，指着黛玉道：「你厲害，我們走。」【原來真的心胸狹窄生氣了，不是男人！】

黛玉又讓林之孝他們去那邊忙着去，自己又來到議事廳。原來黛玉因家中遭了劫難，寶玉又被掠走，驚慌失措，又無計可施，心中憤恨，無從排解，就拿賈菖、賈菱發泄一番。又想着園子裏有大半人不肯聽命抵禦強人，不免焦慮成疾，激起一腔忿怨，命林之孝家的把那二百多人叫來，他好訓話。林之孝家的道：「既然他們要走，就都叫他們走了吧，何必強求得罪人。」黛玉道：「貪生怕死不是君子，君子面對重重險惡而不膽怯後退纔是行有尚矣，就似流水所經之處不論坎坷險阻皆浩浩通過，豈能為了求生而恥為逃兵？人誰不死，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活着不明白事理，也是個瞎子！」【顰卿一番高論令人汗顏，吾皆不如。服則服矣，是愛不起來。】

林之孝家的聽他激昂快語，也不大聽懂，知道他是急了纔說出這些言論，卻不象閨閣作風，乃笑道：「就依姑娘所說，立等叫了人來。」黛玉坐着等候，心裏卻似轆轤亂轉，思道：我今日竟如此放的開，皆是強人逼的，可是貓急了還摟一爪子不是？不覺掉下淚來。

話說那二百多人陸陸續續過來，都被黛玉罵了一頓，都不免懷怨道：「姑娘說話甚是刻薄，你解釋一句，他就回上十句二十句，叫人顏面丟盡。」都有些氣不忿。黛玉牽掛着寶玉生死，又指派幾個小廝偷偷到城裏打聽寶玉下落。這幾個小廝出了園門，見街道上冷冷清清關門閉戶的，都道：「上那裏去找得到？找到了怕是會被強賊殺掉。還是逃命去吧！」乃沿着小徑逃往別處去了。

話說黛玉在議事廳說的唇乾舌燥，見日正當午，便叫眾奴僕散了，自覺身子酸麻，叫紫鵑、雪雁陪着，便往瀟湘館來。

黛玉見外面為大敵所攻，內則弱奴難制，一旦交鋒接戰，人皆危之，更是驚懼煩亂。聽王嬤嬤失驚跑來告訴他說全城陷入慌亂，有小廝親兄弟來逃難投奔，親見巨孽賊兵，有衆數萬，攻陷郡縣，殺掠吏民，當地軍民短兵相接，不敵潰逃，賊兵銳氣益振，乘勝追之，獲牛馬牲口、輜重、壯丁、器甲不可勝計，一路殺戮蹂踐，不知其數，為害滋甚，屠害酷甚。群寇熊羆之族，猶似風驅，兵假以義發，同心戮力，萬眾響應，帝師懦弱無謀，喪威丟城，忠勇武節之將，不願求和，面君慷慨陳詞，堅誓交鋒，然勢弱力薄，終兵敗而殞，令人嗟嘆！黛玉滿眼含淚，拿帕子握口哭哭啼啼疾步往瀟湘館而去。

且說邢夫人帶了二十個小廝要趕往議事廳，忽見園子裏一片亂嚷，眾丫鬟婆子哭着亂跑，一見了邢夫人，都站住急忙道：「太太快躲起來啊，強盜從西南角門闖進來了。」說完慌不擇路逃往林子裏去了。

秋桐舉起小杌子與流寇拼打，頭髮散亂，嘴裡罵着：「敢打你姑奶奶，砸爛你的狗頭！」眾賊圍了上來把他砍死。金榮、金寡婦偷了金銀若干自顧自翻牆逃走了。賈代儒見流寇瘋了一般打砸毀壞家學，嚇的躲在一邊，終究下落不明，凶多吉少。賈芝、賈萍、賈藻、賈菌僥倖逃出賈府，倉皇奔走。

邢夫人也唬了一跳，忙叫眾小廝帶着往沁芳橋跑，王善保家的攙扶着疾行，偏偏和一群道人打了個照面，眾小廝都唬的大驚失色，王善保家的呵斥道：「你們這些求仙訪道的不在道觀裏待着，跑這園子裏做甚？還不退了回去！」柳湘蓮冷笑道：「我早說過，這家裏除了門口的兩個石獅子乾淨，其餘的都不乾凈了。兄弟們，快把他們都殺了，老大重重有賞！」邢夫人見眾道人都持刀拿劍的，氣的渾身哆嗦道：「道士也做了強盜來搶劫了，真真老天不長眼，生出這麼多畜生孽障！」

眾道人吶喊着衝了上來，和那二十個小廝拼作一團。邢夫人急忙奔竄，被幾個道人攔住，持刀要砍。王善保家的急忙用身子護着邢夫人，被流寇一刀刺中腹部，倒地而亡。邢夫人瞪着他們，衝上去要掐某個人的脖子，被後面的道人一刀劈倒在地。邢夫人在地上翻了幾個滾，仍罵不絕口，終久死去。可憐邢夫人一生好強倔犟，竟慘死賊手，死不閉目，怒瞪着蒼天。~~【眉批：讀至此不覺淚如雨下，憤而賦詩一首云：霓旌血污添新魂，官高衰歇何足論。胡虜未滅古人空，家破吞聲誰申恨？】~~

這二十個小廝那是道人對手，都觳觫跪着磕頭如搗，俱被一一砍死。忽那邊又吶喊奔來百名流寇，都與道人笑着招手，柳湘蓮笑道：「偺們的人都來齊了，這家我以往曾多次拜訪，地形頗熟，都跟我往那邊去找人。」於是大手一揮，眾賊寇如飛蚊般往榮府而來。

忽見賈琮帶二百奴僕持刀大喊着奔了過來，林之孝、周瑞也揮着大刀夾在眾人之中，又是一番混戰。雙方死傷甚眾，林之孝也被眾賊包圍，周瑞慌忙來救，皆被砍死在地。賈琮見力不敵眾，急忙往西邊撤退。眾賊邊追邊追逐園中丫鬟小姐，喜鸞母哭着四處尋找女兒，卻見喜鸞被兩個道人推來推去，哭着上去和道人撕作一團，被道人用劍刺死。

喜鸞鬢髮凌亂，與賊寇廝打，不肯受辱，賊寇一時煩了，將他用劍刺死。有三個道人見四姐美貌，笑着追來欲行侮辱，四姐跑到湖邊，投到水裏，不一會兒就沉了下去，湖上只盪開幾個圓圈。

且說費婆子的兄弟亦在府上做事，他有個孫女叫做霽月的，年僅十六歲，看到賊人追來，來不及投湖，跳到一個井裏，誰知卻是個枯井，趕上來一夥賊寇找不到人了，正要返回，忽然有一賊嚷道：「這井裏有個丫頭！」眾賊擁了過來，果見裏面有個女孩子，有二賊跑到一邊找來掛鈎，合力將他掛上來，見霽月貌美，即可起了爭奪之心，都嚷嚷着拉拽撕扯，忽聽霽月拼力喝道：「不要胡來，我則是林姑娘，是這府裏的主子！」眾賊見他正氣凜然，都想起錢槐等人說過，林姑娘人人都不可亂動的，要賜予錢槐的，都唬住了，不敢貿然行辱，便將她帶來拜見賈環、趙姨娘，經二人看過，認出不是林黛玉，本想拉出去處死，然賊群中有個叫羅照的【羅照，羅唣也】，最是能殺能戰的，頗受賊人推崇，看見霽月有花慚月羞之貌，喜不自勝，趕上來就要摟抱，被霽月一把推開，賈環大笑道：「羅兄近來功勞卓著，正要賞賜，就把此人賞賜給你吧。」

羅照喜的抓耳撓腮道：「多謝環三爺了，擇日便可成親。」於是帶往賈赦院內，派人看守，晚上一同陪眠成歡，霽月反大方笑道：「不用捆綁，我不會逃走，承蒙將軍厚愛，小奴受寵若驚。」夕間掌燈擺下宴席，霽月陪飲，席間，羅照被灌得爛醉如泥，霽月見之，忙從懷中掏出利刃，對着喉嚨一刀將其剌死。又自言道：「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寇足矣。」言畢舉刀，猛然朝自己的喉嚨刺去，當即身亡。後人知之，莫不歎賞感慨，稱其人乃是世間難逢之女中豪英。

話說賈琮領家奴跑入南院房內，把門關緊了，眾賊寇在外面放火燒屋，那火順着風勢熊熊~~燃~~燀燒起來，不大會兒就見賈琮頭面烏黑跑了出來，後面跟着眾子弟奴僕都捂着口咳嗽不止。道人上來又是亂砍，又有幾個奴才喪命。賈琮見院外站滿了強盜，慌忙退到後門，撞開門跑了出去。眾強賊正在搜尋園子，忽見玉釧領二三十個丫鬟小廝跑來，正要揮刀迎上，忽聽玉釧喊道：「莫要動手，我們是來投奔的。」眾賊笑着接納，玉釧便告訴他們園裏的情形。司棋同潘又安一夥，還有十二個戲子也興沖沖的前來淘些好處，又打又罵。

話說傻大姐見邢夫人被砍死，嚇的跑到瀟湘館哭道：「寶二奶奶，不好了，強盜闖進園裏殺人了。」黛玉正拿着帕子哭啼，聽罷驚的站起奔到門外往那邊觀望，卻見赤氣上騰，濃煙滾滾，嚇的哭喊：「紫鵑，快去叫平嫂子把家人都召集起來抵禦強盜！」紫鵑、雪雁慌忙應了去園中叫人。

不多時，賈敕，賈效，賈敦，賈衍，賈珖，賈瓔，賈琛，賈璘，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荇，賈芷都帶了眾奴僕往園中奔去，與賊寇拼殺了起來。黛玉在瀟湘館由二十個小廝護着等候消息。

約半個時辰過後，聽小廝來報，說從西南角門闖入趙姨娘、賈環、錢槐的隊伍和道人幹上了，賈環分散一隊人往園子裏別處搜查財物，又殺死幾個丫鬟小廝。黛玉見家敗人微，眾家人被強盜當作草芥任意作踐，大哭。

紫鵑見他這幾日身心疲憊，面容枯瘦，眼兒腫的老高，也哭了起來。錢槐以前被主子訓過幾回，說他聚賭小竊，懷怨久深，今日得大展拳腳，慶幸可以報仇，逮住賈~~衍~~荇，賈璘，一番踢打痛罵，好不快意欣然，又百般侮辱折磨二人，賈~~衍~~荇，賈璘禁不住他的虐待，哭着討饒。錢槐道：「皇帝年年坐，今年到我家。你們當初多麼猖狂，竟也有今日。哈哈，真乃天助我也。」仍虐打不止。

忽然彩霞同他妹子小霞從那邊過來了，看見趙姨娘，急忙要躲開，偏偏被他們看見了，趙姨娘向二人招手，二人不情願走過來堆笑着對趙姨娘問好，賈環便問二人可否加入隊伍，二女都笑着應允，又攔眾人道：「他兩個都已經死了，不必打了，往湖裏一扔了事。」錢槐便笑着命人將賈~~衍~~荇，賈璘投擲湖中，只聽「撲通」一聲，二人沉入湖中不見了。

趙姨娘忽見那邊有眾多府中丫鬟、小廝提水救火，要過去亂殺，被錢槐勸住了不解，問道：「錢兄弟莫非動了惻隱之心？」錢槐冷笑道：「非也，園中着了火，蔓延各處，財寶就得不到了。等他們撲滅了火，再把他們斬了不遲。」趙姨娘、賈環都拍着他的肩膀誇他聰明，錢槐心中甚為暢快，也哈哈笑了起來。

彩霞、小霞轉身跑到榮府去了，看到幾處着了火，花木或被踐踏，或被燒盡，庭軒也燒成了殘垣斷壁，都握口哭着往這邊來，一路看見很多小廝丫嬛婆子，並偷偷告訴他們趙姨娘賈環他們現在何處，要他們提防着點。忽然迎面與賈環趙姨娘等~~遇見了~~覯面，賈環喝罵道：「這一會往那裏去了，不見個人影，人多雜亂切不可亂跑。」二女笑着點頭稱是，走到隊伍裏。又見幾個賊寇提溜着來旺婦一家過來，內中便有他的夫君和小子，都跪着哭着求饒，被賈環等捆住了推到一個屋子裏。

彩霞、小霞趁眾人忙亂之際，來至屋內，為他們解開繩索，讓他們快快逃命去，旺婦一家哭道：「當初不該仗勢強娶姑娘，如今不計前嫌尚要救助我等，實在感激不盡。」說罷叩頭而去。然卻驚動了賊人一夥，乎拉拉追將上來，無奈旺婦一家早已逃遠了，只見彩霞、小霞竟在屋內，趙姨娘大喝道：「定是你們兩個小蹄子放跑了來旺一家，還不速速招來。」彩霞見此番難再辯駁，抬頭冷笑道：「真是老天不長眼，我當年在奶奶身邊，每每有什麼好的都不忘給汝留了點子，如今竟變成了歹毒沒人倫的孽障狗賊，真真辜負了我的一片真情實意。」趙姨娘賈環聞言大怒道：「下人竟敢教訓其主子來了，真反了天了，」言罷持劍便刺向二人，可嘆彩霞小霞姊妹雙雙被刺死在地。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回前批：白骨疊重誰人收，新鬼舊鬼聲啾啾。千秋遺恨一捧淚，京邑零落草木朽。】

## **第九十四回 骨肉泯良女落風塵 貴賤失惡奴劫浮財**

~~詩云~~題曰：

繁花落盡葉風~~絮~~階，~~趨榮避危魚~~躲難趨吉衆貫列，

骨肉相剝緣偶幸~~幸偶緣~~，~~淚眼論世情味切。~~末路評世淚染血。

【千秋歲 數聲鵑啼，又見春暮起，馧馞卉萼嬋媛聞，呼卿人夢囈，永難忘，須臾際會侶仳離。猰貐比兵賊，餓民潺湲徙，城壅蔽，情何依，心悒愆尤聚，憤懣千千詞，闃寂時，別鄉夜深軒靜倚。】

話說賈蓉、賈薔帶領一路強賊大叉步朝賈家而來，隊伍正在街上走着，忽然迎面笑嘻嘻走來一女，擺着手兒喬模喬樣喊道：「大哥哥、弟兄們辛苦了，小女子趕來投奔了。」蓉、薔、薛蟠惑然一看，原來是個妖佻女子，乃是多姑娘也。

賈蓉囅然笑道：「此女乃是個虎中美女，淫賤無羞之徒，恰好隊伍裏弟兄們都欠缺娘子，那十二個戲子又傲慢的很，幾十個分一個，他們還挑三揀四的，時時隔氣，此女是個情場使慣了的，一個人可應付諸多，就納歸隊伍吧。」薛蟠不等說完，乜着眼嘻嘻笑着跑上去擁抱多姑娘道：「老相好，想死大爺我了，快做個嘴。」多姑娘果真把嘴迎了上去，又跑至隊伍裏摸摸這個，親親那個，弄的眾人都狂笑不休，個個上來去抓弄於他，多姑娘因丈夫不知去向，無處投奔，故趕來加入賊幫，瞅準機會想撈些便宜，又可填補些淫慾，卻是佳事。

話說黛玉不敢妄自走出瀟湘館，怕與賊寇逢迎，只是問問紫鵑外頭怎麼樣了，紫鵑說：「園子死了不少人，好慘！」黛玉聽了，心有所觸，握帕子頻頻掩泣，對紫鵑道：「那些人不知那來的虎狼心腸，對人這般凶毒，弄的人心裏五味雜陳了。上天有好生之德，百姓沐天地之恩，本應仁德待人，然民眾多逞一時之快，喜好凶暴損折之事，雖有天神地獄因果報應之懼，然又有幾人看見神了，故眾人不信世上有鬼神，因而越發恣意放肆起來，竟有快意之感，施暴於人，己無不適，他人體痛，吾覺甚樂，壞人之倫常，損天物、折美景，煮鶴焚琴，何其快意，何其僥倖，故賊寇多樂於行惡積禍，實乃藐視天神，敗壞倫常，此其一。其二，賊人真的四處作惡，卻自覺阻礙不通，畢竟他人有何罪責，卻遭殺戮，又己方賊友多有死傷，日日覷着敵我死死傷傷，皆非正義，恰是違背天意，善惡正邪，攪在一處，情情恨恨、偏偏相牽，糾結迷惑纏繞心頭，苦痛寂寥無盡掙扎，本欲以暴覓歡，到頭來還是拿了己矛，戳了己盾，卻是何必當初悔亦晚矣。誰說男兒皆聰慧？殺伐者持以正道，坦然自在，行暴者不合禮儀仁義，必然迷惑刺心。」

紫鵑道：「姑娘所說恰是如此，只是這世上未有後悔藥可喫，誰也不能預見未來，歷練多了，心緒也凌亂浸染諸多，又有幾個人知道知難而退見好就收呢。」正在談論，忽見春纖進來道：「平奶奶來了。」黛玉急忙迎了出去，平兒笑着進來，問黛玉身子可好了些，黛玉笑着說好些了，因同平兒商議，把園中眾多族中子弟趁夜從角門放出去，先在外頭避禍多日，等他日家裏太平了，再讓他們回來。眾子弟應允了，都打扮成小廝模樣在半夜往寧府南角門往外走，誰知道外頭埋伏了甚多流寇，抓走兩個，有幾個拚命奔跑，逃了出去，餘下多人仍然回來了，對黛玉說了，根本不好出去，黛玉聽了甚是焦慮，成日傷感落淚，病情愈發加重了。

平兒趁亂由王仁、旺兒及幾個小斯護着，帶着巧姐欲從賈府西南角門偷偷逃出去，無奈早有流寇隱藏門外，只好叫人找了軟梯翻牆過去。此去投奔的地方，平兒早就暗暗盤算好了，就是離府不遠莊子上姓周的一個地主，其人家資殷實，雖是一介鄉紳但極通文墨，風雅不俗，早年就與賈政相契合，並有一子，名周新賢，愛如珍寶，自小喜讀聖賢書，整日舞文弄墨，小名世示，文采極好，本欲求取功名，可惜時值末世，難以施展一身才學為國分憂，每日家~~唉~~咳聲嘆氣無可如何。周鄉紳因見巧姐年歲與其子相近，也曾向政老暗明此意，無奈賈璉自視甚高，不找個王孫公子誓不罷休，從未把個土財主放於眼裏，只能作罷。因時下淑德賢良女子越發難尋，其子自今仍未娶親。此事政老與鳳姐說過，故平兒知道底裏，如今賈府遭難，平兒便想到周家也是巧姐個好歸宿，便帶着巧姐，搭上軟梯，王仁先攀看上去，意欲牆外接應巧姐。

話說趙姨娘、錢槐一夥在園中遭逢一路人馬，乃是柳湘蓮、冷子興率領的道人及強梁匯成的隊伍，都是為賈家餘財而來。兩派在園中打的昏天暗日，一時分不出伯仲。

賈蓉、賈薔帶另一路強賊在院門外尚未入進，推門久久不開，從門縫裏一探，看到已被重重石頭堵住。正在叫罵，忽聽園內殺聲震天，似有千軍萬馬在裏邊征戰，都甚為詫異。賈蓉道：「定是趙姨娘那起狗賊在裏面混攪，此時進去未必得益，不如撤了回去，等他們都散了再來不遲。」忽見牆頭上慌慌張張翻下一人，背着包裹，拿着軟梯，認出是鳳姐之兄、巧姐之舅王仁，忙命眾賊把他揪了過來。

王仁嚇得渾身發軟，兩腿打轉，哭道：「蓉哥兒，念在偺都是親戚，就放了我吧！」賈蓉笑道：「放你也不難，你只把家裏銀錢所藏何處交代的清清楚楚，就沒你什麼事了。」王仁道：「我那裏知道？須問老爺太太們。」賈蓉道：「那我留你也沒有用了，就殺了吧。」王仁大罵道：「孽賊！你就想着偺家的銀錢，連骨肉親情都不要，你還是人嗎？」

忽聽牆頭上有人哭喊：「舅舅，我下不來了，快來幫忙！」眾人一看，只見旺兒扶着巧姐騎在牆頭上。賈蓉心內一動，喊道：「哥哥救你下來！」於是叫幾個弟兄過來，在他們耳邊低語一陣，這幾個賊寇過來道：「你騎我肩膀上，一個摞一個，去把人救下來。」於是眾位人摞人把巧姐救了下來，旺兒也要下來，被上頭的那個人偷偷一推，旺兒在牆上站立不穩，一個跟頭栽了下來，摔的七竅流血，蹬了幾下腿就一命嗚呼了。

巧姐哭着要過去救他，賈蓉笑道：「他傷的這麼重，你過去也無益。」因喊道：「你們過去把他抬走找人去救！」過來兩個賊答應了抬了旺兒走了。一時平兒也翻過牆來，看到巧姐與賈蓉在一處大驚，叫王仁搭好軟梯，順着王仁搭好的軟梯下來，摟着巧姐呵斥賈蓉不要亂來。

冷子興、柳湘蓮的隊伍和趙姨娘、錢槐一夥血拚多時，因佔不了便宜，只得從東南角門撤了出來。趙姨娘、賈環忽然看見有二十個小廝護着嫣紅跑入賈赦院內，忙命人去追。嫣紅讓小廝趕緊關上院門，不曾想卻見眾賊追了過來，暗暗叫苦。

眾小廝都持着刀棒用身子頂着門，眾賊在外面撞門不入，大罵不止。嫣紅忙命其內十人在院子裏，裏間找東西往外拋擲，以圖砸到牆外之賊。這十人有的捧着花瓶，有的捧着花盆，有的拎着椅子都往牆外扔去，只聽外面一聲慘叫，嫣紅冷笑道：「快去找愈多的東西去，勿讓狗賊進來了。」自己也到裏間搬着香爐過來遞給小廝。

賈環、錢槐這一回學精了，都往後退了好遠。趙姨娘道：「叫他們砸吧，把屋子裏東西砸完了，我還拿什麼來投！」

有小廝從牆洞裏看到眾賊躲的遠遠的，忙過來告訴嫣紅道：「奶奶，不好了，他們都退後了，砸不到了。」嫣紅聽了甚為心焦，忙到後院來察看，卻見牆頭足有兩人之高，難以攀爬，又聽牆外有人低語，喫了一驚，急忙趕往前院來。只見那十個小廝仍在用身子頂着門，另十人正喫力推着一個大缸滾到門邊。

嫣紅忽見牆上露着一個人頭，唬的叫了起來，兩個小廝忙用花盆投擲，把那人又逼了回去，誰知後牆也爬上兩個人，順着牆身跳了下來。嫣紅忙令四個小斯上去和二賊搏鬥，二賊揚着刀喊着奔了過來。小廝忙讓嫣紅躲裏間去，嫣紅無奈，只得進了賈赦書房。牆上爬來的賊越發多了，漸漸的~~積~~爬了二十人之多。眾小廝和諸賊吶喊着拼作一團。

一番廝殺過後，院門被撞開，趙姨娘、錢槐、賈環也帶人闖了進來。這二十個小廝不是諸賊對手，都被砍死在地。錢槐與眾賊闖入各房尋找嫣紅，不多時奔入賈赦書房，都擁了過去。錢槐等持刀走向嫣紅，只見嫣紅也不躲閃，站在桌邊冷面低頭不語。良久，一賊持劍刺向嫣紅，嫣紅倒了下去。【又一個薄命裙釵，嘆嘆】

趙姨娘、賈環見嫣紅已死，舒了一口氣道：「又死了一個主子，這回好多了，家裏就剩姓林的一個了，好對付的很。」錢槐笑道：「嬸子依侄兒一事，侄兒感激不盡。」趙姨娘道：「什麼大不了的事，只管提出，嬸子都依你就是。」錢槐道：「侄子以前看中柳家的五兒，可惜他命短病死了。如今侄子又看中一人，望嬸子成全。」趙姨娘道：「怎麼婆婆媽媽的，趕快說了吧！要娶誰，都答應了，正立等着往那邊去呢。」錢槐笑道：「侄子想娶着姓林的。」賈環聽了不高興了道：「什麼人不好，偏看中他，我煩他！」錢槐道：「林姑娘那容貌世間稀有，侄子迷得了相思病呢。」趙姨娘道：「好了，好了，答應你了，馬上就告訴兄弟們知道，若見了姓林的，要他們留下活口，不可動毫毛就是了。」錢槐道：「就是如此！」於是眾賊又趕往瀟湘館來。

~~□□□□□□□□□□□□□□□□□□□□□□□□□□□□□□□□□□□□~~

~~□□□□□□□□□□□□□□□□□□□□□□□□□□□□□□□□□□□□~~

~~（按：缺失一頁文字）~~

卻說平兒攙着巧姐與幾個小廝不停趕路，路遇一群逃難的百姓帶家攜口，灰頭土臉急匆匆亂走，忽聽一片聲喊：「賊兵來了，大家快逃啊！」唬得平兒、巧姐與幾個小廝慌慌張張往村里跑，漸漸地天色黑了，平兒等黑影裏不顧地勢高窪，跌跌撞撞躲到烏黑的一個破廟裡。忽又有兩個人躲將來，說道：「戎羌在城裡殺人如麻，人山人海都在躲避，境況唬人，眼看着就要殺到這裡來了，幾位還是快跑罷，這裡如何藏得人？」又慌慌的出去了。平兒聽見，大為驚懼，巧姐不覺踧然哭道：「二娘我好怕。」平兒急的沒法，只得聽天由命，暫在廟裡將就一夜，一時巧姐餓了，平兒掏出乾糧給他吃了。天色剛明，平兒就把巧姐從草垛里叫醒，小廝也醒了，從裏屋出來，五個人急忙趕路。一路走來，所見皆是房屋毀塌，道傍死屍比比皆是，令人心傷。五人走了十幾里，離城遠了，畏懼稍減，只見雖是春季，因多年大旱，地裏遠遠望去莊稼枯黃，草樹蔫萎，幾個鄉婆子彎腰在剜着野菜。平兒巧姐與~~幾~~三個小廝急匆匆走着，不敢頻言。路上走過幾個村童訝然打量他們，皆不敢上前盤問，因世道不寧，誰都不肯惹是生非。平兒等正在行路，卻見後面急促奔來十幾個拿刀拿劍之人，唬了一跳，匆忙往小路跑來，誰知那些人跑的甚快，不大會子趕上來了，都吆喝道：「這回看你們往那裏逃。」

眾賊人便一擁上來把平兒巧姐等圍個鐵桶一般，平兒護住巧姐大喝道：「朗朗乾坤，賊人竟敢攔路搶人，眼裏還有王法嗎，你們就不怕天打雷劈麼？」眾賊人聞聽不由得一遲疑，忽見趙姨娘、賈環同一夥人從那邊來了，大罵道：「你們這些耳軟心善的，還不上去把他們綁了。多虧小六在那邊哨探住了，認出是榮國府的人，不然那有今日。」不由分說上來便要抓人，小廝奮力保護平兒巧姐，與賊人一番拼殺，皆被亂刀砍倒在地。有四個壯漢上來便把平兒巧姐二人捆綁了，一賊嚷道：「快帶往嶽神廟看押。」

趙姨娘、賈環素來對鳳姐懷怨，一路命令眾賊對平兒、巧姐又踢又打，狠毒折磨二人，平兒盡受毆打虐待，面色紅腫，哀求道：「各位兄弟，求求你們不要打巧姑娘，他還年幼，要打就打我罷。」那裏有人聽他的，仍是一路揉搓推搡趕往嶽神廟，早有錢槐等在門口嘻笑道：「逮着個主事的，環三爺頗有本事。」賈環得意揮揮手，眾人進了廟裏。

寶玉正被捆綁着縮在牆角，猛然看見平兒、巧姐也抓了進來，大哭喊道：「你們這些挨天殺的，連小姑娘都不放過，趕快放人，我和你們拼了！」扎掙着起身，被幾個賊人按住了，朝臉就是幾拳，打的腮紅頰腫，低頭慟哭。眾賊擁了上來，把平兒、巧姐圍着，你掐一下、我捶一下，笑着折磨取樂，巧姐頭髮凌亂，被人生生拽掉一撮，疼的大哭，平兒繃著臉不語，任他們虐打，耳環被人一把扯掉，耳朵滴下血來，一賊揮拳對着平兒面上一陣雨點打來，寶玉扎掙着起身哭喊不停，被賊人死死按住，平兒被人推倒在地，眾賊上去笑着踩踏，賈環笑道：「給我往死裏打，真是大快人心。」

平兒又被拽着頭髮拉了起來站着，一賊拿刀在他臉上劃了幾刀，血流如注，平兒罵道：「那裏來的餓不死的野狗雜種，要動手就快點，別磨蹭了。」賈環道：「就依他說的，捅了他。」巧姐驚恐哭喊不停，不覺暈倒在地，被人拽到一邊。幾個賊人圍着平兒，持刀往其身上狠命捅了幾十刀，平兒倒地而亡。

寶玉瞪着眼睛看平兒被殺死，腦子「轟」了一下，自言自語道：「天底下竟然有這樣無情的事，世人竟比豺狼猛獸還要凶殘。」忽然又哭又笑，不知咕噥着什麼，不覺撲倒在地，昏了過去。幾個人把他拖到後院去了。賈環、趙姨娘看巧姐昏倒在地，笑道：「誰叫你生不逢時，生在官宦之家。」使眼色要人把巧姐弄死，忽然聽見有人嚷道：「趕快住手，不可胡來。」趙姨娘、賈環轉頭一看，只見一個老嫗顫顫巍巍同兩個人進來。

原來是劉姥姥同賈蓉、賈薔進來了，頗為喫驚。錢槐道：「好大的膽子，竟敢闖入偺們隊伍裏來了。」趙姨娘笑道：「偺們可是死對頭了，來人，把他們都亂刀砍死。」賈蓉厲色道：「住手，你們看看外面是什麼。」趙姨娘等往外一瞧，只見黑壓壓一片都是人，怒道：「想打還是想求和，說罷。」賈蓉道：「今日偺們不是奔着打殺來的，只求你把巧姑娘放了，偺們立等就走。」趙姨娘笑道：「他與你們什麼好處，要這樣拚死救他，這位劉姥姥我也見過，你怎麼也攙和進來了。」劉姥姥顫顫巍巍道：「我是路過此處，看見你們隊裏有俺們莊子裏的幾個鄰居，聽他們說巧哥兒被你們抓進來了，我就來了，求諸位發發慈悲把他放了。」趙姨娘笑道：「又一個知恩圖報的主，你說放人就放人，說的好輕巧。」賈環看外面人多，對趙姨娘道：「罷了，罷了，母親就放了他罷，來日方長，又不在這一時。」趙姨娘點頭應允了，揮手要眾賊放人，賈蓉、賈薔上去攙扶着巧姐，同劉姥姥出去了。

趙姨娘詫異道：「賈蓉、賈薔這樣幫劉姥姥，敢是劉姥姥給了他銀子？」錢槐笑道：「誰見錢不親，一定是劉姥姥用錢求他們了。」賈環命人把平兒屍首抬野地裏埋了。

劉姥姥看巧姐昏迷不醒，拭淚哭道：「好狠毒的賊寇，把人打成這樣。」賈蓉、賈薔道：「姥姥放心，巧姐就交給我們了，你老人家也該回去看看了。」劉姥姥對賈蓉、賈薔道：「你們都是他的親哥哥，我把他交給你們了，那邊還有幾個鄉親叫我一同趕路呢。」說著告辭同兩個村民走了。

不多時，巧姐呻吟着醒過來了，看見賈蓉、賈薔，唬了一跳，賈蓉、賈薔笑道：「巧兒可醒了，是我們救了你，偺們快趕路罷。」巧姐抽泣道：「多謝哥哥搭救，他們怎麼輕易放人了。」賈蓉、賈薔笑道：「我們路過那裏，看見他們要置你於死地，就花了銀子把你救出來了。」巧姐感激涕零，又哭道：「二娘怎麼樣了，我好害怕。」賈蓉低頭嘆了一口氣道：「他被亂刀刺死了，他們太歹毒了。」巧姐聞言放聲大哭，賈薔急忙止道：「到處是他們的人，別叫他們聽見了，偺們還是趕路罷。」

巧姐只得忍住哭聲同他們匆匆趕路，心想：「他們倆的話也頗多疑，怎麼花幾個錢就能救人出來，好生奇怪，罷了，先安頓了再說。」三人走了一會歇歇腳，巧姐道：「如今我有了危難，哥哥一定要幫我，當初娘親給了你們多少益處，你不幫我就不對了。」賈蓉笑道：「怎麼不幫？叔叔嬸嬸已託我們給你找個好婆家。就在城東的渡口一帶，家裏你是回不得了，不如現在就跟偺們去那裏，把你交給你的婆婆吧，你婆婆家是大富人家，這回巧妹可遂心了吧？」巧姐不覺紅了臉道：「家裏我沒法回去了，你帶我去吧。」

賈蓉、賈薔便將巧姐帶回城外的城隍廟裏，叫眾賊去給巧姐端喫的來，又擺了一桌酒菜招待王仁。巧姐在裏面餓的不輕，狼吞虎咽的，一賊笑道：「小姑娘生的着實俊俏，能賣個大價錢。」巧姐怒瞪着他道：「你胡說什麼，看我不告訴蓉哥哥去！」那賊忙道：「我是頑笑話，姑娘別生氣。」巧姐噘着嘴把頭扭到一邊。那邊賈蓉一邊夾菜一邊囑咐王仁道：「你帶了巧姐到瓜州去，在那西岸渡口有個紅香院。你把這信箋交與鴇母，他就知道了。我沒有工夫去那裏，這邊還有事。若派了別人去，怕是巧姐也不相信他，他就信你這個當舅舅的。」王仁接了信箋，笑道：「蓉哥就放心吧，交給我了。」賈蓉道：「就怕你取了錢就不肯回來了。」王仁笑道：「到處兵荒馬亂的，我能去那裏？我又不傻，回來同兄弟們一同打天下，可不比四處流浪強，再說你還分我些不是？」賈蓉笑道：「明白就好。」王仁喫飽喝足，抹抹油嘴，起身便到裏面找巧姐道：「巧兒喫好沒有？舅舅帶你去瓜州見你婆婆去。」巧姐紅了臉，也不說話，只是含笑點頭。王仁便帶他出了城隍廟，賈蓉已安排一賊駕了馬車在門口等着，賈薔也裝模作樣笑着和巧姐揮揮手作辭。巧姐含淚坐上馬車向蓉薔擺手道：「哥哥要常來看我啊。」蓉薔笑了笑轉身回廟裏去了。趕車的一揚鞭子，馬車飛馳而去，一路揚起漫天塵埃。

且說王仁帶着巧姐在路上奔馳了幾個時辰，到天色暗了纔來到金陵津渡瓜州渡口。只見潮落月起，煙籠夜江，遠遠有幾點星火人家，秦淮河畔停着畫舫，舫上燈火通明，時時傳來官客歌姬的狂笑。【怎不聞《後庭花》曲？可嘆！】馬車過了朱雀橋，來到了州南一條街道，在偏僻的烏衣巷停了。趕車的叫王仁、巧姐下了馬車，說要回金陵城隍廟，先坐上馬車走了。王仁帶巧姐往巷子深處走來。只見有幾個門庭掛着通明的大紅燈籠，裏面嬌笑浪叫不斷。有兩個客官一人扒着一個濃脂艷粉的女子大笑着出出進進。巧姐見狀不妙，扎掙道：「舅舅怎麼帶外甥女到這污濁之所來了？」王仁笑道：「到裏面找一個熟人就出來。」巧姐疑惑着往後退了兩步道：「那舅舅先進去辦事，我在外等着。」王仁不耐煩道：「這閨女怎麼連舅舅也不信了？你在外等着，那些客官看到了還把你拐走呢！」不由他多說，硬推着往院子裏來。

裏面停着些車馬，有幾個挺胸疊腹的錦衣客官在追逐歌女。巧姐驚恐着藏在王仁身後，被他帶到裏面，與鴇母見了。鴇母上下打量了巧姐半天，又摸了摸下巴，笑道：「是個上品貨，還未有破瓜，值些銀子。」於是付給王仁四百兩銀子，又安排了客房讓他住了，叫了個女兒陪他，明日再走。王仁喜的渾身痒痒，心兒裏卻似蟹兒亂爬，抓住妓兒就要親個嘴，被妓兒笑着打了兩下，拉他要往樓上去，巧姐被兩個壯漢生拉硬拽往後院裏去。

巧姐一邊哭喊一邊罵道：「好個狠心的舅舅，把外甥女往火炕裏推。還有那兩個奸詐的哥哥把我賣了這裏來，還算甚麼一家子骨肉！」鴇母呵斥道：「你是我幾百兩銀子買來的，就得聽話。不然弄瞎你的眼，嚎什麼嚎，死了爹媽不成！」一腳踢到身上，巧姐不敢吱聲，被拖到後面受訓教去了。可憐豪門千金，家亡勢敗，被狠舅奸兄拐賣，從此淪落風塵，玷污清白，可悲可嘆！【鳳姐璉兄若地下有知，不曉該作何感想。癸酉九月夜窗淚筆。畸笏】

話說黛玉見寶玉被賊寇掠走，生死不知，派了幾個人去外頭查問，也不見人回來，不覺心急如焚。忽見賈環之鬟彩雲在門口探探頭，不覺喫了一驚，以為賊寇已打了過來，慌忙站了起來。紫鵑命小廝把彩雲抓了進來。彩雲流淚道：「林姑娘，我是來給你報信的，趙姨娘已經在村裏把平姑娘殺死了，姑娘快跑吧。我是趁他們不注意纔趕來的，我就是死了也不跟這些賊寇為伍。他們都不是好人，我情願來護着姑娘。」說完淚落如瀉。

黛玉聽他說平兒已死，不覺昏了過去。紫鵑等忙把他扶起，攙到炕上。半天，黛玉纔「哇」的哭出聲來道：「這回可好了，主子就剩我一個管事的了。你…你們快去跟強盜拼了，我也不活了。」紫鵑、雪雁都哭了起來。再看黛玉這幾日飲食懶進，都瘦成一把骨頭了，早起頭兒也不梳，鬢髮散亂，一直哭到現在，目光也獃滯着，都心如刀割，哭的更凶了。

彩雲見屋子裏只是啼哭，沒人理他，也流着淚跑了出去，跑到榮府，正見趙姨娘、馬道婆領眾賊在鳳姐、王夫人院內翻找東西，忙迎上去道：「我來報個信。姨娘，林姑娘已經翻牆跑了，偺們是不是到外面去追？」趙姨娘扇了他兩記耳光道：「喫裏爬外的東西！撒謊騙主子，環兒過來，打他一頓！」馬道婆咬牙冷笑道：「象這樣的叛賊應亂刀砍死。」趙姨娘果然奪過一賊的劍把彩雲一劍刺死，彩雲哀叫幾聲倒地而亡。【他竟有這樣心胸，肅然起敬。】趙姨娘、馬道婆正在翻找首飾，忽見一賊進來道：「那邊來了一隊人馬跟偺們的人幹上了。」趙姨娘、馬道婆忙跑出去尋看，只見有一隊人馬來歷不明，正揮刀砍向自己的人，見起來勢凶猛，自己的人都招架不住，忙喊了賈環、錢槐先撤出園子就搬救兵。賈環、錢槐只得罵著領眾賊撤出園子，仍往嶽神廟去了。

原來馮紫英因見賈家遭難，忙領着朋友和一群官裏的軍卒前來搭救，與衛若蘭等奮力殺寇，一時取勝，趕回瀟湘館向黛玉報喜。黛玉聽了也欣喜不已，只是一想起寶玉又哭了起來。只見賈芸、小紅夫妻倆進來道：「奶奶休要多慮，偺這就去外頭打探寶二爺的消息，再設法把寶二爺救出來。」黛玉道：「就有勞二位了。」

小紅因父親被賊寇殺死，發誓要取了他們狗頭為父報仇。他與賈芸已成婚半年，此回賈府蒙難，夫妻兩個也出了心力。

黛玉一心想知寶玉下落，忙命二人出園門到城外打聽去了，一時胡亂喫了晚飯，看了些書，就躺下睡了，紫鵑也依枕睡著了。

黛玉翻來覆去睡不着，擁被坐在炕上，望着窗屜發怔，輕輕下得炕來，走到窗邊，打開窗子，只見銀河耿耿、明月清朗，春夜寒氣侵人，露溼草深，~~秋氣日深，~~頓覺渾身發涼，望着迢迢銀漢，模糊幾顆星兒，心內愈發感傷，輕輕踱步披了衣裳坐到桌邊，又從抽屜裏翻出兩個帕子，看到上面寫着三首詩，乃是又想起那年的事來，不覺拿着帕子滴下淚來，心想：「寶玉不知此時身在何處，那些賊寇不知怎樣對他？」越思越痛，竟伏案抽泣了起來，驚得鸚鵡也□動翅膀叫道：「姑娘，喫藥罷，姑娘，喫藥罷。」那邊紫鵑早已驚醒，披着衣裳過來服侍，急切問道：「姑娘怎麼哭了，已經是亥時了，穿的又這麼單薄，仔細不要受了風了，快躺下捂着。」黛玉拭淚慢慢的走到炕邊，眼裏仍是淚珠兒不斷，紫鵑知他是挂念寶玉，也止不住掉下淚來道：「我也不知怎麼勸姑娘，這失眠之症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又每日眼淚不停，只是要姑娘好生珍惜身子，夜深了，姑娘安歇了罷。」黛玉聽從躺着，看紫鵑去睡了，自己仍是憂心炳炳，一夜不曾安睡。

黛玉因見平兒已死，只餘自己一個支撐局面，不免心急如燒，待下人未免草率苛求了些。半夜三更也催着眾奴僕起來在園子裏等着抵禦賊兵。想賈府勢敗人亡，只有一個裙釵勉強維持，黛玉既非男兒，豈有領兵之道？心慌意亂，只是瞎指揮，剛愎不明，只是一意孤行，又多疑心窄，故不得人心。那些下人見他是閨閣弱質，賈家又勢敗無望，都不肯聽他指揮，只是貪生惜命，懶散無為，一心想着逃出園子自便，有幾個跟黛玉頂撞了起來。黛玉女子家不免又生氣叫小廝打了他們一頓。他們就私下造謠，說賈家已無指望，都說黛玉待人刻薄狠毒，說了黛玉不少壞話，漸漸的越發有更多的奴僕都不肯聽黛玉指示了。只有個別丫鬟小廝還聽着些，但也是少數人罷了。【可嘆顰卿不通戰事又妄加指揮。若阿鳳、賈政、賈璉、探春猶在，賈府何慘敗如此？嘆嘆！畸笏叟】

黛玉見勢單力薄，不得人心，更發了狠，心急之餘更刻薄起來，白天黑夜也不停的哭，淚亦殆盡。

馮紫英、衛若蘭守在園裏蟄伏不動，等着禦敵。鴛鴦在園中冷眼察看多時，覺的賈家已無指望，自己也私下拉幫結派，偷偷籠絡了一夥奴僕丫鬟，待機而行，等賈家滅盡，就揭竿而起，佔了賈家地盤，自己好稱主子。只是見幾路人馬來襲，不好插一杠子，先讓他們鷸蚌相爭，自己好漁翁得利，故不讓自己的人動手，只靜觀其變。

且說冷子興、柳湘蓮帶賊寇復又闖入賈家廝殺。任人怎麼說，只一口咬定賈府尚有財物藏在某處，不信賈氏豪族不剩一文一厘。馮紫英、衛若蘭見賊寇又來，奮起抗殺。誰知此次冷子興、柳湘蓮帶的人極多，甚而有幾人帶有槍彈，馮紫英、衛若蘭暗暗叫苦，拼殺多時，傷亡了諸多弟兄。馮紫英不慎腿部中彈，一瘸一拐由友人護着從西南角門撤了出去，不敢再來，一時也下落不明。

賈敕，賈效，賈敦，賈衍，賈珖，賈瓔，賈琛，賈璘，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菌，賈芝，賈荇，賈芷見狀不妙，忙帶眾人拚死抵抗。幸好衛若蘭連夜趕回衛府又帶了一干子弟和一些槍彈回到賈府，又把賊寇打退出園子。黛玉急忙令人將各處園門堵死，牆頭上都插上蒺藜。

且說小紅、賈芸來至城裏打聽寶玉下落，卻見城裏空無一人，都關門閉戶的，也找不到人問。正在焦慮，忽見瘦子、王短腿牽着馬從巷子裏探出頭來，忙招手喊了一聲，向二人走去。瘦子、王短腿這幾年做了不少生意，也換了幾樣，都因世道不興而賠了不少，此回正要帶了家人藏往深山躲避戰亂，忽見賈芸、小紅走來，都笑道：「芸兒從那裏來？」賈芸便問二人可知寶玉下落。王短腿道：「這個倒是不知，想以前偺們去他那府裏借銀，他家的太太也不嫌棄，施捨了不少東西給偺。如今他家遭了難，偺也該知恩圖報，出點力幫着些。這樣吧，我跟瘦子去西北角打聽，你二人往西南去問。偺們分散了走，到了晚間就在我家聚了可好？」賈芸道：「多謝王哥幫忙，芸兒不勝感激。」

王短腿又把馬匹牽回巷子裏自己家中，同老婆兒女說了，要到城外去找寶玉下落。他老婆女兒都埋怨道：「你是不要命了，去管這閑事，偺們還立等着逃走呢，怎麼又冒死去找強盜的住處。」王短腿道：「偺只是打聽着寶二爺關在那裏，就不用多管了，又有什麼！」王妻想着當初得了賈家不少恩惠，也不好意思答應了，只是催他快些回來纔是。王短腿便與瘦子往城外來。

且說賈芸、小紅走在城西南，忽見路邊匆忙走着一人甚是眼熟，仔細一看，原來是芳官挎着竹籃，籃裏擱着野菜，心想：反正也問不着人，不如見一個問一個，也許就有線索了。」乃笑着走上去道：「芳官！」芳官回頭一看，認出是賈府的人，乃道：「小紅姑娘怎麼亂走動，現今到處都有殺人越貨的，你就不怕？」小紅笑道：「那你怎麼出來了，你竟不怕？」芳官冷笑道：「我怕什麼！我們十二個都有人護着，誰都不怕。」賈芸、小紅聽他說的奇怪，乃道：「不妨說來一聽。」芳官道：「現在誰不找出路，我們已經跟柳二爺加入幫裏了。就在那邊一個庵堂裏住着，不怕你笑話，庵裏還住着好多男人，都是偺們的兄弟。二位何不加了進來，大家一起幹。」賈芸道：「正有此意，只是大仇未報，也沒心思入會了。」芳官道：「你和誰結了仇？」賈芸道：「是賈家的寶玉，以前屢次欺負我們，真想取了他的狗頭。」芳官笑道：「我知道他在那裏」話未說完，頓覺不妥，忽然又停下來打量二人半天，又閉口不提了，轉身就走。

賈芸、小紅忙追了上去，問個不住，芳官一句也不說，仍是不住行走。賈芸、小紅見他不理不睬，只得停下腳步，任他走遠了。賈芸道：「他一定走不多遠，這邊有個尼姑庵，旁邊那多遠有個嶽神廟。我以前來過，偺們就探庵一問，可能寶玉就關在庵裏也未可知。」小紅道：「這回可有線索了，立等就去。」於是二人往庵堂走來，走了好大會，只見庵門口守着幾個賊寇拿着大刀站着。二人也不顧生死，一直走了過去。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五回 水月庵齡官撻賈薔 嶽神廟茜雪慰寶玉**

【吾擬一回目「醉金剛風雨行俠義 癡丫鬟危難獻忠貞」，可作篩選。松齋】

【回前批：寂寞誰人同蜃海？蕩滌囂世喜與哀。我思塵古我亦匿，上古桃花舜世開。】

~~詩云~~題曰：

~~黃巾電掃苑已暮，哀弦一曲向誰訴？~~黃巾電掠苑已暮，惡世紛爭似魏吳。

~~天地變幻敵我用，人情反覆鬟救主。~~變幻敵我或堪用，人情反覆救前主。

話說賈芸道：「這兒不遠有處水月庵，緊鄰地藏庵也蚡聚住滿了人，路人都說，圓信大師前些日阻賊論理，喪命賊手。離水月庵一里之外有處嶽神廟。往日我外出買香料多次經過，故而很熟。這一帶十分荒涼，沒有幾處人家。芳官定是和賊寇住在這尼姑庵了，偺們去打探一番。」

走不多遠，忽見遠遠走來兩人，與他二人打個照面，仔細一看，不是別人，卻是倪二和一個面善的丫頭，一時也想不起叫什麼。小紅道：「這個不是寶玉屋裏的茜雪嗎，已被寶玉趕出府裏多年，怎麼跟倪二走在一塊？」

原來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時時混跡於賭博場，專管打降喫酒。近年因世道不興，幾處場子都關了，他也不知了下落。今日竟偶然巧遇，倒也意外。茜雪自從被逐出賈府，往恆舒典當鋪當釵環，遇見同街的倪二是個仗義疏財的漢子，同他訴了遭遇，倪二生了憐憫之情，要他有了難處去找他接濟，二人日子久了就常來往了。茜雪時時在街上賣些菜果度日，倪二見有惡霸欺凌他了，就上前助他一助，茜雪尚未出嫁，拜了倪二乾哥哥。因近年天災人禍不斷，地裏收成不好，茜雪也進不到菜果去賣，只好替人做些零活。

倪二大笑着迎上來道：「敢是芸兒不成？多年不見了，這又是去往那裏？」賈芸道：「倪大哥從那裏來？那年多謝你借我十五兩銀子，小弟纔解了燃眉之急。大哥真俠義心腸也。」倪二笑道：「不算甚麼。哥哥我要到城裏辦件急事，回去偺們擺了酒菜好好聊。」賈芸道：「那就不妨礙大哥了。」倪二和茜雪急急走了。

賈芸、小紅仍往前邊趕路，不多時果見一庵，便和小紅信步走來。那幾個看門的強賊都持着刀眼神凶凶的迎上來道：「從那裏來的，幹什麼的？」上來便要抓人。賈芸急忙笑道：「我們是來找人的。你們庵裏有叫芳官、藕官、齡官的沒有？我是他們的老鄉，來探望他們。望各位大哥行個方便，容我們進去找找。」那幾個聽了都道：「這裏頭可都是幫會，是要殺人的，你們就不怕被人搶了傷了？」賈芸笑道：「俺們就是投奔你們來了，是芳官他們引薦的，快叫了他們出來和我們一見，我們好好說。」那幾個賊聽他說的合乎情理，忙叫其中一個進庵裏把芳官等叫出來。

賈芸、小紅稍等片刻，只見芳官、藕官、葵官、荳官、艾官走了出來。一見了他二人，愣了一下，都轉身要回去。賈芸、小紅急忙趕上去笑道：「諸位混的威風了也不理老鄉了，也幫襯幫襯偺們。」藕官忒斜着眼道：「可是胡說！我們和你們又不熟，只是認識而已，談何交情呢？」小紅笑道：「看在認識的份上就幫幫偺罷！偺是誠心來投奔眾位大哥的，討碗飯喫，諸位就忍心看俺夫妻倆餓死？」門口那幾個都笑道：「既然你們認識，他們又誠心來投靠，就讓他們進來罷。」芳官道：「你那裏懂的，他們是為什麼而來，只怕是不是來救人的還不好說呢。」賈芸、小紅都道：「姑娘這真是冤枉我們了，我們真來討碗飯喫的啊。」葵官、艾官不耐煩道：「好了好了，就讓他們進來罷，又能喫了誰，怕他們做甚？」

賈芸、小紅道了謝往庵裏走來，只見裏面站着、坐着、躺着一大片賊人，都在嘻嘻哈哈打鬧。一見了賈芸、小紅進來，都不認識，瞪着眼擁上來問道：「他們是做甚的？」艾官道：「是來投奔偺們的，有什麼稀罕的！」那些賊都笑道：「我們只稀罕你們十二個，晚上要服侍殷勤點，別挑挑揀揀的，叫弟兄們埋怨喫醋。畢竟僧多粥少，眾姑娘就將就點罷，男人不還是一樣！」芳官吐了一口道：「也不撒泡尿照照什麼德性，就這獐頭鼠目的還想和本姑娘好，連門也沒有。」眾賊都笑道：「不依就強來，看姑娘們怎麼躲來。」芳官幾個氣的舉手要打，被他們閃開了，只得往裏面來。

賈芸、小紅跟了進去。芳官道：「那後院有個廚房，你們先進去洗碗涮碟去。等柳二哥、冷大哥回來了，我再和他們說你們的事。」賈芸、小紅都笑道：「那謝謝諸位了，俺們這就去洗碗。」芳官便帶二人來到廚房，對裏面兩個洗碗的小尼姑道：「你們可以歇着了，叫他二人洗罷。」二尼求之不得，起身走了出去。芳官也往那邊去了。

賈芸蹲下洗碗，叫小紅到四下裏探探。小紅會意，輕輕放慢腳步往院子裏來。忽然聽見那邊有人喊：「柳二哥、冷大哥回來了，都倒茶去！」小紅透過窗子打量，只見柳湘蓮、冷子興領一個人進來了，不是別人，正是賈薔，不覺唬了一跳，心想：「叫這狗賊看見我和芸哥可就糟了，前兒在園子裏一戰，我們打過照面。若就這樣走了，難探出消息，他又看不到我這裏，不妨先聽聽他們說些什麼。」只聽冷子興笑道：「薔兄弟日後就跟偺們一塊幹了，有難同當，有福同享。」賈薔笑道：「小弟遵命。」

忽見芳官進來道：「薔大哥，有人找你，叫你去一趟。」小紅嚇了一跳，忙往樹多的地方藏，不覺找到一處葉稠枝繁的茂樹草叢，蹲了下去。忽聽旁邊屋裏有人道：「等那個沒良心的負心人進來了，偺們都上去拿樹枝敲他。」有些不解，抬眼往窗子裏一望，只見芳官引賈薔剛進了庵堂裏，忽然從觀音像後面跳下來十一個女子，都拿着樹枝道：「薄情人，喫我等一打！」賈薔嚇的用手護着頭要逃，忽見齡官含淚罵道：「我為你癡情守候甚苦，卻換來薄情人的拋棄，今兒不打你不能泄恨。」十二人都上來舉樹枝打來，賈薔道：「何出此言，不過幾日不見而已，談甚拋棄，日後我們仍可以卿卿我我，有話好說。」齡官執意要打。賈薔抱頭竄出庵堂，往柳湘蓮那兒跑來。

冷子興笑着走來拍手道：「好一段風流佳話，羨煞人也。」賈薔沒好氣道：「冷兄何時學會說風涼話了，女人家很煩的。」【前回齡官用樹枝劃「薔」劃的是濕地也，本回直劃賈薔自身，不覺一笑。】冷子興笑着引他進屋一敘。

小紅蹲着正要挪動，忽聽芳官道：「便宜了這行子了，偺們待在這裏也沒有好結果，白白的叫男人佔了便宜，不如到嶽神廟裏把寶玉劫了，與偺某一個成了親，也好接管他們賈家的家院。」又聽藕官笑道：「我們不去，你去罷，你喜歡寶玉就明說，幹嘛轉着彎兒說我們。」芳官道：「呸！你們別裝正經人，那一個沒有算計過和寶玉結姻。」

小紅聽了，心內一驚，暗想：「原來寶玉關在嶽神廟，今兒沒有白費，終於查了出來。」急忙離了這裏，往廚房去告訴賈芸知曉。

賈芸聽了，把碗一扔，急忙走了出來，和小紅往庵外走去，守門的見他二人出來了，都道：「又上那裏去？」賈芸笑道：「回去拿禮物孝敬冷大哥去。」二人走的飛快。看門的不以為然，依舊說笑打鬧。

賈薔進了內堂，冷子興見他拿帕子不住拭汗，笑道：「薔兄弟不必憂慮，為兄這就過去勸那幾個妮子去。不管怎麼樣，偺們的人可不能自己跟自己鬧起來，和為貴嘛。」一語未了，忽見芳官十二個進來道：「負心人在那裏，休要逃走。」冷子興忙起身迎上去笑道：「什麼大不了的，那屋裏男人多的是，姑娘們隨便去揀，何必又生事端？偺們可不能學別人家，自己人打自己人，和為貴。」【「學別人家」一句指的那家？誰家是「自己打自己」？】芳官等都「哼」了一聲出去了。冷子興、柳湘蓮哈哈一笑。

話說夕陽漸漸退去，薄暮籠罩村驛，路上行人越發稀少，雲淡碧天飄出一彎皎月，驚起枝上烏鵲。錢槐和一個強賊醉醺醺的相扒着肩頭往廟裏走來，仰頭看那匾額書着「嶽神廟」三字，蒙上層層厚塵。二人踉踉蹌蹌進了廟堂，見那樑上蛛網密掛，泥像脫去鮮彩，都笑道：「怎不叫人打掃了，盡是些陳灰。」一賊兵站在階磯上笑道：「錢大哥又去花柳巷找快活去了，怎不帶上兄弟同去？叫兄弟日日除了喫酒，就沒有別的可解悶的事，好沒趣味！」錢槐道：「明兒帶兄弟們佔了姓柳的尼姑庵，把那十二個小戲子都抓了來供弟兄們消受。」又嚷着再到裏面痛飲幾杯。

只見廟裏前院後房都站滿了賊寇，各個禪房燈火通明，時時傳來眾人的嘲罵聲。錢槐推開那人，磕磕撞撞差點被門檻絆倒，不覺罵了一聲，只見兩個小兄弟按着寶玉的頭喝着要他跪下，寶玉掙了半天纔被二人踢倒跪了，繃著臉把頭扭過一邊。

賈環手拿着酒杯往寶玉臉上一澆道：「一刀結果了你的狗命又太容易了點，不多陪你玩幾天豈不便宜了你？來人！把紙筆拿來，叫他寫字。」

乃叫了王一貼把紙筆奉上。原來嶽神廟本名天齊廟，王道士被流寇脅迫做牛做馬，累的灰頭土臉，病怏怏的垂頭喪氣拿了紙筆過來。賈環喝令要他快去院裏幹活，王一貼服服帖帖應了一聲是就忙去了。

一時有人遞過紙筆來，叫寶玉接了。趙姨娘笑道：「平日裏就老爺誇他，說他詩寫的好。園子裏的匾額都是他起的名字，俺們環兒就寫的不好了？」賈環冷笑道：「你不是寫的好嗎，我叫你寫幾個字你寫不寫？」寶玉仍是望着一邊不語。賈環道：「你給我寫着『我寶玉是個賤狗』七個字就行了。」~~見寶玉沒動靜，又道：~~「還愣着幹什麼？快寫啊！」說完朝背上狠踹幾腳。

寶玉罵道：「沒人心的畜生，連親哥哥也欺負，算甚麼英雄！」賈環朝臉就是幾個嘴巴子，喝道：「你是誰的哥哥，平日裏你叫過我兄弟嗎？你們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冷落俺娘倆。你其實就是廢物一個，快寫了，不然打你個滿臉開花！」有幾個小兄弟按着寶玉的手往紙上湊，又往頭上扇了幾下。寶玉痛的只捂頭，賈環又往臉上狠踹了兩腳，立馬腫了一片，鼻子也流出血來。

寶玉無奈低頭寫了，賈環故意拿着念了一遍道：「原來你是個賤貨啊，哈哈！」眾人都笑了起來。寶玉道：「真就這麼有趣？父親待你也不薄，幹嘛爭這閑氣？」賈環罵道：「你再吭一聲試試，這裏是你講理的地方嗎？」又踢了幾腳道：「寶玉就交給你們耍兩天，耍夠了再把他宰了，拔去這眼中釘。」旁邊幾個弟兄笑着把寶玉提溜着帶後院，把他往禪房裏一推，用繩子捆了，連踢帶趕要他靠牆坐了，把門兒一關，都出去了。

寶玉望着屋子昏暗，正在流淚嗟嘆，忽見門兒一開，又進來一人，因看不清臉面，心裏又是一驚，嚇的往牆角蹭來。只聽那人低聲道：「寶二爺，我來看你了。」寶玉聽聲兒熟慣，是個女孩子，卻想不起是那一個來。只聽那人道：「二爺還記得我嗎，我是那年被你攆出去的茜雪啊。」

寶玉大喫一驚道：「怎麼是你？你何時到這裏來了？」茜雪道：「我是這幾日纔混進來的，打聽的二爺在這裏受苦，我於心不忍，趕來看看二爺。」寶玉聽了心裏一熱，不覺落下淚來道：「我對你那樣，你還不忘舊情前來看我，我怎不慚愧？」茜雪也哭道：「二爺莫再提起了，那都是過去的事了，如今把二爺救出去纔是要緊。」又安慰了他一番話，要他莫要焦慮，他這就回去找人來救他出去。寶玉感激涕泣道：「你阽危不懼前來搭救，感激不盡，~~多謝恩人搭救，~~只是他們人多勢眾，你能找着幾個人來救我？還是罷了，別為了我一個，反把你也害了。」茜雪道：「二爺不必過慮，我那邊有好多弟兄，都有些本領，我若救不出二爺，我也不好意思活着了。」說完，又開門出去了。寶玉見他走了，一時觸動往事，又哭了起來。

這裏錢槐對賈環道：「香料鋪的老闆卜世仁昨兒來說了，如今世道不濟，想有一番作為，要關了鋪子投奔偺們呢！過一會兒他們一家三口就要往這裏來。偺們還欠他二十兩銀子的香料錢，既然他來了，就讓他們住下罷。」賈環道：「聽人說這個老貨是個靳惜之徒，管他呢，住下也好。」忽見門口亂嚷，只見一賊來報：「外頭有三個人找錢大哥。」錢槐道：「就帶他們進來罷。」這人答應一聲出去把人帶進來，正是卜世仁和他娘子、女兒銀姐。

賈環打量銀姐半天笑道：「好俊的小娘子，喫了飯沒有？」銀姐嚷着要走，被卜世仁罵了一聲道：「環三爺問你是看的起你，再不聽話就打你。」他娘子笑道：「環三爺現今是有本事的人，以後還要多關照着點。」賈環笑道：「走了也有一程了，快坐着歇歇。」又把銀姐打量了幾眼。卜世仁道：「這閨女怎麼犯起傻來，我養了你這麼大，你花了我多少銀子，你多早晚能還的清？既然來了這裏就多動動腦子，你還要我養你多時？」【此公實吝嗇無情之徒，不是人也！】一語未了，忽見門口那幾個弟兄跑進來道：「外面下歡了，都進來避避雨。」

賈環道：「外面下雨了嗎？偺們也到後院擲色子頑去。」正說著，忽見外頭一陣欻歘的腳步聲，跑進來四個人，都用手護着頭，道：「恰好這裏有個廟宇，進來躲躲雨，衣服都浞透了。」眾賊都喝道：「誰叫你們進來的，這裏是我們的地盤，不想活了？」賈環一看四人，內中有兩個認識的，便道：「你不是那府裏的芸兒嗎，怎麼黑燈瞎火的跑了這裏來？」賈芸一抬頭望見賈環，一跺腳道：「哎喲！原來是環三爺，我們正找你呢！多月沒見，比往常更威武了些，既然今兒遇見了，就得照顧着偺點，俺們也加進隊伍裏來罷，還請環三爺不要推辭。」

賈環道：「這兩位是……」賈芸道：「這都是生意場上的朋友，也是誠心誠意來投奔的。」王短腿、瘦子都點頭哈腰笑道：「給環三爺請安。」趙姨娘過來道：「我記的你好象常去寶玉那裏，你不是跟了寶玉嗎？」賈芸道：「寶二爺那有環三爺有本事！環三爺是有大作為的人，寶二爺不過是個沒能耐的白面書生罷了。」

賈環聽了，也頗為得意道：「寶玉給我提鞋我也不要。來人！給他們四位收拾兩間屋子，讓他們住下了。」賈芸、小紅、王短腿、瘦子都謝之不盡。卜世仁和他娘子過來道：「外甥這幾年都幹過什麼，怎麼不大見着了？」賈芸笑道：「舅舅什麼時候來的，外甥這廂有禮了。」卜世仁道：「你能來投奔，俺們就不能湊湊份子？」賈芸笑道：「不是這個意思，我今兒見了舅舅着實高興，以後偺們都陪着環三爺幹一番事業，舅舅要多幫襯着外甥纔好。」卜世仁道：「明兒你買些東西孝敬舅舅，舅舅就歡喜你。」賈芸道：「要不是外頭下着雨，外甥早回去拿些禮物去了。」一邊說，一邊都往後院來。到了後院禪房，賈芸和卜世仁、幾個賊寇擠了一屋，小紅、銀姐、卜妻住了一屋。

到了半夜，賈芸躡手躡腳下了牀，見院內眾人都睡了，門口幾個守護的也歪在門檻上睡著了，便往關寶玉的屋子來。只見有四個賊寇睡在裏面，寶玉縮在牆角捆着手腳，卻不曾睡着，獃獃的發怔。賈芸悄悄走過去，寶玉愣了一下，賈芸幫寶玉把繩子解了，拍拍身子，二人輕手輕腳趕往院裏來，正見小紅站在花樹後面等着，三人正要往門口走去，忽聽卜世仁喊道：「芸兒把寶玉放走了，都出來抓人啊！」

這一喊不打緊，門口四個守門的都驚醒了，拿起纓槍便要過來抓賈芸三個。賈芸、小紅、寶玉大驚，都撿了石塊向那四賊扔去。四賊躲開，又撲了上來。賈芸、小紅、寶玉與他四個撕打一團。王短腿、瘦子也趕了過來與他們撕打。院子裏眾賊也都穿了衣服擁了過來，賈環、趙姨娘、錢槐都嚷道：「別叫他們跑了，抓住照死裏打！他奶奶的，我說怎麼這麼殷勤着投奔偺來了，原來竟是為救主子來了。」

忽然從門外闖進一干人，和眾賊打作一團，眾賊寇都舉着火把一照，原來是醉金剛倪二、茜雪和幾個壯漢，賈芸、小紅、寶玉都怔了。雨下的更大了，把火把都澆滅了。那倪二果然有些身手，三拳兩腳把近身的人都打倒在地，忙命寶玉快快出去。賈芸、小紅、寶玉急忙往門口跑去。倪二、茜雪仍在和眾賊搏鬥，賈環急命眾賊射箭，只聽「嗖嗖」幾聲，倪二、茜雪急忙躲開跑向門口。

眾賊都追了出去。錢槐趕上茜雪，拔去鞞殼，往其腹部狠捅了幾刀，茜雪慘叫一聲倒地。倪二忙背起茜雪就跑，背後~~染~~洇滿了血暈。眼看眾賊就要追上，忽然從那邊吶喊着奔來一夥人，都揚着大刀，寶玉一瞧，竟是柳湘蓮來了，又是驚訝又是感激，恨不得上前道謝一番，只是正值亂糟糟的，不好表白，卻見柳湘蓮在雨裏拿刀和眾賊拼殺多時，砍倒幾人，【湘蓮拚死救友真俠義之人也。】又轉身拉了寶玉就往林子裏鑽。

賈芸、小紅渾身濕透，因夜黑看不清路面，找不到寶玉。正在焦慮，忽聽趙姨娘喊道：「寶玉叫他們帶到林子裏去了，大夥快追啊！」又聽賈環道：「不必追了，偺們的弟兄傷亡了好幾個，着實不合算。」又都退回廟裏。賈芸、小紅躲在樹後聽的一清二楚，知道寶玉被倪二、柳湘蓮救去了，也就舒了一口氣，也匆忙逃到林子裏去追他們幾個。

誰知東繞西轉，倪二、寶玉他們竟全不見了。二人坐在青石上喘氣，互相埋怨道：「這回可該怎麼回去交差，把個人也弄丟了。」

只見王短腿、瘦子遠遠的往林子裏跑走了，也不叫上他們，於是趕回賈家，正見黛玉、衛若蘭在瀟湘館和一干奴僕說著什麼，忙向黛玉回稟了一番。黛玉開始聽二人說寶玉救出來了，甚為高興，又聽他們說叫別人救去了，頗感意外道：「寶玉已經平安了，我也放下心了。以後不信寶玉不回來看看。那起狗賊都散去了，一日沒來騷擾了，偺們也不能大意，仍要守好園門，以防萬一。」賈芸、小紅、衛若蘭都應了一聲散去和眾僕人商議去了。

黛玉拿起銅鏡照了照，只見鏡中之人憔悴獃滯，都瘦了一圈了，忽見紫鵑進來道：「你給我端一碗粥去，我有些餓了。」紫鵑見他今兒高興，歡歡喜喜到廚房裏端了一碗過來。黛玉梳理了鬢髮，氣色也好了些，紫鵑、雪雁都站在身後笑着，看着不語。

黛玉想起寶玉被人救去，那些人又不是正道中人，不免有些顧慮，到了晚間見寶玉仍然沒有消息，有些鬱悶，乃伏案獨自落淚。紫鵑、雪雁在院子裏搭衣裳，春纖進來見他無端哭了，勸道：「姑娘莫要傷心過甚了，寶二爺想是不久就要回來了。」黛玉勉強笑道：「我不是為他哭了，是想起家鄉父母了。」春纖笑道：「姑娘等寶二爺回來了，大家又能在一處開開心心吟詩作賦了。」黛玉道：「這些日子家裏風波不斷，我也想通了，什麼主子、奴才的，什麼寶二奶奶的位子，我已看的淡了，還是李後主說的好：『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縷一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權勢、征戰吾不尚，春風暖雨，落絮飛雁乃我所求。想人生苦短，亂世紛爭，若能討取獨善一己，不作歹惡，雖未能為國效力，然亦無大惡，比起禍殃國賊強之甚矣。」春纖聽不大明白，只是笑着不語。黛玉一時興起，命春纖到套間找來筆墨紙硯，他思量多時，提筆賦詩道：

桃李俏綻春又度，數點鶯語柳約住。

誰知風狂雨來急，芳菲不見盡愁楚。

紅錦扯爛地衣皺，金爐墜地香獸無，

佳人驚色金釵墮，館苑遙聞盡悲呼，

家山蕭瑟矢刃摧，君恩未報死生負。

一片忿怨千萬緒，白骨恨無安排處。

風華綺麗變頹垣，嘩兵蜂至南北路，

遭際艱險憂眾境，丹心託與煙雲渡，

座中當年多豪英，往事悽咽餘纍骨，

千里萬里故客稀，山水皆非生死苦，

此際薄命無可避，不肯合流誓絕污，

若可紅妝照汗青，寧化白骨散塵土。

題罷又看了一遍，歪在炕上沉思不語。

且說倪二背着茜雪、柳湘蓮拉着寶玉渾身濕漉漉的往城外奔去，見後面確實沒有追兵了，纔坐在石頭上喘氣歇息。雨忽然停住了，倪二把茜雪抱着，哭道：「姑娘別嚇我啊，快醒醒啊！」湘蓮、寶玉也圍上來瞧看，只見茜雪捂着胸口喘氣道：「我支撐不了多久了，你們快逃罷。」寶玉哭着抱住茜雪道：「我真混啊，當初不該為了一點小事把你攆走，我對不起你啊。」茜雪喘吁吁道：「二爺別自怪自責的，奴婢不怨你。今生能為二爺死了，也是值了。」【一句罵死寶玉，也喝醒天下識淺之徒。】寶玉涕淚交流，哭個不住。

忽然山上有人喊道：「倪哥，柳兄，你們來了嗎？」柳湘蓮道：「薛大哥，寶姑娘，姨媽已經在山上等候多時了，我們快去罷。」倪二抱着茜雪起來，見四周黑漆漆的，辨不出東西，一邊和倪二、寶玉走着，一邊喊道：「我們在這裏呢！」

走不了多時，只見薛蟠、寶釵、薛姨媽站在山上等着，一見他們來了，都欣喜道：「寶兄弟可救回來了。」圍上來道：「茜雪姑娘這是怎麼了，傷的這麼重，快背到紫檀堡去搶治！」大家趕往紫檀堡，見玉菡，襲人夫婦已起來了，見寶玉被救了回來，茜雪受了重傷，都喫了一驚不小。

襲人打量寶玉多日羈留嶽神廟，都瘦了下去，臉上腫起一塊，身上也有多處傷痕，不覺哭道：「寶二爺受苦了，我來遲了。」寶玉也淚如雨下。一時大家進了屋子，七手八腳把茜雪放倒牀上。寶釵道：「我這裏有些止血藥，我去裏面拿去。」轉身往裏間來。只見夏金桂披了衣裳進來觀看多時，撇撇嘴又出去了。寶蟾也慌忙過來幫忙。

大家圍着茜雪七嘴八舌說個不停。忽見茜雪身子一掙，頭一歪，竟是去了。滿屋子的人都大哭起來，寶玉更是哭的肝腸寸斷，用力晃着茜雪道：「恩人醒醒罷，玉兒不讓你死！」寶釵拿了藥出來看了也怔住了。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六回 賈寶玉參無知無識 花襲人信有始有終**

~~詩云~~題曰：

紫堡雲深隱玉郎，失巢~~憔~~悴望鏡影傷。

消息~~隔~~滯斷閨有淚，~~誰知歷~~忍泣煎熬一度霜。

話說寶釵拿了刀傷藥從內間出來，揞在傷口上，卻見茜雪身子僵直的，頭往枕邊一歪，兩眼直愣愣的，不言一聲，眾人圍着都拿帕子擦淚，也怔住了，上來拿手試試他的鼻息，那裏還有出氣的份兒，都已經死了，想起素日情景，頗為傷感，也捂口抽抽噎噎哭了起來。寶玉此時恨不得替他死了，只把腸子也悔青了，泣道：「我真是個沒見識的戇漢愚夫，這樣忠貞的丫頭都叫我攆了出去，如今後悔也遲了。」

薛蟠、玉菡都問他因何事攆他，寶玉低頭半天纔道：「不過是當初他打碎了一個茶鍾子，我一時惱了，就逐他出去了。我還算是個男人？古人尚知包無魚，起凶，君子包荒，吉，我自覺讀了些詩書，竟是無知無識一般。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倒也乾淨！原是有了我這樣無知之人，便有了事端；有了事端，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怖，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礙，似我這般庸夫之徒，自古屈死多少英雄豪傑，萬事皆有諸多因果，無有憑空生事，無有憑空仇怨，那些曖昧不明的君子只看了一點，便要大施刑罰，古來屈子、子胥何其多矣，當年諸葛孔明是劉玄德三顧茅廬請來，忠臣可請不可召，他要為你託付終生，赴湯蹈火，你怎可呼來嗟去，他若對你置之不理，你又能奈其何，那些所謂的明君對臣子稍有不悅，便施以凌遲殺戮，滿門抄斬，臨到社稷頹亡，還要埋怨別人，我就像這些不明事理的昏君一樣，好似讀了不少詩書，真真卻是個無知無識的蠢夫，孟子曰：民為貴，君為輕。如今倒好了。君王對臣子下人任意殺害，丫鬟妻妾盡行虐打，所謂八股文中庸之道，全是子虛烏有，人心都是肉長的，他們那管得女兒也有聰明靈秀、百般苦楚，制定的國律就是飽填男人私慾，他們就是懂得殺戮，何曾知道體恤別人的苦楚？兆民之眾，皆受制君王一人，縱使臣民膽智奇謀，丹誠不泯，也擋不住昏聵君王泯絕社稷，崩壞朝綱，群寇爭雄，生民糜滅，令人徒生哀怨。」

眾人聽他說的過了，急忙勸他停口不要說了，寶玉眼中帶淚，不禁長嘆一聲。襲人泣道：「二爺別自怪自怨了，這都是趙姨娘那起小人害的，日後這筆帳定要找他們算清，茜雪也不能白死了。」薛蟠道：「娘的，也不瞧瞧他們那模樣，都算計着害人奪位，死了叫閻王老爺把他舌頭割了，來世再託生個豬狗，叫萬人騎，千人罵的。」湘蓮道：「偺們擬妥了三更去嶽神廟救寶兄弟，怎麼那府裏的芸兒、小紅和兩個市儈也來了，是倪大哥事先告知了他們不曾？」倪二道：「絕無此事，巧合罷了，偺們走的恁急，也不知他小兩口逃走了沒有。」寶玉聽了忙道：「芸兒不是跟你們一道來的？那可壞了，他再被賊人抓起來，我的罪孽可更深了。」又低頭哭了起來。

湘蓮忙勸他道：「寶兄弟休要煩惱，我親眼見的，他二人已出了廟宇，躲了起來，這時候也該到了府裏了。」寶玉聽了纔放了心。襲人擦着眼淚道：「這會子也不早了，估計也有四更天了，先把茜雪姑娘抬那裏間停着，明兒再好好將他葬了吧。寶二爺也走了這一段子路了，腳上都是些濕泥，快脫了鞋躺炕上去歇着。我到廚房裏再做些熱飯大家墊墊肚子。」倪二、湘蓮都說不餓，只是有些乏了，要到外間睡着，明日再做。寶釵用手阻襲人道：「不必做了，都困的不行，那還有精神喫東西？大家都睡了吧。」

於是襲人把寶玉鞋兒褪去，扶他往炕上睡好了，又把牀被子蓋在他身上。寶玉腳軟神倦，只一歪着就呼呼睡著了。倪二背着茜雪擱在隔壁耳房炕上，自己也找屋子睡去了。襲人回到自己屋內，見琪官坐牀上脫鞋褪襪，嗔道：「你還好意思回來，這多久家裏不留幾個錢，想買點桂花油搽頭也不夠，這些日子你都死那兒去了？」蔣玉菡笑着把他臉兒一捏道：「好個嬌媚的娘子，愛死個人，這些日我不是和薛大哥外出四處打聽寶二爺的下落嗎，故多留了幾日。就幾日不歸，你就想我了。」襲人「呸」了一聲道：「臭美，誰想你了，你走則走了，怎麼只留下些糧食，不留些脂粉錢？」玉菡笑道：「你這樣溫柔可愛，我怕你打扮的明艷了，勾起那薛大哥的心思來，趁我不注意，偷着跑回來調戲你。他是個什麼人你又不是不曉。」襲人笑着捶了他兩下，玉菡因見他嬌媚撩人道：「你看天河牽牛織女都相逢一遭，偺們也該入帳羅一共春宵了。」回頭吹滅銀燈，放下帳幔，強推襲人倒入帳中。襲人笑着又捶又打，不免依了他。

且說眾人酣甜一覺，直睡到大天亮。襲人揉着困眼起來，起身往寶釵屋裏來。寶釵正坐在炕上整理衣物，見他進來了，忙命他好生坐了，問道：「寶兄弟昨兒說茜雪是他攆出府的，不知又是什麼緣故，我昨晚見他吞吞吐吐的，象是說不出口來。」襲人低聲說：「那都是早幾年前的事了，雖說是由李嬤嬤引起的，但我知道絕不是為了這些攆他，還是有別的緣故。」寶釵詫然道：「哦？你不妨說說是個什麼緣故。」襲人道：「還不是茜雪成日在寶二爺面前老嘀咕那個姑娘厚道，那個姑娘小性兒討人嫌。寶二爺一時煩了，嫌他挑唆多嘴，就找個藉口把他攆了。」

寶釵猛然觸動往事，想起當初和茜雪一來一往的情誼來，不覺點頭道：「是了，定是為這個了。那府裏也不知怎樣了，林姑娘還沒有和寶兄弟拜過堂，竟被抄家的衝散。聽人說趙姨娘帶了夥賊寇時時侵犯那園子，府裏實在不安寧。若寶兄弟貿然回去，恐再遭劫掠。我昨晚思慮了一整夜，不知怎麼安置寶兄弟纔好，留他住着又怕他不安心想回府裏看看，怕是勸不住。」襲人道：「纔離了虎狼窩，又要把頭往火坑裏探，斷斷不可再這樣傻了。我跟他說去，想我服侍了他一場，沒有盡心，今兒有機會能再為主子效力，必得盡着所有酬答他罷了。」

一語未了，只見薛姨媽跟張德輝進來，後面還跟着幾個年長的莊民。寶釵忙讓他們坐了，自己回裏間取了些銀錢交給那幾個山民，要他們趕製出棺木，把茜雪移到山坳裏好生葬了。那幾個山民應允了一聲去了。薛姨媽叫襲人到廚房裏和鶯兒、麝月去做一桌酒菜出來，他仍和寶釵坐着談些家事。

襲人、鶯兒、麝月在廚房裏正忙活着，忽見金桂進來忒斜着眼道：「做了什麼好喫的？先叫我嚐一口！你們裝腔作勢鬧了一夜，還讓不讓人睡了？這會子又是殺雞，又是戮鵝，定是哄那傻子，叫他知道你們姑娘的好，再把你們姑娘娶了，好接管他那一大家子的房產園子。別叫我替你們噁心了，想房子都想魔怔了。用這樣手腕騙人，不過是苦肉計罷了，只哄那些獃子吧，可瞞不過我！」

襲人正從鍋裏擓一勺湯，聽了這話，把勺子一扔，不覺動了氣道：「奶奶這話什麼意思，大清早的就吵嚷嚷的，說的都是什麼混話？既是做主子的，就拿出些樣子叫下人學着，成日家不是挑撥是非就是渾攪廝鬧。這裏不是你夏家，可以隨着性子來，這裏是我家，奶奶再好，也滅不過我的次序去，這裏那有你說話的份兒？若不想住了，就請搬到別處住去，少在這兒胡說八道的，叫人嫌！」

金桂道：「我不知道你們姑娘那裏好了，你們只護着他。你們都站在他那一邊，必是人情冷暖，你們見我夏家不濟了，都冷遇我，我就是待在這裏又有什麼趣味？」拿帕子捂臉嚎了起來。襲人見他成心滋事，推着要趕他出去，驚動了那邊，倪二、湘蓮、薛姨媽、寶釵、寶蟾都趕了過來。

金桂哭道：「我不過進來討杯茶喫，他們三個就拿話擠兌我，欺負我老實，沒有勢力。」鶯兒、麝月道：「奶奶這是怎麼說，又管我們什麼事？」忽見薛蟠舉着一根木棍來，一徑搶步進了房裏，口裏罵著，朝金桂面上就要打來，被倪二、湘蓮一把奪去道：「薛兄休要着惱，好男不和女鬥，一家子沒有不磕碰的碟兒，偺還到正屋裏坐着去。」硬推着薛蟠往那邊去了。

寶蟾又拽住金桂的頭髮要罵，被寶釵、薛姨媽急忙拉開了。金桂見他們人多，自己佔了下風，只得掉頭回自己房裏去了。薛蟠、湘蓮、倪二趕往正屋來坐着。鶯兒在桌上擺好了碗筷，又往茶鍾裏沏了茶，三個漱了漱口，都問鶯兒寶玉醒了沒有，喚他過來喫飯。

鶯兒道：「還在那屋裏睡着呢，我這就去看看。」轉身走了。湘蓮道：「薛兄有個堂弟近年怎麼不見，在那裏做生意？」薛蟠道：「你是說薛蝌吧！說來話長，上次賈家抄家，把赦老爺抓了，連累了邢大舅一家和他內人岫煙妹子，都發配南方蠻夷之地了。幸虧蝌弟提前獲悉有官府抓他，他就獨個先跑了。現如今連我也不知他跑那裏去了，只等着以後有消息再聯絡吧。」

只見襲人、玉菡都掀簾子端盤子進來笑道：「小菜已齊備了，諸位先喫着。」玉菡也往桌邊坐了，親自給三位斟酒。襲人到隔壁房裏叫寶玉起來喫飯，卻見鶯兒躲在夾道裏偷啃着雞腿兒，不屑一笑，也不理他，進屋裏來叫寶玉。

只見寶玉眼仍閉着，額上全是熱汗，一副病瘥的樣子，轉着頭道：「救命，求求各位大哥別踢了，頭疼的很！只要能和林妹妹在一塊兒，這園子地皮全給你們了，我情願和妹妹住鄉下去！哎喲，疼死我了，頭都冒血了。饒命啊！」襲人知他在說夢話，忙輕輕將他推醒。

寶玉猛然坐起道：「別打，別打，我聽話，我聽話！」雙手抱着頭。襲人掉下淚來道：「沒人性的畜生，把個好好的哥兒打的都留了心病了。真真勾起我的氣來，那趙姨娘是個什麼東西，也這樣拉幫結派起來，四處造孽，害人性命。神天菩薩打不死他個賊婦！」寶玉見是襲人站着，紅着臉道：「又做噩夢了，都習以為常了。」襲人笑道：「二爺快洗漱了到堂屋喫飯去。他們早起來了，菜都擺好了。」寶玉「哦」了一聲道：「怎麼我睡的這麼死，都大天亮了。」起來到盆邊凈手洗臉，襲人遞過毛巾來。寶玉打量了他半日，流下淚來道：「做夢也料不到我們還能見面，彷彿還是當初在怡紅院裏一般。往年都是你給我遞的毛巾。」襲人再也忍不住，~~捂~~握着口哭着跑出去了。寶玉也怔怔的流淚不語。【看及此處不覺令人心酸泣淚。可是好景不常，美韶華去之何急？不覺批書人兩鬢又成霜矣。】

只見麝月進來，見他站着流淚，也心裏酸楚，強忍着淚道：「薛大哥叫你去那邊喫飯。」寶玉擦擦淚道：「知道了，我這就去。」又擦了把臉，拿銅鏡照了，見鏡裏容顏消瘦，鬢髮紛亂，眼中似醋，不見了往日風華公子模樣，越發失意神傷。【看至此句，亦有時過物換之嗟。賦詩一首以寄感嘆：王孫斷翼~~一~~恨別家，僥~~生~~命猶疑照~~顏~~色差。~~綉羅蹙金成舊夢，~~世路縈紆誰~~能測~~盡辨，蒼涼亂世淚滾瓜。】

且不說這邊寶玉傷心，只說那府中瀟湘館竹林內亦有個悲悽之人，正扶着修篁望眼欲穿，那淚珠兒滴在竹上，留下斑斑淚痕。紫鵑拿了衣裳趕來，見他拿了兩個舊帕子在那裏垂淚，帕上新淚痕間舊淚痕，把字跡兒都浸模糊了，忙趕上來道：「姑娘纔喫了藥好了些，怎麼又站那風口裏潮地上吹着，快回來吧。」黛玉定定望着遙處道：「寶玉不是被人救了嗎，怎麼還不回來？」紫鵑道：「必是還被人賓住了，一時回不來，再等等着吧。」黛玉哭道：「那救人的我認識，不是正經人，我怕寶玉回不來了。」只望着林間呼道：「寶玉快回來吧，你上那裏去了，家裏都等你回來呢！」又哭了起來。

紫鵑忍淚上來把他扶着回怡紅院去。說著，自己移身要回瀟湘館去。不覺咳出一口血來在帕子上，紫鵑見了，唬的急忙扶住了他，見他顏色雪白、口裏仍是不停說著：「寶玉，你快回來罷。」紫鵑一邊哭着一邊扶他進了內間炕上，黛玉因病勢加深，兼牽掛寶玉不歸，益發頭腦發沉、隱隱微痛，紫鵑含淚道：「姑娘不要過於思慮了，捱過些時日，寶二爺想是不久就要回來了。」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數聲，吐出好些血來。

紫鵑看去，心中暗驚，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着流淚，黛玉見他傷感，笑道：「我這肺虛咳疾雖說重了不少，然又非無藥可治，不過是我近年不懂保養的緣故，更兼操心諸事，故而好的慢些，寶玉與那起不明不白之人一處，多日沒有音訊，着實讓人掛念，你去找個香爐，我要焚香禱告上天，保佑他平安無事。」說到這裏，氣又接不上來。紫鵑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遲了半日，去套間找香爐去了。

黛玉對着案上觀音大士白瓷立像燃香，合掌跪拜道：「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小女子原是姑蘇一微芥女流，只因家父病重，託付外祖母家寄養，如今尚未婚配，舅舅家風波不斷，強賊侵犯，以致人口傷亡、家道蕭索，公子寶玉又下落不明，生死難辨，小奴誠懇請求娘娘保佑寶玉早日平安歸來，與家人團聚，小女子也會多燒高香答謝娘娘。」又說了些祈福禱告之語，直到夜深纔隱隱睡去——只見紫鵑、雪雁捂耳跑進來大驚失色道：「姑娘，賊人殺進來了，快逃啊。」只見一群流寇擁了進來，都面目猙獰持刀拿槍的，看見貓兒、狗兒就砍，看見人兒便亂殺，黛玉大驚，喝道：「快快住手，是誰要你們胡作非為、行凶霸道的，你們又有什麼好處？」眾賊寇冷笑道：「休要多費唇舌，嘮嘮叨叨，是皇帝老兒逼我們反的，他不仁不義、不中不正，只知淫靡享樂、巧取豪奪、胡亂殺伐，百姓卻哀鴻遍野、衣食不周，橫豎也是餓死，不如反了，奪取河山，尚有活路，如此下去，必無立錐之地。」

黛玉道：「諸位所言我不敢強辯，只問各位奪了江山又如何。」賊寇笑道：「奪了江山，偺們也過過皇帝的日子，喫喝玩樂，樣樣不愁，想殺誰就殺誰，想怎樣就怎樣。」黛玉道：「那麼可會為百姓謀福祉乎？」賊寇笑道：「百姓不過是地位低賤的貓狗、賤奴，自古皇帝有幾個是為了做善事坐朝的，都是奔着享樂去的，我們也不能免俗。」

黛玉冷笑點頭道：「世世代代都是周而復始，循環往復，原來都不是為民挖井洌、奉寒泉，就是改朝易代又能如何，都是一丘之貉。」眾賊聽了，大怒，上去就要撕扯黛玉，紫鵑、雪雁急忙跑來推開眾賊，卻被賊人砍倒在地，黛玉嚇的大哭，慌忙跑了出去。忽見風捲漫天黃塵、遮天蔽日，路上奔走着爛衣破衫的老老少少，都惶惶然哭喊着逃命，後面似有千萬騎兵追逐吶喊。黛玉看見處處皆是抓壯丁、毀民居，搶物財，生靈塗炭，慘狀刺心，不覺大哭着喊道：「這個世界都是怎麼了，昏天暗日的，說是為民揭竿而起，為何到處燒殺搶掠，對人又編謊說，百姓都是慕名自願當兵入伍，說什麼均田地、同富貴，不過是強盜的藉口、謊言、欺騙。」說著淚流如涌、癱軟在地，忽見一賊持劍向他刺來，嚇的大叫一聲，卻從夢中驚醒，唬的紫鵑急忙起來披衣問他，他說做了些噩夢，紫鵑一邊為他擦拭額頭虛汗，一邊輕聲安慰他睡下了。

次日一大早，有家僕在簾外回稟黛玉，說寶二爺依舊沒有下落，去了馮紫英家探消息，得知他腿部中彈，在家養卧。他夫人生了兩個雙胞胎兒子，照料的辛苦，去藥房抓藥都找不到藥鋪，些許日子馮紫英就無藥可治而亡了，他夫人攜着兩個嬰孩逃往他鄉了。黛玉聽了，不免悲從心生，又哭了幾場。

且說寶玉陪眾人喫罷飯，在外間屋裏坐着一言不發。襲人、寶釵過來拿了新衣裳要他換上，寶玉推開起身要走道：「我回家去，林妹妹還等着我呢。」寶釵急忙拉住袖子道：「寶兄弟且別忙着回去，聽我說來。」寶玉垂眉道：「寶姐姐救了我，此生無以報答，讓我回去帶了謝禮再來雙手奉上。」寶釵又好氣又好笑道：「你我還分什麼彼此，談什麼報答不報答的，倒外道了，親戚間互相助着也不對了不成？」寶玉道：「也是，只是怕林妹妹掛念，故急着回去看看，好讓他放心。」

寶釵道：「你思家心切我也是明白的，只是外頭亂的很，寇盜雲集，殺戮四起，你那府中也正打着激仗，回去怕還是被流寇抓了，不如留在這裏還安全些。」寶玉急道：「那林妹妹豈不安全了？」

寶釵笑道：「趙姨娘跟顰兒又沒仇沒氣的，他只是想佔著園子，就是見了顰兒也不會拿他怎麼樣，他一個女孩子家能把趙姨娘他們怎麼樣，竟是互不相擾，各自為安。」寶玉聽了似乎有理，又坐了下來。

忽聽門外有人喊：「誰放寶兄弟走了？我跟他沒完！」忙起身看時，卻是薛蟠進來了，忙道：「沒有誰趕我走，是我自己要回去瞧瞧的。」

薛蟠嗐了一聲道：「我以為又是那個丫頭趕你走呢，急的我過來要打他一番，寶兄弟是親戚，不是外人，你們誰也不能苛刻對他。」鶯兒、寶蟾站在他身後都應了一聲道：「不敢。」

寶釵笑道：「你們去把寶兄弟的鞋襪、衣服拿去洗了曬了，天剛晴好，日頭已出來了，洗好就在那院子裏搭上竹竿晾了，鶯兒、寶蟾都答應了出去了。寶釵把薛蟠拉了出去，不讓他和寶玉多敘，薛蟠邊走邊掙手道：「妹妹拽我做甚，我又不是老虎，能把他喫了？」寶釵道：「你那嘴裏什麼不敢說的，怕你言多必失，又說出些無理的話來。」推他到自己房裏去。薛蟠只得依了他，進了屋子自便。

且說黛玉日日等待寶玉回來，時時催着下人去外頭打聽他的下落，眾人見他形容消瘦，病勢非輕反重，所謂久病牀前無孝子，那些奴僕漸漸地疏懶了許多，照料的黛玉不大殷勤了。黛玉若是忘了喫藥，僕人也少一會是一會，裝作忘了。紫鵑也是瞻期不顧後，一會兒出去探看消息，一會兒又服侍黛玉飲食穿衣梳洗，忙的一團糟。黛玉昨夜又沒有睡好，醒的雙目炯炯。咳嗽了一陣子，紫鵑端來藥湯服侍他喝了。黛玉勉強扎掙着起來，身子似在雲端霧裏，頭暈目眩，站立不穩，急忙伏案坐下，閉目養神，伏案小憩。紫鵑見他神倦體弱，甚是憂戚，對雪雁使個眼色，要他出去。雪雁與他走到窗外，故意嘀嘀咕咕的道：「聽說寶二爺被人救下來了，在外頭衣食平安，想是不久就要回來了，林姑娘不該如此多慮，弄的自病自擾。」黛玉在屋裏聽見，急忙叫二人進來，喘了幾聲道：「寶玉快回來了，他現在那裏？」紫鵑笑道：「我等皆是不知，約莫不過幾天工夫就要回來了，姑娘不要過於牽掛了，身子要緊。」話未說完，一轉頭那眼淚早掉了下來。黛玉信以為真，頓覺身子不似剛才那麼虧虛，高興的要雪雁端水過來，他要梳洗一番。紫鵑撐不住心酸，走了出去。

且說寶玉在紫檀堡夜間難以入眠，琢磨着自己偷偷地離開此處。他看晚飯過後，那些人都去賭牌喫酒了，裝作在屋裏看書，無奈外頭有襲人、鶯兒守着，難有巧宗溜出。不大會兒，襲人解手走了，鶯兒扶牆打盹，寶玉急忙走了出去，看見迴廊上沒有人，外頭黑漆漆的，趁着夜幕低垂，匆忙往山下疾步走去，心內突突亂跳。他匆亂走了一個時辰，迷了路，幾次跌倒石路上，也記不得疼了，一心想回去與黛玉團圓，心內喊着：「林妹妹，我回來了，我們生要在一處，死要葬同墳，我回來了。」忽然眼前一片松林，明月照在溪石上，找不到路途。只見竹林里有個佳人沐月而立，恍如黛玉，不覺脫口喊道：「林妹妹，林妹妹。」此女驚訝回頭一看，笑道：「我是此地村姑，剛剛划舟路過，正要濯足，你是那裏人啊？怎麼站在這裏。」寶玉哽咽道：「這裏是那裏？我迷路了，回不了家了。」村姑道：「看你這般狼狽，定是為躲亂世賊寇多日沒有歸家了。前頭山下就是一片大海，只有岸邊一架小船，兵荒馬亂，也不知是誰丟棄那裏了，你駕着船度海歸去罷。」寶玉家裏有駕娘教他怎麼划船，今時顧不得這麼多了，回去與黛玉覿面團聚要緊。他急忙謝了村女，急匆匆來到山下海邊。只見春江滉瀁浩渺，皎皎空中一彎明月，照的海上波濤磷磷然流動，似眾生喧嘩，遠遠望去汀上一片迷離。寶玉划著一葉扁舟，乘月而行，全然不知苦累。

且說黛玉聽紫鵑雪雁說寶玉不久即可回來，又驚又喜，夜裏越發難以安寐，~~他在樓閣整夜徘徊，時而長吁短嘆，時而坐在妝鏡臺感懷，時而在月洞窗斜依而坐，望着明月發獃，思念寶玉。~~圍着被坐了一會，看紫鵑睡了，他披衣起來，見燭焰昏昧，拿簪子挑了燭芯，四顧茫然，坐在軒窗凝神望着皞月，眼中蘊悽含淚。但見窗外月射寒林，竹梢窸窣風聲。良久，又嗽了幾聲，怕紫鵑吵醒了，走出門來，想起古人詞句：「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越發失意感傷，走到院子裏扶着修竹駐足凝望靜夜，耳畔掠過風聲蟲聲，甚是淒涼，不覺長吁短嘆，緩步走上樓閣，點了蠟燭，坐在妝鏡臺，手裏握着兩個舊帕子，持鏡獃望。又起身打開軒窗，見外面黑漆一團，更覺寂寥，越發思念寶玉。兩個相思的人兒，一個是不辭辛勞乘月駕行，一個是閨房徘徊對月抒懷，若得此生再相見，不枉相思無限情。

寶玉在海上划了不知多久，忽然聽見岸邊有人高呼其名，側面一看，只見柳湘蓮、倪二飛逐而來，對他擺手。寶玉不予理會，只是匆促划槳。倪二跳入水中，拖他舟船，不讓放行，寶玉只得依他把船划到岸邊，垂頭喪氣不語。柳湘蓮、倪二好生拽他回去，寶玉撫面而泣，同二人返回紫檀堡。寶釵、襲人等早亂成一團，眼見寶玉找到了回來，都鬆了一口氣，道：「可找回來了，嚇殺人了。」寶玉一臉陰抑，回屋裏躺下了。第二日，寶釵、襲人輪番勸解寶玉，以後不可有糊塗念頭了，寶玉只得答應了諸人。

這日寶玉在襲人屋裏坐了半日，有些發悶，便要出去走動。蔣玉菡陪他在山上山下閒逛，賞些山野風光。只見：

春景妖嬈，雨後新晴，林徑落花池水明；

柳絲粘燕，翠葉藏鶯，望斷芳草人傷情。

登高懷遠，凭石處，杳杳迷離神京。

聚散難期，幾許山盟，脈脈訴與清風。

寶玉望見山崖上光撻撻的亂石壘堆，象重重白骨，唬的用手指道：「強盜又來了，在那山頭砍殺呢！」不覺兩眼一翻，昏倒在地。玉菡也嚇了一跳，四周看看一片空蕩，幽谷寂靜，唯見險峯巍聳，怪石橫堆，那有半點人影，見寶玉昏倒，忙背了喊着往山莊奔來。眾人正在堡裏談敘，見玉菡嚷着把寶玉背回，寶玉昏迷不醒，都急了，都上來把寶玉扶下抬到炕上。

湘蓮道：「快熬了薑茶灌到他嘴裏，一會兒就好了。」又問玉菡寶玉是怎麼了。蔣玉菡道：「也不知他看見什麼，亂嚷嚷的就昏倒了，是驚嚇過度，停一會兒就好了。」襲人一邊給寶玉蓋被子一邊責怪道：「你也知道他纔從那虎狼群裏受了驚嚇出來，又把他往外頭領，嚇壞了可怎麼是好？」此時寶釵已燙了一碗薑茶端了過來。襲人接了，徐徐灌入寶玉口中。倪二幫着分開雙唇，不多會兒，寶玉醒來，一把抓住倪二道：「大哥，饒了我吧，別殺我，我求你了！」【倪二可承受不起此話】倪二笑道：「二爺，是我，怎麼嚇成這樣？着實可憐。」

寶玉看見自己仍躺在屋子裏，纔舒了一口氣道：「我這是怎麼了？凈在大家面前丟人！我還算是個男人，我不能連累你們了，我要回去。」起身便要往外走，被眾人急忙按住了。寶釵嘆了口氣道：「論理我不該說，可看你這個樣子又不得不說。」欲言又止。寶玉見他吞吞吐吐的，似有什麼隱瞞，忙問他道：「寶姐姐快說，又是什麼事了，我急死了。」寶釵道：「實在是說不出口，你那府裏已叫流賊全佔了，大太太、老爺都被賈環刺死了，家裏一個人也沒有了，下剩的不是死了就是逃了。還有，你林妹妹已經跳井自盡了！」【寶釵好剛口，虧他想的出。】

寶玉聽了，抱着頭「哇」的大哭一聲又昏倒在炕。眾人急的又是推搡又是掐「人中」，直搗騰了多時纔把寶玉弄醒。寶玉坐着兩眼獃獃的道：「好，死的好，都把人殺絕了，好人不留一個。讓這天地都充塞着邪惡流氣吧！強盜們在縱情歡呼了，你們都贏了，只管擺開筵宴，痛飲豪慶。待將來再從那天上降下一團神火，把這天地都燒個一乾二淨，大家一起化煙化灰，豈不好？」

寶釵不覺嗔道：「什麼你們我們的，什麼大家一起化煙，寶二爺怎麼瘋瘋傻傻亂說起來？」寶玉半天纔醒過神來道：「是我氣急了，混說白道的，沒的叫諸位看笑話。」大家笑道：「沒有什麼，二爺既是身上不爽快，就歪一會子吧，停會兒我們再來。」都轉身出去了。寶玉獨個躺在牀上淚落如滾，思來想去，難以抑制，咬着枕頭哭了起來。麝月進來見他難受，也陪着掉了點淚，拿被子蓋在他身上，自己掀簾子出去了。

且說寶釵出去叫住鶯兒道：「如今寶兄弟嚷着要回去。你也知道，他家裏都亂的那樣，回去豈不送死？你過會兒裝作失驚跑他屋裏喊着，說山下駐紮了一撥強盜，大家都出不去了，讓寶兄弟也死死心。」鶯兒道：「也好，姑娘拿什麼謝我呢，我那奩盒裏已空了幾日了。」不覺歪着頭撒癡撒笑起來。寶釵悄罵道：「死丫頭會鑽營了。」回自己屋裏開啟奩盒，取出一串子銅錢遞給了鶯兒，拍拍肩膀，要他快去。鶯兒笑着吐着舌頭跑了出去。

且說寶玉正在炕上悲悽，忽見鶯兒慌慌張張跑進來道：「出禍事了，嚇死人了！」寶玉動了一下道：「又怎麼了？」鶯兒道：「纔剛我下山去買脂粉，見那山下駐紮着一夥強盜，嚇的我趕緊跑回來了。柳大哥說是趙姨娘的人在那裏安營紮寨，囑咐我以後不要下山了，怕被他們遇到行凶。以後出不去，可怎麼買胭脂頭油啊？」說著作啼哭狀。

寶玉聽了也嚇了一跳，忙叫他走近了道：「那我以後可怎麼辦？我身無分文，迍邅於此，也不能老連累他們養我。我走又走不成，不走也不成，可作難了。」鶯兒道：「二爺不用擔心，蔣大哥家裏儲存了不少銀子，先熬過一二年你再回去也不遲。」

一語未了，忽見襲人掀簾子進來笑道：「正是，二爺就安心住下吧！以往你待我這麼好，我也沒有盡心服侍。如今二爺有了難，我怎能坐視不管？我偏要對二爺好，就讓那起亂嚼舌頭的瞧瞧，我襲人也是個忠心不二的人。」

寶玉道：「那怎麼妥當？你如今也有一家子了，豈能為了我多些牽累？」襲人道：「二爺這樣說，就是要奴婢難堪了。我不但不謝你，還埋怨你不成全我的好名聲了，何苦來呢？」寶玉只得依他。從此襲人待寶玉如往昔一樣盡心竭力，蔣玉菡也沒有怨言，實心善待寶玉。寶玉感謝襲人待他有始有終，時時見人就讚。【襲卿忠心不忘舊主，愧殺天下無情人。】

寶釵等也都笑誇襲人溫柔和順，人好心好。寶玉從此安心住下，只是一想起黛玉魂喪深井，不免又背人痛哭了好多回，想着某一日回去好好祭奠祭奠他，也不枉自己的一往情深。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七回 鴛鴦女譖語泄天機 絳珠仙淚盡拋全生**

~~詩云~~題曰：

熠熠九州域，顒望是帝基。

聖闕忽愔愔，麾下何淒淒。

瘞葬滿荒徑，輿圖遍餓黎。

扊扅圮毀時，眾色盡葳蕤。

【~~春盡山河嘆憔悴~~倉廩匱窾勢倥傯，杜宇~~泣血~~悽啼夢已空。

~~啼~~泣笑顛倒恨攜愁，聰愚難辨逆似忠。

紅粉飄零淚一斛，朱樓幻滅悲萬重。

卿愧月夜我憐卿，展眼恩重亦前生。】

【此回只叫人哭也不是，不哭也不是。情願沒有此回，批書人也少些眼淚。】

話說寶玉在紫檀堡由襲人夫婦供養，日日無事可做，不用自己操心起居。麝月本來還在榮府，因寶玉被掠走，他從西南角門攜了包裹欲行逃走，在山下忽遇寶釵、鶯兒在趕路，把他請到山莊一住，不想仍與寶玉重逢，從此盡心和襲人服侍寶玉。

暫不說寶玉在山莊渾渾噩噩度日，只說黛玉因見寶玉總是不歸，日日落淚，屋子裏也待不了片刻，自己坐在竹林裏的青石上望着遙處發怔。紫鵑催他不回，只得陪他站着遙望。不覺月色橫斜、夜氣發涼，黛玉纔緩緩挪動步子往內間來，臉上猶有淚漬。

一時雪雁進來伺候，紫鵑便問道：「白天曬的衣服都拿進來沒有？夜裏涼，拿一件衣裳給姑娘披披。」雪雁走去取了一件過來，卻從那衣上抖摟掉一件東西。黛玉一瞧，是個剪破的香囊袋，下垂着鉸折了的穗子，忙拿了過來，不覺勾起往事，觸物傷情，又滴下淚來，坐着低頭看着香袋不語。

正在傷心，忽聽門外有腳步走的急促，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道：「寶二奶奶，門外聚集了百十個家奴，正攜了包裹趁夜要散去呢，我怎麼也勸不住。」黛玉聽了急的說不出話來，只按着胸口咳嗽，喘道：「快……快……快把人都叫回來，都走了誰還護着園子？」要紫鵑扶着他走到院外。

只見眾家廝、丫頭、婆子都背着包裹要走，亂嚷嚷的。林之孝家的抬手要眾人肅靜，聽林姑娘訓話。那些奴僕都道：「有什麼好訓的！這是關礙到個人性命。萬一叫壞人殺死了，着實划不來。」喧嘩着要走。忽見小紅從黛玉身後探出，大聲嚷道：「叔叔大娘們且莫要走，聽我一番話再走不遲。如今外頭更亂，那裏都有強盜出沒，除非你逃到山旮旯裏餓死。偺們的親人都叫強盜害了，偺們再去入了賊夥，豈不是認賊做親嗎？不如大家擰成一股繩，齊心趕走賊寇，待日後世道好些了，偺們又能在一處了。」

眾人聽他講的有理，都斷了念頭嘀咕着散回各房去了。黛玉笑着望着小紅道：「還是你有法子，不然我可沒有主意了。」忙把小紅請到屋裏細論。小紅笑道：「姑娘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們做奴才的就是為主子捐軀了也是應該的。」黛玉見他說話簡便爽快，行事利落，便笑道：「他們也統領不好下人，不如都交你指揮了吧。」小紅笑道：「小奴無能，還請姑娘另擇慣家。」黛玉不容他推脫，只把家僕都託付與他。小紅想起當初晴雯等嘲笑他好爬高枝，怕自己攬了差事，受眾人詬病，仍是推辭不已。怎奈黛玉已起身走了，自己再跟上去解釋，就嫌羅嗦了，就暗自應了，要費心勞力好好大幹一番。

且說賈蓉、賈薔與冷子興、柳湘蓮、薛蟠的隊伍合為一黨，休整了兩日又來侵犯賈家。小紅奮起帶眾家僕拚死抵禦，三番五次都把賊兵擊潰。蓉薔心裏失望至極，咒罵了小紅幾句勉強退回城隍廟。又趙姨娘、錢槐一隊人馬也來進犯，亦被小紅指揮着家奴趕出。

黛玉見小紅果然人材出眾，是女中豪英，臉上也有了笑意。眾家僕也盛讚小紅清廉無私，紀律嚴明，持法公允，小紅名聲大振，深得人心。

且說鴛鴦本來想趁着賈家落敗，自己也好渾水摸魚，誰知無端冒出一個小紅精明強幹，幾次三番把賊寇擊垮，心上那點冀望也要化為烏有，拿定主意，偷了各房一些東西用衣服裹了，趁夜黑逃出賈門，另作高就。

只見夜已三更，碧雲橫空，月華如瀉，心想：「前兒是三月十五，月又大又亮，今兒十七月還是這麼圓，直照的地上明晃晃的，只是別叫人看見了纔好。」因把腳步放輕，下了甬路，行至一湖山石後柳樹蔭下，轉往石後樹叢藏躲察看。只見角門上閂，有十幾個小廝在那裏或睡或坐，暗自叫苦。正在猶疑，忽然有人從背後捂住其口，拖往一邊。

鴛鴦不敢叫嚷，被三個黑影推到一個山洞裏去了。洞裏漆黑一片，看不清三人顏面，扎掙道：「饒命！」「休要羅唣！」一人低聲道，「不稀罕你的銀子，只要你幫一個忙。若不肯依從，一刀抹了！」鴛鴦納悶道：「又有何事要我幫忙？奴家不解。」那人低聲道：「你只在姓林的跟前說一番言語即可。明日午後我們還在這裏等你，會賞給你五十兩銀子。如若不聽，我們的人饒不了你。」鴛鴦問他是什麼言語，那人在他耳邊如此這般說了一番，就把鴛鴦用力一推。鴛鴦踉蹌退出山洞，見那三人跟出漸行漸遠，消失不見。發了一會怔，一路走着一路思量着轉回自己院裏來。

鴛鴦進了小院，把院門掩了，掌了燈。正在挑着燈芯，忽聽牆上有響動，象是進了賊，嚇的縮在被子裏發抖。只見門兒被人推開，探進一個身子，忙道：「是那個丫頭往這裏來了？這院裏自從玉釧走後，就我一個。黑燈瞎火的，別開頑笑了，挺懼人的。」只見挨次進來三個人，都小聲說：「是我們三個，快別大聲嚷嚷。」鴛鴦一見原來竟是司棋、潘又安及一個漢子，忙下牀道：「大哥請坐，我去倒茶。」只見那個漢子道：「快坐好了，不必倒了，誰喝你的茶！」鴛鴦只得老老實實坐了。

司棋流淚道：「當年姐姐守秘的恩情我還沒有報，今日偺們有幸見了，定要敘敘交情，他府裏早已沒了實力，你還死忠心守着林姑娘，偺們聯合幹他一把，有福同享，有難同幫，豈不好？」鴛鴦心下也有了活動之意。潘又安道：「不瞞你說，是蓉大哥叫我們來的，他說明日你在姓林的跟前只說看見了小紅和蓉大哥有過來往。」鴛鴦道：「我說了林姑娘也不信啊！我這幾日又沒有出去，我又怎麼知道小紅在外頭的事呢？」潘又安道：「有人給蓉大哥想了個『掉包計』。」鴛鴦道：「什麼『掉包計』？」司琪道：「你還記得有個墜兒嗎，當年因為小竊被晴雯趕了出去，如今加入蓉大哥隊伍，蓉大哥要他去大觀園詗察虛實，墜兒回來說他被看園子的人趕出來了，怕他來歷不明，說他當年偷盜之事人人皆知，不准入園。墜兒說他受人所託順手偷走了小紅的一塊帕子，還說是當年賈芸託墜兒送給小紅的，告訴給蓉大哥說，有人要他用小紅這個帕子包裹令牌，再由你拿給姓林的，你告訴他是小紅的帕子。姓林的看見絹包兒，不得不信是小紅丟的。~~你把這個牌子交給姓林的，他不信也不行了。~~」鴛鴦道：「什麼牌子？」司棋從袖子裏掏出一個絹包，繫着一個令牌遞與鴛鴦。鴛鴦接了，看上面有字跡，也不認識，問道：「原來是這麼個『掉包計』，這上頭寫的什麼我又不認得，我一個做丫頭的那識什麼字！」三人道：「你不認得姓林的認得，你只交給他就是了。」鴛鴦「嗯」了一聲答應了，三人告辭而去。鴛鴦往院外探了探頭，見周圍沒人，纔又把大門關上了。

且說黛玉一清早起來櫛沐，~~就~~對鏡梳妝，氣色也比近日強了些。紫鵑、雪雁都笑道：「小紅姑娘可真厲害，那些流賊都不敢來。這一夜竟是沒有動靜了，姑娘也睡了安穩覺。」黛玉笑道：「他原是跟着璉二嫂子的，定是在那府裏學了璉嫂子的治家本領，不然竟是跟他父母學的。往日不大注意這個丫頭，原來這麼好。一會兒等他來了，你把這盤點心端給他喫去，這個家離了他還不行了呢。」紫鵑笑道：「功臣當然要多受些獎賞了。姑娘就放一百個心吧，那些強盜再不敢來了。」黛玉笑着不語，嘆了口氣道：「想我也是個糊塗的，心眼窄，只因他的名字叫個林紅玉，我就不大高興，搞的府裏人都不敢叫他紅玉，都改作小紅。我是冤枉了他，認真摳死字眼，覺的紅玉就是流血的玉，林紅玉豈不說上我了？以後還改過來，仍叫他紅玉吧。」紫鵑笑道：「紅字必然就是流血嗎？我看是走紅運，喜慶纔是。姑娘遇見他，以後要交好運了。」黛玉笑道：「正是，紫鵑姑娘怎麼今兒變聰明了，我都不認識了。」紫鵑笑道：「服侍誰的就象誰，誰叫我跟了姑娘呢。」黛玉笑道：「這丫頭不是這裏的，定是璉嫂子手下的，會說話恭維主子了。」雪雁和那兩個侍女也笑了起來。

正在談笑，忽見春纖進來道：「剛纔我在門外見鴛鴦姑娘在門口轉來轉去的，總是不敢進院，好象有什麼心事。」黛玉詫然道：「他和我沒說過話，今兒莫非有什麼事？快請了進來。」春纖應了一聲出去了，紫鵑也頗為納悶。只見鴛鴦低着頭靦腆着走了進來道個萬福道：「給林姑娘請安。」黛玉道：「不必拘禮，大家隨意，紫鵑倒茶去。」鴛鴦忙止道：「別，別，我不渴，我來是給姑娘報告個事兒的。」【好個陰險的奴婢，恨不的剝其皮食其肉！大哭！】又望了望紫鵑、雪雁、春纖，三人會意，走了出去。

鴛鴦見他們出去了，纔道：「我說出來姑娘不要亂傳纔好。」黛玉笑道：「你說吧，我不亂講。」鴛鴦道：「昨兒夜裏，我因多喝了些水，半夜起來，開門出來，忽在那樹叢裏聽見有幾個人嘀咕。趁着月光一瞧，原來是小紅姑娘和幾個男人說話，我就有了心，偷偷躲在了樹後。只聽一個人說，『這是蓉大哥給你的銀子，你好生收了，事後還有重賞。下次林姑娘再叫你去查寶玉的下落，你查了別告訴他，先跟我們說了，薔大哥會再給你銀兩的。』我聽了，嚇了一跳。後來他們就散去了，我到那裏一瞧，發現樹下遺落一個絹包，打開一看是個令牌，上面還有字。我又不識字，故拿來給姑娘瞧瞧。」【狗賊，滿嘴放屁，喫我一喝！】說著從袖子裏掏出~~令牌~~絹包遞給了黛玉。

黛玉接了絹包，解開拿出一個令牌，翻看多時，見那上面寫着一溜字：「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不禁大喫一驚，捂着頭道：「我有些頭暈，謝謝你來告訴我這些，我要到裏面歇一會兒。」鴛鴦忙道：「姑娘身上不舒服嗎？我攙姑娘進去。」黛玉擺擺手道：「不用了，你先坐着。紫鵑，給鴛鴦姑娘倒茶！」鴛鴦忙起身道：「不用了，我還有事，要回去了。姑娘~~请安~~歇養罢。」說~~著~~完一徑走了。

黛玉見他走了，手拿着令牌又觀看多時，心裏說不出什麼味了，酸辣苦鹹攪在一處，腹中似是翻江倒海一般。撲到炕上，那眼淚又滾了出來，心想：「這令牌分明是賈蓉的，怎麼被鴛鴦拾了？莫非小紅真的和蓉薔勾結一處？神天菩薩幫幫我，顰兒心裏迷惑的很。顰兒求求神靈提示我，到底小紅是個什麼樣的人？萬一冤枉了好人，豈不誤事！是鴛鴦扯謊嗎，他這些天那兒也沒有去啊？他又不識字。小紅倒是為探寶玉下落出去了兩天，看來定是小紅和強盜有勾結了，我說他怎麼這麼好，人人都擊不退賊寇，怎麼他有這麼大本事！一定是他們合夥演戲矇騙我，這世上怎麼會有這麼忠心的奴婢？我看錯了人，差點被他害了。要是信他的話，以後家敗人亡，我可是頭一個昏主了。」

如此想來，不禁恨從心生，拿定了主意，急忙起身往門外來，急忙召集三個小廝去把小紅叫來。小紅正和母親在家裏談着這幾日的事，忽見有家奴來請，說林姑娘要見他，便笑道：「我這就去，母親在家好生待着。」林之孝家的笑道：「我的兒快去吧！林姑娘定是有事相商，不可耽擱了。」小紅笑兮兮往瀟湘館來，【可憐忠臣不知禍將至矣！】卻見迎出兩個小廝道：「林姑娘在那邊院子裏等你呢。」小紅有些不解，同二廝趕往這邊來。

只見黛玉在花園裏已站好等着了，一見他來了，冷冷的道：「你過來看看這是什麼東西。」小紅笑道：「姑娘拿什麼要我看？」黛玉掏出一個帕子，問道：「這是你的帕子罷？」小紅看了詫然接了細看，果然是賈芸當年送給他的那個，納悶道：「姑娘怎麼有我的帕子？」黛玉冷笑着又從袖子裏掏出一個令牌，說：「這是從你的帕子裏找到的。」~~黛玉~~把令牌往地下一扔。小紅心內大異，察覺黛玉今兒臉色不對，低頭彎腰把令牌撿起，看了半天，不解何意道：「這又是那裏查來的賊贓，姑娘要我去找這偷牌的人嗎？我不認識字，這上面寫的什麼？」黛玉呵斥道：「別裝了！你會不認識？你和賊寇私下往來的事這麼快就忘了？」小紅聽這話不對勁，心裏更迷惑了道：「姑娘今兒是怎麼了，說的話都聽不懂。」

黛玉道：「做賊的都會打掩飾作樣子，只哄不住我。已經有人舉報了，說你跟賊寇有勾結，賈蓉、賈薔給你不少銀子。你今兒逃也逃不掉，快爽爽快快交代了吧。」【顰卿好糊塗矣。且住！且住！】小紅急了，眼中溢出淚來道：「這是那起小人造的謠，有人偷走我的帕子構陷我，姑娘怎麼不辨是非，聽信讒言。」黛玉此時心裏被怒火燒的不明晰了，只是憤恨，也不容小紅解釋，硬說他和賊寇有勾結，收受了諸多賄贈。小紅大呼冤枉，見黛玉扭過頭去不願多聽，哭道：「怪不得人人都說這林姑娘孤高自傲，心窄多疑，果然不假，被小人蒙蔽了眼睛。」黛玉聽罷，怒從膽生，氣的渾身哆嗦道：「你們上去拿皮鞭把他打一頓，看他還狡辯不了。」那三個小廝依令都上去把小紅用繩子吊在樹上。小紅一邊掙扎一邊呼喊：「姑娘再容奴婢解釋，我真的冤枉啊！」黛玉只叫嚷着用力打。那三個小廝果真使勁抽打起來，只打的皮開肉綻，黛玉仍不肯喊住手，口中說道：「要這樣陰險小人做甚，打死正好。」【且住！且住！】小紅哀号啼哭求饒，黛玉仍無動於衷。

不多時，三個小廝打累了，過來問黛玉還打不打了，已經沒氣了。【看到此處，直把人的心攪碎，不忍再看。顰卿過甚了，不禁淚如泉瀑。】黛玉道：「死了就死了，這些日子見過的死人夠多了，我淚也流乾了，心也變硬了。」小廝們七手八腳把小紅放下，只見臉色煞白，全身是血，已魂斷命絕了。黛玉命叫了他母親過來把他安葬了，自己往瀟湘館來。

一時林之孝家的趕來，見女兒已氣絕慘死，瞪着眼睛大哭，撲了上去，嚷道：「我女兒犯了什麼法了，死的這麼慘！你們去把林姑娘叫了來，我問問他去！」起身就跑。

一時賈琮等子弟也驚訝趕來，見小紅一命嗚呼，都嚷道：「出了什麼事了，怎麼好好的把人打死了？」三小廝都搖頭說不知，他們只是奉命行事。林之孝家的咬牙發狠跑到瀟湘館，指着黛玉問：「我們忠心耿耿為主子賣命，卻被無端打死，還有沒有道理？」黛玉道：「他私通賊寇，我也無可奈何。」

林之孝家的道：「姑娘怎麼知道他私通賊寇的，是那個說的？」黛玉道：「你別問了，我不會說的。」林之孝家的坐地上大哭起來：「我的兒啊，你死的不明啊！我滿以為忠心待主就能討得主子歡心，誰知君子易從，小人難侍，那些苛刻的主子實難討取他的歡心，這樣的主子不是君子啊！」【罵的好！天下所有心安理得者都來喫一棒喝。】直哭的涕淚縱橫。黛玉聽了，心中煩惱，起身走了。

林之孝家的又趕往花園來，卻見賈芸正蹲着抱着小紅大哭，走過去扶賈芸道：「偺們走，離了這園子。自古主子都難服侍的很，偺別自作多情了。」賈芸淚眼紅紅的瞪着他道：「林姑娘怎麼這麼混，我問問他去！」林之孝家的忙阻道：「別去了，人家高傲的很，待人理也不理的，沒的碰一鼻子灰。」賈芸仰頭悲憤望天哭道：「天神老爺，快教教芸兒，怎麼自己人還跟自己人過不去了呢？」林之孝家的忙彎腰去抱小紅，賈芸從腰上扒出一把刀子，往腹中猛的一插，大叫着倒地翻滾。林之孝家的嚇的大喊：「女婿，你怎麼也做起傻事來！」哭着又去抱他。忽見賈琮等眾宗族子弟又跑了過來，將賈芸、小紅抬走了。

卻說黛玉在房裏心亂如絲，理不清個頭緒，出外找人探問巨細，忽見侍女春花哭着跑~~進~~過來道：「姑娘，芸哥小紅姑娘都死了。」黛玉猛然一驚，沉思着~~又坐了下來~~站定了扶着修竹，心想：我一時氣的急了，將他打死，雖說罪有應得，可鴛鴦的話也有幾分可疑，怎麼壞人這麼不小心，把個令牌就遺失了呢，若是故意丟下叫鴛鴦揀去，豈不糟了。越想越覺自己太過衝動，忙喊了侍女春花、秋月，邊走邊命二人去把鴛鴦叫來，~~侍女~~秋月說：「鴛鴦姑娘剛剛背了包裹從角門出去了。看門的問他為何出去，他說是林姑娘要他去外面打探寶二爺的下落。」

黛玉走到瀟湘館門口，聽了秋月一句話，如天旋地轉，一時吐出血來，不覺昏倒。~~侍女~~春花兩個人攙扶着黛玉到屋裏來，忙喊了紫鵑、雪雁出來，又是灌湯又是哭叫，纔把黛玉喚醒。黛玉一睜開眼就要往牆上撞，嚇的三人急忙拉住了。

紫鵑哭道：「姑娘怎麼了，早上不還是有說有笑的嗎，怎麼又不對了？」黛玉哭道：「要我死，我有罪！我錯怪了小紅，我沒臉活着了！」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紫鵑等聽了都~~獃~~怔住了。黛玉大罵道：「趕快叫人把鴛鴦這個叛賊抓回來，我要剝了他！」又喘成一處，閉了眼，眼淚流了下來。侍女「嗯」了一聲跑出去叫人。

黛玉便叫雪雁開箱，拿出那塊令牌，扎掙着拿硯臺狠命的砸那令牌，卻是只有打顫的份兒，那裏砸得破。紫鵑早已知他是恨鴛鴦，卻也沒法，只說：「姑娘身子要緊，莫要動氣。」那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紫鵑連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着放倒，黛玉卻又把身子欠起，~~黛玉~~掙手不開，喝道：「紫鵑別抓我，我出去給他們道歉去。」紫鵑鬆了手扶着黛玉陪他一道出來。黛玉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林之孝家的，問了問別人纔知他已經和園中百多人離開賈家走了。黛玉聽了這一句，如同一個疾雷，心頭亂跳。站在山坡上望着遙處，渾身癱軟倒在地上。紫鵑急忙扶他起來，往回來的路上走。

黛玉顏面雪白，不住咳嗽，握着帕子，顫巍巍的侘傺走着，走一路哭一路，幾次要投水撞樹，都被紫鵑攔住了。黛玉此時心裏酸辣苦鹹堆於一處，「哇」的吐出一口血來，道：「偺們家完了，走了一百多~~年~~人，這個家亡在我手裏了。」紫鵑也哭得心碎腸斷，道：「姑娘何必自怪自怨，這都是他們的罪過啊。」黛玉~~也不回去，站~~在沁芳亭依着欄杆~~望到日落黃昏~~駐足凝望，~~哭個不住。~~紫鵑勸也無益，只好陪他站着落淚，不覺天色已黃昏，黛玉思忖再三，往園中走來。

話說園中眾人聽說黛玉剛愎不明，亂殺功臣，不肯服從了，都商量着一同離開賈家，另覓路子。黛玉不顧天~~色已晚~~已傍黑，跑到各房裏去遊說道歉，說的嗓子都啞了，都說不動眾人的心，眾人都待他冷冷的。黛玉直哭了一夜，後悔了一宿。天明也不梳洗，叫紫鵑到園中看看眾人都走了沒有。

紫鵑來到園中，見眾人背着包袱要走，哭着攔勸。眾人不聽，抬腳要走。忽見園門大開，趙姨娘、錢槐領賊寇又闖了進來。眾人嚇的抱頭就逃，眾賊寇不由分說，見人就砍，見人就殺，只殺的屍骨遍地，堆成小山。紫鵑嚇的哭着跑回瀟湘館，侍女端着金盆要黛玉洗面，黛玉獃獃的發怔。紫鵑哭道：「姑娘快走，強盜們又來了。」黛玉滿臉是淚，只獃獃的說：「你們逃命去吧，不要管我。」紫鵑又跑了出去探看，一會兒回來道：「衛公子和琮三爺帶着人正和強盜打着呢，偺們的人都英勇的很。」黛玉仍流淚不語。

外頭打了一陣又一陣，直打到天黑還沒有停休。紫鵑到茶房裏去端藥，剛走到窗子下就聽見賈菖、賈菱說：「嚇死人了，外頭死了這麼多人，幸好他們叫偺們只管着煎藥，不然偺們也得上去迎敵了，豈不怕死人！」只見紫鵑進來道：「藥煎好了沒有，林姑娘等着喝呢。」賈菖、賈菱道：「已煎好了，你端了去吧。」紫鵑一邊端着一邊說：「還是個男人，怕成那樣，平日裏就會欺軟怕硬。」賈菖、賈菱都道：「你懂什麼！」見紫鵑出去了，都冷笑道：「這回姓林的可有罪受了，裏面加了劑量比以往大了一倍，又添了些如狼似虎之藥，誰叫他平日裏待偺刻薄了，這都是他自找的。」都偷笑了起來。

且說黛玉見紫鵑回來端來了藥銚，倒入茶碗，本不想喝，被紫鵑等催了幾遍，纔勉強端起喝了。因問：「外頭怎樣了，你們出去瞧瞧。」紫鵑出去一瞧，慌忙回來道：「不好了，偺們的人死了好多，都趁夜躲起來了。姑娘快想想辦法吧，園門恐怕被強盜守嚴了，出不去了。強盜們都提着燈籠搜屋子呢，倘若叫他們搜到了偺們，可怎麼是好。」掩面而泣。雪雁也泣道：「外頭那些賊叫嚷着說見了林姑娘，莫要亂動，說有個錢大哥看中姑娘了，要留着給他。」黛玉聽了，氣得渾身亂顫，大罵：「狗賊信口胡沁，不如把我命要了去。」忽覺腹中翻江倒海一般，霎時藥勁發作，說不上什麼味了，可謂生不如死，扎掙着伏在炕上，大汗淋漓，喘道：「紫鵑給我端的什麼藥，喝下去要死不能活，難受的要命。」

紫鵑唬的急忙上來幫他捶捶，黛玉叫他不要捶了，強忍着嘆道：「我不怪你，如此看來，偺們是極易落入狗賊之手了。」紫鵑聽了，不言一聲，流淚與黛玉相偎着，黛玉喘道：「打我進了這府裏以來，老太太、太太待我無不盡心，你雖是我的丫頭，可卻像我的親姊妹一般，說什麼主子、丫頭，以往我把這些名分看的過了，大家都是人，誰又比誰多出什麼來呢，我以往待你太苛刻了些，如今後悔亦遲了。」一席話說的紫鵑低頭哭了起來道：「今生能伺候姑娘，就是我的福分了，我要守姑娘一輩子。」黛玉強顏笑道：「那些賊人立等要闖進來了，古來國破爭戰，女人總是被踐踏，或賣到青樓，我好擔心你和雪雁，我是誓死要保持清白了，就是一頭碰死了，力拚一場，也不可被狗賊玷污了。」

紫鵑偎着含淚笑道：「我同姑娘想的一樣，想偺們都是女兒清潔之身，未曾沾染了男人氣味，我決意以死全節。」只見雪雁過來，急切說道：「姑娘快想想法子罷，園門怕是被強盜守嚴了，出不去了。偺們再叫壞人抓住侮辱了可怎麼是好？」黛玉聽到「侮辱」二字，神色一驚，又轉而笑道：「那裏到這個利害份上了，你們到外頭看看，有沒有山洞可以躲起來，我想起來寶姑娘院子裏有翠嶂假山石可遮人眼目，雪雁快收拾了東西，備些喫的，偺們都趁夜藏在裏頭。」

雪雁點點頭，「嗯」了一聲去裏間找喫的去了。~~黛玉找了紙筆，在一塊布上寫道：一切罪過只怪罪我一人，勿傷府中諸人，若見了吾屍，任由流賊裂分。林黛玉。~~黛玉看他出去了，又閉了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命紫鵑開箱，從裡頭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又要紫鵑取來一錠墨，持筆在那絹上寫道：

「今勢至於此，余已有死念，借綾羅託肺腑之言：余粗鄙如庸之族眾，不堪雋才中興，美譽留世，反誤殺好人，弄得家敗人俎，真真痛切於心。思及諸多因果、前後去來，皆是余一人過錯，望賢能之兵不可因吾之罪孽，降罪眾人，大興殺伐，余允屍身示眾憑爾等千刀萬剮，只求放過無辜家人奴僕。切記切記！」

紫鵑不識得字，以為他又賦詩寄興，看他寫完，又勸他坐下歇口氣養養神。黛玉又對紫鵑道：「你快給我找根繩子，我把詩稿、書本捆了藏山洞裏。萬一叫他們看見了，也是燒毀。」紫鵑應了一聲到屋裏屋外找了半天，紫鵑找來一根繩子，說：「~~用衣服一包不一樣嗎~~何不用衣服一併裹着？」黛玉奪了繩子道：「快到裏面收拾去，找些喫的，偺們到山洞裏藏幾天，再趁他們不留意跑了。這繩子可用的地方多，豈能少了？」

紫鵑到裏間去找詩稿書本。黛玉因被菖菱下了虎狼藥，渾身難受，欲死不能，欲活受罪，解開繩子紇繨拿了繩子就跑了出去。紫鵑翻找多時纔抱着書本、詩稿出來，卻見黛玉已不見了，嚇的急忙到門外去找。又不敢呼喊，怕被賊寇知覺，只是偷偷的尋找，卻見外頭雖有朗月，只是比不得白天易瞧，故找了好幾處，都沒有找到，心裏如火燒油澆一般。

且說黛玉見天已近拂曉，一輪圓月照的路徑依稀可辨，趁着~~明月高照~~亮光在園中急走，東看看西瞧瞧，只見到處都是屍骨堆積，全是自己的人，心裏雖悲憤交加，只是因長年哭啼，眼中已經淚盡，哭不出一滴淚來，知道大勢已去，加上藥勁攻發，渾身辛苦，又怕被賊人侮辱，污了清白，不如一死倒也乾淨。不覺來至柳葉渚邊，只見槐柳成陣，月瀉樹林，四周樹影紛紛，花影叢叢。正是：

紅粉佳人林黛玉，才比道韞貌絕倫。紅粉佳人林黛玉，才比道韞貌絕倫。

嗚咽沐月出綉閨，匆踏落花嗟怨深。凝悲沐月出綺戶，憤踏飛花嗟怨深。

可憐離人遙雙看，今夜相思孤月輪。可憐離人遙雙看，相思今夕鏡月輪。

山河恨重情何極，舉國縞素泣萬門。誤中讒言恨何極，冤魂散去更難尋。

天運舛亂館苑滅，滿目悽慘鬼聲吟。天機滅亂長城毀，縞服遍地泣萬門。

只恨世人呲目凶，妙齡奈何泉路尋。只恨世人呲目凶，妙齡奈何泉路沉。

哀聲何處訴知心，生未挽手死獨人。哀聲悔慚知誰訴，未挽君手赴地魂。

 慮念王孫見其誰，傷情處處愧思君。

誠嘆世亂非汝罪，請速消念迴轉身。怨嘆危局撐厄境，請消瞬念速轉身。

污濁天地誰清潔，權錢世界虎狼蹲。污濁天地誰清潔，權錢世界虎狼蹲。

孤身決守生死念，卻是眾心又何忍。孤身決毅起死念，拋家棄國丟殘局。

無奈卿意實難挽，唯見樹影落滿身。無奈卿意實難挽，唯見樹影落滿身。

黛玉靠在一棵柳樹上喘了口氣，不禁仰天悲望，想道：我今之罪可算罄竹難書，錯殺小紅，致使賈家敗於我手，眾人也受我連累丟了性命，如今我死有餘辜，怪只怪蒼天無情，包容賊人惡行，輕縱他們肆意作亂，我亦似嫦娥悔意甚深，欲赴廣寒宮，真真恨入骨髓。我此刻雖然死了，又怕別人發現不知名姓。雖得了個全屍，卻未必有人肯埋。四顧看去，在一棵槐樹旁邊有五棵柳樹，想出個法子，~~不覺靈機一動，~~乃從袖子裏掏出兩個舊帕來，乃當年寶玉病時贈與他的。又想：日日當著人面拿它擦淚，人人都知是我之物，且上面還有字跡，下人會看的出來。尋了個柳樹洞，放在裏頭。仰首見上面枝繁葉茂，可以擋的些風雨，莫淋壞了帕子，倘若有人見了，俯首即拾。又在柳樹旁邊的槐樹下站了，恰有個垤堄可踏，將繩子往高處一投，穿過枝椏過來打了一個死結，望着遠處連呼三聲寶玉，將頭兒望繩裏一伸，足兒一蹬，~~頓時~~忽然眼前漆黑~~一片~~，辨不出方向。一時靈魂出竅，悠悠蕩蕩不知身欲何往。

~~忽然聽見~~忽聞空中陣陣音樂之聲，~~只見~~乃是一群垂髫仙女抱着~~各種樂器~~琵琶~~奏樂~~奏着鼓樂，~~跟從着一女飛來，~~圍着一個面熟之人乘着繡幢翠蓋飄飛而來，在黛玉身旁稽首停了，黛玉心中正自恍惚，仔細兒一瞧，竟是秦氏~~飄飄~~悠悠蕩蕩而來，對他作個揖道：「我等奉警幻仙姑之命來接絳珠妹子回太虛幻境。」黛玉愕然道：「此話怎講？」可卿道：「我本警幻之妹可卿是也，因妹子生前是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之絳珠草，受赤瑕宮神瑛侍者日日以甘露灌溉，欲酬報他甘露之惠，故下世為人，用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今已還盡，故請妹子到太虛幻境司掌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幾處，妹子快隨我前去銷號。」黛玉聽了，恍然大悟道：「謝謝姐姐指點，不然妹子一生不得明白。」可卿攜了其手，幾個仙子擡過仙輦彩轎，攙扶黛玉坐了，翠帶飄揚，鼓樂接引，飄飄蕩蕩飛往仙界去了。

話說紫鵑四處尋找不到黛玉蹤跡，忽在柳葉渚邊看見黛玉吊死在槐樹上，嚇的大哭。正是：

癡意濃情凡塵遊，風摧林秀英雄愁。

堪憐綺樓守不在，淚似春江水悲流。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八回 繫新絛嗟慰失意人 拾舊帕悲悼寂寞骨**

~~詩云~~題曰：

蕭蕭落~~英~~葉皆陳跡，錯認紅塵堪痛惜。

~~王孫~~貴胄倏歸~~悲風動~~驚頹壁，~~一片~~相思一片化欷歔。

話說紫鵑在柳葉渚邊找到黛玉時已經遲了，黛玉已經吊在槐樹上氣絕身亡。紫鵑將黛玉抱下，大哭着扶着晃道：「姑娘，醒醒罷，別嚇我啊。」黛玉只是往地上歪倒。紫鵑撫屍悲聲大放道：「姑娘怎麼這麼傻，你去了家裏可怎麼辦啊？」又晃了幾下，情知無望，忽然又哭又笑的，也不理黛玉，起身搖搖晃晃走着，嘴裏不停說道：「姑娘，這裏冷啊，該回去喫藥了。他們是虎狼心腸，會下毒手的。姑娘，回去罷！」邊走邊哭笑不住，又道：「這裏容不下偺們，偺們是該回去的時候了。」又忽然高聲喊道：「姑娘回去罷，他們不是好人啊！」走一路喊一路，聲音裏帶着悽楚悲涼，聽的人悚然驚畏，驚飛些棲鴉宿鳥，撲楞楞飛往空中去了。

紫鵑未覺疲倦，在園中走了一夜，喊到大天亮，纔歪倒在沁芳亭下睡著了。趙姨娘、錢槐一夥夜間把園中殺的昏天胡地，一時乏了，都在寧府各個房裏睡了。天剛亮，養足了精神又持刀往園中吶喊着奔來。賈家昨兒死亡甚重，只餘下衛若蘭、賈琮、李紈、賈蘭、賈菌母子、賈衍扛着梯子。

賈珖、賈瓔、賈琛、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芝、賈荇、賈芷和二十多個奴僕都慌忙往菜圃裏跑。賈琮焦急問道：「林姑娘也不知往那裏去了，院子裏一個人也不見。」衛若蘭來不及回答，把個梯子放在牆上，叫李紈、賈蘭、賈菌母子先爬上去。忽見強盜們亂嚷着奔了過來，都嚇了一跳。李紈、賈蘭、賈菌母子已經翻過牆去。賈琮剛把腳邁上梯子，就上來幾個強賊把他砍倒。賈珖、賈瓔、賈琛、賈藻、賈蘅在菜圃裏和賊寇拼殺，又被砍倒兩個。

只見一個佩戴金麒麟的公子急匆匆趕來，正是史湘雲之夫衛若蘭，其所佩戴之金麒麟正是史湘雲所給。衛若蘭彎弓射向賊寇，兩人中箭慘叫倒地。趙姨娘、賈環邊跑邊喊：「快抓住那個姓衛的，別讓他跑了！」衛若蘭一腳踢倒一賊，又彎弓往菜圃裏射了一箭。只聽「啊呀」一聲，錢槐胸口中了一箭，疼的倒地扎掙。賈環唬了一跳，忙跑過去扶他。衛若蘭見寡不敵眾，無計可施，含淚翻越牆頭逃走自便了。

餘下子弟、家僕拼殺了多時，俱被殺死。趙姨娘笑道：「他們的人都死絕了，偺們勝了。」眾賊都哈哈大笑起來。賈環彎腰哭着搖晃錢槐道：「錢大哥，醒醒！錢大哥，醒醒！」趙姨娘急忙和眾賊圍了上去，見錢槐兩眼一翻，頭兒一歪，死僵僵了。趙姨娘含淚罵道：「姓衛的，我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以後走着瞧！」忙指使着眾賊抬了錢槐及幾個傷亡的弟兄往園中來。眾賊埋葬了錢槐等。

且說衛若蘭長途跋涉往家趕，沿路都是兵戈喪亂，一時經過鄜州，遭遇流寇殘害百姓，義憤填膺，加入當地豪英隊伍，奮力抗殺賊人。月高風靜，賊人散去，衛若蘭獨自步入一家不知名姓府邸，看到宅院人去樓空，草深苔濃，坐在窗前望着皓月，難以入睡，想起史湘雲與一對小兒女尚在遙遠家中，此刻定是擁被等人歸，想起湘雲睡覺不老實，一雙玉臂露於清輝之中，無人為他掖被子，何時夫妻倚着薄幔，凝淚共看郎月照？越思越悲，不覺淚濕襟袖。

日已當午，趙姨娘、賈環在榮禧堂擺開宴席，~~慶功賀喜~~既而備犒宴之禮。賈環舉杯道：「晚間偺們再痛喝一夜，既是闔宅已歸我有，我就是頭一個主子了，明日論功行賞封職。」馬道婆笑道：「日後大家都跟着沾光了。」與旁邊一賊碰了杯，一揚脖喝了。

趙姨娘道：「園子裏白骨堆的如小山似的，也不好看，以後住着也不雅，叫小的們把屍骨都用車拉往城外白楊村青楓林裏去！」於是喚了十幾個弟兄去忙這事。趙姨娘正和馬道婆說著話兒，忽聽遠遠有哭喊聲道：「姑娘回去罷，他們不是好人啊！」聲音悽慘悲愴，聽的人身上發毛，忙叫了下人過來道：「這是那個不怕挨刀的亂嚷，還不教訓了？」一賊笑道：「不知那府裏一個丫鬟，喊了一夜。這回又喊了起來，嘴裏都吐出大口血來，仍不停口，原是個瘋子。」趙姨娘道：「瘋子理他做甚！偺們喝偺們的，聽他喊的象唱小曲似的，挺有意思的。」眾人都笑道：「正是，正是！有他一邊唱着小曲，偺們喝着小酒也挺悠哉悠哉的。」

賈環多喝了幾杯，忒斜着眼踢了一賊一腳道：「聽爺爺的話不？日後我也疼惜着你，快給爺爺跪下磕個頭，爺爺我賞你一杯酒。」那人忙跪下仰頭道：「求爺爺賞一口罷，我們做奴才的也嚐嚐什麼味。」趙姨娘、馬道婆都哈哈笑道：「他給你倒的是馬尿，他哄你呢！」眾人都跟着大笑起來。那人笑道：「是馬尿我也喝，誰叫是主子賞賜的呢。」賈環頗為得意，令眾人抬過箱子來，把裏面從各處搶的珠寶首飾往地上一倒道：「這是給你們的賞賜，誰搶着了歸誰。」眾賊都一鬨而上，亂嚷着爭搶。有幾個還罵罵咧咧的去奪一件手鐲。趙姨娘抓了一把銅板，往空中一撒，慌的眾人都彎腰去拾，頭撞着頭也不覺的疼了。大家喧鬧了一天，夜間仍擺着酒筵，喝個昏天黑地。

只見一賊笑着進來稟告：「園子裏的屍骨都已拉到城外埋了。下剩的~~可能~~興許還有，明日再逐一尋查。」賈環皺眉道：「那個瘋子是姓林的丫頭名喚紫鵑的。偺們喝了一天，他也嚎了一天，盡是什麼不如歸去，討厭的很！快把他扔湖裏淹死算了。」一賊笑道：「剛派人過去瞧了，那丫頭吐了一路的血，已經死了。明日也帶着扔城外罷。」賈環疑惑道：「怎麼姓林的沒聽說他在那裏，死活也不知？」眾賊都笑道：「白天埋了這麼多屍骨，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也許裏面就有也未可知。」賈環聽了只得作罷。眾賊正在豪飲，忽然一賊來報：「賈大哥，姓柳的那群狗道士跟賈蓉那一夥又闖進來了！」賈環聽了大驚，忙命眾賊集中了去跟他們拚命。眾賊寇持了刀劍奔了出去，和外頭闖入的廝殺起來。

且說柳湘蓮、冷子興、賈蓉、賈薔、薛蟠率眾寇和趙姨娘賈環的隊伍幹了一夜，將他們逐出園子，又追到城外，誓要剪除乾淨。趙姨娘、賈環都跺腳喟嘆道：「偺們的人竟敵不過他們，倒死傷了大半，只好逃往外地另作打算了。」懷恨蒙羞而去。賈蓉、賈薔、薛蟠、柳湘蓮、冷子興見趙姨娘勢敗逃走，都拍手笑道：「園子又奪回來了，該偺們好好慶賀一番了。」

於是大設筵宴，由妓女雲兒、多姑娘、芳官等十二個戲子陪宴。那多姑娘原是晴雯的哥嫂，最是風月場裏慣家，自打府中家反宅亂一來，他便見風使舵，大肆招攬才俊，拿出看家本領，同那些賊寇日夜鬼混，一則保全了性命，二則足了他淫浮之念，可謂是招蜂惹蝶、炙手可熱，毫無羞恥之心，其夫多渾蟲亦不知逃往何處去了。

薛蟠一邊調笑雲兒、多姑娘，一邊令芳官幾個唱曲助興。

薛蟠舉杯要齡官唱一套《盤絲洞》，齡官冷笑一聲道：「先到裏頭穿了戲服，待會兒出來。」薛蟠笑嚷：「那就快點扮了出來，我看看扮相俊不俊。」賈蓉、賈薔、柳湘蓮、冷子興都笑着要他忍着性子等。忽然一賊進來報：「不好！那十二個戲子偷了一箱子珠寶跑個沒影。派人到外頭去找，見他們跑遠了，追不上了。倪二騎馬追去了。」

賈蓉聽了大罵：「我早說這十二個娼婦手腳不穩，果然應到今日。」薛蟠也~~唉~~咳聲嘆氣道：「內中那麼俊的幾個也跑了，小曲兒也聽不着了。」賈薔舉杯笑道：「女人多的是！何必自尋煩惱，還是飲酒要緊。」柳湘蓮、冷子興也笑着舉過杯來。大家觥籌交錯，划拳行令起來。不大會兒，倪二喘吁吁進來道：「林子裏樹密，他們東繞西拐，已看不見了，我只好回來了。」

賈薔舉杯笑道：「跑他娘的腿！倪大哥快坐在這邊，大家豪飲。」倪二挨着薛蟠坐了。冷子興笑對薛蟠道：「薛兄功勞不小，要多飲幾杯。」薛蟠道：「我有什麼功勞！不過是兄弟們上前，我只是在後面謀劃罷了。」冷子興笑道：「若不是令妹出計叫鴛鴦在姓林的面前說小紅的是非，偺們還攻不進來呢。」薛蟠道：「也沒什麼，不過妹妹讀了些兵書，比我多識了幾個字，纔出了這個……什麼來着？」賈蓉豎擘笑道：「反間計。令妹高明的很，薛大哥以後要學着點。」薛蟠笑了笑，因心裏高興，痛飲了幾大杯，自覺有些醉了，便要回山莊歇歇，起身便要告退。

這時，一下人過來扶着他道：「大爺不是要拿什麼新鮮玩意給小的們看嗎，怎麼又忘了？」薛蟠一拍腦袋道：「看我這記性，說了幾次都記不住。」那人撇嘴道：「大爺沒有那玩意就別誇下海口，要兄弟們等的心焦。」柳湘蓮、冷子興湊過來問：「什麼好東西，我們也看看。」薛蟠道：「不值一提。是我那年在蘇州買的香袋，擱箱子裏幾年了，都沒有拿出來過。兄弟們沒有見過，我這就回去拿來給他們一觀。」說著要倪二扶着出了園子往紫檀堡而來。

薛蟠回到山莊，一進了屋子就翻個不住，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怕見了兄弟們不好說，又叫他們說嘴，不覺動了氣，喝問寶蟾道：「這箱子你開過沒有，怎麼那個十錦香袋不見了？誰拿去了？」忽見金桂掀簾子進來道：「還不是你那人見人敬的好妹妹拿的。那年巴巴的放在賈家園子山石上，鬧了一場風波。你們也不知安的什麼心，做出來的事都夠使了。」薛蟠聽了發了個怔道：「又有你說嘴的了，沒有了就沒有了，以後再買罷了。你那時又沒有嫁到偺家，怎會知道這個？」推着金桂往外趕。金桂冷笑道：「你忘了那日你喝多了，要拿給我看，說要助助偺們的興來者，我去找，鶯兒偷偷告訴我說那年已被你妹妹取走，不知做什麼用場了，我聽賈府的婆子們說抄撿大觀園就是因一個香袋而起，我估量着你們得不到寶玉，就去陷害別人。你們做的事怕別人知道，我偏要嚷出來，看你們還怎麼哄人！」

薛蟠怕寶玉在那屋裏聽到，只得陪着笑道：「好了，別嚷嚷了，今兒我服侍你罷。」金桂鼻子眼裏哼了一聲摔簾子出去了。寶蟾道：「留着他也是個禍害，不如打發了他。」薛蟠道：「怎麼打發，出去他還不是亂說偺們薛家的不是？難道要把他宰了不成？」寶蟾聽了不覺一怔。

且說寶玉在那邊屋子裏聽見金桂在吵鬧，起身要到裏間迴避。襲人道：「他們成日吵着過了，偺別管他們。二爺帶的玉怎麼丟了，是那個偷的？」寶玉嘆了一口氣道：「什麼勞什子，丟了就丟了，提它做甚。」襲人道：「寶姑娘昨兒找了一塊，和你那塊式樣不差多少，就找人也照着原來的刻了字，我去拿來給二爺帶上，也好驅驅邪。」

寶玉此時心情煩悶，想到自己來這兒多時，家裏事情一概不曉。黛玉是投在那個井裏，寶釵說的不詳，自己要祭祭他也沒有機會回去，不覺長嘆一聲，墮下淚來。襲人去寶釵屋裏拿玉，見鶯兒已把絛子打好了，正在拿給寶釵看。寶釵道：「青色配上金邊，正是好看。襲人，你拿了給寶兄弟繫在脖子上，再把玉絡在裏頭就妥當了。」襲人答應着接了玉，往這邊來，見寶玉坐着流淚，自己也忍不住掉下淚來，把絛子掛在寶玉脖子上。

寶玉本討厭這些世俗玩意，又怕掃了襲人的興，只得任他繫了。襲人安慰他道：「人死不能復生，再記掛着又有何益？寶姑娘挺不錯的，沒有不讚的。二爺也不小了，該想着婚姻大事了。」寶玉嘆氣泣道：「如今家破人亡的，我那有心思娶親，以後再提罷。」倒向炕裏歪着。襲人擦着淚往自己房裏去了。

且說冷子興、賈蓉、賈薔、柳湘蓮和眾道士、賊寇在榮寧兩府嬉鬧了兩天，日日把盞划拳，夜裏都尋房子睡了。誰知半夜園中鬧鬼，那些死去的冤鬼影影綽綽的悲慘哀号，嚇的眾賊寇渾身毛骨悚然，更有幾人親見有鬼到屋子裏要掐死他們。賈蓉、賈薔夜裏也被幾個冤鬼追逐，都抱頭鼠竄，躲在草垛間不敢出來。因外地戰亂不斷，賈蓉、賈薔把眾賊召集了，離了賈府到異地打仗去了。賈府空空無人，寂寞清靜，一連數月都沒有人來。園中的花草林木因無人照管，都漸漸枯萎了。到了深秋，更是淒涼荒蕪。

且說~~到了第二年，~~寶玉在紫檀堡住了幾個月，~~不覺又是~~堪堪已是第二年深秋，因惦記着家裏，趁寶釵襲人等不留心，偷偷跑出山莊，星夜趕回府中來，人倦神乏，在賈府門口睡著了。天色剛明，寶玉醒來，強睜澀目，揉了揉眼睛，抬頭看園門的牌匾被人戳了幾個洞，忽見兩個兒童從門邊露個頭，不認識，喝問二童道：「你們是那裏來的，跑府裏做甚？」那二童過來打量了寶玉半天道：「我們見過你，你不是這府裏的公子嗎？這園子一個人都沒有，淒清的怕人。剛剛我們從裏頭出來，啥寶貝也沒有見着，在那渚上柳樹下看到一具白骨，嚇死人了。又從那柳樹洞裏掏出兩個舊帕子，以為包着什麼值錢的首飾，展開一看，空空如也，掃興。」二童搖搖頭走了。

寶玉聽了，也頗感傷，信步往園中走來，卻見：

樓閣依在，廝人已空。時艱年荒，骨肉流離。弔影孤愁，誰知凭欄意？天際飛鴻，排成人字。

又把榮寧兩府走了一遭：滿目淒涼，空念舊事。浮生千萬緒，化作淚千行。聚時如春夢，散時無覓處。

又來至瀟湘館，卻見屋僨牆毀，瓦礫遷挪，竹林被人砍去，不餘半點，枯枝焚集，餘灰未燼，只留平地。寒煙漠漠，落葉蕭蕭，人面不知何處尋，空留熱淚情難寄。步入房中，卻是桌翻椅倒、紙片撒了一地。藥爐打碎，帳幔鋪地，樑上結滿蛛絲。

忽然聽見有人念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我知是誰？」不覺一驚，聽聲音是從窗外傳來的，走出去一看，只見黛玉的鸚鵡站在一棵枯樹上不停吟哦，原來鸚鵡失去了主人，獨自外出覓食，恢復了野性，叫到：「林姑娘回來了，林姑娘回來了。」寶玉佇立鸚鵡面前飲泣，鸚鵡念到道：「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寶玉用手撫之，鸚鵡扇動翅膀，驚飛起來，往遙處飛去了。寶玉不覺大哭，自語道：「林妹妹，你上那裏去了？我回來遲了！」

忽然想起早起門口那兩個小童說的：在渚邊看見一付白骨和兩個舊帕。不知又是那個冤死的丫頭，不如過去憑弔一番，以訴悲愁。於是又把大觀園各處逛了一番，不覺來至柳葉渚邊，看見槐柳成陣，空寂無人。

果在槐下看見一付白骨，近旁柳樹下擱着帕子。走去彎腰拾了，仔細一看，大喫一驚，心想：「這不是那年我病了時託晴雯送給林妹妹的嗎？怎麼扔在這裏？」再一想，全明白過來了：「這白骨不正是我朝思暮想的林妹妹嗎？」不覺天旋地轉，昏倒在地。

良久，寶玉被冷風吹醒，瘋了似的大哭着撲到白骨上喊道：「林妹妹，你死的好慘啊！神天菩薩對你不公啊！別人都有壽終正寢之所，你卻孤零零死在這荒渚野外，連個葬身之處都沒有。我來遲了！我好恨啊！」說完望着蒼穹瞪着雙眼哭道：「神天在上，你怎麼不開眼啊！我詛咒你這厚地高天，連好壞都不分。老天，你何時纔睜開眼啊！」低頭望望白骨，又哭道：「妹妹，我思念你肝腸都要哭斷，你怎麼狠心獨自去了。」說著，在地上插了幾根樹枝，又找了一根木棍，在那地上邊哭邊念，摛藻寫下長篇誄文道：

維干戈寥落之年，霜淒風緊之月，悲艷傷紅之日，怡紅院落魄公子含悲灑淚，唏噓考答蒼茫高天，感懷觸緒，長歌當哭，嗟悼亡妻。思及奠祭之所非祠非堂，僅荒渚野隴，衰蓬枯草，怎不~~悲恨~~哀怛盈腑，憤怨塞胸？然一無香燭佳~~酩~~鬯，二無樂奏拜毯，三無~~果品臘豬~~籩果豬膰，四無陪祭獻帛，清酌庶饈，一無置備，僅拔茅以茹，折柳插槐而已，終不免愧悔嗟泣，無可如何至矣！思及當初妹妹所作：「天盡頭，何處有香丘」語，而今竟成讖言，濁玉淚亦殆盡，思慕感悼，豈有另備奠儀？悽惻哀痛，恨無瑤臺仙藥。然情真意切，足表誠心，望妹妹泉下息怨體諒，吾今玓瓅蒙塵，實乃瞻~~前~~首不能顧~~後~~尾，唯有以虔誠癡心感我知音。~~又~~猶記卿詩曰：「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字字句句，似沾淚血。

吾妻林氏黛玉自臨人世，迄今凡十有九載，鄉籍姑蘇盛地，傑出名宦高府，幼而聰慧能詩，勤讀苦學不輟。棨戟拋卻故里，遠投親眷新廬，萱椿終不相首，永作他鄉之客。顰顰芳誕，立春某年，獨弟夭折，棠棣惟單，慈母先卒，無人疼憐，拋父進京，竟成永憾，愁腸百結，誰知肝膽？魂歸異地，難回故園，天若有靈，魂送家山，哭卿夭逝，俯地淚漣。閻君曖昧，好人收命，鬼吏不明，善惡俱殫，時短情長，陰陽隔斷，空表衷腸，淚如湧泉。淒婉一生，存者徒悲，清福不享，咳疾弱殤，秋風戚瑟，苦雨悲涼。追舊疇昔，嫻淑端芳，蒼穹有影，萬里崇光。睦結無爭，待人厚誠，修身恪禮，巧手善縫，詞香句麗，丹誠不泯，煢煢孤獨，何歸家鄉？雲山疊疊恨迭迭，江水泱泱情怏怏，天地文章毓粉黛，乾坤靈秀鍾紅妝。思其容則清雅飄逸，堪同西子比娉婷；思其度嬌姿弱態，敢與飛燕賽嬋娟；其品貌則花月猶覺淺庸，其風度則茝蘭自為慚憐；看其眉娟麗似蹙若顰，橫雲卧柳，一番韻味，華章莫述；看其目明~~秀~~瞮似凝悽含露，點漆灼星，萬般憐愛，斐文難賦；量其才則道韞擲筆，宋玉神疏；念其尊則金玉陋俗，珠翠粗鄙，祿蠹看官慚顏，世俗孺媼咸仰；其為潔冰雪尚有微塵，其為尚崑崙猶在足下，其為節勁竹可同比肩，其為德松柏堪譽深長。妙筆興詠有章，詩社菊花魁奪，文雅點灑馥郁，似聞桂醑蘭香；儉約惜物尚古，閨性嚴毅平修；持家以寬克眾，德美旦奭清一，疏昵惟善是嘉。孰料晴日蒙蔽烏雲，姣蘭偏逢狂飈，濁霧彌掩清靈，碧空潑染濃墨，遂使明妍褪盡罔屈，佳思淪為幽沉，飛龍陷於曲沼，遺恨無盡無窮。蒹葭似聞冤啼，匝地疑有悲聲，悲呼恍出荊棘，憤怨如聚蓬榛，蔓延天地，直上蒼穹。赤子黼黻，願以眾命換取玉容仙質；銀漢霜娥，齊助月兔搗杵回生之藥。然芳姿終散，倩影難尋，一把辛酸，唯嘆夭折。楓楊蕭蕭，陰陽浩浩，杳杳潛寐，千載不寤。年命譬如朝露，失我故歡；人生忽如風絮，余之永傷。憶昔妹妹拋家別父，孤苦無依寄身府下，姊娣悉慕詩才，奴婢咸仰深恩。雖有慈祖仁親呵護，忠婢貞鬟勤侍，然內心悽苦又誰能知？曾記妹妹初來始見，睹顏面善，權作舊時相識；心有靈通，恰似遠別重逢。感慕嬌顏弱姿，送妹顰顰妙字，厭俗高低不擇，癲狂狠命摔玉。親密友愛意重，青梅竹馬情深，晨夕言和意順，行止略無參商。金玉謠言生妒，熟慣難免求全，賭氣荷包誤剪，躬自俯就迴轉。籠袖喜聞奇香，俏語笑學咬舌，畸角同埋花冢，橋石共讀西廂，我是多愁多病，卿乃傾國傾城。情重愈發斟情，一心反成兩心，卿自臨風灑淚，吾則對月長吁，雖係人居兩地，實為情發一心。紫鵑慧辭試玉，公子魂魄失守。樁樁件件難忘，朝朝暮暮謹記。良緣喜待佳姻，宅院風波四起。蜥蜴謠諑龜龍，貞烈見嫉遭危。仕途人情紙薄，盍府竟被檢抄。惡子外通流寇，姨娘內引強梁。天運無常，赤地旱荒，粟麥無存，難民飢腸，鄉中離散，家拋業盪，兵禍殺掠，何處聚藏，桂折蘭摧，蒿萊骨壅，血淚何灑，君門難通，蜾蠃螟蛉，疆途遽逼，奸雄窺覦，放情肆志，爰膺袞職，鳩占棟宇，妻離子散，江海浮萍，英茂之才，才學通博，舉止灼然，閉戶閒居，忽遇劫禍，形魄不尋。遮天黑雲污濁，遍地白骨重疊。楸榆颯颯鬼泣，蓬艾啼猿哭屈。官高盡遭殺戮，骨肉自相戕伐。血污遊魂驚心，草舞腥風濺淚。世情萬事衰歇，兄弟天倫喪亂。幽冥日近，蓬萊路遠。廝園依舊，卿何薄命？柳遮槐隱，孰何孤骨寂寞？青楓鬼吟，惟獨佳人無墳。繩碎巾漚，顰顰懷恨自縊；帕陳淚浸，瀟湘舊跡模糊。今日歸園，紫鵑芳影難覓，新仇舊恨，憑自堆上心頭。仰天泣号，青帝緣何無情？低首沉吟，地府忘收悲魂。昔景如影，思之歷歷悽梗。思慮趨深，難解失妻之惑。必定自縊槐枝，古今多少相似。屈子怨深，悲投汨羅；龐涓有恨，師敗自剄；西施功空，沉江泥葬；飛燕遭詆，貶庶己亡；李後主煜，誤國飲毒；梁武帝弱，含戚亡身；如是運舛，鬱鬱投繯；楚王愧心，烏江刎頸；扶蘇情苦，泣昭拋生；文種憤主，劍逝楚郢；子胥誠心，夫差逼殺；不韋受牽，忍淚服毒；叔齊節高，首陽餓亡；幽王寵姒，驪山命歸。林林總總，不可盡述。

無限山河慘然憶，舊闕宮閣化廢丘，娓娓道來看有誰，英雄貳臣墳史收。少年幼能詩，報國傲人傑，臨刑色不變，華夷慕忠烈。帝師遣將才，功勳同日輝，暮年守鄉城，馬尾拖魂歸。有女似木蘭，勇略騎射威，戎行着奮績，巾幗愧鬚眉。謗滿士大夫，御賊得才顯，機宜失遙制，人亡瘁堪憐。潼關有督師，時疫糧草虧，朝廷催戰急，草率出戰死。剿戰盪有慧，妒閹讒官退，率部僚棄救，矢絕忠魂歸。流賊懼一曹，驍猛善摧剿，兵敗力懸殊，自伐帝泣昭。經略千里駒，被俘堅絕粒，美色盪毅志，罷兵罵名即。悍材頻殲寇，驕亢惜貽憂，歧為清君側，名裂遺千秋。家富曾忠烈，破圍糧援歇，獻城賣國友，力竭致失節。奉公勞不懈，大捷得重賞，策馬西開戰，軍覆箭射亡。奸佞有侍郎，乞降求寵忙，還鄉捉衣錦，暴屍拍手響。忠德益喜功，逆臣粒粒數，惡行渾噩夢，九州泣萬骨。

懷故國兮悲淪亡，姐妹匿跡兮何參商，侯門冷落兮夫俱死，玉容不在兮身何祥。人鬼陌路，日月無光，恨不同死，低吟淺觴，舊夢難歸，故人不存，憶昔繁華，誰不悲傷？憶昔太祖，英略奮發，運謀英斷，忠勇絕世，夙夜思過，未敢荒寧，發憤張膽，性敏心通，義士感心，稽首歸政，順時施宜，金印紫綬，宣明教化，恩澤百姓，業蔭後嗣，功耀祖宗，耆老鰥寡，饋餉留飲，賢者智能，各得其所，君臣同心，損益公正，上下和洽，海內康平，修德保福，子孫蕃昌，社稷隆安，四海齊慶。歷代接任，繼體承統，聖德踐位，道化至盛，德澤流布，品物咸寧，弘濟大化，人盡其靈，英雋作輔，德合神明，功濟四海，日月同榮，赫赫煌煌，福祚臻盈，嘉祥天和，膏隆雲青，乾乾惟新，天垂景星，旨意深弘，萬物欣榮。熟料幾世之後，子孫荒疏，喜鼓琴瑟，常吹洞簫，暗昧蔽惑，偏聽不聰，不知善惡，親近奸佞，飛塵濁源，潔流不清，岐路人迷，如墮幽冥。幼主蒞朝，雖志盈心滿，抑強扶弱，推賢舉能，虔法尊憲，然政情肆亂，惡兆彌繁，天下爭衡，焦頭爛額，災害頻生，不啻驚雷，郡界大旱，請雨不靈，瘟傳疫發，眾情危急，京畿郊野，莫不流涕。狙詐之兵，蠶食山東，螻蟻之族，悖亂一氣，舉世暴逆，稽古帝薨，瓜蔓連結，皇族盡戮，中原淪覆，海內分崩，狡徒鮮能，螻蟻勢勝，禮德凝寂，府地悉平，破軍殺將，神道廣大，蘭芷荒野，白骨鋪徑。釁賊肆虐，宗廟社稷無奉守；北兵縱暴，宮闕庶室惜焚盪；奸凶昏孽，皇綱馳墜時事艱；叛將不臣，窺窬瑕隙人倫喪。豪彥遺眷，饑民紛群，命塞流川，滯堆邱陵，惡兵迫脅，振羽難翔，家鄉崇遠，田歸無糧，灰頭垢面，鑒之未分，福不可拊，禍不可攘，狼羆揮刃，輻輳軋屍，轙輈誅鉏，踐軒蹈廓。國難之後，人物凋零，蟲豸奪君權，結舌言有憚。水旱饑僅之眚，百姓調弊無儲，賊道尚變通，奸詭無窮。世亂則促其紛，時泰則損其隆。辱天理維以贊邪鄙，奪帝載而竄跳。犬冠幘絳衣，茨草穢堂軒。自有軒轅之洪裔兮，漢氏存之；貢士龍章鳳姿兮，靈根宿慧；詩情搖曳乘太虛兮，著述不倦；雋才斡度乾坤兮，達學通識；文霓采雲為裳兮，明璜鮮綴；珮玉煜爚電閃兮，曜煥明光；子媛至美觀好兮，修妍靡呈；瓶罍盈杯漱醪兮，徹夜歌吟；靜壤突聞雷霆兮，匙匕落地；往者倏逝不逮兮，竟有今日；嘆三春而景散蕩兮，眾憂思以罕豫；悼韶華之靡暇兮，惜陶樂之有度；聆蟬蜩之哀号兮，恐戰火蔓及林梢；悔積惡而戰兢兮，耽後事而旋顧；冥昧而惘然無措兮，失智而計靡窮；道不存民命微兮，泣萬眾逃途艱；星月落而不知時兮，咸棄捨而遠徙；弱冠呼飢腸轆兮，面菜色目呆滯；遺老投靠無門兮，擲五經潛蓬蒿；生死命不由己兮，嘆聖哲之荒廢；流寇陌路迎見兮，殺如雨而遑恐；舉家亡何人恤兮，獨僥存而痛傷；避淫辱嬋娟掙兮，河奧而縱投；神兵驅奮犯眾兮，寒暑忘而切肌！

戎羌勝役，藉戰之威，萬眾之師，浮舟順流，坎上離下，銳師躍步，志吞南北，氣憾宇宙，驅我偏旌，黜我漢師，懦軍遠遁，喪旗亂轍，無人獲免，焚屍滅跡，明珠毀形，珍瑰瓦碎。漢王有人，憑帝之號，乘危騁變，結壘海地，循江而守，鼎峙而立，喪威挫鋒，勢乏財匱，困而無濟，絕命異域，多年挫之，覆師敗績。三方有稱王，金人據中原，長江天險破，吳地虐亦深，金陵歌舞休，倡伶恨短腿，駿犬矜功伐，蘇杭血染地，國土幾萬里，披甲將百萬，野沃練凶兵，器利戕路人，財豐奪其輿，蒿蓂人殄瘁，齎書何處寄，家山無消息。

被諑譖兮悲兮愁，心煩憒兮哀兮憂。虎兕爭兮咸京晦，狼蠍侵兮舊邦墮。宮廷蒙兮不見光，道遐迥兮業勛垂。凌驚雷兮而狐疑，違紫都兮沼水堵。國殤勢敗，恰似颶風，狂掃天地，嗚咽哀号，山搖水滾，樹振林嘯，孽火至誠，骨化形銷。犬戎為患，自堯舜侵擾中華。漢唐諸朝兮，深受其害；胡虜成勢，於秦楚覬覦長城，宋元各代兮，盡遭之襲；不幸兵戈之禍兮，蔓延當今之世。狼豸似火，羽檄如星，淑作刀鬼，忠陷虎坑，權奸遺羞，死生鴻毛，部將殘絕，號令屠城。欺舜之正裔，辱聖虞之功德；嘲父輩之仁孝，蔑赫赫之靈天。朝中跳梁兮，小丑猖獗；世代剿襲之難滅，日月億兆兮不絕；恨不能操戈被甲兮，以滅胡虜；車轂短接兮，報切齒痛；帶劍挾弓兮，以破戎羌；持長矛兮，以除賊首。帝陽司權，緣何包惡邪兮，賊寇舉國施虐，四野血肉遍地，胡騎滿城揚塵，八方哀聲載道。天何如是之無情兮，龍戰於野血玄黃；地何如是之冷漠兮，宦民奔逐孺婦喪；華夏飲淚，黎庶含悲。

甘採菊逸兮，攜同顰卿。

仙乘輦車兮，不問塵寰，

人面何處兮，荒渚有骨。

神靈有驗兮，不容佳侶。

恨如春草兮，劃盡猶生。

朱樓有夢兮，歷歷如近。

欲生雙翼兮，探尋鴻蒙。

碧落仙界兮，顰卿靜居。

煙蘿為障兮，臨茲莫睹。

琪花瑤草兮，萋茸馥芬；

氤氳縹緲兮，雲擁霞瑞；

清湛燁綵兮，仙鶴飛舞；

破蒼蒲荊棘兮，誓攜卿手。

獻誠心怦然兮，忘卻煩愁。

結縭於瑤池兮，普仙同賀。

倏忽嗟嘆兮，幻影成虛。

唏噓涕泣兮，佳緣不再。

人生不如意兮，遺恨難遣。

欷欷悵怏兮，彷徨語寂。

誌哀無盡兮，虔誠是禱。

聊成禮兮，誌為期祥。

嗚呼哀哉！尚饗！

念畢猶在嗟悼，忽聽背後有人戚戚然叫了一聲：「寶玉，你好。」寶玉回頭看那花遮柳隱處，影影綽綽走來一人。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九回 林黛玉還魂證前緣 賈寶玉展裘觸舊情**

~~詩云~~題曰：

~~蘇州舊夢金陵魂，顰卿情盡入仙門。~~傲骨冰清不染塵，孤魂無淚對舊人。

~~新婦故宅意可平，公子腹知拭淚痕。~~斷織婦德諷新人，公子漠眼冷綱倫。

話說寶玉剛念完誄文，忽聽身後有人叫他。回頭一看，竟是黛玉穿花度柳飄然而來，身上仍穿着家常衣裳，煢煢孑立，睜着一雙含悽似泣的眼睛瞅着他，寶玉不覺欣喜若狂，上去抓住手道：「林妹妹，想死哥哥了。妹妹原來沒有死。這回可好了，偺們又能在一處了。」~~仔細~~一摸，手卻是涼的。

黛玉悽然道：「哥哥何其癡矣。我早在暮春三月昒時死了，就吊在這~~棵~~株槐枝上。因聽你一番癡情感念，妹妹頗為愧疚，故來勸勸哥哥。不要為我枉自傷悲，我是個有罪~~人~~身，不配讓哥哥牽念。你~~忘了~~把妹妹忘了~~吧~~罷。」寶玉聽罷怔了，霎時如轟去魂魄一般，滾下淚來道：「妹妹怎麼不等我回來就~~獨~~孤自去了？要死偺們也要死在一處，你把我孤零零的扔在這濁世污地，活着又有何趣？」

黛玉道：「哥哥勿要有這般癡念。妹妹死有餘辜，~~怎~~豈能~~連~~牽累哥哥為我一死？」寶玉道：「妹妹有何罪過？哥哥甚不明白。」黛玉發出一縷悲音道：「妹妹沒有護好家門，聽信奸人讒言，誤殺好人，弄的家敗人散，妹妹死不瞑目啊！」寶玉見他說的悲切，眼中卻無淚滴，甚為奇怪道：「即便如此，哥哥不怪你，只恨老天不公，生生拆散你我。」黛玉道：「哥哥不怪罪妹妹，妹妹亦悔恨自咎，只求哥哥別再記掛感懷妹妹，我的眼裏早已淚盡，此生還夠了給你，偺們的緣分也一筆勾消了。」寶玉聽他說的奇怪，乃道：「妹妹何出此言？」黛玉道：「你我前生緣定。我本是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之絳珠仙草，哥哥是天界赤瑕宮神瑛侍者。你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用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你，以償還君之灌溉之情、甘露之惠。既然吾淚還盡，前緣已證，我還~~怎麼~~有何藉口再拖着哥哥為我掛慮，你叫妹妹又用什麼報答你的厚愛？」寶玉聽了，如雷灌頂，不覺哭道：「你我何分彼此！沒有妹妹我活着又有何趣？談什麼報答不報答的。」

黛玉黯然道：「想我從蘇州乘舟投奔府中，外祖母、舅舅、舅母無不疼~~愛~~惜，姐姐妹妹們也是待我親密友愛，這園中一草一木、一蕉一鶴，一亭一閣莫不讓我牽念，所到之處，瓦礫猶殘，瀟湘館亦夷為平地，即便重生，我亦無處安居，故人不存，舊景漫漶，竟不知身處何時何境，~~如今人亡物非，~~再也回不~~到從前~~去當年了，這一處處斷井頹垣、衰草寒煙，令人心傷，可是李後主說的：『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寶玉泣道：「自從不見了妹妹，我~~每天都似~~日日渾渾噩噩，四顧茫然，度日如年，以淚洗面，想念妹妹，誰料想，妹妹竟~~捨~~棄我早先一步辭別紅塵了，天地是如此慘淡，人世是如此淒涼，相思是如此痛楚，懷念是如此斷腸，春花秋月、前塵往事、一切都變了。愁緒恰如春草飛絮，無盡無窮。」

黛玉悲道：「偺們好歹是團聚了，可紫鵑、雪雁等又在何處？我有多少牽戀的話要同他們說，可眼前是空空無一。」兩人望着颯颯秋色，荒涼景境，卻見西風捲起團團枯蓬，不知飄向那裏。兩人互訴相思之情，依依難捨。

黛玉道：「妹妹也是偷空跑出幻界，如若天神知覺，妹妹回去又要遭罰了。哥哥忘了妹妹吧，我得趕緊回去了，哥哥保重！」說完一閃，又不見了。寶玉兩手在空中亂抓，大哭道：「妹妹，你上那裏去了？快回來啊，哥哥還有好多話都沒有說，妹妹怎麼走的恁快！」只見風吹柳擺，落葉紛紛，那裏還有半點影跡？寶玉仰天哭道：「蒼天何其毒也，奪走我的眷戀之人，我如今又成孤家遊子，這世~~道~~上怎麼都這麼無情？」

忽然，天下起了大雨，寶玉仍在雨中指天而訴，渾身淋個濕透，仍不肯挪動步子，口中喊道：「林妹妹，我要你回來！你別丟下哥哥啊！你回來啊！」料着無有回音，不覺黯然低下頭來，望着~~大~~潮地不語，眼中滿是落寞冷寂。

忽聽柳樹後面有人喊：「寶兄弟，快到這兒避避雨，怎麼獃站着憑雨淋去，真癡人矣！」寶玉回頭一看是寶釵來了，也不搭言，低頭走了。寶釵急忙跟上，兩人來到亭裏坐着。

雨已經停了，寶玉望着遙處不則一聲，寶釵道：「你怎麼一聲不吭離了山莊走了？那邊都找瘋了。」寶玉道：「怎麼我就不能回來瞧瞧嗎？」寶釵生氣道：「這是什麼話，難道我們還~~羈留~~累掯掎留了你不成，真是好心沒好報。」寶玉道：「那我也問姐姐，姐姐怎麼騙我說林妹妹跳井死了，害的我們沒能見上一面。」

寶釵道：「這就冤枉我了，我也是聽人家說的，再說那時你真的不可貿然回去，趙姨娘心毒的那樣，你又不是不知。」寶玉道：「是我錯怪姐姐了，剛剛我在那樹下見到林妹妹的白骨，我想把他窆葬了，姐姐能否助我一把？」寶釵道：「我和他姐妹一場，怎麼會這點舊情也不念？我來時就帶了袋子，萬一見着顰兒的屍骨，也好裝了，再把他葬了，不能讓他做個孤魂野鬼。」說完，不禁捂口抽泣了起來。寶玉見他傷心，自己也哽咽着哭了，淚珠兒流了一臉。

這時，雨又止住了，寶釵擦着淚催寶玉跟他到槐樹下把白骨裝了，用繩子把繫口繒緊。寶玉望着寶釵暗想：「他不忘舊日之情，也是個有情有意的人，不可小看了他。」兩人到樹下匆忙收拾了白骨裝在袋中，寶玉背着往園門走，寶釵隨後跟着。

兩人來到城外，卻見黃土壟上荒草萋萋，青楓白楊，遮掩座座墳冢，乃是賈氏祖塋所在。只見那邊隱隱走來一荷鋤農夫，寶釵招手要他過來，掏出些碎銀子給他，要他掘坑將黛玉白骨埋了。

農夫在壟中挖了大坑，將白骨一一放妥，揚鋤添土，不多會兒堆成一個~~墳丘~~窀穸。寶玉寶釵站在墳前落淚憑弔多時，農夫回去找些紙錢，點火燒了。一縷青煙瀰漫空際，熏的寶玉淚眼婆娑。寶玉定定望着墳丘哭道：「妹妹，我對不住你，連~~個棺木都沒有~~櫬木棺槨俱無，竟這樣草草埋葬。我羞愧無縫可鑽，只罵死自己。以後你在這荒郊野外，豈不冷清寂寞？待將來玉兒化灰化煙，再葬在這裏陪你。」寶釵也哭道：「顰兒安息吧，姐姐還有甚多親密的話，日後就只能跟燈說了。」二人望了望遠處，卻見西風吹遍村落，黃葉滿天飛舞，隴上漠漠清寒，甚是淒涼慘淡。

寶釵勸寶玉回紫檀堡，寶玉道：「就讓我在府裏再住幾天，也好懷念舊人。」寶釵擦淚道：「我也到原來住的地方待幾天，日久不來，確實也想的慌。」兩個趕往賈府來，越過田塍，路經鄉間岔路，見那邊柳樹邊亭子裏坐着一個痲子，圍着一堆人拭淚聽他說著什麼。

走向前來，原來是個說書人，口中念叨：「殺，殺，殺，痛睹國亡十有八，戮男淫女屠全城，孺子老弱屍枝趴。哭，哭，哭，千里彌望人煙絕，賊寇殘絕喫孺婦，慘苦萬狀盡殃害，瓦屋樓閣盡毀誅，想當初鼎祚堅永，胤嗣順昌，兵馬強盛，遠夷賓服，四境豐稔無虞。誰承望兵戈日逼，帝室衰微，恰似大風折樹摧戶，昏塵蔽天，幃蓋嘯裂，第舍屋瓦亂飛，飛沙揚礫，宗廟蒙羞，穹壤變色。千乘勢敗，六驥潰逃，又恰似滾雲震電、江海溢涌，骨肉至親，永長辭世…」

寶玉駐足欲聽，寶釵不忍聽聞，勸寶玉離開，兩人回到府中，寶釵自去梨香院一探。寶玉則往怡紅院來，只見庭深門掩，綺疏雕檻蒙塵，花木枯敗，一派紅稀綠瘦，飄葉聲聲寒，斜飛透紗窗，憔悴人歸後，流光把人拋。園中丫鬢風流雲散，聽不見嬌笑俏罵。晴雯秋紋何在？唯有自問清風，不覺淚流如瀉，空自嗟嘆感懷。

寶玉掀了蔥綠撒花軟簾進去，只見屋裏儳亂，四面牆壁鋪滿塵灰，牆上琴劍瓶爐已不知去向，錦籠紗罩變作蛛網污跡，金彩珠光頓覺黯然失色。書架傾倒，書籍散落一地，被人踩的紙破頁污，衣鏡碎裂，照出百個憔悴顏容，牀上紅綃帳落，攤在地上，錦被塞在牀下，顯出幾個~~齒~~鼠嚙痕。牆上牀下蜚蠊爬動，寶玉拾起帳子，又篷在牀閣上，往牀上一倒，憶起舊時情景，淚珠兒早把枕頭打濕。

忽見寶釵進來道：「屋子亂的很，以後還要住着，書本紙筆不要亂摜，偺們收拾收拾吧。」寶玉急忙起來，同他忙碌着拾掇一番。寶釵坐在椅子上把書本磊好道：「這椅子腿也要摽一摽了，什麼少了都好，就這些書不能丟。」乃把書庋置書櫃裏，寶玉聽了不語。

一時天色暗了，寶釵到街上敲開幾家住戶，出錢買些喫的帶了回來，陪寶玉坐在桌邊喫了。寶玉此時身無一文，納受寶釵惠賜，也頗為感激道：「還多虧姐姐相助，小弟實在慚愧。」寶釵道：「都是親戚，說這些幹什麼。」

寶玉也確實餓了，似風掃雲捲一番喫個乾淨。寶釵看着笑了笑，又催他安歇，自己回梨香院睡去了。寶玉躺在牀上~~唉~~咳聲嘆氣，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想起自己以後無所依靠，孤苦伶仃，日子又該如何度過，只到夜深纔朦朧睡去了。

第二日，寶釵又陪他把榮寧兩府逛了一遍，見了些斷壁殘垣，寂寞池苑，風捲枯草寒氣涼，墜葉成陣飄階砌，往事漸遠。故人何處？今生難報深恩。一襟幽怨，滿腹悔恨，新愁舊愁堆積。蘼蕪杜若，零落風化，慈顏仁親今日懂；殘荷橫斜，滿地悽婉，不盡蒼涼清淚。又到祠堂跪拜了良久，不覺又到了黃昏。寶玉見寶釵不顧辛勞陪自己遊逛，毫無半點怨言，心裏感激不盡，幾次要他歇着，都被寶釵打斷了。

寶釵道：「天都黑了下來，我去廚房裏看看去，你先坐着。」於是來到廚房，見裏面確實沒有什麼可喫可做的。爐火已滅盡，菜蔬也不見半點，搖了搖頭，離開賈門，到街上走來。忽見一老嫗從門裏探出頭來，忙笑着上前道：「老媽媽，你家裏有可喫的嗎？我出銀子買。」老嫗道：「你是那裏來的小媳婦？模樣兒挺俊的，這街上好久都沒有做生意的了，那還有喫的。家裏倒有一罈子老酒，自從老頭子死後，兒子被朝廷抓去打仗，也沒有人喝了，一直都放在廚房裏。」

寶釵道：「那就把酒賣給我吧。」從袖子裏掏出些銀子交給了他，老嫗眉開眼笑道：「姑娘快隨我到裏面來，你住在那裏，我親自給你捧了去。」寶釵道：「不必了，我自己抱的動。」老嫗帶他進了宅院，把一罎老酒端了出來。寶釵接了，正要離去，忽見院子裏卧着一隻雞，又問他賣不賣，老嫗說：「家裏就這個值錢的了，都捨不得殺，你拿去吧。」寶釵道：「你幫着把雞殺了，熬成一鍋，我再帶走。」老嫗到案板上拿了菜刀提了雞到井邊去了，寶釵則坐着候着。

且說寶玉在怡紅院秉燭枯坐無語，忽見寶釵帶了酒菜進來，臉上慚意更濃。寶釵要他多飲幾杯熱酒暖身。寶玉此時正值愁悶，不免藉酒澆愁，多飲了幾大杯，酒上了頭，趁着醉意哭訴心中煩怨。寶釵也陪着拿帕子拭淚說：「怪熱的，喝出一身汗來。」乃把外衣脫了，又把袖子挽了，露出一段雪白酥臂。

寶玉獃獃的瞅着他的胳膊發怔。寶釵頓覺不好意思起來，低頭紅了臉扭到一旁。寶玉藉著燭光打量寶釵，臉若銀月，眼似漆杏，堪比王嬙，妙似楊妃，不覺渾身躁熱，湊近了細看那胳膊。寶釵拿手推他，被他一把抓住了手。

原來寶玉雖同黛玉定了親事，然二人終未有夫妻之實，待到黛玉死了，也還是未破瓜之身，寶玉深悔誤了一段佳緣，如今便不肯錯過機會，便要抓緊了，嘴裏含糊不清道：「姐姐好姿容，小弟傾慕許久，能否一親芳澤？」

寶釵推阻道：「不可羅唣，寶兄弟喝多了。」寶玉聽他說了，甚是懊惱，拿手去扇自己的嘴巴道：「我不是人，我是禽獸。」寶釵忙拉他手道：「寶兄弟休要自責，姐姐不怨你。如今你是孤身一人，無依無靠，我再不扶持你，你這一輩子又該如何度過？既然寶兄弟對我有情，姐姐也會真心對待。願將終身相託，望你以後莫要辜負姐姐纔好。」寶玉聽了，也不容他多說，一把抱住了，走到紅綃帳裏。

寶釵羞的滿臉通紅，不再推阻，任他施為。兩人興起意濃，成就鴛鴦，相眠了一夜。後人有詞《燭影搖紅》評曰：

公子癡蒙，醉眼怎辨情深淺。風流一段與阿誰，爭奈愚心顯。雖是縈情已慣，那更堪、此番錯戀。幾時明鑒，鑒了有無，真情不鑒。

紅燭剪影，帳底困倦鴛鴦眠。當此誰人主此園，夢境瀟湘遠。卻是林稀墻斷，憑欄杆、顰卿淚眼。輕語埋怨，頓然醒轉，蕭條庭院。

晨時寶釵挽着頭髮起來，見寶玉仍在酣睡，望望窗子天色大亮，便催他穿衣啟程，同回紫檀堡。寶玉懶懶的躺着不動，對他輕輕一笑，寶釵嗔道：「懶蟲要睡到幾時，再不起來拿板子打手。」寶玉見他嫵媚嫣然，又拉他再赴陽臺，同領警幻所囑之事。寶釵推辭不過，少不得又依了他。兩個你恩我愛，不消細說。

寶玉穿了衣裳，同他匆忙趕回紫檀堡。薛蟠見他二人回來，動氣道：「這兩日你兩個到那裏去了，害的大家白找了一通。」薛姨媽見寶釵低頭紅着臉不語，寶玉也憨憨的微笑，明白了大半，把寶釵拉至內室盤問了良久。又出來對眾人道：「寶玉這幾日和寶釵成婚，大家都忙碌着辦喜事吧。」薛蟠、玉菡、襲人、寶蟾都怔住了，又都笑道：「好事啊，恭喜寶姑娘、寶二爺了。」於是大家趕緊收拾屋子，忙碌起來。忽見司琪迎了上來，襲人笑道：「這裏缺少人手，快來幫扶。」又問他夫君近來可好，司琪眼淚汪汪的道：「幾日前他同領頭的口角，竟打了起來，被打的血流如注，小命不保。」襲人嘆了一口氣，兩人到屋裏忙碌。蔣玉菡更是忙裏忙外，麝月也不言不語在屋外貼「囍」字。秦顯家的掌管廚房，燒火做菜。大家忙活了一天，蔣玉菡又拿出銀子到外面置辦了東西。

第二日，倪二、柳湘蓮、冷子興都拿了禮物前來祝賀。院子裏熱鬧非常，又來了眾多弟兄前來幫忙。寶釵從怡紅院裏帶來當年晴雯補的雀金裘，要作嫁衣。寶玉拿着展開，想起舊事，晴雯音容笑貌猶在眼前，不覺掉下淚來，心想：「寶釵生的圓潤豐美，然俗世中相似者無可盡數，倒打了些折扣，未若黛玉、晴雯有絕代稀世之美，若能得晴雯相伴一生，也是美事一樁，晴雯未必不想嫁給自己，只是枉為他人做嫁衣裳，我等今生着實無緣。」不免添了些感嘆。

晚間吉時已到，薛姨媽道：「按規矩要拜堂的，我已經叫薛蟠找了些戲子來吹吹打打，也熱鬧些。」，寶釵蒙著蓋頭，穿着雀金裘。喜娘披着紅扶着。下首寶蟾做了儐相緊隨，寶玉寶釵贊禮拜了天地，請出薛姨媽受了四拜。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牀撒帳等事，不消細說。

紫檀堡人聲鼎沸，來了一撥人前來助興。多姑娘同妓女雲兒也來湊份子，大家翛然猜枚行令，~~吆五喝六，~~日夜縱酒，投壺博戲，狂笑不斷。屋外鞭炮齊鳴，煙花騰空，眾夥計都笑語喧嘩，拍手望天。是夜薛蟠偷偷攜了多姑娘到山下松間亭中偷歡去了。

次日一早，寶玉寶釵過來探看薛姨媽等。寶釵見薛蝌在正室坐着，問道：「兄弟幾時來的，這些日往那裏去了？」薛姨媽道：「你這個兄弟為躲抄家，在山溝裏纔回來。」薛蝌道：「如今外頭已經不亂了。聽人說又是平安之年了，新帝剛剛登基。我纔從山溝裏跑回來，聽人說大家住在這裏，今兒一大早就趕來了。」

薛蟠道：「邢家妹子有消息了嗎？」薛蝌道：「自從賈府抄檢，岫煙跟大老爺、邢大舅都充軍了，想是還在路上走着也未可知。」薛姨媽因女兒纔辦喜事，不可談些喪氣之事，忙給他使個眼色。薛蝌會意，起身要薛蟠陪着，到花園裏逛着去了。

寶釵寶玉又坐了一會，說了些家常話，也起身回洞房去了。薛姨媽見女兒終身有靠，甚為滿意。正在高興，忽見金桂進來，不覺掃了興道：「你不在那屋子裏待着，又跑來做甚？」金桂噘着嘴道：「姑娘出了閣，我也湊湊興。怎麼就不能進來了？」薛姨媽不耐煩擺擺手道：「去吧，去吧！那屋裏有好喫的，你去喫去吧。」金桂道：「我是沒喫過東西怎的？我只是來問問姑娘使的什麼魔法把個嬌郎騙回來的，我好學着點。」薛姨媽見他說話顛三倒四，動怒道：「你學個什麼？你是有婆家的人了，你怎麼胡扯起來。」金桂撇撇嘴出去了，又往寶玉、寶釵屋子裏來，正見他兩個在裏面敘話，笑着上前道：「好一對金嬌玉娃，羨煞人也！」寶玉、寶釵都不理他。

金桂望着寶玉半天道：「果然是個好模樣，愛死個人。」寶玉道：「嫂子別瘋瘋癲癲的，外人看見笑話。」金桂道：「嫂子比他們疼着你。以後有什麼難事只管找我，你那一大家子宅子也分給嫂子一份纔好，別叫歹人都佔完了。」寶釵怒道：「這是你做嫂子的說的話嗎？簡直是不知羞恥。我忍了你也有一段日子了，這家裏沒了你還清靜些。怎麼你就只會翻話滋事，沒幹過一點正經事？」金桂道：「姑娘是個賢惠的，我們都是小人，不如姑娘何如？」寶玉寶釵知道跟他說不到頭，都轉身出去了。金桂回頭瞪着二人不語。

忽見襲人帶眾多親戚笑嘻嘻走來了，寶玉、寶釵忙笑往裏請，襲人笑道：「他們都是我的姨表姐妹，寶二爺見過的。」寶玉仔細一瞧，果然見過，是那年同茗煙去襲人家見的，內有一個俊俏非常的襲人表妹，就是在襲人家看見的，當年穿紅衣裳的，襲人說他叫做銀妋的。

寶玉打量他比寶釵姿容強了幾倍，多看了幾眼，銀妋含羞~~笑看寶玉~~同寶玉兩相瞥見，彼此垂盼，未免自生鍾情，又對襲人道：「我們是趕來祝賀的，明日走了，姐姐可有好東西送我？」襲人笑道：「好容易來了，怎麼又嚷着要走，這回不多住幾日，我絕不放人。」眾人笑道：「我們倒不想走，只怕你管不起飯。」襲人笑道：「你們是笑話我小氣，不肯給親戚飯喫，我偏要躲留幾天。」大家坐着站着說說笑笑，銀妋因見寶玉容貌俊秀脫俗，生了絲絲情愫，打量寶釵，似乎不過如此而已，配不上這才貌玉郎，便有些不屑，暗暗和寶玉眉目傳情，弄的寶玉也心猿意馬，心亂如麻。~~幸好被襲人察覺，~~襲人見銀妋服飾奢麗，巧言令色，怕他潛懷羨妒，包藏異心，與寶玉淫心滋蔓，禍福不測，着實讓人憂心如悸，更見他二人眉目暗傳，若既而兩情期許，締結私盟，怎不情之難安？乃好言把表妹勸下山了。多姑娘亦曾幾次騷擾寶玉求歡，皆被寶玉冷言打發去了。

且說李紈、賈蘭、賈菌母子逃出賈家，在山中隱居了起來，賈蘭時時到山上摘些野果拿回來給母親喫。賈菌母子在山上一處荒地上耕作了幾畝田。李紈在屋外支起竹籬笆，漫成一個院子，守着賈蘭在茅舍裏讀書。這日賈菌到城裏逛了逛，回來對母親道：「如今天下又太平了，城裏貼滿了告示說新帝已經登基。新天下不容再有戰亂，要好好治理，大家過太平日子。街上又熱鬧了起來，做生意的都站滿了街。」李紈在一邊嘆氣道：「雖然如此，但我也不再想去那世俗場合居住了，守着蘭兒在這山上挺安寧的。既然世道平靜了，我們也該到城外走一遭，祭祭家人。」

賈菌之母也擦着淚道：「事不宜遲，偺這就啟程吧。」於是四人帶了行李趕往賈府看了一番，見家破人亡，空寂無人，都哭成一團。又來到城外的青楓林裏祭祀祖宗，只見衰草遍地，直通地之盡頭，又添了幾座新墳。忽見王夫人的墳邊多出一墳頭，立個青石碑。再一看，竟是「黛玉之墓」，不覺都放聲大哭起來。

四人焚燒紙錢，擺了果品，正在痛哭，忽然看見小徑上走着一人，是個尼姑打扮。李紈獃住了，喚道：「四姑娘，你怎麼出家了？」惜春冷冷的道：「你認錯人了，我不是什麼四姑娘，我是個出家人，只是打這兒路過而已。」李紈道：「好狠心的四小姐，絕情的很，連祖宗都忘了。既然到了祖墳前，就祭奠祭奠，怎麼頭也不回就要走？」惜春道：「你誤會了。我不是四小姐，這些世俗之事與我無關。」~~說著~~掉頭而去。

李紈四人都氣的大罵不止，無奈惜春已經走遠了。李紈等又哭了一場，纔相扶着起身往山中趕來。一路上李紈對賈蘭道：「你要用功讀書，將來考取功名，也為娘親增增光，不要學那無情無義的四姑娘，連爹媽都忘了。」賈蘭點點頭。李紈又叮囑賈菌也要好好讀書，日後立身揚名。賈菌是個有志氣的，道：「偺們家就靠我來興業了，我豈能偷懶荒度時光？」李紈拍拍他的肩膀，誇道：「好孩子，嬸子相信你，以後必成大氣。」四人回到山裏。賈菌母子因住不慣山野，要回城裏去，又勸着李紈母子也一同去往，怎奈李紈心如死灰，不肯回去。賈菌母子只得別了他二人到城裏去了。李紈母子送到門口，站在崗上見他們走遠了，纔轉身回來。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回 邢岫煙魂斷大瘐嶺 趙姨娘命喪平安州**

~~詩云~~題曰：

自古豪華終一夢，君臣~~佐使~~貴胄~~蓬作~~菟為冢。

~~漢~~唐宮~~唐~~漢苑傷零落，戍戰無情家山~~有恨君王~~空。

話說那日賈府闔宅被抄之後，賈璉因強娶民女，國孝家孝之中偷娶，罪不容誅，激怒聖上而被斬首。賈珍為了兒媳辦喪事體面，花銀子為兒子買個龍禁尉的~~執照~~虛職，被查處關押流放。尤氏受牽連一同前往。賈赦因買官、霸佔石獃子的古扇子也被抓獲，連累邢德全、邢岫煙一同發配交趾。加上眾多涉案的官員，用~~繩子~~縲紲捆了雙手，一個隨着一個，俱穿在一起，扛着鎖枷，一路上由官兵持鞭吆喝着往南路趕來。

法令嚴酷，~~規~~限定當年內必須趕往千里之外服役，眾扈從押解官怕耽擱行程，一路持鞭子催促眾犯人急急趕路，凡有生了病疾者亦不留情，連踢帶打，似趕豬狗一般，有的褲腿刮破，露着膝蓋，有的鞋子毀泯，打着赤足，露出跗骨，有的犯人被活活折磨死在路途。

不覺行走了幾個月，到了八九月份行到大瘐嶺徑道。正值十月梅花嶺上香，邢岫煙孤苦無依，心裏惦記着家裏諸人，看見梅花綻放，想起當年賈府亦有此情此景，園中眾人賞鑒梅花，寶玉曾踏雪尋梅，妙玉贈他一枝梅，亦曾想起諸多往事，越發懷念故鄉，不禁淚流滿面，大病了一場。官兵命在山腳下打火造飯，暫停行路。

原來這大瘐嶺位於廣東以北，又名梅嶺，自古以來是聞名的險關峻道，山形極為崎嶇不平，只有一條舊朝鋪就的棧道直通西南。山上虎狼成群，毒蛇出沒，又有瘴氣侵人，一向少7有人逗留。沿路長滿了柿樹，因正值柿子成熟季節，柿子都掉落滾動，把整個棧道都鋪滿了。放了幾日，臭氣熏鼻，眾犯人中有多人染病。恰賈赦、邢德全、邢岫煙編在一隊趕路。三人一路奔波勞苦，又聞了腐臭柿氣，都病倒了。

賈赦本是老朽病身，怎經得起流放之苦，竟有夕陽落山之哀，乃拉着邢德全哭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如今只後悔莫及矣！」邢德全也哭道：「偺們出來幾個月了，也不知家裏怎麼樣了，怎不想念的慌？」三個俱哭作一團。邢岫煙見賈赦扛着重鎖枷壓的脖子發紅，病容發青，腳面腳跟紅腫潰爛，面容枯焦，難以支撐，哭着要他歪着養養精神。賈赦老淚縱橫道：「我是快要西去的人了，雖說造下無邊罪孽，終身被貪婪所誤，但世人有幾人不係如此，偏我遭了報應，也是我的運蹇命薄。我死了不足惜，只是連累家人陪我受罪，我的罪孽深重，活着亦無指望，讓我一頭碰死了吧。」說著，搖搖晃晃就要往石頭上撞，被邢德全、邢岫煙哭着拉住了。

邢岫煙哭道：「姑父莫要亂想，再咬咬牙就挺過來了。」賈赦搖搖頭喘道：「你不必虛寬我的心了，我知道自己熬不了多久了。我死之後，你們要好好活着，以後會有釋放回家的一天。」這時，一道被押解的幾個犯官罪臣見賈赦不好了，都圍上來瞧看。鎮國公牛清宗，理國公柳彪、錦鄉伯公子韓奇都含淚道：「偺們都是罪臣，不知何時纔有出頭之日。」賈赦因崴了腿，走路疼痛，扎掙着要起來，踉蹌着走不遠，口中道：「我若再見一眼偺們的人，死了也閉眼了。不知偺們家現如今怎麼樣了，珍哥、璉兒也是不知死活，讓人揪心。」

這時，押送官卒見賈赦走路踉蹌，慢吞吞的，執起鞭子就打，嘴裏喝道：「死老~~賊~~貨，走的這麼慢，幾時能趕到交趾，俺們如何能交了差？若推延時日，俺們也要喫罪入~~牢~~監。」邢德全「撲通」跪下哭求道：「給官老爺磕頭了，老人家崴了腿，走不動啊，行行好吧。」押解官不依，雖見賈赦是~~年高不久之人~~日落西山之身，因不敢違抗上命拖延時日，仍踢打不止，邢德全只得攙扶着他走。

修國公之孫侯孝康忽然指着坡上走着的一行犯人道：「賈爺爺，那不是你們賈家的人跟上來了嗎？」賈赦、邢德全、邢岫煙仰頭望去，只見賈珍、尤氏也扛着鎖枷坐在坡上與眾犯人等着炊飯，都哭着喊道：「那裏坐的是賈家的人嗎？」賈珍、尤氏轉頭一看，也哭着喊道：「大老爺，我們可見面了！」賈赦扎掙着要起來，踉蹌着要過去，口中急道：「我再見一眼偺們的人，死了也閉眼了。」這時，押送官卒執鞭子揚着要打，嘴裏喝道：「快老老實實坐好了，往那裏跑？」邢岫煙「撲通」跪下哭求道：「給官老爺磕頭了，那邊是我們賈家的人，就讓老人家和家人見一面吧。」

押解官不依，旁邊眾犯人都央求起來，說通融通融。押解官見賈赦亦是年高不久之人，就踢了一腳道：「滾過去吧，說幾句話就快點過來。」賈赦連爬帶滾的往山坡上摸索來。賈珍、尤氏把他拉了上去，三人抱頭痛哭。賈赦顫巍巍的捧着賈珍的臉道：「你們受苦了，臉上身上都是鞭子抽打的血痕。」又見尤氏也滿臉塵灰，瘦的不象樣子，身上傷痕纍纍，大哭道：「偺們都被功名誤了，到頭來還不是漂泊異地？偺們賈家完了，子孫們~~現在~~此時還不知怎樣呢。」尤氏哭道：「大老爺要保重身子要緊，莫哭壞了身子。」賈赦想到一家子竟然在這裏重逢，不禁傷心悲泣。

又行了半日，忽隊伍中有人生了瘴疫之病，已經蔓延眾人之中。押送官卒恐疫情擴大，把若干得病者十幾人扔到懸崖下摔死。~~賈赦終病倒氣絕身亡，~~賈赦只覺心裏突突直跳，捂胸喘息悶吼，一口氣上不來，倒在地上氣絕身亡。賈珍、尤氏慌忙哭喊道：「官老爺快來救人啊，有人昏過去了啊！」押解官急忙趕來，把賈赦抬到這邊來，摸了摸鼻息，已經沒有氣了道：「他撐不住了，已經死了。」邢德全、邢岫煙悲聲大放，對賈珍、尤氏哭喊道：「大老爺去了，痛殺人也！」賈珍、尤氏聽見都悲慟欲絕，嚎啕大哭。邢德全哭着仰天喊道：「神天老爺，你睜開眼睛看看~~地上~~世間的人吧，都為了一個『財』字而亡。這『財』字竟~~是~~比那~~毒藥~~鴆毒，把人逼上絕路，厲害，厲害啊！」說完，往懸崖邊奔去。眾人嚇了一跳，還未來的及追趕，只見他往崖下縱身一跳，展眼不見了蹤影。岫煙、賈珍、尤氏都哭喊不絕，眾犯人也陪着大哭。押解官把賈赦屍首往路邊草叢裏一扔，便催促眾人快喫了好趕路。岫煙哭的難以下咽，官卒不耐煩踢了一腳道：「每次都是你喫的忒慢，拖延時日，又想挨鞭子了。」岫煙只得急匆匆把草根野蔬吞進腹中，不敢不從。

一時眾人喫畢，又起身趕路。剛走沒多遠，忽見山上吶喊着奔下來一群強盜，都揚着大刀。眾官卒嚇的慌忙拔刀與眾賊寇拼殺了起來。一陣血戰過後，各有死傷。尤氏慘被賊人砍死，賈珍、岫煙都号啕大哭。眾賊寇撤了回去，喊道：「如今皇帝已經死了，京城被人攻佔了，你們還押解什麼犯人，多此一舉！」眾官卒犯人都聽見了，鬧哄哄哭如雷震道：「朝廷完了，偺們亡國了，好不痛殺人也！」眾官卒把犯人們的鎖枷全都摘去，要他們散了道：「國破君亡，天下落入賊人之手，已經沒人管你們的事了，你們都走吧！」眾犯官一鬨而散。

賈珍、岫煙也拉着手擁入人群中亂跑。誰知對山形不熟，亂跑了一陣，還是迷了路，不覺又都轉回原路。忽然那撥強盜又回去叫了人往這邊趕來。眾官卒犯人急的沒法，只得從地上撿了刀劍，迎上去與賊人一通廝殺。

賈珍、岫煙東躲西藏，鑽入山洞中，卻見裏面盤桓着幾十條毒蛇向他們撲來，二人驚叫着又跑了出去。只聽三品威遠將軍馬尚喊道：「國難之際，榮辱存亡，天下信義之士思大業未就，赴湯蹈火，樂為陛下死矣，然四方骨肉疏絕，百姓離心，願推賢舉能，力挽敗局。我們都是漢人，不找戎羌報仇，卻自己人打了起來，國破家仇何時能雪？」

犯臣子弟蔣子寧、戚建輝、裘良、陳瑞文等也都喊了起來，要大家住手。眾賊寇聽了，都停下手道：「言之有理。如今皇宮被戎羌佔了，偺們漢人被人奪去權位，國讎家恨重比天高。偺們聯合起來，組織隊伍都反了，到京城把戎羌趕跑。偺們漢人仍做朝廷，恢復河山。」大家都淚流滿面，站在一處齊聲喊道：「誓滅胡虜，還我河山！」一時推舉戚建輝為頭兒，大夥兒編成隊伍，浩浩蕩蕩往北方挺進。岫煙隨從一病不起，幾日後不治而亡，魂斷庾嶺。

賈珍將他和尤氏葬了，隨眾趕往京城，意欲和戎羌血拚，奪回大權。一路又招兵買馬，壯大隊伍，只惜沿路與新朝的官府血戰時屢屢失利。賈珍在路上被官府軍卒殺死。眾人又退回某地養精蓄銳，伺機再發。因不知後來如何，故不敢妄擬，丟開不提。

話說趙姨娘、賈環在賈府被薛蟠、柳湘蓮的隊伍擊敗，逃到外地，又遭逢村戶莊主~~組織~~糾聚的隊伍圍擊，傷亡慘重，含恨退回平安州欲作休整。一時眾賊進了破廟藏身。夜裏趙姨娘、賈環仍在禪房密謀。馬道婆見二人境遇不佳，生出異心，欲離了他們去投奔賈蓉、賈薔的隊伍。趁着夜深，偷偷起來往門外去，看門的俱已睡着，馬道婆匆匆趕路，在丑時找到賈蓉、賈薔的隊伍寄身在古廟裏，踏步便要進門，被看門的道士攔住了，喝道：「那裏來的？快抓起來，偷偷摸摸的定是個賊。」馬道婆扎掙着解釋道：「哥兒不要誤會。俺是來投奔你們的，我要找你們的頭報個信兒。」

賈蓉、賈薔聞聲出來道：「先把他帶過來，好好審審。」馬道婆點頭哈腰給各位作揖道：「給大王請安了。」賈蓉、賈薔打量了他幾眼道：「你不是姓趙的婆娘一夥的嗎？跑這裏來當奸細來了。」馬道婆急忙擺手道：「不是，不是，我是來投奔的。想告訴大王一聲，他們的人都在平安州的古廟裏安歇呢，你們還不快點趁夜攻打了他們。」賈蓉冷笑一聲道：「有這等好事？我只不信。你是個九國販駱駝的，不知羞恥的婆娘！要是聽了你的話，帶人趕往那裏，必遭埋伏。」說完拔出劍來，將馬道婆一劍刺倒。馬道婆在地上扎掙着死去了。

賈蓉命人把他扔到外頭喂野狗。只見冷子興過來道：「蓉兄弟何太急矣！此嫗所言未經證實，怎知是真是假？偺們權且信他一回，帶了隊伍殺到那裏。若有埋伏，再及時退出即可，不妨一試。」蓉薔聽他說的有理，便把眾賊趕了起來。

眾人站好了齊往平安州來。趙姨娘、賈環剛脫衣睡下，忽聽寺外殺聲震天，有一嘍羅來報說那起壞傢伙又來了，賈環嚇的從禪牀上一躍而起，匆忙穿了衣裳，叫醒了隔間的趙姨娘，又叫弟兄們快快持傢伙抵抗。眾人應了趕了出去，裏裏外外都殺作一團，吶喊聲不絕於耳。

賈環要母親在裏面好生待着，自己提了刀跑了出去。趙姨娘在屋子裏急的轉來轉去。不大會兒，一嘍羅哭着來報說賈環被他們的人殺死了，他們來的人太多了，問怎麼辦。趙姨娘「哇」的哭出聲來，嚷道：「我的兒，你死的好慘啊。~~偺們不行了~~這裏待不得了，大家都各自逃命去吧！」衆嘍羅聽了都跑了出去，趙姨娘自己帶了些銀兩翻院牆跑了。

蓉薔的一夥越戰越勇，把趙姨娘的人殺的片甲不留。又到寺裏尋找趙姨娘，卻見靠牆放着一架梯子，知道人逃跑了，忙命人去追。又把寺裏的金玉珠寶都裝在口袋裏帶走了。

且說十二個戲子裹了珠寶逃走，賈蓉、賈薔親為前往捉拿，找了好多村子，沒有尋到蹤跡，這日探子來報，說西南有個村子，是個三岔路，眾人必經之路，聽村民說近來多有生人走路，賈蓉、賈薔急忙帶人去尋看，誰知趙姨娘也往這個村子來了，背着包袱連夜往三岔路趕來，累的腳乏氣喘，在田間的一處草垛間睡著了。

待晨起雞唱，強睜酸目，扎掙起來，又起身趕路。剛在鄉路上拐了一個彎，忽從草叢裏跳出十二個人來，嚇了一跳，展眼一看，竟是芳官、齡官十二個小戲子，忙點頭哈腰笑道：「原來你們在這裏，巧的很。」芳官等都圍過來睜着怒目呵斥道：「挨天刀的臭婆娘！成日興風作浪，做下無邊罪孽，今兒便是你的死期！」都大喝着擁了上來又掐又打。趙姨娘口裏罵著又掙又打，那裏是他們的對手，早被按倒在地，被他們騎在身上揮拳痛擊，只不大會兒就一命嗚呼了。

芳官十二個挽着頭髮把趙姨娘往那邊坡下河裏一扔，只聽「撲通」一聲沉入河裏不見了蹤影。芳官十二個朝河裏吐了幾口唾沫，都道：「死娼婦，也有今日！」都哈哈拍手笑着走了。十二人各自背着包裹匆忙趕路。剛走了半里路，忽見那邊奔來一隊人馬，正是蓉薔的隊伍，都唬了一跳道：「姐妹們快跑，他們追來了。」

蓉薔一干人馬見前面有人，急忙追來。為首的幾個騎着馬喊道：「戲子那裏逃，拿命來！」芳官十二個都往莊稼地裏跑來。幸好前面有條東西貫通的長河，十二人見河上停着大船。有個漁翁在撒網捕魚，忙招手要上船。漁翁對他們不理不睬，十二人不顧衣濕趟着過去把刀子往漁翁脖子一卡，要他開船，漁翁坳不過他們，只得划槳把他們帶往對岸去了。蓉薔一干人趕來看時，他們十二個已經往對岸的密林裏跑去了，不多時不見了蹤影。蓉薔一干人氣的罵天罵地，無計可施，只好掉頭走了。

且說新朝初建，又廣貼告示昭告天下，說世道恢復太平，不許再有賊寇橫行，要剿捕強賊。蓉薔等只得把隊伍譴散，各奔前程去了，一時也不知下落。冷子興仍去做古董生意，柳湘蓮則別了眾人雲遊四方。薛蟠在紫檀堡閑居無趣，仍舊到集上開香料鋪去了。

張德輝在鋪裏忙碌，忽聽街上一片喧嚷，到門外一看，只見幾個捕快抓着兩個人匆忙走着，邊走邊嚷道：「如今世道清明，不許再有犯案滋事的。若有敢以身試法者，定抓不饒。」

且說賈雨村那日回到京城，卻見流寇攻入皇宮，天下大亂，唬的帶了家眷逃往村野避禍。等日久新帝登基，世道好了，又想謀個官做，找到張如圭等幾個在京交的幕友，曉行夜宿，帶了銀兩趕往京城謀官。因巧舌善辯，又花了些財物，買得金陵州縣一職。即日見過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纔老實了幾日，便藉著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為自己婪財，查出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夫愚民諸多弊端，假裝出諭嚴查，要詳參揭報。那些胥吏甚是畏懼，都把銀子送往府中。雨村欣然笑納，免去各人罪錯，任他們舞私鑽營去了。

且不說雨村怎麼胡為，只說薛寶琴和梅翰林的兒子成婚數月，因正逢末世，梅家在宮裏被皇上尋了錯，都闔府查抄，所有子弟妻妾皆被帶京治罪。寶琴見機識時，趁人不備，~~提前~~乘隙逃出梅府，趕來紫檀堡投奔寶釵。姊妹多月未見，未免抱着痛哭一場。寶琴哭訴梅家遭遇變故，從此自己無依無靠。寶釵便將他安置下來，和自己同住。

薛蟠、薛蝌也未敢虧待與他，時時要他在鋪子裏幫忙。寶琴有了安頓之所，~~臉上也有了笑意。~~減去不少愁悶，乃對寶釵道：「既有空房，何不收拾一兩間，與寶玉哥哥做個書室？就可早晚溫習功課了。」寶釵道：「且遲幾日罷，等寶玉心緒寧了再說。」這日寶玉在屋子裏坐着煩悶，便找寶釵道：「偺們成婚亦有月餘，我怎能閒喫閒住？我也找個生意做了，家裏也有些~~開支~~進益。」寶釵挽了其手，往外頭走來，寶玉道：「這又是去往何處？」不覺二人進了一個空房子，寶釵道：「官人甚大點出息？男人一世以求取功名為緊要，豈能為了經商而把大事忘了？少年須有青雲志，青燈一盞，黃卷一卷，苦苦研習聖賢書纔是正理，我帶了一些書本，已收拾一間空房，吩咐麝月打點書箱鋪蓋並燈油過來，你從今兒起那裏都不能去，在家好好讀書要緊。以後還是考取功名為重。」也不容他~~解釋~~分辨，把門兒一關，從外頭鎖住，不許他出去。寶玉只得坐了下來，讀了一會子起身往外一看，見寶釵在外面佇候，只得又坐了下來。

寶玉經歷一番磨難，早已對仕途心灰意冷，視官宦如祿蠹，勉強讀了幾日，實在憋屈，見寶釵從外頭鎖了門，出去不得，氣的拍門不止。金桂趕來，在窗外道：「我幫你找鑰匙去。」轉身卻與寶琴撞個滿懷，一聲不吭要走，被寶琴拉住道：「姐姐要他正經讀書，你卻助着他，我告訴姐姐去。」金桂冷笑道：「你們都是一氣的，想告就告去吧，我偏要去拿。」寶釵在那邊探頭看見了，急忙過來道：「嫂子越發混帳了，我們夫妻的事又與你何干？」金桂道：「你們拘禁人就不對，我看着不合適。」寶釵把門打開，怒道：「我就是開了門又如何？」金桂討了個沒趣走了。

寶琴道：「家裏怎麼會有這樣混帳的嫂子，管起弟妹的事來了。」寶釵道：「這不是個省油的燈。有他在這裏，總是禍害。」寶琴道：「我去勸哥哥把他休了，成什麼樣子嘛！」寶釵急忙攔道：「不可。哥哥以前也說過趕他出去，他就說要到外頭編派偺們家的不是。要是他出去了，偺們家的名聲可保不住了。」寶琴聽了氣的掉下淚來，因往自己房裏去。

忽見門外有個婆子探頭，看見他出來了，急匆匆又走了，寶琴納罕道：「這人看着面生，他來找誰，為何鬼鬼祟祟的？」正在思忖，忽見襲人走來，對他笑道：「琴姑娘看什麼呢？」寶琴笑道：「你們這裡人還怕人，看見我嚇的掉頭就走。」襲人往外面一看，只見一個婆子一邊走一邊回頭望着他，面露嗔怒之色，急忙道：「我去問問他去。」急忙去追那個婆子，卻見婆子急匆匆走入一片樹林，襲人喘吁吁的趕上說：「我又不是鬼，怕我做甚？」忽見柳樹下躺着一個丫頭，脖子上搭着繩子，那個婆子一邊望着襲人一邊大哭着撲上去道：「我的兒，你死的冤啊！是那個挨千刀的把你吊死在樹上？神天菩薩，誰替我做主啊！」襲人大驚，走上前一看，原來是墜兒，忙問道：「墜兒多年不見，怎麼吊死這裡了？」墜兒娘回頭擦淚瞪着他道：「你還問我？你們的人叫他做事，又怕走漏了風聲，就把他勒死了，我只和你們拼命。」說完起身去掐襲人的脖子。襲人一邊掙挫一邊正色道：「你這是什麼話？讓人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有話好好說。」墜兒娘自覺失儀，忙擦淚道：「墜兒說，寶姑娘那年在滴翠亭聽見他與小紅說悄悄話，事後逼問他說的什麼，是不是雞鳴狗盜的事，墜兒不說，寶姑娘就要告官，墜兒就告訴他小紅的帕子被芸哥撿到了，寶姑她嚇唬他說，這還了得？男女私下傳遞信物。就脅迫墜兒做他的下手，幫他訏謀做事，那回在蘆雪广他們吃鹿肉，寶姑娘想給各位開個玩笑，就命墜兒偷走了一個叫什麼『蝦鬚鐲』，後來璉二奶奶大聲嚷嚷說不出幾天就能找到賊，寶姑娘甚是驚怕，就偷偷地報給一個婆子，說是墜兒偷的，墜兒就被攆出園子了，去找寶姑娘廝鬧，後來寶姑娘酬謝他些銀子，纔不鬧了。再後來，寶姑娘要墜兒偷小紅的帕子，說是什麼『掉包計』，墜兒事後找他要酬謝，莫名其妙吊死在樹林裡了。我知道墜兒死的冤，必是寶姑娘找人害的，我要找寶姑娘論理，再不然就報官！」襲人聽他一五一十說了， 正色道：「你說的我也不辨虛實，或許是真的，可你說墜兒是寶姑娘找人吊死的，就是憑空疑猜了。寶姑娘是個敦厚和平的人，誰人不知？他怎麼會這麼惡毒害死人命？墜兒找他要酬勞，給他就是了，何必害人？又不缺那幾個錢，我想必是墜兒有什麼事想不開，自己吊死的，那年不是有個金釧兒想不開自個跳井了嗎？」墜兒媽道：「你們都是沆瀣一氣，打諒我是傻子你好欺瞞呢，今兒這事沒完，我就不信天下沒有說理的地兒！」襲人道：「你越發昏了頭了，墜兒吊死了，又沒有人證物證，你能告的贏嗎？還是人不知神不覺的走罷，沒的官司沒打贏，還惹一身騷。」墜兒娘低頭沉吟半天道：「你這話說的甚是，這年頭那有說理的地兒，縣衙大門天天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我還是打掉牙齒往肚裡咽，可憐我的兒躺着無人安葬，我也沒有幾個錢，可讓人作難了。」襲人笑道：「這個你放心，我這裡有十兩銀子，你拿着用罷，我這就找兩個小廝過來，把你女兒抬城外埋了，不用你花一個子兒。」墜兒娘接了錢，望了望屍首，擦淚掉頭走了。襲人正要走，忽見鶯兒打那邊過來，迎頭便說：「寶姑娘給我一串子錢，要我過來看看有沒有什麼貓兒狗兒死在這裡，要我看見了大聲喧嚷，好讓人收拾埋了，莫髒了地兒。」襲人笑道：「可不是？這裡有個丫頭自己想不開吊死了，你快告訴眾人去。」鶯兒看了喫了一嚇道：「寶姑娘面慈心軟，不忍看貓兒狗兒死了，才讓我過來，沒想到這裡竟死了個丫頭！」急忙回去叫人，襲人也匆忙走了，不大會兒賈蓉、薛蟠帶人來了，命小廝把屍首抬到城外埋了，不提。

卻說寶琴一大早來找寶釵，說園子裡死個丫頭，寶釵笑道：「我也是剛剛聽人說的，有個丫頭想不開自己吊死了，我也不認得那個丫頭，我那有心思管那個？寶玉的功課我還掛慮不過來呢。」寶琴笑道：「姐姐對姐夫可謂操碎了心，讓人欽敬。」~~這時，~~只見寶玉執書出來道：「我一看書就頭暈，姐姐還是饒過我吧，要我做個~~生意~~買賣。」寶琴笑道：「姐夫這樣子怎麼都不象個生意人呢，要是叫你去做生意，不陪光纔怪呢！」寶玉只得又進屋裏裝樣子看書去了。寶釵進來道：「看到那裏了？」寶玉沒好氣道：「纔看到《孟子》上部。」寶釵拿了針線在旁邊坐着，瞩視守着他讀書。

寶玉雖有一萬個不樂意，想起自己受寶釵相助，纔有安身之處，寶釵畢竟是個高尚之士，樂於助人，世上罕有，不能違背了他，只好硬着頭皮看了會書。~~不覺~~忽然又想起黛玉來，不免慊慊在心，那淚珠兒似斷了線的珠子把書都打濕了。寶釵一邊見了，摸不着頭腦，嗔道：「大男人哭個什麼勁，讀點書又不是叫你去死，哭成那樣，真沒出息！」寶玉只得把淚擦了，捧書吟讀。

且說寶琴端了一碗餺飥邊喫往寶釵房裏走來，正見襲人端着茶走來，笑道：「家裏又來了客人了不成？」襲人道：「寶二爺如今又用功讀書了。我給他端茶過去，他讀的渴了就喝上幾口，潤潤喉嚨。」寶琴笑道：「姑娘不忘本，真令人敬仰，我輩皆不能為之。姐姐也幫着寶玉哥哥夠盡心了，想他家本是破敗之戶，他本是無可依靠之人，又沒什麼本事，孱頭一個，姐姐還委屈嫁給他，可見姐姐品格之高，羞煞世人。」襲人笑道：「寶姑娘的好處不止這些，與他接觸久了，沒有不讚的。琴姑娘有什麼打算，要不我給你說一戶人家？」寶琴笑道：「我還不想再嫁，以後再提吧。」於是低頭進了屋子。襲人望他笑着不語。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回末批語：遙想當年，多少嘆息，四方污穢，八荒狼藉，芳幽彌馨，竟生螢厘，故老猶存，憤怨悲泣。枕曲藉糟，日夜頹醉，思攄展翼，當年歡娛，雲階拔群，明主宣召，酩醇茗美，皇景聿興，鼎食與餘，禮樂其備，音韻和諧，君臣同心，文武熙朝，其樂陶陶，御林千旅，錦衛萬計。謇諤盡規，才臣盈室，君王生忌，以疏代親，公丞佐使，以事繫獄，忠賢惜亡，維餘盪子。】

## **第一百零一回 獃霸王惹禍牽舊案 悍妒婦作歹設新謀**

【余獻拙擬一回目：「時艱年荒骨肉漂泊 運蹇命薄裙釵流離」，化用唐詩古意，或可一用。 畸笏老人】

~~詩云~~題曰：

從來~~遊~~浪宦~~多~~易躊躇，峻嶂平野~~孤嶂淚悽楚~~見步獨，

~~華~~盛筵終~~散~~時孰~~思~~忖過，~~世事~~循環世事近汝吾。

話說襲人端茶進來，見寶釵坐着看着寶玉讀書，也不好打擾，微笑不語又退了回來，往那邊屋子裏來，迎面與薛姨媽、薛蟠、薛蝌打個照面，站着和他們說了一會子話，就上自己房裏去了。薛姨媽邊走邊道：「此次外出到南邊置貨，要多帶些衣裳，都十月的天氣了，夥計們別叫他們亂喫酒，喫醉了誤事。」薛蟠道：「這一去得幾日不歸，家裏還得母親、妹妹操心了。那娘們再吵鬧，就關在房裏不讓他出來，我回來再好好收拾他。」於是和薛蝌帶了張德輝和幾個當鋪裏夥計往山下去了。

寶琴過來道：「大哥這又是要去那裏？」薛姨媽道：「他是和一個叫冷子興的兄弟到外頭做生意，得幾日不歸。」寶琴道：「大哥也知道操心了，不象以往只知流蕩，荒廢時日。只是冷子興這人不知怎樣，信不信的過。」薛姨媽道：「那是他出生入死的好弟兄，豈有不幫襯着的。」又道：「你大哥的事不用你多慮，只是你現今空懸着一個人也不是事啊。那府裏的蓉哥兒自從離家外出闖天下，身邊也沒有個貼心人。我想着你也是寡居，你婆婆一家早已沒了音信，想是凶多吉少，不如你就跟了蓉哥吧。他也攢了些梯己，在外頭做生意，昨兒託人捎來書信一封，要向你哥哥提親，想是他看上了你。你也別挑挑揀揀的了，歲數大了不好說人家。」

寶琴低頭半天道：「侄女一生不嫁，望太太成全。那邊還託人照顧着兩歲的兒子，沒有帶過來，拖着個孩子怎麼再醮？即便有人應允了婚事，以後也未必待孩子好。我守著兒子把他撫養成人，考取功名，再娶了老婆成了家，就遂心如意了。何必再提再嫁癡理！」薛姨媽道：「你孤兒寡母的也不好度日，又有多大指望？」寶琴道：「嬸子莫要逼侄女纔好。我在這裏住了幾日，孩子還在別人家寄養的。我明日就到那家帶了孩子到外地去，嬸子不必掛慮。」薛姨媽道：「你那兒也別去了，就住在這裏我們還能照應着你娘倆。」寶琴因有自己的想法，不肯淹留山莊，執意要走。眾人勸解無益，只得罷了。又過了一日，寶琴背着包裹離了眾人而去。薛姨媽同着寶釵襲人等送他到山下，數隻淚眼目送他走遠了纔轉身回來。

且說多姑娘幾次上山閒逛，看薛蟠不理他，又打起薛蝌及下人的主意來，寶釵、寶蟾、金桂都屢次斥罵逐攆，然多姑娘乃厚顏油滑之人，臉上堆着笑臉兒，嘴裏也是花腔花調，弄的人不好當面與他生起氣來，況當初攻打賈府，他也出了不少力，幫了不少忙，只得隨他而為，忽不久，多姑娘得了素嬰風疾，不愈而死，大家纔鬆了口氣，少了一個障孽。

且說薛蟠、薛蝌帶奴僕到城裏和冷子興及他的弟兄夥計相見，大家兌了銀子合夥躉貨做生意，到外省買香料。帶了炊糒，一路上曉行夜住，飢餐渴飲，有了店家就住着，到了罕有人跡的曠野只得打地鋪將就着，感受風路草霜，頗為辛勞，也非一日。

那冷子興是個花花腸子的人，見薛蟠獃憨、薛蝌老實，又隨身帶了不少銀兩，不免生出不良之念，連哄帶騙，把薛蟠的銀子賺去不少。薛蟠有些不興頭，但礙於體面，不敢得罪，只是喫些啞巴虧，思量着冷子興一班人欺負自己，時時飲酒動氣埋怨不已。

這日進城與眾位在個鋪子裏~~喫飯~~打尖飲酒，幾個人打賭，定要把酒甏裏的都喫盡了，因多喝了幾杯，就無故和冷子興的一個夥計吵鬧了起來。眾人越勸，他越發動了氣，就罵起來了。夥計不依，薛蟠就拿起酒碗狠命砸了幾下腦袋，冷子興等唬的去奪他手裏的碗，也被他往腦袋上砸了一下，頭上即刻腫起一包，捂着頭道：「兄弟敢是真惱了，動起真的來？」又見那夥計大叫着在地上翻滾捂着腦袋，流出大片血來，原是砸中囟門，忽然把腿兒一蹬，竟是死了。

冷子興抓住薛蟠~~脖~~領子道：「大夥快去報告官府，出了人命了。」眾人急忙把薛蟠扭往當地縣衙。薛蝌見狀不妙，慌忙坐了馬車趕回山莊去告訴薛姨媽、寶釵。冷子興親寫了呈子，遞與官府，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本地縣令因覺此案不係本地人氏所犯，又派人將呈子連夜騎馬趕往金陵，把案子推給當地州縣官。恰逢雨村接了此本，要坐堂審案。薛蟠也被送回金陵審理，冷子興和眾人也趕了回來。

話說薛姨媽、寶釵在山莊做針線消閑，忽見薛蝌滿頭汗闖進來道：「嬸子，大哥出禍事了！」薛姨媽、寶釵聽了嚇了一跳，忙問怎麼回事，薛蝌便一五一十說了。薛姨媽、寶釵駭得面如土色，都哭道：「怎麼這麼糊塗，又闖了恁大的禍。」薛蝌道：「打死了總是要償命的，且商量怎麼辦纔好。依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趕去給縣太爺送去，說大哥是誤傷，不是故意的，先把死罪撕擄開，回來再求親戚朋友去上衙門說情。」

薛姨媽哭道：「我也不活了，趕到那裏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寶釵急的一面勸，一面道：「兄弟快辦去罷，我先到裏間取銀五百兩來。」到了屋裏取出銀子交給薛蝌。薛蝌急忙往外走，寶釵道：「有什麼信即刻打發人回來報與家裏，不可叫老年人操心。」薛蝌答應着去了。這寶釵解勸薛姨媽莫要傷心。

只見金桂闖進來道：「大爺明兒有個好歹不能回來了，撂下我一個人受罪！你們各自幹你們的去了。」說著，又大哭起來。這裏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寶釵又氣又急，罵金桂不停。金桂是個不畏懼的，和他對口起來。幸好寶蟾進來幫着寶釵呵斥金桂，金桂纔「哼」了一聲出去了。

且說雨村接了呈子，即傳原告之人來審。冷子興與兩個夥計進來磕頭道：「被砸死者乃小人拜把子兄弟。薛蟠原係金陵一霸，仗着財勢無端害死性命，他只當作兒戲。望大老爺作主，嚴懲凶犯，剪惡除凶，為死者申冤，百姓感戴天恩不盡！」

雨村因昨夜剛收了薛蝌五百賄銀，又想着以前曾有馮淵一案，皆是薛蟠所為，當初自己也是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馮案，今兒便要效法往事，敷衍亂判，只是看見舊交冷子興在內，遂沒有了主意，乃道：「據查此次人命是誤傷，不是故殺。案件既明，事實清楚，各位退下，明日聽審。」說完正要退回。

忽見冷子興向他使個眼色，心下戰啜道：「冷子興近年定是做了些生意，發了財，今日穿戴不凡，頗似個豪門巨富，不可大意，看他的意思還有話說，不如令侍從退去，把他帶至密室詳談。」乃道：「冷子興先留下，其他退下。」眾人都應了一聲退了。雨村帶冷子興進了密室，先續些交情，再笑問還有何話要說。

冷子興道：「老爺有所不知，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戶人家不過賈王薛史四家，然那都是前朝的官了，如今早已沒落。薛家也已失了勢，把王八脖子一縮，躲在窮山上度日。老爺礙着情面不敢惹他，其實有何可懼，不過是個草民罷了。他家裏只怕再拿不出幾兩銀子了，老爺怕他做甚。」一面說，一面從袖子中取出一疊銀票。雨村接了，竟有二千銀兩，比薛家所送多出幾倍，不覺笑道：「本官糊塗，沒有細查，差點把個殺人凶手放走了。明兒定要重新審理，把凶手打入死牢。」冷子興笑道：「老爺明察，小的告退。」雨村笑着送出門外。

第二日升堂重審，眾衙役吆喝一聲，薛蟠被帶了上來，跪倒在地。冷子興與幾個弟兄也跪着聽訊。雨村喝道：「薛蟠，你知罪嗎？」薛蟠道：「本人只是誤殺，求老爺明察。」雨村冷笑道：「放屁！好個歹民，連殺二命，還想抵賴。」薛蟠不覺愕然。雨村道：「你還記得那年的事嗎？本地一個名叫馮淵的鄉紳之子，被你搶了妻子，還逞凶喝着手下人將他打死。你便沒事人一般，生拖死拽，把人搶走強娶回家。如今又犯命案，還要狡辯，你當衙門是你家啊，可以隨來隨去的？來人，把薛蟠打入死牢，暨日處斬。」薛蟠聽了大叫道：「狗官！你又收了多少賄銀，貪贓枉法，不怕雷神老爺打到頭上嗎？」雨村喝道：「別跟他羅嗦，快帶了下去！」上來幾個衙役把薛蟠拉拽出大堂去了。冷子興等也含笑退回。

且說薛姨媽、寶釵在山莊獲知薛蟠~~判~~定讞了死罪，本秋後處斬。恰時序正是深秋十月，到了斬期，幾日後就要刀起頭落，都抱頭痛哭，連忙叫薛蝌再往衙門裏送銀子，結果白白打了水漂，薛蟠還是被處斬了。在外頭的包裹銀子也被冷子興等吞佔了，查不出頭了。薛家遭逢如此飛災橫禍，不啻驚風密雨，皆愍惻悲泣。薛姨媽因日夜啼哭，不覺病倒。薛蝌自悔沒有照看好哥哥，離開山莊，到外地謀生去了，一去不回，失去了音信。

寶釵一邊照料母親，一邊對付金桂的吵鬧，可謂煎心焦首，傷痛欲絕。寶玉見寶釵悲戚，放下書本來勸，反被他嗔着勸回去了，道：「家裏不用你掛慮，你還是認真讀書是正理。」寶玉只得進門關了窗子看書，神思卻早飛往別處去了，想到自己雖和寶釵成婚，住在山中，終是寄人籬下。日用起居，全靠薛家協助，自己竟是個無用書生一般。素又討厭經濟文章，賈家一敗塗地，皆由做官而起，不願再奔仕途，誰知寶釵卻強求他讀書。二人志趣不投，他似枯魚失水，泥塗索居，甚不順心如意。

正在傷心，忽見窗子被人推開，有人在外笑道：「寶兄弟讀了這會子了，該餓了。這是四碟果子，一小壺兒酒，我給寶兄弟送來，當作宵夜吧。」寶玉尚未答言，已見金桂推門進來，「撲哧」的笑了一聲，把杯盤果子往桌上放。又見他鬆挽着頭髮，穿着襜褕，披着衣裳，打扮得妖調非常，露出雪白肩膀，拿眼忒斜着笑望着他。寶玉已知其意，要把他拉在渾水裏，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又羞又急，不尷不尬的，又不好斥逐，遂不得主意起來，乃道：「嫂子費心了，倒是叫小丫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勞動嫂子親自送來呢？再說我又不餓。」金桂道：「自家人何必說這些套話。嫂子關心你，你難道不領嫂子的情？「寶玉道：「嫂子請回吧，我要吹燈睡覺了。果子放着我一會兒喫。」金桂忽然一把抓住了手道：「你嫂子現在死了男人，守着活寡，日子難熬的很。兄弟就跟我離了這裏，偺們到外頭度日去吧。」說著硬往外拽。

寶玉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什麼話，簡直混帳透頂！嫂子快鬆手，不然就嚷了。」誰知金桂是個力大的，只把寶玉拽到大門外，要往山下走，只見外面黑漆一團，碧雲遮月，不辯人面。

寶玉掙扎着，聽見身後不遠處有人聲嘈雜聲，只見那邊火光衝天，原來幾處房屋着了火，人影憧憧的嚷着去救火。金桂冷笑道：「火是我放的，他們只顧救火，不會顧及這邊來，寶兄弟，快隨我下山罷！」又用力拉拽寶玉起來。

忽聽門裏有人喊道：「賊婆娘休要逃走，快把手放了，簡直是恬不知恥！」

原來是薛姨媽、寶釵趕來了。金桂一邊拽着寶玉往山下走，一邊拿腳去踹薛姨媽、寶釵，喊道：「我如今連男人都沒有了，白白的守寡。你們倒快活了，也不管我難受不難受。」薛姨媽~~怒喝~~睚眦喝道：「反了天了，縱火犯案，連婆婆都踢了，真是個惡毒婆娘！」金桂仍拽着寶玉往山下走，嘴裏道：「我就反了，你們能着些兒不就完了，~~我還要~~還要我動手害死你們~~呢~~嗎？」薛姨媽、寶釵上來打耳光，奪手掙開。金桂和他娘倆撕打一團。

寶玉急忙又拉又勸，只見蔣玉菡、襲人、寶蟾、鶯兒都匆忙趕來。薛姨媽嚷道：「我如今也不怕人笑話了，我非打死這個不要臉的！」寶蟾也上來對金桂拳打腳踢。蔣玉菡、襲人慌忙拉勸，要眾人停手，不要打了。

張德輝與幾個夥計喘吁吁跑來道：「太太，火已經救下了，不知係何人所放。」薛姨媽忿然道：「~~反了天了~~天龍火神忙亂，家裏出了禍害了。」

金桂見他們人多，怕他們上來動粗，自己未免喫虧，匆匆奔往院子裏去。薛姨媽等都罵罵咧咧的。一時大家回到屋子裏，金桂關了房門，吹燈假裝睡了。薛姨媽、寶釵等聚着痛罵了一陣也睡去了。等到半夜，金桂又起來要放火燒了寶釵房子，幸被麝月起來撞見，歹婦惡計未有得逞，悻悻轉身回自己屋子去了。

薛姨媽、寶釵從此多了心眼，時時防範着金桂再興風作浪。金桂假意向薛姨媽、寶釵道歉，哭道：「我是糊塗脂油把心蒙了，竟打去寶兄弟的主意來。如今我孤苦無依，要把我趕了，我又到那裏去？求婆婆、姑娘原諒我，以後我再不鬧了，老老實實度日。」薛姨媽、寶釵知道他是扮給人瞧，但見他一連數日安安靜靜的不哭不鬧，只是在自己房裏做針線活，暫且信了他的話，不去理他，各忙各自的去了。

時至深秋，天氣清冷，樹上罕聞秋蟬唱，李嬸、李紋、李綺母女三個自那日逃出賈門，背着包裹一路漂泊，不知去往那裏投奔，李嬸雖操心女兒的終身婚事，然二女皆同李紈一樣，似死灰槁木，誓作未嫁貞節女，李嬸嘆了口氣，不好說些什麼，正是：

家敗豈罕宦遊人，漂泊無心物候新。

東皋村牧驅牛返，薄暮樹色搖落紛。

心緒悽悽嗟運命，情懷戚戚懷故人。

風鳴月照雁南度，兩行清淚悲無盡。

這日流落江邊客棧，母女三人難以入眠，走到江邊坐了，黯然神傷訴說賈家往事，都不禁落下淚來，只見江上划過客船，船上燈光掩映，時至夜深，鮮有人聲，忽聞舟首傳來嗚嗚咽咽的笛聲，不知是哪個失意之人坐在船首獨自吹笛釋悶，母女三人聽笛聲淒涼，趁着夜深江寂，越發感傷。

你道吹笛之人是誰，原來就是離開紫檀堡流浪的薛寶琴母子，因無處可往，寶琴攜兩歲兒子往江南漂泊，孤兒寡母日子過的艱難，冷風吹過，衣單體寒，寶琴忙裹緊懷裏兒子，面色悽然持笛再吹，心內悲苦，前程何處，水波漾漾，月色淒寒，淚光中彷彿又看見大觀園俏影奔走，捕蝶摘花，耳邊似又聽見怡紅院諸人歡聲笑語，真是肝腸寸斷，舊夢難尋。

寶琴到了南方，給人做衣裳謀生，日日教兒子讀書寫字，這日黃昏，忙了一天又伴著兒子讀書寫字，猛然看到「梅」字，眼中卻掉下淚來。兒子看他眼中有淚，訝然問他道：「娘親好端端怎麼哭了，又是那些鄰里欺負你了不是？」寶琴道：「我是看到『梅』字，想起你父親來，心一酸，纔掉淚的。」掩口走至自己屋裏，伏案無聲而泣。良久，又拿起桌上殘鏡，抿了抿鬢角，看到年華匆促，青春不再，所到之處皆有惡人糾纏調戲，孤兒寡婦過的艱難，更加傷心，只得打起精神去給兒子做飯，一心想着守節苦熬，養到兒子十二歲，他得了大病一場，不治而亡。稚子力薄勢單，含淚親將他葬了，無人幫襯，獨自承家過活，好不艱辛，人人皆談而神色感傷，搖搖頭嘆息。

卻說李嬸、李紋、李綺母女三個漂泊異地，卻被當地官府查問，獲悉是前朝官員後人，以掃清前朝餘孽為由，將李紋、李綺發配東北，李嬸幸好上街買針線，逃得一劫，然骨肉分離，生不如死，日日以淚洗面。

且說東北有個寧古塔，是專接收犯人之地，李紋、李綺一路辛苦，到了寧古塔，為保貞潔，誓不與男人多言，有男人上前搭訕，都被他二人冷言相拒，兩人終身未嫁，命運實堪嗟嘆。暫時說不到這裏。

只說那日小鵲逃出賈府，回到江南親戚家度日。不覺又是夏日，村子裏收割了水稻，歡聲笑語慶祝豐收，家家舉杯痛飲。小鵲同幾個姐妹也在村子裏奔跑嬉戲，來到村頭河邊，見圓月掛在枝頭，明晃晃的，煞是好看，一陣清風吹過，夜深，蟬被明月驚動，又鳴叫一番，河裏蛙聲一片，天外幾點星光，那幾個姐妹都彎腰到河裏捉泥鰍去了，小鵲獨自一人去捉樹上鳴蟬，忽聽路邊有人哭着念道：「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兄弟，這首詩就當做離別贈言給你，從此偺們多多保重，日後會有重逢之日。」小鵲驚訝走了過去，只見五、六個公子正站着淌眼抹淚道別呢，看着甚是眼熟，再一想，認出來了，原來是賈府的幾個落難子弟路過此處，乃是賈蓁，賈萍，賈藻，賈芬，賈芳，賈荇六個。小鵲不覺含淚過去望着六人不語，六位唬了一跳，見是當年家裏的丫鬟，都道：「竟然是你，你怎麼到這裏來了？」大家流淚說著往事，都唏噓不已，六公子本是路過此地，連夜還要趕往異地謀生，小鵲勸他們暫不要過於匆忙勞累，帶六人到一處無人居住的農家小院將就睡了一夜，還拿來當地人慶豐收未喫盡的瓜果給六人喫，第二天一大早，小鵲急忙起來看視六人，卻發現六人已經不見了，流着淚走到村外，遠遠望去，只見六個身影漸漸消失天際，甚是感傷。暫時丟開不提。

只說衛若蘭在賈家菜圃射殺錢槐之後，翻牆逃走，趕回自己家中。史湘雲與衛老爺、太太、眾家僕見他胸佩金麒麟倉皇回來，都迎上去問長問短。衛若蘭嘆氣皺眉道：「賈家完了，人都死絕了，我也差點命喪賊手。這世道都亂成這樣了，做官的不是被皇上處死，就是被賊寇殺死，實是划不來。」史湘雲急忙含淚問道：「寶玉哥哥和林姐姐怎麼樣了？」衛若蘭低頭嘆道：「一個被強盜擄走了，一個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想是凶多吉少。」湘雲不覺大哭道：「我要去找他們去！」挺身要往門外走。衛老爺忙一把拽住道：「外頭正在打仗，你上那裏找去？」湘雲捂口跑自己屋裏哭去了。衛老爺、太太忙命家奴做飯，給兒子洗塵。一家人坐着邊喫邊談論國事，個個有悲戚之色。

湘雲在屋裏把茶杯打碎，哭成淚人兒。翠縷一邊收拾一邊勸道：「奶奶忍些悲吧，如今連皇宮都被賊寇佔了，聖上還不知死活，只怕你傷感不了呢。與其傷心，不如忘去塵事，也還好受些。」湘雲那裏聽他的，把他罵了出去，自己閉門啼哭。衛若蘭見勸他不住，只得隨他去了。

湘雲難過多日，時時譴家僕到賈家打聽寶黛下落，終不得要領，只得罷了。夫妻兩個安心度日，倒也清靜。想湘雲襁褓中父母雙亡故，與叔叔嬸子住在一塊兒，少有人疼惜，反遭嬸子苛刻對待，日日拿些針線逼他去做。幸湘雲性情豪爽，氣量寬宏，不計較得失，故在嬸嬸家也可勉強度日。誰知天公遂人願，把個佳貌仙郎配給了他，兩個情投意合，琴瑟和合，羨煞旁人。雖說賈家眾公子小姐未有好姻好命，都煙消雲散，偏湘雲能自得圓滿，空使眾人羨妒，生了一兒一女，一個兩歲，一個剛剛三個月。本以為可得個地久天長，誰料風波平地生，終有家散人離的一日。

原來，戎羌奪權登基，做得皇帝，沒幾日便要把舊朝官宦清理乾淨。這日，衛家正在家中筵宴，忽然從門外闖入一隊官兵，皆頭戴簪纓，持槍便來抓人。衛家驚愕問所犯何罪，眾官兵道：「聖上有旨，來查叛臣，即刻抓了，一個不留。」衛家亂成一團，家僕不顧安危上前與官兵撕打一團。

衛若蘭大喝一聲，奪了官兵的大刀，與官兵一陣拼殺。衛老爺、太太終被抓走，兩個老僕人攜着兩個孩子在大門外戲耍，看到府中出了偌大的變故，急忙抱着孩子逃到鄉下暫避風頭，史湘雲被幾個奴僕慌忙扶上梯子爬牆逃去了。衛若蘭終因人多勢眾，被捆綁了抓走了。眾奴僕一鬨而散。

湘雲勢單力薄，只好急步逃往城外，找不到兩個孩子，黃昏躲進破廟寄身，仇恨滿胸，卻無可奈何，只有啼哭抹淚。想到自己以後無處安身，女兒家在外多有不便，為怕遭惡人侮辱，遂打扮成個乞丐模樣，四處沿街討飯，一心到賈家查找寶黛下落。

這日輾轉來到榮府門口，卻見匾額歪斜，門口冷清，不見了看門的壯漢，只有幾個小孩出出進進，到園子裏找些東西。湘雲走入園中，因時逢秋日，花木枯零，到處都是斷壁頹垣，想是經過一番爭戰。又到各處尋看，唯有庭軒寂寞，樓閣寥落，不見半個人影，哭了一場。又到街上打聽賈家消息，都說人死家亡，一敗塗地。湘雲因找不到寶黛下落，心裏又悲又急。正在焦慮，忽然想起賈家祖塋尚存，便踽踽獨往那裏一探，只見寒煙輕揚，枯蓬飄飛，夢隨風萬里，故人魂飛盡，不覺縈損愁腸，淚濕襟袖。

忽在駢坒亂墳之中看見一碑，上有「林黛玉」三字，恍如隔世，搖搖晃晃，撲到碑上大哭道：「林姐姐，你怎麼拋下妹妹去了，到底都是怎麼了，一個個都走了。」乃望天悲呼：「蒼天不長眼啊，非要把人的肝腸哭斷纔肯作休，好人都死絕了。你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到底是個什麼混帳天地啊！」又撲到碑上泣道：「林姐姐，我還有好多話沒有說，我還有好多詩句藏在腹中，等着和你一較高低。我還想多開幾回詩社，偺們姐妹們比比詩才。可如今你孤苦死去，我心中忿怨更與何人說？記得當初偺們在中秋夜聯詩，恍如昨夜之事。還記得姐姐的詩句：『冷月葬花魂』，竟成讖語，我對的一句：『寒塘渡鶴影』，又何嘗不是我如今的寫照，想前兒我一人漂泊在異鄉，路過一片池塘，從那蘆葦叢裏穿過，真真叫人心也破碎。偺們怎麼都這麼運蹇命薄？我是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姐姐是數去更無君傲世，千古高風說到今。我是舉世無談者，惟有姐姐係我知音。姐姐是登仙非慕莊生蝶，繞籬欹石自沉音，眼前卻是衰草寒煙無限情，姐姐孤墳西風依。」越思越痛，只把枯草揉碎。湘雲伴着墳塋坐到天黑，仍不肯離去。天上一輪皓月照着青楓林，湘雲望月長嘆，難以入眠，直到夜深纔靠在石碑上睡去了。天明村雞唱，湘雲起身走在黃土壟上，眼前迷迷茫茫，不知何處纔是歸宿，抓了一把草葉填入口中，蹣跚着往前走去。西風掠處，煙雲淒迷，浪跡天涯，萍蹤無定，可嘆公府千金，淪為乞丐，竟如同草芥。正是：

孤途迢迢步枕霞，餐露眠風何是家。

寶鼎焚香兒女遙，佛屋冷臥淚眼花。

楓林寂寂遍墳冢，松葉森森覆鵲鴉。

月夜砌霜寒似水，落蓬野徑度年華。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二回 冷惜春甘伴青燈佛 潔妙玉泥陷瓜洲渡**

~~詩云~~題曰：

~~林~~樹噪蟬鳴漸靜息，隱者不問~~鸞~~鶴鸞心。

~~虎落~~平陽落獸龍潛~~池~~澮，~~風~~颶過梵鈴盡~~悲~~泣音。

話說薛蟠被處斬過後，薛姨媽不覺病倒，成日躺在炕上啼哭，思念兒子。寶釵也曾多次勸慰，自己倒陪着淌了不少淚。賈蓉、賈薔幾次來山莊找寶釵談論分割賈府房地的事。寶釵道：「榮寧兩府外加大觀園竟佔了大半條街，若是每人分得一處，也空曠的很。再說如今世道剛剛安寧，城裏生意還是冷淡的很，分的這麼多房子，開門面也沒有人光顧。我先不去住着，你們帶兄弟們隨意住去吧，我怕寶兄弟回去又勾起傷心事，等再過幾年他忘了舊事再搬回去不遲，那麼大的地方誰住着都怕。」賈蓉道：「那我就帶了弟兄們先住進去，把大觀園都留給你和寶叔了。」寶釵道：「正是如此。」於是蓉、薔帶王仁、倪二、柳湘蓮、卜世仁及眾弟兄搬了進去。外頭有賃屋的也都打了錢住進來，租金由蓉薔收了。寶釵仍陪寶玉住在紫檀堡讀書。寶玉一時讀的煩了，和他吵了幾句嘴，不肯再讀，寶釵便軟硬兼施，讓他收心。寶玉不想跟他吵鬧，只得暫時依了他，一時也說不盡。

話說妙玉自那回離了賈府往東路而來，經過常熟，因與當地一個老尼姑是舊相識，就住在他庵裏，此尼乃長安師傅之同門師妹，好生收拾了庵堂讓他住下了，把隨身所帶日用物品同珍稀古玩都鎖在妥當之所，因當初受師姐之託，若有日見了妙玉，定要體貼善待，妙玉一時安心住了下來。同庵的還有幾個小尼姑，生性俏皮貪玩，見來了一個標緻師姐，都笑呵呵去問候他，熟料妙玉為人孤僻高傲，凡俗夫庸輩皆看不上眼，只是冷冷對待諸位，把個諸尼惹出一腔忿怨，都不願理他。

時有當地富貴人家太太小姐來庵裏敬神，聽聞這裏來了個氣度不凡的富家小姐帶髮修行，都來他庵裏拜訪，都被他嗤之以鼻概不相見，就是某人生生硬闖入他室裏看他有多麼傲慢，他仍是一語不發，一時煩了，就下起逐客令來，從此，本地官宦女流皆嫌他清高，不再來探看，一時傳開了。本地好多大富人家都知道這裏有個出奇高傲的尼姑了。

且說當地有諸多紈絝子弟聽聞得妙玉容貌絕色，氣度文采風流，都慕名而來，都被老尼姑好言勸了回去。眾子弟閒了聚在一處飲樂，都口口相傳妙玉的風采，議論他的出身和容貌，個個有艷羨之心。

這日大家聚在某人大堂宴樂，又提起妙玉的人品風度，個個眼烏珠蕩，舔嘴咂舌，搖頭晃腦，豎起拇指誇讚。忽有家奴來報，說本地最有財勢的陳富豪之子陳也俊同家奴趕來赴宴，都整衣正冠出去迎接。說話間已見一個翩翩風度俊雅公子進來了，都拱手抱拳笑道：「貴客降臨，不勝榮幸。」

原來這陳也俊家大業大，親友都是官宦之門，人品出眾，德行良好，不比那些粗俗魯莽紈絝公子，文采更是一流，多少官宦小姐都想同他攀親，可惜此人心高氣傲，暫未看中那個。待他坐好一同喫酒，有人提出每人作詩一首，都用紙謄了，拿與那庵堂裏的妙玉小姐賞閱，陳也俊早聽聞妙玉名號，當即興動揮筆三首，令一小奴拿往庵堂交與妙玉小姐。

小奴奉命趕往庵堂，被老尼姑擋住，不肯代交妙玉，家奴便把陳也俊所託的銀兩塞與老尼，老尼姑眉開眼笑，當下便把詩拿到內堂交與妙玉看，說是自己所作，妙玉接來細細看了，寫道是：

江東行

其一：

兵敗詔下已數年，將士不見風吹邊。

朱門零落易歌舞，清風狂放恨無限。

中原亦存壯士心，江東尚多弟子願。

遺民血淚盼國復，誓滅胡虜夢未闌。

其二：

河山飄絮憾難滅，九州恨同恥未雪，

故人尚節死慷慨，今士偷生淚悲嗟，

百年心事負君諾，萬里功名嘆悽切。

人生有恨生愈艱，不如棄筆赴軍臺。

其三：

歡聚南樓盡少年，躍馬看花似等閑，

酒杯探樂誤一生，家山思憶已百年，

紅豆若血杜鵑啼，綠楊是夢黃鶯憐，

紫殿何處覓王侯，國亡不堪唱關山。

妙玉看完笑道：「果然好詩，真乃佳作。」因不信係老尼姑所作，便問老尼姑實情。老尼姑笑道：「我那會做什麼乾濕，這是本地最有名的一個公子哥特特寫了交與小姐看的。」妙玉不覺變了神色，本欲怪罪起來，但想起詩句飄逸警拔，兼自己是寄人籬下，怎可動怒，只是淡淡說道：「日後不要再帶什麼人的詩文了，我有些累了，要睡一會。」

正要歪身倒下，忽聽門外有人嚷道：「閑人莫要妄進！」只見小尼姑們攔着一個公子不讓進門，那公子卻搶先一步進來了，對妙玉鞠躬道：「鄙人特來請教小姐，學學作詩賦文。」妙玉起身一看，竟是個飄逸俊美的公子，千裏挑一的容貌，心裏似被撩撥了似的，獃了一下，轉而又正色道：「實在無禮，妄入女堂，不可羅唣。」陳也俊還要解釋什麼，已被老尼姑推搡了出去。妙玉倒在庵牀上靜思，想起來者人品出眾，文采風流，竟動了凡心，生出諸多情愫，不免有了相思之情，無奈他對世俗有鄙視排斥之心，怕落了塵世，魂神不再潔凈，因決意把一腔愛欲之心又打滅了。

那陳也俊回去也害了相思病，也顧不了許多，急忙找人就辦起婚事來，命幾個媒婆用八抬大轎去接妙玉，誰知又有幾個多情的當地公子也請了媒婆急忙趕來說媒，妙玉獲悉消息，趕忙辭別老尼姑，帶了家當匆匆忙忙要離開此地避情，一時想起在瓜洲上衣師傅的另一個師妹和徒兒，便連日去往瓜洲。暫時不提。

且說王仁在街上做個小生意，這日與人賭錢，賺了一把，一大早急忙坐馬車趕往瓜州渡口的煙花巷，找娼妓尋歡。待來到渡口時，已是日照當頭，只見集市上人來人往，挑夫商販、趕集閑逛的佔滿了街。忽見人群中有個白髮老嫗帶着一個十五、六的小夥兒在買布匹，看着眼熟的很，想了半天纔想起是那年兩次造訪賈門的劉姥姥。身後跟着的定是他的孫子板兒，竟長這麼高了，因不想過去和他說話，故側着身子打他們身邊走過去。

劉姥姥此次是趕集買些家常東西，因問板兒喜歡那樣，他都一併買了帶回莊子裏去。忽見人群裏走着一個尼姑，面熟的很，好象是賈府裏那個會畫畫的四小姐，不覺喫了一驚，心想：「看這人的面貌定是四姑娘了，怎麼他做了尼姑，實在納悶。他不是公府裏的千金小姐嗎，怎麼落到這步田地？」越思越不解，走上前笑道：「四小姐怎麼在這兒？姑奶奶和巧哥兒可好？」惜春道：「什麼姑奶奶的，我不認識你。」轉身要走，被劉姥姥一把抓住道：「四小姐這是怎麼了，怎麼好好的出了家了？」惜春不耐煩一把推開，徑直走了。

劉姥姥喊道：「四小姐怎麼走的恁快，我還沒有問你姑奶奶跟巧哥兒呢。」見惜春已走遠了，發了一回獃。板兒過來拉他道：「姥姥怎麼跟個尼姑說了恁大半天，偺們還急着趕路呢。」劉姥姥拍了他一下腦袋道：「纔來沒多大工夫就急着回去，早知道也不讓你跟來了，還不如青兒沉住氣呢！半大小夥子猴蹶似的不穩當，以後怎麼娶媳婦？」板兒道：「姥姥都挑了半天了，也沒見買着一點半點，急不死人。」劉姥姥知他走了有好大會了，想喫中午飯了，便把他帶飯鋪裏去喫飯。

且說惜春在街上化緣被幾個井市無賴上前拉拉扯扯調戲，大為驚懼，匆忙逃往沿路的村子裏去了。正是：

莫罕我裝聾作啞，莫怪我白眼瞪他。

休問我鄉居出身，細思量淚灑杈椏。

畫一幅怪鳥殘萼，不稀你惑解圖畫。

心卻似虯根禿枝，情唏噓分付梅花。

惜春急促趕路，滿眼望處卻見連年征戰村落空寂，人煙荒蕪，聽的見座座墳冢旁穿着縗絰的老嫗兒童~~的~~祭祀哀哭，時時看見有跌跌撞撞的瘋瘟漢子拿着樹枝胡亂揮舞，正是：

濟濟世間路，芸芸有眾生。

日求耘田去，食與父子同。

殞命誰相躲，斫伐命何匆。

空怨天賜運，啁哳夢成空!

又見一個婆子~~婦人~~邊走邊哭笑呼喊：「你也殺，他也殺，老張老李去你媽！」忽然看見惜春遠遠走着，一個婦人奔過去哭道：「翠紅，我的兒，你還活着啊，快隨我回去罷！」上來一把抓住惜春袖子。

惜春唬了一跳，盡力掙開，快步逃奔，又回到古廟裏，先喫盡了缽盂裏的飯菜，又跪着合掌對着青燈後的古佛念念有詞道：「弟子不敢貪戀紅塵，一心向佛，以前聽水月庵的智能兒說過，西方有婆娑寶樹，上結着一百零八個長生果。弟子求佛祖保佑，有朝修成正果，賞弟子一個長生果，弟子也好長生不死。弟子絕不貪慕人間繁華，癡情恩怨都是假，什麼功名利祿、王權富貴，也趕不上世事無常，一切都是過眼煙雲。」一時念的累了，就卧在古佛旁曬曬日頭。不知不覺睡去，恍惚夢見西方佛祖駕着祥雲前來下旨，要他聽封，說他功德圓滿，要封他一個仙職，司掌眾仙。惜春從夢中笑醒，卻見大殿空寂，冷風襲來，忙裹緊了身子，仍舊靠着古佛睡了。暫時言不到惜春。

且說劉姥姥與板兒在飯鋪喫飽喝足，又去集上買布，忽然看見那邊圍了一堆人，不知又看什麼熱鬧。湊過去一看，只見一個帶髮修行的尼姑領兩個侍女跟一夥和尚吵了起來，有個醜陋黑瘦的老和尚，看樣子也有六七十歲，目光昏濁，一身糙肉粗皮，身後站着四五個年輕徒弟，正在和那尼姑拉拉扯扯。尼姑豎著眉毛喝道：「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強搶良女，造孽不淺，佛祖知道會罰你們不得超生的，來日也只變作豬狗。」老和尚道：「眾位別聽他蠱惑，他原是偷了我們廟裏的舍利子，我們來找他討要罷了，不是強搶良女。」劉姥姥擠過去插話道：「既是你拿了他們的東西，還給他們就是了。」尼姑道：「老人家別聽他們鼓惑，他們纔是賊呢，這是要把我們搶到他們那裏，我們的名聲都被他們玷污了。」

劉姥姥拿不準兒，搖搖頭對板兒道：「走吧，還是少管閑事的好。」拉着板兒擠出了人堆。尼姑和那兩個侍女一邊說一邊趁着人多擠進人群不見了。老和尚氣的嚷道：「別讓他跑了，徒弟們快趕上去抓住！」眾和尚急忙去追。尼姑和侍女滿頭大汗喘吁吁的躲入巷子深處，探出頭見無人追來，都鬆了一口氣道：「狗賊沒有追上，偺們回庵裏去吧。」三個急匆匆繞路往東去了。

且說眾和尚在各個巷子找遍了，沒有見到尼姑和兩個侍女，趕回廟裏告訴老和尚道：「師傅，徒兒找了半天沒找到人，只好回來了。」老和尚道：「先坐着喝口茶，偺們從長計議。」於是眾僧拭汗端茶坐了。一僧道：「這人我認識，是東邊尼姑庵裏的妙玉師傅。人長的就不用說了，聽人說他本是金陵官宦人家，父母俱已亡故，到渡口找了熟人住到庵裏修行。」

老和尚道：「本月張員外到偺廟裏和翠兒過夜，收了他五十兩銀子，他還嫌多，說偺這裏沒有幾個好看的。還說早相中一人，是個帶髮修行的尼姑，長的風流超凡，貌賽天仙，世上難找，為他茶飯不思，害了相思病。今兒得見此人，果然美若天女，老衲也魂不守舍了。」不覺「呵呵」一笑。

眾和尚道：「師傅把他再抓來就是，先讓師傅玩幾天，再讓他陪陪徒弟們過個幾夜。這等上品好貨實是難逢，徒弟們也嚐嚐滋味。」老和尚道：「徒兒不懂規矩，既然師傅看中了，就只為師傅一人備着，徒兒快滅了念頭吧。以後還要靠他當聚寶盆、搖錢樹呢。」眾徒弟都道：「師傅一把年紀了，還要霸佔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姑娘，不讓徒弟們插一腳，我們倒沒什麼，只怕他們幾個回來也不樂意呢。」老和尚道：「他們回來又能怎樣，不還是得聽師傅管教。今夜偺們多派幾個人到他庵裏，把他抓來。看他那裏有幾個姿色好的，都一併抓了來。偺們這裏老是那幾個姑娘，生意都清淡了。」

忽然有人推門進來道：「老禿驢原來在禪房裏待着。這個貨色大爺不滿意，快換個好的來！」說完把一個女子往屋裏一推。那女子敞着個胸道：「大爺變心了，再也不理翠兒了。」只見進來一個挺胸疊肚的貨商，用手一推翠兒道：「瞧着你噁心還來不及，怎還有心思玩那個。這裏沒有好的，我就到紅香院去找，到這裏沒的掃人興致，好不喪氣！」老和尚忙陪笑道：「老爺別急，今兒先將就着點兒，過兩天我們寺裏又添新人了，比月宮裏的嫦娥還要俊，保你滿意。」貨商道：「老禿驢別不是騙我吧，那我過幾天再來。」說完轉身走了。

老和尚氣的罵道：「不知足的老貨，胃口大的很，再好的也不過三兩日就丟開了。」於是和眾徒弟商議夜間去庵裏抓人，嘀咕了好大會兒。

話說妙玉和侍女逃回庵裏，早有老尼接着，掩了庵門，仍心驚肉跳的道：「這裏待不得了，明兒離了這裏到別處去吧。」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喫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命老尼自去歇着。垂簾跏趺，坐在禪牀上閉目吐納，不覺恍惚睡去，只見寶玉滿臉掛淚進來道：「妙卿何其冷漠，不顧小生一片癡心，斷然離開，錯過一段絕佳姻緣。如今賈門遭逢不幸，林妹妹又不懂禦敵治家之道，把個園子葬送殆盡。妙卿才智世上罕有，林妹妹有不及也。若小生棄林而娶妙卿，也不至家敗如此。」妙玉詫然道：「何談家敗？從何說起？」寶玉道：「妙卿日居庵堂，怎知世外之事？如今之國已不是漢人之國，竟是戎羌異族之天下了。妙卿不可再有推阻，快回來偺們聯姻，莫讓強賊有可乘之機。」妙玉聽了不覺紅了臉道：「論出身，偺們都是官宦人家，只是父親辭官告老還鄉多年，早已不在朝中任命，且已去世多年。偺們也算門當戶對，只是公子已經屬心與林，我豈能奪人之美？」寶玉道：「妙卿定是不好意思許配，我就找人三媒六聘把妙卿娶來可好？」妙玉又恍惚看到那邊來了眾媒婆扯扯拽拽要扶他上車，自己耳熱心跳，遂不得主意了。正在推阻，忽然大喊着驚醒，原來卻是一夢。不覺發了會獃，竟不知不覺掉下淚來。聽得譙樓打了五更，身上有些寒氣。

忽聽見窗外一響，覺得一股香氣透入囟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裏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着急。只見幾個和尚拿着口袋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卻是明白，只不能動。和尚將妙玉抱起裝入袋中，來到園後牆邊，搭了軟梯，爬上牆，跳出去了，又留下兩個到旁邊禪房裏去抓那兩個侍女。

只言庵裏一個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天亮，披衣起來，叫了老尼預備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進來一看，並無半個人影，對老尼說：「這樣早，他到那裏去了？」走出院門一看，有一個軟梯靠牆立着，急叫人起來查看，庵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們都說：「有兩個侍女也不見了，這梯子是誰搭的？」眾人驚詫不已，也都着了忙，開了庵門，滿園裏都找了一遍，也不見蹤影，都跺足哭道：「這是怎麼回事，難道被賊抓去了不成？」無可奈何，都返回庵裏談論。

且說妙玉和那兩個侍女被抓到廟裏，老和尚命人解開繫口，將三人從袋中放出。妙玉、侍女一見屋子裏站了七八個和尚，還有一個老僧，正是白天見過的強人，嚇的目瞪口獃，都罵道：「惡賊休要胡來，神天老爺劈不死你們這些孽徒！」老和尚笑道：「都這時候了還強嘴，快拖禪房裏教我調教調教，不聽話就打嘴。」有兩個徒弟把妙玉抬內室去了，另有六個和尚哈哈笑着去撕那兩個侍女的衣裳。兩個乾乾淨淨的女兒，竟遭淫僧侮辱。老和尚把妙玉往禪牀上一扔，笑着便要侮辱，可憐妙玉罵不絕口，渾身不能動彈，被老禿驢任意掇弄了去了。

天色剛亮，妙玉從禪牀上起來，鬢髮散亂，眼睛哭的紅腫，起身便要往牆上撞，被老和尚一把拉住，又喊來兩個徒弟進來，把他手腳捆住，放在牀上。妙玉大哭不止，眾和尚聽的刺耳，上去一番毆打，要他停口，妙玉挨的臉腫口破，只得忍住了。老和尚獨佔了妙玉幾天，便要他去接客，妙玉幾次尋死，皆被阻止，又是幾番責打，強架到後院叫張員外強行姦淫了。

那兩個侍女也被逼着接客，夜裏只能偷偷啼哭。從此妙玉在廟裏日日接客，漸漸有些麻木了，變的放浪形骸起來。不覺年歲漸去，老和尚終有一命嗚呼之日。妙玉也年長色衰，沒人肯去光顧，離開寺裏，獨自找了一處青燈古殿打發日子。又過去幾十年，妙玉一頭青絲換作白髮，人將老去，憶起當初在賈府櫳翠庵的日子，那是何曾的悠閑清凈，不曾被世俗打擾。雖說是有些高傲孤僻，世人皆不容，但畢竟是個清潔身子，誰料到頭來竟淪入風塵，過着骯髒的日子，違背了一世的心願。再想起與寶玉的奇緣，皆因自己懦弱孤僻而錯過，弄的遺憾終身。

且不說妙玉一生舛錯，只說寶玉在紫檀堡住着，與寶釵志趣不投，幾次三番爭吵。這日又為了賈蓉、賈薔、王仁、卜世仁等住進賈府生起氣來道：「偺們家都是毀在他們手裏，怎麼你還把他們往山莊上引，跟他們談天論地？這不，他們又霸佔了偺家園子，都住了進來。他們不是好人，快把他們趕出園子吧。」寶釵道：「我只知道偺家是趙姨娘禍害的，又與他們何干？我看你是誤會了，他們可能是進園子去把強盜趕走，是幫了偺們的忙了，不可亂說。」寶玉道：「他們也是強盜，你不必混我，我知道。」寶釵道：「就算他們是強盜，可那都是陳年的事了。如今他們不敢把偺們怎麼樣，園子又空成那樣，他們能住多大空兒，讓他們住去吧。蓉薔兄弟也是偺家的子弟，更沒有理由趕他們走了。要是再得罪起他們來，偺們那有勢力去跟他們爭鬥，還是忍回來的妙。」

寶玉道：「雖說如此，到底心裏憋屈。」寶釵道：「你不想理他們就不用理，只管好自己就夠了。」只見襲人紅着眼圈進來，探個頭又出去了。寶釵見了納悶，出來笑道：「好好的又哭什麼？」襲人拉他到自己屋裏道：「我如今也不知怎麼是好了，他這幾日在外過夜，也不回來。我派人過去跟蹤，他竟是和幾個後生在城外胡混。他這毛病竟是改不了了。」寶釵愕然道：「竟有此事？你也不用和他吵，好言勸着點兒，也許就迴轉心意了。」襲人道：「那裏這麼容易，只怕以後他要離了我，去尋好的，我豈不成了嫠婦了。」寶釵道：「這倒未必，~~即使到了那步田地還有我呢，你只管放寬心罷。~~以後再說，還有我幫着你呢。」襲人道：「寶二奶奶定要幫着我纔好。」說完又掉下淚來。

寶釵因要看母親的藥熬好沒有，先去茶房裏去了。襲人擦着淚去拿針線，忽見蔣玉菡掀簾子進來，不覺嗔道：「這幾日也不回來，敢是找到相好的了。」玉菡上來抱着肩膀笑道：「娘子休要怪罪，以後再不出去就是了。」襲人道：「你這話我聽了也有一百遍了，怎麼還是不改？」玉菡道：「這算什麼，男人有個三妻四妾也是正理，怎麼我就不能出去找了？」襲人道：「~~還有臉說三妻四妾，~~你找的都是些什麼，成個什麼樣子。」玉菡聽出音來，臉上紅暈着有羞慚之色，乃道：「大家逢場作戲，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娘子怕個什麼？」襲人道：「這要說出去，官人的顏面還要不要了？」玉菡聽了不順耳，不覺動氣道：「娘子管的太寬了，叫我為難的很。若是忍的住，誰還能不忍，這都是沒法子的事。」襲人道：「從今你不許出去再廝混，要不偺們就生分。」玉菡道：「生分就生分，又怕誰來！」轉身就要出去，口裏說道：「家裏不好蹲，我到外頭住去。」襲人聽了，哭鬧了起來道：「你要是再出去，就別再回來。」

寶釵從那邊過來笑道：「兄弟這是往那裏去？」玉菡道：「這是我們夫妻家生氣，外人別管。」寶釵道：「兄弟有話慢慢說，沒有完不了的事。」玉菡那裏聽他的，一抬腳出去了。

襲人哭着去追道：「你給我回來！你走了我也不活着了！」怎奈玉菡頭也不回走遠了。

襲人哭的淚天淚地，被寶釵勸回房去。蔣玉菡在外又和幾個孌童廝混了幾天回來，喝的醉醺醺的趑趄着道：「娘子，我回來了。」襲人用身子頂着門兒不開。蔣玉菡敲着門道：「我以後真的改了，快開門吧。」襲人只得開門，也不吭一聲兒，噘着嘴歪在炕上倒頭睡着。蔣玉菡脫了外衣也不言一聲，兩個干睡了一夜。天一明，蔣玉菡覺的不好意思，主動向他道了歉，求他諒解，襲人知他素習如此，再不好改的，只得忍着，湊合著過了，就不再管他的事了。蔣玉菡果然收斂了幾日，不再出去。

且說寶釵要鶯兒下山買些針線，給他些銀兩，又怕鶯兒偷偷剋扣了去買喫的，就要陪着鶯兒同去，臨走又囑咐着寶玉把四書章節背熟，就同鶯兒下山了。寶玉見他走了，把書一擲，躺炕上打盹兒。

且說寶釵同鶯兒買回些家常用物，見街上熱鬧異常，又是一派清明安祥氣象。~~鶯兒~~寶釵道：「而今新帝踐祚，載戢干戈，從此可以安寧度日了。」鶯兒道：「街上好熱鬧，不再打打搶搶了。」寶釵不覺點點頭，又催着他快點上山，怕寶玉功課又荒疏了。兩個趕回紫檀堡，鶯兒去自己房裏待着。寶釵進自己屋裏來，剛掀了簾子就見炕上兩個人緊抱着翻滾，竟是寶玉和蔣玉菡，不覺怔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三回 劉姥姥三進榮國府 賈巧姐二哭大觀園**

~~詩云~~題曰：

行人復~~登~~踏歌舞臺，~~情深~~恨重情濃~~嗟~~探盛衰。

自度~~度~~攜人恩~~情~~至郁，~~冤仇到頭倩誰解。~~人生濟困無苦嗟。

話說寶釵掀簾子進來，見寶玉和蔣玉菡在炕上緊抱着翻滾，驚出一身冷汗，捂着臉嗔道：「作死啊，羞殺人了。」急忙往外頭走。寶玉和蔣玉菡唬了一跳，趕緊下炕到門外探看，只見寶釵紅着臉往襲人屋裏去了，都有些懊悔羞慚。

蔣玉菡追到襲人屋裏，正見寶釵一聲不吭跟襲人在鉸鞋樣子，笑道：「我過來瞧瞧你們的鞋做好幾雙了。」襲人道：「我看你是纔待了幾天了，又憋不住要出去了。要走你就走吧，我也不管你了。」蔣玉菡道：「娘子何苦又咒我，這些日子也沒有見過你露個什麼笑臉，總是臉綳的緊緊的。」襲人道：「我懶待說，你出去逛去吧。」蔣玉菡笑道：「寶姑娘今兒怎麼不幫着他說了？」

寶釵道：「你們夫妻倆的事，我犯不着插嘴。你放心，以後我不再說你和寶兄弟了。男人們都是心口不一，今兒說改了，明兒又犯病了，說一百遍也沒有用，不如不說。」蔣玉菡笑了笑出去了。

寶釵起身掀開簾角，見他走遠了，轉過身道：「他心裏有病，怕我告訴你知道，巴巴的過來一趟。」襲人納罕道：「哦？倒是你說說，又是什麼事？」寶釵道：「只是你別跟他鬧，傳了出去名聲也不好聽。」襲人道：「放心，我豈是那不明事理的人？」寶釵在他耳邊嘀咕了半天。襲人聽了，如被雷擊了一般，不覺掉下淚來道：「偺們怎麼都攤上這樣的男人，料着也不是一天兩天了，鬧也無益。」寶釵道：「由他們去吧，偺也管不住，丟死個人了。」兩個都拭淚長嘆，抱怨自己的命不好。暫時言不到這邊。

且說劉姥姥杲日高照在集上買齊了東西往路上走。板兒又嚷着腿乏了，要在亭子裏坐一會兒。劉姥姥也覺腳酸腿沉，把包裹往亭臺上一放，和板兒先歇口氣。只見兩個漢子邊坐邊指手畫腳說著什麼，偶爾聽見什麼賈家被抄，家破人亡了，喫了一驚忙打斷道：「兩位大爺，請問你們說的是那個賈家敗了？」那兩個漢子道：「你老人家是從那裏來的，竟連這都不知？俺們說的是金陵城的賈府，早已經家敗人亡了，抄家的抄家，充軍的充軍，殺頭的殺頭，搶劫的搶劫，害命的害命，不死絕了也差不多了。」劉姥姥和板兒都詫異要二位講的清白一點。那兩個漢子便把賈府近幾年的事說了一番，只說的劉姥姥拿袖子擦淚，因又探道：「聽大爺們說他們家的鳳哥兒在監牢裏吊死了，可知道他的女兒到那裏去了？」~~那二人~~內中一個搕着煙鍋子道：「你說的是賈璉的女兒吧，就在偺這渡口上待着，也該有一年了。說來也可憐，豪門勢敗，無處可逃，自個兒投身青樓，做了風塵女子。」

劉姥姥聽了含淚大驚道：「大爺莫要騙我老婆子家，那次我把他託給蓉哥兒了，他不會到那髒地方去的，你肯定聽錯了。」二人道：「絕無虛言，胡員外曾多次到紅香院去過，說這妮子年紀小，又是入行不久，就多光顧了幾回。也曾問過他是那裏人氏，他自己說是賈家的人，他娘親叫做王熙鳳。」劉姥姥哆嗦着擦淚道：「巧哥兒受苦了，父母都死了，他又投到那場合裏，好個命苦的丫頭啊！」不禁放聲大哭。板兒也陪着落淚。

那兩個漢子見他傷心，都道：「老媽媽去過他家不成，或是竟是他們家親戚？」劉姥姥道：「是有些瓜葛。」又對板兒道：「姑奶奶以前對偺有恩，施捨了不少銀子給偺。現在他家敗了，人也都亡故了，巧哥兒又落到這步田地，偺說什麼也得把他贖出來，偺不能忘恩負義。」板兒道：「那偺就啟程吧，就是不知紅香院在那兒。」那兩個漢子道：「就在那州南一條街上，有一個烏衣巷，你到裏面一找就看見了，掛着幾個大紅燈籠。」劉姥姥邊擦淚邊把板兒拉了起來，又往渡口走來。

只見秦淮河上夕暉斜照，秋風淒緊，煙水泊客船。數叢沙草，三兩隻鷗鷺馳飛。客登舟楫馬嘶鳴，漁人划雙棹。劉姥姥叫板兒回去多取些銀子，他自個往烏衣巷來，見巷子裏掛着大紅燈籠，從裏面進進出出幾個花枝招展的女子和幾個嘻笑的客官，便知定是這兒了，便踱了過去，要往院裏走，被把門的壯夫攔住了，問他找誰。

劉姥姥聽罷思忖着往那裏走一遭，忽見十幾個村民進了亭子，一看見他都笑道：「姥姥也在這裏，集上有好東西沒有？」板兒一看是他們莊子裏的人，興沖沖趕上去同他們說笑。

這時，一個精壯小夥子上前笑道：「姥姥這是給誰添置的衣裳？」劉姥姥笑道：「我給青兒買了件新衣裳，福臣這玍小子也換新衣裳啦？」福臣笑道：「趁着農閑，偺們也到集上走走。」劉姥姥看他旁邊站着一個水靈靈的女孩，笑道；「這閨女是誰家的，好像看到過似的。」女孩笑道：「姥姥不認得我，我可認得姥姥，那年姥姥到賈家走親戚，陪老太太、二奶奶喫酒，我都看到了。」劉姥姥喫驚道：「你是他們府裏的丫鬟吧？」女孩笑道：「我叫春燕，因連年災荒，同母親投奔了這裏的親戚，往後就是這莊子裏的人了。」劉姥姥嘆道：「你還不算命苦，有個人可比你苦命多了。」說完舉袖擦淚，哭了起來。

大夥兒聽了驚訝，問他道：「姥姥說的是誰？」劉姥姥泣道：「就是那府裏的巧哥兒。」乃把賈家諸事講了一遍，大夥兒聽罷都嘆息不已，要陪劉姥姥同去找老鴇兒救人，事不宜遲，大夥兒簇擁着劉姥姥嘰嘰呱呱動身，往渡口尋去。

只見秦淮河上餘暉斜照，秋風淒緊，漁人划雙槳，煙水泊客船。數叢沙草，三兩隻鷗鷺馳飛，四五聲鳥語啁啾，客登舟楫馬嘶鳴。劉姥姥叫板兒回去多取些銀子，自己同大夥兒先行往烏衣巷趕來，見巷子裏掛着幾盞大紅燈籠，從裏面進進出出幾個花枝招展的女子和幾個嘻笑的客官，便知定是這兒了，劉姥姥獨個踱了過去，要往院裏走，卻被把門的壯夫攔住了，問他找誰。

（按：重複一段文字，再現潤色接口）

劉姥姥笑道：「給太爺道個萬福了，我找這裏的老闆娘。」把門的瞪着眼道：「這裏是男人取樂的地方，你一個老婆子家進來做甚？老闆娘那有你這樣的親戚？穿的倒還差強人意，就是這付老臉，怎麼象是打那鄉旮旯裏來的，敢是個種地的不成？」劉姥姥不覺動了氣道：「莊稼人又咋啦？不是我谝，如今我做了生意，又買了地蓋了房子，還僱人種了幾畝田，多少也是個東家了。大兄弟不就是要我拿銀子通融通融嗎，我有的是！」說完從袖子裏掏出一綻銀子要塞給他。

那人笑着推辭道：「老媽媽別生氣，我不要你這銀子。你要找人，我給你稟報去，你老先在這兒等着。」說著進去通報去了。劉姥姥伸着頭往院子裏瞧，只見裏面的人穿的花花綠綠的看花了眼。過一會兒，鴇母出來扶着門框剔着牙道：「是誰找我啊？」劉姥姥道個萬福道：「給老闆娘請安了。」鴇母瞟了他一眼道：「你是誰呀，不認識，到這兒來幹什麼？」

劉姥姥道：「我是花錢贖人的。」鴇母聽了道：「看這費工夫的，來個窮婆子來贖人，我那有閑心跟他瞎扯！」轉身要走。劉姥姥忙上去拉了衣裳道：「我大老遠誠心誠意來贖人，怎麼是瞎扯呢！」鴇母道：「別拉我衣裳啊，瞧你那手髒的。不是我揢人，既然要贖人，就進來一說，銀子不夠了可不行。」劉姥姥道：「有銀子，有銀子，老闆娘放心。」於是跟他進了後院房裏。

鴇母坐了問道：「你要贖那個，說來聽聽，我叫他出來見你。」劉姥姥道：「你這裏有個叫巧哥的嗎，就是賈家的孩子。」鴇母道：「是他呀，來人，把巧姑娘叫出來。」下人答應一聲到外頭去了，不多時把巧姐推了進來。

劉姥姥打量半天，見他臉上塗脂抹粉，擦着胭脂，目光卻怔怔的帶一絲愁意，正是巧姐，長成個大姑娘了，含淚叫了一聲：「巧哥兒，你受苦了，姥姥來贖你了。」巧姐獃愣着望着他道：「你是誰啊，我不認識啊。」劉姥姥道：「孩子，你那時小，還不記事。我是你的遠房親戚，你該叫我姥姥的。」巧姐猛然想起以前父母說過有個劉姥姥到過他們家，他的名字就是這個姥姥起的，不覺大哭着撲到劉姥姥懷裏。劉姥姥也不住擦着淚。

鴇母不耐煩道：「銀子帶來了沒有，光哭個什麼勁。」劉姥姥道：「孫子回去取銀子了，明兒過來。我先在客棧裏住一夜，老闆娘等好了。」

鴇母道：「那你快出去吧，等明兒帶了銀子再來。說好了，得一千兩銀子，不然就滾蛋！」劉姥姥道：「一千兩就一千兩。巧哥兒，你等好了，明兒姥姥來接你。」巧姐含淚答應了一聲。劉姥姥蹣跚着出去了，在集上的客棧住下了。

第二天早早起來，在渡口喫了飯，站在柳樹下等板兒過來。直等了一個時辰纔見板兒急急忙忙趕來，把包裹交與劉姥姥。兩個往紅香院來，把銀子交給鴇母清點了。鴇母把巧姐一推道：「走吧，你姥姥贖你了。天天也不聽話，使也使不動，服侍客人也不盡心，留着也是賠錢，走了也好。」巧姐哭着跪謝，被劉姥姥急忙扶起，一手拉着一個往渡口來。

一路上巧姐哭罵舅舅和蓉薔不停，說自己是被狠舅奸兄所賣。劉姥姥聽了氣的渾身亂顫道：「這算什麼一家子骨肉，簡直連牲口都不如！」又問巧姐喫過沒有，帶他到飯鋪裏喫了飯，便要帶他到城外鄉下自己家裏去住。巧姐道：「姥姥恩情終生難報，只是孫女惦記着家裏，想回去再看看。」劉姥姥道：「我也怪想着老太太、姑奶奶他們的。雖說人不在了，可園子的一草一木都叫人想的慌，我陪着巧兒回去看看。」便要三進榮府，雇了馬車往金陵趕來，只到了未時纔顛簸着來到賈府北門。

三個下了馬車，流着淚往大門望去，只見榮府大門石獅子猶在，三間獸頭大門塗抹的髒兮兮的，畫了些人臉貓狗；匾額歪斜着要掉下來，不見了簇簇轎馬和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看門人；門前歇着些生意擔子，有兩個老者拿了草紙匆忙到園子裏去方便；幾個小孩子騎在石獅子上打鬧，還有一個正在拿腳去蹬大門；牆頭上也騎着兩個小孩子。

劉姥姥和巧姐、板兒踏進園子，卻見多了些殘垣斷壁，枯草搖曳，落葉遍地，煞是淒涼寧靜。雕樑畫棟破損缺失，遊廊廂房不見掛着各色鸚鵡畫眉，只有幾隻麻雀停棲。穿過一條大甬路，進了榮禧堂，卻見大紫檀雕螭案上銅鼎蒙塵，桌翻椅歪，墨畫被人扯爛，便知感嘆。

又來至賈母房中，不見了珠圍翠繞之人，只看見屋裏擺設齊備，聽不到往日笑語歡聲。劉姥姥想起當年情景，鼻子一酸，大哭道：「老太太、姑奶奶，老身今兒又來看你們了。怎麼一個個都去了，留下我這老妖精還活着。我把巧哥兒帶回來了，姑奶奶，你看看巧哥兒吧。」說完哭的堆坐地上大放悲聲。

巧姐、板兒也大哭起來。劉姥姥撲到案上泣個不住。板兒拽他不住，任他哭了一會，三人纔又到別處看了看，皆是觸景傷情，心裏着實感傷。劉姥姥陪巧姐到賈璉院裏看了看，更是牽動舊情，号啕大哭。巧姐到了自己房裏傷心去了。劉姥姥想起平兒等如今都不在了，只哭的肝腸寸斷，死去活來。

三個又到寧府看了，皆是一樣的哀痛。巧姐道：「剛剛在那府裏看見幾處住着人，都不大認識，想是別處還有人住着。偺們到大觀園裏看看還有沒有人住着。」誰知到了園子裏一瞧，更是蒼涼蕭條，不見一人。巧姐不免大哭了一場，又到各人屋裏看了看。忽然看見賈蓉、賈薔說笑着從那邊走來，嚇的忙躲到一邊。

因到怡紅院一探，忽見王仁在裏面翻找東西，悲憤盈懷，上去指着罵道：「好個狠心的舅舅，不問骨肉親情，把外甥女賣給妓院，連豬狗都不如！」王仁嚇了一跳道：「巧兒怎麼回來了？」巧姐道：「幸虧恩人相救，不然終生也報不了仇。」說完撲上去又抓又打。王仁一邊躲閃一邊道：「是你哥哥指使的，你別怨我！」說完急忙跑了出去。

板兒也握緊了拳頭去追他，幸虧王仁腿兒跑的飛快，沒有被追上。巧姐往那邊望了望，又哭道：「我明白了，如今這園子被這些畜生霸佔了，我為園子一大哭！娘親在天有靈，也來看看吧，這裏不是偺們的地方了，都是強盜的天下了。」不覺哭的死去活來。劉姥姥好歹把他勸住了，三人又往惜春房裏來。

劉姥姥在惜春房裏翻出一張畫來，哭道：「四小姐手巧的很，把個園子都畫下來了。我拿着回去，以後時常看看這畫，權當又把園子逛了一遍。怎麼四小姐那樣一個聰明靈巧的人卻出家了呢。」不禁長嘆一聲，淚如雨下。板兒把大觀園圖捲好了，放在包袱裏帶着。三個離了園子，出了賈府，叫了馬車，往鄉下去了。

鴇母道：「那你快出去吧，等明兒帶了銀子再來。說好了，得一千兩銀子，不然就滾蛋！」劉姥姥為難道：「這也忒多了吧，一時湊不齊呢。」鴇母推搡着劉姥姥要他走人，忽然闖進十幾個人，都亂嚷嚷道：「你們拐賣了良家女子，還不放人，想討打了。」鴇母一看是些莊戶人，厲色嚷道：「你們進來幹什麼，又與你們什麼事。」福臣等嚷道：「張口就說一千兩銀子，當初我們弟兄們劫富濟貧，也曾綁過幾個大家，也沒有要過幾七幾八，你這分明是搶了。」

鴇母仔細打量他們，心內暗驚，思忖道：「看他們的樣子是有來頭的，前些年兵荒馬亂，這些人定是隊伍裏出身，不好招惹。」乃笑道：「算了，看在大夥兒面上，不收這麼多了，五百兩如何？」眾人亂嚷嚷道：「一個子兒也沒有。」上來就要拉人。這時進來七八個壯漢，大叫道：「誰在搗亂，喫我們一拳。」鴇母急忙勸住了，笑道：「確實不是我們拐賣來的，我們也是花了本錢的，這樣吧，三百兩如何？」大家商議半天，都答應了，看劉姥姥帶錢不足，紛紛替他墊了許多，鴇母接了銀子也不清點，把巧姐一推道：「走吧，你姥姥贖你了。天天也不聽話，使也使不動，服侍客人也不盡心，留着也是賠錢，走了倒好。」

巧姐哭着跪謝，被劉姥姥急忙扶起，拉着同大夥兒往渡口來。一路上巧姐哭罵舅舅和蓉薔不停，說自己是被狠舅奸兄所賣。劉姥姥聽了氣的渾身亂顫道：「這算什麼一家子骨肉，簡直連牲口都不如！」眾人也大罵不止，又帶他到飯鋪裏喫了飯，要帶他到城外鄉下自己家裏去住。巧姐道：「姥姥恩情終生難報，只是孫女惦記着家裏，想回去再看看。」劉姥姥道：「我也怪想着老太太、姑奶奶他們的。雖說人不在了，可園子的一草一木都叫人想的慌，我陪着巧兒一起回去看看。」大夥兒一聽，都興興頭頭道：「早就聽姥姥說過有個賈家氣派富麗，仰慕多時，偺們也一同前往探看。」劉姥姥笑着同他們雇了馬車一同上路，只到了未時纔顛簸着來到賈府北門。

眾人下了馬車，有說有笑往大門望去，都咂舌笑道：「好氣派的公府豪宅，若是往年，別說進去逛逛了，探頭往裏頭看，守門的就要打人，如今偺們也進去看看，坐一坐、躺一躺。」

只見榮府大門石獅子猶在，三間獸頭大門被塗抹的髒兮兮的，畫了些人臉貓狗；匾額歪斜着要掉下來，有個後生興沖沖躍起去摸匾額，被劉姥姥扯住了，道：「猴撅猴撅的，還不老老實實的。」後生笑道：「我看這上面的字真真好看，想湊近了瞧。」劉姥姥笑道：「裏頭有好多着呢，進去叫你看個夠。」打量一番，不見了簇簇轎馬和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看門人；門前歇着些生意擔子，有兩個老者拿了草紙匆忙到園子裏去方便；幾個小孩子騎在石獅子上打鬧，還有一個正在拿腳去蹬大門；牆頭上也騎着兩個頑童。劉姥姥和大夥、巧姐、板兒踏進園子，卻見殘垣斷壁，枯草搖曳，落葉遍地，煞是淒涼寧靜。雕樑畫棟破損缺失，遊廊廂房不見了往日的各色鸚鵡畫眉，只有幾隻麻雀停棲。穿過一條大甬路，進了榮禧堂，卻見大紫檀雕螭案上銅鼎蒙塵；桌翻椅歪，墨畫被人扯爛，便知感嘆。

又來至賈母房中，不見了珠圍翠繞之人，只見屋裏擺設齊備，更聽不到往日笑語歡聲。劉姥姥想起當年情景，鼻子一酸，大哭道：「老太太、姑奶奶，今兒又來看你們了。怎麼一個個都去了，留下我這老妖精還活着。我把巧哥兒帶回來了，姑奶奶，你看看巧哥兒吧。」說完哭的堆坐地上大哭。巧姐、板兒也大哭起來。劉姥姥撲到案上泣個不住。板兒拽他不住，任他哭了一會，福臣蹲在案上、幾個後生蹲在椅子上笑道：「讓偺們也過一把主子癮，你小子還不趕緊跪下聽令。」一後生笑道：「你搶我的位子，還要訓斥我，那邊有的是椅子，快讓開，不然一腳踹你下來。」幾個人在屋裏打鬧說笑。

劉姥姥不管他們，同板兒、巧姐又到別處看了看，皆是觸景傷情，心裏着實難過。劉姥姥陪巧姐到賈璉院裏看了看，更是牽動舊情，号啕大哭。巧姐到了自己房裏傷心去了。劉姥姥想起平兒等如今都不在了，只哭的肝腸寸斷，死去活來。

三個又到寧府看了，皆是一樣的哀痛。巧姐道：「剛剛在那府裏看見幾處住着人，都不大認識，想是別處還有人住着。偺們到大觀園裏看看還有沒有人住着。」誰知到了園子裏一瞧，更是蒼涼蕭條，不見一人。巧姐不免大哭了一場，又到各人屋裏看了看。忽然看見賈蓉、賈薔說笑着往這邊走來，急忙躲在一邊。

因到怡紅院一探，忽見王仁在裏面翻找東西，不免悲憤盈懷，上去指着罵道：「好個狠心的舅舅，不問骨肉親情，把外甥女賣給妓院，連豬狗都不如！」王仁嚇了一跳道：「巧兒怎麼回來了？」巧姐道：「幸虧恩人相救，不然我終生也報不了仇。」說完撲上去又抓又打。王仁一邊躲閃一邊道：「是你哥哥指使的，你別怨我！」說完急忙跑了出去。板兒也攥緊了拳頭去追他，幸虧王仁腿跑的飛快，沒有被追上。巧姐往那邊望了望，又哭道：「我明白了，如今這園子被這些畜生霸佔了，我為園子一大哭！娘親在天有靈，也來看看罷，這裏不是偺們的地方了，都是強盜的天下了。」不覺哭的死去活來。劉姥姥好歹把他勸住了，三人又往惜春房裏來。

劉姥姥在惜春房裏翻出一張畫來，哭道：「四小姐手巧的很，把這麼大的一個園子都畫下來了。我拿着回去，以後時常看看這畫，權當又看到往日的園子了。怎麼四小姐那樣一個聰明靈巧的人卻出家了呢？」不禁長嘆一聲，淚如雨下。板兒把《大觀園圖》捲好了，放在包袱裏帶着。三個找到那十幾個村民，看到他們都往包袱裏塞東西，笑道：「虧得跟着我，不然諸位也不會有這樣見識。」福臣等都笑道：「還是姥姥歷練深。」大家離了園子，出了賈府，叫了馬車，往鄉下去了。

（按：此第三處驚現底本與潤色本內容，劉姥姥角色在潤色本同《風月寶鑒》有了本質差別）

且說劉姥姥的村子在城外的小王莊，一聽說王家帶回個公府小姐，那桔槔汲水的，扛鋤頭封埯耖田的都丟了手裏活，笑嘻嘻趕來，直~~都~~擠了一屋子的人來瞧，都說：「這閨女真俊，怎麼好好的就家破人亡了呢？」劉姥姥拿出《大觀園圖》給大家看，笑着指道：「這是正門，這是角門。」眾媳婦婆子都道：「哎喲喲，好氣派的園子！要是能住上幾天，死也值了。怎麼上面畫的還有人？姥姥都說說是誰？」劉姥姥道：「這個是老太太，那個是姑奶奶，這個是二小姐，還有林姑娘，都在上頭呢。」一媳婦笑道：「這個定是姥姥你了，畫的還真象，一眼就認出來了，在拿筷子夾菜呢。」

劉姥姥笑道：「四小姐真逗，連我這粗老婆子也畫上去了，還真象那麼回事。」看着看着，又憶起往事來，不免眼睛又濕潤了。

這時，王狗兒做完活計回來了，和劉氏進來道：「巧姑娘帶來了嗎，真可憐見的。」板兒拿眼去看巧姐，越看越愛，竟有些獃了，看的巧姐紅着臉扭到一邊去。劉姥姥見狀，也笑了笑。等眾人都散去了，狗兒夫妻把劉姥姥拉裏間道：「岳母也忒癡了，竟花了恁大的銀子把人贖出來，雖說知恩圖報，也不至於倒貼恁多。」劉姥姥道：「如今偺也有錢了，還不是姑奶奶幫的，偺能忍心看小姑娘掉火炕裏不救出來嗎？」狗兒道：「錢也已經花了，再提也要不回來了。我想着巧姐在偺家住着也不是個事，想把他說給鄰莊的周家，可是人家聽說是從窯子裏救出來的，說什麼也不肯要。如今巧姐在偺家供着也不是，使着也不是，倒是怎麼著纔好？」劉姥姥道：「你要敢偷偷把他趕走了，我跟你沒完。他在偺家，有我一口就有他一口。他餓了給他端喫的，渴了倒水喝，你少動歪腦筋再把他賣了。」狗兒夫妻勸不過他，都嘆着氣出去了。

劉姥姥剛把畫兒收起來，只見板兒進來道：「姥姥，不如把巧姑娘許給我吧。我見了他那模樣，愛還愛不過來，怎麼忍心再說給人家？」劉姥姥聽了一怔道：「我倒不嫌棄他，可就是怕你爹不允，他也是怕落人口聲。」板兒道：「我去跟爹說去。」轉身出去了。青兒進來陪巧姐敘家常，兩個倒也親熱和睦。

且說狗兒聽兒子說要娶巧姐，拿着擀麵杖去打他。板兒是個不怕打的，伸着頭要他打。狗兒堅決不允，板兒賭氣離家出去幾天。狗兒夫妻慌忙四處尋找，見他在哥們家喝醉了，就把他勸回來，答應他娶巧姐了。板兒聽了興沖沖的，幹起活也有勁頭了。可鄰居們都看不起巧姐，說他一個煙花女子不配跟板兒成親。劉姥姥忍恥為板兒、巧姐辦了喜事，鄰居們也都不再議論。從此巧姐成了一名紡績井臼的村婦，和板兒過起了日子，倒也和合。

且不說巧姐後來如何，只說寶玉在紫檀堡因與寶釵情意不合，夜裏也不肯上牀去睡，只干坐着發愣，心裏還念念不忘魂飛天外的林黛玉。寶釵幾次催他睡了，他都不理不睬，即使勉強睡了，夢裏喊的還是黛玉。寶釵越發動了氣，和他吵鬧了起來。寶玉起身就走，要去找蔣玉菡。寶釵以為他戀着蔣玉菡，哭着去和襲人商議說：「他兩個竟是分不開了，偺們算是什麼？」襲人也氣的七竅生煙，去和蔣玉菡哭鬧，要他別跟寶玉來往。

蔣玉菡藉故離開紫檀堡，又到外頭和別人鬼混去了，竟五、六天不歸家，襲人只有坐着生氣落淚。忽有一天，蔣玉菡回來拿東西，還帶來一個女的，模樣兒比襲人高出一倍，也不知是誰家的小妖精。蔣玉菡說從此不回來了，要跟這小娘子過了，已經在城裏買了房子。襲人越發哭鬧，拽着小妖精就是撕打，被蔣玉菡怒着拉開了。他二人掉頭而去，一去不回。

襲人眼見沒有了指望，日日在屋裏啼哭，幸好有寶釵來陪他傾訴。兩個皆是一樣的悲戚，都說這世上沒一個男人可信的過。襲人又幾次到城裏去找蔣玉菡，苦口婆心要他回心轉意。誰知蔣玉菡對他已死了心，再也勸不回心來。襲人只得在山莊乾巴巴的度日，也非一時可道的盡。

且說薛姨媽因兒子命絕而一病不起，將養了幾日，纔有些好轉，見寶玉、寶釵不合，便來勸寶玉道：「我的兒，可別再做傻事了。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你這玉非金不能配的，這都是月老預先註定，你再想着你林妹妹又有何益？你們註定今生無緣。既然你和寶釵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也是月老的意思。你不可再有別的念頭，想了也無用，早晚還是一散。寶釵待你夠盡心了，你還對他那樣，你是要把我氣死纔甘心？你還有沒有良心，當初你是怎麼到這裏來的，又是誰救你出了虎口，擺掉趙姨娘他們的？沒有寶釵找人救你，你現在還有命嗎？從此可別再慪氣了，老老實實過日子要緊。」寶玉聽了，頗覺慚愧，低頭半日道：「姨媽說的在理，都是我不好，以後我不會再惹他生氣了。」薛姨媽道：「這還算是明白。蟠兒死了，你再一走了之，我還指靠誰去？」說完捂口哭了起來。寶玉忙好言勸住了，只見寶釵進來，眼睛紅紅的。寶玉道：「我以後好好用功，不讓姐姐操心。」寶釵破啼為笑道：「只要是別騙我就好。」寶玉便回屋裏看書去了。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四回 毒中毒薛姨媽添病 計上計夏金桂焚身**

~~詩云~~題曰：

~~金釵綺砌終生塵，烏雲染霧日積恨。~~閫閾金釵少密慰，烏雲染霧怨積深。

~~翠簾瑣戶嗔相覷，喧闐似鼓爭離分。~~金屋瑣碎嗔思諫，視似喧鼓斷未真。

話說寶玉坐着翻看四書，寶釵拿着針線一旁陪坐，見寶玉專心念了好一會子，拿帕子為他擦拭額汗，一心要用柔情蜜意籠絡他，暫要他放下書本，歇上一刻再讀不遲，同他談講些賈府往事。寶玉想起舊事，有滿腹辛酸要找人傾訴，只是平日寶釵不大同他談及這些，今日見他頗有興致，便打開話頭，說起往年的事來，寶釵道：「林妹妹的帕子放在樹洞裏，你怎麼看出是他的？」

寶玉聽了，未免傷感，落淚嘆道：「那是我贈他的兩塊舊日用過的帕子，上頭也沒有什麼圖畫，只是邊子上有一點胭脂印記，是那年林妹妹同我搗制胭脂汁，沾上去的，帕子顏色又恰好一樣，我就知道是我給他的帕子。」

寶釵驚訝道：「你因何送他兩個舊帕子，有何深意？」寶玉嘆道：「我是警策之意，要林妹妹放心，我不會因為新的而忘了舊的，我不會因為來了新人就忘了舊人，你知道林妹妹好多疑的，看到家裏來了甚多姐姐妹妹，他怕我見了新人，忘了舊人，時常與我鬥氣使小性子，故而贈他舊帕子，以表心意。」

寶釵聽了，心裏忖度道：「他對林妹妹是如此癡心，若是不得已，必不會答應娶我，可嘆我一片真心，仍敵不過一個故去的人，好不掃興懊惱，只是林妹妹已經仙逝，我還和他爭什麼風，喫什麼醋，眼下是籠絡住他的心，要他安心同我過日子要緊。」於是笑道：「你這個比方甚妙，我也時時想起顰兒，也曾偷偷掉淚，我同他是多年的好姐妹，比起別人自是深厚的多，他雖然不在了，可我仍忘不了當年的情誼。」

寶玉見寶釵如此有情意，不覺動容道：「我以為你醋妒他呢，想不到你這麼大度。」寶釵笑道：「我不是那種小氣的人，你錯看我了。」兩個憶起黛玉往事，都黯然垂首，寶釵又從抽屜裏拿出書本，翻看一頁，裏面夾着一張紙，拿起給寶玉看，寶玉不解，展開看去，原是十首詩，篇首題着《十獨吟》，以朱淑真、柳如是、卞玉京、李香君等十人為目，另隱十個結局孤獨的古今人物。

細細閱了，不覺伏案慟哭。寶釵道：「這是往年林妹妹的詩作，可惜人亡物在，物是人非了。」寶玉哭道：「為何上天這麼無情，讓我和妹妹天人隔絕，我睡裏夢裏都忘不了他。」寶釵嘆氣不語。

兩個正在落淚，忽見薛姨媽進來了，寶玉忙止住淚，端坐了捧書翻看，薛姨媽見他兩個都眼中有淚，又不像吵鬧過的樣子，寶釵笑道：「我們想起往事，不免傷心，說了些話。」薛姨媽笑道不語，和寶釵到外屋坐着。

寶釵道：「媽病兒好些沒有，我再給媽買些藥去。」薛姨媽嘆了口氣道：「我這病非藥能治，皆是你哥哥的事鬧的，待我多散散心就好些了。」正說著，忽見寶蟾掀簾子進來道：「太太，那個『攪家星』家來人了，正在他房裏嘮嗑呢。」薛姨媽詫然道：「來了幾個，都是誰？」寶蟾道：「還能是誰，他從小時就死了爹，又無同胞弟兄，只有一個寡母，是他的母親來了，還帶着兩個丫頭。」

薛姨媽站起道：「親家母來了，那得去迎，不然被他知道了，笑話偺沒規矩，也不是大戶人家的作風。」便叫寶蟾和他一同去，寶釵不願過去，就守在屋裏坐着。

原來金桂只有此一個母親，自小就對他嬌養溺愛，百依百隨的，因此未免嬌養太過，竟釀成個使性弄氣、氣質剛硬的驕奢脾氣，因思念女兒多時，有多年未見，便來探望女兒。

金桂見母親來了，不覺撲到懷裏哭了起來。金桂之母見狀驚訝道：「女兒敢是受了他們的欺負不成？」金桂道：「女兒~~命苦~~是個苦瓠子，丈夫、婆子、小姑都擠兌欺負我。丈夫已經惹了官司，被砍頭了，他們見我勢弱，都合夥來欺負我。寶蟾那死丫頭在偺家還老老實實的，到了他家就變了個人，不但不幫我，反跟他們一勢，日日打罵我。女兒現在守着寡，又被人轄制，活着還有什麼意思，不如死了算了！」

金桂母聽了，氣的臉也青了道：「我到那府裏找你不着，多方打聽纔知你住在這兒了，以為女兒日子過的順心，誰知被他們揉搓。」又低頭小聲說：「偺過不好，也別叫他們過安穩了。女兒把他家的值錢東西都拿了，偺們偷跑回家過去，娘再給你找個好的。」金桂道：「往日我拿了他們好多金首飾，本來想託寶蟾偷拿回家去，誰知他跟我不一條心。東西只好放起來了，娘今兒既來了，就帶回去吧。」

金桂母聽了臉上綻出一絲笑意道：「還是我的女兒能幹。」金桂道：「娘先回去，我再弄點多的再走，不能便宜他們了，平日裏是怎麼待我的。」一語未了，只見薛姨媽、寶蟾進來了。

金桂母忙笑着起身迎道：「親家母來了，快請坐下。」金桂也笑着道：「給婆婆請安。」薛姨媽道：「親家也有好些日子沒來了，確實掛念的慌，寶蟾，倒茶去！」寶蟾應了一聲出去了。

金桂母道：「桂花不懂事，讓太太操心了，我剛剛正罵他呢，說他有這麼好的婆婆，還不知足，不知女兒平日裏惹婆婆生氣沒有？」薛姨媽笑道：「那有的事，桂花一向孝順的很，家裏沒有不讚的。」一時寶蟾端過茶來，金桂母接了，笑道：「這丫頭以前在家裏也溫順的很，我喜歡他，就讓他陪桂花嫁過來了，不知在這裏可聽話。」薛姨媽笑道：「他挺好，沒有什麼。」金桂低頭拿帕子拭淚道：「婆婆不怪罪孩兒，孩兒實在羞愧，剛剛聽母親一番教導，孩兒纔知平日裏待人太狠毒了些，以後再不這樣了，求婆婆原諒孩兒。」薛姨媽道：「媳婦休要自責，婆婆不怪你，都是蟠兒不好，不關媳婦的事。」

金桂母道：「婆婆是個良善人，桂花可要盡心服侍的好，若聽說有人抱怨一句，我可不依。」金桂道：「娘親就放心吧，女兒從此不敢不孝順婆婆，過去怎麼樣就權當作風颳走了，以後我必是溫順對人。」薛姨媽見他這麼和善，竟當了真了。於是大家喫過飯，金桂母又住了幾日就要回去，臨走，金桂偷偷把個錦盒交給了他，薛姨媽、寶釵、襲人將他送到山下纔轉身回來。

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親熱起來，想到必是他母親勸好了，都有些信了，薛姨媽十分歡喜，獨寶蟾「哼」了一聲仍不肯信。金桂日日陪薛姨媽嘮嗑，婆媳甚為融洽。

金桂特意給薛姨媽做了雙鞋子，拿來要他試試合不合腳，薛姨媽暗自慶幸家裏安寧，只是見襲人一人獨居，偷偷掉淚，也替他難受的慌，時時過去陪他閑敘。

這日金桂早早起來，煮了一碗湯端着拿到寶釵屋裏，見寶釵剛起來，正在洗手，笑道：「平時我對姑娘不好，有些慚愧，今兒特給姑娘端碗湯以示心意。」寶釵見他殷勤，前來獻好，也覺突然，只是笑道：「怎麼不叫丫頭端來，還要親自動手。你先放那吧，我梳洗了就喝。」金桂應了一聲出去了。寶蟾剛巧走來，見他走遠了，從窗子裏探個頭道：「奶奶別喝那湯，裏面定是下了毒。」急忙進來把湯端了出去倒在外頭地上，又走了進來。寶釵道：「不用你說我也不喝，一大早巴巴的端了來，怎不叫人起疑心。」寶蟾咬牙罵道：「好個歹毒的婦人，待我也給他端一碗去，裏面撒了砒霜，給他來個毒中有毒，藥死這潑婦。」寶釵道：「我可沒有說要你去端，是你自己要下毒，別連上我。」寶蟾道：「奶奶怕他做甚，有事了我擔著。」寶釵道：「如今可比不得以往亂的時候了，天下重新治理了，害了人是要喫官司的。」寶蟾道：「我知道，我不怕。」說完一掀簾子出去了。

且說金桂坐在屋子裏正在等候佳音，忽見寶蟾掀簾子進來道：「寶二奶奶謝謝你給他端的湯，特命我回贈奶奶一碗湯，是纔煮的。」金桂聽了喫了一驚，便知事不諧矣，回頭笑道：「那就多謝姑娘了，你放在那兒，我梳洗一下就喝。」寶蟾微笑點頭出去了。

金桂望着他的背影，恨的牙根只咬，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又望着那碗湯思量半天，忽生一計，起身往薛姨媽房裏來，恰正見鶯兒在門口站着，笑着招手道：「鶯兒，你過來，姑娘給太太煮了一碗湯，要太太去喝，你幫我給太太傳個話，就說湯放在我屋子裏，是姑娘要我端的，我要上茅房，來不及端去了，你給太太端了去吧。」鶯兒不肯去，金桂假裝捂着肚子說：「哎喲，忍不住了，我給你一串子銅錢，你幫幫忙。」鶯兒笑着接了銅錢，興興頭頭去金桂屋裏把湯端過去了。

且說寶釵正在屋裏坐着發怔，忽見鶯兒慌慌張張的跑來道：「不好了，太太出事了！」寶釵急忙問道：「太太出什麼事了，一大早咋咋呼呼的。」鶯兒道：「纔剛大奶奶叫我端一碗湯給太太，太太喝了痛的在地上打滾呢。」寶釵聽了大驚，慌忙趕了過去，見母親狀況實在不好，忙命鶯兒去把張德輝叫來，自己趕緊泡了一碗藥茶要薛姨媽喝了，把肚子裏的湯催吐了出來。

薛姨媽吐完了覺的好受些了，但還是肚子難受，寶釵忙把他扶到牀上。薛姨媽一邊哼哼，一邊罵鶯兒道：「這丫頭竟這麼壞，給主子下毒。」寶釵道：「不是鶯兒下的。」薛姨媽道：「那是誰下的？鶯兒明明說是你煮的嘛。」寶釵急的解釋不清白，忽見金桂慌慌張張的跑來道：「太太怎麼了？姑娘怎麼給自己的娘親下起毒來。」寶釵怒道：「胡說什麼，明明是你叫鶯兒端了去的嘛，怎麼混賴我？我怎麼會毒自己的娘！」

金桂道：「哦，想起來了，早上寶蟾端了一碗湯給我，我捨不得喝，就叫鶯兒端給太太喝，沒想到裏面竟下了毒，好個歹毒的丫頭，下這麼大毒手。」薛姨媽嚷道：「把寶蟾那個孽障給我叫來。」鶯兒答應了出去了。

只見襲人、麝月也走了進來，都問怎麼了。薛姨媽道：「寶蟾給主子下毒，快把他捆起來！」寶釵忙給母親使個眼色，薛姨媽有些不解，但也不敢冒失下令，忙道：「算了，你們出去吧，不用叫他了，我身上難受的很，叫我歇一會兒。」襲人、麝月對望着出去了。寶釵忙對母親道：「寶蟾本意是毒他，是幫偺除掉這個『攪家星』，不可冒冒失失的捆錯了人，這事就算了。」薛姨媽擺手道：「知道了，你快去找大夫去，我難受的很。」寶釵急忙出去看看張德輝把大夫請來沒有。

誰知薛姨媽喝了湯後，雖是吐了出來，但身子還是受了害，不覺生出一場重病，不久就死去了。寶釵痛不欲生，和襲人、寶蟾等把薛姨媽好好安葬了，金桂自是稱心如意。

寶釵越發~~仇視~~恚恨金桂，欲除之為後快，於是和寶蟾商議道：「他家裏有個老娘，若明打明的把他弄死了，恐被他老娘知道了要告官，如今凡有奸究作亂的都要喫官司了，還是想個計策為妥。」寶蟾道：「奶奶不用管我，我過去直把他一棍悶死就迄了。」寶釵道：「不妥。」

一語未了，只見麝月進來道：「夏家太太又來了，說給太太哭哭喪。」寶釵趕忙迎了出去，只見金桂之母一邊大哭着一邊道：「親家母，你怎麼就這樣去了，我來遲了不是。」寶釵趕忙把他請到內室。金桂母哭道：「親家母得的什麼病，上次來時不還是好好的嗎？」寶釵便搪塞道：「他是積年的老病發作了，找人調治總不見效，寶蟾，給太太倒茶。」寶蟾應了一聲出來了，金桂也趕來道：「母親來了多大會了，怎不叫丫頭來通報一聲兒。」

金桂母道：「我是來看看你來着，在山下遇見張總管，他告訴我說親家母去世了，我唬了一跳，急忙過來瞧瞧。」寶釵忙請他好好坐了細說。寶蟬悄然挨牆過來，凝眸俯首，倚窗靜聽。金桂母說了一會子，非要親去看看薛姨媽的墳，寶釵要帶他去了。金桂進了自己房裏，急忙把門關上，把偷薛姨媽的首飾從牀下翻出來，意欲交給母親帶走。

寶蟾見他把門窗關了，靈機一動，躡着腳蹤，摸壁扶牆，一步一步走到窗邊，把手指探在嘴裏弄濕，戳破窗紙，往裏面吹入迷香，金桂在裏面不覺睡倒，寶蟾放火燒屋子，燃起大火，自己去到襲人屋裏來，正見麝月和襲人在做鞋，便和他們聊了一會兒。

不多久寶釵陪金桂母回來，遠遠看見山莊着了火，嚇的趕忙跑回來，只見金桂的屋子燒的屋頂倒塌，裏面的人早已埋在下面。寶釵和金桂母大哭着喊人過來救火。

不大會兒，鶯兒、襲人、麝月、寶蟾急匆匆趕來，到各自屋裏端水救火，只鬧騰了好大會，纔把火潑滅，再一看，金桂已燒死在裏面，金桂母「兒」一聲，「肉」一聲的哭喊道：「我女兒死的不明不白，你們把我騙了出去，就放火害人，我要去告官！」寶釵道：「太太有何憑據說是我們的人放的火，偺們得一個個查問，把凶手揪出來。」因命鶯兒、襲人、麝月、寶蟾都站好了，一個一個審問，鶯兒說他和張德輝下山買東西纔回來，不知道誰放的火，襲人、麝月、寶蟾都說同在一處敘話了，一直不知外頭的事。

寶釵到火堆裏翻出一包首飾，驚訝道：「這不是我屋裏的嗎，怎麼跑這裏來了。」金桂母不覺語塞，結結巴巴道：「如今不是講這的時候，只說這火是誰放的。」寶釵道：「他們幾個都有人作證沒有放火，誰知道這火是怎麼回事。」金桂母也是沒法，只得不再提起這事，掏了銀子把女兒葬在薛姨媽墳邊，哭着離了山莊回去了。寶蟾、寶釵都暗自慶幸，從此少了障礙，都覺省心了些。

忽一日，夏家太太又來了，還帶着四個人同來。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裏，因近年蕭索，又惦記女孩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已沒，只有母親，過繼了一個兒子，姓敖名小白，一進門就亂嚷亂叫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憑白被燒死了，內中定有密情。」金桂母進門也不搭話就「兒」一聲「肉」一聲的鬧起來。

寶釵、襲人、寶蟾要和他講理，他也不聽，拽住寶釵手只一攤，寶蟾上前與他拉扯起來，敖小白跑過來不依道：「你仗着府裏的勢頭來打我母親麼？」說著，便將椅子向寶蟾打去，卻沒有打着。寶釵對寶蟾半勸半喝，要他罷手。金桂母索性撒起潑來，說：「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報官也查不出頭了，如今我也不要命了」說著，仍奔寶釵拚命。

這時，張德輝帶了七八個人進來，上去撕摟開眾人，金桂母見他們人多，只得罷手。拉了椅子架起腿坐了，罵不絕口。敖小白仍罵罵咧咧的。寶釵安撫他們好生坐下，笑道：「嫂子確實是被人燒死的，須待我細細說來：此人是本地一惡霸，擁有子弟眾多，那日與嫂子在山下爭吵結了仇，他就趁空把嫂子燒死了。」忙給張德輝使了個眼色，張德輝匆忙出去了。

敖小白嚷道：「又在編排哄人了，我不信！」又吵鬧起來，說不報官就賠銀子償補。忽一粗壯漢子帶着七、八個後生惡狠狠進來道：「夏家的人在那裏？冤有頭債有主，人是我燒死的，有事沖我來，不要連累他人！」

敖小白一看此人像個橫夫惡賊，倒唬了一跳，不敢吱聲了。壯夫大喊大叫又出去了，敖小白對金桂母到裏間接耳竊語道：「偺們那是他們的對手，看來定是他們所為了，偺們還是回去罷！」金桂母竊語道：「不可盲信他們的託詞，先住下兩天察探察探，再把他們各處銀兩珠寶拿走幾許也不妨事。」敖小白點頭稱是。

二人出來對寶釵笑道：「冤枉諸位，原來是惡徒所為，敬請諒解！」寶釵笑道：「如此甚好，大家坐下細論。」敖小白笑道：「吾等大老遠來了，車馬勞頓，想住幾日再回去，要叨擾幾天了。」寶釵笑道：「談何叨擾，小事一樁。寶蟾，快給客人倒茶！」大家說說笑笑起來。

一時喫過晚飯，掌燈時分，寶蟾到寶釵屋裏聊敘多時。一大早寶蟾到敖小白客宿房裏笑兮兮道：「這位大哥，請到西邊屋裏洗漱用餐。」敖小白也不言語，跟了他往這邊來。鶯兒端了銀盆過來，敖小白剛把手探入水中，忽聽鶯兒驚叫起來，回頭一看，只見昨日那個壯夫帶一干後生拿了繩子向他撲來，惡聲惡語道：「剪草除根，清除後患，不可放他走了，省的他去報官。」眾人七手八腳把敖小白捆了，敖小白掙扎斥罵。

只見寶蟾引金桂母急匆匆進來，看見他們要行凶，都唬了一跳，寶蟾道：「諸位有話好好說，勿要動粗！」金桂母過來要拉扯他們，卻見敖小白已被他們扼死，大哭大嚷道：「你們這些天殺的，我同你們拼了！」眾夫上來要抓扯他，幸虧寶蟾急忙把金桂母拉了出去。寶釵從那邊趕來，看一干人追逐金桂母，忙命張德輝寶蟾好生送金桂母及同來的幾個人往隱秘徑道逃去了，不在話下。

寶釵見山莊少了礙事之人，對寶玉管的越發緊了，襲人、寶蟾也幫着寶釵苦勸他好好讀書，寶玉連出個門都得和寶釵打個招呼，因此不免煩躁起來，又無可奈何，只有順着。這日寶玉實在煩悶，要到山上瞧瞧，散散心，寶釵許他玩一個時辰就回來，誰知寶玉下山走了，寶釵急忙叫了襲人、麝月、寶蟾把他拉回山上。

寶玉大倒苦水道：「都憋出病來了，也不讓人歇個幾天。」寶釵從裏間拿出一匹絺布，用剪刀剪成兩截道：「古時候有個書生讀書半途而廢，他娘子正在織布，見他玩耍了回來，就把纔織的布鉸斷了，如今你就和那個書生一樣，讀書不用心，和這布一樣，成了廢物。」

寶玉不耐煩道：「這些故事早聽厭了，背也背會了，我不過出去玩一會兒，就拿這些來比我。」寶釵見他不聽，又請襲人、麝月、寶蟾都來說他，寶玉心想：「這些女孩兒個個都入了祿蠹之流，越發惹人厭了。」乃道：「別再提什麼念書，真真讓人堵氣，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明明是靠八股文章誆功名混飯喫，還說什麼代聖賢立言，不過是東拉西扯，裝神弄鬼，還自以為博奧，那些書生讀了一輩子死書，也沒有考取什麼功名，都把人弄的獃傻了，還說是闡發聖賢的道理。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並沒有強求人人都滿腹經綸，怎麼必要考中功名，人人都成了書獃子纔算好的了？名繮利鎖必不能安然靜怡，陷入無限奔忙苦楚，驚風駭浪。」

寶釵道：「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人沒有進取心，就只能當個庸夫了，可是一世也不明白事理，必然困惑，到老了怎能不悲戚呢？」寶玉道：「那些做官的有多少有好結果的，君主一個人便可主宰整個天下，他自己昏了，整個天下都毀在他手裏，那些官員不過白白的搭了性命。天下興亡，不取覺於你我，只在那一個人清明不清明了，他一句話要官死，官不得不死，我即使考取了功名，又能起多大作用？還是學莊子逍遙遊的好。」

寶釵道：「相公把這些出世離群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想人間不是虛幻的，人人都要為衣食奔波，誰也不是活在幻影裏。我想，你我既為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論起榮華富貴，雖不過是過眼煙雲，但各人一生就那麼幾十載，怎能窮困潦倒度過，這也是聖人倡導的嗎？」寶玉道：「功名猶如污泥一般，讓你我陷溺在貪嗔癡愛中不能掙出，本來人出生時都懷着一顆赤子之心，是何等的純潔，卻被污濁塵網拴住不能掙脫，實在悲哀。」

寶釵道：「聽你說來，赤子之心就是遁世離群、無責無任了，那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為心，竟是可笑至極了，或是污濁不堪了不是？」寶玉說不過他，只是低頭不語。寶釵道：「你既理屈詞窮，那就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用功，爭取考個功名，別讓我跟着你受苦纔是，也不枉天恩祖德。」寶玉沒了主意，只得坐下拿着書本翻看。

且說雨村在金陵做州縣官，坐在衙門裏沒精打采的，想起以往在京城裏，所見所聞都比這小小知縣強過百倍，此生若就此罷休，豈不窩囊？因離了縣衙微服往街上閑逛。忽見一群人圍着一個乞丐痛打，忙推開人群過去一看，只見一個和尚被人按倒在地，面容似曾相識，再一看，竟是寶玉，忙命眾人散開。那幾個人罵道：「又與你什麼相干，想挨揍了不是？」再一看，認出是本地知縣，都唬了一跳道：「大人，這和尚偷了我們的東西想跑，大人要為小的們做主啊。」和尚扎掙着起來道：「不是我偷的，是那個賊見你們追的急了，就把東西塞給我了，我冤枉啊。」

雨村道：「既然是別人塞給你的，你還給他們，就罷了，別再提起了。」那幾個人接了東西就一鬨而散了。雨村道：「你是賈家的寶玉嗎，怎麼出家當了和尚？」和尚道：「大人認錯人了，我不姓賈，姓甄。」雨村猛然想起甄家也有個寶玉，和賈家的寶玉長的一樣，心想：「這人如今勢敗，與他說了也無益，理他做甚。」

忽見那邊有吆喝聲要路人閃開，急忙躲到一邊，甄寶玉剛剛起來，沒有來及閃開，被抬轎的上去一番好打，這時轎裏有人喊道：「住手，把那個和尚叫過來，我看着眼熟的很，問問他是誰。」轎夫把甄寶玉推到轎前，北靜王從轎裏打量半天道：「你是賈家的寶玉，我認識你，看你生的眉清目秀，就到我府上做個伴讀的吧。」甄寶玉聽了，似蒙了奇恥大辱，心想：「他把我看成賈家的寶玉，以前定是跟那個寶玉有過往來，此公定是個喜歡玩弄孌童的狗官，為我所不齒。」掙脫了抬轎的，掉頭要走，北靜王見他無心理會，只得任他去了。

雨村一邊看了，認出這人是京城的官員，因投降了戎羌，謀得高官厚祿，今日在街上耍威風，心想：「聽人說此公愛色如命，不如投合其心意，贈他美色、黃金，或可謀得一職得進皇宮。」於是急忙回去找了張如圭，和他商議怎麼賄賂北靜王。張如圭派人打聽得北靜王現住在城裏某個客棧，忙過去將美女獻上，珍寶捧上，北靜王欣然笑納，親見了雨村和張如圭，將二人官陞五級，提拔進了皇宮，雨村自然欣喜異常，暨日就帶了家眷趕赴京城應職，不在話下。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五回 薛寶釵藉詞含諷諫 王熙鳳知命強英雄**

~~詩云~~題曰：

湍流瀉~~石~~璧~~欲~~思通透，~~王孫孤介情~~傲介王孫自棄休。

~~可嘆阿鳳仇怨重，當年萬般皆夢遊。~~日憶瀟湘癡一片，千般愛戀夢魂遊。

話說寶玉在山莊耐着性子讀了幾日，甚是不耐，把書本往地上一擲，自言自語道：「這都是什麼混帳話，滿紙名門正派，實乃假仁假義，卻是荼毒聖賢，污臭逼人。」忽聽窗外有動靜，唬了一跳，急忙彎腰撿起書本，口中念念有詞。麝月端茶進來，見他纔讀了幾頁又~~放~~擱下了，便道：「二爺怎麼又不讀了，二奶奶一會過來又該~~說著~~說道說道了。」寶玉不覺動了氣道：「一個個都來勸人讀書，只問你孜孜以求將來考中功名，是為那個賣命？還不是為戎羌賣命！亡國之~~民~~奴高興的什麼人似的去求功名利祿。你那個寶二奶奶一心想往高處攀，也不管外頭風風雨雨的，亡國不亡國的，他就是想着功名。據我看來，他纔是無情。」麝月聽了也不則聲掀簾子出去了。

寶玉暗想：「寶姐姐強我不樂，說我言語悖逆，恨不得旦夕訓誨，輔導出行，天下是何人廣居？正位大道歸於何人？神器奪於胡虜，國祚移於他人，臣子悖逆，自古未有如此之甚也。若沒有戎羌奪朝，~~此書~~吾家也不至於衰敗如此，我豈能不辨恩仇，是非不分？今拘於此處，日日枯索無味，恨不得奮翮高飛，永不歸來，那寉遠天際或許有無盡的歡娛。」心裏甚是着惱。見寶釵不在屋裏，走到裏間，掀開牆上掛着的霧山烏雲圖，顯出一個四四方方牆洞，裡面偷偷放着幾本書，心想：「寶釵不知這是我掏洞藏書之處，若他看見，還不知怎樣呢。」又拿出《會真記》走到桌邊翻看了起來。正在看的入迷，忽見寶釵亦端茶進來，慌忙把書墊在經書之下，偏被寶釵察覺，走來去掀他手下的書。寶玉急忙用手去捂，寶釵道：「你又在我面前弄鬼，快交出來！」寶玉仍按着不動。寶釵推開其手，拿起一看，皺起眉來道：「真真氣死我，原來你不是用功，是看這些雜書，我一番苦心都白操了，你何時能訇然醒悟？」說完把書一把撕爛。寶玉轉過臉去仍是不語。寶釵道：「我對你可謂是盡了心，畢恭畢敬服侍你讀書，今兒又舉案齊眉給你端來好茶，你卻填限扎窩子，讓人扎煞手，憑我怎麼勸，只繃着臉一句話不說，和我打擂臺，我偏要說。我們已多日不說話了，難不成要夫妻形同陌路嗎？~~這樣寒我的心。~~」寶玉仍是歪頭不語，寶釵氣的掩口哭着~~說完~~跑了出去。

寶玉仍獃獃的站着發怔，見他走了，困思懵懂把身子一倒，躺炕上歪着去了。不大會兒，寶釵又從窗子裏探着頭看他，見他猶倒在~~牀~~炕上發~~愣~~怔，不覺氣的臉色發青，走進來把張字貼兒放在書上，又走了~~回~~出去。寶玉見他進來，~~以為又是~~只道是又來責怪他不肯讀書，誰知又走出去了。坐起往桌上一看，見上面有張紙，拿在手裏，只見上面墨跡未乾，寫着新詞一首，乃是：

 滿庭芳

 摒棄金縷，憐惜荏苒，英雄履霜知冰。摒棄金縷，憐惜荏苒，踏霜傑俊知冰。

 坎流淘塵，碩月傲群星。 浪花淘粒，明月傲群星。

 王孫自墮自棄，學女兒，怯弱心平。 憑自輕擇墮棄，學粉黛，怯弱心平。

 嘆井蛙，食足貪逸，志庸實堪驚。 井蛙臥，食足貪逸，庸志甚堪驚。

 無奈，憑爾去，閑熬華髮，嘲弄功名。無語，憑爾去，閒熬歲暮，嘲弄功名。

 空惹啼痕處，又見薄倖。 牖窗泣痕濃，又見薄情。

 百年能有多時，終有那，愧悔淚盈。 惟恨其無愧意。

 傷情處，王孫猶眠，悠夢何必醒。 傷情處，王孫猶倦，悠夢不必醒。

寶玉看了，句句皆是諷諫之意，並未縈懷，反揉搓一團投擲牆角，仍歪在炕上合目打盹。寶釵復進屋來，見~~紙團拋卻一旁~~當地拋丟紙團，公子猶似無知無覺，上去一把揪起道：「假嘴假眼，夜裏還沒睡夠，大白天也睡起覺來，你就解解酲罷，死樣怪氣，愁頭怪腦。上背祖宗期冀，下絕億兆之望，這算什麼剛性男子？」寶玉一坐而起道：「我不是男人，可我也不會學人家認賊做父，為仇人效命！」寶釵聽了這番胡話，甚為不解道：「那個是仇人，誰個又認賊做父？荒唐至極。」

寶玉道：「戎羌欺我朝廷，奪我江山，我全家皆毀敗其手，姐姐還要我讀書考取功名，為仇人賣命，這不是更荒唐無恥嗎？」寶釵道：「你休要詭辯~~找~~藉口脫滑使懶。君子就該騎五花馬，穿千金裘，食雉雞肉，我不管他是誰，這世上的人都死絕了，若是能換來你的功名也值的了。」

寶玉道：「姐姐可以不管，可我卻不能無睹，我就是做了乞丐也不為朝廷賣命！」寶釵見他孤倔迂直，不聽解勸，索性拋卻閨閣弱風，厲言規勸，把個茶鍾也打碎了，憤然道：「我對你察言觀行已久，你絕非國之重器良材。古時君子志氣宏放，博覽羣籍，閉戶視書，纍月不出，誰似你輕薄浮華，放縱形骸，不願思愆改過，一心思彈琴詠詩，登臨山水，恨不得忘家不歸，終日達夜，杯觴斟酌，鑽研邪書。」寶玉見他發了狠，只得暫且忍讓，坐好了再捧經書默讀。寶釵挽着頭髮哭着跑了出去。兩個是平安兩天，吵鬧一天，也非一日一時。襲人、麝月也時時過來勸諫寶玉道：「二爺想想，飯後即睡，害處不少，一則停食病生，再則一時睡不着了，胡思亂想，必定損神百倍，若是衾被蓋的不嚴密，腠理不緊感了風寒豈不受了害？」寶玉一挺身道：「我的心事又有誰知道？功名身外物，富貴若浮雲，人生易生髮邊銀，何必為名多傷神。此生所求不過三兩志友日日飲酒品茗，即便多飲四五杯昏沉睡去，也是遍體皆春，怡樂無窮，與諸友持杯相對，或靜坐浩歌，或望月賞花，吟詩作對，巡遊清玩，心骨清爽，此樂何極。然囿於此處，學世人飛黃酣夢，何其悽然。為了名利，朝夕算計，錙銖必較，卻把絕美花鳥山水丟在腦後，誠為枉過一生，愚癡可憐。」襲人麝月又苦勸不已，怎奈其心已死，勸也無益，都嗟嘆不已。

且說太虛幻境近來熱鬧異常，有金陵眾多冤魂前來情榜銷號。警幻仙姑因見王熙鳳掌管結怨司不用心，成日懶散無為，又見賈府的小姐、太太們都聚在幻境掌管各司，怕鳳姐見了賈家的人問出家亡人散之事，又要學那孫猴子生出是非，急忙派了癡夢仙姑、鍾情大士等把他看緊了，莫讓他到別司遊逛。

鳳姐因思念家中心切，這日趁眾神不備，逃出幻境，往人間飛來。只見茫茫大地鋪了層層厚雪，原來是昨夜颳了一夜的風，霏霏揚揚降~~下~~了一~~夜~~宿的雪，漫漫朔風透骨寒，三兩檐雀凍偎縮，團團鵝毛亂飛銀絲，片片梨花捲起玉屑，仍~~是象~~似落絮搓棉一般~~下個不停~~飛揚不止，銀冰世界路絕人稀，門關戶閉。鳳姐走在~~雪中~~風中，踏着雪泥，滿頭滿臉沾滿雪花，拿手抹去，遠遠看見榮國府大門緊閉，只有零星的路人走過，怕別人看到自己模樣嚇住了，忙搖身一變，變個中年乞丐，頭髮蓬亂，鬍鬚飄忽，穿着斑斑補丁的破衣爛襖，似唱臺上的「戲彩斑衣」，自嘲是「衣錦還鄉」，急步往園門走來。

雪漸漸的止住了，鳳姐一腳淺一腳深，踩着雪地推開園門。往裏面一看，到處都是皚皚厚雪，大雪瀌瀌而落，把天地都遮的不辨東西，樓閣亭臺也似披了白棉花一般。鳳姐邊走邊看，聽見梨香院裏似有王仁、賈蓉的聲音，心想：「家人都還在，只是怎麼冷冷清清的，太太姑娘們都怕冷，窩在屋裏不成？」看到自己住的院子，先要進去看看女兒在做什麼。平兒~~肯定又是~~定是圍爐和丫頭們說笑，誰知各個房間一看，不見半個人影，屋裏東西搬的空落落的，樑上蒙著塵灰，蛛絲兒結網高掛，大喫一驚，甚為不解。

又到了大太太、王夫人院裏一瞧，皆是一樣的情景，更為納悶。不覺又到大觀園來，那裏還有往日~~景象~~形景，都是淒涼蕭條之狀，不覺鼻子一酸，哭出聲來。忽見那邊走來三個人，抬眼一看，不是賈府之人，卻是倪二、卜世仁、冷子興三個。平日少見三人到賈門登訪，今兒園中家人不見，卻見三個外人，更糊塗了，只聽卜世仁道：「兄弟又找我作甚？我生性吝嗇，但凡有親族朋友來求的，分厘不與，若有了壽日喜慶諸事，也是空手來賀，凡年節借貸，免開尊口。」只聽倪二笑道：「那年芸哥買香料，我還大方施借，今兒把你唬的臉色都青了，不是找你借貸，是蓉哥設席款人，請你喫酒交友，我掂的這個瓦壺，裏頭還有大半壺好酒沒有喫盡，是那年他們送的，今日取來大家受用。」卜世仁笑道：「如此甚好，我這會子肚子也有些飢渴，正要找茶飯喫沒處找，那就多謝兄弟了。」冷子興笑道：「老哥也太會盤算了，古人說的，江水滔滔利為船，問君辛苦到何年？」三人邊走邊嘮，~~又~~鳳姐怕三人看見，忙躲在一邊。待三人走遠了，纔又往怡紅院來，忽聽穿堂裏有聲音叫道：「二奶奶，你怎麼回來了？」鳳姐詫異道：「誰在喊我，我變作男人模樣怎麼還有人知道？」又往四周看了看，並沒有半個人影，甚為奇怪，乃道：「是那個喊我，快快出來。」

只聽雪地裏有聲音道：「我在這裏。」鳳姐聽了，不覺唬了一跳，急忙到屋裏拿了笤帚在地上把雪掃了，不大會兒顯出一塊玉來，彎腰拿起一辨，認出是寶玉所佩之通靈玉，那眼淚象斷了線的珠子撲簌往下掉道：「你怎麼擱在這裏，又說起人話來？」

蠢物道：「奶奶此次回來，可曾知道賈家已家敗人亡了！」鳳姐聽了如被雷~~擊~~震一般，哭道：「~~到底又為什麼？你別嚇我啊。~~雖說家裏早入不敷出，捉襟見肘了，亦不至於食盡四散，怎麼家裏看不到人了？我思量着定是那些子弟把家裏東西都偷了當了，所以家裏都敗落了，可三四百人都到那裏去了？璉二爺、平兒、林姑娘、老爺都去那裏了？」蠢物道：「我見你回來，猶蒙在鼓裏，替你有所不值。奶奶可知，如今的天下早不是漢人的天下，都是戎羌的天下了。聖上被…強盜攻破京城，官員全被斬首，新帝早已登基，你們王家也都死在賊寇之手了。當初元春娘娘賢能清遠有禮，厚敦風節，才選鳳藻宮，一心為陛下分憂解愁，然佞諂奸臣上不效賢，下妒將功，播弄是非，謊話雜糅，君王聽而信之，未退奸鄙，竟懲功臣，君王自言懲叛為尤今之要也，誰敢有言強辯？元春娘娘含冤慘死，璉二爺亦被處死了，大老爺充軍了，二老爺被環兒刺死了，平兒落入賊寇之手慘死，家裡死了一大半，那裡還有幾個人啊！今之濁世，漢民日盼前朝重建，堯舜復興，博陳舉賢，招攬遺老，惜天下已落入戎羌手中，雖時有忠勇震盪，神兵奮驅，終被新朝掃清，武烈消沒，即便二奶奶再生，亦難力挽狂瀾！」鳳姐聽了如被人摘去心肺一般痛哭起來。

蠢物道：「這園子本來正為寶二爺、林姑娘辦喜事，趙姨娘、賈環帶外頭的流寇闖進來，抓走寶玉，在園中任意殺人。又有蓉、薔一夥，柳湘蓮、冷子興一干道人，還有薛家，都不顧親戚朋友情分，前來搶佔地面，亂殺亂砍。幸有小紅帶家僕奮力殺敵，纔擊退賊寇，誰知鴛鴦心懷異心，在林姑娘面前誣告小紅與蓉、薔有勾結，氣的林姑娘直把他吊起活活鞭打至死。奴才們一鬨而散，賈家子弟大多喪命。林姑娘也吊死了。」

鳳姐聽了，氣的捶胸頓足道：「怎麼我去了這麼多時，家裏竟敗成這樣，恨的人要把天幕一把扯碎。巧姐又是吉凶如何？好惦記他。」通靈寶玉道：「巧姐被他舅舅王仁、哥哥賈蓉賣入青樓了。」鳳姐頓覺天蹋了一般，搖搖晃晃堆坐地上，嚎哭道：「天底下竟然有這樣的舅舅哥哥，我那苦命的兒啊，想死為娘了，我好恨啊！」想鳳姐自比脂粉英傑，才幹不讓男子，偏偏生於末世，本應有所作為，振臂高呼，~~指揮~~率領眾人把賊寇趕跑，誰料自己卻被聰明所誤，把夫妻二人的性命都搭了進去，錯過了持家驅賊之機，可謂遺恨終生。鳳姐越思越痛，胸內似是翻江倒海一般，直把銀牙咬碎，把通靈玉揣入懷內，大哭着往祖宗祠堂趕來。

一腳踏了進去，卻見日久無人祭祀燃香，冷清異常。有幾個牌位被人扔在地上，匆忙拿起用袖子拂去灰塵，放在原位，跪在賈母、王夫人牌位前号啕大哭道：「我來遲了，老祖宗，偺們家都敗了，已經沒人了。」說著悲憤難抑，在地上一邊号啕一邊翻滾，又哭道：「去他娘的戎羌，害的我家破人亡，這國讎血恨我二百年也忘不了。我恨我自己，不能重振家業，連家人的命都救不回來，我算什麼當過家的，人人白叫我二奶奶了。我愧對祖宗，犯了不可饒恕的罪孽，自然悲哀，可那有家破人亡更叫人斷腸的啊。」說著拽着自己的頭髮自打耳光，明知無益，又奔了出去，嘴裏罵個不停。正是：

忖慮樓園別太清，馳回家府踏雪明。

滿眼頹廢肝腸斷，一把淒涼目視驚。

誤憶紅塵應不變，誰讓親故全還生？

扭轉世局拼一氣，誓要人間齊變更。

通靈玉在他懷裏問他那裏去，鳳姐咬牙道：「我要去把鴛鴦這蹄子的皮剝了，我找他去！」通靈玉道：「奶奶要找他，可知他在那兒？本來他也想趁着亂世混水摸魚，誰知一直未能施展，如今他已削髮為尼，在城外的庵裏出家了。」鳳姐見天已黃昏，不肯住腳，急忙往城外趕來。

且說鴛鴦白天拿了笤帚把庵內庵外的雪掃去，自己坐在神像前許了會願，見外頭黑漆一團，出來把院門關上，拿着蠟燭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颳來一陣陰風，冰涼透背，又隱隱聽見有哭聲，不覺頭髮森然豎了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月光下搖搖晃晃走來一個黑影，嚇的魂不附體，不覺失聲的叫了一聲，心神大亂，急急的往屋內走來，趕忙把門關上，嘴裏「呼哧呼哧」喘着氣。

誰知一陣強風襲來，把門兒頂開，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愰。鴛鴦嚇的雙手抱頭，怯怯問道：「是誰？」問了兩聲，那人並不答應。鴛鴦嚇得魂不附體，只聽那人說道：「鴛鴦狗賊拿命來。」鴛鴦哭着跪下道：「天神老爺，別嚇奴婢啊，我膽子小啊。」只聽那人說道：「鴛鴦，你知罪嗎？」鴛鴦這纔看見來人竟是鳳姐，驚的獃獃的說不出一句話來。鳳姐道：「那年璉二爺跟老太太借當，是不是你告的密？」鴛鴦支支吾吾的不敢說。鳳姐睜圓了鳳眼喝道：「快說！別裝你娘的啞巴，今兒不全說出來，把你的皮剝了！」鴛鴦哭着求饒：「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求二奶奶饒了我吧。」一語未了，臉上忽被人左右開弓打起耳光來，疼的他四下裏躲閃，又被鳳姐揪了回來，又往臉上抽來。

鴛鴦跪地哭道：「我知道今兒難逃一死，求奶奶痛痛快快結果了奴婢，奴婢也少受些罪。」鳳姐笑道：「好，我就教你個死法，他們都是這樣死的，我亦如此。你把你那汗巾子解了，掛在梁頭上，你夠不着，我幫你。」說著奪去鴛鴦手裏的汗巾子飛到樑上，打了一個結。然後端了一個腳凳，要鴛鴦自己站上，鴛鴦把咽喉套在圈裏，把腳凳蹬開，又扎掙了一會子，兩腿亂蹬，登時咽了氣。鳳姐看了微笑點頭道：「好的很，活該。」趁着夜色又飛回賈府。

通靈玉本~~來~~是懼怕亂世纔避禍躲了起來，因見新帝登基，天下又平安無事，不再躲藏，就從懷裏鑽出，逃離熙鳳，從此自來自去，倒也逍遙。

鳳姐有好多事未作，聽通靈玉說巧姐被劉姥姥救出妓院，在城外小王莊嫁給了板兒，本來要去看望一番，又想着惡人未除，暫且擱置一旁，去把那些仇人除去為先。便又飛到榮府，聽見賈赦屋內有划拳行令之聲，站在窗子前往裏一探，卻是王仁、卜世仁與兩個漢子在大說大笑着飲酒取樂。鳳姐登然大怒，一腳踢開窗戶，直從窗子裏飛了進去，對屋裏諸人一人踢了一腳。王仁、卜世仁四人嚇了一跳，鳳姐把酒桌掀翻，只聽稀里嘩啦的，杯盤打碎在地。王仁四個見是鳳姐回來，都嚇傻了，「哇呀」亂叫抱頭亂竄。

鳳姐把王仁舉起往樹上一擲，只聽慘叫一聲，王仁腦袋蹦出血來，當即喪命。鳳姐又去追卜世仁三個，嘴裏不停叫罵，三人跑到湖邊，皆被鳳姐踢到湖裏，不多時都「咕咚」沉入水底，一命嗚呼。鳳姐四下裏尋找蓉薔不着，知他們往城裏尋歡去了，飛了過去，只見街上白雪堆積，行人稀少，只有錦香院燈火通明，咬牙切齒道：「這都是個什麼混帳世界，讓我把惡人都除盡，為家國報仇。」於是飛到京城，欲把新帝及眾官員俱皆殺死。忽見天上明光一閃，天兵天將駕雲落下，擋住鳳姐，大喝：「王氏休要亂來，我等稟警幻仙姑之命前來捉你回去受罰。」鳳姐冷笑道：「這天地都是這麼混帳，我不怕，不殺光狗賊我誓不回去！」轉身要飛走，卻被天兵趕來降住，拿鏈子栓住了，飛往天上來。鳳姐掙扎嚷道：「家仇未報，我死不瞑目！」眾神道：「休要逞強，你本是命中注定早早死去，又逞什麼英雄！」鳳姐道：「我知道自己的命，但我就是不服，我要到天帝那裏評理！」眾神那容他亂說，喝斥着要他住嘴，直飛往太虛幻境去了。

且說雨村託北靜王相助陞官加職，陞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雨村只想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那裏想一心做個好官？假意出諭嚴查，詳參揭報弊端，實乃聯同胥吏，百計鑽營，大肆收取州縣門房，籤押等人饋送，心裏盤算道：「新朝初建以來，自上至下都在貪酷，貓鼠同眠，誰見得白花花的銀子不想到手？那些跟班的，若不給他們些好處，他們必定大堂上也沒人接鼓，站班喝道的衙役也懶散遲到，墀下擡轎的轎夫也假稱三天沒吃飯擡不動，吹鼓亭的鼓手也不肯打鼓，執事的也攙前落後，藩庫俸銀也被人剋扣，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錢衙門買的職位，那個不想發財？誰想着為國家出力？那個為了口碑載道？那極個別有衷心兒的，也會被人說是不識時務。」因更加貪腐起來。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路過本縣，一時乏了，看見有個酒肆，叫伙夫停了轎，到裏面喚來店小二，要他拿好酒來。剛坐定了，忽見旁座有一人起身大笑說道：「又是奇遇。」雨村忙看時，竟是舊日相識冷子興。

雨村最讚他是個有大本領的人，見解不俗，說話甚合心意，忙笑問道：「老兄多年不見，想念的緊，不知在那裏高就。」子興道：「說來慚愧，不過如此而已。那年大人助我剪除凶徒惡霸薛蟠，還我等清白，愚尚未備得酒筵酬謝，心中愧欠，今日暫小酌幾杯，他日定大擺筵席謝恩。」雨村笑道：「老兄客氣了，除暴安良乃官內本分之事，又何談酬謝一語？」二人敘些別後之事，談興正濃。冷子興道：「老先生你貴同宗賈家如今已經沒落，只有冷清幾人居住，先生何不搬了進去同住？」雨村道：「他家園子確也空曠，若把幾處角門改作門面，生意定也興隆。我也想過租他的房子，可就怕他家裏人不依，又不便強取豪奪，怕污了我清正官名。」

冷子興道：「他家裏能有幾人，就剩了賈蓉、賈薔兩兄弟，寶玉還在山莊住着，尚未回來。」雨村道：「蓉薔兩兄弟在那裏高就？還在做官嗎？」冷子興道：「以前是做過，現今和兄弟們一塊做~~生意~~買賣，也想謀個官職，~~就是沒有~~尋不到門路。~~不如我把先生推介給他倆認識，~~先生若不嫌棄，我引線你二人見一面，大家交個朋友，如此這般可好？先生幫襯着謀個~~官位~~宦緣，他們~~把房子~~將房鋪讓~~給~~與你做~~生意~~買賣~~可好~~，豈不兩下歡喜？」雨村聽了，笑道：「此計可行，這事就交先生幫着說合了。」冷子興笑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鄙人也有從政，為國效力之心，想託先生照應照應，在下定感激不盡。」雨村道：「這個自然。」一時店家端來酒菜，兩個邊喫邊敘。

冷子興能說慣道，言談風趣，逗的雨村開懷大笑。兩個都喝的臉熱頭昏，意欲到那村野踏賞風光，尋個清淨所在，乃信步走來。

忽見村旁有一座古廟，庭後幾株蒼松，閑步進廟，但見牆壁坍頹，殿宇歪斜，意欲行至後殿。只見禪堂中有一個道士合眼打坐，二人意欲向他求個神籤，問個宦途吉凶。那道士背對着二人道：「案上自有籤筒，兩位自己抽了拿來交我解釋。」二人依言每人抽了一籤，遞給那人。那道士轉過身來，面對二位。

雨村將那道士端詳一回，竟是甄士隱也，不覺面有慚色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麼？」那道士從容笑道：「什麼真，什麼假！要知道真即是假，假即是真。」冷子興道：「先生原來認得他。」甄士隱冷笑道：「好個恩將仇報的小人，若無本人贈銀~~相助~~僚佐，豈有進京得官之時？奸雄不但不報深恩，反讓壞人把我女兒搶去成親，後被折磨至死，害的拙荊思兒心切，終無結果。」

雨村聽了扭頭便走。冷子興不甚明白，只得隨他走了出去。只聽甄士隱冷笑道：「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奸雄也來抽籤，作內個老孽，我告訴你知道，你二位之籤皆是不吉，做惡甚重，將來必遭報應。」雨村不想聽他絮叨，拉着冷子興便走。冷子興問道：「先生為何如此懼怕，此人是誰？」雨村道：「此人瘋瘋癲癲，理他做甚？」兩個匆忙走了。

冷子興回到榮府，找到賈蓉，與他說起雨村之事。賈蓉倒也歡喜，要冷子興把雨村請來，大家一聚。誰知雨村因公務纏身，一時未能抽身，賈蓉只得等他閑了再來相邀。忽然在那湖裏漂出三具屍身，賈薔陪倪二過去一瞧，竟是卜世仁與兩個弟兄，又在那邊樹下看見王仁頭裂而死，都喫了一驚不小，不知所為何事，不敢妄自埋了，派人告訴官府查問。官府來人查勘多時，也不知因何而起，又見園中冷清，住些莫明之人，便要一一查問，幸被賈蓉搪塞過了。官府又查了幾日，終不知結果，只得放下這齊頭故事，當作疑案。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回末批語：天下初建，庶民瞻望新政，亟盼上發仁惠之詔，下效犬馬之勞，撫恤寒苦之士，法令賞罰有信，廣頌孝子慈親，遍開養老之制，民眾安居樂業，必思帷蓋之報。然帝王長養深宮，耽淪富貴，心係所何，自足於懷。黎民百姓，似有如無，寒門嗷嘈，孤寡無力，佞諂不忠，挾懷營私，刑政苛虐，人皆忿情，清廉小吏，無力仕宦，賢者不賢，忠者不忠，貴賤長幼，各附難安。】

## **第一百零六回 孤倔王孫懸崖撒手 悽惶紅袖鞦韆傳情**

~~詩云~~題曰：

閨中漸覷~~衾愛寂~~鴛衾冷，不辯豪門~~空剩雪霜痕~~傀壘真。

堪~~憐情盡~~悟情疏人不在，~~恩愛散去人自奔。~~歡歌散去自離分。

話說寶玉與寶釵日日吵鬧，不肯讀書，忽見襲人進來勸他讀書，寶玉道：「到了林妹妹的忌日，我都想去壟上醊奠林妹妹，可寶姐姐不讓去，說籀讀經書要緊，侜張我說她已經去過了，我不須去了，原來都是在瞞我，我今兒偏要去，看誰阻擋得了。」襲人道：「寶姑娘不是騙你，他去了幾次，見林姑娘的墳被村民遷走了，說是妨礙稼穡，問了幾個人，都說不知道是誰遷走的，以後只怕找不到了。」寶玉聽了，伏案慟哭：「林妹妹太慘了，上天對他也太刻薄了，我不能坐視不管了，我要去莊子裡問人，說什麼也要找到林妹妹的墳。」襲人嘆道：「寶姑娘聽見又生氣了，寶二爺還是不要去了，只怕難找。」寶玉不覺大哭，忽見寶釵推門進來道：「你果真是個薄情寡義之人，我操了這麼多心，還不如一個死去的人！」說完掩口哭着跑了出去，襲人急忙跟了出去，寶玉低頭不語啜泣。又過了幾日，寶玉渾身燥熱，在屋裡走來走去，又見寶釵進來諫諍，~~這日~~硬是把寶釵推坐牀上，開了門，也不顧外頭冰天雪地的，寒浸浸的往山下跑去了，寶釵追着哭喊：「你快回來，再不懸崖勒馬，日後必將後悔。」寶玉那裏肯聽，跑的飛快，一路上滑倒了幾遭，也不覺着什麼，只想快點離了他們好尋清靜。

只見城裏到了年關，街上人來人往，熱鬧異常。只聽行人道：「這幾家又纔封了官，豪門又添新貴，看人家門口親友來來往往的，都是道賀送禮的，可是有錢人一擲巨萬，揮金如土。想當初京城賈王四家也比的過這幾戶了，宵陳夙駕，飲的是瓊漿玉液，用的是夜光杯，可謂錢可通神，趨炎附勢的壓脊挨肩，到後來元妃其俎，宮帷憚言，階庭空虛，家亡事敗，一家子揮戈自戕，終是性命不保，子孫雲散，事業成灰。真所謂得勢時眾人皆羨，失勢時卻又都掉臂而去，門庭冷落行人稀絕，真乃世態炎涼矣。」寶玉聽了，不則一聲。

因走的渴了，到那茶~~鋪~~寮酒肆叫了一碗熱茶。正在自飲，忽見路上一個乞丐，穿的衣薄衫破，搖搖晃晃倒在雪地裏，渾身發抖。寶玉於心不忍，走過去把茶遞給了他，仔細一看，竟是雪雁，不覺獃了，急忙含淚扶到茶鋪裏要他坐了。雪雁一口氣把茶飲盡，望着寶玉道：「你是寶二爺吧，日久不見，你上那裏去了？可知林姑娘已經去了？」說完不住哭泣。

寶玉也泣道：「怎麼你淪落這步田地？」雪雁道：「那年家裏闖進好多強盜，林姑娘要我們到裏間去找繩子和詩本子，他自己竟出去了，一直未有回來，紫鵑也出去找他不着，後來我就躲在假山石頭後面，等夜深了，就自己跑了出來。誰知到處兵荒馬亂的，我就沿街乞討，沒想到還能碰見二爺。」寶玉見他凍的身子都僵了，忙扶他到熱爐邊烤烤火，卻被店夥計嚷道：「那裏來的叫花子，快滾一邊去，妨礙大爺做生意。」寶玉只得扶着他走出茶鋪，要帶他到紫檀堡去。

兩個一走一滑，跌跌撞撞，好不容易來到山上，正見寶釵、襲人、麝月在焦慮互相埋怨，一見寶玉回來了，忙圍上去道：「真真把人急瘋了，怎麼又出去了，這是那來的花子？」再一打量，都認出來了，都道：「原來是雪雁，快攙屋裏暖暖。」襲人急忙到裏面取了件厚襖給他披了。麝月打了盆熱水讓他洗洗臉。

寶釵把寶玉叫到裏屋道：「你到底想怎麼著，這書你還念不念了？我給你說，你不念也得念，別打什麼僥倖。從今兒起，你給我在屋裏待好了，門都上了鎖，晚上再來問你的功課，看你背會了多少。」說完，把門一關，從外頭鎖了。寶玉望着他走了，氣的只往牀上一倒，又拿些雜書來看。

不覺看到莊子一本，恍惚自己也變作蝴蝶兒青天碧野逍遙遊。暗想想人生有嬌妻溫婢，本是美事一樁，理應是孟光接了梁鴻案，夫婦相敬如賓。然終究美中不足，志趣不合，實在栓人，不如棄卻妻妾自尋出路，帶些銀兩在外鄉做點生意，勉強度日也好。這「名利」二字自古那有看得破的，高堂廣廈，錦衣綉襖，皆是不得久長，到不如自得圓滿，倒得個無煩無惱，落個六根清凈，何必在世俗火坑中翻筋斗也。不肯懸崖勒馬，反要懸崖撒手，尋找超脫。

因坐到天黑，在裏面找了個玻璃繡球燈，乃那年黛玉在瀟湘館的書架上拿給自己的，放在怡紅院多年，上次回去特意翻找了出來，帶至山莊，因想：「這是林妹妹送我的，以後我常帶着，就當又看見他了。」不覺又掉下淚來。又點上一支小蠟提了，推門往外面走。只見寶釵、麝月趕來，嚷道：「獃子，又往那裏走，可是氣死人了。」寶玉回頭道：「從此偺們一刀兩斷，各奔前程，你們自己保重吧。」說著走的飛快。

寶釵、麝月快步追上，又拉又拽，誰知寶玉去意已定，硬是推開二人，往山下跑去了。寶釵、麝月追他不上，腳梗的生疼，都把嗓子喊啞，無奈公子已經走遠，不見了蹤影。寶釵哭道：「他那裏喫的外面的苦，此一去又不知何時回來，若有個三長兩短，我活着也沒意思了。」麝月也哭道：「明兒再去找找，也許過幾日他又回心轉意了，回來也不一定。」兩個又轉身回去了。

寶玉到了城裏，找客店住下了。天明起來又到外頭租了一間小房安身，想找個生意做了，誰知不懂經營之道，換了幾樣也沒有賺到錢，直把身上銀兩快要花盡，不覺垂頭喪氣，自覺沒有出路。正在焦慮，忽然看到街上走着幾個和尚，說是鎮江金山寺去的，忙追上去道：「帶了我去吧，我絕不貪戀紅塵，情願跟你們出家。」

那幾個和尚見他生的眉清目秀，都道：「做和尚有什麼好的，那有做施主的好。」怎奈寶玉非要同去不可。那幾個和尚道：「也不知方丈可會答應，他可古怪着呢。」寶玉道：「求各位兄長多美言幾句，小弟實在沒有出路了，只可憐小弟些吧！」和尚只得帶他一同走了。

原來鎮江在金陵東北，有幾百里路程，寶玉和眾和尚一路化緣，曉行夜宿，直走了七八天纔到了鎮江地面，卻見此處之繁盛浮華不次金陵。那幾個和尚引寶玉進了金山寺，見了方丈，把來意一說，方丈道：「出家人要六根清凈，不可沾惹財色，每日還有打坐誦經，清掃院子，打火造飯，提水劈柴，外出化緣，不可生懶惰之心，看你是個虔誠向佛的，就剃度了留下吧。」寶玉急忙跪下謝恩，住持過來把寶玉頭髮剃凈，給他穿上僧衣。讓他和眾徒弟在禪房裏住着。

夜間禪房裏七、八個和尚同睡在一長溜的牀上，嬉鬧了半夜還不肯睡去，有幾個見寶玉新來的老實，便來捉弄他，一會嚷着把他的包袱扔外頭去，一會又把他的被子拉掉。寶玉凍的縮作一團，責怪道：「別鬧了，明兒起來凍着了不好。」那幾個那聽他的，反是哈哈大笑。有個最淘氣的又舉着油燈從他頭上走過，故意滴到他頭上，寶玉疼的「哎喲」一聲起來道：「我打不死你，再鬧就告訴方丈去。」那人滿不在乎，仍調笑他不止。

好容易睡了一覺，天還未明，住持便把和尚們叫醒，要他們提水、掃地、砍柴、做飯。寶玉那裏幹過這些，那些和尚都欺負他纔來的，見他說話不投機，便把髒活、累活都交給他去幹。寶玉早上去井裏提了十幾桶水，把水缸兌滿，又砍柴燒飯，煙熏火燎的眼裏都是淚。白天還要打掃院子，洗衣裳被子，又要念經打坐，那裏有過空閑。寶玉拿着缽盂四處化緣，走街串巷，實在張不開口，若是化的少了，回來又被師兄、師弟責罵。纔過了幾日，便厭煩了，但又不得不忍着。

這日半夜，寶玉正睡的酣時，忽被師兄推醒道：「今晚方丈囑咐了，趁人都睡着，到錢員外家去找些東西，快起來跟了同去。」寶玉困的不行，強睜澀目，頭昏沉沉的道：「不知去幹什麼，莫非去偷東西？」師兄道：「傻子，偺們不偷些東西，就靠化緣，能積幾個錢？你是纔來的，不知道城裏各個廟裏都是偷着過的。再不起來，揪你的耳朵！」寶玉不覺怔了，心想：「這和尚原來都不乾不淨的，那裏有一個是真的參禪了悟的！白天到人家裏超度擺壇騙錢，晚上還要偷盜，竟把自己也弄污穢了。」心裏後悔不已，恨不得快些離了這是非之地，勉強起來，同眾僧趕往巷子裏來，因不想偷東西，胡亂轉了一夜。天還未明就回來取了包袱，怕方丈責罵，急忙逃走了。

寶玉走到一處破廟，倒頭睡了一會，起來望望四周，想到從此自己無牽無掛，孤身一人，缺少照應，滿腹辛酸都化作淚珠兒流了一地。寶玉盲目亂走，不辨東西，到處可見沿街乞討的花子和病倒的窮夫。看那官家門口放着鞭炮，把殘羹剩飯往外頭一倒，那知旅人中尚有飢腸轆轆之人。寶玉流浪了大半年，沿路化緣乞討。時光荏苒，當年的富貴閑人如今已瘦骨嶙峋。他也曾口吟四首即事詩，皆是他一路的真情真景，名曰《遊子行》，乃是：

 其一

風撥蘆葦~~石~~砌橋顯，

~~星若~~碎鏡如星撒~~中~~夜天。

~~昏~~暗樹寒堤眠~~蛩~~鵲夢，

行人無處問鄉關。

 其二

~~孤卧~~平林睡臥霜欺醒，

陌路多歧~~清~~籟淚盈，

~~幽怨欲訴寒月聽，~~素怨欲同寒月訴，

抬頭卻見滿天星。

 其三

蘆花~~撩~~漾亂風~~故~~里鄉，

~~疏~~墜柳村煙~~縈秋光~~野曠荒，

~~憔悴黃花行人色，~~老弱冷眼食徑菜，

~~遊子情味唯蒼茫。~~遊子客味嘆悽愴。

 其四

巷陌~~蔓~~衰草映~~秋~~豔霞，

~~夜冷行人~~王孫夜靜落天涯，

~~缺月殘雲水參差，~~殘雲怯月河光泛，

~~人間幾度是飛花。~~幾度紅塵幾度花。

這日寶玉走到一處鄉間，累的口渴肚餓，打村裏路過，心想：「君王賢士，當歷過新朝舊國更易，知道多年征戰，土地無人耕種，百姓多餓死，萬事皆虛幻，農事佔為先，無農事便無糧，無糧便無人煙，徽宗野雉圖極好，子昂生花筆甚妙，也不能充飢，賢佐俊卿，皆應重耕稼，遠歌舞，天下文武之官皆歸之於農，我何不也歸農耕作乎？」忽然看見有個女子抱着個孩子迎面走來，望着他半日道：「怎麼這人這麼面熟？」寶玉仔細一看，原來是二丫頭，是那年同秦鐘在鄉下見到的，曾教他怎麼用紡車的。當年他約有十七八歲，如今也有二十多了，定是嫁到此地的，便道：「你是二丫頭吧，我是賈家的人，家破人亡，出家做了和尚了。」

二丫頭愕然道：「想起來了，真的是你？」寶玉道：「我走了這麼大會了，又渴又餓的，求姐姐賞碗飯吧。」二丫頭忙把他讓到家裏，把兒子放在炕上，去~~灶~~竈屋裏把剩飯熱了，不大會兒給他端來一碗芋頭道：「早起兒煮的，又熱了熱，快喫了吧。」寶玉接了狼吞虎咽喫着，又就了一口茶。

這時，忽聽院裏有人說話聲，二丫頭出去一看，是丈夫扛着鋤頭坌土回來了，便道：「屋裏來個化緣的和尚，餓的着實可憐，纔給他熱了幾個芋頭，正在堂屋裏喫着呢。」其夫是個忠厚老實之人道：「那就叫他喫了快走吧。」只見寶玉出來向二人道謝，又央求二人叫他留在莊子裏，他厭倦了漂泊流離，想找個地方塌實住了。

二丫頭夫婦便把他領到一間~~破房~~舊庳屋裏，說此處無人居住，原先住的那個老頭一生未娶，去年已經病死，被人抬出去埋了。屋裏有個灶臺及一垛草堆，寶玉把玻璃繡球燈放下，又拾掇了屋子，把草堆鋪平，蓋上撿來的舊衣裳，倒在上面睡了一覺。

二丫頭夫婦又把鋤頭借給他，要他在村外的閑田裏耕種。寶玉和莊子裏的人都混熟了，因沒有幹過農活，不懂稼穡之事，種的糧食也沒有收成，種出的都是秕穀，可租稅還要上繳，勉強熬了一二年，連衣食都難自顧。村裏人又欺負他，寶玉越發苦惱。這日大雨紛紛，寶玉和村裏幾個潑皮吵了幾句嘴，被他們打了一頓，怕被找到家裏，急忙跟村頭一個撒魚的借了箬笠蓑衣，離了村子又到外頭流浪去了。

寶玉長齊了鬢髮，年輕輕的不好乞討，又在某個小廟裏做了一回和尚，本以為此廟裏都是正經和尚，誰知又是賊窩淫窟，氣的又逃了出來，不再做僧人，從此浪跡天涯，行乞為生。一時也說不盡。

又過了幾年，這日寶玉在鬧市裏乞討，看到途徑幾頂轎子，乃貳臣新貴多人，裏頭有迎春夫君孫紹組，寶玉見他轎子走遠了，往地上吐了一口。忽然身子被人蹭了一下，回頭一看，是個小廝往人群裏跑去了，後面追上來幾個人嚷道：「抓賊啊！」寶玉見腰上被人別個錢袋，喫了一驚，那幾個人追來見寶玉手裏拿着他們的東西，都上來痛打一番。

寶玉挨的臉腫鼻青，口角流血，求饒道：「這不是我的，是那個人硬別我腰上的。」誰知眾人見他生的瘦削，非說他與那人是一夥的，又是痛揍。忽然前面有人喝道：「快閃開，誰敢攔金大人的轎子！」眾人慌忙退到一邊。寶玉扎掙着起來，正要離去，忽聽轎裏之人喝道：「那個乞丐不能走，快抓住了！」只見兩個轎夫上來把寶玉擰住胳膊往轎子前走來，一人掀起轎簾，下來個頭戴簪纓之人，望了寶玉兩眼，上去捽着脖子朝臉便是幾記耳光。寶玉捂着臉一看，竟是賈璜的侄子金榮，以前在學堂裏打架時結過恩怨，那時他們家還不敢論理，如今飛黃騰達了，腰杆子也硬了，可以報仇了。

金榮冷笑道：「往日被你們欺負，今兒天償人願，讓我得以報得舊仇。」於是一聲令下，眾衙役都上來毆打寶玉，只打的寶玉滿地翻滾。金榮要寶玉跪下求饒，寶玉渾身疼痛不敢不依，只好跪着磕了幾個頭，求金榮饒了他。金榮哈哈大笑，又踢了他兩腳就坐上轎子走了。寶玉臉被打的火辣辣的，自覺沒趣，含恨瞪了轎子幾眼，又上路了。

且不說寶玉過的貧蹇，只說寶釵在山莊見寶玉一去不歸，雪雁又一病不起，只一個月就病亡了。襲人、麝月將他葬在山裏，日日等候寶玉回來。誰知過了幾年，寶玉仍沒有音信。寶釵後悔逼他逼的緊了，這日又翻唐詩，見有一句「悔教夫婿覓封侯」，不覺掉下淚來，也展開白紙，流淚寫了二詩一詞，聊寄悲懷，乃是：

 詩一

誤盡平生是心魔，世事無憑苦誰躲。誤盡平生心桎梏，無憑世事望誰助。

悽惶寒窗還獨坐，幽人應笑我癡多。悽惶淡月寒窗閉，覓問招來幽人誤。

 詩二

華年流轉惆悵憑，浮沉會合世自盈。琴弦訴盡悲與幸，離聚浮沉世自盈。

悔擇孤冷信無情，換來王孫夢相迎。悔泣孤冷還無趣，王孫昨夜夢相迎。

其詞乃是：

青玉案

寒月幽林清笛撩， 幽林翠戶清笛繞，

悲風瘦竹扶搖， 鏡鬢散、寒月照，

長河望盡橫孤舟， 望盡長河孤舟臥，

枯柳飄落，征鴻聲遠，斷柳飄落，雁語淒叫，

人立蘆葦橋。 昨夢君影悄。

年年佇倚夢無據， 是夜人醒泣風嘯，

秋情難眠思難表， 貴胄難歸悔無藥，

王孫不歸其奈何， 碧玉簫吹顏至俏。

金鶯潸淚，麝月無語，睡鶯潸淚，困奴阻笑，

獨吹碧玉簫。 莫睡松柏道。

麝月端茶進來，見他傷感，把茶放下道：「奶奶一早起來也未梳頭，不如我幫奶奶箅箅頭如何？」寶釵低頭流淚道：「你去山上再看看寶玉回來了沒有。」麝月撐不住又哭了，捂着口跑出去了。一時來到鶯兒屋裏，見他也是黯然神傷，臉上粘滿淚痕。兩個坐着無語，忽聽外面傳來簫聲，幽咽淒涼，冷澀凝絕，催人淚下。鶯兒道：「奶奶成日坐在山石上吹簫，這日子還怎麼過？襲人也是~~唉~~咳聲嘆氣的，偺們不如離了這裏，還到府裏住去吧。」麝月道：「也許寶二爺有朝會回府裏也不敢說，我去跟奶奶說說，偺們回府裏去等二爺回來。」兩個走到外面，正見寶釵坐在翠柏下的青石上含淚吹着碧玉簫，便勸住了。寶蟾過來，麝月又提起回府之事。寶釵道：「也好，寶玉可能就回來了也未可知。」

於是四人收拾了行囊向襲人告辭。襲人孤自過活正是悽苦，又見四人要走，哭了起來，又不好攔阻，只得讓他們去了。寶釵四人又回到賈府梨香院住下了，只是寶玉仍無消息，寶釵更覺傷感。

不覺又是一年，展眼又是春滿芳園，獨上柳外危樓，極目遠望，芳草千里連天碧，萋萋晴翠，杜鵑聲裏斜陽暮，院裏梨花綻放如雪，寶釵無情無緒，在院裏坐到黃昏，更覺空寂，漸漸的天上飄下雨絲，越下越大。寶釵站在雨中，看那煙雨淒迷，梨花帶淚，更覺淒涼，因把院門深閉，終日不出。正是：

慮念何深謀計高，綠媛強把寇賊招，

到頭換得人伶仃，寂寞秋風是情刀。

晨起窗明，麝月起來，見寶釵獃獃的坐着，把銅鏡遞了給他。寶釵拿着梳子執鏡梳頭，只見鏡中之人面容消瘦，目光無神，越思越悶，把鏡子一摔，伏案哭道：「好糊塗的寶玉，看你回來拿什麼~~顏面~~臉見我。」提筆在紙上寫道：

雨潤梨花院，窗聞杜宇啼，

相思更無益，信札寄阿誰。

閉門聞鶯泣，熄燭睹夜黑，

入夢更鼓忘，年年似今時。

只見寶蟾進來道：「蓉大爺要我問問姑娘，偺們鋪子裏的香料都是在那兒採辦的貨，說有個賈大人在角門開門面，想進些香料賣。」寶釵道：「那個賈大人？」寶蟾道：「就是在京城做官的賈雨村，時時進園子找蓉大爺談事兒。」

寶釵聽了，心想：「這賈雨村倒是個識時務的，善於鑽營拍馬，此公生的魁偉雄壯，英氣逼人，倒有個官家之相，寶玉若學他半點世故，也不至於流落在外。」乃道：「你跟他們說，這都是打外地進的貨，要他們到外地採辦去。」寶蟾答應了一聲去了。

~~自此，寶釵常走至院內牆洞邊，~~寶釵走出門外，~~留心~~專等雨村經過，好和他談談~~生意~~僦屋的事。誰知每次見他來了，都是幾個人一路，他也不好意思上前。又過了幾日，寶釵愁苦無寄，多喝了幾杯酒，在屋裏癡坐，東風吹起簾櫳，現出簾內之人，風采依舊，肌膚如脂，年華正好。寶釵走到院裏，忽聽牆外笑語不住，從牆洞裏一瞧，乃是雨村與冷子興聊敘，只見雨村笑道：「多謝冷兄相助，蓉兄弟把幾個門面讓給我，近日生意頗為興旺，還得感謝冷兄好言相協。」又聽冷子興道：「蓉薔兄弟也多謝先生的提攜，得以陞官，大家彼此彼此。」雨村笑道：「你去叫蓉兄弟過來，我在這兒等着。」冷子興應了一聲走了。

雨村站着乾等，忽聽牆內有女子的笑聲，抬頭一看，只見有人在高高的盪着鞦韆，穿着輕薄春衫，露出兩個香肩，衣隨風動，顯出些雪肌香膚，不覺看的獃了。又見那女子對他嫣然一笑，頓覺神魂顛倒，也不顧得避諱，死死的盯望起來。寶釵也盯着他不住含笑，雨村渾身似酥如麻，竟忘了身後有人叫他。

賈蓉拍了他一下，笑道：「大人看什麼呢？」雨村道：「沒有什麼，偺們走吧。」扒着冷子興、賈蓉的肩頭往大門走去了，時時又回頭看了幾眼，見那盪鞦韆之人猶在對他癡癡凝望，也不時對以微笑。雨村回到家裏，悵然若失，坐着垂頭發悶，嬌杏端茶進來道：「老爺何故噯聲嘆氣？門面生意近來尚可，有何抑鬱之事相擾？」雨村伸臂摟他坐了，笑道：「也無甚事，小事一樁而已，怕夫人知道了罵我。就是這些日子在外寂寥，去青樓逛了幾次，找了幾個漂亮姑娘。」

嬌杏聽了，笑嗔推他道：「你這沒良心的老色鬼，這麼大一把年紀，還專在風月場裏廝混，我那一點待你不盡心了，還要去找那些污垢糟粕。」雨村低頭笑而不語，嬌杏忖度半天，看他似有心事，起了疑，猜測道：「恐是你的藉口，怕又是看上了誰家姑娘。」雨村一把攬他入懷道：「夫人火眼金睛，着實佩服，男人納個三妻四妾是常理，我也是有官之身，頻頻去那骯髒青樓尋樂，有失我身份地位。若納得如意妾一，一則可避染了花柳之病，二則可找個人與夫人陪聊解悶，豈不一舉兩得？」嬌杏聽了心下暗驚，思道：「想我不過一介女流，不好與男人強爭，古往今來，男人好色似是天經地義，若與他翻了臉，我豈能得益，不如遂了他，也得了賢妻美稱，他感激我，日後會愈加疼惜我，也未可知。」於是笑道：「這是喜事啊，老爺有何顧慮，妾願同為謀畫。」雨村聽了大喜，對他讚不絕口，兩個嘀嘀咕咕議劃多時，雨村心中有準，欲施其策。

第二日雨村約了賈蓉去拜訪寶釵，說是談談門面的事，寶釵聽鶯兒說來客人了，說了聲「有請！」只見賈蓉同雨村說說笑笑走進來，心裏「撲通」一陣亂跳，羞紅了臉起身萬福迎道：「大人親臨，小女子施身拜上，恐失了禮儀。」雨村笑道：「不必多禮，大家坐着談敘罷。」三人歸坐，談了些生意場的事，忽然門外有人找賈蓉，雨村笑着問他何人來找，賈蓉納悶道：「這個確也不知，我去看看就來。」起身出去了，只見嬌杏在門外笑道：「蓉兄弟，我找你有事情要談，快同我去那邊細談。」

賈蓉驚訝笑道：「小的實在受寵若驚，夫人躬身親臨，不知是何要事。」嬌杏笑道：「到了那邊便可詳知。」賈蓉只得同他去了。

卻說雨村伸頸看賈蓉被嬌杏支走，心中暗喜，回頭同寶釵談講些詩詞歌賦，時時誇讚寶釵才德兼具，容貌更佳，寶釵含羞笑着自謙，只見雨村眼神曖昧，舉止撩撥，弄的寶釵如癡似醉，沒有了主意。兩人聊了半個時辰，雨村見左右無人，大膽傾訴對寶釵的愛慕，寶釵嘆氣說自己容貌有限，不難以承受大人錯愛，雨村又說了幾句甜言美語，忽然走近一把攬他入懷，寶釵聞着他身上惑人氣味，早已情難自矜，含羞假意推攘，兩個一番推拉，摟在一處。

雨村把隻金簪子塞到寶釵手裏，要寶釵賦詩一首與他，寶釵拿紙筆寫了，遞與了他，雨村摺疊了微笑揣入袖內，告辭而去。寶釵也不送他，只是捂臉端坐不語。雨村走到牆外無人處，看寶釵寫的不是詩詞，乃是表達對他的愛慕之心：

相見幽情羞難吐，心惴難平忘歸途。

謝君羅帕金簪裹，情緒懨懨懶翻書。

寂寥三更滴有淚，癡情一片意無主，

軒昂英姿頻入夢，月冷闌干髻慵梳。

~~乃是表達對他的愛慕之心，~~（按：又一處底本與潤色稿抄重接口）大喜過望，笑着去了。夜裏來探寶釵，到梨香院敲門。麝月聽見正要趕去開門，被寶釵止住道：「你在裏間待着，可能是蓉兒兄弟找我談鋪子裏的生意。」麝月也不管他，自己睡去了。

寶釵開門一看，正是雨村，含羞不語。雨村一把摟在懷裏，寶釵也不掙扎，兩個站着說話，雨村笑道：「我讀了佳人題詠，清新雅捷，冷韻幽香，令人極贊，又揆卿言語，頓然大悟，感卿篤愛，寄情深遠，不覺生憐。」寶釵道：「稱揚太過，余心愧疚。」雨村道：「我豈可辜負佳人一番厚愛，金屋欲儲嬋娟，卿意若何？」寶釵道：「小人福薄緣淺，承受不起君之憐愛。」雨村道：「恕余輕言唐突，我凝眸熟視一番，卿竟是天宮嫦娥暫謫塵寰，豈是我等凡胎俗夫可得玷辱？吾切實深感慚愧，猶恐不恭。」寶釵嗚咽投入雨村懷中，泣道：「小女子一生坎坷，潦倒風塵，早心灰腸斷，千思萬慮向誰訴說？自古女兒家最怕坎坷情場，非但無金屋之榮，反遭那無情人摧殘之苦，怎不愁雲換作怨雨！」雨村道：「余乃心比石堅，卿勿多慮，寶釵破涕為笑，假意捶打其胸，~~只是迎合於他。~~雨村心花怒放，把寶釵帶至街中客店，兩個卿卿我我一夜貪歡，海誓山盟，互表忠心。雨村喜他~~識見不俗~~卓識灼見，博古通今，寶釵愛他英雄氣量，志向遠大。兩個如魚得水，相見恨晚，琴瑟和合，恰是一對。

誰知雨村和他私會了幾夜，因官事繁雜，幾月在外地不歸。寶釵等的心焦，只到秋時纔等他回來再聚，佳節又重陽，雨村慰語許諾要納他為~~妾~~簉室，同他商議要明晚趁人不備，用轎子把寶釵送出賈府，帶到雨村府邸，寶釵晨起梳妝回去，同賈府眾人說去紫檀堡看望襲人了，眾人並不多問，晚間寶釵趁人不備，走到園門外，恰見牆邊停着轎子，雨村下轎，向他招手，寶釵匆忙入轎，轎夫抬轎子，往遙處去了，即日則帶至府邸，結成侶伴，不到一年，即生一子，取名賈桂。嬌杏乃正妻，不敢多言，只是一昧服從雨村。從此寶釵終身有靠，把往事俱拋在一邊。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七回 史湘雲訴前塵舊夢 賈寶玉淡後事今生**

~~詩云~~題曰：

~~陽回陰復頻榮枯，清貧憶昔淚如汩。~~陽回雁至頻榮富，憶舊清貧淚若汩。

~~遊子夢隨冷月渡，寒暖塵世何倏忽。~~浪跡夢隨涼月渡，寒暖幻世見倏忽。

話說寶玉白天被金榮停了轎子一頓好打，踉蹌着倉皇逃去了，金榮志得意滿，大笑道：「敗家之彘還敢逞強，你們快趕去把他抓了回來，聖上有旨，舊朝之偷生敗臣都要剿滅，一個個都躲在寺廟，假藉出家逃避追捕，日久仍會聚眾結黨，捲土重來，圖謀造反。本地所有安居僧道都要一一盤查，凡有敢賦詩作文嘲諷朝廷的一律抓去斬首。」

一下人低首回道：「昨兒在東街清光寺裏查出前朝罪臣之子，尚未送往京城，大人吩咐小的先關了起來，不如等把剛纔那個和尚一併抓了獻給朝廷，以表忠心。」金榮一心想邀功行賞，急命眾捕快去追趕寶玉。

寶玉在人堆裏見那一干衙役大喊着前來抓他，口裏喊着：「快把那個逆臣賊子抓了，別放他跑了！」寶玉唬了一跳，急忙往巷子裏拐來，幸好岔路極多，遊人如織，故得以逃掉。

寶玉回到城外，正要往古寺裏走，忽見一群官兵推趕着幾個和尚道：「既然不是罪臣之家，因何出家為僧？一定是了，再敢狡辯，一併打嘴！」那幾個和尚高呼冤枉，反各人喫了一鞭。寶玉唬的急忙走開了，叫苦不迭。

從此寶玉不敢再扮作和尚模樣去化緣，只把衣裳撕破，做了乞丐雲遊四方，窮困潦倒。困了睡在破房古寺，渴了舀一碗冷水，餓了討一碗殘羹冷飯，病了自己到山野抓些野草找個瓦片熬煮，髒了在橋洞下夜裏趁着沒人洗洗身子。偶爾看見河上有漁夫划舟，船頭鸕鶿逮魚，便討要幾條，有富家施捨稀粥，他也捧着破碗與饑民列隊候着。

這日寶玉孤自睡在一處鄉野茨宇茅舍，冷風襲處，枯草搖曳，漫天寒星熙熙攘攘穿透魂神，世象萬千、離合悲歡，生老病死、人情紙薄，似有悲涼慨然襲遍全胸，蟲聲縷縷不絕於耳。寶玉想起家人離散命絕，茫茫一片白骨堆滿大地，倒也乾淨，淚珠盡流，悲悽無益。春復夏，秋復冬，浩渺蒼穹，情歸何處？一介微物，轉瞬幻滅，何為悲，何為苦？此時參悟。何為名，何為利？皆是自尋煩惱。不如忘卻紅塵，混沌度日，把時光熬過，終朝死去，就不再有諸多苦惱，化灰化煙。無知無識，如此想了，越發心灰意懶，世事不問，只是打發時日。只是春夏尚還好過，到了寒冬則淒冷難熬，石頭亦曾有詩描述云：

 家破王孫在，浮雲世事遷。

 放逐國恨堵，夢繞故家還

 夜寒風作枕，棚漏雨為簾。

 索瓦思烹雪，煮莧憶撒鹽。

 寒冬噎酸齏，雪夜圍破氈。

 途窮俗眼白，戍鼓擾人眠。

不覺年復一年，寶玉苦熬了幾多春夏，偶爾想起寶釵，深有愧意，想道：「我今日如此落魄，雖是咎由自取，然寶釵又有何罪？寡居冷住，無人知道寒暖，定是淚水不盡，~~實是~~着實擔憂。」因此牽掛不已。然又厭寶釵之諄諄教導，仍不肯回去，只暗祈祝他平安無事，安度一生。寶玉乞討流離，只把光陰虛度。

展眼黑髮更換白髮，不覺到了暮年，仍披着襏襫，拄着拐杖流浪四方。正是：

禍幸浮華飄若煙，唏噓為舵夢為船。

人間看透隨起落，但剩空虛無盡邊。

這日寶玉往南路行走，來至湘江地界。因下了一夜大雪，地上積了厚厚棉絮，看不見鳥蹤獸躔，江內水漼難測，冱而不流，起了一層厚冰。寶玉飢腸漉漉，拿着石頭在冰面上鑹個窟窿，見江上停一孤舟，不知是誰家漁船，披了蓑衣，頭戴斗笠，把絲線垂入冰洞裏，坐在船上獨釣。

忽然一陣冷風吹來，急忙抱緊了雙臂，實在撐不住，只得划到岸上，猛然想起當年黛玉說過的一句：「那裏來的漁翁？」那眼淚又似斷了線的珍珠往下~~墮~~落。寶玉走在岸上，踩着厚雪，忽然看見路邊僵卧一人，急忙過去搖晃道：「醒醒，醒醒，凍壞了可怎麼是好？」一看此人是個暮年女乞丐，已凍的昏迷不醒，急忙背着往破廟裏來，燃起篝火，讓老嫗烤烤身子。

不大會兒，老嫗醒轉過來，望了望他，道：「多謝恩人搭救，不然老命休矣。」寶玉道：「你定是餓昏了，佛龕後面還有半個乾饅頭，你喫了吧。」說完起來過去拿來在火上~~炙烤~~爊烤多時，女丐搶去強吞虎咽，又到門外抓一把雪塞入口中。兩個坐着烤火取暖。老嫗憤然道：「我倒在雪地向人求救，有個當官的坐着轎子經過，只瞟了我一眼，連問都不問，這算那門子百姓父母官？」

寶玉聽了嘆道：「那些做官的只知道徵收捐稅，有幾個是好官？」老嫗從懷裏掏出一個金麒麟來道：「幸好沒有丟失，這是與夫君的定情物，我看成一生的命根子，丟了我也該死了。」寶玉見了喫了一驚道：「好面熟的東西，你是那裏得的？」老嫗道：「這是我自己的物件，又不是偷別人的，談何從那裏得來。」

寶玉又打量了他半日，依稀還有故人的影子，便道：「你是不是姓史？」老嫗愕然望着他道：「你認得我？倒也奇怪。」寶玉哽咽哭道：「雲妹妹，我是寶玉啊，你怎麼到這裏來了？」老嫗驚訝望着他半天，也大哭道：「二哥哥，竟然是你！我都認不出來了，你都瘦成這樣了，讓人心痛！」兩個抱頭痛哭。湘雲道：「那年我找你和林姐姐，你們都到那裏去了？」寶玉泣道：「我被強人掠去，關了些許日子，幸被寶釵託人救我出來，不然偺們今生也見不着了。」低頭抽泣不已，湘雲含淚道：「林姐姐是怎麼死的？」

寶玉哭道：「他是因為誤解了家僕，自己吊死的，他還還魂和我見了一面。」湘雲便問詳情。寶玉細述了一遍，又說和寶釵成了婚，兩人志趣不投，自己纔拋去一切流浪各處。湘雲向他談起前塵往事，自己也是清貧潦倒，因不肯將就再醮，故一直孤身一人，不是清高，而是世上難尋知己。兩個小兒女下落不明，如果活至今日，也是兒女滿堂了，兩個想起過眼舊事，恍如大夢一般，都唏噓不已。

忽聽外面有腳步聲，只聽有人說：「好大的雪，這裡有個破廟，進去避避雪。老三，回頭我拿了銀子定要玩一夜，撈回本來。」說話間已進來四個人，乃是衙役打扮。史湘雲忙把金麒麟揣進懷裡，被那四人看見了。四人走來冷眼問道：「兩位是那裡來的？因何躲在廟裡？」寶玉道：「俺乃乞丐一枚，各位何必驚怪。」四人嚷道：「別掃了大爺的興，往那屋裡坐去，臭烘烘的好不熏人。」寶玉、湘雲起身要走，一衙役一腳踢到寶玉腰上，罵道：「磨磨蹭蹭的，還不快點！」一人攔着湘雲不讓走，生生掏出湘雲懷裡的金麒麟，笑道：「要飯的還有這樣的貴重勞什子，定是偷的，沒收歸公了。」說完就要揣懷裡。湘雲失驚與他爭奪，寶玉也上來搶奪，嚷道：「官家怎麼搶人的東西！」四人圍着二人就是打耳光，寶玉、湘雲拿頭撞他們的懷，嚷道：「快還給俺們，再不就到衙門告狀去！」四人大笑道：「衙門豈是你們這些草民賤姓講理的地兒，快滾了罷，一個個想找打了！」寶玉、湘雲大喊大叫起來，湘雲更以死相逼，四人怕出了人命官司，都面面相覷道：「這老娘們性子好烈，若一頭碰死了，恐咱們吃罪不小。」一人道：「管他死不死呢，大人不會疑到咱們。罷了，還給他們罷，什麼沒見過的玩意，咱也不缺那幾個錢，天天都有告狀的人，還少了送錢的嗎？」四人把金麒麟往湘雲臉上一砸，罵道：「大爺今兒高興，且放過你，快滾一邊去罷！」寶玉、湘雲急急走了出去。只見外頭凜冽的風交夾着飛雪，寒天冰地，狂風呼嘯，二人偎着瑟瑟發抖，渾身冰涼，不知去往何處。兩個孤獨的背影蹣跚着，越走越遠。

暫時言不到寶玉、湘雲二人。且說雨村那日到南省辦理公務，路過湘江，見一老婦倒在雪中，因見他是個乞丐，甚為不屑，心想：「這種懶人凍死倒好。」故也不問湘雲半點，仍舊趕路走了。雨村辦完公務回來，見寶釵在家獨自等候，心裏也着實愧疚。自從二人結緣，頗為情投意合。雨村和他有談不完的世途經濟學問，有了疑問也叫他出出主意，逐漸把嬌杏冷落一旁。幾十年過去了，嬌杏一病而亡，寶釵昇為正妻，陪他同度餘生。

寶釵見他回來，不覺埋怨道：「出去恁多時候，也不來封信兒，把家裏等的好不心焦。」雨村笑道：「雖是回來晚了，但也得一佳信。水大人收了銀兩，不多幾日，我又可陞遷，夫人意下如何？」寶釵便知雨村給水溶送了賄賂，終得高陞，喜上眉梢道：「可喜可賀。」雨村道：「賈蓉把榮府裏幾個宅子讓給與我，偺們不如搬了過去。俗語說的，狡兔尚有三窟，偺們又不是傻子，有人來白送，偺們豈能推拒？」

寶釵道：「那就搬了過去。」忽聽家奴來報：「有個婦人前來看望太太。」寶釵道：「又是那個？」家奴道：「他說是太太舊時丫鬢。」雨村道：「叫他進來。」只見丫頭領一個老婦人進來，對寶釵道個萬福道：「給奶奶請安。」寶釵一看，原來是寶蟾，便讓他坐了。雨村則出去辦事去了。寶蟾拿帕子拭淚道：「襲人纔到中年就病死了，我嫁了個男人又有個新歡，我過的孤單無趣，故來找奶奶敘敘舊情，也省的悶着無事。」

寶釵道：「以後你儘管來，我在家也是無聊，偺們也聊聊舊情。」寶蟾道：「麝月還在山莊住着，一個人守在那裏，也不知道焦慮。我勸他嫁了，他總是不依，說一個人過慣了。前兒我去看他，他那一頭黑髮竟全白了，偺們都老了。」不覺呵呵一笑。

寶釵道：「鶯兒還陪着我，近來身子不好，病歪歪的，纔出去找郎中瞧病去了。」寶蟾又說了會閑話就告辭了。不大一會，雨村回來，同寶釵趕往榮府，命家奴把家具都搬了過去，見蓬窗漏着風，又命人把綠紗糊在上面。寶釵拿起銅鏡，理了理鬢髮，卻見滿頭白霜，一臉皺容，竟是老矣。想起賈家往事，心酸悲悽，落了些淚。又想起寶玉一直下落不明，心裏越發悲愴，踉蹌着撲到~~牀~~炕上抽泣起來。

且說寶玉、湘雲從此相依相伴，暫且住在城隍廟裏。天一明，兩個便趕往城北拿了口袋去撿煤核。只見曠地上堆着高高的煤核，皆是官裏燒過的。一群大人小孩都爬上去，用鐵鉤扒尋那沒有燒透的。寶玉、湘雲也上去用木棍掘刨，臉上黑眉烏眼的。有個大半小夥子推湘雲道：「這是俺們的地盤，誰叫你來拾的？」差點把湘雲推滾下去，幸被寶玉一把扯住。

湘雲惱了，罵道：「小猴兒崽子，敢推你奶奶，我打不死你！」這人見他惱了，只得隨他去了。寶、湘二人揀了兩大口袋，背着吭吭哧哧往街上來，意欲賣給城裏住戶。誰知那邊跑來三四個小乞丐，嚷嚷着去搶二人的袋子。寶玉、湘雲和他們推拉撕扯起來，那裏是他們的對手，被推倒在地，連袋子一併奪去了。湘雲瘋了似的揀了石塊就追了上去，寶玉在後面喊道：「雲妹妹，讓他們去吧，砸傷了人就不好了。老年人骨頭脆，摔着了可怎麼得了。」

湘雲只得作罷，口裏還罵罵咧咧的。寶玉和他到賣菜的集上，撿了爛菜葉子及人扔掉的芋頭回來，又拾些樹枝，煮了一罐子菜湯喫了。湘雲臉上有了笑意道：「偺們兩個白髮人還聚在一塊幫趁着度日，以往我自己流浪，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這些年什麼事沒有經過，荒年也曾拿着簞瓢，跟流民到富人家施些粥喝；也曾被惡人欺凌，挨過別人的打罵；也曾生病一躺幾日，跪求着郎中給個方子；我到山上親去採藥，也曾想起夫君被官府捉去，杳無音信，哭的死去活來。幸好得遇二哥哥，以後也有個伴了。」寶玉聽了也止不住流淚。

兩個晚上燃着篝火聊敘舊事，不免唏噓悲泣。寶玉早已看破人生，今生已是如此，將來不過一死，也看的淡了。湘雲提起官府欺壓百姓就罵不停口道：「這世道豈是窮人過的，天下烏鴉一般黑，戎羌奪朝以來，百姓還是一樣貧苦。我看不上那些狗官，終日諂媚拍馬，以求高陞。偺們雖然清貧，但沒做過虧心事，死了也是清清白白的，我不後悔。」寶玉也有同感道：「人誰不死，為了一己之私而禍害一世，再多的虛榮也是假的，不比偺們討飯的榮光。」兩個越發憤世嫉俗起來。湘雲道：「寶姐姐一世把名利看的太過重了。他其實也是自私冷漠之人，以往我見他待人熱心誠懇，日子久了纔知他是虛情假意。林姐姐雖然說話刻薄，但沒有太多心計，也從沒想過害人，寶姐姐若為了私心，未必不去害人。」

寶玉道：「話雖如此，可我還是覺的有愧於他，畢竟我棄他而去，還不知他如今怎樣呢。襲人、麝月也是不知境況，確也記掛的很。」說完又掉下淚來。湘雲嘆道：「如今時過境遷，各人自有結果，偺再回去恐也找不到人了。即使見了，容顏已改，也不認得了。看我這身子一天天衰了下去，只怕今生回不到舊地，人也亡故了。」寶玉忙道：「何苦拿話咒自己，快別再說了。」湘雲到裏面睡去了，寶玉把篝火踩滅也睡了。

且說李紈在山中茅舍度日，在籬笆欄外不遠處蓋了一間土牆柴門小屋，闊約四、五丈，內置一竹几，一木凳，供兒子凝神靜坐讀書，几上放着沙壺、瓦盞，堆列着舊書幾部。日日於茅檐斗室守着兒子勤讀。賈蘭推窗眺望，見炎夏可透風乘涼，冬雪則閉窗垂幔，燒炭燃爐，滿屋頓感烘烘，不覺世之寒冷。四周山崗一帶，又可賞鑒粉裝玉琢，布衣蔬食，聊解困苦飢寒，閒雲野徑，可保兵戈不擾。李紈在此教習兒子讀書，賈蘭自恨才疏學淺，苦讀聖賢經書，精研舉業文章，到賈蘭長到十八歲時，要他進京趕考。臨走幾番囑咐，要他一路照顧好自己，不免又哭了。賈蘭勸母親莫要掛念，說他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了，不用大人操心了。李紈又把他衣裳拉直了纔任他去了。賈蘭別了母親往山下走去，回頭見母親還在山頭凝望，鼻子一酸掉下淚來，向母親招招手往城裏去了。賈蘭找到賈菌，要他陪着同去趕考。賈菌也同母親道了別，背着包裹同他一併走了。

展眼秋去冬來，李紈見兒子長久不歸，頗也掛念，平日裏自己照料自己，閒了推開蓽門，~~總~~站在山頭往山下盯望，卻見四野空曠，不見半個人影，只得嘆口氣轉回竹籬茅舍。這日，李紈坐在屋裏做針線，忽聽門外亂嚷，起身推門一看，只見四個公差抬着個轎子喘吁吁走來。轎中人喊了一聲停下，從裏面鑽了出來，笑着對母親倒頭就拜，李紈見他頭戴烏帽身穿猩袍，正是自己的兒子賈蘭，不覺喜極而泣道：「孩子，你回來了，為娘想死你了。」賈蘭攜着母親之手笑着要眾位進院子喝茶。待大家都坐定了，賈蘭說：「兒子那日進了考場，見了題目，恰好是母親以往教過的，故也輕鬆應對，考中了第七名。貢舉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獨見兒子的文章別出心意，頗為讚賞道：『如今國家安定，正須廣招天下賢才。雖說此生係前朝罪臣之後，然寡人愛惜人才，故既往不咎，也是要他體念寡人的良苦用心，好為朝廷忠心效力，為民造福。』孩兒已被封了京郊知縣，即日起便要走馬上任。以後不能常回來看望母親，心裏着實不忍，今日回來給母親說了，也讓母親放心。孩兒慚愧還未得取俸祿，此次回來也拿不出多少銀錢，以後再說吧。母親那件舊襖又薄又破，不能禦寒，孩兒日後給母親帶件新樣厚襖，只是如今則不能了。」

李紈道：「你只管去赴任，不必擔心為娘寒暖，我自己會照顧自己，菌兒考中沒有？」賈蘭道：「菌兄弟中了一百三十名，明日回來探望。」李紈又喜又泣，道：「偺們賈家又復興了，全指靠你們兄弟倆纘承家業了，老太太太太泉下有知也會喜歡的。」說完又禁不住哭了。賈蘭纔住了一宿，第二日便辭別母親回京應官去了。李紈獨自在家候着，心裏也塌實多了。賈蘭勤勉為官，幾次被上頭提拔，又幾次被小人嫉妒誣告又罷黜了。賈蘭、賈菌在官場起起浮浮總沒有起色，心裏未免鬱結，兩兄弟在府裏商議道：「若這樣下去，必有落魄回返之日，官場昏暗，都是拿銀子去收買上頭，偺們那有這個閒錢，必將遭殃。幸好西北邊疆有叛賊造反，偺不如向聖上請命，去沙場剿滅叛軍，也可論功行賞，不比在這裏苦熬強些？」兩個皆上書給皇上，要親赴沙場，為國效命。君王讀了奏摺，龍顏大悅，分了兩路人馬叫二人到邊疆剿匪去了。賈蘭、賈菌奉旨謝恩，馬不停蹄趕往邊疆，指揮兵士奮力抗擊叛賊，屢獲成功。聖上大喜，將二人官級加陞，也非一時之事。

且不說蘭菌怎樣陞遷，只說雨村不知收斂儘力往上攀爬，寶釵不但不勸，反暗暗讚許夫君識時務，有才幹，比寶玉高過十倍，慶幸自己得個知心官人。這日雨村回來又告訴寶釵說自己又陞了一級，在榮府大擺宴席，請冷子興、蓉薔等前來赴宴。眾位興高采烈，大喫大嚼。雨村知三位也出銀子買了官位，正廣收賄賂，搜刮民財，好撈回成本。蓉薔因又說起京裏新上任一官，不知此人底細，想派人送了銀子過去，讓他關照一番，又不知此人是否頑固，故不敢貿然贈銀。

雨村笑道：「沒有不偷腥的貓，憑他是誰，見了明晃晃的金銀沒有不動心的。」蓉薔都點頭笑着稱是。冷子興道：「大人何不親自往他府裏走一遭先送了，我們也跟着效法。」雨村見三人畏縮退卻，大笑道：「什麼厲害的人，把諸位唬成那樣！明日我便去他府裏一拜，送上贈銀。」寶釵端茶進來笑道：「諸位不必多疑，官人之言甚是。」於是連夜取出銀兩，用紅布包了，交與雨村，夫婦倆只商議到半夜。

天一明，雨村便攜了銀兩到京裏那人府裏去了。途中看見一個老尼姑在路邊自言歷過悲歡夢幻，見人則口吐勸懲，雨村頗不以為然。尼姑望著他瘋瘋癲癲道：「吾乃智能兒，世間迷關又有誰能參透，人事藩籬又有幾個能抵破？得回首時且回首，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雨村思忖他這番言語，雖是癡人言語，也頗有道理，只是心存僥幸，依舊往門子府中去了，只到中午纔垂頭喪氣趕了回來。寶釵見狀納悶道：「官人怎麼沒精打采的，敢是那人不肯收取？」雨村嘆氣道：「掃興至極，我到了那府裏一看，原來是舊日的冤家，把我唬了一跳，連銀子都不敢拿出，就趕回來了。」寶釵道：「官人說的是誰？」雨村道：「是那年在葫蘆廟裏認識的一個小沙彌，做了門子，那年我怕他多嘴，把他遠遠的充發了。誰知這些年他也會鑽了，爬的比我還高。他既是比我位高官顯，怕是以後要找我報復，豈不煩心？」寶釵聽了也嚇了一跳，道：「他定不會放過偺們，可該怎麼是好？」雨村急的在屋裏亂轉，總是沒法。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回末批：寶玉湘雲之語令人心摧，新朝之貪腐何其觸目心驚。君王之道，應深謀遠慮，聰哲機斷，欽賢愛卿，清淨自正，奕世則功格天地，輕簡賦役，惠益百姓，思改流弊，仰鑑孔孟教化天下，以仁德普濟宇宙，應天順時，尚高世之風，庶情猶仰效，聽言觀行皆三思，萬民懷其德，同心竭力。然先帝雖夙夜憂危，日理萬機，勤勉治國，惜以威權諱臣疑將，昏濁潰亂，英賢戮死過半，黎民困窮，國用匱乏，天災譴戒，水旱並臻，百姓飢号，死者無數，天下凋弊，生靈不能濟育，災異屢興，王室人心分鑣，禮度動違，終國亡人散，尊位以殆，怎不哀慟切心。而今新朝建立，緝熙多年，文武熊羆之臣，行身濁穢，貪酷搜刮，股肱爪牙之佐，奸凶肆暴，民生多艱如涉大川。侫官多修飾時譽，人多怨訟，醜聲遐遠，令人切齒。 】

## **第一百零八回 情不情僧遭逢窮途 幻中幻境展演情榜**

~~詩云~~題曰：

~~林倒鳥獸散，裙釵佈星漢。~~堪悲末世情，代代論虛盈。

~~虛盈轉如蓬，世人論未倦。~~舊事如雲散，裙釵化爍星。

【批語詩：

羣芳鬥豔華，才貌世中誇。

一部堪凝血，展眼嘆落花。】

話說雨村~~背手~~在屋裏~~轉了半天~~負手走來走去，時而拿筆在案上字貼上劃來劃去，時而投筆把紙揉成一團亂扔。~~亦想不出法子。~~寶釵道：「官人與其這樣胡思亂想，不如拿了銀子去他府裏~~致~~道個歉，舊事已去之幾十載，央求他高擡貴手就完了。~~對舊事勿要較真。~~」雨村道：「看來~~只~~唯有如此了，不然就是裹了家私逃走也好。」寶釵道：「官人何其癡矣，偺誠惶誠恐費力費神~~得~~獲此~~官~~尊位，若丟了官，豈不是~~白活~~要虛度一世了？還是送些黃白之物求~~求~~告他去，~~或許~~興許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了。」雨村聽了~~唉~~咳聲嘆氣着拿了銀子去門子府裏討饒去了。

寶釵坐在家裏等着。不大會兒，忽見鶯兒闖進來道：「奶奶，不好了，外面來了好多官兵前來抄家，說老爺的官職俱是買來的，要閡府全抄，主子奴才一摡不許出去。」寶釵聽了，~~驚慌失措，~~驚詫不已，慌忙往窗外打探，只見院門大開，浩浩蕩蕩闖進來肅整成隊的官兵，唬的頭暈目眩踉蹌着~~差點~~幾欲昏倒，鶯兒忙把他扶住了。

只見眾多官兵~~闖了進來，~~渾推渾敢着闖了進來，命~~屋~~院裏人都~~站好了勿動，用繩子把屋裏人俱且捆住，斥逐喝罵趕出院子，挨個站好~~魚貫而列，宣問名姓，用繩子把院裏人俱且捆住，斥逐喝罵趕出院子，齊溜~~推~~往門外去了。鶯兒哭喊扎掙道：「奶奶快來救我！」寶釵被官兵推趕着含淚不敢多言。只見賈府北大門停着幾輛囚車，有一干衙役站好一排等着。寶釵等被推上囚車，只見一卒揮~~着~~動鞭子，不停抽打叫罵，催趕衆人上了幾輛馬車，~~連踢帶慫着要~~催趕眾人上了幾輛馬車，一干人馬浩蕩而去。

原來門子一心想報前仇舊恨，苦熬了些許年，在沙場奮力爭戰，由一小小兵卒發跡，屢次取得戰功，官~~位~~爵越陞越高，又使了些手腕，終於苦盡甘來，由聖上加官進爵，入住京城。門子把雨村的以往貪酷之弊查個七八，也不要他速死，只想要他嚐嚐發配熬煎滋味，以體~~會~~味~~當初~~自己充發時所受之悽苦。

鶯兒等奴僕皆拉到街市人口市場按優次賣了作~~別~~他家奴僕，雨村、寶釵與其子賈桂、孫子孫女則往國之東北充軍行役，一路受盡顛沛流離，苦不堪言。這日終到了風雪蠻荒之地，寶釵一病不起，雖百般埋怨雨村，說自己命舛，然那有冷香丸調治，不久死去，就地葬在雪中，真是人生難料，世事無常。雨村則在冰冷之異疆苦撐，又過了幾載，也一病而亡了，可悲可嘆。正是：

~~菟絲引蔓附蓬蔴，積金攢玉誰嫌多，~~絲蘿引蔓附蓬麻，匯玉積金恨未多，

~~禍不尋人人自取，惡人自有惡人磨。~~禍不尋人人自覓，奸人自有惡人磨。

且說李紈在山裏苦度光陰，親見兒子在仕途浮浮沉沉，不免常年牽腸掛肚。忽有一日眾官兵前來報喜訊，道賈老爺又陞官了，要李紈穿上蟒袍進宮謝恩。李紈素來不喜功名，推辭道：「穿上這個倒也可笑，羞不死人。」然眾人皆道是皇上親賜，聖命不可違。李紈面露尷尬之色勉強~~地~~穿了，卻不合身，袖子長了許多。又向眾人詢問賈蘭此次陞官緣由。原來賈蘭在疆場立下赫赫戰功，聖上賜命嘉獎，將賈蘭官職連陞幾級，賈蘭、賈菌二人皆爵祿高登。聖上聽聞李紈守寡數載，辛苦教兒子讀書揚名，感念落淚，深為~~敬~~欽佩道：「如此貞節女，~~世人共仰~~讓人嘆賞，~~日後~~必要立個貞節牌坊，令~~後~~世人敬仰效仿。」一時興起，竟大筆一揮，也封了李氏高官厚祿，派人去往山中給李紈紫蟒加身。

李紈受寵若驚，拋了破襖~~寒~~襞衣，帶上珠冠，披了鳳襖，胸懸金印，頭戴簪纓，八面威風坐了轎子進宮謝恩去了。一時鬨動全城，無人不知，無人不羨。誰知李紈回家後不到一月就一病而亡，空使世人嗟嘆。

賈蘭見母親病故，哭的尋死覓活，將母親隆重厚葬了，又把些金銀珠寶作了陪葬，哭道：「生前沒有讓母親過上好日子，駕鶴去了也多孝敬些錢財讓母親在那裏花。」可嘆李紈一生如冰似槁，無端獲得爵位，又倏忽死去，身為舉國笑，又是何必。

不說賈蘭在京城飛黃騰達，只說又不知過去多少年，寶玉湘雲一路漂泊流離。展眼又是中秋之夜，兩個在街上踱步，見街上家家張燈結綵，熱鬧非凡。小孩子嬉笑着奔跑燃放爆竹，戶戶軒窗把盞行令，吆喝之聲傳遍街巷，幾處高樓彈絲品竹，吟詩作對，紈絝子弟攜妓邀遊觀燈，哄哄嚷嚷，成羣結隊，直鬧到月落西山，方纔人影散亂。寶玉邊走邊望月嘆道：「人家都骨肉團圓，獨偺們淒涼慘淡，可~~不~~是老天不公，捉弄你我？」湘雲嘆道：「自古月神掌管人間之興衰浮沉，月之旨意要你死你就得死，要你敗落你就不得榮盛，【月之旨意合一「脂」字，難怪脂粉釵鬟都歸神管。】那月宮裏有蟾蜍，【寶蟾乎？】有桂花【金桂乎？】有嫦娥，【黛玉乎？寶釵乎？妙玉乎？】有搗藥的玉兔【菖菱乎？】有負罪砍樹的吳剛，【寶玉乎？似是玉一生負罪不輕，不孝無能，世人為鑒。】可比得你我。只是因何你我也似嫦娥如此淒冷，似吳剛如此內疚，皆是偺們未聽父母教誨，故而辜負了一生。」寶玉不覺落淚道：「直到今日纔知我此生大謬，然悔已晚矣。想當初只圖一時之快，誤結了不良子弟，把父母之勸當作混帳道理，落得家敗人亡，如今再找慈母嚴父告罪求恕，又到那裏尋去？」湘雲不禁淚落如雨，嘆道：「帝權制不可以常傳，龍子龍孫亦有愚賢，歷代癡獃無能繼位亡國者何其眾矣！乖戾殘暴不可以守安，聖明君主應以政務萬民為懷。百姓雖愚，必有高能，勞謙有君子，在野有遺賢。為君之道，要懂因時而發，凡事須如驚弓之鳥，日夜惕懼，僅有仁善而捨我靈龜，怎可稱之明君？能動合事機，精研人情事故才能執政。今戎羌無德無能，僅以橫暴強奪分離天下，使人不居戶，天各一方，即便勢勝功成，權傾一時，亦於國無益，禍及天下。故至今荒年貧瘠未改，百姓仍身處其困，而忿怨百生。」寶玉道：「雲妹妹所言極是，試問政務多端，百姓飢寒，有權者被臣下蒙蔽雙目，怎知世事猶有未盡理者？有多少冤屈貧苦難遍以枚舉？謀生勞作，日夜辛苦，父南子北，家室分離，官裏倉廩充實，而布衣食不果腹，屈子之嘆，蔓延古今。」兩個抨擊時事，憤懣滿懷，~~兩個~~只見幾處府裏開啟軒窗，有人飲酒賦詩，也含淚每人賦《吟月詩》一首，以抒心懷。寶玉吟道：

~~人間今夜又月圓，興衰誰問是何年？~~人間今夜望月盈，不照興衰照不平。

~~飄零皓首抬眼望，暖溶月浮慈母顏。~~皓鬢望空凝淚眼，父母桂魄現慈影。

湘雲也吟道：

~~年年月圓照行客，幾家把盞幾僵卧？~~年年玉鏡賜恩輝，幾戶把盞幾未炊。

~~莫怪青天月無情，滄海桑田皆寂寞。~~莫怪青天本無情，滄海寂寞世輪迴。

兩個吟罷坐在路邊石墩上望月談敘多時，有些乏了，纔起身轉回古廟來。誰知湘雲回去不久便生病了，躺在柴草上茶飯不思，寶玉急的沒法，又沒有銀錢給他療治，惟有以淚洗面。

次日寶玉起來，卻不見湘雲，慌忙到街上尋找，把各處皆尋遍了，仍然未見湘雲影跡。直找到黃昏，纔在灝漫江畔看見湘雲斜卧岸上，寶玉匆忙哭喊道：「雲妹妹，你快回來。」湘雲強掙扎着回身一望，見寶玉跌跌撞撞趕來，含淚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二哥哥別管我了，讓我安靜着去吧。」寶玉踉蹌着過來坐在身旁，哭道：「別說傻話，你會好的。」湘雲苦笑着搖搖頭，望着滿江斜暉，喘道：「夕陽西沉，年壽將盡，美韶光早已是昨宵陳夢，忍見家破人亡，空熬一生，亦於事無補。這世道豈容得你我，讓我走吧，也早些脫離這污濁塵世。」寶玉~~悲憤~~怫鬱盈懷，抽泣不已。

湘雲道：「人世消長起落，皆是命數常事，二哥哥何必枉自悲傷。」寶玉把他摟在懷裏，卻見他呼吸越發微弱了，眼望着斜陽落下，竟是含笑而去。

寶玉抱着他獃獃的望着斜陽，卻見江闊沆漭，暮靄~~沉沉~~吞霞雲，沉沉~~昏~~夜霧~~遮空~~沁鬢涼，不覺天已全黑，寶玉似泥塑木雕坐了一夜，仍不肯動身。次日，寶玉把湘雲葬在江邊，揮淚離了此地，往東路走來。又走了幾個月，在海邊停住了，身子越發沉重，覺的自己也要不久人世，想着死後連個葬他的人皆無，不如投奔大海，也省卻了一座墳丘。

寶玉見海畔停一架孤~~船~~舟，踏腳進去，任船兒順水漂流，他則卧在舟中睡著了，卻被晨風吹醒，睜眼一看，只見船兒載着自己在海中漫行，周遭一片茫茫，一輪紅日從殘夜裏生出，又大又圓，越發顯得俗世空靜，不染半點塵埃。

寶玉不覺看的獃了，眼淚溢了出來，覺的自己也融化了，魂夢一生，畫樓~~朱閣~~宸宇，前塵往事湧上心來，一個人度過了多少榮華坎坷，浮沉一生嚐過了多少蒼涼辛酸，他望海中縱身一跳，「咕咚」一聲沉入海底。寶玉迷迷糊糊中被幾雙手拽出海面，臉上猶有淚痕，被帶至空中，卻見挽著他的是兩個金剛大士，對他道：「汝命本不該絕，故警幻仙子令我等前來救你，帶你到太虛幻境走上一遭。」寶玉不解，也不則一聲，任他們把自己帶至天界。

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好象曾到過的．只見遠遠飛來一位仙子，仙袂飄飛，華服艷姿，卻是尤三姐模樣，上前鞠躬道：「仙姑命我來引神瑛侍者入內，請隨我來。」於是往前走來，只見一個~~石牌~~石頭牌坊上大書「太虛幻境」四個玲瓏剔透大字，兩邊是一副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看見宮門匾額寫着「孽海情天」四個金光閃閃大字，另有兩邊對聯，寫的是：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裏頭重重樓閣，煙鎖霧遮，與賈府頗為相似，隨處可見各種草本木本之花，或艷香馝馞，或秀色清芳，絕非凡物，皆為神品。但見一群仙子在雲中蹁躚起舞，羽衣扇動若玉蝶，荷袂閃躍似飛雲。尚有天兵持戟肅立，三三兩兩仙家臣子立於神閣御殿說說笑笑，寶玉心中詫異感嘆。

寶玉同三位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進入二層門內配殿，看到有許多匾額對聯，不禁想起那年在秦氏屋裏做的夢來，恍然大悟道：「原來夢竟是真的，我竟疏忽了。」轉過朱欄白石，綠窗綉閣，但見那珠簾綉幕，畫棟雕檐後轉出百餘人來，都哄哄嚷嚷走來道：「仙姑今日宣佈情榜，不知我們都封了什麼名號。」寶玉見人群裏都是自己的親~~人~~族朋友，不覺怔住了。

只見王夫人從眾人中走出，和他四目相對，上來一把摟住泣道：「寶玉，我的兒，這麼多年不見，你怎麼落魄到這步田地，為娘的心都碎了！」母子抱着大哭。旁邊之人也都陪着落淚。寶玉道：「母親，兒子~~不孝，~~慚愧荒度了一生，如今後悔也遲了。」王夫人哭道：「為娘不責怪你，只怪生不逢時，我的兒，你也是一頭白髮了，憔悴的不~~象~~成樣子了。若不是仙子說今兒你是最後一個前來銷號的，我都認不出你來了，為娘就怕兒一世學業無成，把心也操碎，沒想到你還是辜負了我。聽雲丫頭說的你在冰天雪地裏獨釣，只把為娘的心也哭碎了。這些年我兒遭了這麼多罪，難道是為娘造的孽太深，竟報到我兒頭上去了？」寶玉泣道：「只怪兒子不成器，與我娘無干。」兩個正在痛哭，忽見賈政也老淚縱橫快步趕了上來一把抱住寶玉，~~三人皆~~一家子三口哭個不住。

忽見一人顫顫巍巍過來道：「玉兒，想死我了。」寶玉扭頭一看，原來是老太太來了，大哭着撲到他懷裏。老太太撕心裂肺道：「玉兒，~~你怎麼受了這麼多的苦，快把人哭死了。~~你在人間受盡了苦難挫磨，貧苦無依，令人痛斷肝腸，直把人的心也攪碎了。」大家都有傷感之意。

又聽有人喊道：「給寶二爺請安了。」寶玉抬頭一看，只見晴雯、襲人、小紅、紫鵑、麝月、雪雁、秋紋、碧痕都圍上來了，彷彿大家又回到從前在園子裏的時候，都哽咽起來。寶玉和他們敘了往日之情，都悲喜交集。晴雯道：「今兒仙姑說了，來這裏銷號的一共一百零八人，正合仙家術數，皆是在人間故去的人。」

寶玉見湘雲也在人群裏，上去一把拉住哭道：「雲妹妹，我~~沒能力~~無能無力治好你的病，實在愧疚。」湘雲道：「這都是我命不好，怎怨的二哥哥？」寶玉又看見寶釵也在其中，詫異道：「怎麼你也離了人世了？」寶釵哭道：「相公好狠心離我而走，害的我孤苦無依。」寶玉臉有愧色道：「我對不住你，如今後悔又無益了。」又往人群裏尋找黛玉，卻不見人在那裏，只看見的是：元春、妙玉、迎春、探春、惜春、巧姐、李紈、秦可卿、香菱、平兒、寶琴、邢岫煙、寶蟾、嬌杏、尤二姐、尤三姐、瑞珠，寶珠，李紋，李綺、鴛鴦，司棋，金釧兒，玉釧，茜雪，鶯兒，柳五兒、抱琴、待書、入畫，彩雲，翠縷，春燕，綉橘，嫣紅，佳蕙、翠墨，墜兒，豐兒，蓮花兒，蟬姐兒，善姐，~~琥珀，綺霰，~~張金哥、霽月、銀蝶，小鵲、秋桐，四兒，賈赦，賈敬，賈政，邢夫人，王夫人，薛姨媽，賈代儒，賈珍，尤氏，林如海，甄士隱、賈蓉，賈薔，趙姨娘，賈環，錢槐，馬道婆，薛蟠，賈雨村，王仁，孫紹祖，冷子興，金榮，甄寶玉，柳湘蓮，馮淵，賈瑞，賈蘭，馮紫英，陳也俊，賈璉，衛若蘭，賈琮，賈菌。倪二，二丫頭，秦鐘，潘又安，夏金桂，張道士，賈芸，王板兒，多姑娘，門子，蔣玉菡，劉姥姥。

只是不見鳳姐，甚為納悶，因問眾人，都說：「二奶奶因那回到人間大鬧一場，犯了天規，關在地獄受罪還沒有放出。」寶玉聽了，便知感嘆。忽見警幻仙姑領一人飛來道：「今兒是情榜發佈之日，豈能少了熙鳳，故把他從地獄裏帶來，和大家一起聽榜。」鳳姐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自是親熱異常，說個沒完。

寶玉走入一座宮門尋找黛玉，見一個仙女看着白石花邊一顆紅葉青草，其嫵媚之態，令人心動神怡，魂消魄喪。寶玉獃獃的看着，見仙女向他施禮道：「我是管理絳珠仙草的，神瑛侍者莫非又來找絳珠仙子的，我把他喚出。」正說著，忽見絳珠草變成一個佳人，站在寶玉面前，不是別人，正是黛玉。兩個相對無言，都黯然神傷。

半天，寶玉纔哭道：「妹妹，哥哥對不住你。」一語未了，忽聽後面有人喊道：「寶二爺、林姑娘快到大殿來，仙姑要發榜了。」兩個急步往大殿來，只見警幻仙姑對衆人道：「人若為官，必知貧富之道，欲富者必先幼時歷經清貧，父母不可驕縱，安於清貧者方可節奢欲，節奢欲然後知仁義，知仁義而操全。而欲大貴者必先矜持不可傲慢，甘於貧賤，然後方知廉恥。君王若心懷天下，親睦九族，威德赫翕，禮賓納賢，則九國喜戴宏惠，萬物咸蒙恩澤，瑞顯有鳳來儀，麒麟遊囿，靈龜現吉讖，仙芝萐莆產於庭。而賈府自從祖輩蔭庇以來，子孫驕奢淫逸，豪強橫奪，地保小吏懼賈府勢力，縱奸庇惡，以致罪不可蔽，而舉國肖似者千萬，小人作逆謀，危社稷，傾盪天下，政荒眾散，禍延萬民。富者有土不耕自富，貧民無地勤作愈貧，有土者穀帛資實不思上稅，無地者慘愴愁悲難付苛捐，天下至大，餓殍遍野，九州人神，莫不憤怒。縱使賢臣高能才高行潔，忠毅清直，立德不渝，亦無濟於事，驚寤号咷，故天神發怒，禍及帝室，威權削奪，促助胡虜開國承家，亦無可奈何之事矣。王教應尊儒道，貴民業，重才選，尊崇重大，識性明悟。人主不能虛心聽納，天性峻急，不容人言，顧及體面，肆意殺死慷慨陳詞忠臣直士，致使眾卿閉口結舌，不敢奏劾，臨死不肯改悔反善，猶言群臣誤我，何其昏庸，國破身死，王道威嚴何存？望新朝引以為戒，尊賢垂訓，興教厚德，綿綿瓜瓞，延祚久長。」

眾人聽了都感慨不語，警幻仙姑拿着情榜當眾念了一遍，又貼在牆上。眾人都擁了上去看寫的什麼，只見寫的是：

----金陵十二釵正冊----

情情--林黛玉 無情--薛寶釵 情尊--賈元春 情敏--賈探春 情憨--史湘雲 情隱--妙玉

情懦--賈迎春 情冷--賈惜春 情雄--王熙鳳 情緣--賈巧姐 情槁--李紈 孽情--秦可卿

----金陵十二釵副冊----

情獃--香菱 情妥--平兒 情壯--薛寶琴 情貧--邢岫煙 情魅--寶蟾 情僥--嬌杏

情悔--尤二姐 情~~剛~~抗--尤三姐 情殃--瑞珠 情累--寶珠 情穎--李紋 情聰--李綺

----金陵十二釵又副冊----

情勇--晴雯 情箴--襲人 情屈--小紅 情慧--紫鵑 情守--麝月 情譖--鴛鴦

私情--司棋 情烈--金釧兒 情怨--玉釧 情諒--茜雪 情絡--鶯兒 情折--柳五兒

----金陵十二釵三副冊----

抱琴--情忠 待書--情斥 入畫--情央 彩雲--情蹉 翠縷--情寬 雪雁--情弱

秋紋--情順 碧痕--情寧 春燕--情平 綉橘--情善 嫣紅--情讓 佳蕙--情和

----金陵十二釵四副冊----

翠墨--情豁 墜兒--情贅 豐兒--情隨 蓮花兒--情拒 蟬姐兒--情施 善姐--情切

~~琥珀--情靜~~張金哥--情堅 ~~綺霰--情從~~霽月--情剛 銀蝶--情護 小鵲--情遜 秋桐--情悖 四兒--情頑

----金陵十二主子---

情慈--賈母 情貪--賈赦 情疏--賈敬 情嚴--賈政 情執--邢夫人 情直--王夫人

情勸--薛姨媽 情訓--賈代儒 情奢--賈珍 情忍--尤氏 情儒--林如海 情~~幫~~匡--甄士隱

----金陵十二惡人---

情~~奸~~獪--賈蓉 情虛--賈薔 情惡--趙姨娘 情逆--賈環 情釁--錢槐 情邪--馬道婆

濫情--薛蟠 情婪--賈雨村 情誆--王仁 情猖--孫紹祖 情詭--冷子興 情欺--金榮

----金陵十二公子----

情不情-賈寶玉 情乖--甄寶玉 情俠--柳湘蓮 情冤--馮淵 情障--賈瑞 情承--賈蘭

情豪--馮紫英 情隘--陳也俊 多情--賈璉 情英--衛若蘭 情孝--賈琮 情繼--賈菌

----金陵十二雜家----

情義--倪二 情遇--二丫頭 情種--秦鐘 情約--潘又安 情毒--夏金桂 情誑--張道士

情救--賈芸 情俗--王板兒 情縱--多姑娘 情鑽--門子 情貼--蔣玉菡 恩情--劉姥姥

另有諸人考語，乃一一看去，乃是：

賈寶玉——癡情是他，無情也是他，自擇無牽無掛，卻是悔盡此生，故曰情不情。

林黛玉——既為情情，則癡情甚而託付此生，故有還淚之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須要自怨自艾，猶惹世人疼惜，林大風摧，天下英雄豪傑齊來一哭。

薛寶釵——觀人靜慎從容，雍容典雅，實乃熱面冷心，故曰無情。

賈元春——品貌才情有皇家風範，故曰情尊，惜世事無常，空留嗟嘆。

賈探春——才志聰敏，生不逢時，遠嫁難歸。後海寇敗退，不肯服從汙流，逃至山野，終身與泉石為伴，可嘆可敬。

史湘雲——才品不讓薛林，有『大英雄本色，名士風流』，傲骨不肯將就尋偶，情願終身流離，真豪傑也。

妙 玉——金玉仙質，孤僻傲俗，壁立萬仞，『有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風，故曰情隱。

賈迎春——才德不能兼顧，懦弱一生詬病，故曰情懦。

賈惜春——非為虔誠信佛，實乃孤介絕情，冷心冷面，老死廟宇，可悲可嘆。

王熙鳳——治世之能臣，貪酷之奸雄也。一生好強，家敗又無力回天，自省自怨，適足為後人寶鑒。

賈巧姐——敬老憐貧、媒鬻之報，所謂燦爛終歸於平淡，孰歡孰悲？

李 紈——幽閑貞靜，無為無才，老來富貴，倏忽死去，可笑乎，可悲乎？

秦可卿——風雅絕倫，卻出身鄙賤，以色敗家，遺恨無窮，實乃孽情。

香 菱——滿眼無物不可心，無人不可人，心機獨缺，命絕悍婦之手，真情獃矣。

平 兒——處污穢之中而能自清，位紛亂中而能調和，乃良才也，因何薄命若此？可傷可泣。

薛寶琴——色豔如花，命苦如芥，中年亡故，稚子獨承家，唯嘆時不我待。

邢岫煙——漠然其遇，淡然其衷，貧女不忮不求，與人世毫無爭患。涵養風度超群，然命斷流放，惜兮嘆兮！

寶 蟾——情似烈火，心如蛇蠍，容若桃花，鄙如流水，因何聚於一身，實乃鬼魅之禍。

寶玉尚未盡讀，被警幻止住了道：「先聽我把各人使命說了再看，有的是時日。」於是又把這一百零八人分在各司任職，有的是「癡情司」，有的是「結怨司」，有的是「春感司」， 有的是「秋悲司」，一時也說不盡。

寶玉對眾人感嘆說道：「想我自幼生於金門玉府，賴天賜祖恩，着雀裘錦衣，食飫甘美饌，深蒙父兄寵愛，卻不慣人間是非曲折，厭高低尊卑束縛世人，自以為自古多少帝王將相，將那功名富貴看的過重了，曲解了孔孟之道，想那閨閣裙釵、平民子弟亦有聰明靈秀、嬌姿倩容，一併使其泯滅，何其錯謬，上天有好生之德，世法平等，不可錯會了聖人教導，然我雖有一顆真摯赤子之心，然過於頑劣，桀驁難馴，未肯聽從父母兄姊之尊尊訓戒，又誤受紈絝公子之靡靡邪誘，豈知一味看重優雅談吐妍美容貌，猶如以附子療疾，以鴆毒止渴，荒廢了一生事業，半點功名亦未得取，不堪為社稷國家出力，如今國破家亡，我豈不後悔，於今只有嘆息罷了。」眾人聽罷慨嘆不已，從此仙家又多了眾位幫忙的下手，自是皆大歡喜，不在話下。

話說通靈玉在民間躲躲藏藏，出入於草堆曠地，唯恐被俗夫知覺或賣或砸或污，整日過的不甚開心，頗為後悔當日來至人間，受這般折磨。這日又躲藏於垃圾場，忽見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來尋他，心想：當初他曾勸自己不要來塵世，自己不聽，如今這般落魄，恐被他二人恥笑。遂矯情躲於煤堆旁，仍被他二人看見，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了通靈玉飛回天界，放回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

石頭經歷人間一番夢幻，對塵世亦不再眷戀，從此屹立青埂峰下，自為返璞歸真。後人賦詩一首總結道：

豪華去後笙歌散，興亡閱盡淚難乾。

妝臺鸞鏡事已空，碧草寒壟情似煙。

君王一怒諸臣驚，忠良賢愚誰能辨？

一朝結冤深難解，誰知天道有循環。

我今懺悔性悟徹，照見本心仁與善。

高堂大廈孰知苦，金屏綉褥啼痕連。

雲窗霧閣隱妒容，鬢雲斜軃生埋怨。

錦衣玉食嚐無味，紅粉王孫戀嗔言。

禍因惡積福緣善，滌心洗孽仰聖賢。

盛衰消長辨分明，子孫久享在人間。

豪華去後笙歌散，述盡興亡淚已乾。

鸞鏡妝臺懷舊事，寒壟碧草曳新煙。

君王一怒諸臣顫，忠宦賢卿境地艱。

一朝結怨深難解，誰顧來年羽化仙。

我今懺悔性明了，照見本心惡與善。

大廈高堂孰悟徹，金屏啼痕繡褥連。

窗雲閣霧隱容妒，雲鬢斜軃恨怨深。

錦衣玉粒嘗無味，紅粉王胄戀嗔言。

因惡積殃福份淡，滌心洗孽頌先賢。

正消邪長天意轉，子孫謹記在人間。

【批語：且芳官等有幾人年小未逝，故無緣情榜。】

【批語：此書既終，願後世瑰偉倜儻執權者，讀之探隱索賾，超然心悟，謹慎不敢失道，聖德君臨，天下洽和，先人後己，尊賢愛物。而文武隱遠之士，建功華夷，寧國安家，宣恩廣募賢良，信以賞示，忠臣善道事君，刻石書勛。】

【是書至此暫告一段落，癸酉臘月全書謄清。梅村夙願得償，吾所受之託亦完。若有不妥，俟再增刪之。雖不甚好，亦是盡心，故無憾矣。】[按：此批未校。]

【另有批語詩：

紅樓夢已盡，朱門癡未完。

荒唐又辛酸，世人同悲幻】[按：此詩未校。]